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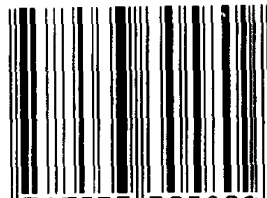
經部
第一五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03/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五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五九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經言枝指九十九卷(二)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經言枝指九十九卷(二)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談經苑卷之九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妻江友人王 衡辰玉甫校

論語

里仁第四

○里仁為美

荀子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班固幽通賦云終保已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願師古注曰處仁者所居也 張衡思玄賦云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云里宅皆居也 劉瓛梁典云畧宅歸仁里 石林云以擇為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

發經苑

卷之九

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 羅氏本拾遺云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為美 胡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侯二谷讀書記云里仁為美正以習見正事聞正言也昔人五百金買鄰亦此意 留青日札云宅者擇也擇吉地而營之也孔子所謂里仁為美擇不處仁者是也 了凡論語疏云按說文里居也故以為居仁又說文居處也處仁即是里仁正相照應今以里仁為居仁最有意義吾人安身立命須要知个去處蓋神明一舍通絕塵埃纔染一緣便自曠自棄若一念知歸即得本體然理可頓明功須常住不相捨離方是里仁又風俗通註云里者止也凝神定志止於是

而不去方是里仁真能里仁則隨方任真優游受用乃安宅也割彼藩籬八荒一國乃廣居也至安而不危至廣而不隘豈不為美若不知仁之為美而不處吾無惑也知所擇美而猶不處焉則雖洞徹本真皆成虛見豈得為智乎不以能擇為智而以能處為智此是仁智合一之理講錄云此章是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不專為擇里而設蓋云宅身之處且要以仁為美況於宅心而可不以仁乎孟子引此釋之正得此意若只在里上說有甚大關鍵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讀書錄云濫即為貧賤所移而更其節也淫即為富貴所淫而蕩其心也若貧賤不能移即仁者能久處約矣富貴不能淫即仁者能長處樂矣孔孟之言互相發明如此

談經苑 卷之九

二

了凡論語疏云約樂皆是境於本心原無干涉不仁者失却本心使隨境緣流轉故不可久處約樂夫子嘗曰小人窮斯濫矣曰斯者謂窮即濫也何待久處故註言久約則濫亦未妥大率暫處即泛濫濫佚猶可提醒惟久長則面前世味深入骨髓真是無可救藥此夫子所謂不可久之旨也人生世間只有約樂一境未得本心而長處世緣即本來真性亦隨世緣流轉故不可也一私不累之謂仁本來真性原無私欲本是廓然不屬造作不因修證仁者之人與仁為一渾是天然用事對境忘緣亦無緣可忘隨緣任真亦無真可任所謂仁者安仁也這個道理人人可能

不是絕德時人不惜妄自涉塵處處染著約固相羈樂亦受累不思甚也知者識得破見目前順逆境界皆因緣分定無可脫離無可欣羨惟有這箇道理得則脫于塵埃之外失則沒于世緣之中真是有益又精之則見種種貧富窮達皆是眼前光景過眼即空從來不實惟有這個道理乃是性命之源受用無盡真可愛可求又精之則見約樂在境欣厭在心吾無所欣厭之心約樂又從何起隨緣受用皆是坦途是謂利仁此亦承上章處仁說來朱子語類劉潛夫問安仁利仁之別曰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褭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為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黃氏曰抄云謝氏謂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

談經苑 卷之九

三

非有所存而自不亡竊疑此佛氏心學之說若夫子本旨不過謂仁者安仁與仁為一耳又謂知者未能無意竊疑此亦佛氏絕意念之說若夫子本意不過謂知者知仁之為美慕而行之耳異端之說皆從莊子寓言死灰其心一語來近世諸儒或慕其高而言之然人決不能無心心決不能無意意是活物凡動處皆是意特意有美惡耳雖仁者安仁此心亦何嘗不流哉羅氏本拾遺云知者知仁為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心有其仁故曰利

○惟仁者能好人

通義白雲許氏曰此章緊要是兩能字其次要看兩人字蓋人之善惡有大小幽顯誠偽不同須是察得他真然後

好惡之而其好惡則進退纖毫不差故曰能好惡人集註
無私心當於理是合內外言之必盡二者然後謂之能又
曰凡仁者必智非智不能行仁故纔說仁人便是有知者
知人善惡者智也好惡之者仁也 了凡論語疏云太虛
無象不過萬象流行仁者無情不碍七情發用如鏡照物
妍來妍應媸來媸應各以其物付之而我無容心焉是好
即無好惡即無惡也好即無好故能好惡即無惡故能惡
蓋自仁者太虛之心而言不但無所好無所惡之人亦無
能好能惡之我及其以無好而為好以無惡而為惡則眾
人不能而我獨能之者也故曰惟人皆以私用情仁者則
真愛流行而好惡公於天下人皆以情滅性仁者則終日
誠經竟 卷之九 四

好惡而本體不動小毫謂之曰能正對不能者說耳

○苟忘於仁矣

陸子靜曰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遠免賢如伯玉欲寡其過
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五十學易而可以無大過以於學
者豈可遽責其無過乎至於邪惡所在君子所甚疾是不
可毫髮存而斯須犯者也苟一旦志於仁斯無是矣 潛
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
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 卓吾李氏曰惡當作去聲即候
明捷記第欲並生說說珍行猶不憤疾於頑可見自古
賢原無惡也何者天下之人本與仁者一般聖人不會高
衆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惡耳所以有惡者惡卿愿之亂德

惡久假之不歸耳若世間之人聖人與仁人胡為而惡之
哉蓋已至於仁則自然無惡 了凡論語疏云志仁無
惡就心上說朱子分志仁為心無惡為事誠有未安苟訓
為誠亦漢儒舊註然苟字是起頭說話猶言誠能志仁云
耳此處要說得輕不要說得重言一念志仁便無惡所以
見此心之妙故不用誠字為訓人只有一心志者心之所
之正是念頭舉處苟心之向往處專在於仁則滿腔都是
仁那惡念自然不來譬如行路既舉步向南定然不
到北方矣今人做工夫不去理會志仁專謂惡根最深惡
習難去而欲消磨之此便是無頭學問惡在何處欲從何
處消磨譬如擒賊須有主人方好擒捉不然難去捉也夫
誠經竟 卷之九 五

暗俱除矣

○富與貴

鄒東原曰降衷之精明真純曰仁而外誘之交障互蔽曰
富貴貧賤障蔽不除則精明不全無兩障俱立之理聖人
有憂之嚴為之辨而詳示其功曰不處不去而工夫之縝
密曰終食無違造次顚沛必於是夫顚沛也者身之所以
生死也而兢兢弗違焉則投身以成仁固優為之高何富

貴之淫而貧賤之移乎 明儒經翼曰富貴貧賤取舍事也造次顛沛終日不違心也必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故夫子初言富貴貧賤一節恐人只於事上制行便謂之道而無其本則行之未必泰然故又言造次顛沛終食不違一節欲人於本上用功貫通只是一理若無此本只於制行上便了則東漢之名節晨門荷蕢之高尚皆為得道耶夫理是活的所謂不以道不處不去者豈易言哉孔子之仕止久速類子之用舍行藏有本者如是周子曰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有本之謂也若晨門荷蕢之流東漢名節之士其能見大心泰否乎質言云人心之不能操存是仁者常為富貴貧賤的念

固有其道得之者亦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貧賤則安有其道而得之者哉大抵如生於公侯家而素富貴是豈以道而得之生於閭閻中而素貧賤亦豈不以其道得之不以其道蓋謂處富貴去貧賤不以其道非謂得富貴得貧賤不以其道也 耿子繹論語曰孔氏之學未忘名耶曰否心而名之曰仁以仁也人而去仁則耳目口鼻儼然人也而實弗人矣曰惡乎成名謂其無以成人之名也 了凡論語疏云君子一身關係不小一正一切正一微一切微若於富貴貧賤之交稍稍失脚所得未毫末所喪已丘山矣於此看得破立得脚定便當失心自守堅志不移但此工夫最細平日方寸間所以憧憧往來不得寧謚者只為慕富貴厭貧賤之念歇不下耳縱能打破此關而欲惡之情隱然猶在古來豪傑多有輕富貴安貧賤者然未必皆得道未必皆為仁人何哉蓋我能輕富貴而此欲情猶在則眼前種種修持只在世上揀得一件好事來做縱屬欲情我能甘貧賤而此惡情猶在雖遁跡深山草衣木食避盡塵世一切繁華喧鬧總是厭惡心腸欲惡之情未除雖勤苦修持只養得此識情長而已與我本來心體有何干涉夫子于此處不曰君子處富貴去貧賤惡乎成名而必曰去仁者重所欲所惡也心隨欲惡即去乎仁矣去仁雖讓千乘之國甘井上之李皆細事也何以動君子之知而成名於天下哉故終食之間未必有富貴貧賤

之交而欣厭之心微細流注是即欲惡之真境也君子須將欲惡念頭盡情拋捨遇好境而不欣逢醜境而不厭不欣不厭即涉而不染感而不有這便是心無一私之累這便是廓然太公這便是仁常能如此便是不違仁種種運用皆不起取舍之情不作得失之見如風過樹不沾一點欲惡之情此終食不違之旨也造次顛沛皆是境心不着境任他造次我自安閒任他顛沛我自寧謐縱使銑輪項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徐幹中論曰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李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薨顧命之辭李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忌敢況於遊宴乎 論語拾遺云君子非

談經竟 卷之九

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性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

○我未見好仁者

禮記孔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吳志徐衆曰苟不惡不仁安得為仁哉 答問集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則不仁之惡自不待言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則非為仁之外另去惡不仁而不仁之惡好仁固足以該之也 明儒經翼曰夫子云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孔門許多高弟終日終身皆以求仁為事今乃曰我未見則諸賢群聚所學何事殊不知仁與不仁獨知獨覺真是瞶昧不得知仁好之如好好色而無以尚之知不仁惡之如惡惡臭而不使加乎其

身只一路情專再無一毫分念果能一日用力則吾又未見有力不足者世豈有好好色而力不足以好惡惡臭而力不足以惡者乎然此蓋必無之事必竟是不肯真用力也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反覆激勵只是重嘆夫人皆安於無志而卒未有一志仁者聖人之言渾厚和平未有如此章之最懇切者也 初問云此章夫子不是嘆其難得而見末節註中不敢終以為易皆不是聖人豈言難以阻人之進哉首節只是嘆為仁者鮮下二節說為仁甚易是鼓舞激勵人我未之見其詞意若謂亦有力不足的我却未曾見是甚言無力不足之人也註中偶未之見字恐非本旨是深明仁所易為而人莫之為 講錄云

談經竟 卷之九

好仁惡不仁者夫子亦不以為絕無但云我未見此人好惡俱是自己身上事非好惡他人好仁者必惡不仁惡不仁者必好仁總是一人也不可泥兩者字作兩人看 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其身不仁之事不要說得粗只略有些差處便是所謂纖惡必除也若功夫未到細密則此等人亦容易了何以未之見耶 了凡論語疏云好仁者無以尚之其義甚細如私情盡民廓然太公此仁體也然有此太公者在則此心之上猶有所加也故不但當去私情又當去此太公之見既能去此太公之見矣而去見之心猶在則此心之上猶有所加也又當去此去見之心若謂天下紛華嗜欲無以尚之則是不使不仁者加身矣非

○人之過也

紫經苑

卷之九

十

10

詩經

卷之九

1-1

15

迹然而心不然者故因其悖理之事可以諒其合理之心
此是善觀人處 後漢傳吳祐為膠東相壽天孫性私賦
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促
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
父言祐曰搢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
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朝問道

申子孔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莊子曰
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
於不死不生 論語拾遺云苟未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
於生死之際未有不失也苟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

談經竟

卷之九

三

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 朱子語類云此聖人深言道
之不可不聞也若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
道雖長生亦何為便自明白 此聞非以聽人之說為聞
聞道則無往不可故雖死亦可也 孫奕示兒編云孔子
豈尚未聞道者苟聞天下之道則死亦無遺恨矣蓋憂
天下如此其急 白沙文編云古人處生老病死有道夫
子曰朝問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華陽會語云朝
聞夕死之說如何是聞道予謂愛生死者亦愛涅槃未可
以死只為有愛根在聞了道此心已了萬緣放得下無復
有愛根牽纏纔可以死其實死而未嘗死也 卽川湯詒
云人不聞道枉生來一省如夢中樣子人夢中一般論事

處事夢中亦自以為是及到醒來便覺沒下落生不聞道
百事皆是夢中 大慧語錄先聖豈不云乎朝聞道夕死
可矣不知聞道是何道到連裡豈容眨眼不可更引吾道
一以貫之去也 耿天臺曰今人看夫子朝聞夕死章便
謂聞道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憾誠所謂隔靴搔痒之說也
蓋人不聞道則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流浪顛倒如之
何而可以死耶惟聞道則此個原是無生處的一念萬年
孰終孰始身生身死而性體不易辟之漚起漚滅而大海
自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分明舉似惜乎
學者未之聞耳

○士志於道

談經竟

卷之九

李

文中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 孫准
海近語曰學道當先立志耻惡衣惡食之人便是無志所
以不足與謀以其馳逐於物欲而不取足於性分 士翼
云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耻之不已必求鮮衣珍味故
曰人能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夫四體之病可去也心之
病則本先綴矣心之惑可解也心耻之則根盤矣學者預
省棘反可也 講錄云理欲是大關頭不曾過得此關便
受許多磨障苦處士君子立志須著實勇猛有塞旗奪將
之功纔得過此關頭過此便是正大光明的世界

○君子之於天下

筆解韓曰無適無可也無莫無不可也惟有義者與相親

此處字與處於
和處字不同

比爾 李曰下篇第九云子絕四曰毋固注云無可無不
可在毋固執焉王通云不可天下所共存也孟子曰惟
義所在其旨同 困辨錄云先有個必有所主之心固
先有個必無所主之心曰真無所主無所不主無所不主
而先無所主曰義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義之盡
也佛書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云常住真心不知與吾
儒同異何在 困知記云昔有儒生悟禪者嘗作一頌云
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自邪隨順世緣無量凝滯
聚生死是空華宗果取之嘗見果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
凡屢出其頌第三句即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真是
如此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無適

談經苑

卷之九

無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孫淮海近語云無適
無莫惟義與比此君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學若無適
莫而無義以主之是無舵之舟無星之秤故君子之無適
莫者正以無容心於適莫而惟比於義耳比義自無適莫
適莫自不比義 原旨云無適也三句文勢接得甚緊是
一連的若分為兩截則所謂無適無莫者未免出于有意
而所謂義與比者亦為屋上架屋矣 疑問云人於事無
適莫而一比於義竟不細會之於天下也字面天下事與
勢推移隨時變易本有个化裁之義非可以一定執者君
子之於天下也可以意見拘執也乎哉一着意見便是違
莫便失時宜之義故其是非可否不先主于中意必固我

不疑滯於外無適也無莫也唯義之與比云爾比是相比
附相比合不相離之意明道謂荆公曰天下事非一家事
顧公平氣以聽之深得此章之義 初問云吾心良知是
非可否最明白指點我處最多只是着不得一毫私意違
莫處亦不是是非可否上差錯只為添著意思便非真機
自然非聖人化裁之變推行之通便是執泥失中處義之
與比義在吾心純然是大中之本體着一毫意不得 不
但不好一邊着不得雖是好一邊意亦着此頃不得眼中
不可着塵沙可着珠玉屑乎 了凡論語疏云此論君子
盡性由義之學非就一事言也義不在外而在內一感一
應一張一弛皆求慊于吾心之謂義人都在事上求義故

談經苑

卷之九

主

有格式有方所縱行得十分傳當終有適莫之意君子求
義於心故舉動不居隨方順應時行時止無所執着義之
與比非有物也明鏡當臺妍媸畢見而鏡體不動是有而
不碍無也無適無莫非落空也但去執心不去應心是無
而不碍有也

○君子懷德

孫淮海近語曰懷德者樂天之君子懷刑者畏天之君子
也懷土者圖安之小人懷惠者貪利之小人也 口義云
懷德懷土懷刑懷惠只是他平日念頭用得熟了不知不
覺又用在這邊去君子非無土然安土而敦仁土處亦懷
德也非無惠然一介不苟取于惠處亦懷刑也小人非不

月點挑鈴云首
爲之狀骨先者
初卷之引傳曰
七條土所稱傳
者即論語小人
懷玉之文易小
今二字作七益
據於以小人稱
於臣漢世劉融
漢厚皆此類之

其德畏威然遇者土與惠嚴依竇念頭移在這邊去
氏本拾遺云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
在君子懷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
估傳云懷刑先儒皆釋以為畏法竊嘗妄謂懷字恐非畏
字可解而刑字亦難拘以法字為斷意刑字當解作儀刑
如儀式刑文王之德又當作典刑如尚有典刑之刑蓋君
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效之小人則直惠利之是懷
耳 經子臆解云寃君子之高明光大必曰懷德然欲求
為君子必要從懷刑一念始窮小人之暗昧姦貪必曰懷
惠然欲免為小人必要克懷土一念始 說苑云成回學
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
戰戰兢兢 卷之九
之行者比于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不善
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
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朱子語類漢季
孝廉必曰順御里蕭政教之云是亦懷刑之意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

朱子語類云或說放於利而行義則云此非斷斷然為利但是依放那利行是外不為利而內實有為利底意思曰才是放時便是為利了豈有兩樣若是外不為利而內實為利則是為利尤甚於斷斷然為利者論語測曰好利者心之喪也何計乎人之怨否其自怨矣乎記曰正已而不求於人故無怨好利則求人求人而不獲則有怨君子

不顧外故無入而不自得 初問云正已而不求於人則
無怨放於利而行是要事事策計計功謀利有求不遂處
多矣故多怨而人之怨已亦在其中利對天理說惟循天
而行最快樂無入不自得君子盍慎所擇哉
○能以禮讓為國乎

○能以禮讓為國乎

左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盡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恩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人小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始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後漢紀袁宏曰謙

談經要義

六
養之元

主

尊而光於是信矣。馮異能讓三軍，賴之楊朱有言：行賢而
去自賢之心，無所往而不美。虞書：敷德以克讓，為首仲尼
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為尤。都至矜善兵在其頸處。父上人
終喪其族，然則克讓不伐者，聖賢之上美。矜善上人者，小
人之惡行也。司馬法曰：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爭，
則不相撓。由此言之，民之所以和下之所以順功之所以
成名之所以立者，皆在乎能讓而不自賢矣。通義白雲
許氏曰：此章與人而不仁如禮何？語意相類。上兩禮字，從
天理節文人事儀則言；下禮字，獨言節文制度，言人能
用敬讓之實心。行禮以治國，雖有制度，節文尚柰不得他何？如何治得國
行禮以治國，雖有制度，節文尚柰不得他何？如何治得國

○朱子語類云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聲氣曲拳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然後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如禮何一句如諸家所說則便當改作如國何大率先王之為禮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爾其如禮何○了凡論語疏云朱子以禮讓為禮之實猶孟子以事親為仁之實也仁惟事親為切禮惟讓為切見不遜讓則禮為虛也春秋時譚治理者紛紛竟不知從名上整頓故夫子教此以警簡分而思治者為國以禮行禮以讓此是從古治天下之大道帝堯成放勳之治只是克讓舜子

卷之九

大

德而九官皆讓文王以服事殷而畊者讓畔行者讓路真能行此禮讓則爭從何生亂從何起不俟更張而四海大定矣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然則儀節布置屬虛文如此禮何益禮從辭讓之心而出者無讓則無本矣尚何以為禮

○不患無位

後漢書張衡曰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李蕭遠曰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朱子語類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求為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了凡論語疏云此為已之學

也不曰得位而曰立謂居官而有所建明也不徒曰立而曰所以立則自經綸之所從出者言也經綸不起于政事而超乎一心是所當深慮也不曰知而曰可知名稱其實則可知名浮於實則不可知不徒曰可知而曰為可知蓋可知者不在心稱之而在吾所以為之是所當汲汲而求也講錄云此俱就學者說愚所以立求為可知只是一箇道理對名位兩者說雖有一患一求工夫却只一個盡了這一箇工夫則以之立位者此理以之知名者亦此理求為可知不是以此去求知只就愚莫已知而云也六

參平

卷之九

大

文子曰萬物之總皆闕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子華子曰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為萬殊齊論而無涯王弼周易略例云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鑒也筆解韓曰說者謂忠與恕一貫無偏執也李曰仲尼嘗言忠必恕恕即忠故曾子聞道一以貫之便曉忠恕而已朱子語類曰貫如散錢一是索子曾子盡曉得散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忠恕是在已

在物皆如此便見得聖人之道只是一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孔無不通計是恕也又曰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或問一貫如何却是忠恕曰忠者誠實不欺之名

聖人將此放頓在萬物上故名之曰恕 陳潛室木鍾集
云聖門子弟多是去理會千頭萬緒被他橫塞胸中只是
多而不知融化了看曾子問一篇於事物物人所不點
勤者皆點勤過夫子知曾子做多端工夫了着得一貫道
理點化他惟曾子理會得過處故一唯之外餘無辭至於
出告門人則曰忠恕者何也蓋他人未曉得不可驟等使
曾子便把一貫說門人曉未得故就學者身上討兩個字
形容一貫蓋聖人一心渾然天理事物各當其可猶一元
之運萬化自隨初無着力處至於學者須是認得人已一
般意思却安排交入塗轍湏是下工夫方可要知忠恕似
生底一貫一貫似個圓熟底忠恕耳 一貫忠恕雖有大
小之不同大要都是心王做出聖人之心查滓淨盡統體
光明具眾理而該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只
是那一个心印將去全不費力如繩索之貫錢然易所謂
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
也彼學者之心被私慾障蔽未便得他玲瓏湏是逐一掃
滌以類而推方能自己及物如子貢所謂施諸已而不顧
亦勿施諸人却是忠恕正頭面使學者工夫純熟則一旦
霧除雲散自是一貫境界是知一貫乃聖人事忠恕特學
者事但聖人見決學者見遵本非有二道也 弁州劄記
曰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以非故曾子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猶之乎故曾子也子貢疑而夫子

之旨微彰曾子唯而夫子之旨有所未竟矣噫 中玄問
辯錄云貫之義人誰不知不用疑也惟是言一而不言其
所謂一故門人疑而問之耳曰一者何也曾子曉之曰夫
子所謂一者即學者之忠恕是也忠恕而天下之道貫矣
曰忠恕何以為一曰理有一字而數義者有數字而一義
者無忠做恕不出忠恕本自一事不可歧而二也故或專
言恕此理也非遺忠也或言忠恕亦此理也非添一忠也
非一而何曰忠恕何以能貫天下之道曰子貢問有一言
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曾子之學獨得其宗
乃其於大學也總及齊家便說歲身之恕至於治國平天
下只是一箇絜矩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是此理非
一以貫之而何譬之樹然千枝萬葉只是一根萬殊之所
以一本也一根而散為千枝萬葉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一
貫之義則不如此謂天下之事有萬其繁而吾所以處之
者惟一理以貫通之譬之索子穿錢錢數雖多惟用一條
索子都穿了非謂以吾心之一理散為天下之萬事如所
謂本立道生云也則何謂一本萬殊 了凡論語疏云聖
人之道原是不二法門理隨事起則川流萬派而不窮事
得理融則教化揔收而無別渾然一理以理涵事也泛應
曲當以事顯理也揔來不出一心故直指心為一字曾子
平日工夫謂其致力於用處而未知體一殊不知古人博
學其主意專欲反約若不知體一而隨事尋求便是無頭

學問曾子之學卑用心於內亦知守約故夫子一默便悟耳夫子平日所言說非一貫但人自信不及謂天下許多道理如何一便盡得門人之疑病正在此曾子舉忠恕以示之非大徹大悟者無此機用宇宙內事雖萬種不齊惟盡此心而推之無處不貫以比度之思微人我之障隨無方之隱顯有量之情此可意會難以言宣也 石渠意見以為一即心之理也心為神明之舍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夫子蓋謂吾之道不在乎他在乎以一己之心貫通萬事曾子蓋謂夫子之所謂一以貫之者不過忠恕而已矣忠恕乃盡已推己之謂而為吾心之權度所以稱輕重慶長短而為應事接物之本人能盡已推己則可

義經說 卷之九 王

以貫之是一所貫不是一以貫萬 淮海近語曰夫子所謂吾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其謂一貫即堯舜精一執中之一人若會得一自一以貫之無內外無動靜無頭微無物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但聖人合下便是一貫學者當從一貫上做工夫故忠恕二字就是一貫以天下之事物雖多不外忠恕一理以貫之也而解者謂一貫聖人事忠恕學者事支離矣又以忠當一以忠當貫尤支離矣 疑問云究論一字不外一心一理夫子當時語意但只曰吾道一以貫之是輕輕下箇字非死殺說箇一也究論忠恕亦不外一心一理而曾子當時發明一

貫之義但只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著實明此是箇一也世儒無端增出萬字來說萬殊便說一本說萬事萬物便說一理一心所以紛紛莫知所定 自樂編董幼海云聖門說忠恕說說都是為下學者立法禪家所謂為二乘人說也向上一著在人自悟殊不可以設教 曾子唯一貫之傳然其立言設教猶以一為三如始曰日三省既而著大學一書猶設三在及其終也尚自謂所貴乎道者三可見聖門學者雖領畧至義然其言平實不越脫如此夫子所謂必傳之道者正以其朴魯守約可以維世垂訓也若資性高朗者得之或恐輕為簸弄其流弊必且害教矣董幼海斯言可謂發儒先所未道 海編云明眼談經說 卷之九 王

人撮金成土撮土成金拈來便用豈存勝劣故知曾子所指之忠恕較孔子所拈之一貫一合相不可得但曾子拈起便行諸弟子食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耳所以道智識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魯公類說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三昧其義通也言一即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即昧在其間反覆存之而已 士翼云忠恕譬則形景也猶為二之忠以行乎忠蓋忠之當也夫子曰吾道有其綱而亡其目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指其實則亡玄妙也 楞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 又云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 宗鏡錄云十方虛空皆從真如一心之種子所

現故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又云當凡心而是佛心觀
世諦而成真諦 入云實見月人終不觀指真到家者自
息問程 大慧語錄云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若
有所歸即有實法若無所歸即落空去所以趙州青州布
衫之對不落有無轉得甚妙 又云若識得此源千源萬
源只是一源若識得此體千體萬體只是一體所以道無
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
又云這箇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徒不
會却問曰何謂也曾子見佗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答他話
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
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默然處 還源觀曰
談經苑 卷之九 王
經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言一法者所謂一心也是
心即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 又云真理不礙萬差顯應
無非一際用則波騰鼎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澄
舉隨緣而會寂若曦光之流彩無心而朗十方如明鏡之
攝形不動而呈萬像 僧寶傳黃龍南禪師云已過關者
掉臂徑去安知有關更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
王棲雲語錄或問曰識得一萬事畢又有云抱元守一
是甚麼師云乃是混成之性無分別之時也既知有此即
墮於數則不能一矣一便生二二便生三三生萬如何守
得不若和一也無故云抱元守一是工夫地久天長一也
無

論義山講
論者至其
切中學者
誠之勇

○君子喻於義
淮南子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昧矣
又曰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 朱子語
類云喻義喻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
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餓曰可以養老盜跖已之曰可以沃
戶樞 白鹿洞書院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
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
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
由其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
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
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口義云雖是
談經苑 卷之九 王
好事若從計較心得來亦是利蓋從他平日用得計較心
熟達他亦不自知了所謂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也 了凡
論語疏云喻字以口以喻喻者然也可也喻義喻利各見
其當然各識其趣味所以愈趨愈遠而人品遂懸絕耳
語類云世間喻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
近來一種議論迥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
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
其心矣 大慧語錄云好義之士見義則本性發姦邪之
人見利則本性發磁石遇鐵而火逢燥薪雖欲禁制不可
得也
○見賢思齊焉

問南道李公流
云若夫善人
之不善人等
人之不善人
此亦不善人
之不善人等
之不善人等

荀子曰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
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猶然必以自要也
徐幹中論云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修也見人之不善
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駢乘上懸乎
冠綬下繫乎帶珮晝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監銘之謂
日新二程類語云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
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已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
不能通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
益於我非為己之學也

○事父母幾諫

大戴禮曾子曰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
而不用行之如由已從而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
也士翼云子之諫親有三要幾諫一也又敬二也不怨
三也漸而不驟幾諫也如是而不從至誠以感動之不徒
以言也夫御黨州閭之罪在親勞在已子寧絀已而安親
也孝敬之心隨遇隨生母曰一諫而已責母曰不入而任
親子能如是其忠可觀矣明儒經翼或問事父母幾諫
貢氏曰在幾上轉移親心非言諫也父母有過不待其形
顯然從幾上轉移潛乎嘿奪不直指其失其志自然可
轉若見他志尚堅執不從便是我誠敬不足故又起敬起
孝以動之更不敢違逆其志道他不是如此事親多少委
曲詳盡可謂勞矣然人子之分當如是豈敢有怨德怨便

按諫君之諫即
諫親之義也諫
則一而已

見得自己是父母非相與牴牾違逆終無轉移之期矣古
人學問在幾上研故事君親亦只在幾上轉大人能格君
心之非正如如此簡端錄云夫幾諫何為者也幾者事之
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書曰惟幾惟康皆言
幾也故諫父母必是致力焉而自牖之意行乎其間可也
若謂聲色之末則烏乎感哉故言不從曰志言志曰見
家語孔子曰忠臣之諫君也有五義焉一曰諫二曰諫
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
諫乎晉書劉殷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
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

○父母在不遠遊

王藻云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講錄云問人子之主

便懸孤夫有志四方豈能如鹿豕之相聚而不離者即如
夫子之周流其遊何甚遠也夫子固少而孤矣群弟子之
從遊者豈皆無父母在乎遠遊之戒何也曰不遠遊者不
無事而遠遊也若有正事在遠安得而不遊且遊必有方
亦自不遺父母之憂矣晦庵子解此處寓盡人子父母之
情真是良工心獨苦也可三復而玩味洪皓嘗遊太學
父寄詩云休辭客路三千遠須信人生七十稀吳憺官蜀
中父亦寄詩云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嗟然二詩
亦可想見父母之情矣皓得詩還省憶乃以制而還為人
子者將為憺耶為皓耶

○父母之年

韓詩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推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遠存親也 又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蠶三親之壽忽如過隙 朱子語類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注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微差些如此却是兩事矣 愚告云年曰知二義最精密年者日改月變之容止也知者覺察也非止記憶也為人子者深愛根於中是以懼其衰惟其懼是以見其情之怡愉食之甘美動止之康寧不能不喜也知其年則日改月變之際雖毫釐不同亦必有以周旋調護於其間矣故曰不可不知其於冬溫夏清昏定晨省者非以行禮固其至情自有不能已者文王之飯而飯安而安非有所習而然也老萊子欲親之喜為小兒啼其所以壽親者至矣此謂知父母之年 了凡論語疏云人當中年以後一年衰一年數年不見偶一見之必頓覺其顏貌異於昔日而家中之人日逐相見全然不知不覺蓋生息之機頃刻不停精神氣血潛移漸換日侍其側者何由得知若用心審察則一念之間其盛衰之狀亦有可得而知者故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者只說父母之生年人誰不知夫子何必說哉所謂知年者如父母當四十之年較之三十九年何如凡年四十感衰自有定候如內經云

談經苑

卷之九

二十九

五八而面始焦也是也吾父每年四而強弱何如

喜弱則以悲及時奉養自有不能已者此人所當知也 困學紀聞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初嘗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曾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嘗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季舅敢拜忘

○古者言之不出

朱子語類云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耻底人未曾做得一今便說十分矣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耻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 了凡論語疏云工夫全在耻字上密密修持聖賢踐履實在裏頭體驗方見得此理難盡豈敢容易開口

談經苑

卷之九

二十九

○以約失之者鮮矣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明儒經翼云循理乃約之大頭腦吾惟求諸吾心而一循乎理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為約也而求其有失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其知所以為約之道歟約對煩而言如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削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已 明陽 馬鍾陽曰約者收歛此心退藏於密也約則縫間斷便覺接續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不貳過何失之有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儉字即此約字 忠告云以約失之者鮮矣約有收歛翕聚不敢怠緩放縱之意鮮之競業成湯之震業文王

卷之九
德不孤
前漢書顏師古注曰弗近也言修德者不獨空為之而已
必有近助也 韓詩外傳曰君子潔其行而同者合焉善
其音而類者應焉 晉釋道安云道遇則隣彼我非隔
了凡論語疏云隣字有相親附之義有相夾持之意義凡
做學問最怕孤陋而無友如家之無隣出入守望與維
持古人汲汲以求友為念故夫子說此謂只怕德之不修
不怕修德而無友然今之人知求友者亦鮮矣 講錄云
德不孤是汎論其理必有鄰是以有德之人說德本人心
所同得不是孤而立者故有德者先得人心之同然人自
以類而從猶居之有鄰也必有鄰正見德不孤處若不是

之小心翼覆皆約之謂也 了凡論語疏云注中不修然
以自放之謂約就心說凡事約則鮮失就事說蓋心知檢
束自然寡過而簡錄省事亦是聖法君子處末世省事最
妙故合而言之

○君子欲訥於言

口義云君子精神收斂在內故言處不輕行處却果決
了凡論語疏云一心訥言又一心敏行意分兩路便難下
手今只在心裏說矯輕之心即警惰之心並非兩極欲字
而字要元 疑問云此不主言行難易說只重在行上吾
人終日講論不見諸躬行於身心何益於天下何濟君子
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全是在此

○德不孤

前漢書顏師古注曰弗近也言修德者不獨空為之而已
必有近助也 韓詩外傳曰君子潔其行而同者合焉善
其音而類者應焉 晉釋道安云道遇則隣彼我非隔
了凡論語疏云隣字有相親附之義有相夾持之意義凡
做學問最怕孤陋而無友如家之無隣出入守望與維
持古人汲汲以求友為念故夫子說此謂只怕德之不修
不怕修德而無友然今之人知求友者亦鮮矣 講錄云
德不孤是汎論其理必有鄰是以有德之人說德本人心
所同得不是孤而立者故有德者先得人心之同然人自
以類而從猶居之有鄰也必有鄰正見德不孤處若不是

人心所同得則雖有德者人亦莫之從矣

○事君數

王荊公曰貴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貴善於友者吾聞之矣
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
而善道之不可則止 原旨云事君不特以言數見辱其
或輕身枉道文繁意薄是亦數也亦足以取辱交文亦不
特以言數見疏其或聚居狎見忘德恩怨是亦數也亦足
以取疎 事君不可數也而父母有過則諍泣而隨之朋
友不可數也而兄弟有過則涕泣而道之何也恩義不同
也

卷之九

三

蘇經荒卷之十

明後學海虞陳島謨錫玄甫輯

同邑年友管一德士恒甫校

論語

公治長第五

○子謂公治長

宋文則始少類
解書過目即成
編入藏時全各
有言孔子無兄
弟者知意終曰
以其兄之子妻
之一座樂其

漢桓寬曰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 舊唐書韋處厚曰管仲拘囚齊桓舉為國相治長縲紲仲尼選為密親有罪猶宜滌蕩無辜豈可終累 黃勉森云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治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焉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

談經苑 卷之十

後漢紀傳給之
被李膺之姑也
有子曰觀與膺
同年而並有今
名觀而人好學
蓋古有進退之
行膺祖太尉修
常言觀似我輩
性固有道不廢
觀者也遂以膺
稱事之

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 見性 講錄云南宮內要入謹言行意有道不廢無道免刑戮俱承謹言行來然亦是未然的事蓋因其言行之謹而知其必能如此也 通義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紲也縲紲之不免聖人所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爾 白雲許氏曰此章兩節要見不是一時說話其意便自分明

○子謂子賤

處齊蔡氏曰孔門君子魯產者多矣蓋謂子賤得於尊賢

取友者為多是取諸人以成德者故獨稱之 疑問曰養成君子之德全在其人之敏求而涵育薰陶切磋琢磨之功自不可少觀子賤宰單父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其平日無非取諸君子以自淑亦以魯多諸君子子賤之有所取淑也夫子之意全是喜子賤之成德却及魯之多賢 有說夫子此言原是發樂育之懷但聖心渾厚不以作人之功自居而以歸之魯君子亦有理

○賜也何如

講錄云子貢以己為問是要觀夫子之許否以自考其得失者汝器也只借器字來說見其為有用之成材瑚璉也

談經苑 卷之十

亦只借瑚璉來說見其為貴重華美之成材器字且含糊說若太說得好便不宜又有何器之問 疑問曰此原不承子賤說亦不當以不器來形容子貢此問是質己之所至夫子以器與之見其有用於天下又質其實夫子以瑚璉與之見其器不是凡品誠足重於天下今即其辭自可想見子貢之所至豈直與子賤等而已哉一以不器等字而形容便失夫子樂與之意

○雍也仁而不佞

小爾雅云佞才也 淮南子曰鄭廣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 朱子語類曰佞只是捷給辨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諂解之 大全新安陳氏曰或人稱仲子

之仁而短其不佞夫子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及其不佞
淮海近語曰仁則不佞佞則不仁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則在我之天理已亡而人心之同然已失不知其仁者言
自喪其心之理而不知也所謂佞則不仁是也非不知仲
弓之仁之說 講錄云仁而不佞或人不重在仁只重在
不佞是病仲弓之意不知其仁仁字與或人所謂仁字不
同或人是認重厚為仁夫子是就仁道之全體說不知其
仁亦輕夫子亦不重不許仲弓之仁只重在取仲弓之不
佞 疑問云世皆以佞可希合於人故夫子言其屢憎於
人以抑之仁是全此心體不佞正是近仁處

○子使漆雕開仕

論語

卷之十

三

筆解韓曰未能見信於時未可以仕也子說者善其能忖
知時變 二程類語曰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
人 象山語錄古人觀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雕開曰吾
斯之未能信斯此也 朱子語類曰此章當於斯字上看
斯是指箇甚麼斯之一字甚大漆雕開能自言吾斯之未
能信便是心目之間已有所見未能信者未能真知其實
也 信者是自保得過之意漆雕開只見得今明然亦不
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之間自
知之爾 知只是一箇知只是有深淺須是知之深方信
得及如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若說道別有箇不可
說之知便是釋氏之所謂悟也 伊川嘗曰言虎傷必曾

經傷者神色獨變此為真見得信得凡人皆知水蹈之必
溺火蹈之必焚今試教他去蹈水火定不肯去無他只為
真知 陳潛室本鍾集云斯乃指心而言心者萬用之源
漆雕開於心體上猶覺群疑滯留未到昭哲融會處所以
未敢出仕必欲吾心無毫髮之疑透底光明瑩潔而後可
是其所見已高於世俗諸儒矣夫子說者說其學知大原
不安小成 尚友軒臆言云吾斯之未能信未能自信也
孟子曰有諸已之謂信 中玄問辨錄云信道不篤為名
求仕此學之大病也而人不能免焉如子張便要干祿子
貢便要願息冉子便自畫夫子所以屢嘆也曰不患無位
患所以立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聖人之情可見
矣乃使漆雕開仕而曰吾斯之未能信則是學專為已務
求所以自信者而利祿不可以動正所謂患所以立學不
至於穀不易得者也夫子悅之只是悅其為己之心求進
之志皆切實事也曰已見大意大意謂何令人無尋覓處
明儒經翼曰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悅之子路
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
人之意可見矣 淮海近語曰不曰道而曰斯蓋天地
間只是此理而已再無別物故直指之曰斯信者明諸心
體諸身驗之性情微之物我運之家國天下無有一毫疑
貳垂惑方是其志量豈肯以力優從政自足真是難得
子說之者非說其不仕說其信道也 原旨云斯字論語

論語集注卷之十

而不得者以爲既然之又許之夫子然也乎哉夫子許也
乎哉其言外之意若曰女以聞知多少而今優劣此女所
以弗如回也亦猶天何言哉之答也不然則殆廢之稱屢
空之稱好學之稱未見其止之稱聖人權衡久矣淵也居
德行之首子貢在言語之科門人評此亦定矣子貢方人
亦豈不自知而煩夫子之問乎惜乎子貢未喻其肯而斯
於耳問也 朋黨經翼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
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啟之而子貢所對又只
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讀書記曰關一
知十知二非較多少也此正喻其明之體有盡有不盡也
又曰不聞亦式上也聞一知十次也知二又次也 四書
義錄卷之十
心致云顏子之知乃德性所知孔門格致之學所謂復以
自知不學不慮之良知也子貢移於多學以億而中與顏
子正相反夫子惓惓然引而進之欲其及求諸心也子貢
乃曰回也聞一知十賜也聞一知二仍附前塵今別影事
則其心固格於耳目之用矣蓋子貢學術易於湊泊積習
漸染難於一日而頓悟也故夫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
也與之爲言是責之也非許之也 曾孟德修喬玄文曰
仲尼稱不知顏淵不知回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獨獨
○宰子貢章
宰解韓曰當爲畫字之誤也宰子四科十哲宰得有實
獲之責平假或優息亦未深誅 後漢紀曰自宰子之徒

此段得之作意
宰子貢之徒

親事孔門猶尚急憐寧廢況於不才者乎非其人道不
虛受 淮南子曰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偽至精以
於中而言行觀於外 梁書紀云以言取士士歸其言以
行取人人竭其行 野客叢書曰寢者寢室也蓋畫當居
外寢當居內寢我畫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識之非
謂其畫惡也 初問曰子謂宰子自棄最可惜天地間除
是朽木方不可雕除是糞土之牆方不可朽宰子未便至
此何乃自棄不足貴矣是夫子喚醒他不是以子爲朽木
糞土 答問編云始吾四句俱是暗指宰子不可作兩件
事者思古意純與此節不相干原來聖人始之與人非聽
言就信行今吾於人聽言觀行只是婉詞以深警之始聽
言信行不要整齊講夫子何曾受人欺且始之人安得言
行都相符若曰吾不忍逆之耳蓋抑揚反覆之見聽言觀
行亦要有得活夫子亦豈謂今人言行都相符了
○吾未見剛者
新唐書史臣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 文選劉越
石曰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蘇子瞻曰方孔子時可
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
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
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
者也 大全朱子曰剛是堅強不屈卓然有立不爲物欲
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爲未見凡人纔貪一件物事便被這

物事壓得頭低了纔有此慾便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
主焉得箇 耶齋蔡氏曰范氏謂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
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
聖人無慾故天下萬物不能易也蘇氏謂有志而未免於
慾者其志嘗出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某聞之師曰
剛者外雖退然自守而其中不詘於慾悻悻者外雖有堅
體之類而其中實有計較勝負之意即此便是慾聖人觀
人直從裏而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便是慾了
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以動
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已小物大隨其意之所
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
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 原旨云易六十四卦只說得陽
剛世而有是入方能扶植綱常入而有是德方能擔當事
體故夫子以為未見 翼疏馬鍾陽曰夫子嘆未見剛者
即易自強不息者也當與至大至剛剛字相同非氣稟之
剛中和之強也且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是何等堅忍剛強的夫子嘆其未見亦猶我未見好仁
者之意此剛者與和不派一節同看 東廓集云剛也
者天地人之全德也天不剛不能以運地不剛不能以載
人不剛不能以成位於中剛之時義大矣哉世之目剛者
類以廉介稍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托於剛以
自命果若而官則施舍升堂北宮入室矣故天能開能闔

能塞能燠能榮能悴而後為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
晦能進能退而後為君子之剛君子之剛聖門嘗憐之矣
曰和不派中主而不倚則無過不及者也曰有道無道
而不變則無或忘者也或過焉或不及焉或息焉皆以欲
勝義不能養浩然之氣者也浩然之氣中正而純粹者莫
如乾潛躍飛見而以時措之故可以此策矣可以此貴人
而可以微服於宋可以往千萬人而可以不揣褐寬博可
以不見諸侯而可以三宿出晝剛之為德也其威矣乎聖
學不明往往以氣質所近習俗所尚恬然安之而不自覺
西漢之手背公植黨至於厥角稽首爭獻符命而東漢之
季互相標榜踞於桎梏而方且以不與為耻蓋知剛者解
讀無竟 卷之十
夫 淮海近語曰剛者天地之直理天地之正氣人得此
直理正氣以有生善養無害渾然無一物欲之累方是剛
者若但有一物欲之累如好貨好色好功名好官爵好佚
樂之類心中絲毫粘帶便不能剛慾是不剛之病根惟無
慾乃能剛而不屈非不屈於慾也亦非與慾相反也或人
以中根為剛是就氣質上看夫子以中根有慾不得為剛
是就心中粘帶隱微之虞識破人一生不得成大丈夫真
男子只被一慾字埋沒結果了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賈退齋云我無加諸人是矣人之加諸我者安能絕之未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未然其言耳 黃氏曰抄云理

雖一定而人情不齊在己者可勉在人者不可強我欲無加諸人可能也欲人之無加諸我不必也故以為非爾所及耳故夫子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盡其在已而已大學言所惡於上勿施於下以至左右前後皆然亦盡其在已而已必欲強人之我若而彼此皆平則豈可得哉中玄問辨錄云此亦只是恕耳蓋子貢以恕自任而孔子謂其非所及也曰子貢固不優於恕乎曰恕之道大矣曾子之學忠恕而已矣子貢問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問仁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使子貢而優於恕也則夫子何為惓惓若是明儒經翼曰夫加諸我者我所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談經苑

卷之十

十一

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強恕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有事也耶忠告云加諸人以所長加人也即此言已是加人履善亦未善也子貢之學能所未忘故曰非爾所及疑問云此但就本文者子貢之言說得太容易太自然只在一無字上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却令還學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做不必以仁恕字徹入

○夫子之文章

筆解韓曰孔註粗矣非其精蘊吾謂性與天道一義也若解二義則人受以生何者不可得聞乎哉前漢書顏師古註曰夫子之文章謂易辭文言及春秋之屬是性命玄

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文選任彦升曰性與天道事絕稱言銑注曰言帝之性命微天道不可得而稱也後漢紀桓譚曰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也子貢等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荀彧傳彧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據紕絜兄侯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彧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吹劔錄云楊慈湖於夫子言性與天道謂聞之固所以不聞不聞乃所談經苑

卷之十

十一

以真聞又云可以知則可以聞不可以知則不可以聞此全是禪家葛藤語鑑之虛明本無一物塵或汨之則鑑非其鑑性天之真本無一物又有聞與是加一物也此即六祖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蓋慈湖之學出於象山象山本於禪學近太學試士出此題魁者謂道之妙者不容言也此亦慈湖意耳不知慈湖論中自有一語云舉夫子一身皆性與天道只此語自可包盡此數意蓋聖人一身舉措云為無非性與天道之發見何待於言張軾曰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龜山集云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

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遠乎哉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自異耳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二程類語曰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程氏外書云性與天道此子貢初時未達此後能達之故發此歎辭非謂孔子不言象山集云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愛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予欲無言即是言了 張無垢論語絕句云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 讀書錄云一部論語聖人所以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仁義之

鐵經卷之三

卷之三

三

道至於性天道僅見於子貢之語而夫子之語則終未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即論性與天道之微竟不知實於此為何如 王海云堯之蕩蕩不可得而名而僅可名者文章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所可聞者文章也然則堯之文章乃蕩蕩之所發見而夫子之文章亦性與天道之流行謂文云者必如此而後為至 弁州劄記曰夫子之文章夫孰非性與天道也賜也岐之夫子之無言蓋深言也賜也疑之 石渠意云集註謂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意見以聞字推之又以下文言字證之文章只是言語文辭非威儀也若是威儀只可言見不可言聞 中玄問辨錄云夫子之文章夫子之推

言也如詩書執禮是也於威儀何與且威儀何以言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世儒有云謂其言性與天道則非嘿然矣而子貢言不可得聞者非真不得聞也聞之而不能解則是不聞非理人有與言有不與言也然否曰子罕言命與仁非言之而人不知為罕言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非吾固語之而中人以下者雖聞而不知為不以語也後儒如此曲說甚多乃自以為窮理遂將聖賢明易之說入於晦昧不通之境則亦無貴於窮理也已曰楊氏有言歐永叔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然乎曰永叔文人耳原不知性然此言却不甚差夫性與天道之不可得聞也命與仁之罕言也則性非所先顧

鐵經卷之三

卷之三

三

不然乎聖人教人有序夫豈若後世儒者不問人之高下學之淺深開口便說性乎晦翁作小學以訓蒙童首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夫元亨利貞天道也仁義禮智性也性與天道在聖門學者尚不得聞而乃以為訓蒙之第一義是謂教人性所先矣乃其與聖門之教不有異耶 淮海近語曰聞不是聞其說子貢至是乃得一貫之旨謂初只看得文章不曉得文章裏有性與天道又不曉得文章之外別有性與天道一項道理至是乃知聖人動靜語嘿無非妙道精義所發是性與天道至此乃得聞之也言字猶言所謂也非言說之言也性與天道自吾人稟受謂之性自天命運行謂之道性即天命所賦

予者道即人性所自出者一也 錢緒山曰性與天道夫子既言之矣又何不可得而聞也聞之以無聞而得之以無得也至是而予貢始可與語道矣 疑問云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是點化文章性道之合一處

○子路有聞

法苑珠林云顏淵好學勤改前非子路未修懼聞後善大全朱子曰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是為人為己之實處如人之飲食珍羞羅列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 中玄問辨錄云未行而惟恐有聞者是急急於行務早完其所以聞者以為再聞之地以裕繼行之力也則

論語集注

卷之十

既行而惟恐不聞可知矣 尤西川曰子路之學在事故惟恐有聞顏子之學在心故語之而不惰子路在萬上見顏子在一上見 答問編云未之能行在上見着時勢力量等語謬甚蓋子路聞斯行之豈有未之能行者特其一念果行之心似若未及於行而有後聞之恐耳總是言其急於行也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跡也是以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行出乎已名出乎人 春秋說題辭曰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所以追勸成德使尚務節 汲冢周書謚法解云維同公旦制謚叙法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慈惠

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 鄭樵謚法序

論云法之為謚者取一文耳非有說也謚法行而其說紛紛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與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庖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謚而釋以已說也非古法也如論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然則文之謚初無謚法仲尼則因問而即其人之行事以釋之奈何先立其法必使人之曲中也 朱子語類曰古人謚法甚寬所謂即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即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不問亦是它好處 讀書錄云夫子以孔文子敏而好學不耻下問為文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理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言之必以其人為不足道而并没其微善矣

論語集注

卷之十

○子謂子產

講錄云君子之道四者都不要說得太好如惠字本是未盡善的恭敬義三字亦說得太好了則一篤恭一敬止一由義而行便盡了君子之道何以只有其道之四也 使民是驅使之義有裁制之意義與惠相反可見子產寬而又嚴矣 聚岡講意云此四句泛說正是君子之

道但子產在逐事逐件上討道理未能會通其全體耳
疑問曰四其字當深玩夫子意若曰行已事上養民使民
皆當時卿大夫之所為唯其所為恰中乎當然之則所以
說有君子之道四

○晏平仲

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
張陳而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金者鮮矣 後漢書范曄
論曰孟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
讎朋之誼至乃田實衛霍之游家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
執合退出長異又事諸荆知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
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未可語失得

○卷之十

十七

之原也 諸葛武侯云執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
不撓華寒不改棄貫四時而不衰歷險夷而益固 鍾會
剪堯論云凡人之結交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疎斯何
故也皆由交情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權以一時之
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而交有慕其執而交者財勢既
衰疏薄由生 舊唐書魏玄同結交能保終始時人呼為
耐久朋 論語測曰晏平仲何以能交而久敬也能敬於
已斯能敬於人也惟敬則不狎不狎則不侮不侮者人
亦不狎侮之敬人者人亦敬之是以久要而不怠故能全
其交也 淮海近語曰夫子在齊與晏平仲處者八年平
仲沮夫子尼谿之封而夫子猶稱其與人久交之善可見

聖人無我之量真同天地

○臧文仲

朱子語類云文振問臧文仲季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
段曰此數段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
便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得如臧文仲人皆以為知聖人
便說道它既惑於鬼神安得為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
使民信之然藏龜之地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
為山節藻梲以藏之便是他心一向倒在下筮上了如何
得為知古說多道他信口以為若是僭則不止謂之不知
便是仁了聖人今只說他不知便是只主不知而言也
虛齋蔡氏曰夫卜筮之事人固不可不信但古之聖人
作為卜筮者是以神輔人非以神主人也今文仲居蔡其
崇重至此則是一心倚着鬼神而有希福之心矣既重於
此必輕於彼而人道所當然者必在所略矣此豈智者所
為

○卷之十

十八

○令尹子文

莊子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
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
而無憂喜而已夫我何以過人哉 稽中散集云且子文
三顯色不加悅抑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
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冲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於其

身終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 蘇老泉集曰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為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為令尹也楚人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為之怒已不期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為之驚嗟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物小耶脫然為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為悲然為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為樂人自以為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為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為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 朱子語類曰今人有此小利害便見於色子文却三仕三已略無喜愠有此小所長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令尹今人

蘇老泉

卷之十

有一毫係累使脫灑不得而子文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徒然此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仔細看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也 通義胡氏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中玄問辨錄云仁與忠清不可以大小論蓋仁乃心德而忠清則事跡之可見者也若能純乎理而無私心則忠清便是仁不然亦只是忠清而已故子張未識仁體乃以事跡而信其心耳非可謂以忠清之

小者而信仁之大者也仁無大小苟純乎理更小可以為仁苟不純乎理更大不可以為仁焉得仁者謂未知其心果何如焉得遂謂之仁也若果得理之正而出諸本心之真則雖有憂有樂不去父母之邦其仁固有在也曰仁者固有喜愠耳不去龍可乎曰孔子攝相事有喜色箕子不去殷固各有謂也而形跡何與焉子張以事跡信二子之仁而晦翁以事跡證二子之不仁其為未識仁體均也曰仁體何如曰知過可以觀仁而忠清未可以知仁則知仁笑噫微矣哉 二谷天雄集云殷有三仁聖人自其所安言之也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視其所以則是矣所由所安則未也而曰未知者厚辭也雖聖人之於門人亦惟曰不知其仁而已不欲絕之於仁也

蘇老泉

卷之十

○季文子 後周書子謹傳云三思而言九慮而行 楊升菴云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修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婦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為之耳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郛邑以自封殖其為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而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蓋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慕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以肥己矣不

得其解者乃云思至於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亮十思者皆非矣然則以三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曾明卿曰三思後行張子以為聖人深美之詞若曰在他人再斯可矣况能三乎先師以為聖人不許之詞若曰文子雖賢再斯可矣恐未能三也二言不約而同以見人肯三思者之難得也講錄云昔僕嘗弑君竊寶宣公納之文子改君命而斥於境外亦三思之一事也且曰奉文仲之教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然襄仲之難無禮甚矣不鷹鷂於襄仲而鷹鷂於昔僕三思及此何如也議者以季氏

欲往

卷之十

三

已哉

○審武子

朱子語類曰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審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粹粹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朱子蒼廖子晦書云為遜伯王南容之愚則易而為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嘆也陳蕃王允固不得為伯王南容之愚然審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為審武子之愚矣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為遜前則甚易為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初問云凡豪傑

欲往

卷之十

三

擔當大事須用愚小巧俱不濟事愚也者大智無智也厥亂世之實也藏巧於拙養辨於訥皆是愚此等豪傑在亂時關係最大老子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亦愚也但不免有算計趨避意又涉智上却與夫子所取稍不同中玄問辨錄云知也者明用其知者也愚也者暗用其知者也非有確然不易之心何以擔當艱險非有超然獨運之才何以調酌機宜蓋艱貞沉晦以濟時危國喪而必圖其存君患而必圖其免於所難處則密致其忠而不少露於所難言則獨苦其心而不以明若同昏愚之人一般卒之禍亂陷銷國家安定而人皆不識其故此乃用知至深高出衆人之上者而後能為之也不然不安於浮沉而無以濟事則必歟於形跡而反以敗事其何足以語此乎蓋明以成天下之事易暗以成天下之事難成事於無事之時固難成事於多事之時則尤難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忠告云明辨曰知也容曰愚稱其愚非指保身濟君也指其用意深厚藏垢納污不屑屑於昭察也邦有道則智無道則愚大敵勇小敵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皆包容自重也人生不幸遇家之無道骨肉之間尤宜于愚故曰伶俐却成糊塗糊塗乃得伶俐淮海近語曰審武子之智與愚原非兩截自其顯於外而行所無事之謂智自其藏於中而深沉不露之謂愚若所以神明變通之則存乎其人審武子全君之績張良復仇之烈秋仁傑返周之功率用是

無道亦不得不盡心竭力但他能保身而齊君故為可取
蓋凡齊君者未必能保身保身又未必能濟君他卻濟了
君又保了身兩全而無害其不可及者以此 愚按有道
無道總是成公之時有道自復國以後說無道自失國以
前說晦庵子以有道簡文公無道屬成公談乎武子是莊
子之子公族之禮父死子繼成公初年莊子嘗會盟于向
至三年武子始盟於宛濮是莊子死於二年之左右而後
武子為大夫也文公之死久矣武子何緣得事之乎

○子在陳
鹿齋蔡氏曰斐然成章言他已自做成一箇狂簡非有頭
無尾半上落下者成章地位儘高蓋真能以古人自期待
其能不以勢利羈有鳳凰翔於千仞之志有民胞物與之
量時出自胸中之誠而見於事為之實者也故夫子欲歸
裁之而交付以大業如由求輩俱在下風 成章已成箇
片段了故可裁 講錄云聖人之心真是天地生生之心
也一毫不盡便放不下為當時計便要道行為後世計便
要道傳狂簡之裁成六經之垂憲此是何等心體何等事
業

○伯夷叔齊

後漢書寇恂論曰仲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比怒
而思難者其唯君子乎不念舊惡於寇公見之矣 忠告

云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是伯夷叔齊之胸次過化也怨希
則不終絕人也 講錄云夷齊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
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也其人能改便自無可惡了更復
何惡今人見人有惡而惡之固是然或改了又惡之便是
惡其人不是惡其惡矣 舊時之惡也是激人為善的意
思後來之不念又是成就人的善處始終只是以善待人
故人怨是用希 二程類語曰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
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為固不容於世必負石
赴河乃已然不念舊惡氣象甚容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
○孰謂微生高直
學殖解云此與上章一例伯夷叔齊人皆病其隘却有寬
然有容處微生高人皆病其直却有與人委曲處 孫奕
示兒編云此言微生高於乞醯之際盡其委曲之道先醯
泥於孰謂微生高直之句乃解乞諸其鄰為不直夫直情
徑行而無委曲周旋之義豈善與人交者哉嗚呼聖人之
意決不如是故曰孰謂微生高為直情徑行之直 中玄
問辨錄問微生高乞醯與醯厥意亦善且係細事焉用深
誅曰為人之理始諸立心立心之本在於忠信苟有不實
便欠光明便為心害知子路使門人為臣意豈不善然事
非其實猶為行詐况微生之流歟故幼子示勿詐防其偽
也曰事皆從實可謂直乎曰又自有道如計豈不直然非
直也證父攘羊豈不直然非直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孔子曰知禮不直矣乃何直如之要諸立心何如耳學者更須識得曰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然否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觀人正在微處大處人皆矯飾底蘊如何見得微乃人之所忽故有可見者焉固知乞醯可以觀人而千駟萬鍾翻不可以觀人也 答問編曰直是直致也高之乞醯是他多着此一點要周旋人處掠美市恩說大刻了

○巧言令色足恭

朱子語類云足之為義凌足之謂也謂如合當九分却要作十分意謂其少而又添之也才有此意便不好論

謙辭竟

卷之十

王

語淵曰二者何以可耻也穿窬之類也耻者羞惡之本心也故巧言令色足恭甚於暴慢慝怨而友甚於反兵 答問編曰慝怨而友此等人便似或人以德報怨者矯枉過正的故為不直舊說要復耻而洩其怨如此則豈時可耻就左丘明耻丘亦耻正是甚言斯人不直之可耻無竊比意

○顏淵季路侍

大全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顏子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有箇善勞

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膩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子路收歛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底統熟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 朱子語畧云顏子言志是治箇驕字子路言志是治箇吝字 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自許子路為人勇於為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顯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况朋友乎

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默然常若不足

謙辭竟

卷之十

王

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尤之氣運於上而天地間無一物不得其所又非二子所及然必如子路之志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盜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 筆乘云子路車裘共敝顏子無伐無施其志美矣然非得車馬負善勞其志不行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只眼前信手拈出無非妙理蓋二子為其難夫子為其易二子有所待夫子無所假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曾點異乎三子亦以此 後漢范曄曰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

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呂希哲發明義理云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未能忘我故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能忘我故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雖然未能忘物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能忘物也 禪寄筆談云尚書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然禹不自知而舜稱之顏子願無伐善猶覺有善在已却比謝上蔡十年工夫去矜又大矣聖賢分量工夫之淺深於此可見 忠告云伐善者忽人之善矜己之能使人向善之心無順遂生生之意便是伐善 論語測曰夫子何

謙辭竟

卷之十

二十七

以志於老安少懷友信之也以人同人者何也以人同人也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故以物同人者猶知物在我也以善同人者猶知善勞在我也以人同人者物各付物如天地之覆載化化生生而已無與焉夫然後為無我天理流行而無間此聖人之所以聖也 淮海近語曰老安少懷只是平常日用之間今日用之今日就有下手處不若二子之尚須著一顧字因物付物而已不勞難日用平常之理自有天地造化之量

○已矣乎

馬鍾陽曰訟者爭辨是非以求曲直之意過而內自訟是反觀求理以衡之於心者也 明儒經翼曰聞諸歐陽師

內訟之訟如兩相角訟之訟蓋兩人角訟未有不求勝者也定其志謀諸人裨財竭智必勝彼而後已使克已如相訟之求勝則去慾必除其根過於前者不復萌於後矣此心光大可以互致所以斯人得見之難也吾儕有過非不愧悔然德文不深理不勝慾尚有護痛已容在是去惡而又自留根也故終日用功終日長養皆慾在謂之內自訟則良知默照自省自艾自融自化終日凝聚如對越神明不容一毫渣滓留於胃中方是透根徹底功課 即川漫語云內自訟者全不務外中心皇皇怨艾真切翻透本心宿垢一洗永不復萌如此悔過如此遷善方做得真儒 講錄云內自訟是心內自訟不徒外面如此等人決是能

謙辭竟

卷之十

二十七

改過的故未之見陽明子曰人心之明瞭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其不能改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十室之邑

大戴禮曰禹過十室之邑必下為秉德之士存焉 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 潛夫論曰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乏絕 淮海近語曰十室之邑不如夫子好學要知夫子所好何學始得夫子好學只是克到忠信至極處使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完天無一毫虧欠而已忠信之理天地之至理也忠信人人有的不能克便止於鄉人能克極便做得聖人中庸至誠無息而極於與天地同體用此之謂也故

忠信就是誠好學就是知此誠行此誠強此誠故夫子之
好學非忠信之外另有好另有學就是好此忠信之學
野客叢書云孔子每事謙遜不虛自謂人不如我好學只
移馬字下一點於馬字上以馬字作煙字讀文意自然
觀此史引此語則曰如丘者焉 解醒編云孔門之學惟
在主忠信好學不過忠信之心常存而不變耳非忠信之
外又有窮理之學也

談經苑卷之十

卷之十

子

談經苑卷之十一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同邑羊友徐待聘

校

論語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

鹽鐵論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
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 餘冬序錄云南面是
次言臨民之位不當泥南面而聽天下語專指作人君也
觀可使二字可知聖人稱其弟子亦無云可使為人君之
理 石渠意見云南面不止為人君聽治之位諸司衙門
談經苑 卷之十一

亦皆南面也觀仲弓居敬行簡以臨其民之言可見不過
為親民官耳 朱子語類曰據夫子所謂可也簡乃指子
桑伯子說仲弓之言乃發明簡字恐非以子桑伯子為居
簡行簡也 子由古史曰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
後至無所不致其文所謂敬也不敬則民傷故古之君子
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然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
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
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
周孔之所許也 通義饒氏曰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已
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 二谷素琴集云文
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者居敬也罔兼于燕言庶獄庶

慎者行簡也 明儒經翼問居簡亦是箇學問薛氏曰簡與敬類而意別主一之謂敬內一而外自一故行簡也雖至易簡自有裁成輔相意在居簡者亦窺得一的意見謂天下原無事何必自擾擾便一向不管故云居簡而行簡其視聖人兢兢業業直內方外自不同故為太簡然較之多歧多慮惶惶往來者又相遠矣故認理學不精者便落此等學問 講錄云居敬是不以慢心忽略天下之事而行簡是於天下之事又不以有心去擾亂之則其所為簡者簡要之簡而非怠荒之簡也居簡是以慢心忽略天下之事而行簡是於天下之事一切有心去不理則其所為簡者怠荒之簡而終歸於廢弛矣居敬而行簡與居簡而行簡對說以臨其民連不亦可乎為句臨民即是南面可乎即是可使仲弓因夫子許已南面又疑許伯子之可也簡亦是可使南面故云居敬而行簡者以之南面臨民可也居簡而行簡者則為太簡矣亦可南面臨民乎 疑問曰可也簡若曰其人無可稱者可也其簡乎即簡亦非所樂與也居與行相對居者一於是而不遷之謂書曰所其無逸正居敬之說居敬而行簡者神明之內奉持箇匹夫匹婦或能勝予之心而條章約束但崇寬大以養和平之福此其為簡也 王經世大道理大規模故說是可若居之不敬而一於 廢萬幾業勝成何政體故說是太簡

○袁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史記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魯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左傳范武子曰喜怒哀類者鮮易者實多 論衡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 劉實曰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 文苑英華韓愈顏子不貳過論曰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形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生於其心則為過也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並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 韓易註云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 朱子語類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著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呂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為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 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淺深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了一屠力立地成佛若有過能不貳直是難或如貳官之貳已有一箇又添一箇也 行夫問不遷怒不貳過曰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却不是只學此二件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 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 薛文清公要語云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消磨得蓋以是知克己最難 士翼云顏子

呂氏春秋子路
之以牛子路受
之孔子曰吾人
必執其義而
不執其利
者何也
則曰月俸取足
則曰官取其
日收其二則無
一大結其利
進上人共食之

思難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
猶不足多也

○子謂仲弓

潛夫論曰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以受
生負苞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產
於蜃蛤 南齊書志何休之奏案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
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
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劉繪諫語云犂牛之子騂且
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為陰祀若不在陰
祀則與黝垂矣休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
祀山川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
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
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 正蒙曰犂牛之子雖無
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
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二程類語曰子謂仲弓
曰疑多曰字角始角也可用時也 淮海近語曰犂牛之
子騂且角觀一用字一舍字直令人有驚惕處傳曰父不
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故觀人者不可拘於
世類為去取惟知好德而已矣自取者不可拘於世類為
勸沮惟知修德而已矣 原旨云犂牛之子騂且角可謂
克盡前愆宗廟之犧為誠誠之勸可謂有泰殿祖用舍二
字要者 忠告云此與仲弓論人之不可不自強也蓋因

所見而云父賤行惡不知何所本恐夫子不如此觀人也
○面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朱子語類曰問三月不違仁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
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
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
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月之久無塵垢
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
十九日暗亦不可知 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於這
道理久後累斷一衝便接續去只是有此子差便接了若
無此子間斷便全是天理便是聖人 林子谷曰其餘則
日月至焉者謂自顏子而下日月不違仁已云至矣 忠
告云心以主宰言仁以無欲言亦以生機言絲毫之雜違
矣纔有去來即非本體不違者依而不去也主也至者從
彼來此也賓也 原旨云不違者我不違之也其機在我
至者彼之自至也其復在仁 論語二十章不言心之仁
而此章獨言心之仁易三百八十四爻不言仁而復卦獨
言仁若顏子之不違即易之所謂不速復也諸子之日月
至即易之所謂頻復也 初問曰天體至健聖人之仁純
亦不已與天合一類子與天道小變處合一特不能無違
於三月之後耳其餘日月至焉者一日十二時都在仁上
一月二十日都在仁上方是日月至註中或日一至或月
一至常人皆可能非群賢也不是 心與仁原是一體非

心自心仁自仁稍有私意間隔便成兩箇便有間歇存仁最難戒仁者最多不但私欲是不仁縱着意在好一邊亦傷了本體非所謂仁也三月後違仁正是顏子未化處所以為仁貴熟熟則渾化無迹隨心應手不待安排布置事事皆仁件件皆仁矣 淮海近語曰聖門之學全在求仁夫子稱顏子其心不違仁提出箇心字與仁字相粘可見即心是仁即仁是心心外無仁仁外無心故孟子曰仁人心也是在夫子稱顏子處體貼去的心存則仁存心亡則仁亡存則不違亡則不至三月不違終身不違可知矣違於三月之後之說非是日至者一日全在天理月至者一月全在天理或日一至或月一至之說非是 海義編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一

程子言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又曰過此則聖人矣將謂顏子過此又違仁了夫舉世固未有一人違仁者縱顛倒之極而仁固居然在譬如迷人認東方為西方而方實未嘗轉也是以此仁也迷之若遺悟者不違顏子悟之而三月不違矣豈有復迷之理哉如鑛既成金不重為鑛悟而復迷是金復為鑛也吾不信也孔子蓋謂天道業已小變而回之仁不變直美其無違仁時耳其餘則乍明乍暗可以曰日月至 解醒編云天地以生生為心而人得之以為仁故人之心即是仁仁即是心原未嘗相違但天本無間而人心有間由是一日之間百起百滅欲交攻而仁與心始相為間隔矣顏子請事克復之後

心之中私欲淨盡統是天理用事此仁此心依舊合而為一如天地生生時景象故曰不違仁三月不違則終身可知矣或謂顏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甚謬三月言其久也猶言三年學不至於穀非三年之後而至於穀也五十而慕非五十之後而不慕也

○季康子問仲由

抱朴子云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創機功以濟用總百類而並精者藝人也 朱子語類曰問龜山解以為知禮樂射御書數然後謂之藝曰不止是禮樂射御書數求也藝於事上都理會得 呂氏曰果則有術達則不滯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一

則善哉皆可使從政也 原旨云果是實性剛決遇事能斷達是心胸豁悟事理通達藝是心思工巧處事有方果則能決疑定事達則能理繁治劇藝則能隨機應變故皆可以從政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范祖禹曰閔子騫淵之倫也不仕於大夫亦不仕於諸侯抑仲弓之賢猶為季氏宰若顏閔者夫子之得邦家斯仕矣 答問編云此章是閔子不欲破公家而強私門意思蓋季氏魯之權大夫而費又是強邑孔子相魯必先墮費尤閔子所不肯居者故閔子對使者而辭之始終都是決詞特有道之言自爾溫婉耳不是婉辭於始決辭於終也

禪寄筆談云昔楊龜山從蔡京之召先儒以柳下惠比之夫嘗男子之不可是謂善學柳下惠者閑子之不欲就季氏是謂善學孔子蔡京之惡浮於佛胥而龜山乃欲為孔子之行其不逮閑子遠矣非擬人於倫之意也

○伯牛有疾

原旨曰顏淵之死則謂之夭喪伯牛之亡則歸之於命蓋在顏淵則可以言天在伯牛則可以言命不盡其道而死者皆不可以言命也 自樂編云古人作室大抵多是兩楹自東南而入坐賓於西北坐於東南所以向明也室西南隅為奧則有深奧之義此處幽暗故開中窗以通明室西北隅為窬如今之人家披屋相似以炊者也後則為卧室南鑿戶牖以通光伯牛間疾適於南牖下是也

○野哉回也

列子仲尼謂顏淵曰若奚獨樂對曰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楊子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又曰顏潛樂於簞瓢登盈塞於天淵 文選謝靈運詩曰鹿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 文苑英華庾信擬連珠云顏回瓢飲賢慶封之玉杯子思銀珮羨虞公之垂棘 程氏曰回不改其樂是猶大火中真金乎疾風中勁草乎雪霜交下而松栢自有和氣乎又曰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程氏外書解于僊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辨曰顏

子所樂者何事僊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僊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 朱子語類曰問顏子不改其樂是樂箇箇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箇須知他不干貧窮元自有箇樂始得 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為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 顏延年遠語曰甚矣貧之為病也不惟形色靡靡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入誚謔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獨憂志莫若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薄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褚氏管見云學道之要未聞求理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為得力易云樂天知命顏氏簞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天地原寬竹歌而聲出金石此皆超外物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可以論逍遙遊矣 晉書江統曰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牖過其清德 楊廷秀曰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足以樂堯舜之憂聖賢食一瓢飲不足以憂顏子之樂 東坡集曰昔夫子以簞食瓢飲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降虜孰知簞食瓢飲不為

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頽樂亭詩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以
自警云天生蒸民為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
惡芬必有臭我無天游六鑿交關驚而不返跬步商受得
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栗虎豹走眇然其身中亦何
有我求至樂千載無有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譚苑醍醐
云有問予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予曰且問予人不堪其憂
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頽子之所樂矣傳云古
有居岩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為鳥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
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鶴林玉露云吾輩學道須是
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
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頽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
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
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
得大概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坤一切榮辱得失看
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
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
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
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 東萊博議云吾嘗聞
孔顏之樂矣蓋樂其樂而未嘗倚于一物也曰樂在其中
者孔子之樂也曰不改其樂者頽子之樂也然而飯也飲
也曲肱也非孔子之樂特樂在其中而已簞也瓢也陋巷
也非頽子之樂特不改其樂而已意者孔顏之樂果實然

而無物耶彼所謂樂在其中者在一辭必有所居也彼
所謂不改其樂者其之一辭必有所指也居何所居指何
所指吾黨蓋共繇之 口義云頽子口腹身體之松俱已
克去其情不緣境生故天理流行主宰有定物欲奪他不
得以其內無樂累故也常人氣質用事中無主宰但緣境
生情而已此上智下愚之分回之所以賢於人也 二蒼
閒居集云尋仲尼頽子樂處此為初學指引路頭耳君子
坦蕩蕩心廣體胖仰不愧而俯不忤無入而不自得也而
待尋乎 原旨云人不及求諸身而欲尋仲尼頽子樂處
所謂子非魚何以知魚之樂 明儒經翼問不改其樂鄒
氏曰語之不情退省是以設正是頽子曰博文約禮乃習
樂處其字當深玩故嘗語同志曰曾氏之樂不在浴沂風
詠頽氏之樂不在簞瓢陋巷程氏之樂不在吟風弄月
自警編云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
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
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頽子不改其樂章門人疑此章非
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
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
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頽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
氏魯國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
乎聞者歎服 續自警編云李沆居陋巷頽子恒懷璧不以
屑意堂言內典以此世界為幻境安得圓滿如意目求稱

足

○非不說子之道

象山集云士不可不私教譬如一箇擔子盡力擔去前面不奈何却住無怪今日不近前却說道擔不起豈有此理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通義白雲許氏曰為學之道先立志欲求至於聖賢却隨事只管低頭做將去晚一今道理便行一今道理都不要計較功效須要見得聖人亦是人做我亦可學而至長持此心篤志行之自少至老不憊到頭却隨人力量高下見其成功淺深最不可作界限 淮海近語曰冉求自言能悅夫子之道而諉於力不足者他就是非真悅夫子之道者其悅也是在聖人

讀書錄

卷之十一

身上尋求徒悅以口耳而非自己心上尋求悅之以心者若顏子悅聖道而只在自己心上做工夫博者我之文約者我之禮所以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若只在聖人身上尋求徒悅口耳宜乎自謂力不足也聖人以書之一字責之而即行道為愉真有味是教冉有反求諸心也蓋吾道本平平坦但其易知人人與知其簡能人人與能人顏以之自限則斯人不由道不足惜但道本可由乃終身自棄於道為可惜耳若真知吾道在自己心上尋求而得其妙則必悅之深悅之深則進之力雖欲自畫有不能矣 疑問曰子之道只在日用常行更無別的誠悅此道便進進自不能已安有力不足之理力不足生於其

心之自止夫子曰止吾止也正與此畫字意同

○女為君子儒

象山集云子夏孔門之高弟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哉當時夫子告之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夫所謂小人者豈陰賊不正之謂哉果陰賊不正則又安得謂之儒雖曰儒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曰小人哉然不可不謂之士 藝文類稿曰子夏之學聖人以百物四時觀天地者也務其小而遺其大不篤於自信而篤於信聖人安得不為小人儒之歸乎夫子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以悟且通者望之也 羅念菴云昔者子夏在孔門以篤信稱夫子謂之曰汝為君子儒蓋深病其狃急而思以廣之也 中玄問辨錄云君子儒者謂通儒也大儒也小人儒者拘儒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士焉者也子夏規模稍狹夫子恐其未廣大也故教之

○子游為武城宰

二程類語曰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當行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 講錄云師資朋求之益俗吏不講久矣楊子雲曰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是誠可怪也子游而後若任延之折節於龍立龐參之悟意於任棠者幾人也 原旨云漢儒謂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授步千進苟容吾不忍以脅肩其語實本諸此 答問編云

行不由徑此句如升堂入室語氣謂行事光明正大不涉偏僻之私是行不由徑也若上句以行路言下句以守紀言却非本旨 文苑英華浩虛舟行不由徑賦曰澹臺滅明幽棲武城感朴直之風散惡姦邪之徑生苟正其身寧偏僻而是履不以其道故斯須而不行訪野徑以開遊恐穿松竹出衡門而獨步不遵園廬嘉夫礪志草茅現行獻畝避幽隱以不到視崎嶇而何有蕪城獨賞寧遊舊井之間山館時歸肯逐蕪人之後至若草樹沉幽芳阻尋絡野之茅陰自合綠溪之苔色空深是以蕭索鄉閭虛閑襟抱優游多轍之窮巷來往疎槐之古道花間絕跡念蹊樹之徒芳原上無人惜鼻蘭之暗老且遵道如砥持心若弦

陳維堯 卷之十一 十六

信無私以白首將抱直以窮年楊朱悲道衰事亦如斯阮籍哭途窮意殊若此 師友談紀李永正嘗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卑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樺寄筆談云兇子賤之治單父也有出郊數十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出郊數里而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於郭內迎者子賤曰未必賢也及之單父乃求未來見者師事之此可見其至公之心不受人諂如之何其不聞善言而單父治也昔澹臺滅明獨見重於子游予不獨高二子又知二賢為聖門之高弟作用自別也 大學衍義曰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

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魏畧曰隱者焦先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又出於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載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群不肯妄語

○孟之反不伐

左傳魯哀公十一年春齊為郕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孫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皆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頃也弱有子曰楚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寧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入自稷

由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
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壇陳莊涉泗
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後漢紀
袁宏曰凡有血氣必有爭心功之高者自伐之責起焉故
宋公三命考父偃僕晉師有功士燮後歸孟側殺軍策馬
而入三卿謀龜冉有不對其所以降身匿迹如此之甚也
何誠知民惡其上衆不可蓋也 劉劭人物志曰孟之反
以不伐獲聖人之譽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夫豈詭遇
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
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並失
又曰蓋善以不伐為大賢以自矜為損是故舜讓於德而
顯義登聞陽降不違而聖歌日躋都至上人而抑下滋甚
王叔好爭而終於出奔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逆路也
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是以君子舉不敢越儀準志
不敢凌執等內勤已以自濟外謙讓以收懼是以恐難不
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
以陵人是以在前者人害之有功者人毀之毀敗者人幸
之是故並爭先而不能相奪兩損俱折而為後者所趨
由是論之言之途其別明矣 中玄問辨錄云奔殿入
門人 而歸功焉乃不敢自居而姑以此言應之於
待孟之反當時或是如此亦未可知但曰故為此言
自揜其功則甚不可不情為心害甚大學者不可不察

也
○不有祝鮀之佞
朱子語類范氏曰有朝之令色無鮀之巧言猶難免於富
世據范氏主意乃在疾時之好佞僕氏曰而字疑為不字
通義白雲許氏曰今之世三字重看古之世必尚誠而
不尚諛好德而不好色今之世乃好諛悅色所以可嘆也
黃氏日抄云范氏說無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於文為
惕晦庵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且以無虐憚
獨而畏高明比此句之句法然書云無者總為禁止之辭
虐憚獨而畏高明是一句而兩事相比也此句不有祝鮀
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相反者是一句而兩事相反也句法
似亦不類如以辨佞為尤是以召亂而宋朝自然之美色
與人為之令色亦不同則范氏分輕重之說恐亦自通學
者更詳之
○誰能出不由戶
通義白雲許氏曰自室出於堂必由戶非戶不可出也道
者天理之當然人必當由之而不可背亦猶出不由戶則
無可出之路矣行不由道則忤禮傷義必不可也人何故
不從道而行乎衷其失而勉之也 論語測曰夫子何以
言人之由戶而嘆莫由此道也道猶路也路之於人切於
戶也何以切於戶也戶之於人猶有二也道之於人一也
與人之身心為存亡生死者也性即心也心即道也心之

生即性性之發用即道不由道是無性也無性是無心也無心非人也故曰道之於人切於戶也 講錄云出字亦不可忽由戶而出便處處可通不由戶者何處出得由道而行使其出不窮不由道者一步不可行矣何能出而有為耶 初問曰道是平平蕩蕩的大路人離不得戶可離此蕩蕩平平大路乎道以路來點綴講醒眼出不由戶除非穴竇出不由道到處刺棒

○質勝文則野

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二程類語曰文勝質則史 上乃周官府史胥史史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文書以贊治文雅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講錄云大都禮樂文物要從人心上做出來忠信誠懇為本而華美以濟其不及質還重文稍輕彬彬者七分質三分文纔得遠均若輕重不分五今質五分文便是文猶質猶文之說不得為彬彬也 疑問抑愚有疑焉記曰禮有以質為貴者有以文為貴者此質文二字宜皆從外邊看故說偏勝者之同野史而彬彬者之為君子若質訓做忠信誠懇文訓做蕩績華飾忠信誠懇正是極好處豈同於野而不得為君子耶要知文質皆本此心來而質文之用自宜相濟而不可偏勝也

○人之生也直

楊戩能云出離生死皆以直心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錯委曲相 莊子曰莫大心死而形死次之 通義慈溪黃氏曰罔對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為人者也幸而免對生而言蓋倖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免者低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也 講錄云人之生也直此直字該得廣順理為直逆理為枉不止有謂有無謂無之直蓋此心之直原與乾坤合體聖人模寫此心之妙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醞醞流行無斷無續乃此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為

講錄卷之十一

三

其所以存此心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乎其間是乾之所以為易而坤之所以為簡也世之學者往往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而不知思慮即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思此心之無著每存一中字以著之者而不知心本無著中本無體也若此者亦自以為求之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拌而愈見其紛擾矣夫論心之精者莫如乾坤二卦而善說乾坤之蘊者莫如程子程子曰為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魂又曰未嘗致思

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又曰以敬直內便不直矣然則代所謂從事於心者其為敬以直內者耶其為以敬直內者耶其為非力以存之者耶其為力以存之者耶其為活潑潑地者耶其為美精魂者耶擇之不可以不精也擇之不精而曰我直也有此理哉 海森編云此直字與質直好直等直字稍異即性體也性體無善惡無向背無取捨難彼離此而卓爾獨存非中非邊而巍然孤立故曰如千仞峭壁非此意識之所能攀躋者瞥生情念便紆曲了情念既生而欲祛除之亦紆曲了也擬趨向他擬不趨向他亦紆曲了也紆曲便是固矣固之易陷如此哉然直何以曰生理也蓋有鏡然後現影像有直性然後出生形骸情識無

樂經義

卷之十一

五

鏡安得有像乎無直安得有生乎 初問曰生理喪亡縱有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不過一團血氣的軀殼故謂之行尸走肉今人不知本來面目昏迷於天地之間亦只是能動的血肉耳非生也天之生人本意原不如此喪了生理尚可謂之生人乎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二程類語云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己之所有 朱子語類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

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知之者如五穀之可食好之者是食而知其味樂之者是食而飽 論語則曰何以謂之知也天理也知之者何以不如好之者也知而不好非真知者也好之者何以不如樂之者也好而不樂非真好者也故真知不能以不好真好不能以不樂知而好好而樂其勢自有不能已者故聖學之功惟知為大大學之道知止而后能定靜安慮得也

○中人以上

明儒經翼曰人之根器不同教法亦原有此兩種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一切皆從無生即本體便是功夫只從無處一了百當亦簡易直截更無

樂經義

卷之十一

五

剝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人未曾悟得心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一切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的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于無復還心之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蓋緣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知此不足以脫凡入聖所謂上根兼修中下者也如中人以上不使從心體上悟入則上根無從而接中人以下不使從意念上修省則下根無從而接成已成物原非兩事此聖門教法也 孟我疆曰上下無二道顯微無二理而曰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何也豈其道有二致乎蓋上者微也下者顯也語上未嘗離下語下亦未

難上也因材而教耳下學而上達亦不過如此 疑門此
夫子為語上而言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此可以輕與人
言哉必其人資質明敏學力將到一與之言可即會悟耳
不然如對癡人說夢了 究竟道無上下性道只在人事
中先教從人事實地做便是下學上達處

○樊遲問知

孫奕示兒編云此章救樊遲之失也自其學稼學圃觀之
則遲避害趨利之心脉故夫子於問仁則對以先難後獲
問崇德則對以先事後得蓋抑其利欲之心而勉之義理
當為之事苟能先義後利非仁者之用心乎 原旨云專
務民義而去了一切求福免禍之心先其所難而去了一
切計功謀利之心此二義亦略相通一重在此非之明上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一重在心之無私上故有仁智之別但不必分事與心未
有心不發之事亦未有事不本於心者也 解醒編云夫
子告樊遲智仁俱是示以心之本體人之一心惟人倫物
則為所當知一有鈎深索遠之心縱無所不知與德性之
知便隔層故惟知其所當知而不知其所不必知此乃不
惑之本體也人之一心惟遇欲存理反躬力行為所當先
一有計功速效之心縱隨求隨得已是私心用事故不以
無心而緩之亦不以有心而期之此乃無私之心體也
朱子語類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
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為

知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
真箇是知

○知者樂水

韓詩外傳曰水者緣理而行不還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
之似有禮者踴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
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山者
萬民之所瞻仰也出雲道風從龍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
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于山也 齊丘子曰見山思靜
見水思動人之常也 新唐書孫思邈曰仁者靜地之象
故欲方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 王臨川集孔子曰仁者
靜智者動何也曰譬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
樂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于賈可也知富之
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
朱子語類云問知者動仁者靜動是運動周流靜是安
靜不遷此以成德之體而言也若論仁知之本體則則淵
深不測衆理於是而欲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仁者
包藏發育一心之中生理流行而不息所謂誠之通則未
嘗不動曰知者動意思嘗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嘗
多故以靜為主今天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派日
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
於靜今以擬風水在此是靜也畢竟他是動物故知動仁
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也當以心體之便見 仁者靜

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
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哉蓋於動之中未
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若
謂仁有靜而不動則知者亦常動而不靜乎知便有快
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見得日用之間流行
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
在此事都無別念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
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仁者壽是有壽之理
不可以類子來捕看如罔之生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
理翼疏鄒氏曰智與水合故不滯於萬物仁與山等故
萬物不能挽若然者將率御陰陽出入動靜無方無體而
樂無窮

卷之十一

七

周濂六虛將博厚高明與宇宙同悠久荆川集云仁則
所見無非山者然非待山而後為樂也非待山而後為樂
者非遇境而情生非遇境而情生則亦非達境而情歇矣
故境有來去而其樂未嘗不在也苟其樂未嘗不在則雖
仁者之於水知者之於山亦是樂也雖入金石瀾水火不
足為礙至於軒裳圭組不足為繼亦是樂也君子所以欲
自得者以此而已初問曰天地間流行的是氣主宰的
是理理即氣氣即理不是兩件故流動的理氣在物得之
為水在人得之為智厚重的理氣在物得之為山在人得
之為仁故仁智若見山水與意相連而相感不覺其目與
心融心與理會自是浹洽如莊則蝶之為周周之為蝶也

註中有似於山有似於水不甚切口義云動而樂者其
理不窮非逐物之動矣靜而壽者其理不息非枯槁之靜
矣緣樂壽以靜動靜則仁知可知而所謂樂山樂水者皆
其理之相契與夫馳情於物者異矣解醒編仁者智者
摠是一人樂水樂山只自其情之所感而言之耳動靜二
字不必過為分別智者之心隨事融通無所滯礙故謂之
動然其靈明之體未嘗接也何動非靜仁者之心一真為
主萬感不搖故謂之靜然其虛中之妙應未嘗膠也何靜
非動如以仁智分作兩項人便以辭害意矣徐幹中論
曰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公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
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
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千歲豈可同
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今德之謂
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又曰夫壽有三有王澤
之壽有祿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
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祿聞之壽也孔子曰
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小荀子或問仁者壽何也曰仁
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
神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
也參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
矣唐漁石曰詩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惟仁然後無

卷之十一

七

害惟無害然後非曰害曰公曰樂皆無害之理也曰忍曰
伎曰憂害斯興矣蓋忍則殘而心成焉伎則驚而性滅焉
憂則勞而神搖焉心成者本傷性滅者理離神搖者精弊
乃欲鼓岳大羞之卿受社黃髮之年是不可得已惟夫愛
則心津津然而苗其萌惟夫公則性熙熙然而萃其和惟
夫樂則神愉愉然而得其極心苗其萌天德形矣性萃其
和冲氣合矣神游其極太字光矣猶曰不壽無是理也
黔堂集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
氏所謂無量壽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
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
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
識難竟 卷之十一

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

○齊一變至於魯

史記云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
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
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
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
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 劉向曰齊之所以不如魯者
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
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
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
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

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方
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
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廣弘明集云群情不能頓至故
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備修故策之以限今猶天地三化
始合於自然齊魯再變乃臻於王道 子由古史曰夫尊
賢上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絲之齊有田氏之
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
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
也 正蒙曰魯政之弊取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
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朱子語類曰齊經小
白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却
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人以修舉之則可以如
王道盛時也 陳潛室本鍾集云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
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
於元氣調養便以鳥喙投之一時却得康強不知元氣已
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猶得中醫元氣却未壞聖人與調
理出便自本來一個人齊元氣已耗於鳥喙醫欲治之定
須先去鳥喙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到此時方與變
魯相似齊魯俱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中間廢壞用
著修葺魯雖不曾修葺然不曾改易周公法制仍舊是這
骨子故聖人與魯一若修葺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威公
以來一反為功利之習把太公道法一齊變了雖一時振

作却傷動好骨子設若變齊須除去許多功利了方還得
骨子重新修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 原旨云齊之難
變以壞於霸習則霸圖本欲興衰而達以病國魯之易變
由存乎王道則王道雖微猶足以扶國家於既敝魯周公
之後先王之遺風尚存齊仲孫湫謂魯秉周禮晉韓宣子
謂周禮盡在魯哀公用田賦猶使人問孔子齊安得有此
氣象

○觚不觚

通義洪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酌以觚此想夫子因獻酌
之際有所感也 仁山金氏曰校方角也酒器周禮考工
記觚三升考古圖凡觚五方角者皆曰觚上觚指其器下
觚語其制器既不為觚之制而猶存觚之名觚哉觚哉言
不可復謂之觚也亦以歎失其舊者不止于觚也夫子因
一物而興歎其所感者深矣

○仁者雖告之曰

惟南子說山訓曰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
徐幹中論曰崇也愚何嘗自投于井夫君子仁以博愛
義以除惡禮以自節智以辨物豈可無一哉 學殖解云
孔安國以有仁之仁為仁人非也劉致中以有仁之仁當
作人亦非也大率仁與人古字通用 捫蝨新話云古人
多假借用事集古錄言漢人以歐陽為羊眉壽為麋之類
皆由古文字少故假借用之耳今觀論語中如曰孝悌也

者其為仁之本與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
謂此仁字皆當作人蓋是假借用之而學者以其字之為
仁也多為之解予求其說而不得敢以仁人為通用之文
不然則井有仁焉為仁義之仁果何謂乎 通義胡先生
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愛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
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
罔之使陷於井也

○君子博學於文

筆解韓曰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道 李曰大
勝則流靡必以禮約乃合中庸鄭言達畔之畔豈稱君子
云哉失之遠矣 朱子語類問博學於文文謂詩書六藝
之文否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
於所為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禮是歸宿處凡議論問辨
亦只是要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 通義饒氏曰詳
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為開闔恐人墮於偏也因其所博而
約之恐人之離為二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離之
失而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
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
欲貫通此理以為反約之地耳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
博約之所以相為用也 仁山金氏曰此君子是言學者
博是廣博聞見約是收束心身廣博聞見於文而收束心
身以禮方可保其不畔于道徒博文而不約禮安保其不

畔於道哉 王魯齊云不畔二字全繫於約禮而博文者
未能保其不畔也與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句法
同 明儒紆翼曰博文於文約之以禮非獨詩書六藝已
也物相雜故曰文若視聽言動之類皆燦然有文者也於
視聽言動物物而學之其要克已復禮而已故博文者博
學其禮禮一也故曰約約禮者約禮于文文不可窮也故
曰博其實則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也本非二事非有
先後孔子之言可考也 陽 胡子衡齊曰夫子所謂博
學言無遠非學也彼誦書考古博物洽聞特學一事耳而
非言博學也不聞夫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公明宣從于魯
子無所不學知夫子之無不與公明宣之無不學則知博
學矣 惟從近語曰道之散見謂之萬殊道之會歸謂之
一本文即禮之著見道之萬殊也禮即文之精蘊道之一
本也博文約禮是同功並進無有先後 質言云博約工
夫是隨時並進的非先博學了文然後去約禮也蓋道理
散見於事物物而歸宿于吾之一心博學于文只是
日用事物物上討出箇性靈來却不使他散漫無統即
反約于吾心以歸之天則至當恰好處全是內外合一之
功至近至切步步皆實地可行者故曰不畔于道謂不馳
於茫昧支離之鄉也 疑問曰弗畔即是弗畔於禮不必
增出一道字
○子見南子

筆解韓曰矢陳也否當為否泰之否厥當為厥亂之亂孔
子失之矣為誓非也後儒因以誓又以厥為厥蓋失之矣
吾謂仲凡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
云乎道否不得行故不須不悅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
泰吾道乎 史通昔孔宣父親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
自明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教
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未
學文過歸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
歷代確論東坡曰矢之者正言之謂也曰予之於人也
無所不予予之所不受則天之所棄也天豈棄人哉人自
棄也予之所不受則人自棄人自棄則天棄之此予之所
以不敢輕絕於人也 二程類語云子路不悅以孔子本
自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孔子嘆予所為否者天則
厭之否否泰之否天厭棄吾道也 朱子語類有人問尹
秀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
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 王荆公曰君子有時
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
因學紀聞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
亨之道朱文公謂非所以為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
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矣 丹鉛總錄曰子矢
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
矢為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事夫人與焉於

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
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者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
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
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
曰子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
能與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如此則聖
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吹其棘矣

○中庸之為德也

二程類語曰人莫不中庸鮮能久而已久則為賢人不息
則為聖人通義胡先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難
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因
談經苑 朱之十一
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如有清施於民

朱子語類曰仁以道理言聖以地位言自是不同如博施
濟眾為仁而利物愛人小小者亦謂之仁仁是直看直上
直下只一箇道理聖字便橫看有衆人有賢人有聖人便
有節以豈只但于仁 不是聖大似仁仁只是一條正路
聖是行到盡處 立達皆無二意而言且如修德欲德有
所成立做一件事亦欲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
亦要做得徹又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
博施濟眾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水但不必以
東大洋海之水方為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

濟眾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
便是仁此處最好看 路史曰五十者帛七十者肉則少
者有不帛而不肉矣班白者不負戴則少者不免於負戴
矣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衣帛食肉不負戴也而所養有
不瞻此病施之不博也江漢之域鯨寡孤獨無失養則逸
人有失養者矣九州之內魚鱉鱗木無不若則遠物有不
若者矣聖人之心非不欲九州之外鯨寡孤獨皆得養魚
鱉鱗木咸若也而所治有所不及此病濟之不衆也博施
濟眾此克舜之所以猶病之也惟易有言既濟耳小夫欲
濟世而不至於大則吾之仁有不盡矣仁有不盡則吾之
施有不可得而必矣 鶴林玉露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字

談經苑 朱之十一

主事

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
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 薛文清公要語云人所
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為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
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
貧賤危苦死生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
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異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端廓
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
此各得份額而天理之盛便是與萬物為一體矣 因知
記云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眾生
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
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

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即心物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固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為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為性其室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為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更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為混然也然則所謂同體者亦豈待於牽合以為同哉 淮海近語曰謂之仁者人人可能非絕德也故雖少有所施所濟亦是若博施濟衆便是仁履天下聖人得時行道之事

蘇維堯

卷之十

三

夫子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見博施濟衆不是從事於仁之道乃聖人之能事也堯舜其猶病諸見博施濟衆雖堯舜之能事而堯舜亦未嘗於博施濟衆求仁也博施濟衆求仁雖堯舜且病也求仁之道只在一念人已之閒便可求得仁人之心體欲立人欲達達人此是一念之公已公人便是仁人之心體也又何必施之博而濟之衆耶能近取譬就在立達上見之苟自吾一念之立達而推之於人是即求仁之門路遇一事便可行對一人便可行舉一念便可行故謂仁之方也若求之博施濟衆則泛濫不切愈遠愈難終不足以盡仁矣聖人教人求仁其言切近精實如此曰近則不必求之於遠而事即在曰譬則不必外

之於我而仁即存 口義云大抵欲立欲達之心人人同有但而立而達處便不能以其為私意所開物我處不能流通故能近取譬在這所在用功蓋就真心上擴而充之則私意無所隱伏而吾心之理始得流通為仁方法莫近於此舍此不求而從事於博施濟衆末稍上尋仁有何紀極 明儒經翼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既是一體痛則皆痛癢則皆癢天理渾然動以天也識得仁體則知求仁之學不待於博濟惟求其心而已矣其次為近取諸身蓋及人之道不遠於已而得之因已之飢思人之飢因已之寒思人之寒蓋未至於仁則不免有間有間故有待於推強恕而行求仁真近焉故曰可謂仁之方也已矣

蘇維堯

卷之十

三

講錄云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事於仁之方猶疑此未到仁之地位夫子云子何乃以此從事於仁此是已到仁之地位者必也理人能之聖人是已到仁之地位者雖廢子以仁為通乎上下聖為造其極之名何事於仁者何止於仁則是仁人之上更有一等聖人了若聖與仁總是一樣何必如此分別下文近取譬之方正是事於仁之事 立達二字都兼教養意植其生植其德是立利其用利其行是達二人字不是對已之稱即衆字之謂也 卷問編云二節總是一意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此仁者之心也此近取諸心而譬者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矣註中仁之體恕之事說不得 欲字即是貫通人已無私的公心已立立

人已達達人合下是一念若說欲立已又欲立人却有二
念了人已紛然安得為仁 僧寶傳金陵清涼菴禪師初
看肇論至會萬物為已者其惟聖人乎則曰聖人無已靡
所不已 古今佛道論衡錄云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
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
我物兩忘自他齊一

談經苑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談經苑卷之十二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陽玄甫輯

門人沈體仁 校

論語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

筆解李曰下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是制禮作樂慕周公所為豈若老彭述古事而已顯非謹
詞蓋嘆當世鄙俗竊以我比老彭無足稱爾 韓曰殷賢
惟伊傅餘固蔑稱 晉釋道安論或問孔子自稱竊比於
我老彭而漢書以孔子為聖以老氏為賢又何晏王弼咸
據經究 卷之十二

云老未及聖而孔子云云豈當以聖而師賢乎曰孔子之
弟子有問農而曰吾不如老農又問圃而曰吾不如老圃
入太廟每事問豈農圃守廟之人而賢於孔丘乎竊比遜
詞斯其類也 朱子曰某亦疑老彭是老子只以曾子問
中言禮數毀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將周之
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
語而老子述之或未可知蓋列子引皇帝書即老子谷神
不死章也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為尹
誅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
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證耶 孫奕
示兒編云竊比於我老彭按大有卦匪其彭陸音步即反

賈氏撰錄云刻
而文曰十非上
不亦過乎客曰
大子於六籍
人聖人文字子
之於即主耳後
人遠以文由子
為六籍於碑

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如匪其彭之彭音旁旁側也欲自比
於老子之側蓋謙詞也老子古之好道者宜孔子之所自
比嘗攷諸曾子問有記孔子聞諸老聃者屢矣家語亦曰
孔子問禮於老聃此誠孔子欲自附於老子之側之驗也
舊說以老彭為彭祖然六經所不載聖人所不道非夫子
之類比者今不取 顧璣近言云夫子既聖矣何慕乎古
而述之曰往事之興不可稽數也其悖謬者已減偏舉者
已廢乃其至當至當者百千之中存一二焉雖聖人優起
不能加之矣豈易然謂古昔云爾哉世儒涉道淺迫負
小識詭時好棄師說背道真情為與議而改制曰自我
作始孰曰非聖故商鞅立教李斯焚書桑弘羊興利王安
石變法昧非自任而先王之道掃迹於天下矣

○默而識之
林希逸曰晦翁主默記之說蓋懲象山頓悟之言也 明
儒經翼鄉氏曰默而識之是不厭不倦宗旨中庸一書正
是發明默字脈絡子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正是默識工
夫極則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穆正天之默處曰穆
穆文王是文王默處學而不厭者以此為學誨人不倦
者以此為誨非別有所學有所誨者 論語測曰默識學
問所以成己也教人所以成物也皆性之德也乃夫子之
所自為者也而謂何有於我者何也以言其他無所有惟
此三事耳其亦學不厭教不倦而不敢居仁聖之意也其

亦我學不厭教不倦而不能辭命之意也 新泉問辨錄
云予欲無言與默而識之聖人自學教人無不皆然非徒
設言以發門弟之問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正是此學故
程明道先生云惟顏子便默識 默識對學不厭說默識
即尊德性學不厭即道問學非問學則德性不尊非學不
厭則所默識者或差也聖賢每兼舉並言之蓋二者所
以相濟不可相無也 耿先生曰默而識之識我也我之
所以為我者渾然與物同体原無我之無我則善與人同
矣是故視人之善即我善也會已以學之不盡人之善不
容自已也不厭非勉也視己之善即人之善也推已以誨
之不尽人而善之不容自已也不倦非循也惟不倦可以
正學惟不厭可以正識蓋識而曰默不容以言詮矣惟
於學盡論而識仁可知也識仁者即人即我即我即人何
有於我彼已有善也而挾之不能公以與人人有善也而
忽之不能虛以取人是皆有我者不識真我也命
之曰不仁 天山會語云古云學不厭教不倦教學相長
也子謂成己所以成物論人俟時即學有厭處只是一事
非但相長而已默而識之是千聖學脉處是謂之道心之
微學而非嘿則涉於聲臭教而非默則隨於言詮其曰何
有於我乃實語非自謙之詞也 答問集云吾人厭學倦
教只是未見意趣若果默識得其中妙趣則如知酒之美
者自然喜人共飲知棋之趣者自然好人同下雖欲罷而

能矣其於不厭不倦又何有哉何有解作不難 維摩詰經云觀於無我誨人不倦僧肇註曰不以無我為無我故誨人不倦

○德之不修

朱子語類云此四句修德是本為要修德故去講學下面徒義改過即修德之目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講學是此章之要既學又須是去講論講學則知德之所以修義之所在而徙不善之所在而改 明儒經翼王氏曰講學者非講之以口耳講之以身心完復此明德而已聞義而徙不善而改正講學之實事後儒分四者為日新之要則支而離矣 郝氏曰學者不識自家德性未免向外馳逐義

論語

卷之十

四

是德性本來安宅必須撤居故曰徙不善是德性錯走路途必須走轉故曰改若人拋家捐產輾轉流離安得不憂耿子繹論語云德之不修由學之不講也學之所以不講由見善不遷不善不改而徒講之以口耳此夫子所為憂也真志講學者實是遷善改過則德修而道凝矣雖然知德者鮮夫子所嘆此學不可不講也學不知德則終生迂改只做得一鄉原德之賊耳 徐幹中論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

○子之燕居

朱子語類云叔器問申申夫天之義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便是心廣體胖後恁地申申舒泰天天對貌所謂色愉只

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夫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 疑問云申申夫天便是居不容然容形狀而不得故俱下箇如字

○甚矣吾衰也

陳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朱子語類云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意不夢

論語

卷之十

五

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行而夫之果無意於斯世也 正蒙曰從心莫如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大慧語錄云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以是觀之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奠兩楹亦不可作夢與非夢解 明儒經翼王氏曰孔子要行周公之事成東周之業豈不是好念頭此尚為放不下的好擔子及至晚年不復夢見周公始全体放下此是學到熟處所謂從心不踰矩是也 海鹽編張子韶詠曰向也于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魂中如今已是心相識你自西行我自東此語妙契聖人神髓矣 郝子知言云孔子夢周公與

覺時光景一樣真實故以驗衷壯

志於道

朱子語類云志於道方要去做據於德則道方有歸着雖有歸着猶是在事上依於仁則德方有本領雖然義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上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脉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曰此又却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游於義一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善為小人無之不善為君子則是太輕了 白雲許氏曰志道如行路若認程途分說到交遠九遠處亦自

能循當往之途無錯也既謂之道正統行上說是謂專心致志於當行之道故既行之便有可據之德積德既深則常操存此心使天理流行不至走作此依則比類子不違稍用力爾至於游義即志道據德之方而防其違仁之隙也 陳氏曰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杖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 陳潛室本鍾集云志於道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行欲學做人事故據德即志道工夫既成凡向之所志者今則實得於己如有物可執據然依於仁則據德工夫既熟天理與心為一不可脫離於片時如衣之在人身不可脫舍也只是箇做聖人之心但初來生而後轉熟初來猶是兩片後來方是一物耳

一陽明子曰此章只志道一句便含了下面數句工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道是念一要選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却是經畫已成有可據了依仁却是常一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義却是加些畫來美此區宅也四書口義云志於道者志處便是道真心去做理自內出不假外求據於德者執守處便是德此理實有諸己身心合矣然猶有持守之功焉依仁則出王遊衍無非此理燕幾不思不勉之地矣理之所在與物無間不礙事物隨在而游心其間故曰游於義 原旨云志者尚未我有但有志於此據者已為我有若據之然惟恐有奪而去之者至於依則與我相安若依之而無少頃刻違矣游字甚好

不著意便是虛業終著意便是惜心於中有妙趣在 邵若愚老子解存曰孔子志於道緣道無形故據於德以德為基本 正蒙曰義者日為之今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通義曰志據依游一念也有初終之異道德仁義一業也有生熟之殊義猶義也即心曰義即事曰義非心無事非事無以見心此譬人之居室初欲於此立家既得矣然後可據守既守然後安居而不去既安居然後隨適時醉游於義義言從心所欲可與權故曰游於義 象山語錄曰主於道則欲消而義亦可進主於義則欲熾而道亡義亦不進 士翼云義者道之寓故曰游非專業也與上項各因其輕重而淺深其功非有先後之等也 別

川集云古人雖以大德大藝為言然德非虛器其切實處用處即謂之義非粗迹其精義致用處即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大義之間非特以實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耳蓋即此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沉潛緜密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灑掃應對精義入神只是一理統之精處即是心精義之粗處即是心粗非二致也但古人求義以為聚精會神極深研幾之實而今人於義則以為溺心玩物爭能好勝之具此則古與今之不同而非所以為義與德之辨也

○自行束修以上

筆解韓曰說者謂束為束帛修為羞脯人能奉束修於吾則皆教誨之此義失也仲尼言小子饒拂退束修末事但能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李曰誨人不倦此其肯也明儒經翼曰束檢束也修治也急而不修固無可誨之機修而不束雖誨之亦無益也惟無所因緣自行束修精神志意專一凝聚則受教有其地矣故夫子未嘗無誨如互鄉童子潔已以進而夫子即與其潔可知若曰十挺為束則世儒云耳非聖人意也石渠意見以為聖人非為束修之禮而教人蓋言能自行檢束修治其身者是為誨飭之人有受教之地吾未嘗不誨焉否則誨之亦不入故不誨焉即下章之言觀之則知聖人之教人不論束修禮之有無也又按後漢馮衍傳注束修謂約束

聖人君子之德也
云凡神聖之明
有本有末
所貴者有本
而所務者有末
於此而見其
而於彼而見其
存乎心而見其
存乎心而見其
存乎心而見其
存乎心而見其

聖人君子之德也
云凡神聖之明
有本有末
所貴者有本
而所務者有末
於此而見其
而於彼而見其
存乎心而見其
存乎心而見其
存乎心而見其
存乎心而見其

修身又可見非禮物也
○不憤不啟

學記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說苑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兩之非其人如聚羣而鼓之白雲許氏曰既憤排而啟發之則感之深守之固未能憤排而教之出於勉強終不濟事雖能憤排而告之又須舉一隅而能三隅反然後及他事若未能反而又告之則學者倚靠簡請問都不自去推充天下事理如何盡教得聖人教人只是提箇綱領與人使人自去理會講錄云憤者啟是略開其求通之意排者啟是略達其欲言之機亦非盡言以教之若盡言了何以又云舉一隅舉一隅貴憤排二句說舉一隅以啟發必待以三隅反然後復教之而盡言以啟發也隅者是借用的道何隅之有舉一隅亦不是即時要人反恐遲鈍的人難就曉得三隅只令他自己去理會若不以三隅反便是不肯用力的雖復教他決亦不肯用力教亦是徒然耳三字亦不必拘但能引伸觸類自一隅之外或多曉得幾件或少曉得兩件亦是善反的亦必復之然反之之外又以何者復之也蓋道理無窮難能聞一而知三矣豈無可更端而復教者耶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

曲禮曰里有殯不巷歌達墓不歌哭日不歌 樂城遺言

程正叔引論語云南郊行事迴不當哭溫公曰古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故何可預期 廣弘明集云對山歌笑幸中夏之客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訓困办錄云蓋哭歌不可以無常無常非所以養心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是惟立心勿恒者為然天時忽然而忽然晴者便言氣候不恒感不恒之氣者淫而成疾故凡情之無恒者其病心亦多矣夫子之心其天之定者歟

○子謂顏淵

前漢書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 晉書曹毗曰大人達觀任化昏

漢書

卷之十二

十

曉出不極勞處不巢暗運屈則舒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圓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寶也 孫盛撰聖賢同軌論曰大聖知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吹微故與聖而節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率吹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是故箕文同囚兆元吉於虎兇之吻顏孔俱否道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 因應對接群方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欣理樂易有待而亨飲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為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休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為勝仰慕淳風故有栖峙林壑

若以許之倫者言行執轡如光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 南齊書張融曰行藏匿於用舍應感亮於國會

何吉陽集云予觀孔氏之門自由賜而下各達其所能為斐然不可掩已而顏子獨闇然莫得窺其迹泊然若無所與於人斯其所能為其於天下國家何如也然聖人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倘非其所能為理人亦惡得亟與之已而顏子亦以為邪請且自言其意苟得明王事之願興禮樂於天下則其所能為若又有非違果藝之材僅足以從政而止者由是觀之顏子之用於天下者固不必其材之燁然外見也 朱子語類云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今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 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一審蓋開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又更審一審 莊子庖丁解牛神妙然每到族心必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 曰雲許氏曰用舍以身言行藏以道言是正指行藏之道而言人用我則行其所藏之道於外舍我不用則藏其所行之道於身惟孔顏有此可行可藏之道行藏字不比仕隱字行謂見之行事藏謂卷而懷之看下有是二字則行藏意使自見 二程類

卷之十二

十

語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用之則行舍之

則哉皆不累於已爾 講錄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以素行沈懼是心裏懼成是成其事懼亦不是畏縮乃謹嚴而持重也成之須是快斂乃動出於萬全也此等人行三軍必能取勝而無敵於天下是則夫子之所與有矣 口義云臨事而懼者理足以節制之好謀而成者理足以成全之都不是思慮血氣用事了 尚友軒臆言懼則不以必勝忘敗是以不敗謀則不以獨智俾成是以能成 疑問云子路只恃已之勇謂可行三軍不知軍政有見可而進者有知難而退者與用舍行藏道理一般夫子夾谷之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非子路之所與也 舊唐書史臣

敬錄

卷之十二

三

曰古所謂名將者不必蒙輪拔距之材拉虎批熊之力要當以義終始好謀而成

○富而可求也

史記貨殖傳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困學紀聞云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庶幾乎無欲矣 朱子語類云讀富而可求章曰須要子細有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因舉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在丁做小人之說 龜問云如不可求如字非疑辭乃倒遶口氣言若求不得不如從吾所好也所好上着一吾字極親切有味 知新日錄膚見云註中則安於義理而已矣是傍人看

出不可作聖人口中語曰從吾所好之義理也此謂從所志云耳不必教人所為也好字不可作色相不可說所好何物所宜云爾人各有性第宜此不宜彼彼既不可為何必拘鬱自家性第

○子之所慎

禮記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解醒編曰齊戰疾是形容孔子戒慎之象非謂惟此三者加慎也孔子無戰之時安得謂戰而慎且所慎僅此三者不亦淺之乎言聖人耶易曰齊戒神明言齊也詩曰戰戰兢兢言戰也易曰無妄之疾語曰三疾孟曰寡人有疾皆疾也聖人之心不必有齊之時而其湛然純一者若無時而不齊不必有戰之時而惴惴危懼者若無時而非戰不必有疾之時而時時戒謹時時省察若恐其為此心之疾信乎聖人之心無一念而非慎也 望崖錄內編云子之所慎齊戰疾子中歲懺悔因病思玄實借三言以為日課晨起焚香誦經夜則冥心靜坐絕房室滌滋味嘗使清淨靈明之氣在躬此吾之慎于齊也晝之所交夜之所夢凡功名貨利聲華嗜好機械牢籠好勝憤恚等念隨有發處必以慧劍斬之務使本來面目古德訓言常為勝主此吾之慎於戰也 稟氣素弱作用小過病態立見朝夕起居事事懽懽者不令快意適可而止即觀書探道不損夜氣隨事應機不涉躁心此吾之慎於疾也

○子在齊聞韶

禮樂志云夫樂本情性決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遠齊聞韶左傳季札見舞韶削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憐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董仲舒曰王道雖微缺而莞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班固幽通賦曰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逡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

樂律章

卷之三

四

不知肉味故樂作獨樂人也又以正人大矣哉私明集云遠聲見陋於近耳孰能忘味於聞韶哉朱子語類云史記孔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當點蓋是學韶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路史曰后夔之論樂宋子京乃以為推炎舜德而修言之不知聞易水之歌者至於怒髮衝冠聆房陵之謳者至於流泣沾水則遜群后諧謔尹非汎辭矣劉琨清嘯而群胡為之長嘆羅園劉疇吹笛而群胡為之倚泣卻去則格有苗則虞夏非誼語矣棠梨之花羯鼓而絃美人之草度曲而舞而况有情之鳥獸乎唐之園陵王衣晨舉漢之祠室房戶夜開而况流光之祖考乎宮樂一奏而黃鵠下籟中呂一叶而

黃帝純林然則鳳之嗒嗒又何足異耶雖然特類之召鳥是上窮虞帝之妙哉仲尼曰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如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孔子寢夢而見周公樂琴而見文王神交氣合千載一日其聞韶也其身固已揖遜乎虞氏之廷際孔官之肅穆而評合止之宜矣此所以一為感悅至於彌時猶口興也惻然忘味夫又烏知耳目口鼻之在我而聲色臭味之在彼哉餘冬序錄云子在齊聞韶或作在齊聞韶音則是以三月為音字也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傾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

樂律章

卷之三

五

肉味升鉛續錄云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若如其說則孔子之視舜方而小之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為君夔與樂則其感宜矣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于齊庭詫舜也非詫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孔子聞韶而嘆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篡弑乎有所感也此一說也仲谷陳氏曰或謂陳舜之後故仲奔齊故亦有韶此說非也敬仲在陳非司樂之官豈知韶者嘗考當時諸國惟魯樂最備季札來聘見舞韶削者則魯有韶舊也齊景公三十一年太師師自魯適齊夫子亦以是年適齊明年夫子與太師論樂聞韶音齊無韶而曰

自韓始 原旨愚按昭公二十五年夫子適齊至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夫子嘗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以由是伶人賤工皆能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然後太師擊適齊是夫子在齊太師擊尚未適齊所謂語太師樂者當是在魯之日故有闕唯洋洋之嘆以為在齊論樂聞韶音則附會之說也魯之有韶不過樂工能演之而已若天覆地載之妙則必有真得其傳者或齊之韶為歌仲之所携未可知也且微子非司祭之官而抱祭器弗周安得以歌仲非司樂之官而遂謂其不知韶也使擊能知韶則夫子在魯何不聞之而至齊方始聞之孰能知韶致夫子學之則又何待於夫子之語之也凡此皆附會之說也 口義云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者言樂之變遷不意想到得蓋神化莫測無所容其思者也此便是盡善盡美武王不得處蓋武王有反身之功其武亂而後意想可得而到矣 夫子聞韶如聖人見聖人便曉得他心事若大賢以下便不能如此季札觀周樂亦是想衆箇意思而已遷落第二層 講錄云夫子之心原自有韶在故聞之而即感天機之相迎也不圖句不是前此不信今纔信之蓋前此但得於彷彿今日却得聞其真深知其妙處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想夫子到此時直是心醉神怡恍遊虞廷之上矣 淮海近語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謂不圖太師擊至齊為韶樂之至于斯非謂不圖舜之為樂至

於斯也 口夫子為衛君年 白雲許氏曰怨乎所謂怨非必形于辭氣之間但其心有不得已之意則為怨矣由是觀之則是夷齊之心皆以為必當逃而惟恐國家累及于已無一毫不得已而出之意通義朱子曰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二子不交讓則心不安心本仁縱傷著本心則不仁矣或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凡讓出於不得已則有怨二子之讓是合當如此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夫子告以求仁得仁謂是合德地若不德地是去仁而失仁矣 朱子語類云伯夷不敢安嫡長之份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遠便是求仁伯夷安于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規矩之慮這便是得仁 路史曰姑述于南一事以明子貢之問而信後世學者之弗察也子南公子郢之字靈公之介子而黃犢之弟也黃犢既奔靈公游於郢子南僕公曰子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雲公堯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也異它子君沒于郢之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子南之德實饒夷齊孔子居衛蓋有疑輒逆德不可為君而子南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以為問夫子以為古之賢人求

謂者錄云疏
目謂以事節
下其亦大言
已其言未見
論語一言也
而得仁侯趙
其如此其非
沈陳橋之第

仁而得仁者蓋以明其志之得也始叔齊之遜夷也固以夷長而當立也曰無兄弟之義何以為國夷以為叔齊為父之所命也曰無父子之義而又何以為國愛與俱去一遜而兄弟之倫正再遜而父子之義立兄弟正父子立而君臣上下之分定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故聞夷齊以遜國為仁則知夫子不為衛君而歸賢可知矣當夫人之以君命而立我承之可也而固以輕在辭此叔齊之義也使輕當時途巡側避授之子郢以俟養暗之入則伯夷之舉矣而顧不知是方且耀耀周章固位仁人君子忍言歟豈儒先而猶昧此乃更以為夫子善夷齊兄弟之遜為惡養暗父子之爭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理者也豈較是非曲直哉

容齋隨筆云說者皆評叔齊之是非多至數百言惟王逢原以十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最為簡妙楊中立云世之說者以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得其旨矣原旨子貢問夷齊何人必先知夫子應以為賢人其緊關去處正在怨乎二字 淮海近語曰求仁得仁已是指遜國之事但未顯言耳仁人心也即之此心而安則得矣何怨之有苟若少有不方便有許多怨悔觀夷齊即之此心而安不免於怨見矣知夫子之取夷齊則非報蘭也見矣觀他日為政必先正名則夫子豈特不為所以扶綱常於既墜者又可見矣

○飯蔬食飲水

原道訓曰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為樂不欣欣其為悲不愀、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悅既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文選班孟堅曰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 稽中散集云意足者雖耦耕則畝被褐暇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遠而不乏 朱子語類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以不義乎曰這是上蔡說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舜

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 白雲許氏曰此聖人就所居地位言其樂若聖人居富貴則樂亦在富貴居夷狄患難則樂亦莫不在其中即君子無入不自得之意 閩南道李源流李堯卿舉明道先生云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其竊意宅百揆摠元戎之任與高卧草廬悠然自樂者其理則一所謂為樛櫨回同道也萬變乃人之萬變在吾心實無一事吾之所以為心者蓋無入而不自得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而已不審是否朱子答曰吾之所以為心者如何而能無入不自得此須意會不可只作閑話說過便休也 白沙先生編云夫子謂不義而

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謂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 崆峒子曰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漢以下儒者只言富貴如浮雲過矣斯中庸之解也 曰義云樂在其中性中所有故也若不義則雖富貴如浮雲之不相作性中原理與吾無所感故也 初問云樂在其中夫子忘之也非是以此為樂 表了凡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先提此句作主則下面皆理人心中心事矣雖字下得好見首二句乃夫子設言處窮之境非實事也用其視二字見不義二句就指貧賤時視他人富貴如此捲來只是能安窮也舊以飯食為菜食今以為飽飯豚凡人之樂待境而生者亦逐境而變聖人之樂不生於境而生於心故雖疏水曲肱而樂亦在焉樂有二種有內樂有外樂吾之心體原是樂的養得好即滿瀝活潑有陶然之真怡然之適手舞足蹈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此是內樂云樂在其中者樂在內出也食前方丈驅騁田獵等是外樂世人愚昧舍內樂而專求外樂聖人知外樂並無可樂故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只一富字已與疏水曲肱相對貴字又出一層故用且字浮雲之喻極佳不但轉也虛世富貴倘來無常如浮雲之隨風往散而過眼即空也勢利赫奕不惟能知人之欺亦能知人之心如浮雲之變幻出沒而頃刻萬狀也不義之物污壞人性靈如浮雲之翳太虛而蔽日月以掃蕩潔淨為快也 夏官明曰飯疏食飲水二句只開開

說過初無有箇困極及人不堪我獨樂之語若如此說便不是樂 鄭樞隱富貴如浮雲賦云義重所守雲輕不居奇崇高而非據等語薄之無餘比赫之樂不曰於道德似悠々之質且寄於空虛推在天之所自諒於我其焉如昔宣父以飲水為娛枕肱方息原憲在左顏生侍側感落以抱影見英英之改色明徵暇室之誠窮彼吉凶淫憐出岫之容齊乎失得且曰得之不處生也若浮陋炎災之色鼎食皆虛仰片片之多烟空如寄倏忽時亦悠悠揚日曛垂一言于百代揖萬國之孤雲月榭風臺空復散其蕭索落局黼帳皆不駐于氤氲可以定聖哲之窮達審是非於得否 文苑 英華

○加我數年 卷之十二 三十一

乳鑿度曰仲尼曾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旆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何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後息志傷執轡正史五十究易作十翼 史記世家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 漢書儒林傳云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 劉炫問易文中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 京氏易積筮法引孔子曰八卦因伏羲墜于神農重乎 八純聖理玄微易道難究近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于六十四所二十

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
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
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
含萬象 程氏外書曰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孔子
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辭既著易道黜
八索則易之道可以無過謬言學與大皆謙也 程氏遺
書曰當孔子時傳易者文辭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
辭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書惟孔子能正之使無過差
留青日札云五十學易朱元晦言孔子年已七十劉器
之言五十乃卒字之誤皆非也宣尼世家云孔子晚而喜
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
謀維幾 卷之十二
我於易則彬彬矣易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傳續于
十究作十翼蓋仲尼自言加我數年如五十之時以學易
則可以無大過之事矣是加即史記之假也謂假使也五
十即鑿度之五十也謂能如壯年之精力也大過即易之
卦名也謂可無大過之失也宋江鄰幾云五十踐衰境加
我在明年夫易治世之經也而亦可以養生故隱士玩之
不外乎陰陽消息之理而已異端之言曰讀夏歸藏用之
以飛行 路史曰五十者知命之年而易者窮理至命之
學也以知命之年為至命之學可以無過矣而必曰可無
大過是則小過者聖人猶未敢自必其無也 明儒經翼
貢氏曰孔子五十學易不止是韋編三絕亦不但是觀象

玩辭觀象玩占人生動息酬酢時時是易無極直精同一
主宰動靜閒關同一氣息順天時行便是學易學者知微
之頭可以入德 翼疏王子曰易者吾心之陰陽動靜也
雲靜不失其時易在我矣自強不息所以致其功也 孟
我疆曰孔子仕止久速為聖之時皆於學易得之其贊艮
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可見也
馬鍾陽曰玩軋一卦自強不息與六爻之潛見惕淵飛
亢自如學至作聖其進德修業亦終身為之不能盡者夫
子所謂學不但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其欲
及時以進修於學問仁行不息上尤喫緊者 講錄云也
我數年不足加年紀須以工夫說 解醒編云五十學易
卷之十二
今明是孔子五十歲以前時說話史記世家年幾七十不
足憑也史記帝王世系及春秋戰國年月許多差訛安可
以證聖經且劉聘君曰卒以學易豈成文理語曰五十而
知天命易曰天命人事之與也有得于易何天非人何人
非天 准海近語曰五十學易非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
十之理教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
與十參天兩地而併數合參與兩成五行之成十五者十
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伍錯綜易之理數盡於是矣透得此
五十之精微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皆不能外所
以天子謂為無過 袁了凡曰改加作假做五十作卒皆
非易理精微非旦夕可學須加數年之功而用此五十以

去學易玩本文以字則孫淮海之說是也易變易也凶者
吾變之而為吉者吾變之而為祥夫是之為易能明乎
易之理則捭趨避之權造轉移之命雖未必能令毫有合
然亦不至大有過差矣大過謂大者過也就造化說若論
人事則不特無大過也

○子所雅言

朱子語類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為儒者只是習
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
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事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
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
人亦只是許多事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

○朱子語類

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益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
執 傳疑錄云執禮執字當是執即著字之誤諱著執執
字相類執樂也是即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與四
教亦是四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朱子語類因說費廣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
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為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
法也 李延平曰元晦謂費廣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聖
人自道理中流出即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也此三
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
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胡子衡齊曰憤之義從

心從費廣即明也唯孔子設之不以氣昏不以欲蔽 明
儒經翼王氏曰費廣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
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
得也 解醒編云發憤忘食三句是聖人體道之心純然
無間也不必今已得未得聖人於道何嘗有未得之時耶

費廣是心一於道無間斷急情處樂是心一於道有活潑
融通處憤非迫促之謂也時時發憤則緝熙光明無往非
樂樂非放蕩之謂也時時而樂則優游浸漬安往非憤自
少至老只是此心無間故聖人之於道也終身而已 疑
問云分明說一生是學却不露出學字 淮海近語曰忘
食忘憂忘老忘死只在好學兩字盡之聖人之心全不使人

○朱子語類

欲相干便時時是發憤全是天理流行便時時是樂無時
不發憤無時不樂只是此一項工夫到老真無一息間斷
不知老之將至此心之外無餘道此道之外無餘學此學
之外無餘能其為人也如斯而已 李南黎曰葉公之問
只是問孔子何如人耳原未見他非所問而問處葉公發
問已有高視孔子的意了子路不對益重其疑矣故自道
為人之實以曉之其為人也四字便有無以異人的意三
句總是學之不厭一句

○我非生而知之者

抱朴子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
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故能究覽道與窮則微言瀟瀟古

如同日知八荒若戶達料玄黃於掌握雖未北以如成
芳令問捕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濤訪鳥磬而洽
東廬踏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靈寶而知山
隱因折俎而說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姦而覺
聞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 口義云聖人無所不知
人只說他是箇生知不知也從學來但其學不是口耳之
學古是已事既謂之學少不得從見聞入聖人與人一般
學但聖人心無遮蔽見着這事理就契于心汲汲然敏以
求之自有不容已之意雖聖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乃
所謂學之不厭也蓋當時之人既以聞見之博為學而又
以不學而知為聖人連生而知之都認着了故聖人自道

談經黃

卷之十二

其實如此 心齋王氏曰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
禮學易遂既研磨方得明徹之至

○子不語

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前
漢書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
不可固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
稱奇怪鬼神者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
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聖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鹿門子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折怪甚也聖人謂一君
之暴災延天地故諱耳然後世猶有窮山以召災極暴以
致異者矣夫無紂之君握鉤仲鐵樞梁易柱丰格能棄走

及虎兇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身勇而喪
生然後世猶有喜角觝而忘政愛拔拒而遺賢者寒浼竊
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蛇豕
民為淫賊然後世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
畜乘龍周穆譙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以幻
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然後世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
祠祀以祈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
世範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首語怪力亂神也吾恐
後世怪者不在于妖祥而在于政教也力者不在于角觝
而在于侵凌也亂者不在于衽席而在于天下也神者不
在于機鬼而在于宗廟也 顏氏廣異記序云欲觀天人

談經黃

卷之十二

之際變化之兆吉凶之源聖有不知神有不測其有干元
氣汨五行聖人所以示惟力亂神禮樂刑政著明聖道以
糾之故許氏之說天文垂象蓋以示人也古文示字如今
文不字儒者不本其意云子不語此大破格言非觀象設
教之本也大鈞播氣不滯一方樗枿為黃熊彭生為大豕
蓂莢為碧舒女為泉牛哀為虎黃母為龍君子為猿鵠小
人為魚沙武都婦人化為男成都男子化為女周娥舂墓
下十載却活羸謀暴市六日而蘇蜀帝之魂曰杜鵑炎帝
之女曰精衛洪荒窮寇莫可紀極古者青島之相冢墓白
澤之窮神姦淫之命夔以和神湯之問華以語恠音聞魯
聖形鑠夏鼎玉牒石記五圖九篇說者紛然故漢文帝召

賈誼問鬼神之事夜半前席志恠之士劉子政之列仙詩
雅川之神仙王千午之拾遺東方朔之神異張茂先之博
物卽子橫之洞冥類黃門之稽聖侯君素之旌異其中神
奧爾君之真誥周氏之冥通而異苑搜神山海之經幽
之錄襄陽之耆舊楚國之先賢風俗所通歲時所記吳興
陽羨南越西京注引古今辭標淮海裴松之盛弘之陸道
昭等諸家之說蔓延無窮國朝燕梁四公傳唐臨冥報記
王度古鏡記孔慎言神怪誌趙自勤定命錄至如李康成
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路史云無物不有而後為天地
無事不具而後成世道子不語怪豈不言邪正自難言之
耳申生之託狐突彭生之盪齊侯與夫秦謀七日而蘇荀
蘇維彥 卷之十二 天
偃視不受舍毋枉平吼伯有介馳先民紀載良不少矣四
海之外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二體旁口反舌交脰反
踵馬首狗蹄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句歧踵半體再耳毛
身玄體貫句離耳無腸豎頭羽民尾撲不啄狗頭獸大渾
鬼野义落利充切其間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有不死之
草東方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
鬼豈得謂之無邪聖人慮天下之紐于惑也是故推至道
開運道以引之正然而祥桑蜚雖有城戴鬼之類尚筆于
經是豈以今世哉此其有以見天下之曠知鬼神之情狀
者也夫極天下之異而歸之正則正者不能以復異矣伯
益之所記齊諧之所識予正恐其未廣也使世人知物我

之不殊同異之一貫則怪亦常矣又奚俟於觀流履而太
息哉 大全問孔子所不語亂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
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
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理民彝故所不語 中玄
問辨錄云問子不語怪力亂神何意曰怪方懼人之惑也
力與亂方懼人之逞也自不可語神非人之所能知故亦
不語也曰不語而已記之謂何曰正唯聖人能不語也譬
如伊川先生每遇恠異之事必力破其無意豈不善哉無
證之辨人必不信故知不如不語之為妙也曰陰陽不測
之謂神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何謂不語神曰此易理之精
微故於繫辭一二言之耳平日語言何曾及此然平生止
談錄彥 卷之十二 天
此一二言則其不語又可知矣 適園集云怪神聖人所
不能知也力亂聖人所不欲知也故不語
○三人行
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實不貴其師不
愛其寶雖智大迷 簡端錄云三人中不善即惡師亦於
是乎在矣必曰三人者一人行二人中易後六四所謂中
行也不然奚擇之有不曰居而曰行行言事居言志師事
乃實師志乃虛 中玄問辨錄云問三人行必有我師何
如曰此言師道既甚廣而又甚近令人目豁然書曰德
無常師主善惟師言師之廣也然猶專指善言也至於惡
亦可師則師益廣矣同行即有師則師亦近矣蓋道無不

在則心無不在則學無不在為勸為戒觸處皆然有餘師也而亦何常師之有曰三人同行其一我他二人者一善一惡是否曰三人同行安得有一善一惡或皆善或皆不善而就中有一善或皆善而就中有一不善皆是也原旨三人行或一善一不善或兩人俱善兩人俱不善無不可以為師擇在前從與改俱根擇字潛夫論曰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去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也自警編云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它箇能磨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天生德於予

自警編云人只為不知命故纔有此事便自勞攘若知微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為臧倉所毀不過魯侯而以為不過非臧倉之力蓋知命也中玄問辨錄云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言其不能違天害已也何乃又微服過宋曰天命有所當安人事有所當盡使天命不能安則遇禍之來此心無主徒爾倉皇何益使人事不能盡則觸冒禍機自喪虎口亦立乎巖墜之下非正命者矣故必安命而又盡其人

事乃為理人之道也

○二子以我為隱乎

淮南子曰理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謝顯道曰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詩云鸛鳴矣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烏得而隱哉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顯理人亦烏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以為有隱乎我者也維摩詰經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宗鏡錄云圓機對教無教不圓理心涉事無事非理傳

○天生德於予

燈錄云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曰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五燈會元寶印云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為具體畫平生力量只道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兩玄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今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林間錄云如秋滿月虛空顯露清淨無翳人皆觀見如來之言亦復如是開我頭露清淨無翳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大慧語錄云無心是道道非物外只以此心說法只

以此道度生以此道度生無生可度以此心說法無法可說
說是真說法無生可度是真度生 石渠意見補錄云註
謂與猶示也意見以為聖人之意若曰吾之迹陳蔡楚衛
等國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同行動靜云為衆所共見共聞
肩嘗有所隱乎如此說與字不作示字解亦通 就正臆
說云聖門未嘗不言本體但意在言外能者得之非若今
之談光景說效驗也如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指本體
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指本體也逝者如斯夫
不舍晝夜指本體也何待明白又不道破說盡如古人之
文唐人之詩皆是見得此含蓄意思所以可傳非如後人
忍耐不住一說便盡斷然無餘味矣 海藏編云吾無行

談經

卷之十二

三十二

而不與二三子者此語是孔門塗毒誦讀者且莫草草看
叙且如何是孔子行處著衣喫飯是孔子行處早起夜眠
是孔子行處坐談論是孔子行處這俱是孔子行處有
何奇特若云有奇特處一切人豈不解著衣喫飯早起夜
眠坐談論也若云無奇特處孔子又何必與二三子二
三子又何必孔子與也且如何是孔子與處不可止說動
靜語嘿無非道又如何是二三子見孔子與處不可止說
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若如此註解去于吾夫子微言
有何交涉在當人自會難以言詮也 解醒編云無隱一
章獨提出一行字蓋以躬行望二三子也 夏古洵曰此
說不言之教上說聖人之遠真猶天然時行物生昭昭在

目豈容一毫藏匿觀面相呈頭頭皆是孰非為人主則處
聖人合下見性學入無為之境其種種皆與人指迷于欲
無言即此意也

○子以四教

抱朴子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
居上答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
道未行則不得無文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
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 朱子語類云文便是窮理豈可
不見之於行狀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
忠信也 王伯厚云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
為後自本而末 原旨忠誠心言信就事言文者文藝德

談經

卷之十二

三十三

者德行此亦自門人所見言之非聖人有此四科之設也
且忠信一理但有體用之分耳岐而二之可乎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朱子語類云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
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不及君子
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耳有常者又不
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 天下事大槩既是有恒方做得
成當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行一兩日漸大至到處
湧遂成大溪看來為學亦是有恒方可至於聖人古人斷
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難斷了便不可接 大全
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閭與自有恒而入學而

充之以造於極有至聖域之理虛謬無恒者尚無入德之門戶况敢望進德造於聞與乎學者以希聖為標準而能以有恒為入門其庶幾焉 困學紀聞云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耿子繹論語曰識真常而後能有恒夫真常之體本虛本約而或執之以為有參之以為盈蹻之以為泰故難乎有恒也或識以矣而有亡者在是亡而為有也識虛矣而有虛者在是虛而為盈也識約矣而有約者在是約而為泰也無亡之亡乃為真亡無虛之虛乃為真虛無約之約乃為真約如此乃能有恒何以明之彼聖如舜不可尚矣舍已從人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禦斯其為真亡真虛真

謙錄卷之十二

三十四

約者歟顏子奮志為舜者善無伐勞無施問寡聞不能若無若虛之平度可想已孔氏得之而門人日親有以也彼舵虛無之見以為恒足已自是而不能舍已取人是為無恒人而無恒即至賢且不可作而况可為善人乎况可為君子聖人乎可重者矣 講論云此章於聖人君子善人皆有不得見之數於有恒亦且有難乎之歎慨歎之益深無非激勵學者之意 聖人是大而化之者君子是大而未化者善人是不為惡而猶未至於君子者有恒是重厚朴實而又下於善人者以而為有三句只形容箇虛誇之狀亡是全無有者稍有虛是稍有盈者具足約是拘於泰者從容三為字正見其作為之端此等人一時雖能莊點

然終無實以繼之則其有也盈也泰也亦定不能持久故曰雖乎有恒 章內的意思只重在聖人不重善人君子然要到聖人地位須以有恒為入德之門故未又說無恒者要人反看便知得有恒之義有恒了則以此篤實之心充以君子之學不愁不到聖人地位矣

○子釣而不網

原道訓曰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釣歲芒鉞微給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嫖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擇鳥號之弓彎箭衛之箭重之以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 晉書翟莊傳莊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談錄卷之十二

三十五

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傾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鈞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 晉孫綽喻道論曰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觀生肉至則不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於昆蟲每加隱惻生育之目篤矣仁愛之道盡矣 何承天達性論曰行人侯風暴敗漁候射獵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麝知庶人不數畧行葦作歌霄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遇五犯是翼股后改祝孔釣不網所以明仁道也 荆楚新語云一道人說論語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頗有理云此兩句是聖人心存教化聖人本無心于取物其釣而不網者示其貪則取之也弋不射宿者示其動則取之也其意在干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爾

朱子語類卷之九
論學
論知

不然聖人豈徒為是也哉 余亦嘗記曰鈞而不
網廉無咎乎不射宿靜無咎乎豈惟得聖人之仁馬亦
所以教物也

○益有不知而作之者

朱子語類云知之次也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 振
子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萌于聞見所謂
德性之知知之上也聞見之知之次也 卓若水曰此
章正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意聖人
此說甚多不知而作與吾豈不知而作不同乃是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之意其言曰固有聖人天縱從容中道不待
知而作我不到此地位也我只是學而知之多聞擇其善
者而從之多見擇其善者而識之所以能有所得我非生

朱子語類

卷之九

知知之次也此意甚明 明儒經翼王氏曰此言正所以
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
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
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上者
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 鄒東廓
曰擇善而從此善是聞見中得來於真體隔隔一層學者
以良知為主則聞見皆良知運用以聞見為主則良知隨
聞見轉移 水西會語曰有德性之知有聞見之知德性
之知求諸已所謂良知也聞見之知緣於外所謂知識也
古鑒千里辨諸此而已在首孔門固已有二者之辨矣孔

朱子語類卷之九
論學
論知

子曰益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言良知之無所不知
也若多聞多見上擇識夫免從聞見而入非其本來之知
知之次也 孟我體曰愚聞之師曰此一節是孔子不以

生知自任而以學知自許也不知而作生知也如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之聖我不能也我不過多聞而擇多見而識
學而知之者也故曰知之次也生知只此良知學知只此
良知孰為德性之知孰為見聞之知乎未之思耳除却聞
見無良知除却良知無聞見 袁了凡曰此夫子以真知
示人欲人求知于聞見之上也人不能起知于德性而求
知于見聞多聞而從多見而識靠耳目竭聰明推測擬議
豈無所通曉然明不出目聰不越耳卜度成悟終屬影響
不遇知之次也非上之學者欲實知其理慎無重聞見而
輕德性也哉此理原無難處不屬觀聞何待多聞多見原
非分別思量之所能及何用擇識夫子曰知之次已明說
他非第一義矣

朱子語類

卷之九

○互鄉難與言
困學紀聞云關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疎是以知
心之易放互知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
之可移 學殖解云互鄉難與言則孔子難與之言必無
救於將來此門人所以惑矣孔子承之曰吾與其進而來
見不與其退而為不善也吾何為已甚也人能潔已以進
善與其潔也安能往日之不善也十四字自不錯 琳公

云此互卿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為一句言此卿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卿皆難與言也 丹鉛錄云宋人議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千李斯而有坑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後漢賈徽傳郭林宗曰賈子厚誠實山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遂互卿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仁遠乎哉

文選張茂先詩曰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象解玄舉 大全朱子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 論語則曰何以欲仁而仁至也非至自外也自至乃心也仁即心也何以仁即心也仁即心之生理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即其生之性也故欲仁即仁矣不欲仁則不仁矣欲也者良心萌動之幾也物有蔽之則心死心死則無生理無生理則不仁故其不仁也心自為之也其仁也亦心自為之也故仁在自欲之而已矣記曰可欲之謂善 口義云我欲仁斯仁至言動念處便是仁非有待於外求者以此見仁之不遠也此節蓋為求仁于外者而言 胡子衡齊曰古者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言弗覺也誠覺則痛痺流行而仁理在其中矣豈覺之外別有痛痺別有仁理哉 講錄云仁遠乎哉

座說我欲仁二句正見仁之不遠欲字不止心象欲須實為仁之功方是欲仁斯仁至矣斯字甚緊謂至之甚速也終見得不遠之意 袁了凡曰不曰不至仁而曰斯仁至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國有之也仁原是心德心存即仁存原無間隔我亦重仁本在心所以放而失之者誰所以反而求之者又誰乃我也故自我而欲仁仁即在我前念迷即非仁後念覺即仁只在一念轉移之間其機甚近且自人一向迷溺並不知反忽一日不安于陷溺而自我求仁此真心也真心一動則物欲俱消蓋一念猛者即可以開百年之蔽細者此是實理況仁非外物此仁無私即仁我欲無私有何私不遐噫以無私為欲則其欲也不落情念由此心而渡則其至也不涉程途仁果遠乎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史通云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禮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初弑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語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散問對以知禮 路史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故內有四姬而晉侯之疾不差姬姬禍福之階也是以君子不取同姓昭公娶吳宛不書姬若盧漸終娶慶氏而云宗不避予后之妹歸於呂平茲何可據王莽昏宜春侯女以為姓出各別稱之曰宜春氏豈知所亦齊之王邪臨淮

陳橋劉頌近親養子姑陳而冒其姓及納頌女則亦以爲
純索陳曰同出于舜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劉假既婚劉
時太常非之則更以爲鍾出鍾離胡同胡母卑後相婚不
以其本爲悔於是貽書下臺以謂光母之婚正姓分絕于
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而苟松適以爲可吾乃不知
我舜大恩反爲後世亂倫無禮之魁邪而禮傳遂有上古
五世通婚與商人六世相婚之說豈非小人冒禮者之自
爲也乎夫小人之犯義易嘗不以聖人藉口哉禮聖人之
所性而聖人體之兩自出也狂者嗜屑指醉者張士其顧
謂者亦爲之乎 禮記子云娶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營春秋猶去夫人之
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
若依春秋之例如夫人齊女即云姜氏至自齊以例言之
此吳女亦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則諱其姬姓而不稱
夫人姬氏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曰吳也其死曰孟子卒
者京十二年稱孟子卒若其不諱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
取同姓而云孟子卒皆爲同姓諱之也 白廟通曰臣所
以爲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
故論語曰陳曰昭昭公知微乎孔子曰知微此爲君隱
也 朱子語類云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葬法則如
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爲之也當時吳越中國無伯主以
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 吳若昭公

一說名取于吳
乃同姓謂之吳
孟子卒吳女
則名不諱矣
句疑多

亦是藉其母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王葬法則
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既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
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東萊漫語云人之過失未嘗
無解歸惟孔子聞陳司敗議其黨自以爲幸更無解歸之
意後之訓詁者便替孔子尋出路此正是黨此等景象心
術不可不思 詳錄云春秋於此事亦止書孟子卒而不
稱夫人若非夫人然者諱之也凡事屬于魯君試則書魯
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居已而與強國之
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役公而書會此類
皆是爲君父諱也聖人之忠孝如此哉 新唐書李德裕
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
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焉覆與臯陶轉相汲
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 宋史滕元發傳神宗曰卿知君
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
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維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
殆神宗以爲名言太息久之
○子與人歌而善
樂書云古之善歌者必先調其氣其氣出自臍間至喉乃
噫其詞而抗墜之意可得而分矣夫不至於抗越細不至
於曲微末有不氣盛而化神者矣是故聲振林木響遏行
雲者素青也泉湧而流鱗魚赴節者舒氏也大風隨至者
夏統也餘響統振者韓城也動梁塵者虞公也動草木者

力仁是全体當時學者皆知以仁聖為學只是求之高遠如太宰以多能為聖子貢以博施濟眾為仁求在末梢上去了故夫子反而言之欲人從心上體驗為不厭教不倦正是從心上體驗功夫為不厭者理純于心無有厭教此是誠敬教不倦者理通於人無有倦怠此是明處公西華至此而忽聞至論從自己心上體驗纔覺其難故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石渠意見云集註釋為之謂為仁理之道意見以為孔子既不敢當仁理之名又豈肯言我為仁聖之事而不厭以仁聖之道誨人而不倦乎為之為猶學也 知新日錄賈見云不厭不倦皆天機不能自己處性休稍滯滯着勉強勉強不能久則厭倦隨之故不厭不倦談經苑 卷之十二 中

正所謂仁聖也以其一團生機自運如天輪然終日翻轉無有停息若著人力推撥縱動終有間歇時矣夫子特以二者為學仁聖事不知仁理於何處見得毋亦造位自然不待勉強其於事為上見之不厭不倦皆自心帶隱微快樂處出來無此勉強即純亦不已至誠無息之心休所以能不厭不倦處是仁聖公西華正識破其所以然 初問云不厭不倦分明是仁聖純亦不已夫子以勉然者自居而公西華則已窺到實體處夫子不覺其為仁聖華已見其仁聖矣 卓吾李氏曰今人把不厭不倦做題目在手裏做安能真不厭不倦也聖人只教人為學耳實能好學則自然到此若不肯學而但言不厭不倦則孔門諸子

當盡能學之矣何以獨稱顏子為好學也邪既稱顏子為學不厭而不會說顏子為教不倦者可知明德親民教立而道行獨有孔子能任之雖顏子不敢當此矣 羅念菴云萬物吾之一體也教不倦者即學之不厭

○子路請禱

風俗通曰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乎荀瑩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灾自取之厥咎響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禱轉為福矣 潛夫論曰凡人吉凶以人為天主以命為决行者已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在於已者固可為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祝者蓋談經苑 卷之十二 中

所以交鬼神而收細微耳至於天命末如之何管民人之請謁于吏僅可解微過耳設有人於此晝夜悞侮君父之教于犯先王之禁不克已心思改過遷善而苟驟數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之禱久矣 舊唐書李藩曰自古聖達皆不禱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為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獲罪孔子以為知天道仲尼病子路請禱仲尼以為神道助順繫于所行已既全德無愧屋漏故答子路云丘之禱久矣 新唐書李藩曰漢文帝每祭輒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具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主人安而福至 小荀子曰天人之應所由來漸

恭不加一毫意思便是安聖人道全德備所發見處中輝
光精彩如玉如金門人識得善觀氣象矣 中有錄云恭
而安安於恭上見之耳程伯子言衆人安則不恭既不恭
必何從著乎設曰安則不恭可曰安安則不欽明文思乎

哭

談苑卷之十三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同郡年友蔣一鰲 校

論語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吳越春秋云古公知季歷子昌聖欲傳國以及昌因更名
曰季歷泰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古公病二人託
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
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共
立以為勾吳古公將卒令季歷讓國于太伯而三讓不受
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 符子曰泰伯將讓其國於季歷

談苑

卷之十三

謂其傳曰泰王欲以一國之事屬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
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
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乃去其國 後漢書范曄論
曰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字寧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
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
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
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享其名於義不亦
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
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
慎哉 獨孤及季扎論云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

之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六
年商始亡且武王三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大
王不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
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綿洪耳議者乃謂太王
有剽倖之心泰伯不從遂逃荆蠻夫以唐高祖尚能歟世
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
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戰商解云福也蓋謂
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戰作翦
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改
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亦許氏曾見古篆文當
得其實但知翦之為戰則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
海之波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
后羿寒浞之禍心乎 鶴林王露曰夫子善齊桓首止之
盟而美泰伯為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泰
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黃直卿曰太伯不奔父喪非本
心也奔則王季辭立矣逃而適他國足矣必之荆蠻斷髮
文身而後已蓋不示以不可立則其心不安其位未定終
無以仁天下繼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蘇子云漢東海王
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
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
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祇一朝居矣王季之
心豈下於叔齊哉然太伯三讓而不夫其正是乃所以為

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 王漸遠青龜集云予按仁山金氏謂太王遷岐乃在商小乙之世值高祖之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年而生太王是太王當商盛時未見其衰也太王胡為有翦商志哉况太王前日猶能遷國以避狄人於相侵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商於未亂之日太王之心必不如是悖也而集註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則失之誣矣又謂不從之說見春秋傳及觀吳越春秋則曰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曜錄傳國以及昌泰伯仲雍知之乃托採藥逐之荆蠻古公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三讓弗受古公卒二人赴夷復逃之觀此亦未見不從事也而勿軒熊氏亦謂翦商乃魯頌

猗猗

卷之十三

四

為此辨及讀二程書明道曰泰伯知季歷之賢故為天下而讓之言其公也而伊川亦云心益豁然 原旨愚按今之稱太伯三讓者俱以為讓天下於商由本文有天下兩字故也畢竟此說不為通論何以言之太王實始翦商此曾人之誇詞非當時之實錄也計太王之時適當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之日當時商方全盛周雖強大一侯國耳豈敢逐有睥睨王室之志哉太伯雖智亦安能遂知百年之後天下之必為周哉泰伯之讓王季也尊父命也重天倫也今舍家遯父子之近而憂及商周君臣之事不以目前可讓之位為言而乃獵取百年以後他人之天下以為讓噫亦過矣曰然則夫子所謂天下者何近歸氏所謂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其論之尤詳茲舉其要云雖與未傳不合學者亦不可不知

猗猗

卷之十三

五

○恭而無禮則勞

筆解韓曰王注云不以禮節之吾謂禮者制中者也不及則為勞為過過則為亂為絞絞確也 留青日札云慎謹也心真為慎不鹵莽也慈悔也賢慈也又畏懼也故曰慎而無禮則慈今注但曰畏懼則但其義未全亦作鯢史記鯢鯢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亦作鯢魯靈光殿賦心惴惴以發皆懼貌也夫以魚以大謂之有畏懼貌可也若从艸又何畏懼之有 左傳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紇而嫉杜註曰絞切也 朱子曰絞如紉兩頭絞得緊都不寬

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
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
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
忘孝也西山真氏曰曾子之故手足蓋以爲知免矣而
易簣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簣猶爲未正也全
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白雲許氏曰
敬手足是以已然者示門人其平生孝謹之誠故也發謹

七

全歸最得曾子之旨全端非徒以手足之不毀傷為言也
天之所以與我者大者能立小者不奪踐形盡性一毫無
所虧失方纔了得父母所生的事信乎曾子以仁為己任
死而後已 尚友軒臆言心齋先生云外守形氣內保其
天啟手啟足曾子之全蓋曾子受於孔子者故危其身謂
之失本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徐幹中論云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
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威德著威德著故可以為法象
斯謂之君子矣 又曰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
也先王之職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 朱子

談經苑

卷之十三

八

語類云暴烈者之過慢柔者之過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
暴則慢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
稍急緩亦是慢正顏色亦著力不得湏是裏面正後顏色
自正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裏面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却
是色莊多見人顏色面恁地而中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
荏色取仁而行違皆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是
與信遠了近字是對上遠字說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
只是淺陋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
信斯字來得甚緊 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順
底意思蓋綠顏色亦有假做恁地而內實不然者若容貌
之動靜氣之出入即容為不得 蓋且之事非是說置之度

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動容貌三者蓋此三者却是自家

緊要合做底邊豆是付有司管底其事為輕耳今人於制
度又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於己身都不照管則是棄
本而求末者也邊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而
可貴耳 大全陳氏曰此章重在貴字上集註舊本則平
時涵養之說也改本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具存不若
今本工夫縝密親切既可以包乎日涵養在內又從目今
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絕之前時無有頃刻之違工夫不偏
其義為長 通義白雲諸氏曰動容貌便當遠去暴慢不
粗厲當文雅不放肆當莊正顏色便當近於信不可色
厲而內在出言語聲氣便當遠去凡陋與背理者工夫全

談經苑

卷之十三

九

在遠近二字上 近思錄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
夫否曰河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慎言語不妄發此
却可着力 陳潛室本鍾集云君子持敬成熟開眼便見
此理更不待旋次安排謂如一動容貌當下即無一點暴
慢一動顏色則便近信一出辭氣即便遠鄙悖若待言動
之後旋次點檢安得相應之速如此持敬工夫須是成熟
蓋斯之為言猶緩斯來動斯和之謂也 士翼云貌也色
也言也天性也遠暴慢近信而遠鄙倍君子之自牧也何
以能遠能近以道正之也道以正正三者故可貴也不然
焉知其暴慢鄙倍而遠之信而近之夫惟有道故心正而
身修光儒以三者為效上六在言美求之深也 石渠意

見以為斯猶須也是用力的字動容貌須要遠暴慢正顏色須要近信出辭氣須要遠鄙倍此乃君子之所當貴重者若遠暴之事則有司之所當管非君子之所貴也或以斯為不勉強自然如此恐未安 中玄問辨錄云斯字有力言統動容貌就要遠暴慢正顏色就要近信統出辭氣就要遠鄙倍蓋君子之道只在修身修身之事最要緊切不可放此空鐫也 仁山金氏曰朱子曰疑孟敬子平日必加詳於器數之末者故曾子勉其以敬身為本考之禮方則孟敬子亦直情徑行之人宜曾子諄諄有鄙倍之戒也蓋遠暴之事則有司存曾子謂其百乘之家禮器有司俱備但暴慢鄙倍之氣不除則非行禮之人爾其後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三

十

子卒誼為敬其因曾子之言而改者耶

○以能問於不能
舊唐書孔穎達傳穎達對太宗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先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已之才孰雖多猶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已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嘿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眾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歸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
朱子曰聖人全是無我顏子是不以我去聲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我鄰無了 車清臣集非

禮勿視云云此顏子克己處也以能問於不能云云此顏子舍己處也二已不同私者既盡八荒洞然不見人我之異其始終如此 王樓雲語錄師云修行之人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勝心有十分工夫便有十分勝心既有勝心則有我相我相勝心作大障礙如何得到心空境界須要重添決烈把自己身心挫在萬物之下常居人後自念千萬不如人然後可以遣却矜勝之心心同太虛則無我也無我則與道相應矣 明儒經翼曰不能有無多寡之類蓋自曾子言之有如此而顏子則無所見顏子渾是虛體能若不能多若寡實若虛犯而不校屢空之象由太虛而後有天之名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以具顏子之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三

十一

殆庶也 聶 口義云人若血氣未盡則有能有不能有多有寡有有實有人有我若天理中皆無之顏子克己功至胸中更無一物為礙不見已之能亦不見已之多故天理流行取善之心無有厭足已不有其有人亦不得而見其有其有也若無而已已不居其實人亦不得而知其實其實也若虛而已人若去犯他他血氣已盡是非之心無緣而起都消融於和氣中更無計較之心都是天理用事故云幾于無我 犯而不較只是此心虛明之極故外物動他不得人心愈有則愈無愈實則愈虛蓋道理原是如此不是有意如有意則為老莊矣 薛子緒言云萬物皆自無而有無其根也能無者謂之歸根無聲無臭歸根

之學也若之一言猶隔影響顏子所以未至聖人 歐陽
崇一云人之病莫大於自是而好勝自是則不能見己之
非而內自訟好勝則不能見人之是而反已自盡以能問
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不自是者也犯而不校不
好勝者也此蓋孔門諸賢之所從事而曾子稱之以警其
門人弟子後世顧謂惟顏子足以當之無乃以為成德之
驗而未知為入德之功與 講錄問不能想是我有此未
能處人雖不能然我未能者他又問得故問之若已能
了又去問人那人又是不能的如何答得却不枉費了工
夫問於寡亦然 多是能之多寡是能之少有即能無即
不能實即多虛即寡但不能與寡指在人說無與虛指在
談經苑 卷之十三 十一
已說 犯而不校不是氣弱不能與之校亦不是隱忍不
欲與之校亦不是慮患不敢與之校亦不是待之以禽獸
而以為不足校包含徧覆不知我之有問於人而愷悌慈
祥亦不知人之有犯於我萬物既皆是我我又將誰校也
從事于斯不是着力去從事是已能如斯也 質言云有
若無二句即就上兩句一順說下不必作推原說 讀書
錄云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重大無所不包譬以寸筵而撞
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 參元稽山承語或問犯而
不校與不報無道何以不同師曰有意無意耳又曰犯而
不校非是不與人校長短且如懸法設科人自犯之乃犯
也設使彼有九分九釐罪過我有一分不是均是犯法非

舊唐書李綱傳
太子每親政事
太子必令綱及
左僕射參政
綱中三理得
太子嘗問綱
綱曰臣之職
當以死之
綱曰臣之職
當以死之
綱曰臣之職
當以死之

漢明帝問曰
綱曰臣之職
當以死之
綱曰臣之職
當以死之
綱曰臣之職
當以死之

彼犯我也聖門之教只是自反自責故曰不校必是我全
無不是彼全無是處然後謂之犯如此而又不校愛敬調
停之心不憚不厭方是好學
○可以託六尺之孤
大全問此章本是稟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朱子
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
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寄命之責
自家雖無欺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後
能臨大節而不可奪雖能死也濟得甚事既曰君子須是
事事理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與做好人只是不濟
得事耳 白雲許氏曰人七尺成人六尺言幼也百里言
談經苑 卷之十三 十二
諸侯之國託孤謂輔幼君寄命謂君諒陰而臣攝國政分
而言之為二事說亦可總作一事說亦可緊要在節不可
奪上 口義曰君子不器又曰可以大受何嘗無才但所
以稱為君子者不於其才於其德故有托孤寄命之才必
有臨難不可奪之節乃可信其為君子故曰君子人與君
子人也言如此則才乃德之發有諸中而形諸外非徒恃
其才者名與實稱不謂之君子而何 中玄問辨錄云必
是誠與才合纔能如此有誠無才必且執滯而不通何以
濟事有才無誠必且遷就而無定更以債事君子才德出
眾之稱故必才德出眾者而後能如此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

宋史年表
朱子集注
而後重
其意以
其意以

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至遠
期惟君子乃能矣 徐幹中論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矣
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
明儒經翼曰仁人心也心體本自私毅不私者蔽之也不
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之私欲不能
蔽累則自無不私毅矣私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
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曾子私毅之說為學
者言故曰不可以不私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體而
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私毅而不知窮理之本惟據
而大之以為私作而強之以為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
私其去人通尚遠也此實公私義利之辨明 中玄問難
錄云道遠是足任重之意死而後已足是仁以為己任之
意曰註云非私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何如曰如
此則破碎支離而失其完理矣何以故曰私而不毅可以
任重乎毅而不私則道遠者何物邪蓋曰士必私毅乃可
以任重而道遠非謂私任重而毅致遠也 原旨云私是
心體不是度量若曰度量便着在氣上說求毅即私之有
終道遠即任重之殺尾處也 仁以為己任只是說任重
死而後已只是說道遠不是做工夫做工夫處却在私毅
二字 初問曰君子任重處一事不肯放過道遠處一息
不肯放過 解醒編云吾人學問志氣要大工夫要久直
須視天地萬物之道無一不會于吾身又須視吾之身無

一息可離乎天地萬物之道如此方可為賢為聖顏子曰
請事斯語欲罷不能曾子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孟子
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便是孔子忘食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氣象私毅二字不必甚分別未有不毅而能任重亦
未有不私而能致遠也 車若水曰任重是治任之任仁
以為己任則是任天下之重之任 後漢書范曄論曰以
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

○與於詩

筆解韓曰三者皆起於詩而已先儒略之遂惑於二矣
李曰詩者起于吟詠情性者也發乎情是起於詩也止乎
禮義是立於禮也刪詩而樂正雅頌是成於樂也三經一
源也退之得之矣包氏無取焉 樂書云學道之序始於
言故與於詩中於行故立於禮終於德故成於樂詩者養
蒙之具禮樂者成人之事孔子之於小子則曰何莫學夫
詩於成人則曰文之以禮樂此禮所謂志之所至詩亦至
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也仲尼燕
居曰不能詩於禮緣不能樂於禮素則禮者又詩樂之節
文也首卿曰學始乎誦詩終乎讀禮是可與立而已以為
學止乎此則未也 二程類語云與於詩須見有著力處
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無所用力處
朱子曰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與于詩與此心也立於禮
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 潛室陳氏曰此章先道而

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為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至其將來得力處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稍德性統統是於樂上得力 石渠意見云集註謂學之初學之中學之終若然則是學之初不可立於禮學之中不可成於樂學之終不可與於詩也恐未是 荆川集云心之不能離乎經猶經之不能離乎心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勿然有興則詩之咏歌闕睢倚那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興固不能離乎詩矣然自其讀詩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游乎闕睢倚那之間相與倡和平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脉之融然以液也則是學詩之時固談經苑

卷之十三

十六

已與矣非既學詩而後求所以興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立則禮之度數玉藻曲禮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立固不能離乎禮矣然自其讀禮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游乎玉藻曲禮之間相與揖讓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脉之肅然以欽也則是學禮之時固已立矣非既學禮而後求所以立也安得而寓於篇者之為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為經耶故即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為吾心而有所待而融然以液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欽者之不為吾心耶故即經而心是已 中玄問辨錄云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何如曰此教人為學之法也詩可以興學者當與於詩禮可以立學者當立

於禮樂可以成德學并當成於樂猶白志於道於仁於仁於禮於禮云爾也曰學之序何如曰初學不習禮乎中不讀詩乎成童釋家亦為學之終乎曰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詩而得之何如曰若然則未有詩時人固不興耶蓋好善惡惡之心人皆有之但不能常常發見所以良心不能常在詩有善惡有美刺言語又能動人學之則好惡之心時常感發故教人學詩以為教發良心之助非謂興必由詩無詩必不興也 原青云古人一入小學便教以禮樂教以絃誦詩禮樂三者一時俱習非是興於詩後方去學禮立於禮後方去學樂也但三者可以並習而不可以並造故自其始之興則於詩焉

卷之十三

十七

得之其中之立則於禮焉得之其終之成則於樂焉得之也 質言云此教人為學之法蓋興立與成原是吾心固有自能的事物事但不感觸則不能奮發不約束則不能堅定不陶融則不能熟順故教人學詩禮樂以為教發良心之助耳非全假外以益內謂興必由詩無詩則必不興云云也興立與成詩禮樂功夫亦相須並進者序意不甚重○民可使由之 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林希遠注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字下得過當秦之愚黔首此語誤之 韓非子曰微妙之言上

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賈子曰：夫民之為言也，順也；順之為言也，盲也。故民者，積愚也。黃石公素書云：道者，人之所踰，使萬物不知其所由；張商英注曰：道之衣被萬物，廣大矣。一動息一語默，一出處一飲食，大而八紘之表，小而芒芥之內，何適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不足以盡，故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不足以見，故日用而不知也。後漢書唐肅懷太子賢注曰：由從也。言設政教，可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輕而不行。二程類語云：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爾。著舊續聞云：君如此，則大有識義理者，豈可禁之使勿知？殊非人皆可以為堯舜，途人可以為禹之意。蓋當熟味使字，如孟子言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之義。聖人能以理曉人，至於知處貴乎自得，非口耳可傳授。初問曰：聖人以道治天下，無不欲人入於善，但條章約束，則能使民由。至於知此道，則良知各在人心，須自致力。聖人無下手處，聖人只設得學校庠序司徒之官而已。此是勉人自力。講錄云：此是論凡民天下只一理，所由者此理。所知者亦此理，不可使知之，即是不知其所由者之微妙處。知字不是淺淺之知，乃心領神會，深知其所以然者，民亦不是終於不可知，須要待其自得，人却不可使之也。困知記云：古者大學之教，非秀民不預，農賈賁免，誠有所

蘇軾

卷之十三

十八

不能及者，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公侯腹心天資之忠厚者，亦云可矣。豈真見而知之，與太公望散宜生等乎？大慧語錄舉睦州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云：治易州云：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箇甚麼才云：不知其道，州云：作麼生是道才無語？州云：果然不知師云：秀才雖然無語，然契睦州只是少末後一著。徑山當時若見睦州道果然不知，但拊掌呵呵大笑，管取睦州不相虧。

○好勇疾貧

正蒙曰：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何以為勇邪？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通義曰：張子之音言，謀經義。

卷之十三

十九

不足為勇，不足為仁也。而致亂之旨不重，故但曰迷謬不思而已。若探其本，只一疾字在心。已亂見於事，也能無亂乎？貧不可以倖免，貧不可以速去，心一疾之，則所以經營過分，非力非時，其為亂也何如？人而不仁，氣質之偏習染之熟，非一朝一夕之故，憎疾過情，略不量恕。吾中如沸湯隱雷，莫知清淨之體為何物，其為亂也又何如？後漢紀或問于郭泰曰：何為禮慰小人？泰曰：諸君點人不託以蒸梨，無有掩惡含垢之義，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吾懼其致害，故訓之。范曄曰：張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煙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宋史邵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

地何足惜然既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梁壽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緝紳之禍不能無過也野容叢書曰君子之治小人不為己甚擊之不已其報必階莊子謂刺核太過則不肖之心應之今人徒知銳於攻擊逞一時之快而識者固深懼之原旨云兩亂字生於兩疾字上疾字在作亂之人下疾字在致亂之人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語林云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西山真氏曰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

辭經義

卷之十三

子

鄙陋局促容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便自以為有餘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盈而驕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雅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為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為可矜前章所謂私毅私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薛文清公要語云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淮海近語云周公所以為周公非徒以其才之美也以其不驕吝也此才天之所賦人人與能驕則侈之為己有吝則缺之為己私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且不呈觀況不如周公邪初問才美至周公極矣但有一毫驕吝之心便不呈觀驕心是傲視天下吝心是只要

程氏之說

獨專其美有此一念便只任己私於此才美做去不顧人

家國用人行政一味恣己之聰明直恁前去耗喪元氣皆不暇恤其為才美所害關係不細矣故君子之才不可無小人之才不可有小人之才者從小人之才教出也李南黎曰此乃就周公身上論相度以為相天下者之法如有二字非謂今人有之也因周公不可以驕吝言故設言之謂如使後有是才美而不能無驕吝云耳相天下者最不可有見已見人的心有一毫見已心便是驕有一毫見人心便是吝人皆以有才之故而生驕吝心不知驕吝適所以害才也周公制禮作樂培植八百年道祚自人之觀周公莫不謂其有是才之美矣然以周公自觀此不過其餘也公之所以為公者固在於有是才而不自用也彼其

辭經義

卷之十三

子

餘所有以屈致天下之士而公所有以共為天下之事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故其才亦為天下之才觀周公之大者觀之此而已如使徒有是才而不能無驕吝心吾恐本體內被人已間隔遮障即投之而不足以及成受之而不足以居既喪周公之大而僅存周公之餘無足觀在器字上者其卑陋

○三年學

宋書志云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人必三年而通一經二程類語曰為學三年而不善不善也論語拾遺云較善也善之成而可同如苗之實而可

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先不然則
不學矣 淮海近語云學也者學夫道也學不至於教是
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矣故不易得三年言其久也
講錄曰學者學為聖人也聖人之學此心此理而已矣若
只要博古今工文詞取祿位以為學則古來這等人不少
豈為難得志學之士誠能動動惻惻不失我本來面目實
實落落要做成一箇聖人至於祿位雖未嘗有輕棄之意
亦未嘗有干圖之心如浮雲然任其自來自去如花果然
任其自落自開這等人此心純乎此理窮居時定不損聖
人之疏食飲水曲肱而樂者此矣大行時定不加聖人之
樂

卷之十三

三

忠君愛民敬事後食者此矣難得哉 李南軒曰至只從
原字非必逐地得與之場方為至穀纔一以相因之常略
萌于心便是離了學而至穀的境界矣三年只是言其久
不必泥數目不易得乃言純心之學之難言非得之真養
之粹者不能不必費世無其人意

○篤信好學

初問曰世間有一等實質朴固的人能篤信守死亦美矣
然見理不明死不當死多傷於道故篤信須好學守死須
善道註中纏擾不必然 旅以陽語云此輩意在學道篤
信者信此道也好學者學此道也曰篤曰好皆指志而言
乃所以為學也守死者學變之極而言所謂致壽不貳惟

以善道為主危不入亂不居以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所以是守死之義以見學與信者惟道而已 疑問云舊
說首二句是學守之事危邦不入以下說雖有學有守者
能之愚竊以為不然者學學之終身守守之終身原無窮
盡時且危與亂分明承上守死句來見得入危邦居亂邦
如此守死亦無謂須教善道始得下文有道無道又承此
危亂來若說危亂之間有道無道之際皆吾身利害所關
皆有个道在不可不學者於此危亂有道無道之時必討
个今晚不冒入不安居不徙以隱為高不徙以仕為通不
終湮沒而無聞不終苟且以貽議此皆篤信者之所當有
事而不可不以道為歸者夫子教人只是一箇學而其所以
為學者只是教人善其道 劉向曰卑賤貧窮非士之耻
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
焉舉廉而士不與焉

卷之十三

三

○不在其位

通義白雲許氏曰凡侵官越局皆所當戒然居上位而侵
細務亦是也 大全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朱子曰此
各有今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
此間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
過放天道乃為僭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前後彼此之間各
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為失備而盡得聖人之意
○師摯之始

此語則亂字自有二義篇義既成撮大要為亂是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節是以音言也閔馬父所謂自古在昔四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雅耽亂則師掌修之此以亂為修義明道全書云亂治也師聲始治關雅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之也白雲許氏曰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邢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難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按昭此語則亂字自有二義篇義既成撮大要為亂是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節是以音言也閔馬父所謂自古在昔四語正邪詩之終蓋變章亂節之亂也然則所謂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者即閔雅之亂非耶若鐵維堯卷之十三

問繡世之俱說關雅為衆樂之亂賦否曰謬也三百篇皆有卒章卒章皆謂之亂其曰關雅舉首章以例其餘也此太師聲適齊之後夫子追而嘆之謂師聲在官之初且莫說所奏篇篇皆美只奏關雅一篇至卒章其聲音已洋洋乎盈耳之可聽矣原旨云或謂歌武王下武之章而亂以關雅見子之業本于父也不知何據

○狂而不直

朱子曰狂是好高大便要做聖賢宜直個是愚模樣不辭一事怨及宜謹惡慳慳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二谷素琴集云狂恣恣恣性之駁也不直不愚不信則當責也口義曰狂直恣恣上

氣質之偏耳若不直不愚不信喪其恒心便要變化他氣質亦無所施教嚴故曰吾不知之難乎有恒今也或是之亡皆此意也吾不知者不知所以教也蓋學者心地上不受病氣質上病痛儘不妨聖門學者氣質儘多般他心地只一樣故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寧可做不到五伯事功並沒有這般樣心地王伯之今原於此疑問託於狂實奸而巧託於恣恣而薄託於恣恣實詐而偽此豈性之所稟乎抑由於習之所為也生稟尚可教誨氣質便難理會了肅見云狂者多踈宕坦率無掩飾合下帶个直來狂本來面目如此如此者吾之所知也今却不如此吾不知其狂也認不得他矣恣恣恣恣做此大緊合說而不可入道意在言外蓋此等或是因習養了本來面目或本非狂恣恣恣故意假托來的

○學如不及

犬選向注曰好學樂道如奔逐於物志恐不及者猶恐失之況於棄日乎新安陳氏曰為學之道常如湯之檢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言知有所不及然此心尚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撐上水船之進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主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為學者晝夜勤力不息其心如連一物惟恐不及既用功如此尚恐失之蓋人生有期白日不再所以古人為學不令毫放過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尸子曰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舜受天下於堯亦顏色不變知天下無損益於已也夫何為哉無能子曰堯舜在位不以天子之貴貴乎身是以無衣裳而天下治及朱均不肯則以之授舜舜授禹捨其子如疵贅去天下如涕唾前漢書顏師古註曰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舊唐書楊震卿曰竊聞堯舜受命以天下為憂不聞以位為樂路史餘論曰以一匹

謀繼堯

卷之十三

三六

夫而一旦與之天下正以君子處之恐未免入其心而舜視有天下與飯糗茹艸時無以異禹視有天下與剝樹屨脫時無以異故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舜自舜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於哉哉因學紀聞云聖人不以位為樂也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朽索深淵又云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淮南近語云人皆以舜禹有天下為巍巍然天子獨以舜禹有天下不與為巍巍惟惟有天下而不與所以為舜禹學者觀舜禹有天下不與之心與夫子稱舜禹巍巍之旨有不與然自失者哉不言其他者以匹夫而有天下者惟舜與禹講錄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不是將天下與

我判而為二不去照管只是自盡我治天下的道理不以天下的富貴動心不作一此氣勢似與天下不相干預一般經子臆解云此不言堯而言舜禹以皆起自匹夫天下非素所有而一旦被之身不與焉為尤難也妙在不與二字見其巍巍處在此說者以訛傳訛極形容二聖憂勤不暇安得以為樂聖人憂勤時自有然非所以頌巍巍也必若此孔子當云兢兢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樂焉是

意也王摩詰詩乃能言之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此即儒者所云一點浮雲過大塵意如此乃可言不與乃見巍巍矣李獻吉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所謂若固有之者也曰不以位為樂非也

談錄苑

卷之十三

三六

樂者對憂之名不以位樂以位憂乎既若固有則憂樂具恨豈必不樂而後為不與哉郝子知言云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緣他自有個真境在與外物毫釐不沾染孔子見富貴如浮雲佛云解脫無礙皆是此理聖賢都見到此所以千駟不顧萬鍾不受雖各人深淺生熟不同總之皆不動心素位而行德性圓滿一切應迹如海浮漚永嘉禪師云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蓋情忘執破七尺皮囊了無貪戀故能脫然無累如此

○大哉堯之為君也

中玄問辭錄云問大哉堯之為君章曰巍巍乎惟天為天惟堯則之而其所以則天者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其德之

東之十三
而霖之三之日蕩然矣風之過簾易鳥感之各以清濁應
蒼髯老歌黃髮擊壤果何力之有邪 傳寶傳大覺建碑
師云先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歌漁人鼓舞當此之時
純樂無為之化焉知有恁麼事 空同集孔子贊堯曰大
哉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而史臣亦曰克明峻德史之峻孔
之則天歟惟堯極之不堯則之哉 經子臆解云孔子曰
大哉堯之為君也以一句起而其下每句形容其大曰則
天巍巍曰蕩蕩無能名曰觀乎成功曰煥乎文章何其大
也本不容介銜亦無二義朱子深視無名一句而淺視成
功文章遂分二段若以上二義贊堯之大而下二句又為
別出故其註云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此耳夫曰蕩蕩

盛也如此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而其所以成功者煥乎其
有文章其業之盛也如此皆極贊之辭故曰大哉堯之為
君也民無能名者謂凡民耳帝力何有於我是也 筆解
韓曰堯仁如天不可名狀其高遠 李曰仲尼稱堯如天
之難狀也亦猶顏回稱仲尼如天彌高瞻之在爾忽然在
後與此義同 桓譚新論云堯能則天者貴其能臣舜禹
二聖 晉書劉寔曰堯之能名言天下自安不見堯所以
化之故不能名也 路史曰堯之治天下立於樞扉而雲
生牖坐於華殿而松生棟委輕裘垂綬幅萬籟空而七絃
索此堯之所以為堯也陽光之熙群目之隨浹沐之聚群
心之豫豈有心於為哉林馬生總鳥群一日而風之二日
而霖之三之日蕩然矣風之過簾易鳥感之各以清濁應
蒼髯老歌黃髮擊壤果何力之有邪 傳寶傳大覺建碑
師云先風蕩蕩舜日高明野老謳歌漁人鼓舞當此之時
純樂無為之化焉知有恁麼事 空同集孔子贊堯曰大
哉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而史臣亦曰克明峻德史之峻孔
之則天歟惟堯極之不堯則之哉 經子臆解云孔子曰
大哉堯之為君也以一句起而其下每句形容其大曰則
天巍巍曰蕩蕩無能名曰觀乎成功曰煥乎文章何其大
也本不容介銜亦無二義朱子深視無名一句而淺視成
功文章遂分二段若以上二義贊堯之大而下二句又為
別出故其註云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此耳夫曰蕩蕩

曰不可名非言其隱也言其廣運而不可以一德名耳又
欲相象須改語云淵淵乎民無得而見焉則可用此註耳
自有此註出題者遂今割而出而俗子為講章時制者益
加抑揚之辭若以成功文章為不足道者不思帝堯之成
功文章是何等大而可以已意軒輊耶則註為之作偏也
原旨蔡氏曰天之大是盛德大業堯之同天亦是盛德
大業蕩蕩難名德之盛也巍巍乎煥乎業之大也頃平說若
謂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惟功業文章而已則其詞氣為有
抑揚不應曰蕩蕩乎煥乎煥乎一氣說下德亦不是玄
妙成功文章亦不是壯述此說好但與傳註不合 黃葵
峰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玩為君二字則此章所謂德者以
施諸治者言也非僅止一身之德也大哉二字乃一章提
冒下文魏 則天蕩蕩難名與成功之巍巍文章之煥然
皆是叙其大也舊說堯之德不可見所可見者功業文章
而已不思蕩蕩無能名是說其廣大不可名言也非謂其
幽深不可見也 海義編南華經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
其遠而無所至極耶蓋世未有見真天者見其狀若蒼蒼
耳世亦未有見真堯者見其功業文章巍巍煥然耳故曰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唐堯一片本地風光豈惟世人真能
見即聖如孔子亦不能見孔子豈惟不能見堯亦復不能
自見也不見之見是謂真見得此真見者山河大地皆
瓦礫皆是見堯也故曰見堯於蒼旻 石渠意見蓋謂

功中而有文章非成功之外而別有文章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書大傳云孰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

帝而天下治 徐幹中論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

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 廣弘明集云唐

虞盛聖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 晉書江統上書

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 通義仁山金氏曰按諸

注疏皆作治亂曰亂夫能治亂即謂之亂則能去惡即謂

之惡能去害即謂之害乎此甚不通之說而諸書解亂字

云然其失久矣今按古文尚書德惟亂否德亂二字正與

集註合治字從水從系從乚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後

漢書卷之十三

人音字加一與亂字相似故遂誤以亂為亂字書家以亂

訓治其加一者為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亂訓治而亂為

煩亂乃通存此以備一說 淮海近語云舜有臣五人非

獨舜之臣也唐虞交會二代同美乃共有此五人為盛耳

亂臣十人非真有十人之全也尚有文母其實乃九人耳

正所以見才之難也 講錄曰唐虞之際際字不可忽二

代交際之間際可如周之盛若是唐不際虞虞不際唐則

其盛亦不能如周也可見周之盛矣 廣言云通章是贊

周之人才足以繼盛唐虞故先以五臣十亂并提言之唐

虞之際際字最可味明理合德中天景運會逢其適萬古

一時也於斯為盛是就才之分量上較非就數之多寡上

較也三兮鄭康之言有周撥亂之人才固是繼唐虞交際

之盛有周恭順之君德亦無忝唐虞揖讓之美耳正上下

相之之意非無謂也自魏魏舜禹至禹吾無間俱是贊帝

王之德之盛意

左傳韓獻子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

楚辭天問云伯昌號哀東鞭作牧注號哀號令於殷世哀

微之際也東鞭策牧者之事也言服事殷而為之執鞭以

作六州之牧也 後漢書鄭興曰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

之以睿聖三兮天下尚服事殷 六一居士集云謂西伯

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兮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 余州劉

談經章卷之十三

記曰三兮天下有二以服事殷聖人之心也內文明而外

柔順以蒙大難聖人之幾也 易說云率其二以服殷也

非臣其二以服殷也此所謂柔順之至也 朱子曰文王

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不計其他所以為至德若謂一

兮天下紂尚有其一而未忍輕去臣位或以商之先王德

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而不敢以遽取則是文王之

事紂非其本心有不得已者耳豈可以言至德哉 中玄

問辨錄云三兮天下有其二解云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荆

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然否曰此文王為西

伯專征伐天下有不服者文王必為征伐之是為率畔國

以事紂三兮天下有其二是言人心皆歸文王以天下大

勢言之已有三今之二云耳非真畫地而今也糾尚為天
子荆梁雍豫徐揚固紂之土宇版章也豈遂皆不屬紂乎
文王聖德青兗冀之人固亦有人心也豈遂無一人歸文
王者乎要之天下皆紂之天下而入心則大半歸文王也
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後人遂分六州以實之則非矣
且當時天下九州固如此今向使為十州也又何如今乎
傳家尚泥強說乃如此

○為吾無間然矣

前漢書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
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 丹鉛總錄云舜之
德冠古今矣而皋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

錄無堯

卷之十三

三

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
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總之 孫奕示兒編云間隙也猶玷
缺也孔子謂禹之所為我無以見其玷缺之可議也由其
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言之似儉不中禮也由其致孝乎
鬼神致美乎黻冕盡力乎溝洫言之則誠無玷缺之可議
是以始終言其無間然矣 口義云聖人不於自己身上
起念頭只於天理上起念故物來順應儉適宜都是理
當如此何間然之有 質言云通章不是說說簡禹之豐
儉適宜盡克勤克儉禹之明德人咸知之不知禹若止是
一箇儉德便有遺漏不用全處便有可議今禹雖是儉却
只儉于自己口體而於神人所當盡者未嘗不極其豐便

是全美適宜終無可指間處矣觀莊三句各以而字
下語意便自有輕重可見 講錄曰禹意豐儉適宜之說

似乎小於視禹此正禹萬物一體之心皇皇然欲安天下
而不暇為其身圖也宮室之卑衣服之惡飲食之菲吾居
之衣之食之蓋其心在此而不在彼有不自知其為薄者
正是視人之溺由已溺之有天下而不與也至於溝洫所
以為民艱冕所以臨民鬼神所以福民者吾安得而不厚
之也心之所願唯與天下致平成之績斯已矣而吾身何
與耶 解醒編云無間然言其盡君道也天之立君原使
之為天地宗廟之主國家天下之寄非使之自佚而已禹
之所望者在天地祖宗事神治民而其所輕者在一身之
飲食居處此正君道之盡善處豐儉二字不必甚繞 通

錄無堯

卷之十三

三

義白雲許氏曰致孝鬼神是祭宗廟盡其誠致美黻冕是
待諸侯盡其禮盡力溝洫是養民盡其愛 大全新安陳
氏曰禹素饒儉勤不以位為樂有天下而不與之實也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功成而不利於人
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
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者利歸於民也 困學經
聞云禹盡夕乎溝洫潯攄澮澮距川遠人五溝五涂之制因
於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
之自御逐之法地子初為由血而喪田者以為怨子產作
封血而佐曰時以為誇晉欲使齊東其訛而我車是則

後漢書卷之十四
論語
子罕篇第九
子罕言利
史記太史公曰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
態惡能識乎性命哉 學齋佔俾云古註及諸家皆以為
三者子所希言余獨疑之利者固聖人深耻而不言也至
如命與仁則自乾坤之元孔子文言已釋為體仁矣又曰
乳道變化各正性命曷嘗不言且考諸論二十篇問答
之語

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
古制蕩然矣

卷之十四

三十四

談經卷之十四

明後學海俱陳為誤錫玄甫輯

同郡年友毛堪 校

論語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

史記太史公曰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
態惡能識乎性命哉 學齋佔俾云古註及諸家皆以為
三者子所希言余獨疑之利者固聖人深耻而不言也至
如命與仁則自乾坤之元孔子文言已釋為體仁矣又曰
乳道變化各正性命曷嘗不言且考諸論二十篇問答
之語
言仁凡五十三條張南軒已集為深淵言仁又命字亦言
之非一是豈不言哉蓋子罕言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句作
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句別作一義與者許也
當以理推之 近思錄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
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知作一事須尋自
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 准
近語云夫子之常教人者義也而利則罕言焉常教人
者人事也而天之命則罕言焉常教人者仁之方也而仁
之體則罕言焉蓋知喻義則利在其中知盡人事則天命
在其中知求仁之方則仁之體在其中 通義仁山舍氏
曰或曰利與命仁若有理欲之間而夫子皆罕言之蓋利

考義之和天理亦有自然之利未必利欲也但夫子皆罕
言者防其流之弊耳夫子而常言利學者或流為功利之
說夫子常言命則學者或流為莊氏之說夫子常言仁學
者或流為佛氏之言矣然命亦有二性命之命固難言亦
不可說等而教若氣數之命常言之亦啟學者廢人事故
前輩謂到人事盡後方可說命正謂此也 講錄云既不
欲人溺於卑近又不欲人驚於虛遠真聖人之教也

○達於黨人

中玄問辨錄云無所成名者謂人莫得而名也何謂惜若
以為惜則所謂民無能名者亦惜之歟蓋既曰大哉孔子
則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者皆所以贊其大也曰執御之

講錄

卷之十四

二

說謂何曰孔子於此欲任之則人之譽已何以使任欲不
自任則本是智此又何以辭故直以謙承之曰吾執御矣
若不喻其意者然其實亦自任之意也 講錄云大哉
二字黨人意指博學博學就六藝之類說亦未為知夫子
之大者夫子之大本未精粗一以貫之者黨人就粗處說
執射執御夫子亦只就粗處說然又含了博學似全未博
學者只認著無所成名一邊欲執一藝以成名諫之至也
黨人惜天子之大不以一善而成名不知夫子之所以為
大者正在不可以一善名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之所
以為大者夫子之謂矣 李南菴曰黨人謂我博學無所
成名則我必有所執而後可吾何執隱然大德不官大道

不器意執御執射不是審度之詞正是諷悟黨人言如法
我專執會非是射御之藝方可而二者之中亦惟御為易
執自御而上射猶或難之況其大乎正意寓在言表蓋
微示以道原無執着之迹而執着技藝非所貴也當與太
宰多能節恭看切不可謂夫子真欲執御而自廢其卑之
謙也 晉書韓康伯曰孤寡不殺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
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降其
賢者也 困學紀聞云古者以射御為藝孔子曰執射乎
執御乎詩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四黃既駕兩駟不倚御
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學射者多矣造父
之師泰豆氏尹需之習秋駕皆學御者也說苑謂御者使
人恭射者使人端亦正心修身之法

講錄

卷之十四

三

○麻冕禮也

大全胡氏曰麻績麻為布冕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染
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名禮朝
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
淮海近語云聖人不從拜上之非而必欲近乎拜下之
舊何也蓋拜上者竊命之漸竊命者竊國之漸竊國者篡
弑之漸聖人所以必謹其微也 禮書曰孔子之時禮廢
滋久天下不知後禮賴之為重而或以輕為重是猶不知
拜下之為禮拜上之為恭而或以恭為禮故孔子教拜之
獎則曰吾從其至者教恭之獎則曰吾從下凡欲禮之明

於天下而已 二谷通圖集云麻冕純冕制度文為也拜
下拜上三綱也聖人固革亦可見矣 曰義云聖人舉麻
冕以例拜下言我何嘗泥古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之但
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也從不得此所以違眾而拜下也前
節見聖人之不泥古後節見聖人之不徇今而禮可知矣
講錄云古時麻冕拜下是禮之常今時純冕拜上是禮
之變一則變而無害於義一則變而害義之甚兩事不平
說歸重下條見得無害於義者固可從而室義之甚者則
不可從也

○子絕四

正蒙曰絕四之外心何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
則與天地為不相侶 大全雲峰胡氏曰心乃本虛聖人
絕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已意似微雲點翳我則
昏霾之甚矣太虛中本無一物理人此心渾是天理亦無
一物也 朱公拱問學拾遺云母意母私意也母必為母
固滯母彼我乃曾子所言也 溫公迺書云或問子絕四
何以始於母意曰事之生未有不本于意者也意必生於
欲欲既立於此矣於是乎有從有違從則有喜違則有惡
人之常情也喜實生貪惡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聖人
除其萌塞其源惡自至或曰母意於惡既聞矣敢聞聖
人亦母意於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為善豈有意乎其間哉

事至而以理應之耳或曰母固母必何謂也曰聖人出處
語默惟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遭
誰得而知之矣其必或曰然則何以終於母我曰有意有
必有固則有我我則私私實生蔽是故泰山當前而不
見雷霆破柱而不聞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
實生明是故秋毫過目無不見也飛蚊歷耳無不聞也其
得夫豈不遠哉 張太史書稿云無意必便是未來心不
可得無固我便是過去心不可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便是見在心不可得看鏡具照體隨物為形昏昧
放逐者日用不知着有着空者無病服藥千聖千賢只是
求此一悟而存之也 明儒經翼曰意是本心自然之用
如水鑑之應物變化云為萬物畢照未嘗有所動也惟雖
心而起意則為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而必固我盡從意
成母意是塞其過惡之原所謂防未萌之欲也母意則本
心自清自明不假思為虛靈變化之妙用固自若也空洞
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像有形皆在吾無體無際之
中隨感而應而實不離於本心自然之用或曰母意為威
意非也威者有意而後威母意原未嘗動何有於威或以
母意為母惡意亦非也善與惡對心本無惡有何善意有
善可為是謂義嚴非慊於心誠偽之所由分也或以母意
為立說過高非初學所能及亦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
有生熟安勉原無二致及其知之成功一也 王 新泉問

辨錄云聖人以天地萬物為體即以身在天地萬物中作一側者何等廓然大公焉得一毫私意凡私皆從一身上起念聖人自無此所以自無意必固我之私若佛者務去六根六塵根塵指耳目口鼻等為言然皆天之所以與我不能無者而務去之即已一身亦奈何不得不免有意必固我之私猶強謂之無我耳何等私小 初問云意必固我四者皆無原是心體聖人則完全此心體曾不知有四者至虛至公至靜至定約言之只一虛而已 聖人之心原是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之本體此本體人人皆有之只為自壞了聖人只空然洞然事到面前從此靈覺中自然流出玲瓏瓏自成片段經天緯地皆由此出從虛中出最大加一介意思使不虛便出來得小聖人之心如海洋浩蕩渾渾渾渾流注在大處便是江湖支分在小處便是川流細風來便鱗鱗然照眼文章大風來便涵涵然拍天波浪而千奇萬怪奇珍異寶出沒其間無所不有無所不備自是莫測若人心加一介意思馳騁做出只是溝渠間作浪盈涸可立待爾 四書心攷云甚矣人之私心皆起於我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無我也唯無我自無意無必無固耳意者未事而預期也必者事至而偏主也固者事性而凝滯也三者皆歸於我也母意母必母固母我則無事於心無心於事矣太虛也夫意必固我雖有四者之名實無四者之相迷則亂起悟則旋除此心若同太

虛四者何處安脚聖學也 海義編云吾輩依倣作工夫者多矣譬如靈龜曳尾拂迹成痕轉添意必重增固我耳殊不知過去之心已往現在之心不住未來之心未來本無意必本無固我人人日用可以反觀然則此四者不特聖人無之即凡民亦未嘗有耳聖人悟之故有若無愚人迷之故無而為有蓋聖凡之辨微矣 楊升菴云五根之禍劇於毒龍五根如箭意想如矛慎按五根者眼耳鼻舌身也心經六根有意此以五根皆起于意故五根之外以意貫之孔子四絕始於意佛氏六根終於意 五燈會元德山云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寂而妙 大乘起信論云一切邪執莫不皆依我見而起若離我見則無邪執 陸龍 卷之十四 七 陸龍曰聖人無心生滅焉起然非無心但是無心心耳又非不應但是不應應耳 大慧答樓樞密云過去事不須思量思量則障道矣未來事不須計較計較則狂亂矣現在事到面前或達或順亦不須著意著意則擾方寸矣但一切臨時酬酢自然合著這箇道理 龍舒增廣寧土文云我之所在不可以無我無我則逐物矣埋之所在不可以有我我有我則蔽理矣孔子毋我內典無我相能至於此則與虛空等矣 困學紀聞云聖人無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為之事也 〇子畏於匡 呂祖謙曰昔夫子能忍匡人之圍而不能忍萊夷之兵能

忍南子之見而不能忍優施之舞聖人之心何其多變也
廢身之與廢國其法固不相參也毀辱在身聖人納之而
不校也此臣人之圖南子之見夫子所以未嘗一動念也
毀辱在國聖人競之而不置也此萊夷之兵優施之舞夫
子所以未嘗一毫貸也 石安世曰孔子謂天之將喪斯
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刻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
一矣蓋聖人之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爾孟子
地位未到此故曰夫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
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通義或問
文即是道否朱子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
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故常恐其散失而不可收 何
欽經義 卷之十

文定曰所謂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顯然可見者蓋當周
之末文王周公之禮樂崩壞紀綱文章蕩然無有夫子收
於散亡存詩書正禮樂集群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詒來
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於斯文者也以一身而
任萬世綱常之責天生斯人其關于世運豈是些小聖人
心與天契固有以知匡人決不能害已也天生德於予桓
雖其知予何亦同此意 簡端錄云孔子生文王之後曰
後生者宜也而曰後死者何居道成于生事定于死
○太宰問於子貢
淮南子曰孔子之通智過於長弘勇服於孟賁躡郊蒐
力招成國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技巧不知 夫聖人

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恭愚人之智固已
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 王勃夫子廟碑云靈襟
不測厚視無涯石磐昭集隼之連土金駘駿羊之并嵒山
南望識皓首於封禺蠡澤東浮芳丹萍於夢渚麟圖鑒遠
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鈞深玉策筮亡秦之兆聖人之觀
化也時義遠矣能事卑矣 楊炯夫子廟碑云年當甲子
潛知啟漢之萌運叶官商預察亡秦之兆星移大火追責
天司月八陽街無夢兩備季桓子贊羊之井推木石之禱
祥陳惠公集隼之圖驗靈爽之貢賦 朱子語類云太宰
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更形宏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
盡聖理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子
欽經義 卷之十

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
明儒經翼曰君子於天下多能固亦是件事但這裏當
不得一箇才聖賢之才其根本只在德上故教出來便能
灑漫充塞於天地間若夫多能只是箇才中的流派夫子
在當時才全德備無人窺矚得他只見其於禮樂射御釣
戈獵較之事便謂聖在此處故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
者與何其多能也是蓋即一隙之光而謂睹日月之全即
一物之微而謂識化工之大不知多能者固理中之一事
而其所以聖者不在是也故子貢曰夫子固天縱之將聖
又多能也 淮南近語云太宰稱夫子之聖在多能是
以聖人之事盡於多能也子貢以夫子固是天縱之將聖

又兼多能是以聖人之事必兼多能也蓋夫子之作聖自有其本末者何一心也一以貫之之妙也致一斯足以盡道君子豈必能之多乎可見太宰蔽於物子貢猶有物夫子只無物一實退歸云吾不試故藝余安意謂夫子天縱之聖藝皆不學而能非若常人為之故其多能皆本於自然而非有意於多能也 張文定公集或曰所謂技藝之能者果性分之外之疣贅也歟曰不然風雲霜露無一而不為乎天百川眾流無一而不歸於海今指風雲霜露之小者而曰天專在是百川眾流之小者而曰海專在是固不可以為無與於大與於海也亦不可也然而孔子之言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則其餘不足觀聖人如此

○吾有知乎哉

文選王簡栖云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 隋薛道衡曰靈臺神宇同夫明鏡懸照不疲譬彼洪鐘有來斯應 正蒙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是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肇論曰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經云聖心無所知無所

不知信矣是以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日知而未嘗知也 又曰非有故知而無知非無故無知而知是以知即無知無知即知 黃氏曰抄曰或問謂空空指鄙夫而言此語合入集註蓋集註未嘗明言空空指誰一通義米子曰兩端也只一敝猶言頭尾也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 胡先生曰大舜是取人之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夫子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一也 明儒經翼曰夫子之心不識不知有鄙夫來問其心只空空而已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但叩他是非兩端自知的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竭盡無餘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耳若夫子與鄙夫言時尚留得些子知識在便不是能竭他良知可見鄙夫之良知即夫子之良知非有二也 陽明 敬軒要語云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答問集云此是聖人實說已今上事蓋曰必本無知如廣谷空空鄙夫來問其說定有兩端我即叩而竭之隨響應聲則實無所不知矣 四書心攷云良知無知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意見謂之知無意見無知也無知謂之良知聖人之空空也聖人之空空與鄙夫之空空無異張子曰覺意毋必仲尼竭兩端之教空空也意見不立也匹夫之空空亦無意見也象山云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空者心之體也心惟空故能盡

是非耳惟空故能盡清濁兩端者是與非而已盡是非而
竭矣 淮海近語云聖人之無知便是無思無為寂然不
動也鄙夫問而叩兩端以竭便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張子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朱子曰聖人之心至
虛至明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其應甚速無所不通最得其
旨 海虞編云聖人之無知夫豈謙言者一應弱天一芥
覆地虛明之中豈容一毫妄知也耶孔子蓋真無知耳惟
全體無成全體有小扣小應大叩大應譬如風不自觸故
遇物而于隅不衡鍾不自鳴故隨扣而清韵常生聖人若
自知其能叩兩端而竭耶 翼疏云叩其兩端者蓋因其
所以問我者而我及以叩之叩亦問也端端緒之義也既

蘇軾

卷之十

十二

即其動於天理而為善端者及以叩之此何心也而其所
以為善之端者從何而發見乎後即其動於人欲而為惡
端者及以叩之此何心也而其所以為惡之端者從何而
發見乎

○鳳鳥不至

前漢書董仲舒曰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曰鳳鳥河圖時王者之瑞也 論語則曰何謂鳳鳥河圖
也伏犧大舜文王之瑞而文明之兆也舜文之興也鳳鳥
至焉羽具五色聲中六律而禮樂作伏犧之興也河馬負
圖出焉數具奇偶道昭陰陽而易道明故曰文明之兆也
何以嘆吾已矣也鳳不至圖不出則明王不興聖人之道

終於不明不行也 雍錄云文王之在岐也有鸞鳳來鳴
其地周人以為已瑞故岐山縣之山名鳳皇堆也孔子恨
其生之不辰故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而周公亦曰若造
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然則周人信嘗以
鳳為瑞矣顧董霸以鸛鳥為神雀馬德儒以孔雀為文鸞
則欺罔耳然而果阿閭儀九詔固足以表威治而夏商無
之亦不害其為帝王也則有鳳固不必詆而無鳳亦不為
闕也帝皇之世河洛皆出圖書而商周無之豈以不足為
劣也 路史曰久矣天之無意於斯文也龜圖鳳苞天地
之文也天地之文有時而不得秘聖人則之所以為治也
秘而不示聖人亦遂已矣

蘇軾

卷之十

十三

○子見齊衰者

中玄問辨錄云見冕衣裳者而敬人之常也若夫齊衰者
與終者而敬則非聖人不能也曰少嘗作坐何如曰雖夜
必與不言寢而寢可知也變色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
今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還是雖少必作於理為正卿黨
亦記此曰雖伸必變雖舉必以貌其戒一也 講錄云謝
顯道常令朱子散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見章曰聖
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
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顏淵喟然嘆

顏子曰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

心欲求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故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論衡曰此言顏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 二程類語曰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者也 又云瞻之在前過也忽然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 大全朱子曰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著皆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 明儒經翼曰顏子學問不落聞見多學的窠臼其初便從本體上鑽求而不知本體即物理也夫子恐其墮於意見之附著故誘之以博約之學如非體勿視聽言動之類是也蓋心體事而無不在故凡本體散殊聚然有迹曰文萬理同出一原故凡本體統密秩然有理曰禮隨時隨處無往而不學曰博而要只求復其本體曰約而博則本體隨在有見故恍若卓爾不復如向焉之高堅前後也博而約則本體寂然無所故從之末由亦無庸於仰鑽瞻忽也此顏子竭才之學殆無之造哉聖人之益教萬世無窮而精一之傳於是乎有屬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足顏子至是始悟得 石渠意見以為顏子領夫子博約之教有得之後追述在前未領聖教之時以聖道為高也仰之則彌高而不可見以為堅也鑽之則彌堅而不可入

瞻之若在前忽焉若在後蓋言已無定見非聖道之有高堅前後也 宛陵切琢曰問循循善誘曰顏子直求本心遺了應迹是學無階級道原于心其實充塞流行於日用間處處彌滿無間於高堅前後惟曰他離了用處學故有時若見其高堅若見其在前在後夫子教之博文不離應迹也教之約禮歸諸本心也此文即視聽言動此禮即視聽言動之心復禮者復本心自然之條理耳本心條理天則也天則在中條理生生故哉而為視聽為言動自然一中節而斐然成章故曰文實不過順帝之則而已隨在皆文隨在皆禮條理生生故隨處皆仁無處非文則無處非學故欲罷而不能此夫子善誘之所致也所謂竭才只讀此堯舜 卷之十四 十五 是這一路精神去用再無一毫別念來今是謂竭盡無遺若有一毫分念處便不專一才不可以言竭視聽言動萬有不齊故曰博視聽言動一歸於本心之條理故曰約如此隨處皆心体呈露故曰如有所立卓爾至此則無復高堅前後之擬議矣 陽明子曰道一而已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知一也二之而今先後者後儒支謬之見也夫禮也者吾心之天理也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之謂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也禮也者文之存于中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

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所謂體用一原而顯微無間者是也故君子之學也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為詞章者流之季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為虛禮而為空寂者流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今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異端功利之說亂之也顏子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然後知天下之事雖至于不可窮詰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子至此而始有真實之見矣胡子衡齊孔子教顏子若曰夫今為學不必求之高堅前後也但日用事物變化云為皆吾心之文也而學之在焉事至不一者也故曰博文是文也孰宰之哉莫非文也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靈則以宰乎其間者禮是也而學之功在焉功至一者也故曰約禮有是文則有是禮非文外而禮內也博之文必約之禮非博先而約後也故博文為約禮之事約禮為博文之功口義云自吾心而求之則凡文之見於外者皆吾禮之根於心者也博我以文者以心而通諸事則即心之理散為萬殊而聞見不得以

皓之知有真見矣約我以禮者即事而反諸心則萬事之理原於一本而私欲不得以奪之守有定理矣此皆不從外得故欲罷不能到功夫純熟內外合一則即事而理已存所謂既竭吾才如有所立者也過此則大而化之無所事守故欲從末由 郝子知言云約禮只是主敬孔門傳授心法不外此論語中說敬禮詞旨襟見蓋以敬履事之謂禮以禮操心之謂敬儒道宗旨就世間綱紀倫物上着脚故由禮入 初問云欲罷不能是顏子在心上用功有下手處了已得要領真見得道体不息自罷不得漸與恍惚有時習之悅卓爾是夫子之道顏子皆已行得高堅前後在我矣但不免尚有安排處不若夫子圓結周流從心不踰矩不着心思不費力氣神無方而易無礼一切出於自然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從之正是從心不踰之從顏子大而末化在此卓爾是大處末由是未化處 淮海近語云欲罷不能以所博者是戒之文所約者是我之礼欲已而自不能已既竭吾才文無所不博礼無所不約是以竭盡而無餘才此顏子體道之實功也直機既得實功既盡道礼躍於吾心凝於吾目故如有所立卓爾欲從末由就是卓立之今明處非卓立後又有此一境畧至此則以有窮盡有方所言道亦可以無窮盡無方所言道亦可此唯自喻自得之耳 南游會紀曰問顏子沒而聖學亡畢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子謂此須心悟曾子孟

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可據顏子則是由乎不
啓之高遠乎無轍之遠固乎無藤之絨曾子孟子猶為有
一之可守顏子則并一忘之矣喟然一嘆蓋悟後語無高
堅可着無前後可依欲罷而不能欲從而無由非天下至
神何足以與此士翼云古稱學顏子之所學夫以其錯
仰之勞博約何循也亡其博約之功卓爾何見也瞻前忽
後者未立也無所持故爾如有所立有定力矣如者辭之
遜也卓爾者立之狀夫顏子學聖人之難如此今未嘗一
日實用力於聖人遽為大言不既欺乎海蟲編云腐儒
裡一副能思量解會的力量所謂才也直使得人七顛八
倒至捫高欄空在前在後眼見虛花孔子沒奈何難以本
談經竟 卷之十四 十八

○子路使門人為臣

講錄云自大夫以上皆有家庭治喪士庶人委之親友以
孝子不治事故也子路以夫子嘗為大夫有家臣故欲為
家臣治喪以尊異之然不知夫子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
重乎莫道是家臣縱後世尊之以王禮夫子亦豈以王不
王為輕重乎仰惟哉

肅皇帝去王號而得先師師也者與天地等與君親等所
以尊異之者至矣盡矣無曰子路諸子見不及此即後世
許多王者都無此見也非夫子身後一異與哉誰字指
人人誰不知我無家臣無而為有吾能欺誰人也人不可
欺吾其欺天乎此是說不當用家臣也且子與其必於家
臣之手寧死乎二子之手縱不得家臣而大葬也子死
於道路而不葬乎此又是說不必用家臣也

○有美玉於斯

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
可也國有道則裘冕而執玉也 後漢書陳元曰夫至者
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
韋德而不容於世 疑問云此通是借言子貢意夫子之
樂行也故看一求字夫子之意亦欲其樂行也故應一待
字然待與求相去懸絕矣 王荊公曰古之人僕僕然勞
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
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于魯魯
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
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
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之曹以遠於宋鄭陳蔡
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
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
後人其不足與有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為孔子也

曰估之哉估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估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缺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苟命矣則知世之人何

○子欲居九夷

論衡曰禹入裸國裸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裸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為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故散此言 皇甫湜云杞用夷札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而商士為頑人因戎之遷而伊川為陸渾 弘明集云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孰云地賤而棄其聖孔欲居夷老適西戎道之所在寧選於地

蘇軾

卷之十四

子

伊洛本夏而鞠為戎虜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道有運流而地無恒化矣 陽明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蓋無入而不自得之意若曰所居則化則於中國有礙 薛敬軒先生邵陽縣重修廟學記云昔吾夫子欲居九夷門人惑之殊不知九夷雖遠固不能外是道以有生聖人所在即道之所在又豈有不化之人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不問海內外華邦蠻區愚夫小子皆能道吾夫子之說而起尊信之心由是愈見其道之大焉居夷之言非偏設也

○吾自衛反魯

論衡曰魯衛天下最賢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已則天下莫能用已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 後

漢書范滂曰叔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意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視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 因學紀聞范滂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系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致群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樂書曰哀公十一年孔子在衛魯人召之而反然後樂始得其正先王所謂立樂之方也樂既正則雅也頌也斯各區別而得其所矣觀雅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皆有其義而無其辭至孔子序之於六月則列而次之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太師者一

蘇軾

卷之十四

子

二篇至孔子列於周書頌之次者六篇豈非樂正而雅頌始各得其所耶王通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亦可謂有志於學孔子矣季札觀樂於周幽不居末而次齊黍不次唐而次幽魏不次齊而次秦是國風亦不得其所矣此特以雅頌為言蓋樂之正者本雅頌之音而已傳不云乎雅頌之音理而民正 石林燕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遇為首而武王之齊為第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以此改之雅以正亦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為先後刪詩之序也

論語測曰自衛反魯何以樂正也正其聲音之缺繆也八
音歌舞節奏唱和之序也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則學於四方而得其詳者有之矣自衛而學於四方也何
謂雅頌各得其所也二雅三頌詩之篇章也舉雅頌則國
風在其中矣風雅頌者樂之章也或作之朝廷或作之
宗廟或作之閭閻或作之閭巷焉是其所也夫聲容
正矣作之不替其所矣詩以當所所以當樂樂以感心故
人心感於平而不忒也樂之教也 續傳錄云按論語
吾自衛反魯事在襄公十一年時孔子年已六十五矣前
此詩樂盡嘗散亂存十一於千百比其篇什正其体裁然
後謂之一經用以被弦歌而合律呂此三百五篇之大指
也 卷之十四

也季札聘魯事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夫子生方八歲安
得樂工之所肄習與季子之所審定者皆吾夫子國風雅
頌之新編也疑左氏之傳會以此 淮海近語云雅頌各
得其所正見樂之正處 原旨云詩樂是一件詩即奏之
於樂者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風廟朝所不奏
二南亦用之房中故樂只言雅頌 口義云告師學是正
樂者雅頌得所是正樂章

○出則事公卿

中玄問辨錄云他人只在形跡上着必待沉酣頓頓然後
為困聖人在心上着若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便曰不為酒
困何有於我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礼何有一毫差

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若以聖人故為此言以誨
人是不情矣不情非聖人也 疑問云只為人看得事體
易所以不能盡道如此章人皆曰此常事耳夫子何不任
諸已意亦易乎其言之矣事公卿如靖共雋事父兄如
抵載克恭勉喪事如曾子問喪大小記不為酒困如酒誥
賓筵此豈易事也乎哉事愈卑而意愈切語非是

○子在川上

列子問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容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時
覺之哉 困學紀聞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
水以明之為飛友天魚躍於淵道體無不在借為魚以明
之 又曰不啻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

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維謬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
不舍晝夜謂晚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
子脫歲之書當從之 肇論曰莊生之所以藏山仲尼之
所以臨川斯皆感往者之難留也 郭景純遊仙詩云臨
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吟 阮嗣宗詩云孔聖臨長川惜逝
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晉 大全吳氏曰逝者不
指水斯字方指水逝訓往集註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
朱子語類云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
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道之體便在這
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 與道為體此四字
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也 聖人言語

蘇氏所著即
與伊洛之說
無異

只是發明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萬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遮蔽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 晉錄道安云老嘆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 梁蕭子良曰悼川上之不止悟交臂之暫往 容春堂集云昔者孔子之語道多矣而直指親切莫如川上之嘆蓋合理氣顯微一言蔽之而所以為用功地者即是在萬世之學道者此其的矣 讀書錄云為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近者如斯水亦不必說是道理人心體中渾然一箇體故觸於目者無非是物也只就近者說便了近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傳一句讀 講錄云道本無體所謂無極無息於穆不已也天地人物都是載著那道出來的似與道做箇骨子故伊川云與道為體夫子此處之嘆正是指出道體來示人雖為川水而發却不專為水說天地人物都已在這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一句內了道既不舍晝夜學者之體道可以晝夜而止乎 知新日錄敬齊公曰此機常行而不往常活而不死思而不落想像動而不屬安排即此便是真雅子便是川流之意 湛甘泉曰固有見於水而言之則凡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可以觸類而長之矣何以見之也存心於勿忘勿助之間則見之矣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德者人心本得於天惟知好之然後能進修以成已德但人真好之者少而好好色乃人之實心若心實好德如好色然則實好德矣此與大學比喻一般意只是勉人須實好德

○譬如為山

荀子曰頭步不休跛鼃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 徐幹中論曰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 又曰君子修德始乎羈絆終乎駢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 明儒經翼曰平日役役於物忽有一念之善心生即夫子所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平日力於為善忽有一念之懈心

談經苑 卷之十四

十五

生即夫子所謂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語之而不惰者

徐幹中論曰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寶璽之譽為七十子之冠 淮海近語云顏子所以造於聖域只是一箇不惰二字成了吾人所以不能成學只是一箇惰字壞了學至於不惰可以言學矣凡有惰者皆不足言學也 口義云夫子之言諸弟子得之於口耳顏子得之於心口耳之學與身無干故惰得之於心者自勤必身有所不能已矣何惰之有此亦足以發欲罷不能之意

○子謂顏淵

也夫子云是聞也非違也安肯以此望人——說來對今

又不能破其思只當面從直說則良心幾於亡矣這樣人

聖人更沒奈何何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如癩疾之人亦知喜醫而經絡不受藥雖有良醫亦無如之何此死症也初問云聽言者不在一時得聞之頃有感發要聞善而勇於行如悅不繇從不改不過在言語口耳之間而已雖法語與語亦終無益於彼也故末如之何

○三軍可奪帥也

莊子曰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 通義白雲許氏曰奪帥如漢王馳入韓信壁即卧內奪其印符以易置諸將公子無忌推殺晉鄙奪其軍之類匹夫猶言一夫正與三軍多寡相對言三軍之氣在外匹夫之志在心人若心志堅定向道不惑孰能移之哉可奪則非志矣 新安陳氏曰志

談經策

卷之十四

公而意私初守得定故不可奪此是志後守不定為人所奪便非志矣志操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勇奪母志非也若其志如其美可奪乎 馬鍾陽曰匹夫不可奪志便見其大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而造次顛沛必於是矣志士不忘在溝壑此志又何能奪得更何粘帶動搖得林氏曰不以身之死為死也誰得而死之故匹夫不可奪志者能事其心也 疑問云此上句形起下一句見得匹夫若一志有必不可奪者不可奪方是志可奪不是志士君子立志須猛厲激烈萬分不可奪始得 後漢書楊倫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刻頭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強於三軍

南齊書曰
一此之類
所此之類
無勇之

○衣敝經袍

列子曰衣其粗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莪菰有稻粱之味莊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乘其草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 鹽鐵論曰原憲之經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知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廣公之綈練 原古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歌脚可見義理無窮人須要尋向上去 田叔禾集云君子不以身殉物不以欲滑和故履境異於前而視之恒相若也狐貉之於經袍其衣殊也而煥相若大羹之於藜藿其味殊也而飲相若結駟連騎之於下澤款段其乘殊也而安相若峻宇雕牆之於繩樞瓦牖其室殊也而居相若

談經策

卷之十四

夫然渡內外而忘技巧咸泯 木鍾集云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履已見得破但其工夫處疎未入理賢閭室所以聖門常却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朱子語類李閔祖云枝是疾人之有求足耻已之無 通義白雲許氏曰禮記經為袍註經謂續及舊絮續新綿也蓋以舊絮而加新綿為之象著象壯麻也以象樞細以當綿負者之服著字或作緒以綿裝衣也此謂以象麻裝衣也此經祀之義與禮記不同謂以麻當絮著在袍中也 口義云人之所以不能進道只為嗜欲多了脫離不得子路不恆不求不以外物動心此進道之基故曰何用不臧然猶未至於忘謂之知道則未也故曰何足以臧欲其務學以進

於忘也與告子貢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同 淮海近
語云學能透得貧富一關道之基本生矣故夫子引何用
不賦之詩以美子路所以引而進之也學只止於透貧富
一關道之全功隨矣故夫子哉何足以賦之言以美子路
所以抑而教之也 疑問云心体要灑落不粘帶尤要謙
冲不盈滿不恃不求何用不賦與子路之忘外也是道也
何足以賦進子路之虛中也總之皆是教 通義白云許
氏曰二賦字不同不恃不求安得不善上賦字就不恃不
求中說惟不恃不求何足為善下賦字就不恃不求外說

○歲寒

管子曰樹木之勝霜雪者不曉其天 齊丘子曰觀松所

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

後漢書范曄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

節夫歲寒起懷霜寢耳雖貴育荆諾之倫未有不奪其

常者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後漢

紀袁宏曰夫松竹貞秀經寒暑而不衰榆柳虎槐盡一時

而零落此草木之性修短之不同者也 晉書史臣曰夫

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仄表貞期於上德 南

齊書紀曰嚴冬播氣貞松之操自高光景時昏若華之映

彌顯 舊唐書姚璉云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檀奇疾風之

前知勁草之為貴 世說新語顧悅曰蒲柳之姿望秋而

落松栢之質經霜彌茂 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

石在路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動磐石不為疾流移
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栢之難凋 文苑英華歲寒知松
栢後凋賦窮陰忽至品物盡瘁唯良木之堅貞映裏林而
葱翠桃李徑聞別葉之互飛松栢間栢陵見修條之自異
諒木性以無易託斯時而不類雖殺菽之霜再三斷蓬之
風數四徒凜々以終日竟青青而在地懿夫春夏榮滋我
不競於芳時秋冬淒冽我不改其素節遙分郁郁之烟遠
映霏霏之雪故彼衆榆種其前後杞梓植其行列或蕭瑟
以柯空或離披而條折何在昔而相混乃迄今而旌別觀
夫陽曜以芳菲為事陰凝而蕭殺為徒運以寒暑豈齊我
於枯榮斯乃時累不能累其質天損不能損其真亦被霜

氣亦含風樛樛喬枝而易識在灌木而難并故蒼然以殊

致豈喬耳以叢生異其鬱々秀色亭亭高幹產二儀之內

我獨後凋處群木之中孰云共貫 純全集梁元帝

云木有四時春英夏蔭秋毛冬骨春英者謂葉細而花鉤

也夏蔭者葉密而茂盛也秋毛者葉疎而飄零冬骨者葉

枯而枝槁也 淮海近語云松栢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其不彫者以萬物之彫而見之也君子合治亂而不改節

易行其不變者以小人之道而見之也 疑問云然後知

三字宜發揮後彫者不彫也 疾風知勁草烈火知真金

歲寒知松栢總之真誠者耐久而不變

知者不惑

明道全書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愛有曰
若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
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
知勇亦然不惑却以不憂謂之智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
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大全胡氏曰公理
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
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
以不憂也 朱子曰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
得道理分曉而反憚怯者氣不足也 問何以勇皆序在
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 朱子語類云勇者
不懼勇是一箇果勇必行之意說不懼也易見知者不惑
知是一箇分辯不亂之意說不惑也易見惟是仁如何會
不憂止緣仁者之心便是一箇道理看是甚麼事來不問
大小改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各是一箇道理應付去不
待事來方始安排心便是理了不是方見得道理合如此
做不是方去恁地做 疑問云人心体本自光明灑落無
障礙無牽繫無委靡退怯只一有所蔽焉便惑一有所繫
焉便憂一有所憚焉便懼耳知者仁者勇者所造雖殊總
是於心体上無累故夫子各各言之似非次第之說

○可與共學

筆解李曰權之為用聖人之至愛也非深於道者莫能及
焉下文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仲尼思權之深也公羊

經義

卷之十四

三

云反經合道謂之權此其義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洪氏
之說上文有曰可與共學七十子是也可與適道游夏之
徒是也可與立預聞之徒是也權即孔子是也然則權者
聖人之大用也非如文王孔子而用權鮮有不差者矣
口義云可與共學之為聖人者也若不能達道各就所長
去做只學得聖人之一體結果來只做得成德達才立典
權更無路可入達道是舍其所長而從事於心收斂向裏
步之只在性上体認如三省四勿博文約禮致慎獨條
目雖不同都是這一條路上功夫雖遲速不同畢竟走得
到達道是欲罷不能立是如有所立卓爾左右前後周旋
咸應見理不見事之物更絆他不倒了然猶未忘持守之
功也權則為而不宰應而無心無思無為而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如權之稱量因物付物輕重雖由權出而其輕其
重乃物之自有權衡無所此也持守之功不足言矣 講
錄云可與共學是知得求正道但未嘗行得故未可與達
道若云未見其學之正否便是邪正不介之人與之共學
恐亦不可也 後漢范曄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
權也者反常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
無違安志行名全 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
有害也 劉子新論云循理守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之
為稱譬猶權衡也衡者則邪正之形權者撥輕重之勢
量有輕重則形之於衡今加一銀於衡左則右蹶加一銀

經義

卷之十四

三

之必親君臣之必義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權衡之
也往來取中往通而不窮如親務得乎親之正義務得乎
義之正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蓋無常無變無大無小
常相為用而不得以相離若謂常則守經變則行權是常
則專用衡而不用錘變則專用錘而不用衡也曰伊川云
權者經之所不及也經者只是存德得箇大綱大法正當
道理而已其精微曲折處固非理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
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爾然乎曰於義
未瑩夫權以稱輕重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
之而使得輕重之宜者莫非權孰為專立其大孰為獨盡
其細孰為之開孰為之補若曰經可日用之而有所不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

則以權濟之是謂衡可日用之而有所不及則以錘濟
之也可乎又云能權乃知道然乎曰倒言矣得道之深
乃能權也又能權多害誠臣貴正不貴權然乎曰權者聖
人之用用以協義何為害誠且正是如何權是如何人臣
而不知權則何以酌緩急稱輕重事君治民處天下之事
而得其正乎彼所謂害誠而不足貴者乃是揣摩捭闔者
流不可謂權也曰若亭云經者萬世常行之道權者不得
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又曰權者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
用之時多何如曰斯言愈速夫謂經乃常行之道權則不
得已而用之是謂衡乃常用之物錘則不得已而用之若
也謂權之於事不可用之時多是謂錘之於稱不可用之

多時也而可乎且義即是經不含義便是拂經拂經便不
是權非經之外別有所謂權也又云經自是經權自是權
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術何如曰權自
是權固也然不離經也經自是經固也然非權不能行也
彼漢儒權變權術之說乃是无術之饒无所取中故其旁
行也源亦任其詭竊而已何可以為權也又云漢儒反經
合道之語却說得經權二字今晚但說權術謂之反經一
向汎于變詐為權則非矣何如曰經是何物道是何物既
曰反經安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
道是謂背其星子而可以得其分兩也有是理乎其說經
權二字非惟原无今晚樂使其不流于變詐亦自不是權
也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无定之經无定也而以求其定
其定乃為正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

○君極之華

象山語錄上節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
之語因以掃上節階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達者
也 諸官紀聞莊子云螻蛄蚍蜉蛇虺風風憐目目
憐心蓋螻蛄一足蛇雖无足行疾於蛇蛇行雖疾於螻蛄
如風之蓬然起于北海入于南海之疾風雖疾而豚矣豈
若目視所到為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
賜翁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寂无有限量如六合之
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皆

在目前神妙如此人只展轉欲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透
極妙如莊子長從譬喻上說來且率章不說心字故令人
卒看難曉也張文定公曰人之身日不遇行百里歷十
二辰而已矣若夫心不須臾而反覆六合之內下上億萬
載之間知來藏往無思而无不通焉非天下之至神其孰
能與於此心不一則神不全故君子誠之為貴口義云
道在於心思是心上功夫夫人之於道只是從事口耳而不
求之於心故以為遠若求諸心何速之有看來人還是不
思未有思之而不得者也此是孔門諸子通弊若曾子三
省初子不違如愚深願開求信於心則知思矣

卷之十四

世

談經苑卷之十五

明後學海虞陳為謨錫玄甫輯

門人呂中校

論語

鄉黨第十

呂大臨曰自孔子於鄉黨至閭閻如也言孔子言語之變
自君在蹶階如也至私覲愉愉如也言孔子動容之變自
君子不以紕緇飾至齋必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自
齋必廢食至必齋如也言孔子飲食之變自席不正不坐
至不親指言孔子應事接物之變弁州割記云鄉黨聖
人之用也吾無隱乎爾初問云通篇看夫子居鄉居家
談經苑卷之十五

○孔子於鄉黨

大金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
家之外便是鄉黨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
子居之其貌言如此朱子語類云似不能言者不是全
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原旨云恂恂如

也二句一連說絕狀其容貌詞氣然在鄉黨似一箇不能言者而在宗廟朝廷又却便便言味此二條即得夫子冲和氣象門人亦可謂善于形容 淮海近語曰處鄉黨而恂恂似不能言誠厚之至也宗廟朝廷而便便惟謹忠敬之至也至德之發見皆自然而然者似不能言於恂恂內見之惟謹於便便內見之 講錄云鄉黨多言便似以賢智先人故恂恂似不能言者信實的人其言自訥不可以恂恂另作貌 宗廟言禮法朝廷言政事故便便便疑于不謹却又唯謹爾不至于放言重便便上謹字帶說

○朝與下大夫言

朱子語類問先生解侃侃問問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談經義 卷之十五

侃侃為和樂問問為中正曰衍字乃訓和樂與此侃字不同說文以侃為剛直後漢書中云侃然正色問問是和說而諄此意思甚好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諄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 問問說文云和悅而諄漢志洙泗之間斷斷義一又同兩齒相斷漢書諸尚書爭一件事其中有云問問侃侃得禮之容絨嘿邪心非朝廷福 講錄云此夫子去朝君君猶未視朝之時朝廷政事之所出與大夫言者必定是政事諸侯國裏只有上大夫下大夫並無中大大夫夫子此時或為上大夫或為下大夫皆不可知不是為中大夫 下大夫處得直遂故侃侃上大夫處却要

和悅故問問

淑慝是恭敬不寧疑于不中適却又中適

而與與便淑慝好恭而安是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淑慝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淑慝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

○君召使擯

朱子語類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擯如其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擯者五人介則如命數賓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注云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揖右人傳命出也揖左人傳命入也 晁氏謂孔子無使擯執圭之事正淳曰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

談經義

卷之十五

三

子相恐即擯相之相曰相自是相擯自擯相是相其禮儀擯是傳道言語 大全蔡氏模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 講錄云此條是為擯而受命之初勃如者顏色之變矍如者容止之變敬於心故變於外夫子雖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與常時尤不同也 又云此條至末是為擯而付禮之事夫子為次擯末擯在左上擯在右揖左人左其手是揖末擯而傳主命使之以次傳於賓揖右人右其手是揖上擯而傳賓命使之傳於主舊說傳命而出傳命而入出入字不必用蓋此時主賓同在門外主傳命者不可謂之出入也 揖只拱起手不似今人作揖左右手手若不與心齊高便揖起衣低便垂下衣夫子手與

在目前神妙如此人只展轉欲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來且卒章不說心字故令人卒看難曉也張文定公曰人之身目不過行百里歷十二辰而已矣若夫心不須更而反覆六合之內上下億萬載之間知來藏往無思而无不通焉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心不一則神不全故君子誠之為貴口義云道在於心思是心上功夫夫人之於道只是從事口耳而不求之於心故以為遠若求諸心何遠之有看來人還是不思未有思之而不得者也此是孔門諸子通弊若曾子三省夫子不進如愚然雖開求信於心則知思矣

卷之十四

世

談經卷之十五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門人呂品中校

論語

鄉黨第十

呂大臨曰自孔子於鄉黨至閭閻如也言孔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蹕階如也至私覲愉愉如也言孔子動容之變自君子不以紆紵飾至齋必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自齋必變食至必齋如也言孔子飲食之變自席不正不坐至不親指言孔子應事接物之變弁州割記云鄉黨聖人之用也吾無隱乎爾初問云通篇看夫子居鄉居家立朝出使接案案處朋友受君賜受餽飲食衣服起居動止至微至可忽處皆有箇恰好天則不待稱量不待安排布置言出便是行出便是此豈著心思所能只緣他心思明淨圓融流動活潑直是玲瓏眼窻中透出天理之妙隨時隨處皆有規矩有文彩如春工造化不勞餘力而千葩萬卉錯然陳列想見至此不覺手舞足蹈矣

○孔子於鄉黨

大全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家之外便是鄉黨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朱子語類云似不能言者不是全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原旨云恂恂如

於揖故如揖下不低於授故如授 問享禮行聘禮畢則
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
圭璧琮璜非命圭也弊皮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
以物獻其大夫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
有物而之又問庭實曰皮弊與馬皆陳之於庭故曰庭實
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
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廷實以將
其意比聘時漸紓也 私覲愉愉曰聘者享禮乃其君之
禮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參見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
講錄云執圭二字提起看鞠躬是敬之著于身者如揖
如授是敬之著于手者如戰色是敬之著于面者如鞠躬
如揖是敬之著于足者皆在他國君前如此 問執圭
既平衡何以又有上下曰上下只微有高低高不過如揖
低不過如授畢竟手與心齊 足踏踏如有循緣手中有
圭不得攝齊六防顛仆也 原旨曰方聘則專于敬將君
命也非敬則無以謹聘問之禮既聘則漸以和達君意也
非和則無以通聘問之情享禮則獻君之圭璧幣帛於鄰
國之君也私覲則以已之私禮而獻於隣國之君也私覲
六及其卿大夫不言者君為重也享用圭璧有庭實私覲
則無之但以其土之所宜家之所有為贄也當時大夫偕
于邦君於是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
實旅百何為諸侯之庭蓋借之也 正蒙曰上堂如揖恭

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曲禮曰執玉不趨 王不趨
足疾趨則或墜失玉故不趨也 又云凡執主器執輕如
不趨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機後使 玉藻國豚行不
舉足齊如流注國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
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
○君子不以紺緼飾
朱子語類云君子不以紺緼飾紅紫不以為褻服今反以
紅紫為朝服問緼以飭練服緼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
服如何用絳色以為飭此不可曉紺是青赤色如今之閃
青也 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衣如今之氈裘 大全張
談經苑 卷之十五 七
子曰自隋煬帝征遼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
青後世遂為朝服 馬鍾陽曰緼絳色淺紅也謂練衣飾
忌諱禮弓曰練衣練絳或誤以為緼 淮海近語曰不以
紺緼飾別嫌疑也紅紫不以為褻服惡不正也夏葛必表
恐其褻也冬裘必裼欲其稱也裘裏長短右袂取其便也
狐貉之厚以居取其溫也去喪而佩節以禮樂也非帷裳
必殺以明制也羔裘玄冠不弔裘喪也吉月朝服而朝散
君也顏色必正冬夏必時表裏必稱長短重必宜繁簡吉
凶必當可謂服以君子之服文以君子之容實以君子之
德者矣 翼疏林氏曰寢衣者寢而衣也宜必其齊而衣
哉寢衣之制今尚有之度其身之長而半之紀於裘裏之

心齊不失之高不失之低手既平整衣自平整故前後襜如也 又云此時王迎賓而入為擯者從其後趨入有事趨時手易散臂易掉翼如者張拱端好手不散而臂不掉也 淮海近語曰君召使擯色勃足履承命之時之敬也揖所與立禮如為擯之時之敬也趨進翼如迎賓之時之敬也賓退復命送賓之後之敬也動容周旋中禮如此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

朱子語類云立不中門行不顧闕只是自外入右邊門乃君出入之所闕如一木柱門如今人多用石墩當兩門中臣傍闕右邊出入 根如今衣頭相似闕當中橫門者今

談錄卷之十五

四

城門有之古人常拊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所以當根闕之間為君位 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秦王一旦揖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簾牆也今殿門太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 問復其位階階如也曰此是到末梢又結筭衆人到末梢便撒了罷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梢又整頓則箇 講錄云此章入門至升堂是進之時出堂至復位是退之時進而近君敬則愈加退而遠君敬亦不忘只以敬為主行主即入門事立是暫立 位在門屏之

間是外朝堂是內朝過位亦有言者同朝之臣或言及下不得不言但不暇於多言而其言似不足也 升堂是由階而升堂上手無所執得以攝齊躬捧在腰間用以記事不以之為儀後世朝皆執笏于是攝齊之禮廢升堂而有跪齊者身氣似不息非真不息也氣肅而息微似不息者耳 出是成拜後出堂降一等者下堂之階復位者復堂下之位既怡怡而和又踧階而敬者君所之容畢竟以敬勝和不取以和勝敬也 書齋夜話曰過位色勃如也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云禹三過其門而不入又云過我門而不入我室皆經過之過當作平聲 大全朱子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 或

談錄卷之十五

五

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贊而已笏則指之補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宇文周欲復古乃不脩贊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跪齊者多矣 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階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之存心可見矣 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

○執圭

朱子語類云執圭上如揖下如授前掌多作上階之上下階之下其實既下則已不用笏往往授介者只是高不過

○食不厭精

卷之十五

+

干

不同

卷之廿五

干

不多食也

59-

後豈錯簡也雖與寢皆有其制而不局也如此縱曰錯簡而半以覆是為何也或曰此致齋誠敬也而致齋之誠敬有存於履是者何取也有訓又非也長平聲 講錄云齋服以紺飾練服以緇飾若不是齋練之服自有別飾而不以紺緇別嫌疑重喪祭之意 紺飾齋服舊無明文緇飾練服恐六不相要之二色未必齊練之飾但以其似赤非赤色不正故不用也 緇紺不以為飾則不以為服可知如紫不以為褻服則不以為禮服可知矣 若求時不欲其文之著必加卑衣於裘上以覆之然又欲其色之稱於裘色黑者之以緇衣慶裘色白者之以素衣狐裘色黃者之以黃衣羔裘用之視朝慶裘用之視朔聘享狐裘用之視大錯息民禮曰裘裘不入公門此三句必裘在內衣在外也若云裘在衣上便是裘裘而不可用之視朝聘享等處矣 原旨曰紺今之鴉青也緇今之淺紅也不以為飾一則全喪祭之禮一則別吉凶之宜 夏葛有裏衣冬裘有外衣視朝常服用黑以見人臣北面之義聘享尚潔用白以見精白承休之意大錯息民尚土色用黃以見黃冠野服之風 一說短右袂右當作有古字通用 大全慶源輔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為小故於要之兩旁為褻積即今衣摺也 新安陳氏曰下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之一皆在上三之一二皆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褻積布旁有斜裁之殺縫惟

朝祭之服帷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帷裳而如深衣若必殺之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 吳氏程曰要作腰同音腰褻積上疊衣也積亦疊也謂盛其腰下而疊之也殺謂下廣上銳縫是衣會處要半下下齊倍於上腰也 筆解韓曰吉禮所行月 因而謂之吉月吉月非正朔而已李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今究其義皆因吉禮以別下文凶賓嘉爾 大全雲峰胡氏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 〇齊必有明衣布 論語 卷之十五 九 論語測曰齋何以必有明衣也沐浴則服之也所以明其體也所以明其心也何以布也布素也齊素也致齋素之心也齊何以變食也不飲酒茹葷潔其氣以潔其心也居何以遷坐也易其身以易其心也一其精氣身心以交於神明也其諸夫子所以慎齊乎 疑問云此條要者數必字蓋聖人無不謹而于此尤加謹焉故曰子之所慎曰齋 齊東野語莊子人間世云仲尼曰齊吾語若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可以為齋乎曰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成玄英註曰葷辛菜也按說文葷臭菜錯曰通謂葷臺椿韭蒜葱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六端衣玄裳纁而乘輅者志不在食葷注云

語語而食者令人胃背痛故也 旅次以語云食不語

不言何如曰禮云長者有問口有物則吐之食不語謂口

有食不問人必不答述也寢有同室豈能無語但不自己

漫言當時此心疑定止息自無言也謂氣窒不通言語恐

傷其不然乎 路史曰終食之仁吾於食祭見之矣孔穎

達謂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必種種出少許置

邊豆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是以三渙每食必絃歌而薦

之羞是意也 又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飯者也

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燿用師祭禡食必祭先

倉穀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履先簪

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蠶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

禮無非教也 又曰食之不祭者惟水漿魚腊醯醬若醢

餘爾此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延祭而工所以賦茅鷄也

三餘筆云古人每飲食必祭未有不祭而飲食者今

之釋老食時猶祭而士大夫乃反不行古云禮失而求之

野此亦可見 餘冬序錄云爪字上絕句疏食菜羹爪皆

飲食之薄者而用以祭必齋如也禮云爪祭上環是其證

也 孫淮海近語曰夫子於食之可以養生者則不厭不

撤而其有害於生者則不食其所食又必得正不使勝食

不亂不多是皆時飲食之正莫非養身也則必真非養德

也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夫子知味矣知味則道在矣至

於祭則不出三日見重神惠之意寢食不語言見慎言語

之意疏食菜羹祭必齋如見敬鬼神之意又無一而非道

之所任矣

○席不正不坐

旅次漫語云席不正不坐非正方也謂其向未定於已之

方不相當也 疑問云正不必拘定方所東西南北皆有

箇正位在

○鄉人飲酒

綠雲亭雜言云或問士大夫居鄉與故老讌集當序爵乎

序齒乎愚曰古者一命齒於鄉而再命不齒再命齒於族

而三命不齒明貴賤之義也又曰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貴

老老之仁也然觀孔子居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則

是老老之仁孔子亦嘗行之於鄉矣今士大夫居鄉有能

然者詎非忠厚之風耶 疑問云記曰吾觀於鄉而知正

直之易易也居鄉尚齒不俟長者之出何以齒教天下居

鄉尚禮不伸朝服之敬何以禮教天下 筆解韓曰正文

無廟字又云恐驚先祖疑孔穿襲非本旨 李曰仲尼居

鄉似不能言者觀儺鬼非禮也故朝服主階欲止之使不

儺適會時當作阼階爾別無異義

○問人於他邦

朱子語類云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古人重此禮遣

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徒背後拜諸子善因

言漸中希納婦嫁娶盛禮遣人入傳語婚姻之家亦拜送

○升車

講錄云正立執綬不平只重在正立謂正立而執綬也蓋人之升車立難於正若綬則不容於不執矣又云內顧疾言親指重在失容上惑人意稍輕車中可顧者亦顧但不過數而遠視可言可指者亦言亦指但不疾言而親指若全不顧不言不指則又失之拘矣又云此記夫子在車的容貌正立是身容正也不內顧是目容端也不疾言是口容靜也不親指是手容恭也噫在車且如此况在清廟明堂之中乎疑問曰方升車而立與執之必致其慘既在車而指顧言動之不愆於儀大全新安陳氏曰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朱子語類曰立視五雉式視馬尾蓋雉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一徑一轉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

○色斯舉矣

後漢崔駰曰士或冒詢以于進或望色而斯舉阮子曰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土而翔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難爵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明道外書正叔曰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君凡事必詳審也淮海近語曰色斯舉矣去之疾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講錄晦庵子曰此章必有

闕文愚意無所闕乃文之前後倒置者夫子見山梁雉鳴時哉時哉子路去共之雉三嗅而作故歎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共之應色字是執執之義二嗅而作應斯舉矣是張兩翅而鳴起也昔子思公曰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其此之謂哉筆解韓曰以為食具非其旨吾謂嗅當為鳴鳴之鳴雉之聲也石渠意見補缺云邢氏曰梁橋也意見以為山梁猶人之鼻梁脊梁言其高所謂山脊是也非橋也橋乃人行之路非雉棲之所共向也嗅謂雉鳴也作起也雉棲山梁之上飲啄以時防人害已也一旦子路向山梁而仰視雉以為將害已也于是鳴三聲飛起而避之此鳥之色斯舉矣猶人之見幾而作也書齋夜

卷之十五

九

話曰三嗅當作三嘆疑問學而章是孔子自暮的小影志學章是孔子自叙的半譜葉公問子路章是孔子自贊的行實莫我知也夫章是孔子自表的心事此一篇是門人觀察於觀仰之間彷彿模擬孔子的行狀先儒云卿黨一篇分明畫出箇聖人卿東廓云只是精神命脉不曾畫出愚曰容貌辭氣即精神命脉之所發也大凡居鄉居家立朝出使接客處朋友受賜受餽飲食衣服起居動止至微至可忽處原各有箇恰好天則在夫子不待稱量不待安排布置言出便是行出便是恰好與天則合着耳講錄云君子之脩於身行於家者至鄉黨而脩主於朝行於天下者自卿黨而出此篇所繫亦重矣聖人萬世之儀

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泥然是交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其力量為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又曰若泛然之交一一要周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公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于野恩義自有許多節 疑問曰死無所歸則殯不以存歿二其心饋非祭肉不拜不以貨財加於禮 講錄云朋友之饋只重車馬上不是以車馬祭肉平說拜祭肉意此處不重朋友通財是事之常者饋以車馬為通財之常事也何拜之有雖車馬且不拜而况區區毫末之助乎

○寢不尸

論語

卷之十五

十六

淮海近語曰寢不尸一章門人記之以為醒人容貌之變變也者只是求不失吾常而已若失其常不惟此心之本體少汨而凡所處必至於失已失人狎衆喪天矣非聖人自然之容貌也 疑問云一寢息而情慢不形一居處而展舒自得抑必變貌必貌謂其見之異常凶服式負版式謂其事之足重敬主人之禮不敢怠荒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白帖注云寢不尸尸伸手足如死人 寢無伏枕覆也 不全厚齋馬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安無事乎客儀也為容則体拘氣不舒蓋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非養心之道 講錄云不尸是不仰卧懶散不容心不是全無

國子監司馬云命
孫惟海近語云
與此書風烈句是
故以事

容儀申天天是也 又云寢不尸二句是敬以處已見齊衰至有感饌數句是敬以待人迅雷風烈句是敬以事天都要見容貌之虔意 大全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變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 賈誼新書人主聞生民之數則拜之 徐幹中論曰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為九職既分則勛勞有可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武之其重之如是也是以先王制六卿六卿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隣比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藏否順逆可得而知矣迨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棄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偽端並作矣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孫惟海近語曰式負版者呂渭野謂負版為齊衰重服見禮記 翼疏尤西川曰聖人之情安於儉質饒盛則有傷於中色變而起示之不安也以饒盛為

可以知聖人之意矣 中玄問辨錄問先進四句明是子曰如何為時人之言孔子不欲遽言時俗之弊故為此說蓋曰世之尚文久矣而文之盛也甚矣以視先進禮樂朴而不文殊覺粗拙不其野乎以視後進禮樂文物煥然殊覺多美不亦君子乎雖然如用之則吾徒先進寧野可也即此便是傷今思古之意正而不激何等渾涵活潑令人躍然深省曰朱子何以謂為時人之言曰聖人詞有抑揚而意常微婉朱子以為聖人不宜如此言也故直以為時人之言而孔子斷之耳從先進即是從周夫周至孔子七百有餘歲矣文武成康非先進乎固不必前代夏殷乃為先進也孔子之從周者是文武成康之周非春秋之周也

論語集注

卷之六

二

而其從先進者是文武成康之先進非夏殷之先進也

二程類語曰如用之則吾徒先進若用敕文之弊則吾徒先進小過之義也今也純儉吾徒眾者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牢固此之謂也不必感從周之說 講錄云如用之就眼前說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若說他日得位則此時可以不用禮樂乎況夫子得位又將損益百王之禮樂以立萬世常行之道也豈特從周之先進而已乎

○從我於陳蔡者

華解韓曰德行科最高者易所謂默而識之故存乎德行蓋不假平言也言語科次之者易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不可為典要此則非政法所拘

馬政事科次之者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非事文辭而已文學科為下者則謂離經辨志論學取友小成大成自下而上升者也 李曰九學聖人之道始於文文通而後正人事事明而後自得於言言忘矣而後默識已之所行是明德行斯入聖人之與也四科如有序但注釋不明所以然 家語孔子嘗曰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劉子曰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 尚書大傳曰文王有四臣免於虎口丘有四友以禦侮 桓譚新論云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長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

論語集注

卷之六

三

置之者並至 後漢鄭玄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而賜之徒不稱官閭 劉子玄史通曰孔門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李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忌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 博物志云仲尼四友顏淵子貢子路子張 晉繆道恒曰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 野客叢書云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四科之人目為十哲而學宮之中壞坐於夫子殿上其餘弟子則綰立於兩廡之下雖魯參之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於鄒州每歲

刑也父兄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以至衣服飲食之節莫不曲盡其道此豈屑屑而為之哉一理渾然而泛應之曲當盛德之至而周旋自中禮耳一以貫之之說正與此篇相發明學者欲於此學聖人須從一處理會不然而徒倣其形象焉則所謂孔姓之人字仲尼升其堂伏其几而久襲其裳者可謂仲尼乎哉

卷之十五

談經苑卷之十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年友林禹門

校

論語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

樂書莊周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與先進之野人同意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謂之君子與後進之君子同意孔子筮卦得賁其色愀然與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同意論語之言文質有曰從周有曰從先進有曰彬彬者彬彬者文質也
道之中從周從先進者時之中洪範三德其施於燮理乎亦若是已孫奕示兒編云先達指三代而上後進指三代而下也謂三代而上教行俗美而禮樂達天下雖野人亦能之况君子乎三代而下政異俗殊而禮樂有壞闕惟君子能之野人則莫之能行也所以夫子必欲從三代之盛時也石渠意見以為集註不知何所據而謂先進文質得宜蓋先進於禮樂質勝其文故時人以為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故時人以為君子或曰何以知之曰商尚質周雖尚文其初猶因商之舊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集註謂蓋欲損過以就中也不然蓋欲從質以矯其文之過也或曰何以言之曰觀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

無所不悅真善學矣何必有助於我而後謂之學哉此是聖人深贊顏子之語意也 論語中只記顏子有兩問一問為仁天德也一問為邦王道也聖人之心學帝王之經綸發盡夫子之蘊教萬世無窮此豈他弟子有助者之可企及

○孝哉閔子騫

元倉子閔子騫嘗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

孝經卷一

卷之六

本

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於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卿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于天下西漢書杜鄴傳云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 後漢書范滂曰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 唐童懷太子賢注曰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 陳忠曰閔子騫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 章懷太子注曰閔子騫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經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

位喪次極盡私恩 後漢紀華嶠曰言其孝皆合于道莫可復間也 後漢書明帝紀詔曰昔魯閔奉親竭歡致養

晉書段灼曰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

舊唐書志貞觀十六年三月丁丑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太宗問穎達曰夫子門人曾閔俱

稱太孝而今獨為曾說不為閔說何耶對曰曾孝而全獨

為曾能達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曾皙使曾參鋤瓜

而誤斷其本皙怒援大杖以擊其背躡仆地絕而復蘇孔

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既而曾子請為孔子曰舜之

事父母也使之常在側欲殺之乃不得小箠則受大杖則

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由

詩經卷一

卷之六

本

斯而言孰愈于閔子騫也范祖禹曰子騫之行能使其父母昆弟人無間言此難能也舜之父母兄弟以頑嚚傲聞於天下然則閔子騫賢於舜乎曰舜以諧頑嚚瞽瞍底豫為孝閔子以善父母兄弟為孝 淮海近語曰閔子處父母兄弟之變故其孝為尤難夫子所以獨稱之也如父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之言父聞之何等愴怛母聞之何等感化昆弟聞之何等敬悅所以孝之由誠而形而人無間言也 講錄云人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正見其孝不是孝之實父母兄弟猶或溺於私愛難必其為公論人皆以孝稱之而無間於父母兄弟則其論公矣

○南容三復白圭

文苑英華張仲書王復白圭賦云賢哉南宮白圭於雅什奉明義以為誠德考辭于口給諒同符於素履將辨志而貞立結生在玉伊良工之可磨言出于躬緼駟馬之不及彼以主為瑞此以誠為珍苟國文而假物非貴玉而賤珉然則懷璧者耻慢藏而成玷事君者畏不密而失身豈不以賢智之心慎拒機之所啓理喻之質懼毫髮以成痕

講錄云南宮初以富得罪於定公夫子曰喪不如速貧

之愈也容因之而施散及從天子至周聞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議人者也博辯閑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逐三復白圭 三復白圭是日日常常誦此不止一日誦三過要重誦言意

○季康子問弟孰為好學

疑問云聖門學者多矣顏子而後豈遽無好學者好者心誠求之之謂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請事斯語進而不止及門一人而已

○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王充曰孔子訓情于舊俗不獨恩于子豈以前為士後為大夫哉 杜預曰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也 晉書傳咸曰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

○天喪子

論衡曰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也 公羊頤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

原人以前見只

不謂何者見解至此亦何今道義之外

天將亡夫子之證

○季路問事鬼神

牟子曰此孔子疾于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戚豈不敬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為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為也

路史前紀曰說者往往以生死鬼神為性命道德外事有不可以致詰而子路未可與言故夫子不與之言夫若是則夫子有隱于門人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竭也鬼神生死人事之大焉為而不語耶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矣

○呂伯恭曰子路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為問又以死為問

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死而已蓋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死之問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直實語世儒乃或以為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子路深省于一言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死生鬼神之際子路其知之矣 游定夫曰能全其所以生乃能知生如此而生則如此而死故知生則知死若徒以氣之聚散

為所以死生而所知在此則相矣 士翼云季路問事鬼
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謂脩己之敬也夫父兄長上
色微而言邇之可逆其志若鬼神必誠貫幽明者誠有一
分之虧則幽有尋丈之遠矣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處生之道也自昭明德是已夫亡所獻為所知不過情欲
之間汶汶而昏昏昏而夜謂之死可也奚以為問焉 淮
海近語云死生人鬼只是一理非謂事鬼難於事人事鬼
者即所以事人者也非謂知死難於知生知死者即所以
知生者也蓋以理之相通而不容間隔非謂事之有序而
不可驟等也 質言云子路氣質剛勇其問事鬼神與問
死便易易眼前底事問答于實地工夫故夫子謂爾未能
事人如何去事鬼神爾尚未知生如何要知死故化全在
事人知生處着力不是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之意事人便
有全經常盡人道的工夫知生便有踐形盡性求無忝所
生的工夫非但泛泛事箇尊親之人淺淺知箇血氣之生
而已

(一) 問子侍側

答齋三筆云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對其
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子曰唯
至問子獨云子嘗終此書無名皆時謂論語出於魯子有
子之門人予意亦出于閔氏觀所記問子侍側之辭與冉
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孫奕示兒編云此三句非

長府昭公之

夫子之言乃當時記事者之言也繼之以子樂若由也不
得其死然云者乃是夫子因子路行行遂指其胃中之
而為是言則子樂當作子曰靜之誤也始以靜相近而轉
曰為悅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為樂也知由也不得其死則
何樂之有 朱子語類云問問是深沉底侃侃是稍發露
底行行是露得粗底 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
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質亦必有
以處死 口義云問問侃侃只消淨養行行底太發露收
歛更難故曰不得其死所以裁抑子路聖人亦只是論理
如此不是先知 問問侃侃就是聖人亦只如此但聖人
則時中不偏於一耳觀與上大夫下大夫言可見若行行
則聖人無之然畢竟與未暗者不同故聖人樂之而又裁
抑之也 原旨云問問是剛氣不露和氣外見侃侃是和
氣不足則氣少露者行行則全是剛氣發露全無含蓄之
意惟剛足以進道非柔懦謹愿者可比故夫子樂之下文
然字亦妙說由也似有不得其死模樣正與參氣象相應
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
氣則刑戮存焉

○魯人為長府

路史曰魯人長府之事事稍而切悲之夫長府昭公之所
居也公之二十五年飲逐季氏居於長府故閔黨曰仍舊
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以言長府自爾又何必改作以自章

其惡不遠哉此孔子之所以聞之而發言必中之語蓋亦
嘉其深中季氏隱也方昭公之出也平子禱於煬宮故九
月立煬宮縣此觀之則其欲政為長府意可知矣通義
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
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博矣
閔子本不列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
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大全南軒張氏曰朱
儒謂長府為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為得無示
人以崇利聚歛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而不必改
也唯海近語曰長府亦公家不可廢者但魯人差在一
為字閔子重在一仍字推一為字凡傷財害民者無不為
之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矣推一仍字凡節用愛人者無不為矣伊洛淵源西山
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
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
於顏淵而於魯子並稱也歟

○由之瑟

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
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
中聲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
伐之城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
居中以象天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嗔荒
之

之

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彼小人

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固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
象殺伐之象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
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昔舜造南風之
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為北鄙之聲其廢
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為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復中行
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則厲暴賊而卒以滅今
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
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
之罪也小人不能審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
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能改過矣樂書云由
之鼓瑟孔子抑之及執干而舞則不抑之者以其因孔子
之言悟窮亦樂通亦樂之意也通義白雲許氏曰人心
善惡和正皆于樂聲可見善聽聲者聞樂即知人心如荷
晉聞夫子磬聲而知聖人有心於天下鍾子期聽伯牙鼓
琴而知志在高山流水蔡邕聞鄰人鼓琴知有殺心之類
子路剛勇其琴聲亦有剛強氣象故孔子言奚為我之門
謂與已不同也論衡曰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
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尾奮豚揚屑吻
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開
導肅進猛氣消損驕即屈折卒能政事序在西科斯蓋變
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抱朴子曰昔仲由冠鶴帶狔震
珥鳴蟬杖劍而見拔白而舞盛稱山之勒竹欲任挺強之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自然凡父善誘導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
大選諸安仁曰抑抑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
室口義云入室近裏着己之功近裏着己事求諸心
則義理精微而氣質變化這正大高明總是實有諸已由
中達外的若平日無事心之功氣質未曾化變得則正大
高明只是聰明見得箇大槩不是實有諸己不曾盡得他
精微所以發用處却看得粗了如子路作樂便有殺伐之
聲如論事則以正名為迂以見南子佳佛肸為不可都是
執殺法道理無箇圓神通變之妙此只是功夫未到他心
地自好自是合當敬他夫子之言所以教子路而門人不
悟升堂入室之言亦所以教門人也升堂是氣質好未
入室是功夫未至也初問云堂是明顯處室是深遠處
凡居處上堂人多入室有箇數疑問云子路一生為氣
質累夫子每每不滿蓋病其剛之過也然終是剛的人見
大體有擔當如聞過則喜唯恐有聞緼袍不耻宿諾不留
是何等造詣直中和之不足精微之未窺耳升堂入室譬
得祕妙重上一句講錄云由也升堂二句要見夫子取
子路意重升堂上未入於室輕帶說由之學已升了堂特
未入於室也堂堂字只借以形容正大之城精微之與要
之亦從立之門門字生來升堂是得門而入者矣豈是在
門牆則麾之者乎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淮海近語曰聖道只是一中字盡之師過商不及已便見
中之所在子貢不悟而以過為愈也故夫子又告以過猶
不及則中之所在益可知矣講錄云子張子夏之過不
及就所學說資質是上一層過者固是賢智之太過不及
者却非愚不肖之不及亦要說得相當過猶不及是泛
論其理末綽以師之過猶商之不及繼

○季氏富於周公

古言云季氏富於周公今說周公財貨之富非是周公豈
富於時貨者夫子不肯正言季氏富於魯侯故言富於周
公舉周公之封國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且
周公結親家宰太師又侯上公東伯尊官又輔兩朝許多
漆錄云季氏富於周公

如此封國之富止於千乘今季氏分而有之者不止千乘
矣尚可附益哉旅次漫語云季氏富於周公周公指魯
也猶彥云敵國富也周公宜富之說殆非至論淮海近
語曰周公之富義而富者也季氏之富不義而富者也冉
有聚斂非必如後世頭會箕歛之臣但只緣他學術未純
終任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即為之處置調度以為職
分當如此下知季非可附益之人不但富於周公不可附
益雖不富亦不可附益也故夫子深責之范氏謂其心術
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最為得旨左傳孔疏
引鳴鼓而攻之云伐鼓者是攻責之事虛齋蔡氏曰鳴
鼓者蓋鼓所以號衆也故為聲其罪所謂揚于王庭之意

范氏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此句最好蓋嘗因是推之荀或以謀略施之曹操嚴尤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毅以才教施之劉裕皆失其所施故易曰離利貞

○此也愚

大全慶源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蔽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畧乎外則文飾不修此曰子性賢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耳口義云愚魯者精神內守者也辟彥者精神外馳者也務內者外不足而內有餘進道之資也務外者外雖可觀根本荒矣如何入得道此學術內外之辨也象山全集云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

能幹事

卷之十

十一

子所喜于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為子思擇師者可知矣朱子語類讀參也魯一段云只曾子資質自得便宜了蓋他以遲鈍之故見得未透只得且去理會終要洞達而後已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則是終于魯而已就正臆說云回愚魯魯乃是任道之器學未有不從收斂退藏而得之者也若華言綺語玩弄精神實揣摩押闔之術希世盜名之事君子所不取也吳志諸葛恪曰師僻由嘖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聞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

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丹鉛錄云論語曰由也喭俗論也或作諍見文選注又作諍劉勰曰諍諍喻同一字諍者直語也屋路淺言有質無華喪言不文故卑亦稱喭劉子新論云子時揚裘而諍曾子指揮而喭是諍與喭同也

○回也其庶幾乎虛空

筆解韓曰一說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此近之矣謂富不虛心此說非也吾謂回則坐忘遺照是其空也賜未若回之空而所見能中其空也貨當為資植當為權字之誤也子貢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此蓋明賜之所以亞回也李曰仲尼品第四回賜皆大賢豈語及貨殖之富耶集解

集解

卷之十

十一

失之甚矣吾謂言語科是資權變更能處中乎即回之亞正明矣璉鐵論曰顏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後漢賈逵傳帝加賜逵曰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重懷太子賢注曰屢空數空乏也龜山集云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達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有中也不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孔門所謂貨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焉耳朱子語類云問屢空前輩及南軒皆作空無說以為無意必固我之無但顏子屢空未至於聖人之皆無而純然天理也及先生所解却作虛空乏而自樂何也曰經意當如此不然則連下文子貢

作二段事空無之說蓋自何晏有以解晏老氏清淨之學也因其有此說後來諸公見其說得新好遂發明之若顏子固是意必固我之屢無只是此經意不然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貢於貨殖下與馬賢夏畦同科謂其所至諸侯莫不分進抗禮天下後世無不指子貢為堅賈之事子貢孔門高弟豈有聖人之門而以賈堅為先乎屢空無我者也其學則自內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由于已之所自得也特其才高凡接于見聞者莫不解悟比之屢空者為有聞矣曰此說乃觀文策公所作審是集中之語蓋呂與叔之遺意也乍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蓋屢空者空之其易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是也王伯厚

云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于異端也明儒經翼曰人心無一物原是空空之體形生以後被種種世情牽引填塞始不能空吾人欲復空空之體更無巧法只在一念知處用力一切世情念頭有牽扯放不下皆謂之妄皆是不善之動顏子不遠復復者彼其無不善之動而已朱師云吾人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孔

子空空無一物即天哉之空顏子屢空猶有空未盡處使空得盡即孔子矣故賈希聖聖布天後儒以顏子惟能安貧近道失其旨矣信此則原憲亦甚安貧何以為未聞道此處朱輩言之已詳矣惟賜不受命一節則未之及也命即於穆不已之命貨殖喻言多聞多見賜不默語於穆

之命而專在多學而識以億為中猶商賈專廣殖以應四方正與顏子屢空之學相反後儒謂子貢不安貧富之命而真以殖貨為務失其旨矣

南游會紀曰顏子屢空之義子謂古人之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一豈虛明空同無物故能備萬物之用目無一色故能備萬物之色耳無一聲故能備萬物之聲空故也聖人常空顏子知得減據法故庶乎屢空子貢子張諸人便是增了

四書心法云空者虛也今之言天者曰太空曰太虛並舉之也夫子之道天道也空虛者太虛也回也其庶乎

虛空幾于虛矣唯虛也故能受天下之善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心不虛也不虛則不受矣子貢多學而識與顏子正

相反億者朋從之思也不幸屢中是使賜多言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無億也或以貨殖遂謂子貢顯於治生而顏子安貧空乏不厭噫是未知心學也顏賜之分虛與不虛之間而已

程明道曰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以豐約之間不能不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于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論衡曰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吳志註孫盛曰不幸之中仲尼所垂是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

弁州劉記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人之本意 劉卽人物志云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餘
妄允虛之人顧言現妄內實事反 孫奕示兒編云與如
吾與點也之典論其篤厚則所與者君子之人乎色莊之
人乎君子則躬行者色莊則色厲而內莊者 大金雲峯
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
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 雙峰饒氏曰上言
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
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經傳中有專指
面色言者色思溫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
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色
取仁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得該行事而言曰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即所謂色取仁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晉書馮統曰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故仲申以兼人
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 大全胡
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行之不勇者
不卑也正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
兄稟命自其所必能不待教之耳 講錄云子路問聞斯
行諸是疑其為可而未安冉有問聞斯行諸是疑其為不
可而不敢問詞雖同而意却不同夫子之答亦不得不與
有父兄在不只徒要稟命亦是要他知所取裁子路豈
不要他行其所必能而不待於教者冉有豈不要他稟

命稟命其所必能而亦不待於教者也

○顏淵後

筆解韓曰死當為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顏淵後下文云回
何敢先其義自明無死理也 李曰以回德行亞聖之才
明非敢死之士也古文脫誤色註徒而訛舛退之辯得其
正 晉孫盛曰箕子同兆元吉於虎兇之吻顏孔俱充道
遙於遠陳之間 野客叢書韓退之謂論語子在回
何敢死死先字僕觀北史李虎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
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乃知死字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

申鑒曰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
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
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以退
臣道也 公羊傳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
之義也 注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
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
去者仕為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
劉敞曰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
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夫據國之位而
耳其祿臨禍不處聞難不圖偷得自存之計使篡弒因已
而立後雖悔之不可長也里克趙盾寧殖之貶不亦宜乎
曾不如公孫寧儀行父之循有益于其君也又況商人陳

乞之懷惡以濟逆者乎夫商人陳乞懷惡以濟逆與里克
墮店溺殖之事則輕重有間矣然而春秋不別也以謂君
臣之間義不容失故其文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
者也 勉齋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羣臣而超乎其上也
且臣者等乎羣臣而混乎其中者也以道為審出處之宜
盡責難之義此大臣之所以異乎具臣也 孫奕示兒編
云大臣以道格君心之非則無復有容於政害於事者此
所謂不可則止也 口義云二子有大臣之心而無大臣
之學者也有大臣之心故弑父與君斷然不從此是他真
心動不得廢無大臣之學故見理不明只任己才去做不
能一體察道理所以事君於進退處無超然獨立之見
只是了事目前而已故謂之具臣 講錄云夫子所謂大
臣是以大臣之道論不必有大臣之位者凡為小官亦當
如此蓋大臣若不稱職亦不足為大臣小官能盡其職或
德浮于位亦可謂之大臣也 道莫大於仁義大臣以道
事君是以仁義致其君使君以仁義而治天下此是他幼
學壯行的本領外此都無計較所計較者只是去就耳
原旨云由求之仕季氏從作田賦從伐顓臾從旅泰山其
從之者多矣所不從者特弑父與君耳故曰具臣 大全
厚齋馮氏曰季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
習於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
子蓋捨君魯而以為大臣也既抑之以具臣及其以從之

為問故明以弑父與君不從折之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左傳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怨
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
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
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求愛
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
英錦不使人學製鳥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
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也若果行此必有兩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
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
不敵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
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
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 論衡曰鄭子皮使尹
何為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為費
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
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
史無經學曰吾能治民間之口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
無方術以心意治病也 胸問四書說云夫子使漆雕開
仕而開不自信故夫子說之知夫子之說開則知夫子惡
子路以仕為學之說矣 初問云為仕者必先由學仕不
由學已是無本何以建功立業漆雕開必欲信道方仕已

集賢堂之贊本
近世論之
下處如是

見大意矣若遽然治民事神恐只在事迹上勞攘不惟不能益已且以病民故夫子惡子路之佞原旨云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謂為學之不必於讀書耳治民事神皆學也學何必專在讀書子路立言未為不是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講錄云趙閱道亦嘗折王介甫云皇華稷契所讀何書亦是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意但彼是根心的議論此是口給的佞人也可同日而語哉太全朱子曰佞不是誦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果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吞孔子故惡其佞山堂考索曰子羔之為宰有所不取而必說乎未信之漆雕子張之干進而惟與子詠歸之曾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揚子危言四子侍坐而夫子啟以言志蓋試言其用於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為國之事答問之正也子路以率爾見嘲曾皙是時手方鼓瑟而心口相與曰夫子其不悅於為國乎又見亦與求之答夫子無言竊意夫子必不以仕為悅矣故一承點爾何如之問從容含瑟而試問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蓋逆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點乃為浴沂詠歸之說蓋迎合之言非各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為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

寂寞之濱而忽聞曾皙浴沂之言若有獨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飲水之樂故不覺喟然而嘆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嘆者豈惟與點哉至於三子出而曾點後蓋亦自知答問之非正而蒙夫子之獨與故慰問之而夫子歷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導為賢獨與點而不與二三子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據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為道妙但欲推之過高而不知陷於談禪其失豈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簣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為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呂與叔程子之門人而上蔡之友也其詩曰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坐春風詠不休又曰終日孔門無箇事只輸顏氏得心齊又因程子吟風弄月之言而演之心齋之說莊子之寓言此詩不惟厚誣曾點又嫁非於顏子矣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幾希矣審如是何不徑學莊列而學孔孟乎夫子歷聘卒老於行荷耒晨門長沮桀溺之徒非笑譏諷而夫子之撤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台亦欲往豈以不仕為高者耶充點也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與桀溺之志世並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學皆聲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干倡狂自恣放浪無檢不止也豈非充舜氣象

一言為之厲階哉 王符云以用也孔子言已老矣不能
用也而付用世於四子也故三子皆言用世也 石渠意
見補缺云以已通用止也蓋言每以我年長止而不言是
語之使言志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千乘之國以地實出車數而言當三
百十六里有奇況有山林川澤城郭道塗又當三分加一
若以封建常法言可謂大國矣而子路謂攝乎大國之間
則此猶小國也蓋自黃帝時天下萬國後漸漸吞併至湯
時三十餘國至武王時會孟津尚八百諸侯而武王又封
建親戚功臣為國多矣東遷之後併吞猶甚小者漸大當
時齊秦晉楚其地或至千里故千乘之國誠小國也

樂書

卷之十

王

樂書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君子也者其有德之士歟
仲尼燕居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孔子問居曰
禮者君子必達于禮樂之原孔子之於門弟子所與言禮
樂者不過顏淵之間為邦是為邦之道無先於禮樂而求
也為之可使足民而已此孔子所以不以語回者告求歟
王通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
宗貴乎是又指在上制作者言之與其所謂以俟君子者
異矣 講錄云三子要為邦乃是說諸侯有委之以邦國
者不是自己為諸侯也若自己要為諸侯則當時諸侯皆
封建而世襲豈人人所得為者亦終是妄想矣
論衡曰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

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
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
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
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
不浴雩祭審矣 筆解韓曰浴當為汙字之誤也周三月
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哉 李曰仲尼與點蓋美其樂王
道也餘人則志在一事故仲尼不取 通義仁山金氏曰
上已乃三月節後初建巳之日所以總說暮春至曹魏則
定以三月三日為上巳所以蘭亭曰暮春之初泗上土人
以為沂水三月水堅未解何以言浴當是汙乎沂爾殊不
知汙沂之說本於韓李蓋彼但以浴為裸浴而不知為被
諫絕業 卷之十
王
除也况魯國無川浴之俗暮春亦非川浴之時曹點又豈
川浴之人哉且如其說則堅冰未解曾皙又何以御春服
風舞雩也母乃病乎况周無寒歲秦無煥年古今風氣不
同氣化或異未可據耳目之近而詆古人之書也 白雲
許氏曰後漢書禮儀志二月上巳祓除官民教于東流水
上除去宿垢蓋于水上祭而盥手略湔濯其衣以寓潔清
之意自古風俗如此非裸而浴也 歷代確論類瀆曰四
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
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于世者矣
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
樂以忘老則其處已者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

哉傳習錄或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却似沒要緊的事聖人却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政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明儒經翼問夫子與點之意王氏曰天下事必須淡然超然若一毫無意於天下之事者方能了得深山之寶得於無心赤水之珠索于罔象三子皆欲得國而治未免執定做去曾點却超於政教禮樂之外春服既成即唐虞垂衣之治童冠追隨即百僚師師之化舞雩風詠即明良慶歌

卷之十

十

之氣象易地皆然此千古經綸手段所謂以無用為用卻氏曰三子言志似實而虛曾氏似虛而實有勇知方章甫小相自是實事然千乘之國宗廟會同何時可到手不若春服風咏更無等待故無所擇于境者始可語安土無所擇於時者始可語樂天古言云曾皙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正在沂水旁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即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曾是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皆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待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尚友軒臆言曰曾點春風沂

卷之十

十

水之樂他是箇未有事任的人却也不想做事業只在當下灑然自得三子便有等待少却此段意趣胡子衡齊曰孔子與點非與其即能為舜伊事業也以其志與見固已超聲利下事功而於天地萬物之基本獨有在也其與區區憑才能意氣建事勦較然異矣然點止于狂簡不能克念入聖則固其自怠之失非夫子過與也羅念庵云三子於事為上用工夫皆不深許而曾點所言若脫畧空虛者夫子喟然嘆與之者何故蓋天下無時無處不是此道理無人不是所當包容豈當不可揀擇較計有此便看有我的意思便與天地不相似蓋心大然後能體物有天下而不與然後能成事功不徒欲不干譽然後能協和萬物不離事物不著事物然後為蕩蕩平平之道也三子之言豈不各有所見然有期必作為的意思不免執着一邊當幾而不悟隨寓而不安縱有小小成就已非隨時立政之道矣此夫子所以深嘆而許點也淮海近語曰夫子與點之言志沈氏曰須識得聖人之志然後識得四子之志老安友信少懷此聖人之志素位而行者也遇一人則安信懷乎一人遇一家則安信懷乎一家遇一國則安信懷乎一國遇天下則安信懷乎天下人不知亦如此人知之亦如此夫子何以之問問其把平居何等學術去應人之知非是問其人知之之後何等設施也三子之志都說人知以後設施的事曾點之志則舉平居眼前的學

術來說而所以應人之知者即此順應之耳。曾點只是素位而行隨其所遇無不可樂。三子則顧乎位外之事。三子必要人知方得行。曾點不論人知不知隨時隨處皆可。行三子格局死曾點機活。三子取必於人點取必於己。三子待他日做點即今日做三子擇地方做點即在此地做夫子所以獨與點也。知夫子與點是素位而行不顧乎外之意則暮春樂也。推之四時皆樂也。春服樂也。夏焉冬來玄端章甫亦樂也。重裘樂也。遇可事之君可使之民亦樂也。浴舞于魯地樂也。侯將於宗廟朝廷之上亦樂也。咏歸治兵行禮用樂亦樂也。加於斯民亦樂也。不可將曾點之事只看作窮居之事。又不可將點之樂看作逍遙物外之樂。士翼云問曰點爾之見與何也。答曰為其有禮也是故舍瑟之起異撰之對異乎子路之率爾也。子路自雄其才點也。舞雩之詠少長有序事在日用焉。爾夫子之哂路即其與點者。前語未白後則發之生事三事即亡遠也。忠恕即道之壹也。舜禹仁知之相用舉二臣也。學者毋舍本文他求奇妙聖人未嘗說人之窮高遠也。家語曰曾欲脩禮教孔子善之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冊鉛餘錄云曾點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也。故乃以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此風一降則為莊列再降則為嵇阮矣。講錄云舊說夫子志不得行方在寂寞之頃忽聞點也之志有以觸其樂天之誠故深許之者此說

國語解義曰
點子不自稱也
蓋人也夫八
歲上無也不
知下流其可
笑貴

大謬蓋點之志雖不說為邦而却不止於為邦未為邦時則與人吟風弄月若鳳凰之翔於千仞為邦時則使人老少陳若泰和元氣在宇宙之間夫子安得而不深許也。若說許他志不為邦則先何以有知爾之間後何以又許三子之為邦乎。後儒不識聖人與點的宗旨乃至高談虛遺落世事若魏晉之以風流相命而卒致神州陸沉之禍者其又名教之罪人也哉。
、羅念菴云為邦當以禮而子路之言無遜讓所以哂之蓋讓是人心本來辭讓之心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能退讓則禮自行為邦而不讓便落於意便欲勝人不能下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必非真實洗滌自家弊病不咸以入堯舜之道便與曾點所言相反故讓字便是夫子由之意便是夫子與點之意。車若水曰伊川云子路之志亞於曾點蓋其所言雖不讓却是真實。胸間四書說云為國以禮即有勇知方也子路之所能也故曰夫子蓋許其能哂者言之少遜讓耳非哂其不能也亦非哂其不能為國以禮也故程子之說置之圈外。解醒編云為國以禮只是一個讓字蓋天下國家之事非強智勇力之所能為而沖然退然若有所不為者乃所以為天下也讓則為禮而不讓則非禮禮讓所以為國而不以禮讓非所以為國此所以哂由也。講錄云先時與點者進三子也使他有限空天下的見識此時又與三子者進點也使他

有脚踏實地的工夫

談經苑卷之十六

談經苑卷之十七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婁江門人呂用賓校

論語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

後漢即顏曰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筆解李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視聽言貌思五常之具也今終之以動者貌也貌為本為仁此問非顏回具體安能究仲尼之心 朱子語類國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談經苑卷之十七

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己復禮一句却尤親切 林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曰以其觀之夫子答群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故以大綱告之至於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大綱說若以此答他弟子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初是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初言即牛之克己復禮也至於答樊遲答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己復禮之功也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己纔克己便能復禮又曰

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開門自守不放賊入於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所謂已只是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時方是 大全慶源輔氏曰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限制也文者其條理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理虛而禮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 朱子曰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已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執發動處克將去必因其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只是發動方用克若待發動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克是克去已

已私已私既克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克已便能復禮非是克已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個復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得這一分天理來 雙峰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已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而言也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 厚齋馮氏曰左傳云仲尼曰古也有志句凡已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惟顏子可以從事於此 二程類語曰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已勝已之私則能有諸已足反身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已也 讀書錄云禮者天理之節文孔子謂克已復禮為仁何也蓋仁即天理也人欲

熾則天理不行必克去已私事事皆復於禮則天理流行而為仁矣 明儒經翼云或問歸仁朱子作効驗說如何曰聖賢只是為己之學重功夫不重効驗仁者以萬物為一体不能一体只是已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于吾仁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邦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于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已如盜賊克者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是真實用功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如有一毫在則眾惡相引而來矣 論語測曰天理生于心與心俱生暑亡之而暑復之也已私蔽之則若亡焉爾也已私微而天理之生於心者固存若而若始復也是故已去則禮復禮復則仁矣一日克已復禮何以天下歸仁也天下同仁也仁也者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体者也言天下則天地萬物舉之矣已私蔽之則形骸爾汝之念生焉已克而禮復禮復而天下同仁無爾汝之私而本體復矣 新泉問便錄云克已復禮固不是二事然所謂克已者非謂半上半下也去之盡乃謂之克也已私纔盡天理立復若其不繼惟是祇悔耳 困勉錄云仁者人之生理也具此生理而後萬事萬物之節皆本於此故曰礼礼者体也克去已私以復其本體本體復則三千三百仁体事而無不在也故曰天下歸仁 初問云已者對

人之對也人心原自有恰好天則是之謂礼只為人己之私間隔之所以不得為仁己是有我是人已軀殼之念汝能克下軀殼之心無纖毫有我是之謂礼便全然是天則即此是仁矣仁者與天地萬物同体到得無軀殼之心全復了天則則天地萬物原是完完全全都在吾度内洞然八荒皆在我闢豈不是天下歸仁哉此仁不必在天地萬物上去討只在一克己之間吾自家就此心下手耳而豈由乎人哉顏子便識仁体便請下手的條目夫子說汝不必看仁遠了只在視聽言動間汝於視聽言動間不着一此色相便全然是天則仁之本体在矣顏子請事斯語洞然無疑直悟到底此是於吾言無不悅再不問難此章類

卷之十七

四

子如仙家火候已到夫子是輕輕點化他靈丹一點便成黃金顏子人已處甚薄不比尋常人厚重難破破此開便與夫子一矣 講錄云天地是我身的統体萬物是我身的百骸何人非己何已非人人所以不仁者只緣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己之未克故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何曾只知有己乎明道子定性書引易云不獲其身不見其入象山子云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吾四体動四氣之和天地萬物為一体而不知有己者正此之謂也問以克己作無絀於仁最親切矣但非礼勿視聽言動說不去此四者如何是無絀而天地萬物一体乎曰視聽言動吾人與天下相接只此四者而已四者非礼便是有

絀之私非禮勿視聽其視聽者以天下之公也非禮勿言動其言動者以天下之公也此正是大公而無絀天地萬物都為一體矣不謂之仁而何哉 車若水云顏子問仁章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仲子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程子亦只就仲子自說如求仁得仁何怨之意不干別事朱子則曰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皆與其仁又曰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是家邦歸仁至顏子則天下歸仁人以呂與林八荒洞然皆入我闢為非乃又自載程子事事皆仁之說於集註畢竟兩可其說嘗記得朱子語錄有云克己復禮為仁言一日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則胸中薰然慈祥和惇惻視天下之物無一不在我所愛之中反更安穩 東

卷之十七

五

即克復堂記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体莫非己也儒先成說乃以己為私以歸仁為效心恒疑之子所雅言曰為己曰正己曰求諸己皆對人而稱也問仁一章凡三言之而二以為私己一以為真己則何居果以歸仁為效則畏臣微服絕糧陳蔡吾道非耶蓋聖門嘗發于君子之問矣克者脩治之義也禮者天然自有之敬也克己復禮其脩己以敬乎天下歸仁其安人安百姓乎故視聽言動己之目也除却視聽言動便無身矣聖人繫易以復之初九婦諸顏氏子而其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則脩身之為克己其較章明已乎 答問集云象山解克己復禮作能以身復乎禮似得孔子當時口氣蓋為仁由己之已亦克己

已字也如何作得由已私况克字正解只是作勝作能未嘗作去曰顏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歷指四箇非禮不是私如何曰此條却是象山所謂能以身復乎禮者也蓋視聽言動皆身也非禮則勿視聽勿言動是渾身而復乎禮矣大約孔門宗旨專在求仁而直指体仁學脉只說仁者人也此人字不透決難語仁故為仁由已即人而仁矣翼取先生曰克已復禮為仁自漢儒以勝私訓即子夏戰勝之意然嘗疑夫子告顏子或不然且克已由已一語而損分二義殊未愜載觀下文孔子止言復禮之目更無克已之文乃知二已當一義克能也孔子正言能於已而復禮則為仁矣能已即由已之應蓋為仁功在復禮而復禮在由已禮也者吾心生生之理也故復禮則為仁為仁則天下皆在已生生中矣故曰天下歸仁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今人不能復禮天下不歸仁者良由不知天地萬物之莫非已而異視之不知禮之本無內外而獨以器數節儀者當之不求其本而專視其文界限日嚴藩籬日增生生之道及以痺焉孔子既曰復禮為仁然又曰人不仁如禮何故仁一禮也禮一仁也非仁非禮又何有乎天地萬物之渾其理而生生也哉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何也曰此正言復禮之目也夫復禮非有所加也亦勿其非禮者而禮自復矣非禮者人心一有昏蔽而靈則惑焉弗得其理即為非禮夫盡視聽言動而皆出

於靈則所以應天下者無一事非禮而禮復矣天下有一不在已生生之中乎器數儀節非吾能事乎此不由已而將誰由故顏子聞之曰請事斯語此知其由已而直為已任非顏子疇能之今之言非禮者亦止以器數儀節之失當之此不知禮即不知仁也且如狎有邪色吾能遠之矣若倏然而奸聲臨之吾不及揜耳又何以為非禮勿聽耶故勿之云者吾惟不昏蔽其靈則而常得理哉是之謂勿非禮故曰不外存心蓋識禮真体便見克已無我非強制為功也海蠲編云朱子訓天下歸仁歸字為與讀者俱作上聲不如作去聲讀如與祭之與稍妥耳蓋孔子意謂有已作礙即不能歸天下為一已今既克已復禮則盡乾坤渾然是一箇禮故以一性入一切性而無欠以一切性入一性而無餘所謂燈影交光相在相入而塵塵合妙網珠接影互融互攝而處處分形又如古人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妙得歸仁之極趣也既曰克已何以又曰為仁由已乎蓋仙家舍七情無還丹禪家舍無明無佛性所以道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若更於視聽言動之外日賢賢焉覓所謂禮者而復之是棄冰覓水舍瓶盞釵釧而覓金而烏乎可哉故曰為仁由已非由人也若舍此他覓便是役人覓矣質言云克已之已與由已之已總是在自家軀殼上討尋如所謂視聽言動是也蓋已之性情物感為理為欲摠不出此耳上下全是一箇如此

方看得已字通透 營營叢議云或問胡安定何謂克已
復禮天下歸仁胡舉卻先夫詩答云門前徑路無令窄路
達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這路荒人間滿地生荆棘其人
默然而悟、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
盡退工夫只在四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
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只心術間微有些子未盡處須用
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 問非禮
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知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
易視聽惟明鏡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鏡非德便是不
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
是非禮 南遊會紀云世傳金丹用逆不知吾儒之學亦
全在逆顏子四勿便是用逆之數收視反聽謹言慎動不
速而後所以備身也 論語淵曰顏淵何以請問其目也
目也者其樞要也何以言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非禮者四
而其原一也勿之者四而其心一也如精中軍以應四敵
其帥一也是之為謂目也自夫支離之說興而聖人精一
之學亡矣何謂非禮也禮也者理也非理則已私也已私
生于一念之萌則勿之於幾而用力焉孰知太始聖人之
學也故得聖人之學顏子而已矣故曰請事斯語矣非顏
子其孰能知幾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妄行此之謂也 蔡子木自知堂集云
一日之間心思之叢竅而為視聽言動者不知幾千百端

不能痛自奮拔洗立樹立其終竅處惡能惡中天理之則
譬之中軍不精八面被靡當其難克安乎危甚試自猛省
苟為非禮被靡陷溺則面目肢體無不可憎 初問云夫
子告顏子四勿其意重在視聽言動四字上不重勿字上
顏子者夫子獨高彌堅原者得戒遠大故夫子謂仁只視
聽言動問工夫至近至簡皆眼前事此正是約之以禮非
是下中智教他勿視勿聽如村師誨頑童呼號而下牢若
有得勿字重則顏子全是粗人于淫聲亂色不成都去視
聽耶 海虞編云顏淵天資高邁一聞克已復禮之訓即
領得已與禮原是一箇就是當人日用更不是別的故不
更絮叨直問其名目以證所詳耳夫子知之故但曰已即
是視聽言動克已不教汝除却視聽言動但非禮勿視聽
言動耳顏淵至此遂豁然大悟矣此正是孔子與第一高
弟傳心密語錄云萬勿余如此喃喃說去不直一哄讀者
若以視聽言動一副識情去領他正所謂只知貪程不覺
錯路 讀書錄云古人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四勿
以視為先 原旨云人之應事接物開眼便是尤易得事
引所以四勿先視佛氏五蘊先色六根先眼亦是此意
○仲子問仁
朱子語類曰顏冉二子之於仁譬如捉賊顏子便赤手擒
那賊出仲子則先去外面關防然後方敢下手去捉他
問克已復禮何以謂之軌道主敬行恕何以謂之坤道曰

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 大金雲峰胡氏曰
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想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
論語測曰夫道感應而已矣必接物而後感應之心生
焉是故於接物言之也何以為敬何以為恕也一心也見
於接物謂之敬見於處物謂之恕其未感應也恕存於敬
之中其既感應也敬行乎恕之內敬恕立而德不孤其斯
以為仁乎或曰以克己復禮為乾何也乾知太始始者念
之萌也以主敬行恕為坤道何也坤作成物物者事之著
也乾道由心以達事坤道由事以存心德業交替者也
初問云主敬是要此心根本處常諒一下勿令昏昧放逸
行恕是將此心体贴人已之間恐私意隔絕此是漸漸消
磨的方法與合下便拔去病根打破人已關者不同 在
和無怨二句要此心無時無處不然敬則能打起精神保
養天理恕則不傷害天理人心所同然天理全時自然通
人心而為一何怨之有 景行館論云敬恕是合內外之
道物我元不相判聖人通天下之志不忘物不失已便不
必言推而以時出之不必言主而萬物皆備因人專於自
守故教之恕令不忘物因人徇於處物故教之敬令不失
己此隨病立方非交舉並進之功近來說敬說恕殊昧此
義所以存敬功夫流為迂腐執着強恕功夫便錯認齊物
我同賢愚一大小孔子答仲弓問仁恐不兼言敬恕出門
使民能以見賓承祭推之皆恕意也不然兩樣功夫如何

一時兼用得 淮海近語曰顏子之學無人已界限惟一
克己便與天地同德故曰天下歸仁仲弓之學必致審於
人已之間敬恕之功盡方能物我為一故曰邦家無怨顏
子在全體上做仲弓在實地上做是以有乾道坤道之別
及其成功則一也 陽明子曰邦家無怨是我自家不怨
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
者不在此病痛已說在天下歸仁處矣 車若水曰象山
謂仲弓勝顏回蓋見聖人所語顏子大段用力而語仲弓
則似不其費力便是仲弓強了不知顏子有這力得用故
聖人教他用了一切掃令淨潔免得次第逐件儘有辛苦
他人無顏子之力若教他如顏子之用便是不量力且當
旋旋用去 講錄云請事斯語是要以敬恕自盡以無怨
自考也在貧如客而使臣如借僑非不錄而怨恕不還仲
弓其果能請事者哉
○司馬牛問仁
通義朱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初在學者即當自謹言語
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
如何有仁初是特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
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
心裏也自不知得 大金朱子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
仲弓底工夫顏子是箇箇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
便入來敬恕是二門言初是個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差

即石理乃滿不
知世說何以都
不與道釋處自

迂曲是隨地病處說 初問曰為之難是遇事時管束此
心要全在天理上天理最精要審幾微辨及毫髮故自不
肯苟且輕易作為人能管束到此自然持重豈肯把言輕
發 解醒編云司馬牛但於言語上致力而不於修為上
致力故夫子以為之難曉之蓋仁道不在多言願其為之
何如耳勉其難即戒其易原非二心此詁言之所以盡仁
也

○司馬牛問君子

晉却起云意之所安則觸遇而莫情之所關則無往不滯
因此而言通滯之所由在我而不在物也若乃懼生於心
則豈乘於外外豈既乘內懼愈結 通義朱子曰牛將謂
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本統內省不疚自然不
憂懼未有憂懼者內有所歉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
廣體胖何憂懼之有 淮海近語曰不憂不懼不在內省
不疚之外不在內省不疚之後是君子所為無一有愧於
心自然如此蓋內省不疚則理足勝私氣足配道義居常
則隨遇而安處變則順受其正有何憂懼孟子曰行有不
慊於心則餒矣只不慊便是餒故內省不疚便是不憂不
懼也 中庸曰君子戒謹恐懼而此曰不憂不懼何也惟
戒謹恐懼所以不憂不懼也戒謹恐懼便是內省不疚實
功 初問云心上無私自然無疚何憂懼之有縱有可憂
懼者亦以理自信患難處生能入其心哉憂自內出懼自

此家林直載

外至莊列全無憂懼亦是見理分明處見理分明的人自
然心上無私無愧怍之事所以不憂懼不憂不懼是心體
只怕私意撼動他心如鐵石原撼不動惟私意牽引便撼
動

○司馬牛憂

大全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
著矣而其弟子頌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陳
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
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矣 朱子語類
曰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 正蒙曰敬而無失
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新安陳氏
曰虎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己敬
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也子夏皆兄弟之語有與集註
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而辭盡矣

○子張問明

劉邵人物志云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
之待燭火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及遠之明難 晉書司
馬攸歲曰無曰父子不問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
備崇諛言亂真諸潤離親驪如之譏晉侯疑申 抱朴子
曰夫漸漬之外則膠漆解堅漬潤之至則骨肉乖折塵羽
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 宋書劉隗云
浸潤之行骨肉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獻

欽奏樂孟博所以慷慨囊頭者也。舊唐書史臣曰以百口百心之諛諂蔽兩目兩耳之聰明苟非鐵腸石心安得。不惑。新唐書崔群曰無情曲直辯之至易有情則欺為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之說以其難辨也。大全朱子曰諧是諧人是不干已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交來不覺惹是惹切已底事纔說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惡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諧膚受之刺痛痒立見故激以切已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惹。芝園集云善為諛者巧便開構迎合蒙蔽使其膏然如為鬼所魅至有終身不能察者孔子曰浸潤之諧膚受之惹言其浸潤之來不使人預覺雖曾參至孝毋必疑其殺人市非林藪人必疑其有虎間有不行焉者則謂之明遠君子矣。口義云子路欲以無所不知為知不知心之分曉處乃是知也子張務外意欲以無所不見為明不知心之不蔽處乃是明也蓋世人有能明見千里之外而不能不惑於浸潤之諧膚受之惹目前之情者由其心之有蔽故也若義精理明此心無蔽目前之情惑他不得則全體之明在我矣。胸岡四書說云要知此諧本是無行可毀此惹本無冤可惹若本有可毀本有可惹而一槩置之不行亦未可謂之明且遠也。

淮海近語曰浸潤之諧易移者也膚受之惹易激者也皆不能行焉則是此心鑑空衡之休不因物而有遷知是非之真能早見而預待不可謂之明乎諧如浸潤緩而不覺且不聽況非浸潤者乎惹如膚受急而不及詳且不聽況非膚受者乎是其心之明不蔽於近而且可謂之遠矣明則遠不明則蔽於近只反覆以應問明的意思本問編曰不行就諧者惹者說非就聽者說蓋聽者不信則彼計不行耳遠不在明之外。

○子貢問政

朱子語類云看來此只是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事也。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通義白雲許民曰夫子所答民信本言其效所以集註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襯在中間子貢析而為三正欲知信與食兵何者為重夫子亦隨其問而答之而信者人心所得天理之固有非如兵食自外來故至死不可去又曰夫子初答民信固以效言制田里薄賦歛使以時則食足比什伍飭車甲時簡教則兵足只此二者之間信已在其中況食之飽居之安然後教化益可行而民無不信於上矣民之信本於上之先信也子貢以二本一效列而為三非強析之也固在聖人語意耳夫子最後之答則又推信字之本而極言之謂此

信之信則後信字之一義也 大全朱子曰以序言之則
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蓋先生理人所以不免者
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
有以使民軍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
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 齊氏曰考井
田之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
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無
事則並隸於司農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
一卒是食即所以是兵也民信之矣者可使民勇且知方
而其可以敵王所愾也雖曰三者其實只是一事天下未
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也予貢再問而
孔子曰去兵非去食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
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孚於民則雖緩急之際而亦終不
忍以飢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義
結之於素耳 自警編史太師曰政之大要曰食曰兵曰
信民以食為天一曰無食而流離殍餓轉徙於溝壑是食
不可不足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無兵以守則雖有險阻
必陷於敵是兵不可不足也夫無食何以養民無兵何以
守國至於語信則宰去斯二者而信不可失何則信蓋民
之司命也彼齊威晉文之霸志在富國是欲足食也志在
強兵是欲足兵而猶待不背南誅之盟首為伐原之舉乃

實理人之固有失之則不若無生此亦兼上下言之前民
信之信則後信字之一義也 大全朱子曰以序言之則
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蓋先生理人所以不免者
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
有以使民軍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
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 齊氏曰考井
田之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
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無
事則並隸於司農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
一卒是食即所以是兵也民信之矣者可使民勇且知方
而其可以敵王所愾也雖曰三者其實只是一事天下未
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也予貢再問而
孔子曰去兵非去食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
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孚於民則雖緩急之際而亦終不
忍以飢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義
結之於素耳 自警編史太師曰政之大要曰食曰兵曰
信民以食為天一曰無食而流離殍餓轉徙於溝壑是食
不可不足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無兵以守則雖有險阻
必陷於敵是兵不可不足也夫無食何以養民無兵何以
守國至於語信則宰去斯二者而信不可失何則信蓋民
之司命也彼齊威晉文之霸志在富國是欲足食也志在
強兵是欲足兵而猶待不背南誅之盟首為伐原之舉乃

無食無信則信
能成霸業信之不可無也如此惜乎假之以立霸不能真
用其信也人之有生惟死為大事軍使其人死於飢餓死
於盜賊而不可一日無信蓋食可一穀而狼戾兵可一日
而招集惟信一失則天下有土崩瓦解之勢泮渙離散不
可收拾於是時也雖三令五申其誰信乎然則信者真民
之司命也、新唐書褚遂良曰信為萬事本百姓所歸故
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 通義仁山
金氏曰聖人視天下存亡生死皆是常事惟是理不可一
日或苟惟無信雖有食有兵且不相為用況無食無兵之
際其不為鳥鵲駭駭相戕相噬者幾希矣 淮海近語曰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但說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
且以見欲足食足兵而必在於立信也食足而無信則倉
廩之儲未有不為大盜積者也足兵而無信則器械之利
未有不為大盜質者也且將并兵食而亡之矣有信則食
雖寡而知方之義益明也兵雖弱而效死之心益重也且
將并兵食而立之矣 論語則曰信也者人所以生之理
也生理人所以自立者也不可去也然則信者立人之本為
政之要而兵食之原歟 胸岡四書說云大抵此時國已
難保只是有死而已如睢陽之困是也故曰去食蓋此時
食已絕了何去之有只是以信死守乃不至於徒死耳
左傳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呂氏春秋曰凡人主
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凡哉先哉以言非信

能成霸業信之不可無也如此惜乎假之以立霸不能真
用其信也人之有生惟死為大事軍使其人死於飢餓死
於盜賊而不可一日無信蓋食可一穀而狼戾兵可一日
而招集惟信一失則天下有土崩瓦解之勢泮渙離散不
可收拾於是時也雖三令五申其誰信乎然則信者真民
之司命也、新唐書褚遂良曰信為萬事本百姓所歸故
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 通義仁山
金氏曰聖人視天下存亡生死皆是常事惟是理不可一
日或苟惟無信雖有食有兵且不相為用況無食無兵之
際其不為鳥鵲駭駭相戕相噬者幾希矣 淮海近語曰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但說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
且以見欲足食足兵而必在於立信也食足而無信則倉
廩之儲未有不為大盜積者也足兵而無信則器械之利
未有不為大盜質者也且將并兵食而亡之矣有信則食
雖寡而知方之義益明也兵雖弱而效死之心益重也且
將并兵食而立之矣 論語則曰信也者人所以生之理
也生理人所以自立者也不可去也然則信者立人之本為
政之要而兵食之原歟 胸岡四書說云大抵此時國已
難保只是有死而已如睢陽之困是也故曰去食蓋此時
食已絕了何去之有只是以信死守乃不至於徒死耳
左傳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呂氏春秋曰凡人主
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凡哉先哉以言非信

松窓寤言曰棘子成之言蓋老氏之論譏孔門修乎文故子貢甚言無文之不可不如是莫能矯之譬諸黃柏去熱附子採寒事有適當夫子亦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非平居之衡言也故前賢之義毋輕訾焉黃氏曰抄曰註云謂棘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愚按上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指其說君子恐非其所言別有君子之意也大全朱子曰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于貢全說文

50.

新書云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人而
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
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易無紀天璣則同人中玄
問辨錄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非孔子言歟夫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與孔言何甚異者而
晦翁但見言出于資便加譏駁乃似出向背之偏學者不
可不察也曰楊子云與其史也寧野其說何如曰此言是
蓋聖賢立言有正論之者有較量而論之者然則師愈歟
曰過猶不及此正論之者也禮與其奢也寧儉此較量而
論之者也奢儉皆失中就失中而論之與其奢也寧儉可
也若論正理則過猶不及奢不可儉亦不可矣故易以用

過乎儉為小過非謂無過也但與其有大過無寧有小過也即此可知寧野之說亦較量之說也若以正論則固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矣未可即以子貢之言為非也疑問云此要會子貢語意只在文不可盡去一邊觀惜乎夫子之說二句全是因其重質而與之但惜其存質去文之說之太甚耳則本末輕重子貢已有分曉不可執二猶字病之即子成亦有維世意不要說他壞了

○哀公問於有若

後漢書曰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蠲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

子非之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

丘賦之法因其田賦通出

一賦故古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

辛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

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

飲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

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之典

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穀梁傳曰古者稅什一豐年

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是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

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荀子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

垣窳怠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財之源也等

賦府庫者財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

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

上下俱富交無所歲之是知國計之極也 說苑魯哀公

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

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

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

而父母貧者也 賈太傅新書云粟之在倉與其在民于

吾何擇耶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 陸

賈新語曰有若之對哀公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于耳

而不合于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

世也若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 吳志陸

遜議曰國以民為本強由民興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

瘠國強者未之有也 舊唐書詔云古者量其國用而立

稅典必於經費由之重輕公田之籍可謂通制廢而稅

斯誠禁法所期折中以便於時億兆不康君孰與足故愛

人之休先以情施富國之源必均節用 又曰遵冉有之

言守周公之制什而稅一務於行古 冉有言 陸贄曰

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体

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

非獨置公庾不及編氓 舊唐書李藩云憲宗願謂宰臣

上行下勅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乏則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自然國貧家困盜賊乘隙而作矣 路史曰昔者
楚靈為章華之臺伍舉諫曰君民者將民之與慶民實
矣君安得肥哉孔子曰未有子富而父貧者知夫此則知
損益之道矣 大金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
皆足矣則君雖不足無人與君不足者無人與君不足則
當竭力以奉其本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
足矣則君雖獨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
能保其足哉 士翼云立政而敏政者其儉乎寬一力而
民百室安賦半租而民終歲飽聖人制用富以來君矣猶
嘆之財蓋暗蓋之蓋禱祀之妄土木之窮兵戎之黷賜予
之濫淫靡美色之橫上荒於燕下達其欲權門富儉堂
輕銳傳靜重滯不重敏而奚足矣 一菴政問錄云堂堂
萬乘什一之征何以足用孔子蓋微何以謂之微也先生
曰能通之謂微通之者均之也民有其十君用其一君民
情相協是均事相安是均報相宜是均有倚重非均有專
奉非均有作無益傷若節各出納皆非均故為政首務直
須覈實令食者京營衛官軍十八萬八千能禦敵幾何內
團營六萬餘即鳴名幾何外衛班操三萬八千餘能援敵
幾何將軍勇力校尉一萬六千五百以充官衛養否匠作
七千六百以布工積養否尉役壯千六百以供庖力養否
樂舞生一千三百五十以協音律養否教坊四百七十淨

身男孤老九百八十商其給養養否凡此歲支米三百餘
萬石布五十六萬餘疋於此泰較裁量然後取與相當用
無不足

○子張問崇德

朱子語類曰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使義
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遵從去却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
更從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從義德地便
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從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
信而不從義却又固執 主忠信是劉脚處從義是進步
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既
答之矣未又引我其行野之詩以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
義維其 卷之十七

異伊川言此二句當冠之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沒之傳
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之耳至范氏則以為人之成德不
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何曰如范氏說
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齊也今只
得如此說 雙峰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土培其
基日至於高也忠信是德從義是崇從義者今日所為未
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廢便從不是廢遷入是廢愈速愈
高 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
隨已之所欲且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
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
之惑乎 淮海近語曰愛欲其生惡欲其死雖人之常情

人生有定命非好惡所能致著了箇字便是惑生此
斷不可以好惡致則凡得失之小者又可知矣著一箇辨
字能明得愛惡之情能達得化生之故而實貼於心不參
以私意便是辨 講錄云問者辨惑却只告以惑之事不
告以辨之方者知得如此是惑即便不如此是辨惑若更
問何由得如此便是騎驢矣 却原別傳曰孔融有所愛
一人常感嗟嘆之後悲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
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為請融為原曰衆皆請
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其本不薄也常言終歲當舉
之猶吾子也朝吏受恩未有在案前者而今乃欲殺之明
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
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
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明府奚取焉

○齊景公問政

左傳晏子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
遵臣共而不戴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
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
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 路史曰彼受弑兄
者之立而遂相之受荼之少也而遂立之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有一乎此其所以發為政之問而夫子告之以君君
臣臣父子子者誠以景公於此有所不至故也 大全

原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名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
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則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
父則子子亦可也 講錄云君臣父子雖要各盡其道然
亦有箇大細君為臣細父為子細君君則臣臣父則子
子細舉而目自張矣 胸雲四書說云若君臣父子各盡
其道則政事在其中矣不可說改由此而立此雖夫子因
景公所不足者而言之然亦古今為政之大經也 因知
記云凡春秋纂絃之書非但以垂戒臣子亦以垂戒君父
夫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此一說也君雖不
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此又一說也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後經常正而品物遂此春秋所以

○片言可以折獄者

太平御覽註曰片讀為半言為單辭子路果敢所言必直
故可今折獄也 正蒙曰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道
有功於萬世也或乃謂春秋凡書弑君弑即是罪何必更
求其詳果如其言即不過發讀者一長嘆而已於世道竟
何補而聖人又奚以作春秋為哉 士翼云說苑載子夏
之言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
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說謂臣而弑君何誅焉致弑
者則君父之失道乃上之鑒矣鄭子家子公之逐惡起於
一食先儒疑傳之誣夫列國君失其權臣濟其奸所謂非
一日之事素弁髮其王偶拂其欲乃逞逆心又何疑焉

澤山咸卦
咸卦
澤山咸卦
澤山咸卦
澤山咸卦
澤山咸卦
澤山咸卦
澤山咸卦
澤山咸卦
澤山咸卦

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
刑人皆非又卦咸德遠能是而已焉 講錄云片言不是
半句言半句言豈能折獄乃是略說幾句而言尚水畢也
夫子只取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未說出他所以如此之故
弟子因記之云子路無宿諾見得他所以片言折獄者話
而必行是忠信行而無宿是明決 明道外書云宿謂預
也非一宿之宿也

○聽訟吾猶人也

孔叢子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
曰由乎政者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
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
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士其云士聽父子兄弟之訟當有
教以化之動其性而息其爭如仇香之於陳元蘇瓊之於

乙魯明是已若酌情事辨曲直信其法是一吏爾奚貴於
儒哉 論語則曰何以聽訟吾猶人也聽在訟後也何以

使無訟也化在訟前也化之者德也本也聽之者法也末
也是故為政者在立德以為化本矣 講錄云夫子不以
聽訟為難只以無訟為貴使民無訟者不是禁民去為訟
潛消默奪若或使之而自無訟之可聽也使字正好理會
民所以有訟者以德禮之化未至耳 易之訟曰君子以
作事謀始蓋絕訟端於事之始訟便無由而生 此章合
上章君子路是聽訟的夫子是無訟的一則治其末一則

治其本

○子張問政

大全朱子曰行國是行其所居居是常常德地提省在這
裏若有頃刻不到便不得 樊峰饒氏曰此論為政之心
不說為政之條目若為政之條目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
矣 通義白雲許氏曰居之行之此說似虛若不見所指
孟子張問為大夫而為政之事為政則隨其所居之位有
為之職身任其事則當常存諸心詳思審慮周備詳審
無一事之忽無一時之怠然後職舉而政行 李南齋曰
子張務外少誠實故夫子告之只是一箇誠字夫政非他
也惟其有愛民之誠心而已有所以主張乎政者則此心
當由始以貫終有所以輔張乎政者則此心當由內以達
外蓋居即居其所行一念無倦便是以忠行即行其所居
時時以忠便是無倦非有二也兩個之字皆指政言

○君子成人之美

大全南軒張氏曰君子充其忠愛之於人之美其樂之如
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獎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
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
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刺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
已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
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講錄
云君子小人不平重君子上小人只帶說君子所好者善

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所好者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濟其惡

○季康子問政

禮記哀公問政謂何謂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 諱錄云康子意在正人夫子意在正己政者正也是解政字之義政所以正人也此句虛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鏡說已身上說正人之本正人必先正己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故子帥以正人自不敢不正矣書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其此之謂乎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卷之六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知庶其以漆間丘乘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訖又不能季孫曰哉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采外盜使訖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卑牧與焉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訖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

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正

蒙曰欲生于不足則民盜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近思錄云大畜之六五曰積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持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積豕之牙也豕剽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去若積豕其勢則牙雖存而剽躁自止君子法積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于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卷之六

說苑曰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委強國先其刑而後德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加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 又曰夫上之

而學之則...
曰上之化下...
曰為政自未有...
之教把箇善替他...
殺惡人以遷就...
任刑作用自別...
子欲善是子有道也...
小人之德草空...
○子張問士...
朱子語類曰...
言色處以下人...
之詳審常常如此...
取仁而行遠便...
格當不放退...
不疑此其所以...
不甚相遠...
也達者欲素...
崇德之主本...
夫質直好義之...
仁則非質直...
察言觀色處...
以下人無德可...
考矣要之聞之...
篤實處便是

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
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 梁任升升
曰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恭弗能動俗 淮海近語
曰為政自未有單言殺字康子有用之言夫子便有欲善
之教把箇善替他殺字而帝王為政之心見矣康子欲誅
殺惡人以遷就善人夫子欲嘉尚善人以感化惡人任德
任刑作用自別 講錄云子欲善欲字如欲仁得仁之欲
子欲善是子有道也而民善則民亦有道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空說草上之風必偃就明此的意思
○子張問士
朱子語類曰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觸
言色處以下人便又和順低細不至觸突人矣應謂思
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質就性質上說
取仁而行遠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是只待自
格當不放退蓋才放退則連前而都壞只待大拍頭居之
不疑此其所以為虛而無實行也 淮海近語曰聞與達
不甚相遠蓋達之辨為己為人之間也聞者欲素利乎外
也達者欲素懷乎內也質直主忠信也好義從義也此是
崇德之主本察言觀色處以下人又於人已之間而致審
夫質直好義之有至有不至也此是考德之實功色取於
仁則非質直行遠則非好義主本已忘矣居之不疑則非
察言觀色處以下人無德可考矣要之聞之篤實處便是

達達之近利處便是聞 耿子經論語右司冠雨亭陳公
謂余曰昔在陳垣時曾與相國趙文肅論學文肅曰人之
生也直直心為惠學惟質直是矣吾時難之曰孔子言質
直且曰好義又曰察言觀色處以下人而後能達也質直
已乎未也文肅聆已便而思者久之慨然曰惟是直已爾
別添些子吾不能也其言如何余曰文肅生平與世酬物
者大都如是茲其言亦如是信質直哉雖然孔子所云好
義者豈是依倚道義錄飾名行耶所謂察言觀色處以下
人者抑豈伺人眉睫揣人意指務為脂韋以取媚于世耶
必不然矣余近有味乎太宰楊公之言也太宰謂余曰吾
嘗接遇僚屬視其色若有隔礙然者反而自省曰是必吾
中有開而施之者倨也吾慮下之而色思溫焉徐觀彼色
亦因以易而神情融洽矣由是以觀外者內之符而人者
已之鑑也道合內外通人已夫子察言觀色之訓深乎哉
如是乃為好義如是而後所謂質直者為完德也彼齷齪
自倒肆口淡中而自托于質直恐難乎其達矣 中玄問
辨錄曰質直立心之忠實也好義為人之公正也察言觀
色審人情之向背也慮以下人心實自謙而不敢以先人
也忠實則人信公正則人服審人情之向背而不以先人
則人自愛敬是故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而所行自無窒礙
蓋言既能廢已又能廢人則無往而不宜也 通義仁山
金氏曰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是接物之際審吾言行之當

否自牧下人固是謙下於人然以慮字冠其上欲常思量
惟恐有忽略之意所以自牧字躡得好如牧牛然常是牽
轉不令放逸也 史氏曰觀色之色是色之在人者色取
之色是色之在己者 解醒編云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
一個謙虛與下文居之不疑相應人惟有一點好高之心
視天下之人更無有過於我者安問其言之何如安問其
色之何如惟有虛己之心則視人常高視已常卑必察人
之言聽其是成與否觀人之色看其向我與否此便是慮
以下人 口義云慮以下人是則操血氣的功夫恐惟自
家血氣張大自遮瞞了故又細心檢察如此 耆舊錄聞
云學者當以質直為本楊巖經亦言三世諸佛皆以直心
成等正覺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維摩經言直心是菩薩淨
土 耿子切偲編云居之不疑此色取仁者也色取仁者
後想像知見入非真仁脉也程子所云終是兩截故行違
故居之不疑孔孟仁脉後不容自己處識取自不容不察
言觀色慮以下人矣彼耽虛執見者即見到至極終是色
取只一見便了有何疑又何肯下人惟是從不容己之真
机一自循省子臣弟友便有多少不盡分處所謂躬行未
得夫子且自訟也安得不疑不下人耶 大全雲峰胡氏
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
若曰可取即是在外而不在內矣 通義白雲謙氏曰取
仁反質直行違反好義居之不疑反察言觀色慮以下人

晉書戴逵曰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
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偽
○樊遲後游於舞雩之下
朱子語類曰當思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不可有二
心一心在事則德自崇矣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
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去檢點
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罷了 論語測曰先事後得何
以崇德也其心公也心公則德崇矣崇者進而益高之謂
也攻惡無攻人惡何以備惡也私不容也私去則惡備矣
備者治而去之之謂也一朝之忿忘身及親何以為戒也
忿懣之私蔽其本心之明也知此則戒辨矣惑者迷於利
害吉凶之幾也何謂三言而理一也心公則私勝私勝則
惑亡其理一而已矣故知一者可與語聖人之學矣 大
全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
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
之當為美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
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終為此小利害計此小便宜
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 須截
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然檢點
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罷了 慶源輔氏曰人本無惑
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突
兀而橫肆苟不辨之於始則終或至于忘身及親此辨惑

者所以當懲其忿也 疑問云德字惡字或字皆從心一
心去做事則德日起專心去除惡則惡日消耐心去懲忿
則惑日解大抵聖賢教人只在心上做工夫不在外邊討
求 徐幹中論曰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峻不攻則日甚
解醒編云學者只在心源上用功先事浚得是一心於天
理而無所祿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一心於去欲而無
所分也一朝之忿亦就心上說不必說到利害處遲雖粗
鄙何至好勇鬪狠以危父母耶大都人之一心易發難制
者惟怒為甚易解懲忿傳戒忿懷誠辨之也一朝之忿偶
觸於心而不及懲則不蕩吾性鑿吾情是不知有身也夫
既以清欲之故而傷其身則不惟為身之辱而亦為親之
羞矣是安可以不辨 准海近語董子曰正其誣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先事浚得之謂也張子曰纖惡必除
善斯成性察惡未盡雖善必粗攻其惡之謂也程子曰易
發難制惟怒為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不
以一朝之忿忘身及親之謂也 已之惡下一攻字極少
人之一心被種種惡念膠固盤據遂將此心喪失陷溺若
不是下一攻字工夫掃蕩廓清如何能去得惡如何能復
得絀之心休知道自已之惡必要攻他又如何有工夫去
攻人之惡只這要攻人之惡之心却又反增了已心之惡
大慧語錄引雪峰真覺云作非不用頻頻舉已過還頓
旋旋除 金臺商訂云若自反誠切用功纔見人非處

自漸少只緣自不用功精神專去責人所以常見人非
○樊遲問仁
宋史陳淵曰仁道至太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
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闡於仁道之原
矣 吹鈞錄胡致堂曰論語言仁六十餘處獨答樊遲以
愛人韓愈而後遂皆以愛命之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
仁人心也心何所不有豈止愛乎漢唐諸儒皆未知此
朱子語類曰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
甚難曉處樊遲因甚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
有分別兩個意思自相反故疑之只有曾吉甫說得好舉
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愛人知人自
能為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
方能頓放得個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移來再與
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 大全朱子曰每常說仁知
一個是慈愛一個是辨別各自向一路唯是舉直錯諸枉
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
仁 論語測曰仁何以言愛人其心公也視人猶已之心
也知何以言知人其心明也是非本然之心也樊遲未達
于仁知之並行而不悖也混枉直以為仁是煦煦之仁而
非聖人之仁枉者不得以歸直是察察之知而非聖人之
知聖人之仁知知人愛人兼致者也煦煦察察之仁知知
人愛人兩廢者也舜湯舉皋尹何以不仁者皆遠也得其

心之同然也是謂知與愛並行仁與知皆德之全也治之極也 前漢書王吉曰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 後漢書馮衍賦云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皋陶釣於靈澤兮賴虞舜而後親

○子貢問友

孫奕示兒編云言忠告即不可則止也言善道之即毋自辱也自非自取自求之自乃訓逆也凡有不可處即止之豈非忠告乎毋從取辱之事以某之豈非善道之乎何謂沒耻辱之事以某之凡非禮非義之事一或某之則辱身也不忠不孝之事一或某之則辱君親也既辱身又辱君親非朋友之罪而誰罪 程氏遺書曰責善之道要使誠

錄筆

卷之十七

五

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毋自辱矣 士翼云視人之過若在其躬忠告也微開其端俾可細繹善道也不可則止恐見疏也 講錄云問不可則止不可的人恐不宜與之友曰此亦不是損友如程子與司馬溫公論學多有不信處亦是不可也若云不可友的人則忠告善道不施之於彼矣又何待不聽而後止乎 困知記云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然激出於忠誠猶可如或出於計數維幸而有濟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君子以文會友

抱朴子曰單絃不能發韶夏之音子也不成成衣龍之

燁燁一味不能令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濶實須群流之赴兩鏡舉則傾冠見大義和煦則曲影覺矣藥括脩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 論語測曰文也者詩書禮樂之人倫物理之懿道之寓也何以會也相與講習乎此也講習乎此則心存乎此氣質陶焉德性養焉上達天德矣則仁之謂也 水西會語云文者道之顯言語威儀典訓

錄筆

卷之十七

五

以立誠威儀所以定命游耗所以博延稽訓所以畜德無往而非學則亦無性而非仁也會友以文而不本以輔仁則亦徒會而已君子弗貴也 講錄云君子以文會友要會其意莫泥其詞詞雖是以文會友意則是以友會文與以友輔仁一般皆重友上友朋會集之時論文講學互相啟發道便於此而明氣質賴之薰陶過失賴之箴規德便於此而進真是義重而聚樂也看來文會句是工夫輔仁句是主意夫學者學為仁而已為仁之外更有何學文是仁之散見者君子以其散見者與友講而行之無非以友輔成此仁而已博文是何為要到約禮處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若把道明德進分作兩意豈是學有兩

樣耶

談苑卷之十八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同邑門人宗九皋校

論語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

雙峰饒氏曰大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憚其難
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已庶事所以易倦故夫子以無倦
勉之況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可不告之以此
口義云先之勞之者以身先以身勞也無倦又當以心先
以心勞也言要身體此理在無倦於心而已無懈倦而天
然經云
米之十八
下之事舉矣何所不可為此挈要提經之道一言而盡者
又何加焉 初問云凡氣質剛明一味任才氣的人只管
向前做去不免條章束約上責人處過多而忘自責者亦
有之所以夫子謂欲民興行須要自已先之欲民成事須
要自已勞之皆從自身上做去便不碍一任血氣之剛矣
大抵先之處便要義理勞之處須識得視人猶已處國事
如家事 講錄云喜於有為只是個意氣程子云這一點
意氣能得幾時子須要無所喜無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得
去纔是無倦 疑問云請益曰無倦夫子非是抑子路先
勞之外原無可益者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後漢書帝詔曰昔仲子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
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
晉書劉頌曰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
過清議益積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違政體故其稱曰赦
小過舉賢才何則害法在犯大而謹搜漱過何異放兇豹
於公路而禁鼠盜于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
弊不可以為政 正蒙曰有司政之經紀也始為政者未
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通義曰擇
論語未暇論其賢否一句解赦小過之意橫渠因下卑論
舉賢才一句故貫三句作一事看亦通竊竊孔門之旨只
是不自用而取諸人而已三句雖相因相成而舉措之下
義經義 卷之六
實有三目亦不可混而無次也通義仁山金氏曰先有
司先平聲謂凡眾事且任有司為之於前也二章相連而
二字不同子路以勇臨事夫子恐其易於責人故勉其自
已率先之則先當作去聲仲子以敬治煩夫子恐其失於
其委故勉其使人先為之則先當作平聲 白雲許氏曰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集註意作三節說或問有一家只
就有司上說大意謂既先有司則有小過當赦有賢才當
舉黃文肅推此意謂赦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賢才故
非常之人可以自見此說尤委曲詳盡 解醒編云赦小
過舉賢才俱承先有司來為政之道以一人兼眾職則難
以眾人理眾職則易故人分其職已統其綱則不勞而舉

是先有司要矣然人之才尺有所長寸有所短如以細過
棄天下之才則有司之賢有不獲自盡者矣故必舍其所
短取其所長即微瑕小惡非關於名節之大者皆赦之不
問則不以一青棄人而有才者皆獲展布是所以善用有
司者也然人之賢者無盡苟不擇之于其始而欲任之於
其終將有以匪人而誤事者矣故必擇德而用量才而官
則選之既精而任之各當是尤所以善用有司者也 質
言云通章俱說個為宰的大體舉賢一事原非為私只要
以公心倡率之耳故曰舉肅云云全是合并為公共成天
下之治意如此方為相度相體 初問云天下之賢才天
下共好之舉賢一事只要倡率但須所舉要真賢真才先
須吾心既正則藻鑑不差雖然人才難得亦難知夫子聽
言觀行亦於此處十分用心不然如薦荊公薦秦檜只為
一時見不破耳
○衛君待子而為政
尹文子曰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
尼云必也正名乎 又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以驗名
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典事无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
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
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容齋三筆云蓋是時
夫子當輒為君之際居衛最久子欲適晉聞其殺鳴犢臨
河而還謂其無罪而殺士也望名勝毋曾子不入邑稱朝

歌墨子四車邑里之名不善兩賢去之安有命世聖人而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過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衛輒待以為政必將導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真所謂命駕應左而迎其父不難也則其有補于名義豈不大哉為是故不忍亟去以須之既不吾用于是慨然反轡則輒之冥頑可知矣子路曾不能詳味聖言竟施其難惜哉 傳習錄或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王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為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為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感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為人必將痛哭

戴經

卷之六

四

奔走逆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前曠豈不感動風陳前曠既還輒乃致國請殺曠已見化於子又有天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為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于父曠與群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于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為之君子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曠為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原旨云子路問為政莫先夫子以正名答之當時使夫子而執衛國之政其所

以正名者必自有說後世若胡文定之所謂立郢朱晦翁之所謂避父及近世陽明先生之所謂感化非不為衛國廢分然終以已之心度聖人之心而其在聖人神化莫測恐未必止是也 明農湯語云孔子正名乃不仕衛之實語故曰必也曰乎一缺一疑正我必用此而衛難用此之意其下文所叙乃衛亂之由 胸罔四書說云名者父子君臣之名也言者稱其為父子君臣之言辭也事者父作子述君令臣行之事為也事有序之謂禮物得和之為樂刑罰當罪之謂中為善去惡之謂措手足 樂書記曰禮即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然則衛君待孔子為政孔子以王道為

戴經

卷之六

五

先務捨禮樂刑政何以哉在易豫之象曰聖人以順動刑罰清而民服象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作以崇德者樂也薦上帝配祖考者禮也是刑罰清本於禮樂興禮樂興本於陳順以動其言相為表裏明堂位言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繼之以服大刑而天下大服與此同意孔子待衛君不以霸道而以王道亦周公之用心也子路疑之以為迂豈不野哉 通義仁山金氏曰名不正言不順即經常不立萬目遂壞夫子又逐即發明尤為明盡名不正則言不順如輒以祖為稱使國人戴已而為君使國人拒父而謂之寇何以號令於國是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凡不可說者必不可行則事何可成

事有條理則有禮樂事得其序則為禮事得其和則為樂
事就不成則何以能有禮樂無禮則無序而施之也乖繆
無樂則無和而行之也忿戾乖繆忿戾則刑罰安能中理
刑罰不中理則民難于趨避推衛固之類言之則逆父者
無罪循分有刑民何所措手足此段專為衛發而所談甚
廣下文君子名之決是可言之決是可行君子發言豈
可為苟且之論苟且之論一行即名不正言不順而萬事
不成矣 健峰饒氏曰凡大凡小事總不正名便開口有
礙說不去了既說不去如何行得去 吳氏曰此禮樂非
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
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
理而不和故禮實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實過則濫
利及小人刑過則酷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
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
是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
深達治化如此 論語則曰名不正何以言不順也言以
稱名名失則何稱焉言不順何以事不成也事以踐言言
不順則何踐焉事不成何以禮樂不興也事序而和禮樂生
焉政事廢弛則和序何有焉禮樂不興何以刑罰不中也
不中以言其煩多也禮樂所以化民免於過惡也禮樂不
興則民日陷於過惡刑罰煩多而莫知所趨避此大亂之
道也由言不順以至於手足無措皆起於名之不正也然

則為政可不以正名為先乎 講錄云言即是所稱之名
名不正言不順是一氣事不成至無所措手足承言不
順疊疊說去則字是轉去文法不可把言與事等平看此
章末所以獨說無所苟於其言也 事不成是不成個事
体若說幹不成便不消更說禮樂不興 淮海近語曰名
必可言者名正而言順也言必可行者言順而事成也禮
樂之興刑罰之中皆在事成之中君子之言無所苟則其
始也固本於名之正而其終也自至於事之成而禮樂興
刑罰中矣可見必以正名為先也 蒙引曰君子於其言
無所苟而已矣正謂子路苟於言也與上文野哉由也君
子於其所不知蓋問如也相應謂子路不關於其所不知
而苟於言也 疑問云故君子名之二句承上來一氣說
下約見其慎重之意君子於其言二句就此看出緊要只
在於此故下而已矣三字見正名之外無他應前必先正
名句不曰名無所苟曰言無所苟者名必見之稱謂言即
名也 有說故君子名之二句是論理之辭若曰君子正
了名時理上就必其可言可行君子於其言二句方是著
力說

○樊遲請學稼
楊子曰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人請問小曰事非禮
義為小 荀子曰相高下視境肥瘠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
晉書江統曰樊遲匹夫請學為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

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言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
子由古史曰樊遲之李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
許行之李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以百畝之
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小人也 尚友
軒臆言曰樊遲此問或其意在不仕然夫子亦不是沮溺
輩人 胸臆四書說云躬耕畝畝聖人常為之矣然聖賢
素位而行志在于道初非屑屑于細事而必欲為之也樊
遲之請志在于是其視樂道于誠而存心于小物者不
同矣故夫子斥而教之 曰義云好礼好義好信本吾心
而出之敬服用情即民心之礼義信也蓋此以心感則彼
以心應有無待於外者矣豈與致力於一稅之末而不能
周者比哉敬服用情不是儀文度數法制禁令簿書期會
上計得來的故礼義信欲其好 講錄云稼圃是小小人之
事礼義信是大人之事小小人所能者有限大人所濟者無
窮 上好礼自處以敬故民亦敬之上好義事皆可以服
人故民亦服之上好信情已孚於民故民亦用其情俱是
以類而應者也 好字不止心裏好自念慮之微以至施
為之著自獨處之地以至蒞衆之時莫不是此三者總謂
之好 四方之民至必曰襁負其子者見得無大無小皆
至也民而皆至自有為之稼圃者上之人非惟不屑為而
亦不用為矣

○誦詩三百

雙峰饒氏曰詩本人情人情有好奇有惡讀詩而有得則知
人情之所好者在甚慶所惡者在甚慶得之於心施之於
政則必能順民之所好而去其所惡其政無不善矣是之
謂達詩之言辭多宛曲風論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君命
措辭最難總委靡則流於弱而取悔於人縵詞直則又恐
激怒而貽禍於國若能善其辭命婉正得休不辱君命非
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者不能也春秋諸國從來
多尚辭令故夫子併指此為讀詩之驗問專對曰使有正
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知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
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
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 淮海近語曰學必有得
於心然後有益於事誦詩三百而不能達不能言是學之
無得於心矣雖多亦奚以為見學必求有得於心而後可
也 曰義云達者心與政相通不膠滯於事物之謂專對
者理從中達隨感而應不困於酬酢之謂達政如孟子之
所謂養氣專對如孟子之所謂知言

○其身正不令而行

淮南子主術訓曰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
於天下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
於民矣 困學紀聞云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
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
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講錄云此主教人說教人者不在令而在身令雖亦不可無要以身為之本詩云率履不越遂視既發身正而不令之謂也

○魯衛之政

司馬遷曰此為衛出公魯哀公發也 困學紀聞云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繁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華聚其跡矣自成風事季而故黨事襄仲矣宋法不脩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風化猶微也長清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 通義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

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於却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如此 白雲許氏曰魯國周禮所在而素尚禮義者也衛詩淫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國之政乃與衛同此夫子所以歎也 講錄云兄弟多相似魯衛本是兄弟之國以今日觀之其政亦是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

顏氏家訓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止為立涯限爾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中損可以免害人生衣取以覆寒露食取以塞飢之爾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已身之外而欲窮

驕泰耶 黃石公素書云吉莫吉於知足若莫若於多願新安陳氏曰由合而完而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曾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 講錄云三有字是室中所有始有少有富有者財用有個基本自然以漸生得來公子荆別無經營也 三苟字可見其常不自修

三矣字又見其常知足處矣者止於此而不復過望之詞齊豹之亂荆為靈公驂乘豹射中荆之背公遂得免荆之若亦不止居室矣季札謂之君子宜哉 疑問云註欲速盡天四字極極認得好人為此四字費多少精神壞多少名行公子利隨分常足不一計較營運於胸中其過人

遠甚矣夫子稱其善居室猶今所謂善處家者也當與孟獻子並看 三苟字即俗語將就胡亂歇話頭 宋史李沆傳家人勸治呂弟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子適衛

管子曰凡為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貧則難治也吳以知然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凌上

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
號令不同然則俱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說苑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
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
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
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後漢王符潛夫論曰夫為
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以教學正乃得
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太
平之基致休徵之隆六一居士曰惟三代仁政之本始
於井田而成于學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序家有塾其
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惟磨操選華使趨於
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
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入而深夫以
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疑問云民
是根本富教是灌溉培養令其長育成材有此根本不加
灌溉培養而任其凋零惡在其為民父母師保也

○苟有用我者

前漢書公孫弘曰周公旦治天下其月而變三年而化五
年而定臣聞操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
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水石之類哉其年而變臣知尚竊
遲之二程類語云昔在紉遼時曾說詩詩云者一章
月之事問臣臣便以其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

便以三年之事對其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
在三年也然其月三年之說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
也又曰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功業如堯舜之
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非他人可及故嘗言後世
論治者皆不中道理漢公孫丞相謂三年而化臣知尚竊
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早皆率爾之言聖人之言自
有次第通義朱子曰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不
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聖人做
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撒換了方做自家底必三年方
可有成也南軒張氏曰其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
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其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

論語

子曰

何

以

其

月

而

已

可

也

論語測曰何以其月而已可也治法立也何以三年有
成也治化行也法可以速立而化不可以速成也如彼樹
蔬鳥種之者其月之事也發榮而克實者三年之事也嗟
夫斯嘆也孔孟而後其恒有不得其平者乎昔伊川告於
其君曰若問臣以其月即以其月之事告問臣以三年即
以三年之事告惜乎其時莫之問而莫之知也已講錄
云其月而可是撥亂為治而經紀振立也三年有成則治
之功成而王道大備矣夫子嘗由司寇攝相事三月而魯
大治齊人婦侵田沈猶不飲羊慎潰徙越境牛馬不豫價
羔豚不加飾男女別於塗耕者諱其畔四方客至者如婦
衣衣章甫之誦不待其月而作矣可以其月成以三年其

亦夫子之自道者乎

○善人為邦百年

潛夫論曰民有心也猶為種之有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
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
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
薄威刑 張九成曰夫善人為邦百年方能勝殘去殺比
之王者則多七十年矣王者必世而後仁比之孔子則多
二十七年矣夫子攝行相事於魯七日而誅少正卯凜然
有戮飛廉驅虎豹膺夷狄之風為政止三月耳羔豚不飾
價男女別於途道不拾遺客至如歸肅然已有無忍犯禮
莫不好德之風行之一年宜如何其曰三年有成者豈過
論哉 路史曰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僊世
變三而後三變則百年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
為之猶有待於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男子生三十壯
有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蓋一世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極亂而為
極治無生而為無殺至殘而為至安豈一朝一夕哉殘之
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五帝無殺者也三王無殘
者也而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
帝則皇皇則道矣繇無安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
風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後可也 通義饒氏曰勝殘是殺
之善化是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

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有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善人力量其極功只到得此地位以上更去不得 疑問云善人存心豈第立政和平其為邦也一味躬行化導積至百年民自薰其德而善良勝殘去殺此是實事夫子語季康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與此正相發 講錄云康節子曰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噫安得百年之善人而勝殘去殺也此高惠文景之外所以若晨星之落落也歟

○如有王者

前漢書刑法志曰言聖王承襲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襲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 癸辛雜識云必世而後仁蓋言天下大亂人失其性兇惡不可告詔三十年後此輩殆盡後生可教而漸成美俗也 朱子語類云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個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這個道理浸灌透徹 原旨云人身手足痿痺便謂之不仁以其生氣之不流貫也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仁則大化浹洽至治薰蒸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真所謂太和在宇宙間者也

○尚正其身矣

疑問云其身正是逐言君卿大夫此專指役政者夫子語

季康子曰子帥以正正是此意 講錄云此從政兼君臣說從政是正人也正身以正人人其有不正者乎

○毋子退朝

中玄問辨錄曰此章首尾無季氏字而曰朝季氏之私朝也事家事也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大夫議於公朝而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孔子以為不知者而言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則豈非特地相加乎然則如何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此其日行之常事也若有政吾必聞今不聞則是常事耳語意只如是此何曾有季氏字來 講錄云大夫之室亦曰朝公父文伯之毋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葉君之官職內朝子將庀季氏之家政是也 冉有所議實是國政不是家事其對夫子亦是實對夫子亦知是國政乃佯為不知者而曰此必季氏之家事總與你家臣議於私室若是國政便當與同列議於公朝今不在公朝而我不得以與聞則必非國政矣此正曉冉有使知國政不可議於私室之意 政事字亦通用別之而以國為政家為事大為政小為事者不必混議於私室者多是陰謀詭計若到公朝恐為公論所屈而不敢發且或幾事不容而害成也夫子此處不特攻冉有徇私之罪亦是折季氏不臣之心為細常計為社稷計也遠矣哉 一說政與事不必分大小當屬公私如伐顓臾事雖大只是季氏私事非公于國之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

魯語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前漢書贊曰昔秦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口義云知為君之難是取必於心心不敢忽則惡幾不萌而感通合理這便是興邦之幾言莫予違是取必於言言未必皆善也而心則已肆矣此便是喪邦之幾蓋君主出令孰敢不從此定公所能知而心者出令之本定公未必知也故夫子標其源而告之 原旨云此章要看个幾字大凡言幾便有介乎彼此之意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于一言而興邦乎如字與不幾字乎字正相應此中便含有不如此則興邦者未必不至于喪邦也意如不善而與之違也不幾于一言而喪邦乎如字與不幾字乎字正相應此中便含有不如此則喪邦者未必不至于興邦也意興喪之原分于此而興喪之幾亦介乎此夫子數言真為治之藥石箴規也 石渠意見補缺云言不可若是其幾也幾字與大學其幾如此之機同謂發動所由言其速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幾字是廢幾之幾言近也蓋謂一言未必如此之速就就興邦如知為君之難幾乎一言可以興邦猶未能便興邦也 黃氏曰杲云知為君之難如字重蓋為君之難不徒知之必體體而力行之乃

則今地開六
分之言而論
與邦也之言
一而加五則
和也

可以興邦也 家語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 吳語申胥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起計惡計慮地以不隔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馬比謀曰余今而不違不違也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 孔叢子曰衛君言計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賊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賊之猶却眾謀况和非以長乎

○葉公問政

家語子貢問于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于夫子子曰政在論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遠來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伎樂不解于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室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夫荊之地廣而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哉

○吾黨有直躬者

江熙云葉公見聖人訓勸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
學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刺鑿之裏其
諱矣 崔元始正論云葉公之好攘羊雖可發姦君子不
責也 白虎通曰父為子隱何法法木之歲火也子為父
隱何法法水逃金也 君不為臣隱父獨為子隱何以為
父子一体而分愧恥相及 兄弟相為隱乎曰然與父子
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為主也 前漢紀宣帝詔
曰父子之親天性也雖有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
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之首匿父母孫匿大父
母皆勿坐 蓋繼論曰自首匿相坐之法骨肉之恩廢而
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子為父隱父為子
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 魏書高宗曰父有是非子何為
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于家內隱處也豈不以
父親恩惡彰於外也高允 吳志徐衆曰蒼梧浼餘徐衆娶
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雋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
父攘羊申鳴秦法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
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
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体也不嘉申鳴之忠
非忠意也 通義朱子曰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
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為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諸說

或本乎情或本乎理各有不同今試以何處之則所謂情
者蓋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徒徇夫易
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
初無准則若之何必順此而皆可以為直和偏順其情而
皆可以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
兄弟石碻之父子皆拂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可乎 原
旨呂東萊曰子之證父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
事也弟之證兄先有證兄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事也臣
之訴君先有訴君之曲不必問其所訴之事也 口義云
理出於心心安處就是理父子相隱迹若非直然乃其心
之所安也此所以為直也孟子之不取陳仲子而推舜竊
疑之章 卷之六
父之心亦此意 中玄問辨錄曰或問父為子隱子為父
隱何以直在其中曰聖人之道至虛靈至活潑直觀本體
不滯方隅是故不以無所不知為知而以知之為知之不
知為不知為知不以無所不言為直而以父為子隱子為
父隱為直乃徑指其精魂所在而形魄不足言也後人不
得聖人微旨往往於其虛靈處為之填實於其活潑處為
之滯塞乃自以為學聖人也豈不遠哉 疑問云直本天
理之正證父攘羊天理安在哉夫子不直證父之子謂直
在父子相隱之中是以天理備補人心處無此論相殘相
賊天理滅而人心亡矣人之生也直二句與此正相發
史通云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

而已若以賢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叙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聞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毋困辨錄云佛氏以寬心為直心有直心是道場之喻然好直而不好學則無以究直之趣也為直而友害乎德有疑於不直而本之天理人情之至者耶

懷光弒逆大惡不可隱其事尤重于父子之倫也石璫以父殺子于理為順李璫以子告父理似欠安然李璫恐其君不知僞而見害於父不是叛父其後又能死之此為得也

○居處恭

大全沒峰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待於為只可於容體上著個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為事便鹵莽所以著個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觀人猶已不可容欺欺偽所以著個忠仁休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心而無所欺偽則仁

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朱子語類云亞夫問居處恭執事敬一章曰這個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張太史說正臆說孔門教人為仁皆就應感上克治是不遺洒掃應對之功後人相與講論皆從性命上尋求是微非性與天道之事故言之愈精而行之不副見之愈高而得之益難初問云居處恭三句全是存心守之清未有箕踞放肆虛偽相接而其心不走作者夷狄不可棄時時處處皆然蓋此章全是教之以管束此心隨時隨處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桓譚新論云賢有五品謹教於家事順悌于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篤行廉平公

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於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絕踈殊于衆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 中玄問辨錄曰夫行已有耻有行者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有才者也人必有行乃可立身有才乃可適用二者兼之而後可以為士若夫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有根本之人也人有根本則雖才不足以及有為而亦不失為鄉之善士故乃次之此則聖人之論如此若非有聖人之論而使後人言之但稱孝弟便說孝弟之道通於神明何行已有耻不辱君命之是云必不得其理矣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孝弟顧不大歟曰何為其不大也然取數也多是故有小孝有大孝堯舜之孝弟

毒

語其至也而固亦有衆人之孝弟焉非必皆先于有行有才者也且行已有耻者固未嘗不孝弟也 淮海近語曰大段士之品有三等才節兼全上也有本無才次也才與本俱不足斯為下矣行已有耻只一有耻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都在裏了不辱君命本於行已有耻求二者下不負所學都在理了不辱君命本於行已有耻求二者兼得而士之明休適用之學舉矣光舜之道在於孝弟孝弟之行本是極好的若只宗族鄉黨稱其孝弟則是感化有限而施布未光故為次也君子之言行在於信果信果之言行本亦是好的若只是言必於信行必於果則是意見為私而執守不達故又為次也行已有耻已包了孝弟

五

信果故為上 口義云行已有耻是天質學力俱到的人
孝弟者資質儘好但未擴充耳必信必果者質不甚美却
不是虛詐的人子貢是務外之學他兩問其失意欲聖人
說到才美上去聖人却卻不說才只要有本至如硜硜謹
守之人才一無可取聖人却又取他見得人若何得此子
心地也勝是那有才而無德的人欲子貢友已而務實不
徒恃夫才也 行已有耻是研幾克己學問他反觀內照
念慮間纖毫差失不肯放過行已如是則其積中發外之
實所以感乎乎人者有出于言語之外者矣故其使於四
方言焉而無不信益人之所以重之者以德而之所以為
國重者亦以德乃所謂不辱君命也若無感孚之實而徒
以辯給取勝豈得謂之士乎子貢之才優於使事他以能
言為不辱而不知行已有耻是乃能言之本故夫子言此
以揀其失 若信果在心則言不必信而自無不信行不
必果而自無不果小人不取必于心而取必于言行此所
以為硜硜、陸贄曰夫以能信于言能果於行惟以硜硜
際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 潛虛曰硜、之信小
夫之謹小夫之謹可為民也 二程類語曰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惟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硜、然小人
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為主
中主問辨錄曰小人哉樊須也務細事之小人也無為
小人儒規模狹隘之小人也硜、然小人哉固執之小人

也皆君子之流也學者須要識得、雲峰胡氏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以為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自守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淺可為士矣 論語測曰斗筭之人何以不足算也算者數也經經之士猶在可數也筭數斗量之不足數也夫士有三品矣上焉者有才而有行者也次焉者有行而無才者也下焉者有行而私小者也斗筭之才行皆無不足以比數於三士矣 顏言云此章取士全重實行上故首以行已有耻先之孝弟信果俱行已有耻中事斗筭不足算亦是行已處有虧即有他才能亦不足觀也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筭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筭之量者固不足笑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後盈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通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 程氏問云子貢人品甚高不是每問愈下集見當世之從政者以士自命而世亦以士歸之心竊不滿焉故先問士夫子說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所重者可知矣其次以孝弟信果又次後以信果若則知士非行誼果不足列於君子之林也於是始問今之從政者夫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美也子貢之疑釋然矣

○不得中行而與之
後漢書獨行傳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眾也 魏志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廢乎 朱子語類云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也 馮峰饒氏曰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為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企而及中如此則皆近道矣 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有所為以取於善也 語溪宗輔錄云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者狷者是合下氣質固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狷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 荆川集云學問須先定其基故孔子不取謹愿之士而取狂狷為有基也狂者固不待言至於謹愿之士與狷者其不為不善亦較相似矣但狷者氣魄太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魄

小拘拘謫謝多是畏人非笑侑者必乎已而謹愿者役於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為侑此亦問學不明之過也初問云狂者氣象遠大私欲羈絆他不得侑者執守堅固亦是寡於私欲中行是資質原純粹潔淨幾於中道狂者多過中侑者多不及於中却俱是私欲分數寡少之人故皆可傳道原旨云狂者有氣魄侑者有筋骨狂者如神人之凌虛御空可望而不可即侑者如風急天寒之夜而當門定脚不仆狂者如鵬鳥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侑者如鶴鷟之標致高逸風格絕塵然論其規模則侑者終在狂者範圍之內講錄云狂者雖是夫子並取要之侑還不及狂學者寧為狂不為侑此夫子在陳之嘆所以

探錄

卷之六

六

尤屬意於狂也狂者展拓得開明道子一見謝顯道便云此秀才展拓得開下稍可望亦此意也歎

○南人有言

慶源輔氏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恃而可聖賢雖賤役然必有常乃可為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死生哉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其所以警於人者深矣新安陳氏曰不占如易所謂不占有孚言無常取羞不待占而信然矣荆川集云恒者本人心常理古今凡聖不減不增惟其有占不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別而恒道實未嘗去人也聖賢教人雖一曲疵未嘗不與心學相通人能得此常理

如此記古今人
心學未大是

探錄

卷之六

六

設使為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為巫則必能極鬼神之情狀一徹萬融所謂因源而得委也古如農耨重黎之徒以聖賢精微之學而為醫巫師是也若使為巫醫者知無恒之不可則必反而求之於心念念在有恒上著工夫則庶幾性命之源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無愧於巫醫蓋本欲精其秘而因以達乎其他所謂自委而沂源也如古巫咸醫和之徒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揲著布卦乃為占哉此恒心之存主處則為居此恒心之應用處則為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神明失矣幾微昧矣是可謂之恒乎而又何醫巫之可謂乎講錄云恒字左從立心右從一日乃立心如一日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於此既云不占而已矣於易又云無所容也夫至無所容其身則其為戒益切矣然易又云浚恒凶振恒凶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豈又以恒為不可而與此矣耶蓋恒貴得中故云君子以立不易方是立於大中常久之道而不變易其方所也若浚恒則是在下而以深入為常者也振恒則是在上而以速動為常者也恒其德貞則又是以順從于人而為常者也皆非大中常久之道矣凶哉

○君子和而不同

左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適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

據此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烏得為和公曰和與同
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醢梅以烹魚肉燂之以
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
平其心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 申鑒曰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
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醎
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
謂之和聲咸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
不同惟度以章謂之和行 後漢書劉梁著辯和同之論
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
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聞偽之所失也得由和
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 南
軒張氏曰和者和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苟同同
其私則不能和 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
視人猶已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昵
所以常同樂忌克所以不和 朱子曰君子之和乃以其
同實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脩
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
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知韓富
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
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亦足以驗聖
言之不可易矣 朱子語類云立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

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
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刑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
只理會這一個公當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
是做個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而人相聚也便分個彼已
了故有此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 留青日札云書
協恭和衷孔子曰和而不流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
而不和是百僚之和君子未嘗不可也而任延長孫乃曰
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是意雖善不
知和同之義也和豈不能忠又雷同豈所以為和邪 原
旨云和如和羹和藥者言鹽梅異味而均調為一也君子
之和衷者似之同如雷同雷同者言震驚百里而百里為
同也小人之同聲者似之 和與同迹相似而實非然不
同即在和中看出不和即在同中看出初無兩截
○鄉人皆好之何如
商唐書云民之至愚欺之則易信况益樹朋黨以賈譽於
當時自非特立獨行之士安能如其妄偽哉孔子嘗以鄉
人皆好之為未可蓋鄉人之情未必公也不如鄉人之善
者好之則信善矣 大學衍義曰陳蕃李膺之達天下稱
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鉤黨裴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勛德
而八閹十六子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
者惡之也 講錄陽明子曰可欲之謂善人之東莠好是
莠德凡見惡于人者必其在已猶未盡善也瑞鳳祥麟人

爭快觀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夫甯狼蛇蝎未必
有害人之心而人必惡之者為其有虎狼蛇蝎之形耳今
之見惡于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也無亦在外者猶有
惡之形與 原旨云古者論士于卿而于貢以卿人為問
好之惡之其獎生于一皆字故夫子俱以為未可 人品
之辨在于其類焉卜之吾之善類于善人未有不與之相
孚者吾之善不類于不善人未有不與之相忤者故合卿
人之善者與卿人之不善者而人品以辨合善者之好與
不善者之惡而藻鑑自精 趙問云子貢之意但取其好
惡之同夫子之意先辨其好惡之異取其同未必無偏辨
其異而後相泰焉其人品乃定

○君子易事而難悅也

主術訓曰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得
于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群臣
以邪柔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 賢主之用人也猶巧
工之制木也大者為舟航柱梁小者以為楫楔脩者以為
櫓櫓短者以為侏儒枅樞無大小備短各得其所宜規矩
方員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而良醫察而藏
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况于人乎
蜀志李恢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
之 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
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

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偏成責焉無已智者
有不能給求焉無廢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詭
諛不遇乎左右阿黨不殆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
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涉史隨筆陸贄有
言中人以上迷有所長苛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
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必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
御之有道而已故善官人者猶良工之用水也取其所長
棄其所短使宋璟無俞受敷施之度則李邕鄭勉之徒長
為棄人矣 陸宣公奏議云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
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舍長
則天下無不棄之士 曲成則品物不移求備則觸類皆

棄是以巧梓順輪楠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

宜故驚驥無失性 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
才難不其然乎夫惟聖人方体全德賢之為用猶有未固
且有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能得人
朱子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受些便宜人便
從却縛縛去處奉他故易說 慶源輔氏曰君子持已之
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已之力甚寬而責人之
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
材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
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疑問云易事而難說
總只是個忘已難事而易悅總之只是個有已忘已則巧

後漢書
太史公曰
水清則魚
不食也
則成仁
則成仁
則成仁

和側媚不足以動其中而片長寸善苟可以集天下之事
收錄之固棄有已則惟求以適己之欲而任私自用視才
技皆無可庸者此其心胸器宇迥然不同 質言云君子
小人俱就在上者有用舍予奪之權的說公恕私則就于
悅人使人上見之不必推高一層兩邊事悅難易俱要一
串交五說方合白文而與其語意

○君子泰而不驕

南軒張氏曰泰者心廣而休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
何由泰泰者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禾之泰者亦有之
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 准海近
語曰泰者以理自適驕者以欲自縱以理自適便是坦蕩
蕩故不驕以欲自縱便是常戚戚故不泰 謹錄云泰無
心驕有心泰從道德生來驕從勢利生來君子氣象從容
似乎驕者然却是威德之形容泰也非驕也小人氣象舒
徐似乎泰者然却是氣盈志滿而旁若無人驕也非泰也
都在氣象上說其迹同其實則不同矣

○劉毅木訥近仁

程氏入關語錄云劉毅木訥何以近仁只為輕浮巧利於
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容齋隨
筆云劉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為巧言此近仁鮮
仁之辨也 新安陳氏曰及觀之則柔脆材辯之速於仁
可知矣 朱子答曹叔書曰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

實見近仁處若只守却劉毅木訥四字要想像思量出仁
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朱子 謹錄云近仁不是不用工夫
亦可為仁有此好根基正須實下求仁工夫方能全得仁

若無此根基即須善窺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
夫也 疑問云仁者人也仁是人之本真柔懦華辯的人
皆壞于物欲將本真都喪盡了劉者毅者木者訥者此四
項人不屈不撓未雕未琢本真全不受傷加學問精細工
夫即便是仁矣故曰近仁 海岳編云仁道至大離心緣
絕能所怯弱之人不能負荷聰明之士反增機障庶幾者
其劉毅木訥人乎劉毅者牢籠不住呼喚不回畢力一生
永無退轉木訥者不會穿鑿不亂度量精神易動情緣稍
輕故夫子謂其近仁然而不學則亦徒抱美質焉耳矣
大慈語錄云此事許聰明靈利漢擔荷若使聰明靈利則
無擔荷分聰明靈利者雖易入而難保任蓋入處不甚深
而力弱故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二程語錄曰切切如物之相磨也則以意 雙峰饒氏
曰切切也德德如也只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
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 二谷素琴集云子路之質厚
於義而薄于仁長于切切德德而短于怡怡故夫子告之
劉柔之則曰切切德德而又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其云朋
友兄弟者舉一隅耳謂切切德德為朋友兄弟言之

朱子語類問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竿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譎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須是七年問集註允凡示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法又添入務農謹武之法曰古人政重太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嘗與諸議起係伍彼時也商量做

孫子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陳皞註曰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苟其生也于是出定襄王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人無貪詐也明微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于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夫令

要在先申使人聽之不惑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五申示人不惑也法令簡當議在必行然後可以與衆相得也通義仁山金氏曰使其心志習于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習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冑手足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馳之節即此二章觀之黃氏謂言兵之最精者莫如聖人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里門弟子皆出就農馭罷亦如之若既成歲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斯教矣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注卷之十八終

手六

按經義卷之十九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論語

憲問第十四

憲問耻

朱子語類問邦有道殺邦無道殺耻也諸家只解下一脚爾上一句却不曾說着此言邦有道殺邦無道殺而繼之以耻也者豈非為世之知進不知退者設耶曰殺之一字要人玩味殺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累無建明豈不可深耻口義云原憲之性狷介他說人當無求於世但世間之教皆不可食這箇有耻便是道分明求道於迹而不求道於心見道之一偏而不見道之全體夫子因他平日逆知其意故答他說道殺不是耻不啻有道無道而但知食祿乃耻也如此說道體方完全蓋以徒祿為耻在我者便有一箇求諸已不求諸人觀變通融的意思而狷介之性可以渾化而歸於中道矣疑問云行已有耻是狷者事而狷者有所不為是其耻而過焉者也憲問耻夫子恐其終於不為故以邦有道殺邦無道殺耻也語之有道無道皆要有為方是學者事君子耻無建明於世不獨有道之時無道之時正宜經綸康濟此夫子激勵裁抑原憲處

克伐怨欲

二程類語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為原憲着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朱子語類云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為害若便趕將出去則禍根絕矣 大全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者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已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已而生也 雙峯饒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兩件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 朱子曰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為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為仁 讀書錄云制伏私意而不

論語精義卷之十九

子

的事他不行處亦是要除欲不留根然所以不得為仁者只是欠頭腦只見此四者為心之累苦苦在四者上剝落不知提這良知做主腦若良知常作主這四者自然日消月化方是求仁工夫如顏子心常止故怒不遷心常一故過不二他不在遷與二上求只求常止常一便是他有頭腦處他亦從非禮處加勿的工夫但其心安於禮時時是本心條理非禮則勿之而已隨勿隨復故曰不遠復紅爐點雪不見勞攘吾輩今日只做得原憲功夫做不得顏子功夫終日去欲滅於東而生於西愈做愈難而仁則不知也 洞學欽蒙云仁是本心生之機克伐怨欲在自然生機中流出各有天則不爽便是仁原憲一切令其不行便欠頭腦不行非是強制不發留了根抵他正要一切掃除另求一箇清淨心來流行運用這如何可得故曰難聖人之學易簡不做難事 海蠡編云今夫盈河皆水也而取湯洗之豈惟不能偏及且恐所澆之湯隨化而冰矣人心多欲也而擬用心禁之豈惟不能盡禁即恐所用之心復增為欲矣故太陽一出則堅冰潛消本地瞥見則眾欲退聽所謂不難情欲而證天理正聖門為仁之真脉也原思求仁要使克伐怨欲不行正如以湯銷冰者故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難者謂此事難行耳非許之也 解醒編云非禮勿視聽言動制之於心也克伐怨欲不行制之於迹也制之於心者如太陽當空隨處隨滅制

論語精義卷之十九

三

之於迹者如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矣 質言云不行全
是制伏地住使不得行不知欲根在內而強以制之便如
以石壓草石去則草復生強制之所不及則欲便潛滋而
莫覺矣况種、欲端豈能盡勝之哉故曰可以為難矣仁
則吾不知也仁者自然無欲非但強制之為也

士而懷居

正蒙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
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
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着所謂
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大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為安有
所執着其累也大 通義史氏曰居為意所便安處則凡

謙錄

卷之十九

四

改過不速遷善不決聞義不徙以至去就取舍之間有貪
戀顧惜之意者皆懷居之所為也集註一字之不苟如此
淮海近語曰意所便安不止衣服宮室居處之類如貨
色名利之間去就取舍之際必有顧戀意思與夫吝於改
過不勇於徙義俱是必是一刀兩斷方有進步處

邦有道

宋書劉瓛云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衆人 傳子
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招禍之道也 本鍾集云
危言危行固非中庸之道但用之有道之世儘不妨用之
無道之世不可不斟酌故聖人只許危其行不許危其言
見不是常用道理 口義云行在已故無時而不危言加

於人故有時而遜所謂遜者不是委曲遷就以求售其說
蓋亂世多小人小人之心雖蔽然亦有可開明廢不務開
明其心而徒申吾之直不惟無益於彼而戕亦為失言矣
此乃盛德積中時措皆宜之妙若能危行的其言自能如
此非有意而為之也危峻對卑汚而言不肯少貶其道以
徇人之意 初問云邦有道正君子得盡言行之時若不
危言危行有負於時多矣故凡有關於世道有關於社稷
安危生民休戚者須悉心言之行之務期於盡力量盡大
分要之亦只是理所當為而人不能為分所當盡而人不
能盡者不敢有規避而悉言之行之之謂也不必加意氣
五臣在唐虞時都俞吁咈各司其職危言危行不越乎此

謙錄

卷之十九

五

必如是而後盡耳士君子所養無非天理天理自然峭拔
而耿耿直上直下無顧無忌此便是危非作意凌人好高
拔俗也終不涉天理便軟何危之有危言危行處世立身
之經也自小人視之見其危君子原非有意於危也言遜
權也然所謂遜只是有餘不敢盡意非委靡不振之遜小
人為床下之巽天理亡矣 弘明集云孔子願喙三尺雖
言出於口終不以長舌犯人

○有德者必有言

初問云有德者必有言心有蘊藉自有英華天理中不勝
文彩可斷是非可析義理可訓天下可法後世吐露所及
皆成華根本茂而枝葉繁與章謨訓不期而然矣仁者

○南宮适問於孔子

張繼堯

木

見尚德之意

卷之五

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終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 大全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昭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處却管不得那白也 赤城集云求仁有道難在克己克己有道難在盡去盡去有道患在復生故仁者易敗而難成者也 論語測曰何謂仁不仁也皆於一念之微言之也若夫事則小人一事而假仁者有矣君子未有一事之不仁者也

○愛之能勿勞乎

後漢何敞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 舊唐書褚遂良疏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

傳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弘此懿德乃作元良 顏氏家訓云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櫃子生孩提師保固明仁智禮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撫嬰雅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順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然則愛運為怨其斯愈且誠謂樂

應訶反笑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撫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宋林昉田間書云愛子之道在於教教子之道在於嚴嚴斯成也愛而不教猶不愛也教而不嚴猶不教也區區飲食服飾者未矣 韓非子曰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 通義白雲許氏曰愛之能勿勞大意上之親下忠焉能勿誨大意下之親上如愛子弟則使之供洒掃應對之職以勞之方可謂之愛如忠於君有過則諫方可謂之忠若篤愛而不勞友害之也盡

忠而不諫及陷之也

講錄云此是以勞為愛以誨為忠不是說愛人者又須勞之忠人者又須誨之世人但知愛之為愛而不知勞之為愛愛而不勞亦不成箇愛了但知忠之為忠而不知誨之為忠而不誨亦不成箇忠了何者勞之之事雖難受然勞於前者逸於後其為愛也深矣誨之之言雖難聽然逆於耳者利於行其為忠也大矣 原旨云言愛言忠不特君臣父子為然天以貧賤憂戚勞吾人天之仁愛也以與無譴告忠吾君天之善誨也愛人以德師道亦有之忠告善道友誼亦有之

即夫子所言愛之與忠亦初未必拘拘於君臣父子之間也 疑問云就父子君臣說亦是但此箇忠愛所包

者廣五倫之間在在有之恐夫子當時未必專主愛子忠君而發也

○為命禪讓草創之

朱子語類問為命禪讓草創之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通義仁山金氏曰按左氏所記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之言為序但左氏首以為子產擇能者得之今按左氏前後應對諸侯多出子產昔者太叔曾為令通於秦有所求不獲也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以此知子產能用三子之長雖有三子無子產不可也程氏後心曰非草創則不詳非討論則不審非修飾則不精非潤色則不密蓋皆義

理至到之言非若後世但說利害而已也中玄問辨錄

云四子者不止各有所長能濟國事其人品心術之莢皆可具見何以故曰抑人之長而獲已之短有官之大患也而在同官共事之人為尤甚以故國家有事無敢自謂能謀而遂以謀之者即謀矣或從而討論焉遂遂謀者之怒曰何以討論我也即討論矣或從而修飾焉遂遂討論者之怒曰何以修飾我也即修飾矣或從而潤色焉遂遂修飾者之怒曰何以謂我不文也於是怨讎叢興戈矛四起自亂不暇又何以善國事乎不單惟是有善謀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謀也有善討論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討論也有善修飾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修飾也有善

潤色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潤色也於是拂亂所為而不使之成傾陷其人而不使之安雖至傾覆人之國家有所不顧若是則賢者亦不能以自存矣又何以善國事乎今觀四子者各據所見既不能嫌於見已之長裁定於人又不以為形已之短則是同心共濟惟知有君而已非夫有體國之誠意者孰能若是非夫有忘已之公心者孰能若是故孟有以見古人之不可及也疑問云國家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如鄭之為命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各效其長此無猜疑彼無嫌忌期以增國之重而不知其他譬之人身耳目口鼻各司其事而共成其能此善徵也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鄭大夫有焉

或問子產

淮南子曰管子文錦也雖醜祭廟子產練染也雖美不尊論語拾遺云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爾王荊公曰吾之所愛者為此則彼者吾之所棄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棄也荀子曰齊桓有天下之大節焉倏然見管仲之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怨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怨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之

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朱子語類云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耳所以為惠人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通集註以為猶云此人也如何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 蜀志註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謝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忘怨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什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文苑英華嚴從云管仲用法伯氏無怨子羔刑人終以見德孔明之誦李嚴蓋近之矣 東坡曰管仲熱烈之在人者多矣而獨言此者奪邑而人不怨德之至者也吾嘗以為北伐山戎南服強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管仲之於伯氏諸葛孔明之於李平廖立蓋古今二人而已 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群臣六曰奪以馭其貪謂其罪也大沒入其家財也 中玄問辨錄云還是伯氏有罪管仲奪其邑三伯處之以公情當其罪故有以服其心而無怨言其服人至於如此則其為人可知矣非桓公奪之以興管仲也曰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即此事也不足為證乎曰與之書社非奪伯氏之說也富人莫之敢拒非沒齒無怨之說也

貧而無怨難

江熙云顏淵無怨不可及也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論語拾遺云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饑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 宋書嘏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麤厲或亦神心沮廢 大全朱子曰敬夫說亦佳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於不能也或謂世有處貧賤而無失一旦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然耶此蓋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失於外耳又烏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皆為怨也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近於樂矣 孫准謙錄 卷之十 十

海近語曰此自守乎貧富者言守則強制其怨驕之心故其勢有難易若樂與好禮則心中都忘了貧富無怨無驕俱不足言矣又何難易之分 中玄問辨錄云聖人之心至公至平其於天下之事稱量的確不爽錙銖即此一言望賢人以下者所能道何以故曰人之學未圓通則言多方局如哭則不歌也必要歌則不哭殊不知哭可以不歌而歌則未嘗可不哭也若使後人論貧富之理必以為怨之與驕均耳惟聖人則稱量至盡曲當人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若使有貧而怨者必稍怨之曰彼其難矣若使有富而驕者必厚責之曰彼其易也即此便是聖人之難纖微無不到處蓋天理人情之至也人情即天理也

子嘗有言聖人以人情為天理正當於小事觀之更見
晉書李玄盛曰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貴心勿忘
更 大慧云逆境界易打順境界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
個忍字定省少時便過了順境界直是無你回避處如磁
石與鉄相偶彼此不覺合作一處意與此章

孟公綽

中玄問辨錄云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
公綽蓋蕭清寡欲而短於才者若使他做家老就是趙魏
大家他還為之而優若使做大夫就使滕薛小國亦不可
為 尚優况小於趙魏者乎滕薛之大夫尚不可為
賢者乎可見各有能而不能若以其優於家老

樂維義

卷之十九

十四

也而即使之為大夫則必至於廢事若以其不可為大夫
也而亦不使為家老則必至於廢人故惟聖人為能取其
所長棄其所短然必用當其所長而不試其所短也 士
翼云用當其才中人皆可集事用違其才賢者亦難奏功
靈公用三子當也公綽在滕薛建也

子路問成人

樂書云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
兼是四者其質具矣苟言而履之以為禮行而樂之以為
樂則文質彬彬然後可以成為成人之君子矣抑惟顏回
可以當之孔子謂顏回曰既能成人又加之以仁義禮樂
成人之行也故其問為邦告之以三王之禮二帝之樂則

可以為成人者非顏子孰可以當之莊周謂回忘禮樂則
又進於此豈特可而已哉 大全雙峰饒氏曰文以禮樂
則不好亦成好底四件都是質須文之以禮樂蓋節之以
禮則凡事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
節 厚齋馮氏曰子路成人之問夫子蓋以子路之所知
者使之捨短集長增蓋其所未至爾非謂成人之道盡於
是也子路猶以為此古之成人之道居今之世有不必盡
然者謂誠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雖
無禮樂亦云可矣是三者蓋子路之所優為抑以自許也
唯其自許如此故臺下之後卒以身殉終不能明君臣之
大義以正衛國之難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以未能文之

樂維義

卷之十九

十五

以禮樂故也 口義云具此實心謂之人智廉勇藝是
心發用處謂之才這箇才具於心而有條理謂之禮感通
處自然發見而不假勉強謂之樂這才本只是氣質今却
消融而為義理存之中正而不偏邪達之和平而不乖戾
純乎德而不見其才是謂文之以禮樂禮樂以立其體知
廉勇藝以時出之不偏於一不滯於迹這便是全才謂之
成人若有才而不能文之以禮樂則真心未發迹微只是
氣質用事謂之偏才只是一偏之才不成其為人所以不
文只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者亦謂之成人以其才雖不
足而真心不失根本未漓故也聖人以此告子路以明成
人之道在內而不在外在德而不在才人若禮樂未備只

存得些真心亦不失做人的樣子若真心已失則禮樂無
安頓處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不足觀矣而况於四子乎
蒙引曰禮樂中和之德也節之以禮使各適其中也和之
以樂到那從容自在處中正只是知廉勇藝做到中節而
無偏倚處和樂只是知廉勇藝做到從容純粹而無駁雜
處 中玄問辨錄云人有偏全四子之所長非難能然兼
而有之而又文以禮樂則全人也思義授命父要不忘若
非易能然但信義一節之士也聖人之道必貴乎体用之
兼全而後世之學徒取夫一節之可尚使非聖人定論於
此其不以一節之士右於四子之長文以禮樂也者幾希
賢言云天之所賦於人者只有此性信知廉勇藝皆性

禮學彙編卷之十九

十六

之發用而禮樂則發用之中和處也兼而體之合在一處
便成箇器局無偏陋無缺陷兩生之理完完全全矣故曰
成人子路兼人故就其轉合處成就之耳今之成人即白
文原有曰字斷是子路之言蓋其忠信明決素好自負若
此 海蟲編云子路嘗沾沾自喜其勇如曰君子尚勇乎
子行三軍則誰與至是又問成人其意殆自謂如吾之勇
可稱成人耳孔子遂連舉幾個一節之行的如臧武仲等
若曰一身兼數行尚未可與成人須是文之以禮樂况止
如子路之勇者乎禮樂是生身之原不是文具張子詒詠
此曰四者相資体亦成体成須要得兼明當知禮樂非文
具乃是其間造化名此妙得禮樂之義矣下節或謂是子

路語亦通 初問云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亦本體上明潔
父要不忘平生之言是箇要全信的人思義則亦已矣授
命處尚當審如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平生
之言亦須信近於義此等處皆當理會若文之以禮樂則
一了百當矣以此知是子路剛果之言不是夫子口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

大全朱子曰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
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
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 通
義白雲許氏曰不言笑取當時過稱文子也然謂之過猶
是一偏之什公明賈對以時然後言笑取却是時中之行
語錄彙編卷之十九 十七

禮學彙編卷之十九

十七

所言太過不得其真孔子與人為善不明言其非但曰其
然豈其然而疑之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原旨云武仲之請後不在於得罪奔邾之時而在於自和
如防之口意以請而得立則防猶武仲之防也請而不得
立則將據防以叛防亦非魯之防也計魯之君臣必不與
之校是要其若以必從也故曰要君 答問編云武仲不
敢自立後而求立後於魯不敢在他國求而歸於防以求
之當時皆不以為要君故夫子說雖曰不要若吾不信也
此是誅意處

○晉文公諱而不正

程氏外書正叔曰此為作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故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為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歷代確論東坡曰權以濟事曰譎鄒陽曰齊桓公殺哀姜于莒孔子曰正而不譎陽之時師傳蓋云爾以此推之晉文公譎而不正蓋展禽之過也哀姜親也齊雖不誅君子不以罪桓公故曰正而不譎以為桓公可以譎而猶正蓋甚之也秦穆公賢君也文公雖辭展禽不室其反公使害其反國君子亦不以是亂男女之別故曰譎而不正以為文公可以正而猶譎蓋罪之也呂

華經卷之十九

伯恭曰楚與宋皆有德於文公者燕施則常兼報豈當有所偏助文公之心則以宋弱國也因前日之德而親我楚強國也挾前日之德而陵我今楚伐宋為吾計者固當助宋以厚其親我之心挫楚以奪其陵我之氣且吾方圖伯業坐視楚之橫行而不較則伯權在楚矣然遽加兵於楚則背忠食言其誰與我於是不攻楚而攻楚之所必救伐曹伐衛皆楚親睨外無背楚之名而內有怒楚之實使兵端發於楚待其先動而後應之雖破楚而無背惠之名為謀可謂譎矣此猶非其譎之尤者文公名雖救宋而實在勝楚時天下之強國惟晉與楚必先摧楚之鋒然後可以專伯于天下楚子曰倦於兵其狼戾而好戰者獨子玉耳

於是魏曹伯介曹衛之田所以深激其怒而趣之戰也曹衛所以救宋也今楚果以愛曹衛之故將釋宋圍是猶投吾欲也我復曹衛彼釋宋圍何為不許之乎非惟不許又執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圍以挑之惟恐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其心果在於勝楚而不在於救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爾孰知其譎之尤一至於此乎至於退舍則其譎又深矣楚本無競晉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迫而使戰雖子玉不勝一朝之忿然上則楚子下則士卒皆不欲也乃退舍以避之避之母乃使子玉得假以為班師之名乎文公豈不慮此蓋已料子玉於度內明知子玉內懷為賈之謗急於立功以雪耻見吾之退必謂脆敵功業易取無

華經卷之十九

若此時雖退十舍猶將來追况三舍乎文公之所以肯退者先有以必楚之不退也心欲戰而形若不欲戰用以報德用以驕敵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憤一世為其所眩惑信矣文公之善譎也文公之譎夫豈一端而已哉三日而去原欲自附於王者之師然陵丘墓以脅曹果王者之師耶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譎三罪而民服欲自附於王者之刑矣然觀魏舉而屈法果王者之刑耶疎者則用法愛者則用私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統而論之大則如託符以召王小則如曳柴以誘敵未易偏舉要不能出一譎之外聖人之言可畏也困學紀聞李氏詔世紀云桓公會不過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

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為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 楊子危言五霸莫大於桓文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之舉莫大於葵丘踐土然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定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先生張九成之說殊為理長集註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者爾

○桓公殺公子糾

呂氏春秋曰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

義經義 卷之十九

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此二公子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說苑孔子曰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 程氏外書正叔曰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

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穀并注曰慶嘗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莒既欲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仲始事糾不正也終從于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魏微王珪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 程大昌云先儒或以子糾為兄或以小白為兄曰各有其說而未可以片言決也謂子糾為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氏吳氏諸儒宗之謂小白為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諸儒謂子糾為兄者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據經論理者也然程子則謂公穀之經無子字而小白為兄原程子

義經義 卷之十九

意不特以公穀無子字亦以論語孔子許管仲之仁之事推之也非有所據也今以春秋所書齊小白入於齊與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觀之則子糾為兄之說似亦有理蓋齊小白入於齊有恭立之辭齊人取子糾殺之三傳同有子字固不可以公穀前無子字為疑也至程子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為兄而朱子又疑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無疑於其間也况朱子於集註論王珪魏徵事則曰功過不相掩今以子糾為兄而小白殺之正與太宗殺建成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太宗相類豈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歟是

以不得不兼取程子孫氏諸儒之說以俟知者也或又曰
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公為兄而已正於春秋之經辨之
也其言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
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
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嗣君也公穀并註四家
皆書納糾左氏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
齊大夫嘗與魯盟於莒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著
其罪也曰程子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為兄猶可也以此論
知小白之為兄則益疑矣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
文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小白言
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
然終覺一書之十九

而非小白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
見果子也雖不盟書子也非子也雖屢盟不書子也烏有
皆與魯盟於莒而特加子字之理哉蓋春秋傳為程子未
成之書非易傳成書之比宜其有未定之說亦程子所謂
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辨也 孫奕示兒編云桓公
齊襄公之弟也初襄公之立也政令無常故公子小白奔
莒也公子糾奔魯公孫無知弒襄公齊人弒無知大夫高
傒先有以陰召小白故小白自莒先入而得齊是為桓公
非取諸子糾之手也乃殺子糾小白誠惡矣然齊實君小
白也春秋莊公九年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於齊子字公穀情何稱糾而不稱子言小白而又言齊是糾不

當立而小白當立者也九月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以糾
謂之取糾糾之在魯魯不能覆護齊得而殺之所以甚齊
之惡而謂魯之不競也以子糾之糾蓋子糾兄也弟其可
殺乎所以重小白之不弟也管仲雖嘗為子糾之傅然子
糾未嘗為世子不當爭立是以管仲明此之義終身不雙
桓公而得相之以霸也嘗觀伊川之說以桓公為兄子糾
為弟性性因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遂誤之悔庵又附會而援其說蓋不之審也按史記齊世
家云襄公立殺誅數不當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小
白之莒十二年公孫無知弒襄公而自立高國陰納小白
於莒高侯立之為桓公左氏莊公八年注云子糾小白庶

先鄧驥左氏指縱云桓公襄公之季弟也世家既云次弟
糾左氏注又云糾為小白庶兄指縱又云桓公為季弟則
子糾兄也小白弟也無疑矣故荀子亦曰齊相殺兄而爭
國仲尼伊川之說誠為誤矣 晉夏侯湛管仲像贊曰堂
堂管生忘存與仁仁道在已唯患無身苞辱遠害思濟
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前漢書路溫舒曰桓文扶微興
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
仁焉 後漢崔駰曰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
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 徐
幹中論曰管仲背君事讎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呂

管子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糶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

國不利 國策魯連曰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怙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隣國 淮南子汎論訓曰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堂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教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小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涿不能生鱣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 朱子語類問管仲仁之功如何曰匡天下亦仁者之事如趙韓王一言至今天下安謂韓王為仁則不然其所作乃仁者之功 舊唐書裴晉公傳史臣曰昔仲尼歎周室陵遲齊桓霸翼而有微管之論 野客叢書云語有不啻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宋氏詔曰謝元龜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

若不大立其仲
素以自修者耶

謝玄暉詩微管寄明收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
微管傳亮碑通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 史
記太史公曰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
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 前漢書贊曰夫婢妾賤人感
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 後漢書應劭
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
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 潛虛曰
不忍小辱自經溝瀆自經溝瀆小人決也 晉書摯虞曰
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
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
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 淮海近語云匹夫匹婦之為諒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
禮曰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 鍾子翦堯論云賢者之
廢世猶金玉生於沙磧豫章產乎幽谷下不進之於上則
無由而至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今之所謂謚法未必果
出周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傳會如錫民爵位謂之文
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謚謂文子所為如此是亦無愧於文
之謚矣非指此為文也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却
是正說所以為文之義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左傳季札至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
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王符實貢篇曰亂殷有三仁小
衛多君子 後漢書明帝紀曰衛有忠臣靈公得守其位
大全雙峰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
失禮於隣國而不至於啟釁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
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遠近靜嘉牲牷肥
脂神人胥悅尤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國之大本故得
其人亦可以無喪 溫公傳家集云衛靈無道得仲叔圉
祝佗三子王孫賈而孔子以為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帝
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而知揚愔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
人以為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凡此皆淫昏暴亂之君也徒
以能知賢人而用之大者以霸其次以安小者以存況乎
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逢蒙之關繁弱孟
賁之揮干將何適而不達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哉
中玄問辨錄云蓋祝佗王孫賈二子人品可鄙而才智可
用故以人品言雖其才智可用而亦自是可鄙以才智言
雖其人品可鄙而亦自是可用非聖人至明至公何能若
是可見人各有所長用人者當隨其長而用之苟當其用
雖以二子猶能存無道之國况賢而才者乎苟用當其才
雖以衛靈之無道猶可以圖存而况有道之君乎 龜山
集云蘧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故於入太

廟每事問蓋儀章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然禮藏于器治之不得其人亦不足以成禮矣祝鮀所治蓋有司之職非典禮之官也書所謂直哉惟清者若太宗伯然後可以責此

○其言之不忤

講錄云人有必為之志者必不敢有易之之心不敢有易之之心必不至於大言不慙若大言不慙的人便有易之之心既有易之之心則為之也必不力矣其何以踐此大言乎 初問云聖賢之學在言上絕不計較本論近仁取其訥也若議論風生好逞詞辨則實意多喪本心多失不可與入道故夫子於言行每對舉言之

講錄卷之十九

廿八

陳成子弑簡公

春秋繁露云臣之宜為君之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 白虎通曰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 新唐書史臣曰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臣子也憲宗之弑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 路史註云孔子請討陳常時已致仕其意本以明君臣之義於三家使知為夫人討不為齊也公不知之反使之告三子宜三子之不可也然攷左氏家語不可似在孔子不會

講錄卷之十九

廿九

之三子自是二年孔子卒又十一年公孫於越前後學者不知聖人妄為之說故發之非敢異聖人也 困學紀聞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讐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 丹鉛餘錄云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逆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 中玄問辨錄或問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然否曰此安得非孔子之言事顧所舉何如耳如所舉非義不待言矣誠為義亦必用力而後能濟則力皆義也子嘗曰好謀而成若徒曰義舉迄無成事聖人固不若是迂也蓋當是時孔子豈徒較力還要以此可克之勢歟魯君冀其肯為以成討賊之事蓋亦莫非義也後世儒者但言義便不要力但言力便說非義而豈知聖人以義用其力以力成其義乎曰力何以為義曰譬之人身元氣為主則周身皆血脉也邪氣為主則血脉遂化為痰非血脉之外另物以為痰也義譬則元氣也不義譬則邪氣也若是義舉則力無非義若不義是舉則力乃為

亂耳自力不以義之說興遂使輕事之人不審彼已不
勝負不度事幾而徒然以為義卒之事敗國家受其禍猶
自以為義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謂以力不以義矣彼宋
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是以義不以力也然于泓之
敗伊川又以為愚何哉伊川又云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
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夫春秋之時周
天子雖在如畫燭然方伯與國固皆魯也顧可告而率之
乎一告魯君已不能自主而曰告三子者之三子告又復
不可而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況可以告天子告方伯率與
國乎曰胡氏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何如曰此論更
平將魯君先發而後聞於周天子乎則魯君已曰告三子

春秋卷之十九

世

者既不可矣將孔子自為先發後聞乎則孔子一人耳果
用衆以發然衆何在抑獨以一人發然一人何以發況請
計且不可得而可先發乎蓋徒實口說不啻事理者也
穎濱曰孔子為魯大夫隣國有弑君之禍而恬不以為言
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
知而猶告以為雖無益于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微於後
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偏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
越伐魯而去之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
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意也予以為不然古
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
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

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
功然則孔子之憂固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所不為者也
○子路問事君

後漢書論曰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諍則絞切

大學衍義曰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
正相反故夫子之告子路使勿欺而犯之以全其事君之
直戒其欺君之偽也禮記謂事君有犯而無隱與此畧同
朱子語類云亞夫問勿欺也而犯之曰犯只是有犯無
隱之犯如三諫不聽之類諫便是犯也凡言於人君要他
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
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為

春秋卷之十九

世

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其實雖不失為愛君而其言則
欺矣 大全雙峰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本然不欺甚難
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
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 講錄
云欺字不要看得粗只畧有些些不盡心處便是欺了如事
之言者已是却有些忌諱而不盡言言之盡者已是却憂
之過而不當其實亦欺也事之為者已是却有些倦意而
不盡為為之盡者已是却又不是無所為而為亦欺也須
要除了此等纔是盡心而勿欺矣犯字尤不要看得粗若
看得粗便以暴揚君過為犯自負為忠直而不知其大不
忠了蓋臣之事君如子事父亦顏順志者子之常禮有過

而諫亦是犯也然柔聲下氣不忍暴揚父過其犯為何如
臣之犯君正當如此若必暴揚君過以為犯則在我欲為
龍逢比干而使君為桀紂之君于心安乎且人同此心我
有過而人暴揚之非聖賢不能不怒暴揚君過何怪君之
怒我而有竄逐殺身之禍且至言路塞壅蔽成而亡國之
禍亦自我起也此豈犯之一字誤之耶只緣以粗心誤看
至此耳若以聖人的心寧看便不同 初問云犯顏時是要
致主於五帝三王也若到言之逆耳屢言非有真致主之
忠自不敢犯何則利害之念易萌也終有一毫利害之私
意便減了一毫為主之心故不能犯顏者終是勿欺處有
缺人主如天之尊遠於萬里情最難達到犯顏時非其得
其難處

卷之十九

廿一

已也若非積誠之素以至誠感動言多無益故勿欺也若
是臣道徹始徹終之本又進言時無內無外之心也 疑
問云范註犯非于路所難而勿欺為難時說皆從之以愚
庸見季氏之惡孰大於欲伐顓臾子路曾不出一言是犯
亦子路之所難者但不可平對耳凡忠君體國以盡其分
者始終主勿欺一念而於當犯處尤大得力無詭譎無顧
望無畏懼直從此纖毫無欺處發出果有犯而無隱全是
積誠以感動是之謂臣道勿欺而不敢犯此心猶有所畏
也即謂之欺犯而有毫髮之欺此言必巽怯而不盡吐露
於君側也不可謂犯總來只要此心信得過何畏乎雷霆
之威 宋葉夢得石林家訓云司馬溫公作迂說其一章

云迂叟之事君無他長能勿欺而已矣其事親亦然此天
下名言也

○君子上達

大全朱子曰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
裏行也到這裏了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
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道理 楊子危言云
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曰上
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之業故曰
下達君子上達公卿大夫明明求仁義也小人下達農工
商賈明明求財利也君子小人位有不同上下相須故皆
曰達若為人為不善不敗則亂烏能達乎 初問云君子

卷之十九

廿二

實心學問時時存此天理如登層臺然美可大大可聖而
神不特理然其進自不能已勢亦然也蓋吾性分中無限
高明能自得之則一切可欲之私漸次冰消霧釋日甚一
日直超脫於萬象之表如所謂脫凡近而游高明不可限
量也若人欲處種種色色最多小人終動念於欲則凡欲
皆呼群引類叢至而來其進亦自不能已勢亦然也要之
只從一念上起要須尋討箇根處君子有此根於中則天
理日暢茂一日小人有此根於中則隨遇不勝染着視聽
言動漸次皆落坑塹終其身沒頭沒腦墮陷而不能起矣
可哀也哉分別頭路只在戒懼慎獨君子之心如高秋霄
漢星疎月朗躡足於層岩絕壁之間俯視塵世萬象皆空

矣小人之心如暮夜煙霧天昏地暗視瀾廁將為室堂視
鴆酒將為燕樂莫辨甚矣豈不悲哉

○古之學者為己

筆解韓曰為己者謂以身率天下也為人者謂假他人之
學以檢其身也孔云徒能言之是不能行之失其肯矣李
曰孟子云堯舜性之是天人而通者也湯武身之是為己
者也五伯假之是為人者也 後漢書論曰為人者憑譽
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 顏氏家訓云古之學者為
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為
人行直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為己修身以求進也夫學者
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
學也

學之十九

世

行秋實也 王荊公曰學者之事必先為己其為己有餘
而勢可以為人矣則不可以不為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
於為人而卒所以能為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
為己而其志已在於為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雖有
志於為人其能乎哉 大全雙峯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
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
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
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為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
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
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 居業
錄云為己只把做自己分內事為其所當為父之只見一

箇當然底道理其餘都不見矣 初問云古學今學要之
學廢已自不同古人師友間相資六藝中調養無非求身
心性之益皆只是切實實成己的事今人身心性情
中不去計分曉而師友相資六藝相習皆是虛浮外面做
工夫故皆言學者自聲望於講究處言也而所以學則已
判然矣即如六經乃聖賢明體適用有用之實學而今人
以明經取科舉陋矣古之學者是真心要為聖為賢今之
學者假借聖賢之餘緒而獵取聲譽其原頭只在誠偽之
分所趨不勝迥別矣 講錄云人只有箇心是己之心
學也者為存己之心而已古之學者為己便是學的本領
今之學者為己為名利而學學的本領已失何以學為也

學之十九

世

白沙先生文編云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
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揔之學為己也
其仕也為人學為人其仕也為己斷不疑矣 牧要編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宋儒履其語曰古
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然乎不然余惟古之人視人
猶己也仕急於為人求盡此心耳即亦曰為己可也彼仕
惟為己者昧真己矣愧天忤人所喪滋多惡能為己哉夫
古今人不相及若此蓋剖判於所學矣觀近世所學抑何
事耶貿貿然改估畢以梯榮貴天下皆是也進之不過矜
名行以費聲稱云爾間有矯然標樹以學自命者則又多

眩於異說崇虛任放以為繹性了心甚有溝壑其身楚越其胞與而猶號於人曰無染不着為己之學如是如是嗟夫是豈古人所謂學哉古人之學惟求得夫本心而已

澤州示學者說曰古之學者為己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為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為科目而業文世之言學者其不謬於聖人鮮矣予獨嘗於唐之楊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楊子曰學者學為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為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為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

西山文集

(一) 遽伯玉使人於孔子

東廓先生集云遽氏之欲寡其過使者能言之而不為昭昭申節不為冥冥情待至見信于南子其切禮之功幾矣

卷之十九

禮記

夫冥冥昭昭異焉者是為人而寡過也外雖美其中必偽昭昭冥冥無異焉者則無衆寡無小大無順逆無往非求快良知之地是之謂自信信則美矣則大大則化又奚不可升之有 蔡虛齋曰大抵此使者所造已儘高才不就事為上說獨指他用心處說真可謂知言春秋諸賢大夫如伯玉却是有裏面工夫底人觀欲寡其過而未能且耻獨為君子而其出處又合聖人之道可謂有體有用之君子矣雖不與聖門然考其所立類曾之亞閔冉之儔也

口義云身過易還心過難除伯玉有欲寡其過之心其於身過知可免矣只是他照檢功夫愈精愈密直體驗得心

地間種種私意難除愈寡而愈不足此其所以為賢也充使者之言必如聖人之無過而後可以慰伯玉之心此其所以為善於言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易說象曰思不出位言思而止也既曰思則非不應也不出位則不與也君子反求諸己而此心渾然在中而不膠係外不安排所謂止其所也如是則耳目視聽莫非天理而天下之事衆寡小大紛至沓來不能奪吾之真矣故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或曰思何以言止曰心之官則思豈能廢其職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所謂止也若欲息慮以求所謂止則二氏之止也非聖學之止也

卷之十九

禮記

禮記

近思錄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去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遑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 邵康節云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俎豆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大金雙峰饒氏曰上章為謀政者言不在其位之位指職位而言也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不出其位字比上章又說得濶如為人子則思孝為人臣則思忠素富貴則思所以行乎富貴素貧賤則思所以行乎貧賤皆是也 南遊會紀云古人云看一部華嚴經不如讀一艮卦既曰艮其背又曰思不出其位何也子曰此是聖學之宗傳止必

有所畏其背止其所也聖學工夫只在畏其背一言聖人取象耳目口鼻手足感觸皆在於面皆是動處惟背不動九卦陰陽相得謂之和應良卦上下未嘗相和故謂敵應言耳目口鼻感觸應用止於無思只如良背一般不為所引故曰不相與也外道絕應凡夫和應聖學敵應不獲其身只如不用耳目一般忘已也雖行於庭不見一此聲色動而常寂忘物也良非偏於靜也吉凶悔吝生乎動敵應而不與故無咎心之官則思思而不出其位即所謂止其所也不出位之思只是得其心之職方是聖學譬如北辰天之樞也天樞無時不運七曜賴以生明四時賴以成歲而未嘗離乎本垣此即思不出位之義若止而不思則運息便是禪學若思而不止則位禪便是俗學禪家入定即是良背之旨無我相即是不獲其身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相即是不見其人堯釐之辨在知道者默而識之初問云位即素位之位君子素位而行思與之俱無外慕之意此思是私意願外之思若天理性分中事自當無不理會如幼學便像養壯行事業坐于一室中便欲籌畫四海之內中和位育之功經綸參贊之績皆吾儒分內事豈容不

思

○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中玄問辨錄云言而過其行是誕言也故君子耻之猶云耻躬之不逮也曰考亭讀為耻其言過其行何如曰人必

有言如何耻由也無人故退之如何過 講錄云思慮言而過其行五字連着讀行未及而言過之是言不顧行者可耻孰甚焉故君子耻之如此看總說得耻字通

○君子道者三

小荀子曰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辯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 尸子云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智而不主智畜勇而不主勇 初問云君子之心只一無私便了自無私之純然處謂之仁自無私之明覺處謂之知自無私之浩然處謂之勇三者一而已矣憂皆起於惑惑不免於懼一事也惟至聖者能之稍涉私意其能然乎故曰夫子自道也不憂不惑不懼原是心體如此惟無私方能無傷

於心體 解醒編云夫子自道非曰謙辭也言夫子智盡

仁至不賴勇而裕如是夫子之所以道君子者乃所以自道耳蓋歸美之詞 疑問云道由也行也中庸云道者自道也此不說君子之道說君子道者三下說夫子自道也二道字正相應若曰君子所道者夫子自道也未審以為何如

○子貢方人

弟子行篇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為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知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

夫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游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偏知以告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會以其辭狀告孔子孔子聞而笑曰賜女次為知人矣子貢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親也後漢書論曰四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施之於人則能恕自察其情亦明矣徐幹中論曰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勝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賁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睿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慮莫大乎自慮路史曰昔者子貢方人夫子以為我所不暇其作春秋特不過直書其事無評品也朱子語類云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見氏家語云君子所以不言之道者何也未說口不減否人也未說先自治而後人也祇是自治為急常恐自家身心錯了念念在此何暇管他別人故夫子曰夫我則不暇只義云人若為己之念專十二時中只好點檢自家得失何暇較量他人短長便是較量得是與吾身全無所與誤了自家多少功夫聖人不為而子貢為之豈真是賢於聖人乃是用心錯處故夫子抑而教之 中玄問辨錄問夫我則不暇註云自貶以深抑之然否曰固是抑子貢亦非自貶夫下學上達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聖人望道未見之心日有孜孜者固如此也誠何暇於方人 明儒經翼曰學者喜較異同却

錯過自家功夫譬如總算手收入戶百萬稅糧盡在伊腹中依舊是條窮漢無夕合受用初問云賢乎哉不是許他夫子謂賜也將以此為賢哉君子之學只在反己自修之不暇方人註中雖亦窮理之事不是不患人之不已知通義白雲許氏曰集註此章凡四見學而不思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欲其自反而知人之賢否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欲其自反而求可知之實此章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此兩章意同語異皆欲反而自修之意聖人屢言之丁寧學者不可務外 大金胡氏曰失於務外為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不通詐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曰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達事不觀萬殊之妙譚子曰狐狸之怪崔鼠之魅不能幻明鏡之鑑者明鏡無心之故也是以虛空無心而無所不知大人無慮而元精自歸朱子語類云人有不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遂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至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胤子朱啟明而克知其囂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凡抑字皆是挑轉言語 大全雲峰

胡氏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 新安
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終極先覺者真見之昭徹固不先
事而預料小人之為姦亦不臨事而墮於小人之姦其斯
為誠明之君子乎 陽明子曰此是因當時人專以逆詐
億不信為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
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為人所欺詐故有是說非教人
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則是
猜忌險薄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原旨云先覺先字要玩使我之知覺稍後於詐與不信之
人便為其所欺使于先覺上稍加一些意思便是逆億
淮海近語云逆詐億不信則流於用智而自私非君子之

蘇軾

卷之十九

聖子

心也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其賢乎教人復心體
也復心體者復先覺之本體也若先覺之本體既得不逆
詐而詐者之情偽卒無所逃不億不信而不信者之衷曲卒
無所隱 中玄問辨錄云或問不逆詐云云謂何曰此知
幾之說也幾者動之微理之先見者也易曰知幾其神乎
幾之未動神亦不得而知也蓋既曰詐已有詐在既曰不
信已有不信在其幾已動但甚微耳常人必待其顯著而
後知亦有顯著而尚不知者必有所揣度而後知亦有揣
度而尚不知者以其不明故也若幾動於彼即照於此不
待億逆自然先覺是知幾也是明之至也可不謂賢乎楊
子云君子一誠而已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

不信而常先覺也何如曰逆億亦人之常夫子非為逆億
言蓋以不逆不億而美人之先覺也謂之誠而能明者必
是造詣之至已躋乎渾然純粹之天然後能明然後能無
不照非謂不逆不億即為誠而先覺為誠之明也若只以
實心待人更無疑猜是謂一誠而已然便能明乎便能先
覺乎 講錄云詐人者人亦詐之不信人者人亦不信之
牛牧于田而鴉乘之者以無異心也虎踞於林而鵲噪之
者以蓄異謀也巢燕依棟宇以相親而人不挽之不疑人
者亦不為人所疑也海魚吐黑水以自庇而人因得之防
人者亦卒為人所防也詐與不信果何益哉

○微生畝謂孔子

蘇軾

卷之十九

聖子

前漢書班固曰樓樓遑遑孔席不暖黑突不黔 後漢書
蘇竟曰仲尼樓樓黑子遑遑憂人之甚也 牟子曰仲尼
和栖七十餘國許由聞善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滯其性故其道為貴 正蒙曰栖
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大全新安陳
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為佞則畝之耿介固執可想
矣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固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
為固執之太過也 古言云微生畝高一人取名高字也
名呼聖人而謂其佞直也乞醯與隣非直也必欲周人之
急亦非固矣故聖人微遜而稱許之 虛齋蔡氏曰惡自
聖人自惡執一不通之事非惡說一不通之人也然曰非

敢為倭則夫子不倭矣曰疾固也則微生暇為固矣
海近船云微生私徒泥於無道則隱之見而不知聖人以
道易天下之心便是固處

○驥不稱其力

淮南子伯樂曰九方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
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
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

論衡曰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
之迹斯頃可見 家語曰馬必服而後求良馬士必慙而

後智焉 虛齋蔡氏曰大抵驥馬自然調良蓋在馬中便
是稟德之最純者也如蘇氏謂馬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

者必剛此又以九馬言不可以此例驥也驥亦馬中之君
子與

○以德報怨何如

尸子曰龍門魚之難太行牛之難以德報怨人之難 朱

子語類云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

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呂申公為相曾與賈

昌朝有怨却與之即職可謂以德報怨厚於此人矣然那

裏人多少被其害賈素無行元豐中在大理為蔡確應天

申公亦被誣搆及公為相而賈得罪公復為請知通利軍

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邪則引之

薦之果不肖邪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

死定了孔子之言忘恩活移來移去都得 合璧事類云

孔子曰以德報怨以直報怨此恩讐說也夫人以國士待

我我其不可以國士報乎以衆人待我我其不可以衆人

報乎施有豐約故報亦有厚薄非特人道為然也為善者

報以福為惡者報以禍或者亦天之道歟 中玄問辨錄

云或問以直報怨何以謂直曰知證父攘羊之非直則知

直矣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何如曰父之讐不共

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而開怨亦有不客不報者曰以直

報怨固有報之道焉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乃泛然

之理非以為報也彼有德者既以德報之矣有怨者愛憎

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矣其於無怨無德者則又何以嚴

之且如宋之末帝至為昏庸而元世祖則賢君也如以天

下公理言必當愛元而憎宋舍宋而取元也使文祥潯執

元主必將手刃而甘心焉不顧其為賢也乃於此而曰愛

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可乎哉且直者情理之無所曲

者也若本有可怨乃曲其心以為忍置之不問而曰愛憎

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是匿怨而微生高之乞醯也可以

為直乎考亭平日亦言復讐之義不知何故於此乃如此

解蓋於直字有所未徹故云然耳然則何如曰怨當報則

報之無過則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逞忿焉出乎心之公得

乎理之正斯為直而已矣解狐之薦祁伯抑惟其才也譬

方以送之曰子往矣怨子如初則其本情也孔明之所

經 159-197

惟其罪也既斬而哭之仍厚撫其妻子其本情也夫各有
所當焉而已是故君子之於德與怨也稱乎報施之宜而
又明乎公私之辨斯無遺理矣 口義云以直報怨只是
理當報則報之如君父昆弟之讎是也不必報則不報如
三自反是也皆無所容心於其間 通義程氏凌心曰按
後漢蓋勳嘗與蘇正和有仇涼州刺史梁鵠欲殺正和訪
之於勳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
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勿殺鵠從其言正和幸於得免
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謀也
怨之如初此以直報怨者也若以德報德固所當然然不
幸而有庾公之斯之事則又不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使公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戒得行於上而私恩可伸於下必如是而可也 韓詩外
傳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不善之子貢
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
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
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賢類之言也賜之所言朋
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 責備餘談云人不善
我我亦善之施之諸父昆弟姊之屬可也槩而施之他人
則是以德報怨而流於異端之說矣故曰衆言淆亂折諸
聖

○莫我知也夫

朱子語類云下學是立腳只難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

詣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
者上達此理問聖人亦有下學如何曰聖人雖是生知亦
何嘗不學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便是學也 又曰孔子嘗
初嘆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
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
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
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奇特
聲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人又捉摸不著如何知得
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與我默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天
理 大全勉齋黃氏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
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于渺茫足以惑人之耳目而以
為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
奪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
中便是天理又何必捨人事而求之於渺茫哉如是則泊
然若不見其所長若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
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也 潛室陳氏曰吾儒有一分學問
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
工夫則磨得二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
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查滓淨盡便是上達
境界 讀書錄云當時之人雖知夫子為聖人實不知聖
人之所以為聖人也知聖人所以為聖人如愚之類一唯
之曾子而已如子貢之高識猶未及此故曰知我者其天

朱子語類

卷之十九

乎然於斯之際子貢雖未盡領夫子之嘆若後來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言夫子猶天不可階而升及絳來動和之論則子貢亦可謂深知夫子矣又云知我者其天乎猶中庸所謂知天地之化育言與天地之化育默契為一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但中庸言已契天論語言天契已其實一也又云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理也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是也天理在人如仁義禮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貞之命是也蓋下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人事便是上達仁義禮智元亨利貞之天理也謂之天知者非聞見之知也乃天與聖人默契為一是以人不能知而天獨知也然五者姑舉事之大者而

單人

以知之哉蓋非惟不能知亦宜乎其不知也然則知我者其天而已乎則孰知之曰反已自修之說何如曰謂之反已者不得天必反而求之曰何以不得於天不合于人必反而求之曰何以不合於人還是與天與人有計較處聖人却不如此只是自修而已非有所較計於天人之間也何為反已曰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是否曰夫子是說潛脩之事無所與於人而人不知非謂平常之事無以異於人而人不知也曰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何如曰萬物皆囿於天雖暗室屋漏出王游衍皆天也故人但言人不知者便說惟天知之知我者其天乎亦但言人不知而已與天為一聖人不知此

單人

是上達也知聖人之下學上達是合一的至理便知聖人
天人合一的學問若知天人合一的學問不惟不必怨尤
而亦無所庸其怨尤矣 何吉陽集云當是時冉閔游夏之
徒皆有意於斐然日章以為極也故曰斤、焉求其不可
階而升者於言語政事文學之間孔子於是嘆曰莫我知
也夫若乎其以譬之也而猶未有一悟其旨者獨顏氏之
子能以其志反身而繼之故其所以學默然終日應以不
違而其師友之際相說而解也亦第見其如愚如無知虛
而已耳既而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而後知聖人所以下
學而上達以極乎知天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可以不言
而信矣 程大昌云談及大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

學上達之語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達上下立為形容正

如燒火薪能生焰是上形之道必資下形之器學乎下可

以達乎上是薪質雖麤而其英華能炎能上者也六經論
孟說器多而說道少是蓄薪以求生焰者也老莊之書說
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薪已多不必贅言者也如晉人
談瑗直謂棄捐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尊
有無薪而能自起火焰者邪 海蠡編云知我者其天乎
此語大須着眼蓋當時談道術者未嘗不貴上達而索之
高遠求之苛難以其未嘗知天耳孔子隨緣任運着水喫
飯也不怨天也不尤人世謂此尋常下學耳不知即是上
達也所謂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此義愈淺愈深誰知

之者其惟天乎夫天何心乎何言乎而必其知此其知豈
在情量解會間耶若曰日月無碍輪如天不可升所謂情
量解會之知而已矣蓋世有知天者然後信天之知孔子
世有信天之知孔子者然後信上達果在下學內且信已
躬內時時上達世界內人人上達特習矣而不察耳程子
亦云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
上達却甚今晚考亭曰循序漸進似非聖人一貫之學矣
初問云知我其天者不是淺淺鑒臨之謂人心之初本與
天心合一只是私意隔絕所以遂不相孚上達則與天原
合一矣直是與之相契一體融通無彼無此夫子說上達
便說到此處更何妨非誇大之詞聖人盡性而知天故天

以盡性而知夫子

幾問云下學上達非有上一層也凡

日用所行皆是學學以求通其理理通處便是達上下云

者從實地做工夫故着箇下字而隨做隨有通達日向於
高明故着箇上字非必循序而漸進也下學上達實實在
天理上做正是他無求於天人不怨不尤處故說知我者
其天乎 弘明集王謐云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
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
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麤
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 大慧語錄云若離日用
別有趣向則是離波求水離水求金求之愈遠矣
○公伯寮怨子路於仲尼

莊子曰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逐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李蕭遠曰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 講錄云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夫子為政於魯大率要戮其僭而勇於承命以出藏甲墮卻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是要假此以沮夫子故夫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有吾道與廢之說 顧東橋息園文稿云世嘗指士大夫通塞曰命豈不信然哉抑予嘗為知道者言人生有命一通一塞是已若國家之興亡則一

卷之十九

五

時人士所聚禍福焉不可以人人徵也漢高之興吹簫屠狗販繒之徒悉位卿相豈其皆當拔興之數哉及其亡也黨錮之禍遍天下非必諸君亦會其凶度若是其同也蓋國運繫之矣國之將興福逮天下國之將亡禍逮天下譬之火災都邑而欲切切焉戶推其厄豈不泥甚矣哉聰者然吾言 石渠意見補缺云孔子為魯司寇時公伯寮愬季孫子字下路字疑衍如愬子路景伯何以告孔子孔子何以答之云云以此推之其為愬夫子明矣

○賢者辟世

宋書隱逸傳云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日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號曰巢公由

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蓀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蓀之隱事止於達人論迹既殊原心亦異也 說原昔人有天隱地隱人隱名隱克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白樂天又有大隱在朝中小隱在丘樊中隱在留司之異 正蒙曰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耻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避世避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淮海近語云辟世辟地辟言辟色皆欲行其道而不肯賤道以徇人者也以所遇之時之人言而非以人品之優劣論者也 講錄云賢者字貫至末辟地辟色辟

卷之十九

五

言俱是賢者與辟世之人一樣王其次字非第其人品之優劣也蓋辟世以天下而言辟地以一國而言國比天下次矣辟色者國尚可仕特禮貌衰辟言者禮貌雖未衰而言不合言比色又次矣

作者七人矣

筆解韓曰包氏以上文連此七人失其旨吾謂別段非謂上文避世事也下文子曰別起義端作七人非以隱避為作者明矣避世本無為作者本有為顯非一義李曰其然乎包氏所引長沮已下苟合於義若於作者絕未為得吾謂包氏因下篇長沮桀溺云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遂舉此為七人苟聯上義殊不知仲尼云鳥獸

不可與同群此則非沮桀輩為作者明矣又况下篇云逸民伯或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七人豈得便引為作者可乎包謬不攻自弊矣韓曰齊魯記言無不脫舛七人之數固難條列但明作者實非隱淪昭昭矣李曰以作者之謂聖之義明之則理道明矣孫奕示兒編云藝苑雌黃記作者七人不取包氏鄭氏之說固是獨取王弼之說亦非至謂伊川語錄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此說亦不敢從予謂雖皆未可信也作即作者之謂聖之作伊川所言蓋有所本此而不從將焉從哉嘗讀易大傳見夫伏羲之畫八卦無非具天地人物之理而神農於耒耜則取諸益日中為市

樂聖卷之十九

李商

則取諸噬嗑與黃帝堯舜衣裳之制九舟楫杵臼矢官室之制皆天理人事之不可廢者是以夫子推其所從始而云伏羲氏作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豈無謂歟後乎禹而夏桀之惡方熾於是殷湯作而伐夏中民此賢聖之君六七作要皆開端創始者之為也信乎孔子之言作者為萬世之公論而伊川之取作者之名為萬世之至當云

子路宿於石門

後漢范曄論曰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柱下無朱文之軫也論衡曰孔子自知不用閭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佐諸侯行道

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耻為道不為己故逢患而不惡為民不為名故蒙謗而不避疑問云夫子亦知其不可知其不可而為之全是悲天憫人之意晨問素知夫子心事故一問及便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味者與二字當不是譏諷若說孔氏正是人之謂與意思晨門掌晨啟門亦賢而隱於下位與儀封人之官同其識見亦封人之亞所以子路不與言亦不以告夫子說者猥與沮溺丈人荷簣等而謂不知夫子之心不知夫子之心那曉他知其不可而為之且此語與沮溺等語大有逕庭敢問之識者

○子擊磬於衛

太平御覽註曰有心哉者善其音有所病于世朱子語

樂聖卷之十九

李商

類問荷蕢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回他那箇人最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因說泉州醫僧妙智大師後來都不切脉只見其人便知得它有甚病又後來雖不見其人只教人來說因其說便自知得此如他心通相似蓋其精誠篤至所以能知又問磬聲乎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樂書云帝之乘時以出入其致用在八卦其成功萬物八音出於八卦則八音萬物之聲也磬出於八音之石而於卦主乾則磬者乾之音也聖人之於天下未嘗有心亦未嘗無心荷蕢聞孔子擊磬于衛徒知其有心而不知其無心其所知亦淺矣季咸之於列子知其氣機而不知其未始出吾宗亦何異此

通義仁山金氏曰此時夫子擊磬必是聲堅重而節數故
有有心之機史氏曰詩在彼淇厲傳云厲水深可厲處也
帶所以申束衣在厲則可帶矣韻書寒裳渡水由膝以下
曰揭褰衣涉水由帶以上曰厲然則雖不脫衣亦當束衣
於帶也石渠意見補缺云註謂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
水曰揭意見以為水淺則攝衣涉之為是水深若以衣涉
之則手足難動而溺矣以衣涉水曰厲恐不然且厲者嚴
厲也水深可畏猶人之嚴厲可畏也深則當畏而止之不
可涉也蓋識孔子人不已知不能止而猶欲行不能遠淺
深之宜也居業錄云聖人有憂世之心無念世之心蓋
世道既衰上無明主聖人在下只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可
無憂世之心

卷之十九

五

忿世而長往也淮海近語云果於忘世人皆可能見已
之不敢果於忘世正憂人之難能也聖人心同天地天地
不以時之開塞而廢生物之心聖人不以世之喪亂而忘
行道之心荷蕢徒知夫子之有心而不知夫子之所以存
心也疑問云夫子之擊磬全憂世之心荷蕢知得此
心初聞時說此人之擊磬似不為無心者惜非其時也故
既識其鄙而輕耳却是隨其識之不達輕輕是病其守
之太堅莫已知以下正說其鄙而輕輕處夫子說果哉末
之難矣不是嘆荷蕢之果只明自家心事若云要如此果
於忘世亦何難之有只是天下忘不得爾詳觀夫子與沮
溺丈人微生等言皆只明自家心事並不曾譏刺人

○書云高宗諒陰

白虎通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
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已
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
乃即位統事即位踐祚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
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稱所以諒陰三
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
於冢宰三年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為冢宰職在制
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大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
為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通義白雲許
氏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
在中門外墻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
頭斜倚在墻上外被以茅茨覆苦枕塊常處此中諸侯亦
為倚廬而加以圍障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
曰梁闇

卷之十九

五

○上好禮

講錄云上好禮是真心實意懇懇切切在禮上脩於身者
此禮既足以為民之觀感達於政者此禮又足以為民之
勸懲故民易使易之履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
也好字最可玩世人所以惡此禮者為其拘也厭此禮
者為其煩也即無論使民苟不好此禮雖此身其可保乎
蓋欲之寇人甚於兵革禮之衛人甚於城郭故曰有禮則

安無禮則危安危之所在奚而不好也夫城之圍於寇者樓櫓雖密猶恐其踈墮墜雖險猶恐其夷未有厭樓櫓之太密惡墮墜之太險者人果視欲如寇視禮如城則雖終日百拜猶恐其逸曲禮三千猶恐其簡矣况敢厭之惡之而不好之哉 鮮醒編云上好禮則民易使非使民趨事赴工也古之使民不過使之為善豈在奔走服役之勞哉然以法令驅之者則無所感發而使之為善也難以禮教率之者則有所持循而使之為善也易故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即好禮易使之謂也

○子路問君子

陸士衡曰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 通義黃氏曰欲持

謙雖

孝

敬者如執大圭如捧盥水如雷震之在上淵谷之在下如師保之在前如鬼神之在左右是持久之道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克積之盛在其中矣修己以安人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修己以安百姓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修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之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 朱子語類云陳仲卿問修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又問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曰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

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己必害丙如何得安 戒問修己如何去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修己者一家人不安不安 天全朱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 蓋言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群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耳 明儒經翼云敬者心之主道德之原也養蒙齋惺惺是修己以敬警瞍兄若象然然人是修己以安人警瞍底豫

樂

五十九

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是修己以安百姓也五十而慕兢兢業業堯舜猶病也故曰堯舜以上苦無盡業紂以下惡無盡敬是性體之良能徹上徹下之道 講錄云天地萬物是吾一體夫子所謂已者兼人與百姓而為已修己者兼人與百姓之安而為脩若未安人安百姓是亦吾性之志蓋而吾體之未全也可謂修己乎但此意未明說出故子路有如斯而已之問子路看來只是不認得箇已耳 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不是推己以及人若作推及人是分人已為二致而脩己以敬之說真有所未盡了蓋脩己以敬者以之安人亦是修己以敬也以之安百姓亦是脩己以敬也只一箇修己以敬

君子之道便了盡矣 堯舜其猶病諸不是病堯舜只見
得修己以安百姓之難是雖堯舜之聖猶以之為病也而
豈不足以盡君子之道 問敬是貫乎動靜者靜時少動
時多脩己者恐易得撓亂而難乎其為敬也晦庵子曰人
在世間多是動未有無事的時節若事到前面自家却要
主靜頽然不應便都心死了正是以己為己而不知有人
與百姓者如何能安人安百姓須是無事時敬在裏面為
主有事時敬在事上處置我之敬未嘗間斷而安人安百
姓者此也又何撓亂之有 鮮醒編云修己以敬是學問
大綱領敬者此心之中整齊嚴肅常收斂常精明也常收
斂則私意淨盡更無一物留於胸中常精明則舉萬事萬
物又無一不運於胸中故可以修己可以安百姓大學之
恂慤威儀而民不能忘中庸言不動不敬而篤恭平天下
只是此道理 質言云修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以字
最喫緊是即以修己者安之云耳蓋人能修己則其精神
志慮自與人情不相間隔而其舉動情欲自無拂民從欲
之虞何事處不得當何人處不得妥真是就此脩己者
安人安了百姓不主感化言 淮海近語云安人安百
姓都是脩己實功不是脩己效驗安人安百姓非於此敬
之外而有所加也明德必能新民新民即是明德正見人
己之一理遠近之一心也 舒振伯題旨云博施濟眾堯
舜病焉然病於勢而不病於心也修己安人孔孟歎焉然

歎於時而不歎於道也是故君子有博施濟眾之心不害
其無博施濟眾之業有修己安人之道不害其無修己安
人之功

○原壤夷俟

筆解韓曰古文叩扣文之誤也當作扣為夷俟踞足原不
自知失禮故仲尼既責其為賊又扣其足脛使知夷踞之
罪非擊之明矣 講錄云幼不遜弟長無可述老而不死
為賊此是教原壤以正也又以杖叩其脛若令勿夷俟然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路史曰夷俟之態固嘗見於沐柳
矣然則數之賊而叩之杖是乃聖人之隱也彼阮籍韋高
王澄胡毋輔之之徒復何為和譏山甫姍文王謏譏無任

○闕黨童子將命

晉語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度辭
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
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
也擊之以杖折其委舁 魏志王和戒子曰夫物速成則
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陰寒不
表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句對秦客武子
擊之折其委舁惡其掩人也

裴松之案秦客者范
也此云范句蓋誤也 白

帖互卿難言補能絮已闕黨童子何欲成人 朱子語類
云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即次要至處無是理也 講
錄云孔琬與叔仲會少夫子五十歲夫子每孺子之二子
述侍左右執筆記事所謂童子者疑即斯人歟 成人之
道年長而知欲者亦無幾童子欲至於成人是不為嬰兒
之態而有大人之志亦可愛可敬者彼其與先生並居而
並行是自以為所學之成與先生並故敢若此也豈若妄
人輩茫無所得而抗禮先生者乎但長幼之節不循終非
求益者夫子所以使之將命欲其循序而漸進耳 淮海
近語云居位並行便是速成徐行後長便是求益夫子之
成益後學都是從孝弟實行上教之 初問云客氣不
蘇東坡 卷之十九 六十一

談經苑卷之十九

後漢書光武帝
紀防帝在民間
久修武事且知
大計故能思宗
帝有隙焉不後
非以攻戰之事
而問攻戰之事
帝曰善衛靈公
問陳孔子不對
山莊園所及

談經苑卷之二十

論語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筆解韓曰俎豆與軍旅皆有本有末何獨於問陳為末事
也鄭失其旨吾謂仲尼因靈公問陳遂譏其俎豆之小尚
未習安能講軍旅之大乎 李曰俎豆宗伯之職軍旅司
馬之職皆周禮之本也鄭以為末事皆卑仲尼本意 後
漢崔彥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 文苑英
華云李孫問于冉有曰子之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冉有曰
即學之于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復不知自何代何
年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
敢言兵或取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麓暴異人人不比數
嗚呼亡失根本斯為最甚周公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
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叱辱齊侯伏不敢
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 論語拾遺云孔子以禮樂
游于諸侯世知其篤於學而已不知其他也卑彌謂齊景
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
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卑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
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王季年友歸子慕 校

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范仲淹曰：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以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則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以武也。困學紀聞云：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古者治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為二物也。焦氏筆乘云：王道思以為俎豆中有軍旅，蓋其精神嚴固，志意堅卓，可以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行三軍敵千萬人者也。即此事也。衛靈公自以陳法為問，殆謂王孫賈輩之所治，此豈孔門之學而所謂開

談經義

卷之二十

二

疑問云：子路慍見之問，即不悅。南子之見，公山佛肸之，意然未危於此。動氣要是於性命，中見得未分曉。故夫子曉以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二語窮通，非人所能必。君子所可必者，自家有主張處，一而化齊，不為外所搖奪耳。一為外所搖奪，即濫於本分之外，即謂之濫。非是放濫為非，子路亦聖門人品，要看得好。洪武先生云：此○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老子云：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蘇子由註：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為累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如之次也。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是謂之損。孔子謂子貢曰：予一以貫之，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莊子：漢陰丈人謂子貢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子以蓋衆者乎？丹鉛秘錄云：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子貢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体也。太史公對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容齋隨筆云：一以貫之之語，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子貢，子貢而學者，猶以為不同。尹彥明曰：子貢之于學，不及子也。如此，孔子于子貢，不待問而告之。子貢復深喻之曰：唯至于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多學而識之之問，果不能知之，以為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子一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子貢之唯也。范淳父亦

此作志詳恐人
有分聖門高弟
必不爾之說

談經義

卷之二十

三

曰先攻子貢之失而後語以至要予竊以為二子皆孔門高弟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已默識于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貢者其先然多學而識之之旨也是始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也故對曰然而即繼以非與之問豈為不能知乎或者至以為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人所得聞是又不然顏氏之子豈亦不足以語乎曾子于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幾其忠恕之言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問者其必有以詔之矣 經書補註云告曾子以道言計一理貫萬事告子貢以學言謂一心貫萬理 大全朱子曰子貢之學亦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

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 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 初問云多學而識是自外以益內一貫是自內以該外自外者枝葉上做工夫自內者根本上做工夫聖門自顏曾而下頓悟莫若子貢但每每用力在聞見上而不反求諸心只爭這些所以夫子把告曾子者告之 舊說拘泥謂曾子一貫屬行此章屬知甚誤凡聖人論學處都兼知行豈有只把知說唐虞止傳精一執中十六字到說命纔說始終典於學聖賢言學自此始未有偏言知者多學而識子貢進學處在此不知本處亦在此夫子豈專教之知而不教之以行

耶 子貢忽疑是悟處故夫子直指教之 萬物皆備於我於靈明根柢上養得粹然瑩徹則千變萬化處處皆神得手應心頭頭是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小德川流其用無窮多學而識祇見其勞且瘁矣 淮海近語曰一貫者博約同功內外合致吾心就是物理物理就是吾心蓋不待多學而識而實無所不通德只是一以貫之蔡仲默謂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是也若不識得這個一只去事物頭緒上學是離約以求博離內以求外離吾心以求物理而去道愈遠矣此夫子先告曾子而又以告子貢也 先多學而識然後以求一貫即後世先窮致事物之理而後一旦豁然通貫之意非聖學正脉也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

五

道一貫之道使多學而識原非意外獨居靜坐原非滯內只是這一個所貫通活不知道這箇多學多識既是意外不學不識亦是泥空所謂迷則處處生顛倒悟則頭頭合自然也註謂告曾子一貫以行言告子貢一貫以知言知行原拆不開亦無一個知的一貫又有個行的一貫 ○由知德者鮮矣 筆解韓曰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為得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 大全雲峯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真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

我士翼云知德者鮮踐履之未至也學者以聰知強力為可恃一遭外因旋於心則失其素矣若之何踐履精義立本克己也知及之仁中之勇進之也子路勇矣或者知之不足與明儒經翼鄒氏曰此聖學入微脉路須玩味自得之虛談虛未可為知德由也聞善必行告過喜亦勇矣而獨箴以知德者鮮善從聞來過從告來非降衷靈明自克自訟故中庸服膺勿失不善必知德性用事始為行著習察致良知之傳初問云夫子疏食曲肱顏子簞瓢陋巷方是知德纔有此頃利欲或私意間隔皆不能知之故直須打掃得心體明淨無有一毫塵障方見此德之得於天者至貴至尊本來完足而其他皆不必外求細思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知德光景直與天通真振拔於風塵之表而紛華勢利皆所不屑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答問編曰夫子藥子路往往在知上故曰由誨女知曰女聞六言六蔽都從知處救他故知德者鮮亦是教他求知于心蓋知為真知便德有實德與窮通得失全無相干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春秋繁露云無為而治者言其主堯之道而已又云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淮南子曰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又曰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前漢書董仲舒傳制

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仲舒對曰舜因堯之轉左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文王順天理物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吳志華覈疏曰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遊而自得也後周書序云世獨頌堯舜之無為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為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新唐書杜黃裳曰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咄前世魏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帝欲案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曰昃聽政衛士傳殄太宗嘆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孔子稱帝舜恭己以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利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五代新說梁州陽王忻侍宴高祖問曰朕為有為無為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上稱善路史曰為者敗矣而無為之說為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其為勤亦至矣而先聖以為無為而治代之說者遂以為放準遺絕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所謂無為清虛放蕩汗漫者於是任其所自為權柄細條一切委置之不省而天下始大亂矣虞帝之無為豈如是邪夫天地以生物為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固未嘗有為也四時自爾行萬

物自爾生而已天下之人非皆不可有為亦非皆不可以無為也。有為者商賈之事而無為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地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吾之人。天下之事皆吾之事。固可以商賈治佛老治哉。用商賈與佛老治其敗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為六轡在手佛老之無為喪其兩肘。又曰無為而治者非無為也。任得其人而無事于屑為也。豈若蔑禮節壞形體而自放于絕準之外歟。通義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因其時之無事而又恭己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久長而不替。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嘗而不知恭己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宴安鴆毒，其所謂無事者，恐所以為禍亂多事之謀矣。又如老氏有所謂無為者，只是簡忽聖人無為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恭己正南面信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哉。楊子危言引法言云：或問無為曰：異為哉。在昔虞夏張亮之辭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紹桀之後，篡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莊子曰：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則不主道。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合莊楊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藝文類稿云：舜之封山濬川，治律明時，誅四凶，舉元愷，無所不為。而曰無為，非不為也。為者其心不為，其道也有為而無為者也。講錄

高皇帝嘗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無為為口實。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有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常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得。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恐爾等以天象無事便欲逸樂。朕既情元首叢慙，民何所賴也。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等能以此相勉，朕無憂矣。

○子張問行

大全饒峯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苟，且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檢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李元薦自樂編云：聖人信不言，信而曰忠，信敬不言，敬而曰篤。敬可見信，不由衷，雖信亦妄。故必由衷以信，斯誠能動物。敬不篤至，雖敬亦偽。故必敬極其至，斯資格無言誠。誠可以感神明，孚豚魚。况于州里蠻貊聖人之教，于斯為

+

卷之三

44

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因時屈伸故謂之君子 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 中玄問辨錄云可字最宜玩味言其隱便好隱伸縮以時更無繫吝非有所勉強而然也 講錄云人不難有道之如矢而無道之如矢者難不難有道之仕而無道之卷懷者難故史魚節重無道之如矢伯玉節重無道之卷懷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初問云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不是應答兩等人只在一言之間自有妙處 知者胸中自有蘊鑑人之可否一見自知故其用言有妙處皆乘機而投之如對症用藥 答問編曰章旨不重語默而重知人之智上宜泛說不主施教

教

○志士仁人

新唐書忠義傳云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滅志也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名不朽而為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為重所與終始一操雖死而不吾屈也夷齊排周存商而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難德而夷齊為得仁故忠者真天下之大閑歟 大全變容饒氏曰仁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與仁猶二但有志於為仁仁人者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勉而為之此于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 朱子

語類云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個是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 又云殺身成仁亦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為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心 淮海近語曰志士仁人皆由平日識見既真涵養

素定是以當生死之際不為苟生亦不為徒死只要全得吾心一個仁而已若平日無有識見涵養則此小得失亦且搖動况於生死之際未有不顛倒錯亂者 初問云有志之士此心剛健是擔當世道的人仁人則此心純粹惟見理而不見其他此兩等人遇利害時一心只在天理上

談錄

卷之十

志

絕不見利害纔有一毫利害之私便蔽却天理死生重而天理輕矣故殺身成仁是君子喻於義處求生便害仁殺身成仁可見理在生死之內而生死在天理之外世間只是天理最大見得大處則生死處自然小了 疑問云志士仁人不平對自古死忠死孝者非志不立而究竟欲全此心無愧於天地耳故曰志士仁人觀下文只說一仁字可見仁是天理之在吾心者實見得是處天理重而死生輕矣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何等看得明何等處得決此方是志士仁人 困學紀聞云寧為素餐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

名也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蓋賈堅之固守也寧為南鬼不為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忠寧為趙鬼不為賊臣則有趙之田松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則有魏樊城之隨惡寧為國家鬼不為美賊臣則有晉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載如生

○子貢問為仁

說苑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徐幹中論曰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者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為不善其敢乎故益益者之居遊也必近

素華第 卷之十

十

所畏而遠所易 文苑英華工先利龍賦云工有習藝求名志在不朽於是磨礪為先動用為後繩墨盡索斤斧畢呈慮妍媸之稍遠而或愆規矩密鋒鉞以求銳必取事精欲盡心於鍤鏝用度木於林衡揣八材之質淬百鍊之鋼然後切磨効奇成至寶之美剡剡中度用巨材之長呈機功以盡善豈濫竽之是將 淮南近語曰善事之工必先利器之資可見求仁之士必先仁士賢大夫之資也蓋為仁雖由已而輔仁則在友大夫與士有位無位之別大夫之賢士之仁亦無甚優劣也看工欲善事款字可見必在已有欲仁之真心然後大夫士之賢仁者得為吾輔仁之功若自己無欲仁之真心雖有大夫士之賢仁其如吾

何哉 講錄云大夫曰賢士曰仁亦是互文事賢者以之為師時皆管束此心也友仁者以之為友時時調養此心也管束則心體不走作調養則心體漸銷鎔仁人心也心體好便是仁人矣

○顏淵問為邦

白虎通樂稽耀嘉曰顏回尚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進補敗政靡弊國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為易也朱子語類問行夏之時曰前輩說多不同有說三代皆建寅又說只是建子與寅無建丑者劉和天書解又說自五帝以來俱迭建三正不止於三代其引證甚詳據皇極經世亦起於子他以幾萬幾千年為一會第一會起於子第二會起于丑第三會起于寅至寅上方始注一開物字恐是天氣肇於子至丑上第二會處地氣方凝結至寅上第三會人物始生耳蓋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二月斗雖指於丑而日月乃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取於此然以人事言之終不若夏正之為善也 明儒經翼或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為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陽明子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位天地育萬物功化民其所優所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為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要須如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定當了便於防範上疎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

素華第 卷之十

十五

個克已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疎畧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入須教以許多功夫。方始做得這個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樂天下如何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個為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中玄問辨錄云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夏為人統商為地統周為天統然歟曰王者易姓受命務自為制以新天下之耳目故夏建寅商則建丑周則建子秦則建亥秦不足言即殷周異建亦只自為制以新耳目而時令之未善有不暇計固非取義於天地也。自夫子表夏時之為善漢唐以後乃皆行之遂為萬世不易之法不然其不為郊展而酉戌也者幾希矣。此垂訓之功所以大也。殷輅周冕謂何曰王者一代之制豈止乘輅服冕而已乎二者特以示斟酌之意云爾。即是而推則凡損益取舍以備一代之制者固可以例知也。樂則韶舞謂何曰韶舞樂也孔子聞之至於不知肉味則其盡美盡善可知然舜之樂所以象舜之成功也而吾乃用之則何象焉。今必思夫致治何以如舜而後思夫作樂何以如韶乃為得耳。若徒即用舜樂是亦在齊聞韶而已何有於我。也放鄭聲鄭聲淫謂何曰惡鄭聲之亂雅樂為其淫也故曰鄭聲好濫淫志故放之何謂濫者靡溺流蕩之謂禮云五音皆亂互相陵奪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

於慢矣。蓋其聲流靡溺流蕩能散人之志而使人憊慢故亂雅樂者鄭聲為甚雅與鄭聲皆言聲調非指其詞語也。後人溺於淫字遂以為男女淫亂之淫亦既可笑而考亭於鄭風詠他事者亦皆力改舊序而強解為淫奔之詩以合鄭聲淫之說殊失其理。夫鄭聲鄭之樂也彼淫媒之詞出自里巷者固非所以被之金石用之朝廷邦國者也。以淫靡為淫亂既非其旨以淫詩為鄭樂亦非其寔至改舊說以為淫詩則尤全合矣。遠佞人佞人始謂何曰曰巧言孔任堯舜猶畏之而况於他乎。蓋佞人包藏禍心奸詭百出以是為非以白為黑密於窺伺善於逢迎君欲脩德則能潛移其志君欲致治則能陰奪其成君欲用賢則能巧誅其去僞利通滑又能使人君甘之如飴雖至於傾覆國家而猶不自知也豈不可惡之甚然斯人也惟大聖大賢乃能識而遠之後世若唐太宗之英明亦既識宇文士及之佞矣然卒不能去而旋又聽其說况他君乎則佞人之難遠可知為人君者誠不可不深察而痛絕之也。曰伊川云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然乎曰伊川以春秋為孔子自行天子之事自創制立法故以春王正月為行夏之時四代禮樂為其所立之法然春秋是明天子之事率諸侯以尊周何嘗自立法度即春王正月亦非夏時又與周冕殷輅韶舞何與蓋謂告

顏子者為百王不易之法可也謂為春秋之義則非也
疑問云為邦即是天下易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是
一證佐行夏之時四句非禮樂之說通章亦非法戒之說
為邦有大體統規模有大緊要根本一正朔莫善於行夏
之時考制度莫善於乘殷之輅定車服莫善於服周之冕
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莫善於韶與舜此皆規模體統
所不可少者而大緊要根本在君之心鄭聲靡靡最易淫
蕩君心而喪其所守者佞人奸諂百出最能潛奪君心而
至於傾殆國家此其害不小所以當放之遠之不可一為
所移惑觀二典載堯舜為邦敬授人時如雷同律度量權
衡辨十有二章諸詔九成九功惟叙治天下規模可謂大
備矣而勝說難壬人惟危性微之戒尤極詳諄焉蓋惟
恐君心一移於淫樂一惑於諂佞無以開萬世之太平也
陳潛室木鍾集云禮有以文為貴者冕也有以質為貴
者車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
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
得乎文之中者也 南軒張氏曰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
益之以為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以此答顏淵惟顏
子可以與於斯也放鄭聲遠佞人以為邦之大法也以其
易溺而難防故重言之鄭聲淫佞人殆聖人每致戒於斯
者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放
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以興行而無斁矣 魏

志何晏曰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
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
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
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 白虎通云佞人當誅何為
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
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 宋
書符瑞志云黃帝時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
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
馬裴晉公淮西賓佐李宗閔與馬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唐鑑曰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
從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 呂公著疏
曰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
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疎 野客叢書云論語
遠佞人李繪曰近追飛鳥遠事佞人是以遠離字為遠近
字呼矣 士翼云子曰鄭聲淫聲者雅樂也淫者其調也
古樂和平可以消欲釋躁淫者過巧也使人好之好之則
長欲矣蓋用之祭祀燕享工者樂於習而未能革若閭里
男女之謠言未及被之聲也後世萬寶常聞隋樂淫厲而
哀知其將亂亦雅樂與 龜山集或問放鄭聲遠佞人言
鄭聲而不及於禮言佞人而不及於諛說何也答行夏
之時無殷之輅服周之冕無非禮者則區禮自放矣佞人
禦人以口給則說說在其中矣 宋史王禹偁曰古者刑

王安國說
東坡詩曰
結轡者言
心惟忘賢
非聖明不
能深察

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轡者言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忘賢非聖明不能深察

○人無遠慮

前漢書贊曰夫觀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矜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通義王文憲曰遠慮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 白雲許氏曰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前以時言之人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即在頃刻間吳氏程曰蘇氏云云此雖言地之遠近而時之遠近意在其中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切則有以理憂矣 陽明子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何其遠也遠慮者千思萬慮只是要存天理天理愈思愈精明愈遠大便是遠慮若着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撓入其中就是將迎了聖門肯以此教人 口義曰遠慮者此心無一息一慮之不到也一息不到則有一息之憂一慮不到則有一慮之憂所以君子有終身之憂則無一朝之患也 泰元湯語曰遠慮近憂交代於胸中常人之憧憧戚戚者如此君子則坦蕩蕩素位而行也但良知常自炯然不教散亂耳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

私中散集云臧文不讓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 中有錄云竊位猶言盜名位據非其有也臧文仲職在薦賢而不能進柳下惠之賢不稱其職故曰竊位耳世之論文仲則以賢否相形名位相軋為說治穿窬以斬閔之罪人其肯服乎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呂氏春秋曰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吳志諸葛恪曰已不如禮則人不責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 大全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已待

責人之無已也此只論所以處人已者至於見理分明而
擔當利害亦儘有任怨處 宋史呂祖謙少下急一日語
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日忿憤渙然冰釋朱熹
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

○不曰如之何

口義曰如之何如之何曾在心上理會一番便差了好
抹着心上全不理會的人便改柰他何 初問云入道者
須資稟細脈條理精詳之人此等自是精神收斂不放肆
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多是莽粗豪全任血氣不可與
入德故曰吾未如之何也已

○草居終日

朱子

朱子

主

楊子曰頻頻之黨甚於鷄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初問
云羣居而又終日正好講學以輔仁却乃言行俱不在天
理上終無有成德之理究竟下流之端矣非難矣哉羣居
最易為善亦易為非但從善如登從惡如降難矣哉傷之
也 海叢編云有心造出的固是小慧假饒無心造出來
亦不離小慧何者有心即落掉舉無心便屬昏沉都隨情
識故名小慧情識之視良知真不啻霄壤之在大澤也安
得不識之小然除却有心無心畢竟誰是大慧試擇焉

○君子義以為質

筆解韓曰操行不獨義也禮與信皆操行也吾謂君子體
質先須存義義然後禮禮然後遜遜然後信有次序焉

朱子

朱子

主

李曰上云君子者舉古之君子也下云君子哉者言今之
學者能依此次序乃能成君子耳 朱子語類云至之問
明道謂君子欲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
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
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 大全朱子曰義
則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
用禮以行之遜以出之是用和為貴只禮以行之已自和
然禮又嚴故遜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
則義禮遜皆是偽問禮行遜出何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
出是從心發出 雲峯胡氏曰義不可以直遂行之出之
在禮遜義不可以偽為成之在信實然非禮遜之後又加
以信也曰義曰禮遜始終一實而已矣 口義曰禮孫信
是一事相因而見這箇道理實有諸己是謂信出處自然
從容是謂孫行出來自有許多節文是謂禮如此這義不
從外得所以為君子 淮海近語曰君子義以為質義就
是我之質幹了即心是義義之外無所喻矣即事是義義
之外無所由也真得此義自然一以貫之眾美悉具自此
義之得中言謂之禮禮以行此義則有一毫非禮處即不
是義自此義之和順言謂之遜遜以出此義則有一毫不
遜處即不是義自此義之精實言謂之信信以成此義則
有一毫不信處即不是義精義如此信成德之君子矣
初問云因時制宜中且有禮文可觀謙冲自持而又本之

以誠實君子制事如此必其德性純粹學問精思素養成就方始能之故曰君子哉贊其有養也註中君子之道不甚明 疑問云本文並無一事字不必說君子之處事實本質也本體也君子無體義以為體天理渾全於胸中而神明變通時措於其外凡立身行已應事接物一義以為之槓幹行是他率履處故下一禮字說其有節文出是他動盪處故下一遜字說其無乖戾成是他成就處故下一信字說其都誠實此惟學力精到涵養純熟完全成德之歸乃克有此故曰君子哉蓋贊其養之到德之成也不是說君子之道 海菴編云質質幹也有幹然後枝葉附焉又質素也有素然後彩色加焉若不明此箇而務為禮孫

與信即作得周備亦祇是一箇硬硬小人豈曰君子哉義

字便是義之與比之義所謂性體也 講錄者來君子哉

是贊其有養之意凡事都從心裏處置君子處事如此必其學問精到養得心體純粹完全纔能如此盡善也不然臨時何能襲取縱能襲取一二亦何有如此之盡善者哉

○君子病無能焉

疑問云此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只倒得一下然冒以君子二字便說君子之心深以無能為病而不病人之不已知與不患語作儆戒之辭者有別 講錄云君子病無能只是求其在我者非以為我有能而人自知也若有人知之意則亦是正誼謀利者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徐幹中論曰仲尼惡沒世而名不稱又疾偽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 明儒經翼王氏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聲聞過情君子耻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又曰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飢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更有功夫好名

○君子求諸已

明儒經翼王氏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已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實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 質言云求諸已即孟子自反之說凡行有不得者皆求諸已耳小人反是切不可為已為人者 講錄云此以上三章文不相蒙而實實相足楊氏之註可看 求是心裏快是心裏疾病是心裏病不求諸已是不求治心之藥然便成箇疾病便成箇病矣奈之何哉

○君子矜而不爭

大全朱子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群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 新安陳氏曰矜也忿戾矜矜而爭矣可以羣而不流於黨也 困學紀聞云漢黨錮以節義群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 歐陽子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備考之漢史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之論 卷之十 朱子

○君子不以言舉人

論語測曰何謂君子不以言舉人也主於取人也一言之

是不足以蓋其終身之非也何謂不以人廢言也主於取

言也終身之非不可棄其一言之是也是故玉石不得以相混也瑕瑜不可以相揜也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況於人乎 原旨云不以人廢言或說君子之言亦有出於小人之口者恐天下無是理此只是翦莠必詢下民必問之意非此之謂也聽言信行者失人因人廢言者失言君子舉人不以其言則所舉必得其人廢言不并其言則嘉言必無攸伏且用人也不以言舉則其言之不廢可知用言也不以人廢則其人之在所不舉亦可知 疑問云此專在聽言一邊說見君子虛心為天下夫人之言儘有中倫中理處而未必其人之何如亦有其人不善而其言儘有關於理教者是不可輕舉輕廢也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斯謂虛心為天下 舉人不必是推舉凡進而與其為善為君子皆是 講錄云不以言舉人是要人修行之意不以人廢言亦是要人日新之意後世取士者科場之文字選官者風聞之考語全是以言舉人矣誰肯修行乎所愛者效吐盡珠玉所惡者英華盡腐朽全是以人廢言矣誰肯自新乎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閑尹子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子華子曰古之制字者茲心為慈如心為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

新書王希夷
隱山劉文
格物致知問政
答曰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此言
是矣

進是以挾道理以御人群者庸詎而忽諸 小荀子曰有
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
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此謂道根萬化存焉爾 大全
慶源輔氏曰推已及物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也非
有資于人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又
曰始則推已及物終則為聖人之無我不出手一恕字而
已終身行之豈不為宜知要之說尤為有警於學者蓋聖
學以仁為先而恕則求仁之方也 朱子語類云恕可以
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以只
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了 初問云
人只此私意間隔故自我而施之者多不得其常常有時
於人若去了私意全是本體中實理則人人皆同所以忠
恕達道不遠道者達道也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吾循此
古今共由之道以應事接物則其來不窮其往不禦其出
無悖其來無違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不必物物雕刻之而
天下油然相安矣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聖之所
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有以此實心者乎程子廓然太
公物來順應盡之其要在戒懼謹獨以致和不然私意
入來損傷心體氣質未變血氣用事能終身行之否乎
張橫浦曰新曰子貢行此一語平生銓品之心一旦消殞
至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吾之於人也

小荀子曰誰毀誰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槩量也 而志
願純傳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
怪而問之純荅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
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
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使
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朱子語類云伯豐問三代直道
而行曰此要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
之民三代蓋以是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
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
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教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
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
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綱密文峻故姦執不勝到文景
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石
渠意見以為想是當時有妄毀譽人者故聖人言吾之於
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有
可譽之實因以歎今斯之民即三代之民而三代之民直
道而行不妄毀譽人何今之民毀譽之過情也集註謂吾
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
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
實也恐非聖人之意 原肯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當
就上邊人說言斯民也三代所嘗以直道賞罰而是非之
者也今公道猶存人心不泯豈容以毀譽而加之哉如此

說方是 解醒編曰直道而行就三代之君言須玩一行字直道在於上則其道行直道在於下則其道明三代之時上之是非即下民之是非故其直道不惟在下而且在上至於末世朝廷之毀譽不足憑而惟下民之是非有可信者故其直道之權不在於上而在於下豈惟春秋至於今世而百姓之所共是非者猶是三代盛時所是是非非之公道也人惟以斯民之好惡為好惡便是大道為公此孔子之無毀無譽者雖不得行三代之道而猶欲明三代之道也 四書心攷云觀春秋之作則知聖人之心微矣聖人之心何心乎愚夫愚婦之心也孔子嘗自言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直

道而行則聖人之所是愚夫愚婦之所是也聖人之所非愚夫愚婦之所非也奚容必焉是春秋者有是非無毀譽之書也善說春秋者莫如孟子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大哉懼乎其得三代直道而行之心乎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筆解韓曰上句言已所不知必闕之不可假他人之言筆削也譬如馬不能自乘而借他人乘之非已所學也者舊續聞云有問劉元城先生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先儒說此多矣但難得經旨貫穿元城曰子但熟味及字與亡字自然意貫有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闕文夫有馬而借人乘非難底事而史且載

春秋

手

春秋

春秋

手

此必是闕文及如及見之謂聖人在衰周猶及見此等史存而不敗削亦見忠厚之志至後人見此語頗無謂遂從而削去之故聖人嘆曰今亡矣夫蓋嘆此句之不存也故聖人作春秋於鄆公夏五皆存之于經者蓋慮後人妄意去取失古人忠厚之意書之所以示訓也 雲峯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已所有以自私 旅次漫語云史缺文不忍盡書也為尊諱為親諱為賢諱故有缺忠厚之道也必欲詳書史職雖盡而仁怨遠矣馬借乘之非一借而一反也曰乘之若彼自有而終乘之也 穀梁傳孔子曰聰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形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又云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 跡云言孔子承闕文之疑不止夏五一事 後漢徐防曰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違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寔以成俗 史通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教育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查以登漢垣城竊藥以葬月如斯蹟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當班華之寸札而秘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

書之誤其萌始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
良直而王喬是屢出於風俗通左慈華鳴傳於抱朴子朱
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
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
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
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則恢諧小辨或神
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夫
以千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持為逸史用補前傳此
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通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
雖取悅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 說文序俗儒鄙夫翫其
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
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指豈不悖哉孔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
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襄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
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也 大全
葉氏少蘊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孟堅言古制書必
同文不知必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
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略去有馬者借
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 蘇子瞻曰夫史之不闕文
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于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為世
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
趨于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

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于世者乎
王蒙曰魯禮史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
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
也 通義宣城張氏曰乘疑當作去聲古者有馬必駕車
一車四馬謂之乘蓋器物既重時世益偷故不輕借人
釋寄筆談云孔子不假蓋于子夏此見孔子不盡人之情
廣然商聖門之高弟也其襟度猶若此故夫子他日歎史
闕文馬借人之難蓋自用自私即當時已不少也又何怪
乎後世父借綬鋤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許語訖嗟乎
世態日趨于偷猶江河日趨于下誰則挽之
○巧言亂德
葉氏少蘊曰所謂亂德如惡鄉愿恐其亂德之亂者說得不
成道理如何能亂人德亦不為巧言矣惟其說得未似是
而有理故能亂德而仲尼之所深戒也 婦人之仁匹夫
之勇不過是說箇小不忍樣子非是小不忍句裏有一箇
婦人及匹夫在 小不忍則亂大謀如沛公困項羽王之
於漢中而欲攻項羽向非蕭何之諫則亂大謀矣是匹夫
之勇也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成安君不肯使質於齊向
非左師觸龍之言則亂大謀矣是婦人之仁也韓信跨下
之辱仿佛近於能忍 蘇子瞻尚書傳曰有殘忍之忍有
容忍之忍春秋傳曰州吁阻兵而安忍此殘忍之忍孔子
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容忍之忍也 朱子類語問小不

忍則亂大謀曰忍字有兩說只是一意有忍乃有濟王介甫解作強忍之忍其謂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如婦人之仁是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是不能忍其忿二者只是一意

○眾惡之必察焉

陸賈新語曰夫眾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群邪所抑以曲為直視之不察以白為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異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眾邪誤之矣 潛夫論曰擬必定於志行毀譽必參於效驗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 大全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眾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或加詳審爾 陸峯饒氏曰眾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時有私意則眾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為非矣所以惟仁者皆好惡人也 淮海近語曰必字非作意矯強只是順是非之理以定取舍之公察其果賢一人好之賢也眾好之亦賢也一人惡之賢也眾惡之亦賢也察其果不賢一人好之不賢也眾好之亦不賢也一人惡之不賢也眾惡

之亦不賢也此惟仁人能之

○人能私道

文選班孟堅曰復心私道惟賢聖乎 銑注曰復心私道者惟賢聖能也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私之達於天地之性也 前漢書顏師古註曰此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 論語拾遺云道之大充塞天地瞻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况其餘乎 大全四如黃氏曰私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私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私其容受也人心懷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此私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私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便推出去方是私 朱子語類問人能私道先生以扇喻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握扇扇如何握手 諸書錄云人能私道非道私人見氣強而理弱 天臺耿氏曰或問人能私道非道私人道豈無用之物哉曰夫人能靈萬物於三才者以有覺也充其覺則無往非道是謂私道非曰一身之外別有一道而可以私人也故曰非道私人記曰道不遠人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可見道在人身非謂道無用也 原旨云今人只說得人能私道而道

不能自私不會說道不能大其人須要曉得道如何私人如何私又要曉得人之私即道之私方得或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道本自弥漫天地何待人私講錄云人心即是道體私道只亦是私其心私者大也心之分量大但為私意所累見得狹小若克去了私意保養此心的虛靈便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大其心即是大其道故曰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心大百物皆通千變萬化一以貫之矣此非私道而何耶

○過而不改

徐幹中論曰夫開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施景行館

論語

卷之十

子

論云過惡不同過止害功夫惡害心術惡字從亞從心是第二箇心過則本心做去忽又墮却知得遂改時依舊本心復其天地之心乎不遠復即是原生真物只怕迷而不復頻復亦是意與使然能改則自不頻

○吾嘗終日不食

說苑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鼓而望不若登高之舒也淮海近語曰思與學合一不偏聖學之中理也思至於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思亦極矣而猶無益則所惡者竟歸之空虛而無實曰不如學者非謂思不如學言學之不可去思而思之不可去學也夫子緣已以立教示人一貫之學子學而

思則學因思而益精思而學則思因學而有據精知力行之兼至而明體達用之互資矣海虞編云無益似當連上句讀蓋思無益之事如名物技藝之類故不如學也若能反求是有益之思有益之思即是學更於何處覓學耶學者覺也覺匪心外

○君子謀道不謀食

秦子問于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末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教問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程相群於學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學又耕之本也

論語

卷之十

子

本也大全雲峯胡氏曰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貧富關有不透兩果不憂貧自有謀食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句自是引喻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君子惟謀學以明道而不謀食以得祿譬之耕本不求餒而餒自在其中是學本不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學為而聽祿之自至可也末又申言之憂道以見其謀道不憂貧以見其不謀食憂出于心謀見于事憂之深然後謀之熟無非欲學者知內之重而外之輕耳淮海近語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君子之心只知有道不知有食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見謀食者有得有不得而謀道者則道無不得而且

得食之理見謀道亦可以得食而非教人廢食以求道也
君子憂道不憂貧見謀道雖有得食之理而君子之心則
惟憂道不憂貧而本無得祿之心也總之則謀道不謀食
一言盡之矣大抵君子終身之憂只在道若緣祿以求道
則其學必不成為貧以為學則其志必不篤可以觀君子
一心之外無餘道一道之外無餘學一學之外無餘謀矣
疑問云憂道不憂貧是君子主意打從謀道不謀食說
起若曰君子所謀者道不魯謀到食上去食非人所可謀
也耕也餒在其中矣而有不必謀者學也祿在其中矣故
君子之心只憂道之不得而已貧非所憂也憂自心之思
慮言謀自心之計較言有思慮方有計較註恐悖本旨

樂經堂

卷之十

五

○知及之

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
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 朱子語類曰知及之仁能
守之是明德 夫下面是新民工夫 或問此章曰此一
章當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在莊之動之所以
持養吾仁者得之矣 大全潛室陳氏曰蓋雖是有仁能
持守然當臨蒞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小懈即妄念便生須
是逐時照管令罅縫不開才有罅縫便有氣習之偏此是
聖賢點檢身上工夫周密處雖是本體已造醇美猶恐節
目上有疵又須逐節照管要全盡善 水西谷答曰只知
及之亦未易承當這知一及便是已見道了非是尋常見

樂經堂

卷之十

五

聞知識推測影響便可謂之及只知及之仁不能守却是
造不深蓄不固居不安故知及後不得拓大張皇更要涵
濡醞釀光歛華氣氤氳含不息之真久之方能緝熙
非於知及之外另有仁守功夫只靈明處不息便是至於
仁能守了若無莊禮却是涵養尚欠充實氣習尚未脫化
淨盡不可以言盛德之至所以流行處尚欠赫喧未能動
容周旋中禮故仁守後亦不得拓大張皇更須瞬有存息
有養洗心退藏於密齋戒神明其德到得溥博淵泉而時
出之便是德盛禮恭聲為律而身為度矣非於仁守之外
另有莊禮功夫只明體不息處充實光輝大而又化便是
中玄問辨錄云此章皆言修己之事未及於人曰何以
云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曰禮云莊敬則威嚴望其容貌
而民不易生慢焉曰則民不敬也者是言不可不莊耳非
取必於民也動之以禮如何曰盛德之至要諸動容中禮
若莊而不以禮則動不中節是於自脩之道猶有欠闕故
云未善也曰何以知動之不是動民曰方言修己忽及動
民義殊不貫且三復立言始末蓋曰知而不仁則不能守
仁而不莊則無威莊而不以禮則恭不中節是亦學問之
疵猶未善也自知及仁守莊蒞必至於動容周旋中禮而
後已乃成脩己之學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尹文子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 陸賈新

語曰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察察者有所不見慨
慨者何所不容後漢書范曄論曰夫器博者無近用道
長者其功遠劉子新論曰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
情於近者必略於遠由心不並持則事不兼通小有所係
大必有所忘也是以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大
明捐棄細識舒散情性以斯觀之人有小察細計者知其
必無遐志廣度矣奚以明之夫觀僬僥之節知非防風之
脰見狸之尾知其小於豹也是以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
塿之上不植松柏晉文種米曾子駕羊非性闇蠢不辨方
隅以其連大不習小務也智伯危人亡矣一箇而即知之
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陽圍亡一桃而即覺之其自
亡也而不能知斯皆銳情於小而忘大者也大學衍義
曰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當大事小
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大
全雲峯胡氏曰小節可以知小人不小知君子大受可
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材之所成為器德之所充為量
君子之所以可大受者材與德俱大小人之不可大受者
器與量俱小故也中玄問辨錄云不可小知者言不可
以小事知之非不能也蓋不能不足以為短而能之亦不
足以為長所以知君子者不可以此也豈以君子但務其
大者而細事便未可觀乎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論語則曰民之於仁何以甚於水火也仁即心之生理與
心一者與生俱生者也水火於人所賴以生者也所賴以
生者不可一日無也無則身死矣與生俱生者不可一息
無也無則心死矣一息甚於一日心死甚於身死也何以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水能溺人火能焚人也所以能焚
溺人者何也與哉二也何以未見蹈仁而死者也仁存則
人心生也生生而不息也所以能生而不息者何也與哉
一者也淮海近語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以
例求仁欲人知仁之切也水火見蹈而死未見蹈仁而死
又緣水火之有害以例求仁之無害欲人益知仁之切也
二程類語云民於為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
者言民之不為仁也陳潛室水鍾集云蹈仁有益無害
人何憚而不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
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
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為正命
○當仁不讓於師
大全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
這般處頭着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
事所謂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
者雲峯胡氏曰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越不毅者
當不去請事斯語頗子當之仁為已任曾子當之頗曾子
於夫子之門夫當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淮海近

語曰當仁擔當此仁也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仁者心也心之所以為心也，不容不當者也師亦無諒正以見當仁也師不必讓也無容諒可知矣

○君子貞而不諒

二程類語云貞而不諒猶大信不約也 朱子語類云亞夫問貞而不諒曰貞者正而固也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自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諒字論語有三箇匹夫之諒貞而不諒是不好友諒却是好以貞對諒則諒為不好若是友與其友無信之人又諒諒非

卷之三

聖

却不如友諒也諒信之小者孟子所謂亮恐當訓明字大全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變拳饒氏曰貞者正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 厚齋馮氏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鹿齋蔡氏曰貞與諒皆為固守之義但貞者正而固諒則固而未必正也君子則惟正之固而不拘拘於為諒蓋貞與諒而實不同 淮海近語曰貞者允執厥中也諒者執中無權也貞者固守其禮義也諒者死守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貞者言不

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也諒者言必信行必果也貞者可經可權可常可變而一歸於正也諒者拘經泥權不能安常通變而不知有正也蓋貞者以天下之理為主無私者也諒者以一己之見為主有私者也貞則不諒不諒然後見其真諒則不貞矣貞與諒所差只毫釐諒非有出於貞之外但任理但無我雖謂之諒亦是貞但我但任己雖謂之貞亦是諒 初問云貞與諒皆固也在正與不正之間耳正而固便是貞不正而固便是諒君子居身處世應事接物惟於理之正者則精明堅確介然不易雖然不動若到不正處便又從而變易之不肯膠柱而調瑟心迹之間有權存體用之間有變存也若言必信行必果硬硬然小人哉諒矣乎

卷之三

聖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馬融忠經云為人臣者官於君先後光慶皆君之德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君子有無祿而益君無有祿而為者也宋史劉摯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事後 鹿齋蔡氏曰註云後與後獲之後同見其去了利祿之念而不萌也非先此而後彼也若先此而後彼則利義交雜終則利勝義矣爵祿人君所以勸功若在臣子只宜自處而已非以有勸而為功也 講錄云禮男

事然後敢用穀也至於事君豈可先食後事乎若臣各要自盡故事後食臣道也忠信重祿君道也我

文皇帝初定祿米之例一二品者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四品者米鈔各半五六品者米六分鈔四分七八品者八分米二分鈔九品雜職並全支米所以祿臣下者重矣亦何正統而後則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米三分鈔七分者雖九品雜職亦然夫國初鈔法通行猶之可也後來鈔一貫僅直錢二文耳祿之薄一至於此恐非所以養廉而亦難責其故事也

○有教無類

私明集漢年融論曰教有深淺通時應物猶器之取水隨

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 論語測曰何謂有教無

類也類也者則柔愚知二者也其初性一而已矣教之而

後類亡類亡而後性諸一是故教者為類而設也猶醫者

為病而設教也者變其二而復諸一者也一則無類也

中玄問辨錄云類是族類言教之所施不分族類隨他各

項之人但知求教即有以教之非謂累之惡也 胸問四

書說云君子若能教人則善者固善惡者可以化而為善

自無善惡之類矣然則教之不可少也如是夫 講錄云

人之氣質善惡固以類分然其性則皆本善者教所以變

其習而反其性也故君子不教則已有教則不復論其類

善者教惡者亦教重不棄惡一邊

○道不同不相為謀

執林咀華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趙舍人異各有勝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之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 鳥巢木末魚窟泥沙豈好異哉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分糾踴躍駢駢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 鱗介之物不達皇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宮井者則怪遊冥之量翻肅于數仞者則疑冲天之力 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觀西施而鷺逝魚驚聞九韶而深沉故哀藻之燦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菱之清音不能快楚諫之耳 中玄問辨錄云問道

不同不相為謀何如曰如謀國者必與為國之人謀不然非惟無濟必且敗也如謀為善者必與善人謀不然非惟無助必且墮也夫謂相為謀者彼此同心互相成也彼道既不同不止不肯寔為我謀即令悉心以謀之然非為國之人何以謀國非為善之人何以謀善其理不知其機不順從何發慮何慮圖成固自有所不可也曰道之不同者止謂善惡邪正之類而已乎曰亦不然如農不與工謀工

不與賈誼皆是

○辭達而已矣

牟子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應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 通義仁山金氏曰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盡義之至也蓋亦夫子此章之意 譚苑齋酬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于修辭而忘躬行也故云耳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為說非也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矣哉 羅念菴云辭其後也將以達意者實先之故有蓄意而不盡形之辭者矣未有辭至而意不足者也意不足辭無所干至辭盡其變而意始融意融而後辭乃益至雖欲文之無傳亦不可得也不見丹訣禪偈乎辭若鄙俚然而終必傳者其中誠有之也 龔州集云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蓋辭無所不脩而意則主於達今易繫禮經家語魯論春秋之篇存者抑何嘗不工也楊雄氏避其達而故晦之作法言太史避其晦故譯而達之作帝王本紀俱非聖人意也 藝苑危言云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為文者辭不勝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口義云辭原只是要達

案此王侯貴者司馬固以其所視而所聽然亦欲使此一輩人休憚繁辭是亦此意與夫子相印是一休夫此乃知之心

意若增加富麗便是有意悅人耳目流入私偽矣

○師冕見

禮記少儀曰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 大全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聲鐘笙鐃磬簫皆曰師 勿軒熊氏曰道字要重者一事有一理先正嘗教人只看師冕見與子見齊衰二章以為一部論語皆在是此是徹上徹下之道讀者深考而博求庶有以得之 明儒經義問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冕一章之義王氏曰一部論語為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向他說若為明眼人說即成利語非立教之旨矣 淮海近語曰觀夫子相師冕一章與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同心真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也

論語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

朱子語類問集注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七百里是禮記如此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如左傳也有一同之說某每常疑此處若是百里無此間龍溪潭浦縣地又如何做得侯國如何又容得顓臾在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究只得且依禮記恁地說蘇氏考究定公十八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則伐顓臾在季康子之世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和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路史曰帝王之後世祚衍天下至數千百年澤未艾也而魯一顓臾冉氏之子不能容之顧不謂大哀乎嗟乎號之不受則其於虞也何有聖人之見豈侗俗所知哉社稷之臣山川之神主也亡故而伐之且猶不可況易之乎西疇常言云季氏將伐顓臾由求同見而請問焉夫子未答而獨呼求以責之蓋主是役者求也求因聞持危扶顛之戒而後獨陳

夫近費當取之說夫子何以逆知其主是役哉為兵謀者先聚歛聖門嘗鳴鼓以聲求之罪矣然則子路不與謀歟曰不與謀則不同請矣蓋求寔倡而由和之也宜夫子並目之為具臣也詩疏云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之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維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講錄云此季氏不是桓子定公五年陽虎囚桓子再有時年十八未曾仕魯公十一年纔為季氏宰伐顓臾必是康子矣疑問曰季氏將伐顓臾本意欲廣其封邑却不知天下大名今大權柄有不可借擅焉者故夫子先責以大義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三言玄宰案俾季氏不敢復道一伐字此是夫子之大義伐謀處繼因冉求辭已之過則以相道責之見季氏之危且顛曰虎兕出柙見季氏之惡恣肆而無忌繼又因深疾冉求文過之非而曉季氏以利害之故季氏知有家不知有國故說有國有家者患不均不安蓋均無貧三句不必粘皮帶骨大意說不均不安的彼此相陵不奪不饜是侵其貧寡而傾也惟各得其分者則皆保其所有而不貧彼此相和者則民各歸其主而不寡上下相安者則衆樂不萌其間而可無傾覆之患此有國家者所以不患貧寡而惟不均安之為患也夫如是一句非內治脩之謂承上說有國家者如此其不患寡患貧立心只在均安上初無求於分外故遠人不服

脩文德以來之而已不即稱兵也既來之則安之而已不利其人民土地也此方是善守國家而永永無患者今由與求也以下雖借由求說其實說季氏憂在蕭牆之內此是理勢所必至者夫子明示之今善為計安季氏所以安魯是極大體統所在關係不小季氏大病痛只在一欲字欲則攘奪其君謀取於外無所不至更不識利害所關矣子洞見季氏心事從患寡患貧處說到不均不安必至於傾而後已又說憂在蕭牆令他寒心破膽不敢為謀此是夫子誅少正卯的手段 淮海近語曰為東蒙主舉祖宗之舊制言也在邦域之中舉封疆之典故言也是社稷之臣舉國家之世爵言也 後漢范曄論曰孔子稱焉用

卷二十一

三

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何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則爭爭則土地雖廣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為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亦不見其為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 厚齋馮氏曰夫子稱有國有家者正指魯與季氏言之 後漢光武報臧宮口有其有者安貧人有者殘殘賊之政雖成必收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更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通義仁山金氏曰門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春秋之時大夫皆僭臺門旅樹之禮故亦設屏其謂之蕭牆者雖設屏以限內外而蕭疎可以通望內外如漢果思之類是也蕭牆之內言憂起於門屏之內也 講錄云顯更在邦域之中又以為遠人者對蕭牆之內看蕭牆為近則顯更為遠也

○天下有道

荀子云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韓非子曰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又曰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

卷二十一

四

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
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貫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
臣得之以擁主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春秋繁露
曰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
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
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為人君者固守
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 劉向云尊君卑臣
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
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出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
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史記世家曰桓子嬖臣曰
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
公死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與盟而醉之釋陽
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公儲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
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 後漢書翟酺曰威權外假
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
不食是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
稷之深計也 陳止齋曰此章脩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
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
之春秋也 大金雙峰饒氏曰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
起禮樂亂則征伐之權為之下移矣禮樂之中禮先而
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便不

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伐是諸侯
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頓 吳氏曰十
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稱蓋以疑之下章戒
竊權者此戒失權者 講錄云此因當時天下無道而發
天下有道與天下無道空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便是有
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便是無道 十世五世三世不是
限定世數如田齊三晉之五六世秦政王莽司馬懿高歡
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伐八氏之一二世三四世者
皆同歸於失耳 原旨始之以有道終之以有道足以見
夫子寓意之深 當時政在大夫若三桓六卿七穆之專
正世道之一變故夫子不能無有道之思然自以匹夫而
執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夫子非議政也欲反其在大
夫者而歸之於天子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 淮海近語
曰大夫陪臣之僭由於諸侯之作俑則今日我之僭上實
以啓他日人之僭我十世五世三世聖人以理與勢斷之
也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之常道也自諸侯出自大
夫出陪臣執國命勢之變也十世五世三世希不失變極
末有不反於常者矣禮樂征伐政也政不在大夫則不在
諸侯陪臣可知庶人不議則諸侯大夫陪臣之各安其分
可知春秋之世天子失其權於諸侯諸侯失其權於大夫
大夫失其權於陪臣蓋世之變極矣天子欲以移於陪臣
者返之大夫移於大夫者返之諸侯移於諸侯者返之天

子則天下之政出於一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後漢樂恢曰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權春秋以戒聖人懷恨不虛言也 疑問曰自大夫出不說禮樂征伐不成其為禮樂征伐也陪臣但云執國命而已此大夫陪臣是效尤諸侯者諸侯之上陵實由天子之下替 庶人不議之議是公議之議非竊議之議公議不在朝廷則在草野此必然之理也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筆解韓曰此義見仲尼作春秋之本也吾觀隱至昭十君誠然矣禮樂征伐自作不出於天子亦然矣若稽諸春秋吾疑十二公引十世為證非也 李曰退之至矣觀隱公

不書即位而書王正月定公不書正月而書即位此有以

見自桓至定為十世仲尼本肯存不言象公未沒不可言

世也 韓曰其然乎吾考隱公書正月者言周雖下衰諸

侯稟朔不可不書也隱攝政不書即位言不預一公之數

也定書即位繼體當為魯君不書正月者不稟朔也稟朔

由三桓強盛不由公室也政去公室則自桓公至定公為

十世明矣 李曰吾觀季氏一篇皆書孔子曰餘篇即但

云子曰此足見仲尼作春秋本惡三桓正謂亂臣賊子當

時弟子避季氏強盛特顯孔子之名以制三桓耳故悉書

孔子曰以明當時之事三桓可畏宜其著春秋以制其疆

焉 韓曰深哉先儒莫之知也今驗魯論因知春秋本末

惟季氏篇章學者盡三復其義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韓曰季孫行父自僖公時得魯政至平子意如逐昭公於乾侯終季孫斯定公八年為陽虎所伐桓子即季孫斯也仲尼既言諸侯十世又言大夫五世者斥魯君臣皆失道也 李曰此又明春秋自桓至定交相驗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韓曰定公九年陽貨以蒞靈逃奔宋遂奔於晉至哀公二年陽虎猶見於左傳蓋仲尼自定哀之際三桓與魯皆衰政春秋止於獲麟厥旨深矣

○祿之去公室

筆解韓曰此重言定公時事也上文十世五世三世希不

失者蓋泛言之耳此云祿去公室五世及下文云政逮於

大夫四世皆指實言事也 李曰重言之知仲尼閱魯為

三桓所奪臣主俱不振矣 左傳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

中軍卑公室也 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殿中軍於

施氏成諸臧氏大夫獲數置之計又取其各名初作中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家各有季氏盡征之無所入叔

孫氏成其子弟 孟氏取其半焉 復以子弟及其舍

之也 四舍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

貢於公國人盡三三家三 春秋繁露云出侮於外人奪

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

以來之謂也。子由古史曰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詢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不出死於越嗟夫無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又曰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責無罪又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大全南軒張氏曰斯言發於魯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退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公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公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慶源輔氏曰此一章想只是一時之言分章者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論魯事故於其中加孔子曰三字而析為二章爾。簡端錄云祿福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之謂也言福則威在其中矣威福人君之政柄也昔者吾友殷

南金欲以權字解之意雖切而義無所當然起我者多矣。二谷讀書記云語云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三家專魯人之衆也而子孫不能不微者天之定也蓋自陪臣之執命言之固人也而自大夫之得政失政觀之則天也。原旨云此章專論魯事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即此以為五世而卜失之証佐玩故夫二字似有承上文之意。○政逮於大夫四世矣。筆解李曰註云重解季氏當定公時季氏斯為陽虎所伐極則衰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筆解李曰仲尼魯哀十一年自衛返魯使子路伐三桓城不克至十四年叔孫氏西狩獲麟仲尼乃作春秋始於桓終於定而已三家興於桓衰於定故微王經以既強臣三桓子孫微者論默扶公室將行周道也。名公答問舊說因註推字皆作未然說是否曰未是陽虎在定公五年已囚桓子且玩本大故夫二字當作已然看故者既事之詞。童俊卿曰諸儒以先年齊歸田之功自孔子遂以隱三都似乎美事故以為孔子謀之且左氏曰費人襲魯公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又公歛處父同陳成則曰我將不德公圍成弗克孔子曰好謀而成今使費人得以自魯入及公側二子始使人下伐之使伐而弗克將若之何

及圍成而終不能下庸人之謀亦不如此為是說者欲以加孔子之功反以汙辱聖人也使後世疑聖人謀而無成為無權變者左氏與數子之罪也然則當時之事若何曰此自陪臣據私邑之始三家欲隳之爾夫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自大夫出蓋五世希不失也此正夫子作春秋本旨也惟諸侯能借天子則大夫必借諸侯惟大夫能借諸侯則陪臣必借大夫惟夫祿去公室政遷大夫之日久則家臣出而乘之三桓子孫不得不微也當是之時正陪臣執國命三桓子孫微之時也是以內則有防虎藏寶玉大弓外則有陪隸據私邑以叛侯犯臣叔孫者也而以卹叛公山弗擾臣季氏者也而以費叛公欽

論語

卷十二

十一

慶父臣孟氏者也而以成叛皆三家僭叛已極當希不失之時見侮於家臣爾故前年已再圍卹弗克今乃帥師隳卹者病其強而毀之也叔孫既隳卹公山弗擾恐及已而又叛故三子挾公以圍之聖人之意以三家始得志也則各繕兵積粟求以富私邑弱公家無所不為及私邑既強公家既弱而陪臣乃為之患矣如三家之禍魯也故書之以為僭竊亂臣之戒何與吾聖人之謀乎 講錄云自古小人剥君國以為己本欲為子孫無窮計也然不知臣之富貴賴君國而有之者亦賴君國而保之苟君亡國破矣臣亦安得而獨保其富貴耶不特三桓為然古來小人剥君君國盡後曾有幾人不至於微者況不待君國之盡

而彼且先微矣是故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已夷三族漢未滅而張讓等二千餘人已就誅明皇幸蜀而李林甫楊國忠已斲棺鞭屍斷頭注槊唐祚未終而已斬韓全誨等一百六十二人又殺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微欽未亡而蔡京童貫王黼等已死南宋未滅而賈似道已死於鄭虎臣之手秦檜韓侂胄已削奪官爵梟首淮濱以此觀之誤君國者祇以自誤也剥君國者祇以自剥也無論子孫之微即其身已先君國而微矣嗟嗟小人亦何益之有哉孰若忠君為國而共保富貴於無窮也哉

○益者三友

論語

卷十二

十一

曾子曰與君子游如日之長加益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蝕薄冰幾何而不行陷乎 論語測曰直諒多聞何以為三益也直以益其正也諒以益其誠也多聞以益其知也益也者如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也便辟善柔便佞何以為三損也便辟者威儀之習非直而損其正也善柔者媚悅之態非諒而損其誠也便佞者口給之習非多聞而損其知也損也者如以火銷膏日虧而不自覺也損之又損則為小人之歸矣益之又益則成君子之德矣損益之係於友大矣哉 原旨云益字有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之意損字有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知之意漢人有曰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長屠碯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即此可以見損益之義 講錄云此直字是直言無

隱的人諒字不對貞字看是忠厚不憂計的人 正蒙曰
便辟是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孫奕示兒編云按前漢
佞幸傳贊曰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
友正引此語嬖字從女與孟子便嬖不逞使令於前同則
辟讀為寵嬖之嬖通舊音婢切 蔡傳云便者順人
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因人好惡而為趨避 合璧事
類云不能自進有所託而後進阿附之人其論語之所謂
善柔者歟 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古人云益者三友損者
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為直諒之友不願僕射為軍容佞柔
之友

○益者三樂

樂之三

樂之三

樂之三

大全勉齋黃氏曰節禮樂者欲其循規蹈矩而不敢縱肆
也道人善者志於為善以成其身也多賢友者樂於取友
以自規正也驕樂者恃氣以凌物則不復循規蹈矩矣佚
遊者怠惰而自達則不復志於為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
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 此其所以相反也 吳氏曰驕
樂以驕為樂宴樂以宴為樂宴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
食宴樂飲食宴樂之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以足為樂
而荒淫耳 論語則曰何以損益皆有三樂也樂也者心
之喜好也喜好萌於心有正有邪正心之喜天理也邪心
之喜人欲也其三樂之益何也以禮樂之序和而自節則
正大之心生矣以人之善言善行而自道則好德之心生

矣以賢友之多而自輔則觀善之心生矣是以德日為之
益也其為三樂之損何也驕者肆也以樂自肆而無禮樂
之節也遊者交也逸豫相交而無可道之善也宴者安也
宴安逐樂而無多賢之友也是以德日為之損也損益之
大係於一心然則喜好之邪正焉可不慎哉 正蒙曰節
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驕樂侈靡宴樂安
安 初問曰夫子論損益最切於身心樂節禮樂則性情
愈調養精神愈收欽樂道人善則趨向愈正大襟度愈光
明樂多賢友則觀感愈衆善端愈衆 原旨驕樂是奢侈
如峻宇雕牆之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之類宴樂
如飲食靡色之類 疑問曰節禮樂不是辨制度聲音之
節辨制度聲音之節何益於已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其中
皆有節在樂節云者心一於進反而必中其節之謂不以
禮節之亦不可行是禮之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樂之
節 讀書記云損益三友資諸人者也損益三樂脩諸已
者也外則謹其所習內則慎其所尚學問之道具是矣
中玄問辨錄問三友三樂損益相反如何曰聖人之言意
明而止言無比對拘係晦翁最好比對故常牽制文義今
以便佞為多聞之反曰無聞見之實佚遊為道善之反曰
惰慢而惠聞善宴樂為多賢友之反曰淫溺而狎小人豈
不牽強亦是哭則不歌也要歌則不哭之意也其實損益
各言非對言也若果一益對一損則只言一益而已反是

者即損矣不必更言損也 原旨便辟便佞皆便也便于人則人損驕樂宴樂皆樂也樂於己則已損天下之事未有不成功於憂患而敗於安樂者

○侍於君子有三愆

儀禮云凡與大夫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注始視面謂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為大金汪氏曰時然後款也卒視面察其納已言否也言斷盡此章可與言否各有其時時未可言而遽言是躁急而不遜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發不躁不隱時可以言而或所與言者意不在是則公非可言之時也不察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謂之瞽可也涑水迂書云言不可不重也公知夫鍾鼓乎夫鍾鼓扣

樂經卷之三

之然後鳴鏜角鏜鈸人不以為異也若不扣自鳴人孰不謂之祗邪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公為廢鍾鼓矣 淮海近語曰三愆之失公只是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時識機之智所以如此古之君子所以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也

○君子有三戒

列子曰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林

述註血氣未定方剛既衰聖人分作三截今此分作四段 淮南子曰凡人之性少則

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人之身既數變矣 大全慶

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方剛則勇銳而

好勝既衰則收斂而多貪此血氣之變也常動而易流則

戒色勇銳而好勝則戒鬪收斂而多貪則戒得此志氣之

常也常者為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聖賢之學而君子

終身之務也 雙峰饒氏曰寬者氣之靈鬼者血之靈心

是寬鬼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心是

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

心反聽命於血氣 朱子語類問注引范氏說血氣志氣

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 問君子有三戒章謝

樂經卷之三

曰單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而與之有所不

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之壯

謝又曰萬鍾得不得去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

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矣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

是傷急關三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於血氣之壯故

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公從而

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 古言云三戒分少壯老各

於其甚處言之要之三戒貫老壯少 答問集云色不專

是女色凡世間一切綺麗可悅之事皆色也如所謂目遇

成色者是也聞不專是囂聞凡一切務欲上人不肯慮下

皆聞也如所謂其爭也君子者是也得公不專是貨利凡

一切汲汲欲完事業欲張名譽皆得也如所謂年來了無寸欲者是也 論語則曰君子何有三戒也戒也者警戒於心以立志也志也者氣之帥也血氣未定之時易動於色戒在色者以志而定其氣之動也血氣方剛之時易動於聞戒在聞者以志而制其氣之剛也血氣既衰之時則必虧弱主命聚者貪得之謂也戒在得者以志而平其氣之貪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孟子養氣之學其本諸此矣解醒編云血氣有盛衰而皆聽命於心身有少壯老而心則無時敢怠此所以為君子也 淮南近語曰君子有三戒即終身之憂之道也心惟好德是色戒心惟尚禮是聞戒心惟喻義是得戒 孔子一生人欲不干發憤忘食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七

相遇踈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 鶴林玉露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害更恐乘危自着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自警編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以自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淮南子曰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強者死之徒也 譚子曰善馳者終於蹶善聞者終於敗 前漢書魯安王傳曰晚節違師古曰晚節猶言末也 唯思不足於財

○君子有三畏

朱子語類云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 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問知有淺深大抵纔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

大

於不畏 大全朱子曰大人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之大人 初問云此畏天命即中庸尊德性工夫註中語意增出一箇知字來皆多了一層不是 此畏大人即事其大夫之賢者意不必謂全天命之大人 疑問曰三畏平不必俱項天命俱項天命是一畏矣畏不是空畏存敬畏之心便自存心養性不愧屋漏以全天之命便自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以學大人便自表若神明著蔡以守
聖人之言此方於身心學問有大裨益 論衡云上天之
心在聖人之胃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不能知天
潛夫論曰夫聖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是故聖人之言
天之心也 樂城遺言云公講論語至畏大人曰如文潞
公必須是加敬所言信重之

生而知之者上也

說苑子思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
幼者必勤於學問以脩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
神明脂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通遙
乎無方之內仿徨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十九

聖之所遊神也然真能為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
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
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
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 荀子或曰我
欲愚而智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
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哉哉鄉
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兮是非圖
迴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 小荀子或
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寡
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
由敦之不已宜乎 五經鈎沉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問曰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十九

孰生而知之乎答曰聖人二儀既判懸象列暉八風有序
四氣錯御覽日月而達陰陽之數消搖八節俯仰玄黃彌
綸天地之絃窮竟有生之機瞻天為師用聖已心故曰生
知不亦審乎 又曰聖人之生必資于陰陽陰陽之理即
聖人所盡但盡陰陽之理則玄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於
自知而理盡自然知者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生知學知
因知屬天資學不學屬人事蓋以氣質言之只有三等若
民斯為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困是窮而不通之意四面
都窒塞行不去了却憤懣奮發轉來為學如此尚可以勉
進於中上若又困而不學則打入下等去更無可出時矣
此聖人勉人務學處 雲峰胡氏曰以生知為上則學知
者為中困知者為下矣而聖人不以品之下者遽絕之但
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困而不
學遂為下而無復上之望矣 初問曰此知全是行處見
之不止曉得而已若止是曉得緣何又說困而學之困而
不學聖門原自知行合一何為先儒苦苦今而為二陽明
先生又苦苦懷其合一耶 疑問曰此非氣質不同有此
四等之說夫子專重一學字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生知不
待學其次皆要學 講錄云天之生生知也不數而其為
學知困學也常多不任在天者自限而以在人者自強及
其成功一矣夫子之意全在此處 答問編曰二次字非
是言相遠乃是言相近大意謂生而知之者是上等之人

然學而知之者即次之困而知者又次之皆可與上者同
歸也 自樂編云與姜明岳談困而不學民斯為下今人
尚未知困在安能學也記云學然後知困故惟學然後能
知困不學不能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言不及義好行小
慧者方自以為通達也豈知困乎故困於心衡於慮而能
作者多自動心恐性中來豈易得也

○君子有九思

大全朱子曰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德不為姦人所欺為
聰若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不知
所以思矣 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如有物必有則只一
箇物自各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

誠意章

卷之十

主

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做工夫內外夾
持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 念思難如一朝之念忘
其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 南軒張氏曰九思當乎
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擴而人欲所由遏也然是九者要
常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
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 新安陳氏
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
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
馮氏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 通義饒氏曰九者之
目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念得是就事上
說一身之間視聽向前其次則有色貌又其次言出於口

誠意章

卷之十

主

又其次見之行事視與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念
對得又是就事上說 草廬輯粹云前之六思存心治身
之要也後之三思明理克己之務也何也目之視耳之聽
見面之色舉動之貌出口之言應接之事皆屬於身者視
而思聽而思色貌言事莫不有思思者心之官也身之職
統於心之官內有所主而外從其令故以視則明聽則聰
色與貌則溫而恭言與事則忠而敬此顏子之視聽言動
也由子禮孟子之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也六者
之思其明學之根基與學者毋先以三者之思為務哉
蓋欲之易萌者利為甚見得而思必不合義而汙已也情
之難制者忿為甚當忿而思必不超難而害已也疑而未
通必問於人彼不思而恥下問者寧終身而不知疑而思
問則理無不明思難思義則已無不克以此操心而心存
檢身而身治思之功大矣 錢緒山曰九思亦只是一思
思是心之職心要時時得職良知隨事所發自有此分數
聖人要學者識得此心未嘗遺事遺事以求心體此後世
緣固之見非聖人格物之學也 初問曰思是心思視聽
等皆心發竅處豈有一心是視一心又思如何而為明如
何而為不明非也戒懼謹獨養得純完者視處即明聽處
即聰安用思為 要知九思是視聽言貌以前提醒此心
欲其視斯明聽斯聰之類耳非聰事而思 聰明處皆性
靈本然之妙即天理也君子九思只是欲此心常明常覺

在天理上隨處發見自然中則如天理無救故聰明無暴
厲故溫無輕躁故恭無不實故忠無放肆故敬無自欺故
思問最穩當故思難最方正故義隨感而應只一天理便
了凡涉私欲自與聰明溫恭處相反當自得之 因學紀
聞云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弓以為地見寢石以為伏
虎視汨其心也閑周者恭稷不令念親者義蒿莫辨心惑
其視也美鈞心口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日陰符經心生
於物死於物機在目漆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口眼曰色均是意也
進學近語曰聖人不思而得以常思也君子不能不思而
得必思而後得之是思者聖功之本也君子思誠之日雖

謙錄

卷二十一

三

九而致思之功則一一者吾心之天則也所謂理也妙於
吾心宰夫衆動者也此天則在視為明在聽為聰在色貌
為溫恭在言行為忠敬唯失此天則而不能思視聽便不
聰明貌色便不溫恭言行便不忠敬故君子之學莫要於
思誠思誠則天則在我此心惟理為主自然一以貫之心
無不在動無不臧不然即物物而思事事而慮是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而非天則之本然矣知君誠誠之目雖九而
致思之功則一心學之要盡矣

○見善如不及

後漢范滂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
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 大全慶源輔氏曰見善如

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為之矣見
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為
之矣此唯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曾冉閔之徒只以當之
朱子曰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也未行
則蘊諸中行則見諸事也 新安陳氏曰前一節真知善
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脩未達於
用也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其所求之志
者則身脩而推以齊治平之事体用全而為大人矣此夫
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歟 口義曰見善如不及見不
善如探湯是人之真性如此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從真
性上建立起來有此真性擴而大之方能心境合一神化
無方耳者來誠於好惡如孔子所謂善人有恒孟子所謂
善人信人求志達道則聖人君子美大聖神之流當是時
見善如不及之心克之而至於善與人同矣見不善如探
湯之心克之而至於磨不磷涅不緇矣 原旨云見善如
不及汲汲然求進于善而善猶未必有諸已也見不善如
探湯恐恐然求遠于不善而不善未必盡不加乎其已也
猶是利仁地位若隱居以求其志志自我立矣行義以達
其道道自我行矣此乃是安仁地位了 初問云首節只
說得成己之始事故夫子見其人次節乃成已成物德業
具備明德新民大人之學也成己之全功也故夫子未見
其人時說以好惡出處作兩截看不知好惡是好惡何事

謙錄

卷二十一

三

求志達道舍好惡之好又有何事談矣 善者天理也不善者賊乎理者也求志者求此而已達道者達此而已名公答問曰此章言人品不以累身為高而以濟世為大也上下一氣相承歸重下即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雖千善惡上揀擇分明然只結果得一個自身不肖為世道擔當蓋孤高耿介之士每每能之故夫子見其人等而上之還有一種經世的大人以大涵養為大設施不求一善成名不在一身自潔聖賢家傑斯其人也故夫子未見其人 隱居二句宜作一串說不可兩平隱居以求其志者正欲行君臣之義以達其道 正蒙曰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

淮南子繆稱訓曰伯夷餓死首陽山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 說山訓曰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 塩鐵論云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爭名 前漢紀梅福曰沒齒全身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齊景之位伏櫪于駟臣不貪也 李蕭遠云凡人之所以奔競于富貴何為者執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聞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

註同云伯夷死
于首陽之下
非知伯夷者也
其伯夷之精者
矣謂之元名可
乎

齊子思曰夫子
之教乃始于詩
書而終于禮樂
惟學焉其容休
不與焉

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水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兩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史策毀譽流于千載災罰懸乎天道吉凶乎鬼神固可畏也 王公直曰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之崔子猶為政而景公莫之問也享國雖久未已而已孔子有感而歎之以為彼有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執彼其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也則孔子之所以深取夷齊者但指其辭國之一節耳若曰取其不食周粟而餓于首陽且餓以死則本文所無也 疑問曰時崇富貴薄節義故發此二條誠不以富貴祇以異此異字不是異常之異清風勁節異於世之貪饕者是世之所景仰也其斯之謂與說詩人之意所重正在於此見節義之果重富貴之不重多也不必填入景公夷

齊 陳亢問於伯魚

家語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休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達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汚池水潦注焉萑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大全朱子曰陳

陳亢實以私已之心窺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為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以有警云爾 講錄云聖賢之學止有此心詩之溫柔敦厚禮之恭儉莊敬皆所以調養此心者氣質未能變化則心體不能渾融須要調養得力故夫子以學詩學禮教伯魚心體調養得好便事理通達辭氣和平而能言便德性堅之品節詳明而能立能言能立雖從詩禮求實從心體上發出來也若不在心體上做工夫只勸詩禮之糟粕而已者何以便能言能立耶

談錄

卷二十一

主

○邦君之妻

白虎通曰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人人謂八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已智能寡少如童蒙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此正召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通義仁山金氏曰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于男子故夫人自稱曰小童比于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比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夫則比男子矣至為天子之妻始曰后則直比于繼體之君矣 淮海近語曰閨門萬化之原妃匹王政之始春秋之時妾為夫人以

勝奪嫡閨門妃匹之分蕩然矣歷記邦君之妻之名號亦所以謹化原而端王政也 疑問禮大傳曰名者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世道之綱維全在名只觀邦君之妻稱之内外者各有意義則凡理陰理陽所以告之郊廟頒之國人及施之異域者斷斷乎一字不可苟矣魯論記此章全是正名之意

談錄卷之二十一

談苑卷之二十二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論語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

筆解韓曰時當為待古音亦作峙南人音作遲其實待為得原旨云看孔子處陽貨之事何等委曲其答陽貨之言何等從容使陽貨欲見而即見之有餽而不往拜之使拜而不餽其亡遇諸途而或避之皆非也孔子處之却一有節度其吞之也主談數語從容不迫直而不至于亢逝而不至於屈真可以為處惡人之法 疑問云有說兩

不可皆陽貨自言故下文以孔子曰別之却有理 講錄

云夫子負天下之重望貨之欲見不過欲屈其拜已以取重天下正與王驩欲得孟子與言之意同 陽貨不是大夫却專大夫之事故以大夫賜士之禮自居 陽貨時其亡而歸豚夫子亦時其亡而往拜不是學小人套子不拜則失已之禮拜而在宋則墮彼之計故不得已瞰已而拜拜陽貨亦是不然絕他要他為善之意大槩小人多於君子若以為小人而終絕之便失含私之意且將盡天下而離君子矣又安得化不善以為善乎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凶頑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皆由於不絕耳此又夫子拜陽貨意也易之睽曰見惡人無咎其此之謂乎 古

衆奸雄行事未有不假託名義若陽貨當時奔齊曰吾將

張官室即此一言觀之貨之作亂自以為不失時從事而

救邦之迷亂也故以懷寶失時訊夫子 日月逝便是歲

不與歲既不與我以壯年老來無復可為者豈可終于懷

室而失時夫子曰仕是未嘗不欲仕也仕而曰將則亦未

嘗必於仕矣 陽貨之問都着在夫子身上夫子之答却

不認在自己身上說故將仕處不可云吾將不終於懷寶

失時也若然則是自認着不仁不智了可乎 日格類抄

云若不幸而知於小人宜早決斷焉小人豈誠於好德

者乎姑藉以欲群論於已黨而已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

否也者外相容也然內實異也故否君子不可共事猶薰

蕕之不可同器此其睽而去之已汚身矣荀爽之於董卓

楊氏之於蔡京是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夫子質以為萬

夫之望詩無柔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也盜言貪黷也

競言強禦也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也乘言僭竊

也據言依附也律言悍驕也嗚呼盡之矣 士翼云

君子之失位者雖遜以遇小人亦不與同流而往子之於

陽貨是也往則與小人同受其欺龜山之從京辟是也小

人雖一時得志而終不久君子敬德潔已遠利與官以待

天之復而已矣 又云或人之訖言甚厲子曰是禮也何

其和微生之訖言甚暴子曰疾固何其直達巷之笑言甚

陋子曰執御何其平陽貨之嘲言甚傲子曰將仕何其舒

後人一戾於時喋喋乎恐已忘之不知何其淺

○性相近也

後漢黨錮傳引此章言嗜惡之本而遺染之塗異也

淮南子齊俗訓曰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拔之水則沉

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

之質白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

以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藏

之入之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

訓曰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悃憑而為義性命可說不待

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溺耽荒不可教以道不

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曼類皓

齒形參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悅者西施陽文也嚙

朕吟嘯蓬條威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此惟也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朱均美不及西施惡不及嫫母此

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

文苑英華白居易性相

近遠賦云勿謂習之近狗迹而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

真而相去幾許亦猶一派冰別隨混澄而或濁或清一氣

脉分任吹噓而為寒為暑是以君子稽古於時習之初辨

惑於成性之所

又鄭俞賦云酌人心之善敗惟性習之

所分習者物之遷以動為主性者生之質以靜為君運情

有同於鑄鑄通志亦比夫耕新或定心以純一或遷境而

糾紛故定心若流源而自得遂境者猶理絲而又焚

蘇

子瞻曰天下之言性者皆推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

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

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

習相遠而已

子由古史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

人之言性止於是而已矣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

之則指善以為性至於孫卿自任而好異因孟子而反之

則曰人性惡夫善惡皆習也指習以為性而不知其非二

子之失也然而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

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熟者是火之得其性

性者也孫卿之所謂惡則火之能焚者是火之失其性

者也孫卿之失則遠矣

黃氏曰抄云言性豈有加於夫

子之一語哉且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毫則

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為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

條花葉之橫斜踈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桐梓者終

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

耳目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人者終

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

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人

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

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雜揉屬之人而謂性宜不能粹然

而皆善此相近之說也奈何獨主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

近之說耶故嘗謂夫子言相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

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孟子專言性善惟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覺後覺人品亦各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學者亦學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性止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無亦知其性之相近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又曰孟子言性惡性是性不能皆善而忍亦習之義也 王荊公曰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 大全雙峰饒氏曰此章程子專以為氣質之性朱子以為無氣而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同處不可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為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為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無氣質而言之非專王氣質而言也 楊子危言云性者稟陽之氣涵天理者也情者稟陰之質兼人欲者也性即通心上智不能無人心陽不能無陰也下愚不能無道心陰不能無陽也孟子之言性善純以性言荀子之言性惡純以情言孟子之意欲人存天理荀子之意欲人遏人欲然皆陷于一偏必若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之言其義始備非二子一偏之比也然則有微乎曰大舜人心道心之說脩矣又云性有近有習習有美有惡譬其如水能載舟潤稼亦能覆隄懷山壁其如火能熟鼎燠寒亦能焚岡焚廬習

之善惡何以異此孟子之言性善欲擴充其善也荀子之言性惡欲除去其惡也必若孔子之言通乎上下而合其中矣近世乃力扶孟子之言而陰背孔子之說增以氣質之性四字說愈贅矣 蘭端錄云性猶水也孟子之言性也出山而未離乎山者也孔子之言性也在溪焉在澗焉者也蓋成乎水矣諸子者之言性也則水之下流者爾 歐天臺曰人之生也直直即善也其所云相近正以善相近耳夫貪者能言廉辭者能言治苟非性善則奚知廉與治而言之然而終為貪與亂者則氣質習俗移也人性賦於氣質猶清泉出於土沙性動於物猶清泉久而為渾淖也陸賈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謂之道自子思孟子以後吾以陸賈為知言矣且夫氣者陰陽五行揉雜不一者也二五之氣成質為形而性宅焉性者即維天之命所以宰陰陽五行者也在天為性在人為性而統於心故言心即言性猶言水即言泉也泉無弗清後雖汨于渾淖澄之則清復矣性無弗善後雖汨於氣質存之則善復矣由是觀之性自性氣質自氣質又烏有氣質之性哉 尚友軒臆言云宋儒謂論性不論氣不脩此不知性之言性者理也孟子道性善便已分明而後人復晦是看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明不知遠近二字即同異二字人性皆善故相近習有善不善乃相遠耳即此甚明白不須參以氣質之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此

却是說氣質不可移 淮海近語曰人若見得性字真自然就在性上作用就不落在習上去蓋性即此心心即此理此理緣物而動因感而形一一皆從本真上發出自然不失其初而得性之本体何至相遠 後儒強分孔子論性相近氣質之性孟子論善是義理之性然則天下有二性耶則孔子論性反不如孟子之得其本原耶只相近二字便義理氣質都兼綜一貫了外氣質以言義理是懸空說性外義理以言氣質是生之謂性非孔子論性之大全也 中玄問辨錄云問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何曰千古論性所察真的於此學者必當以是為準焉曰伊川云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何如曰人只是一箇性此言氣質之性又有何者非氣質之性乎曰朱子云此所謂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何如曰晦翁連伊川之言然不敢自定故以為無氣質而言人只是一箇性此所謂無氣質而言又有何所謂性者不兼氣質而言乎曰張子亦云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者朱子又云有天地之性焉殊之一本也有氣質之性一本之萬殊也何如曰人只是一箇性又有何者為天地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乎且氣質非得之天地者乎曰然則三先生之論謂何曰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二說微有不同後世儒者乃欲比而同之欲言性近則不合孟子旨故曰有

氣質之性兼氣質而言也以還却夫子性相近之說欲言性善則不合孔子之旨故曰有天地之性此性之本也以還却孟子性善之說其意固美然終不能使孟好說給竟何如曰氣具夫理氣即是理理具於氣理即是氣原非二物不可以分也且性從生生非氣歟從心心非氣歟而後儒乃謂理屬精純氣或偏駁不知精純之理緣何而有偏駁之氣別何所存氣聚則理聚與生俱生氣散則理散與死俱死理氣如何離得而可分言之耶蓋自君子性善之說出有求其理而不得者則遂曰善惡渾則遂曰性有三品宋儒欲掃去諸說而還歸孟子也則又分理氣言之而以孟子之言合於孔子曰此純乎理者也此雜於氣者也乃亦不能合而又以啟辨論者之紛紛然後乃知聖人之言明白精當而人不得以為議也曰宋儒固不知性乎曰豈謂不知但求合孔孟處未免強辭強辯便費解說惟明道先生有言性即氣氣即性善固性也惡亦不可謂之性有合孔子之旨學者只求諸明道先生則知孔子之說矣 卓吾李氏云惟夫子之善言性也不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是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 初問云性大同如海然水之源頭皆出於海甚相近至於派別其流甚多千流萬派別枝杪處有非海水之舊者矣故君子語性不語習 疑問云習是積習向不好處處居多故說相遠

○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筆解韓曰上文云性相近是人可以習而上下也此文云上下不移是人不可習而遷也二義相反先儒莫究其義吾謂上篇云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與此篇二義無明焉李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性命之說極矣學者罕明其歸今二義相戾當以易理明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利貞者情性也又一陰一陽之謂道變化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謂人性本相近於靜及其動感外物有正有邪動而正則為上知動而邪則為下愚寂然不動則情性而忘矣雖聖人有所難知故仲尼稱顏回不言知愚蓋坐忘遺照不習

論語

卷之五

九

如愚在卦為復天地之心違矣亞聖而下性習近遠知愚為殊仲尼所以云困而不學下愚不移者皆激勸學者之辭也若窮理盡性則非易莫能窮焉韓曰如子之說文雖相反義不相戾誠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坤道順乎承天不習無不利至哉果天地之心其遠矣乎後漢書楊終曰上知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潛夫論曰上知與下愚之異以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也猶鏤金之在爐也從革變化唯治所為方圓薄厚隨鍛鑄爾晉釋道安云上知下愚本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化遷聖可為狂則非上知狂可為聖復非下愚書辨狂聖皆中庸也古言云性相近即見天命之性其初不能同習

言精遠即見氣質之性其初不甚異二谷素琴集云性

相近也而有不移何也非其始之知且愚而不可移也以其終之不移而知其知且愚也使上知而自知也且為固念之狂矣焉得知使下愚而自愚也且為克念之聖矣焉得愚陽明子云上知下愚還是不肯移不是不可移也若說不可移則天下有不可移之人乎下愚若肯從事於學亦到得上知地位其不移者自暴自棄而已矣豈性之罪哉中玄問辨錄云問上知下愚不移謂何曰相近者常理也蓋大段如斯者也惟上知下愚不移乃不相近耳聖人言無滌濁曲當其實故歷千古而人心皆合非若他人論性或不得其理而徒得其一端便自有遺說也曰伊

論語

卷之五

十

○子之武城

通義程氏曰絃歌絃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白雲許氏曰歌詩而以樂和之則為歌徒歌曰論絃以琴瑟和歌也饒氏曰絃歌如何見得是學道又絃歌是樂集注如何添禮字說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

士

卷之十一

十一

遠則思舉一隅使得以三隅自反也 歸太僕集云孔子與學子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答仲弓子張之問仁皆言政也諸子有志於治國而春風沂水之趣終不及點故孔子舍三千而與點者以此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為主則孔子之門雖所施有大小其與孔子之治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為治然皆悖於道故莫不有功效而禍流於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步頗出於申商之下天下當積廢弛廢之餘一旦欲振起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治藥雜劑亂投欲如申商一切之術已不可得矣 舊唐書顏師古隋仁壽中為尚書左丞李綱所薦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尉何可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 新唐書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驚其言大俊果以幹治聞

○公山弗擾以費叛

劉向曰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故行言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如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惻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通以千百悔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厚德則而不肆大道曲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嘆曰如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

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 筆解韓曰仲尼畏三桓不欲明言往公山氏又不容順子路當季氏故言吾為東周東周平王東遷能復興西周之政志與周公典禮不徒往也非子路所測李曰孔謂興周道於東方失其旨矣 朱子語類云問諸家皆言不為東周集注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如曰這是古注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開字只是有用我者我便也要做些小事如釋氏言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相似那處是有不為東周底意這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辭語一舛亦何必要如此翻轉 明道遺書云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言不為東周也 鶴林玉露曰平者疑辭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美之夷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 楊升庵云明道先生曰吾其為東周乎蓋孔子必行王道東周棄辭所不肯為也亦非革命之謂也伊川先生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言不為東周也二程之言如此因論曰周轍不西王綱解經孔子作春秋托始於平王蓋傷東周之衰也詩曰而後春秋作孔子刪詩於王風首錄黍離其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錄變風於創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其在雅之詩也曰大東小東吁軸其空雪山

王氏曰平王遷于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子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於成周此小東也東而又東澤為東薪而道為茂草西方益遠矣孔子豈一日而忘西周耶故公山不狃以費叛佛肸以中牟叛孔子皆欲往究而言之不狃季氏非叛魯也子之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宮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轅助之不狃曰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正欲張宮室也佛肸之中牟叛亦猶不狃之費矣或曰傳者謂與周道於東方是乎荅曰是未喻乎字之微旨也其微旨若曰如有用我吾其肯為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當是時東周之臣如宰咺家父容悅之臣也莒私城成周有安社稷之志者也劉康公成肅公有安社稷之功者也未及乎天民大人也惟聖人過化存神故必欲挽東周為西周也或曰不狃佛肸皆以叛書何也荅曰論語之書豈孔子自作哉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公父矣况知宗周乎仲由冉求在四科之列而為季氏聚斂且助之伐顓臾况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宋臣而欲張宮室罪莫大焉是以黨惡藏君為功反以張公室為罪其書不狃佛肸之叛曷怪乎淮海近語曰子路不欲夫子赴公山佛擾之召惡其以費畔也夫子欲其用之而為東周則是并公山畔費之惡而化之矣為東周為小可的事使陪臣還政於大夫大夫還政於諸侯諸侯還政於天子聖人獨知自信之真非子路

所能識也為去聲為東周見不為公山也此為字與子為衛君乎為字同義 蒙引問吾其為東周乎魯為東周乎抑孔子為東周曰畢竟是魯然與之者孔子也三子言志皆欲得國而治之畢竟地位也是諸侯之相然其事則君國之事也故孔子只是夢周公不是欲使魯為天子繼文武而治也 口義曰豈必哉言他必定辦得一片信心來也孔子到那裏必將陳君臣之義以感動其心使韓邑請罪就死司寇却時即季桓子亦必感動知得家法不可叛大大夫亦豈可叛諸侯必將歸政魯君魯君亦因此感動修舉周政以事周天子一舉措間而名分正紀綱立政治修文武周公之治赫然復建於東方矣豈不可以為東周乎 學殖解云周自平王東遷編年者別以東周亦西方夷人之思之意或指魯為東方之國謂孔子欲以王道與魯是有見於孟子知齊梁而無見孔子之從周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 大全慶源輔氏曰五者皆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也恭則仁之看寬則仁之量信則仁之實敏則仁之力惠則仁之澤能行此五者則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也然是一有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通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遍而仁之體用備矣 初問云子張一生病痛只是務外今問仁其意向頗近裏着已也夫子若劈頭

告以近裏之事如克復之類子張便未信故以於天下三字從子張喜好處打動他當時子張不覺便喜歡遂問之夫子告以五者皆身心之學又一一數出效來仍就子張喜好病根處引之也夫子造就子張之妙譬如化工神哉講錄云恭寬信敏惠都是為仁之工夫仁是天理天理即人心也恭者心不放寬者心不隘信者心不欺敏者心不急惠者心不私五者能行心便無外能行於天下心便無間心存即是理得理得即是為仁矣 胸岡四書說云於天下者亦出門使民之意也之夷狄不可棄亦是此意原來為仁之功不可使有一毫間斷若一毫間斷則天理不居理矣

佛胎召

卷之二十二

十七

呂氏春秋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豪士之自將者其不可磨以汙也亦猶此也 文選崔子玉座右銘曰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 潘安仁曰真涅匪緇莫磨匪磷 筆解韓曰此段與公山氏義同有以知仲尼意在東周維佛胎小邑亦待矣 李曰此自衛反魯時所言也意欲伐三桓子路未曉耳 歷代確論東坡曰孔子之不助畔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意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佛胎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

也 筆集云燒者易缺堅而磷者也煨燉者易汚白而緇者也孔子則不然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磷不曰白矣我無以受涅而奚緇此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若謂堅不磷涅不緇非物理也非物理何以喻大 明儒經翼云問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先儒解為堅白不足自試於磨涅何如王氏曰天下之白莫如玉天下之白莫如雪未有不可得而緇磷者以其有形有色故不能免於汚壞所謂器也夫子心同太虛超乎形色之外故不可得而磷不可得而緇所謂不器也故曰吾豈匏瓜也哉其旨微矣當時三家以大夫而叛諸侯佛胎以陪臣而叛大夫其稱名借號欲將國命挈而歸之宮室亦倡義之舉也孔子欲往亦墮三都之意此是夫子反正之微權如其勢不可行故卒不往豈門弟子之所能識也 解醒編云匏瓜可資於食故未有室繁而不食是匏瓜置於無用之地為虛生矣吾道有資於天下後世既有資於世必不可置於無用之地吾負此道而置於無用之地亦虛生也吾豈為之註中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是責匏瓜以飲食也悲未必然 陸士衡演連珠曰臣聞通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雲之節厲 通義仁山金氏曰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猶今俗云我不是匏子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以此語意推之則夫子從佛胎之召而其操縱久遠之機則在我

蓋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為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為常故當時以二子欲張官室為大罪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為之哉此公山佛肸之召大夫夫子所以不絕之也其可與有為則聖人自是為之必自有道使其不可與有為則聖人仕久止速其權在我彼何以足強之又豈足以拘之哉凡此皆聖人有為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 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子問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 郝子知言云儒非曲謹小蕪之謂論語一書中多處世機權如見南子應公山佛肸可知聖學無方但一粒種子真入水不濕入火不焚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呂氏春秋曰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 筆解韓曰此三言泛學五常之有蔽也不言禮與義略也絞確也堅確之義 此三者指子路辭也由之為人直勇剛故以絞亂狂戒之耳 李曰深乎聖人戒子路先舉仁智信以不學為蔽况直勇剛豈可不學乎孔註不分與肯退之其精矣乎 大全南軒張氏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為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行自守以為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為愚而已至於好

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往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者許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為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為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日聞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室而蔽矣 通義胡氏曰蔽如為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 黃氏曰學所以明理者學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紀載皆學也所以學欲觀夫理之所當然者而效去之也又曰仁知信直勇剛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開其理固多端

子

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其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主於愛偏則不分難重賢否而流於愚智知人所難知偏則窮尚極遠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通而流於賊直而偏則迫切不舒而流於絞勇則直徑而亂剛則躁動而狂是皆得其大目而不學有所蔽以至也 論語測曰蔽也者偏之為害也學也者所以覺其理去其蔽變其偏使會其全合其中正有以有之於已也是故不學則不覺不覺則不明不明於仁之理則蔽於仁之偏而其愚也可罔矣不明於信之理則蔽於信之偏而其賊也可罔矣其不明於直之

理則陷於直之偏而其絀也訐而不舒矣不明於勇之理則陷於勇之偏而其亂也適以犯難矣不明於剛之理則陷於剛之偏而其狂也躁妄矣何吉陽集云夫學也者蔽而後設者也醫也者害而後制者也故學究其蔽而體自存醫去其害而氣自復朱子語類云楊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聖人此等語多有相類如恭而無禮則勞處一般此皆就子路失處正之昔劉大諫從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雋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守禮使吳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戶賊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賊而我不以誠告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楊子避礙通諸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發之勇決處便是勇此理不撓不屈處便是剛皆不縱外得者此之謂好志子路知學未必知好未免滯於口耳之利則理未透徹其蔽有所不免矣夫子之言亦因其病而藥之淮南近語曰六言六蔽氣質之偏也好學者變化氣質也仁知信直勇剛之德稟於天者何常不好但若不

朱子語類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免於蔽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忘其見則道集矣劉其好則學全矣所以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初問云好仁詩處皆是皮膚却不知人好美德須究竟義理實踐其妙不然只空慕名色在皮膚在上做工夫鮮不謬矣 原旨云不能好學是不從根源上做工夫而在支流一偏上做事所以有一好便生一障蔽緣他心體尚未光明凡此仁知信直勇剛見得一邊不得見一邊不能不蔽而為愚之類也 講錄云剛勇一般此處分說則敢於為者謂之勇急於勇者謂之剛狂是躁率亦與狂狷之狂不同 問六德必須好學然後無蔽何也曰大德之中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其理尚多在若不好學以究其理之精微則隨其所

林經苑

卷之二十一

主

向之偏必有不當施而施者是於六德反遮蔽矣

○小子何莫學夫詩

原旨蔡氏曰可以群可以怨通事父遠事君詩中尚有指實可以尋類而求可以觀則篇篇多有之在學者之自得不可指定謂某章可以興某章可以觀也 愚按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興觀群怨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可自得矣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牡而後可以言事君也如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晨風鹿鳴亦豈父子兄弟之詩耶且可以興可以觀亦隨讀者之有觸而能自得之又安可謂篇篇多有之也 鶴林玉露觀鶴山云處人倫之

離營以三百五篇為正考槃小宛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柏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然而不怨憂而不敢疏也 草木子云宋朝有詩獄諸儒之過也夫子言詩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弁州劉記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其惟風乎頌則純純則成雅蕪之矣 讀書錄云關雎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君臣棠棣之類言兄弟采芣之類言父子黃鳥之類言朋友此詩於人倫之道無不備也 唐志云毛詩草木蟲魚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并給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 因學紀聞云

林經苑

卷之二十二

主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雎之喻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鳴鶴言均一也德如羔羊言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鵲陰之兆也蕭蕭露霜變也挑蠹拚飛化也鶴鳴於九皋聲聞於野誠不可掩也鸛飛戾天魚躍於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標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蟋蟀行葦見忠信也葛屨履而羔裘急也蟋蟀儉而蟋蟀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膺膺董茶如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為難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

以勺藥貼我握極芳馨之辱也焉得諼草言采其蟲憂思之深也柞械斯拔候薪候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芻采苓傷諛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通志略云學者皆操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為宗至於實學則置而不問當仲尼之時已有此患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其曰小子者無所識之辭也其曰何其苦口之辭也故又曰人而不為則南召由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此苦口之甚也一却論語言他書不過一再惟詩則言之又言凡十二度鳥又曰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

歲經亮 卷之五十五

學廢矣若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鴈鴛之類其喙屬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鴛鴦此夫籟也雎鳩之喙似見鴈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不識鹿則安知食苹之趣與呦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此亦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草之高之趣也使不識鳥獸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關關呦呦之興乎若曰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者謂瓜苦引蔓於蘿落間而有敦然之繫焉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者謂桑葉最茂雖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

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陸璣者江左之騷人也深為此患為毛詩作鳥獸草木蟲魚疏然璣本無此學但加米訪其所傳者本是支離自陸璣之後未有似此明詩者惟爾雅一種為名物之宗然孫炎郭璞所得既希張揖孫憲所記徒廣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惟本草一命所系凡學之者務在識真不比他書只求說也神農本草有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陶弘景隱者也得此一家之學故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兩之臣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於深山

歲經亮 卷之五十五

中與田夫野老遊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窺其情性於是取陶隱居之書復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三之已得鳥獸草木之真然後傳詩已得詩人之興然後釋爾雅

○子謂伯魚

筆解韓曰吾觀周南蓋文武已沒成王當國之時也且與分陝故別為二南戒伯魚當知此耳 二程語類云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 又云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 山堂考索曰二

南樂章之名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惟左氏載舞象南
籥則南蓋文王樂名也商紂之末天下潰亂文王之化自
北而南及於江漢惟東北之區尚染紂故作樂者來自
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用之為燕樂用之為鄉樂用之
為射樂用之為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 又曰道
無始則不行而周南則為正始之道化無基則不立召南
則為王化之基故其肅肅雍雍在於閨門之內而其化行
於二南之國蓋以其能正家而治國故詩必首於二南正
如易之首乾坤也 又曰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閨
睢至魯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土苴采芣后妃化之所及漢
廣汝墳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芣夫
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事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
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
羔羊之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
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矣 夢溪筆談云周
南召南樂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巢二南之詩
而巳有樂有舞焉學者之事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未至於
舞大夏大武所謂為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詩而已 朱
子語類云問為周南召南曰為字如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之為只是謂講論爾 論語測曰二南詩之首也舉二南
以舉三百也詩之教廣譬博喻能開人知見也正牆面而
告則有蔽於前是無所知見也夫學者覺也去其蔽而覺

乎天理也 初問云凡人能行處全是人情物理上通透
此處不通透雖家庭之間自有許多窒礙六經惟二南評
歌人物情理處情狀極通透 抱朴子曰登閭風捫辰極
然後知井谷之閭隘也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而牆之至
固也 近思錄云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與常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便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
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禮云禮云
筆解韓曰此連上文訓伯魚之詞也馬鄭但言禮樂大略
其精微 李曰慮伯魚但習二南多知魚鳥獸而巳不
達曰與分治邦家之本也但習玉帛鍾鼓而已不達雅頌
言華光 卷之五十五
形容君臣之美也有以知詩者禮樂之文玉帛鍾鼓禮樂
之器無通即得禮樂之道 禮記孔子謂子張曰師爾以
為必誦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
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
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
也 楊雄曰玉帛不分鍾鼓不耘吾無以聖人矣 前漢
書禮樂志云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
親異則畏敬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
拜和親之說雖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莞絃蓋嘉其
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 後漢范
曄曰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存器而亡本樂之

通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 文選任彦升云鍾鼓非樂云之本鐘雖非降殺之要翰注曰樂之與禮本要在於中情豈以鐘鼓之聲緩急之服升降以為禮樂乎 宋朱廣之云夫禮以伸敬樂以感和雖敬由禮伸而禮非敬也和因樂感而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停筐風淳俗泰則鐘鼓輟鶴 樂書云物不徒設必有難知之義存焉焉器不徒設必有寓意之象存焉是禮雖不在玉帛然非玉帛無以致其義樂雖不在鐘鼓然非鐘鼓無以明其象因物以致義得義而物可忘因器以明象得象而器可忘若是者非聖人其誰耶 淮海近語曰禮云樂云不說出和敬來而咏嘆淫泆使人深思自得無窮意味 初問云禮

○色厲而內荏

通義胡先生曰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為君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為小人之道此則屬者外為剛之容荏者內蘊柔之惡者也 朱子語類云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 李夢陽曰色厲而內荏內柔而外剛也色取仁而行遠內陰而外陽也 初問云內荏是心中隱微愧作處外邊本動做硬浪

模樣而其內則不勝自歉此等入惟恐有人發露他心事真不啻穿窬 原肯云荏與厲俱是不好字而緣他內荏所以做出色厲亦以色厲蓋其內荏也而吓羊質虎皮見豺而戰見草而伏未有不至於敗露者 焦氏講錄云此似為當時在位之大人說故云譬之小人

○鄉原德之賊也

筆解韓曰原類柔字之誤也古文原與內柔後人遂誤內柔為鄉原足以明矣 李曰義連上內在蓋仲尼重言內柔者詐為色厲則是德之賊也 韓曰外柔而內厲則尚書所謂柔而立也若外厲而內柔則是穿窬盜賊爾 孫奕示兒編云鄉原德之賊晦庵先生云原與愿同非也愿

之為怨也愿怨則為謹厚之人必不肯同流合污所謂鄉

手

原即推原人之情意隨波逐流佞偽馳騁苟合求媚於世故曰一鄉之原人是以為德之賊也司馬溫公解楊子賊仁近鄉原謂所至之鄉狗眾隨俗求媚於人者其說盡之楊用修環語曰以鄉原竊相位胡廣也以鄉原竊天位王莽也 蘭端錄云鄉原之說發於孔子而孟子申之至楊子雲又有鄉訓之說原微而難知訕淺而易見 藝文類稿云賊者害人者也害人有大小則穿窬之賊與殺人

之罪、罪之緣、罪以正法也。彼少正卯者，言行學術皆非，與偽而能以其堅辯潤澤之私聞於魯國，卿原之流哉。中玄問辨錄問卿原德之賊也，註云：卿者鄙俗之稱，然否曰：只是一鄉稱原人而已，蓋似是而非也。故曰：德之賊若是鄙俗之人，則人方鄙棄之矣。何能亂德？曰：陸子有云：漢文帝也只學得箇卿原，然否？曰：三代而後有德之君，致治之美，如漢文有幾？若漢文只是卿原，有何不可？儒者大言乃爾。

○道聽而塗說

荀子曰：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易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淮南子

卷之五

五

原道訓曰：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論語測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識者契也，畜者養也，德者心之得也，善言入乎耳，契乎心，以養心之德也，皆得之於內也。道聽塗說，自外得之，自外言之，而不為己有，故曰：德之棄也。口義曰：頽子不遠如思，聞言多化了，若只在口耳上出入，安能實有此理哉。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潛夫論曰：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者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寧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魏書恩倖傳云：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睚之利，射咳吐之私，此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淪子，其次貶瘖瘖，況乃散金秦貨，輸錢漢爵，又何怪哉。初問云：此章全要着在事君上有損益處，說方是夫子本旨。凡事君有大道義是已，故知義方可與事君。若鄙夫與之事，君適有損耳，焉能事君何也？鄙夫只曉得富貴，全不知義，未得富貴時，營營然惟恐其不得，既得富貴時，又營營然惟恐其或失，此其朝夕思惟只是此事，自己身富貴之外，絕不管君上之安危，國家之休戚，只此一念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者，在下位便剥君害民，一切損於君者，皆為之在上位，便萬分盡惑恣意要寵塞絕言路，交結閹宦，甚或導其君以喪國亡家之事，亦所敢為此，其損益於君者，何如尚可與事君乎哉？不可事君謂其有損於君而無益也，註中吃癰舐痔是不過喪己之廉，恥與事君不切，絀父二字與事君不相干，絀君字則又非事君之事故，恐未透。疑問云：說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便有君當擇臣而不可與若人謀，國臣當自擇而不可與若人共事之意，若說不可與之共事，君便說殺了非聖人口氣。蘇軾告神宗曰：臣始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家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慮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

其禍乃至於喪邦此數語可備此章註疏

○古者民有三疾

大全南軒張氏曰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為也矜而蕪者蕪隅露見也愚而直者主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為疾然猶為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為蕩矜而爭則溢而為忿戾愚而徑直則變而詐是蓋世衰俗敝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為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亡之則益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甚難及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 陳潛室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生

蔽愚人亦欲如古不得

朱子語類云問古之矜也蕪曰

蕪字是側邊蕪隅這側字那分處所謂蕪者為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而下分 原旨云狂矜愚是病曰肆曰蕪曰直猶為本證曰蕩曰忿戾曰詐則已變而為別候故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此是即氣習以驗風俗

○惡紫之奪朱也

前漢書顏師古註曰惡其邪好而奪正以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 牟子曰玉石同置倚傾為之於恒朱紫相奪仲尼為之嘆息 困學紀聞云紫間色也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好服

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成以紫綬為宋王者之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為君服皆周衰之制也 環濟要略曰正色五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五謂紺紅縹紫流黃

荀卿曰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審誅賞禁淫聲使夷俗和音不敢亂雅大師之職也 徐幹中論曰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謀謀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寡而愚闇不達之士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 初問云邪正原自殊途但人心惟危易為邪所惑亦有正不勝邪時節紫色一出多眩然奪目人遂以為朱不如紫矣鄭聲淫一作多盈耳可聽

朱子語類

卷之五十一

生

人遂以為鄭不如雅矣利口之言無非導人以欲逢君之惡多不逆耳人遂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故利口多覆邦家今人每云紫非朱似朱而有亂於朱鄭非雅似雅而有亂於雅此等語殊可笑紫何常似朱鄭何常似雅耶只為人情易趨於物欲故不覺為欲所動遂至邪以勝正靡然相趨而淫蕩其心正道廢矣故夫子惡之 疑問云此猶詩之興體專主下一句 紫原別於朱鄭聲原別於雅樂故下一奪字亂字利口原不如訥言者或者喜其便捷誤用之此等一人一用變亂是非未有不覆人國家者夫子說獲邦家特下一者字斬釘截鐵見有斷乎必然之意 大

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
後世果卒為二者所勝古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直以紫
為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聲
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況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為利口
者所惑邪 新唐書史臣贊曰詩人斥諸人最甚投之豺
虎有比不置也如竇辟劉廙楚華則然肆訐以示公構黨
以植私其言繼繼若可聽卒而入於敗亂也孔子所謂順
非而澤利口覆邦家者與 唐次元和辨謗畧序曰似信
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豈止鸛鳩
雕卉蕞蕞之惑哉 傅子曰夏侯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
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
談鋒也 卷之二十一 三五

復國之人也

○予欲無言

筆解韓曰此義最深先儒朱之思也吾謂仲尼非無言也
特設此以誘子貢以明言語科未能忘言至於默識故云
天何言哉且激子貢使進於德行科也 延平答問明道
龜山皆云此語為門人而發蓋恐此句使聖人前後際斷
使言語不着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非為門人發也子貢
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
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趣
頗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也 先生曰
此一誤謬甚佳但云前後際斷使言語不着處不知不覺

地流出來恐不消如此說只玩夫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數語便見氣味深長則予欲無言
可知肯歸矣 朱子語類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
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
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麼若是
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
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 大全雙峰
說氏曰予欲無言聖人是聖人就他躬行處體認莫只於
他言語上求蓋就躬行處體認便件件把作實字看若只
就言語上求只將作空言看了無益於得也此與吾無隱
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底道
義理 卷之二十一 三五

理此是說行處都是理不必於言語上求 初問云道之
大原出於天語道者至天止矣天未有言但見他流行則
有四時寒暑陰陽往來代謝無有窮紀其發生則有百物
飛潛動植種種色色無有限量天於此盡泄其微矣此其
道之至微至妙至廣至大通呈露發散在外更沒有些須
隱藏吾觀天者察此而有得而不可勝用矣天何嘗假於
言而亦何待於言哉 原旨云四時行必有所以行之者
百物生必有所以生之者於此體會則天理流行之妙不
在亭臺而在吾心 天何言哉一節早是把真機盡洩方
欲無言已自言盡了更又何言 禮記云天有四時春秋
休夏風而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風風霆風霆流行

得時行物生有

族物露生無非教也 吳淑天賦曰雲霜降而風雨施無非教也四時行而萬物茂復何言哉 又曰為萬物之祖用四時作吏 維摩詰經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雖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昔自說已仁者當說何者是善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 肇論曰善言言者求言所不能言善述述者尋迹所不能述至理虛玄擬心已差况乃有言恐所示轉遠度通心君子有以相期於文外耳 又曰善言有言衆人若能以無心而受無聽而聽者吾當以無言之 僧寶傳餘杭政禪師有問者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 黃龍南禪師云燭之姬之春夏之所以生育也雪之霜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得乎 大慧語錄云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所以從上諸聖次第出世各各以善巧方便切切怛怛唯恐人泥在言語上若在言語上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說權說實說有說無說頓說漸說是無言說因甚摩達磨西來御言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言語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因何不說傳玄傳妙傳言傳說只要當人各各直下明自本心見自本性事不獲已說箇心說箇性已大段狼藉了也 又云縛涉履

吻便落言詮不落言詮即成寂默須知向上別有一路子 黃蘗死後缺問爭名默然文殊讚嘆云是真入不二法門如何師云不二法門即你本心也說與不說即有起滅無言說時無所顯示故文殊讚嘆云淨名不說聲有斷滅否師云語即默默即語語默不二故云聲之實性亦無斷滅文殊本問亦不斷滅所以如來常說未曾有不說時如來說即是法法即是說法說不二故乃至報化二身菩薩終日說而未嘗說既常如是但以默為本 裴公問師曰山中四五百人幾人得和尚法得師云得者莫測其數何故道在心悟豈在言說言說祇是化重蒙耳 白沙文編云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為宗不可不着意理會 海蘊編云子曰予欲無言夫孔子生平自言及吾問俱是逗學子者機應所知量所謂舌而談而不談者豈至此然後欲無言哉姑借此語為辨學者之探竿耳可奈子貢又徒廢去也故孔子入權答之然前答莫知後答何述俱引天為證此意亦淵乎達矣學者須委悉吾夫子不開口處喫緊為人方乃出得五陰身田若向口吻下承當祇是蝦蟆衣下客耳 背文迦四十九年說法至末後自謂未嘗轉法輪於時諸上首作子貢之疑者恐亦不少也靈山拈華賴有迦葉破

顏微笑豈其聖門翻無針芥相投者如迦葉顏子沒矣豈
曾子當時不在側耶 世人欲向四時行百物生處見天
之心諸弟子欲向動靜語默處見孔子之心殆全見全不
見也窺月於千溪萬派見春於萬紫千紅謂非月非春則
悖謂即月即春亦差除却此向何處見孔子面目落霞與
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春問集云子貢當時說夫
子不言小子何述却是推開了自身而欲覓之於外天何
言哉夫子正為方便指點的頭面與他今若曉得四時之
行不得不行便見夫子不厭處百物之生不得不生便見
夫子不倦處

○孺悲欲見孔子

卷之五

卷之五

五

語溪宗輔錄云孔子以疾亂悲而不見然又取瑟而歌使
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
朝然又出弔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者所以警教齊王也
樂書云孔子辭孺悲以疾猶孟子辭齊王以疾也蓋孔
孟一道也苟盡師道無貴賤無尊卑吾所以待之一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

衡波傳云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
造百昌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顏
淵曰人知其一莫知其它俱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
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予雖辨豈能破堯舜
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文改三年之喪哉父母者天

地也天崩地壞為之三年不亦宜乎是三年之喪堯舜之
制也 漢武帝孝思賦曰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
踐霜露而悽愴懷越穀而涕零仲由念枯魚而永慕吾丘
感風樹而長悲雖一志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至如獻歲
發輝春日載陽木散百華章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
目而感傷朱明啟即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不娛
悅於懷抱唯罔極而傳心寒冰已結寒條已折旅鴈鳴而
哀哀朔風鼓鼓而烈烈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薰
葭蒼蒼白露為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
不觸而獨傷靈蛇銜珠以酬志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
其猶爾况三才之令人 後漢安帝紀帝絕大臣行三年

卷之五

卷之五

五

喪尚書陳忠上疏曰昔先王孝治天下始於愛親忠於哀
戚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人生三年
乃免父母之懷先聖緣情著其節制故曰臣有大喪若三
年不呼其門周室陵遲禮制衰廢蓼莪之人作詩其詩曰
瓶之罄矣惟壘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
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
武初撥亂之世國政草創人倫未厚鮮循三年之喪以報
顧復之恩禮義之廢實由於此 後漢書戴良傳良母卒
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食哀至乃哭而
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
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

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 新唐書嚴善
思奏曰樂者氣化所以感天地調五行漢魏喪禮以日易
月蓋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禮陰也樂
陽也樂崩陽伏禮廢陰愆故變以適時孝道之大 樂書
曰三年不目日視必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况三年不為
禮樂乎 魏書孝感傳云孔門有以責衣錦詩人所以思
素冠 世說新語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
母慙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
儒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
夫稻於汝安乎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許日
宋史趙師氏傳帝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
天時所以四時變火隨木色近世漸務苟簡以為非治具
而遂廢之至其萬事皆不如古 馬端臨曰夫子謂宰我
曰汝安則為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為是乎萬石君
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
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
譏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
勝其愧悔矣 口義曰禮樂以養吾心之中中和是入
情恰好處如通有三年之愛則通服三年之喪此禮樂之
本原儀文度數之所從出也宰我不求諸心之所安而從
事於儀文度數之間以求免於崩壞抑末矣 明農漫語
或問宰子禮樂崩壞之說何如曰此不知禮樂之本末也

食肯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此正禮樂之本 中玄問
辨錄問宰子聖門高弟乃何至欲短喪曰自是聖門高弟
即此亦自有人不及處何以故曰人於名義有不順者卒
甘心為之而又恐人議已卒又昧而不言宰子即明言以
請正是不欺也是有求教之實心也人之居喪徒有三年
之空名者多其實一年之間何曾盡禮宰子盡禮於一年
之內是尚有一年之實喪也以他人自欺之心而議宰子
求教之實以他人三年之虛喪而議宰子求教之實喪其
相去蓋遠矣曰然則夫子何深責之曰人子而欲短喪是
何言也則何為而不責但須有宰子不欺之實心一年之
實喪而後可責以三年之愛彼三年之虛喪與夫欺其心
而不以言也者求為宰子不可得也烏乎責 讀書記云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傳者以為喪所以三年之
故是為報服非正服矣蓋父之慈子之孝皆心之自然所
謂仁也父之於子懷之三年不以為久而子乃父夫三年
之喪乎所謂予也有三年 亦猶言蕭瑀不生於空桑
夫非盡人子與言何其無情也若喪所以三年之故則禮
經備矣 禮書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槨之中
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書稱堯之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
載四海遏密八音而喪服之制於今無見然則有喪無期
有期無服皆心喪而已後世漸文故為冠經衰裳帶屨以
飾於是斬齊功緦祖免之等三年期九月七月三月之

別然後情文稱而恩義至矣蓋喪服之制上取象於天下
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故再期之喪三年期之喪二年九
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遠者象
閏近者象時則凡在天地之間者有變易矣此喪服所以
立中制節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則三
年之喪固孝子之所以自盡也宰予欲短之而孔子非之
則至期不可以期斷也荀卿與三年問皆謂至親以期斷
而以三年為加隆如此則是期為喪之盡而三年為禮之
加也與孔子之說戾矣禮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氏謂
冠即白布冠今喪冠也然則太古之冠吉凶同色其服又
可知也容齋隨筆云宰我以三年之喪為久後人以為
議殊不知其由衷之言不為詐隱所以為孔門高弟也魯
悼公之喪孟敬子曰勉而為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
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曰吾悔
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謂勉強過禮也夫
不情之惡賢者所深戒雖孟氏之不臣寧廢禮食食不肯
不情而為瘠蓋先王之澤未遠故不肯者亦能及之

飽食終日

原旨張橫渠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厭為與下
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此言誠為警切
朱子語類問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頃刻間無所用之
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為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

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總讀書心便主於讀
書總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
僻論語測曰終日無所用心何以為難也難以立德立
身也有俛焉如不終日爾也終日云者猶緩其辭云爾心
雖一息不用不可也何以不可也一息不用則人之生理
息而心死矣聖人何取博奕也甚不用心者之不可也猶
賢云者不必賢之也然則用心果可以為聖為賢矣乎心
貴於善用用之不善焉猶甚於不用也世有錯用其心而
不足與於道者矣何以為善用也用而無用用之至也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紫陽子以為節度明道以
為不用絲毫人力白沙子以為自然是之謂善用其心

飽食終日

卷之五

四

口義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到博奕使用心然則終日之
間心從何處來無他用與不用耳人若能回頭轉腦都如
博奕之用心則虛靈知覺無處不到戒慎恐懼無時不然
入聖亦不難矣此是一箇提醒人心的大機括孟子引好
貨好色之心達於天德亦此意

君子尚勇乎

淮海近語曰義之所發即是勇正氣也知有勇而不知有
義容氣也蓋勇自義發則勇自集義而生是有德性上來
的故為大勇不必於勇而自無不勇者也小人反是初
問云勇是血氣粗處義是鎮靜血氣的精微處原旨子
路曰君子尚勇乎問得來粗夫子以為亂為盜答之應處

亦粗此必初見夫子時事也及問強而夫子答之則先之以南方之強而終之以君子其進之矣

○君子亦有惡乎

朱子語類問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室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室而不敢果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為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為其逆也惟其循理故惡勇而無禮者為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為其冥行也此

談錄

卷之十一

中五

惡不善之心亦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之有問恐其專以惡人為心則反有害故又從而叩之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 雲峰胡氏曰聖賢之所惡若有不同然子貢所謂微訐者因夫子所謂稱人之惡與訕者而推之也所謂不遜者因夫子所謂無禮與窒者而言之也 淮海近語曰夫子與子貢之所惡言雖不同而理無二致可見聖賢之公惡皆不失本心之正不枉是非之真耳微以為知即果敢而窒者不遜為勇即勇而無禮者訐以為直即居下訕上稱人之惡者 疑問云隱惡是忠厚之道而好稱之居下有承上之道而故訕之勇貴禮節而憑恃其血氣果

最貴通達而窒塞其胸襟此四項人皆由理路上不明白故妄言妄動害世道人心不小知者天理之明覺只是工伺察却自以為知勇者天理之奮迅不孫只是無忌憚却自以自勇直者天理之正當訐只是善攻發却自以為直此三項人所見所執完全於理相背戾認殺是自家好處其害於世道人心亦不小聖賢所以深惡之 原肯云居下流本是制行卑污的不但是在下位訕上乃在上者無是事而訕之訕之者稱惡而損其真也若是律以已正而言及時事亦不可謂之居下流而訕上 劉邵人物志曰純訐性遠不能公正依訐似直以訐訐善故曰直者亦訐訐者亦直其訐則同所以為訐則異何以別之直而能溫

談錄

卷之十一

中五

者德也直而好訐者偏也訐而不直者依也 孫抃疏曰臣觀方今士人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楚語沈諸梁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矯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矯下之則懼矯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 前漢紀荀悅曰夫近內寵嬖近阿保御監之為亂自古所患故尋及之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性不安於道知不周於物其所以事上唯欲是從唯利是務飾便假之容供耳目之好以姑息為忠以苟容為智以技巧為材以佞諛為美而親近於左

右記習於朝夕先意承旨因問隨隙以惑人主之心求瞻其私欲慮不遠圖不恤大事人情不能無懈怠或忽然不察其非而從之或知其非不忍割之或以為小事而聽之或心迷而篤信之或眩曜而不疑之其事皆始於纖微終於顯著反乱弘大其為害深矣其傷德甚矣是以明主唯大臣是任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請求之事無所聽焉甘醴有鴆毒藥酒有治病是故君子以道折中不肆心而縱體焉唯義而後已皮日休曰孔父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夫女子之忠貞義烈或聞於一時小人之奸詐暴亂不忘於一息使千百女子如小人奸詐暴亂者有矣

難養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七

使千百小人如女子忠貞義烈未之有也疑問云難養即難看待之說不孫即奢則不孫之不孫怨即女德無極婦怨無終之怨到不孫全無名分了到怨無不為之矣所以君子看待此輩人全要自斟酌在不遠不近之間易曰畜臣妾吉又曰得童僕貞人君處宦官宮妾尤當三復於斯言胸間四書說云聖人言其難養者欲人思所以養之道非真以為難而委之於無可奈何也宋史程珦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可謂得養女子小人之道矣

〇年四十而見惡焉

曾子云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徙旦

就業夕自省可謂中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年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大全厚齋馮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怠少能精進故古人以四十為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斷也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為有為之言雙峰饒氏曰古人多說四十如四十不惑四十不動心四十五十無聞之類蓋至是血氣盛極將衰之年於此無成則亦已矣後生不可不痛自儆省也一說四十者道明德立之時也而惡行見焉是終於惡矣絕望之也

難養

卷之二十一

四十八

論語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

楚辭惜誓云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 晉書韋謏曰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為名賢之首 兪州劉記云去易也奴則難死又難死不倍仁易奴則難去又難路

微子去之

史曰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所謂遜于荒者直亦盤庚之出避荒野以自免於刑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 海錄碑事箕子被髮佯狂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溫公曰孔子曰商有三仁焉蓋孔子之前為比干者則非微子矣與微子者則非比干矣為箕子者則非比干與微子矣至孔子然後知三子者皆仁人也 延平答問殷有三仁焉和靖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為所當為惟仁者能之熹未見微子當去箕子當囚比干當死端的不可易處不知使三人易地而處又如何東坡云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舊云刺于王子不出我乃顛隤是以二子或去或囚蓋

居可疑之地雖諫不見聽故不復諫比干則無所嫌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如此是避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論仁不亦遠乎熹按此破東坡之說甚善但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王元子以存宗祀為重而背國也比干三孤以義稱君以存人臣之義而非要名也箕子天畀九疇以存皇極之法為天而非貪生也熹恐此說亦未盡善如箕子一節尤無意思不知三人者端的當為慶當如何以求之 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為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爾比干即以死諫庶幾感悟有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後來適然爾豈可相合者致仁人之心不營微耶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

微子去之

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胡明仲破東坡之說可矣然所說三人後來事相牽何異介甫之說三仁恐如此政是病處昏了仁字不可不察 通義朱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偶然不衝紂之怒不見殺耳非有意於為奴也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句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 原旨或曰三子之心何心于去而何心于不去何心于死而何心于不死皆仁也小註謂

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去者非忘君皆不足蓋其去其生其死皆由紂而不由三子當時紂偶不殺微子箕子微子箕子難說我定要死紂既要殺比干難說我要去要囚如小註則其去其生其死皆是三子自家揀擇如何可通只是三子遇難有幸不幸其心同一仁也 愚按小註所言固不是然詳玩本文所記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分明是三人自處如此書微子篇亦曰商其論喪我罔為臣僕是箕子以囚處其身又曰詔王子出廹則是以去處微子三人雖非有所揀擇然當時三人所處必有不同或是微子當去箕子當不死比干當諫所以如此故夫子同許其仁今從千百世之後懸斷於千百世之上

談經義 卷之二十三

三

亦當處心觀理要不可以執一論也 明儒經翼曰殷之三仁雖同但去者死者俱易為奴獨難佯狂受辱最有生意箕子道大如造化元氣之旺雖箕土上亦發生意惜乎紂違天命已極 心問曰夫子丰仁之稱不忍也無私也知有君國而已也慈愛惻怛誠不忍見宗國之滅亡而眈眈懇懇滿腔皆惻隱之心認得祖宗生我與紂為子孫時真是一體而分何忍見其如此 疑問云仁固是忠君愛國然要求此心之無愧耳書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一自字一人字下得極妙惟自靖故人可自獻見先王於地下是之謂各全其心是之謂三仁

柳下惠為士師

魏書曰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

胸間四書說云士師刑官也主刑者民之司命一有不直則當死者不死當生者不生民無所措手足矣豈細故哉故下惠為士師惟知直道而行雖三黜亦不之去 疑問曰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故三見黜其所云云然已所以不去的本意見得此道決不可枉父母之邦自不必去此可為萬世臣人者法 講錄曰柳下惠仕魯時三家漸已用事刑獄必有不平處惠不曲法以徇之是以常常見黜三字不拘定是三次直道枉道泛說不專說治獄直道難容見得無可去枉道易合見得不必去

齊景公待孔子

談經義 卷之二十三

四

原旨云孔子自度方謂期月而可三年有成而晏子乃謂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能俟也 講錄云若季氏二句是待之之禮不誠吾老矣二句是用之之意不決孔子行固重在老不能用然亦承季氏則不能來

齊人歸女樂

前漢書五行傳云定公十五年正月饕餮食郊牛羊死劉向以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舉惡如彼親用孔子為夾谷之會齊人來歸鄆諸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為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 後漢書蔡邕曰齊人歸樂

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微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 蜀志秦宓曰定公賢於九女樂而棄朝事之註曰魯定公無事可稱也 舊唐書褚遂良傳史臣曰齊人饋樂而仲尼去戎王溺妓而由余奔婦人之言聖哲懼罹其禍 樂書云考之天文翼星近太微主能倡命之曰天倡則優倡之徒雖上應天文特擾難子女之新樂而已非先王之樂也昔夏桀大進倡優為漫爛之戲齊侯盛陳優倡秦宮中之樂君子必欲如法而深誅之者為其傷風害政莫甚焉其故也齊人饋魯而孔子行豈非詩所謂庶姜孽孽庶士有暵之意哉 意林云齊景公惡仲尼為魯政梨沮曰去仲尼如吹毛耳乃使遺魯女樂景公怠於政仲尼諫不納而之齊 鶴林玉露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諛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以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諛妾為諸侯妃慶梁之官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亟走余謂齊人但欲盡魯君之心君心既盡則所謂急於政事聰諛嬖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收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樂於夾公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

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華解韓曰上段孔子行是去齊來魯也下段孔子行是去魯之衛也孔子惡季氏患其強不能制故出行他國 大全雙峯饒氏曰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字畢竟是歸其女樂於魯君相皆有之不是專獻於桓子三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季氏想是他既自受又為定公受之 講錄曰女樂通宵千綾不惜冠裳公亦不能無損江湖日汎散樂遺朝鐵崖子之所損尤多矣大抵此事不惟損却德業亦且損却壽命司空圖云六龍飛轡長相害更甚乘危自著難真可懼也若韓魏公盡遣女樂而曰令人心勞仁宗命速押女口出東門而曰若見其人恐亦不能出以此一為賢君一為賢相德業壽考幾何能及哉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楊子曰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人何慕焉 楚辭惜誓云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埜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 文選賈誼云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隆微兮搖增翮而去之 銑註曰鳳皇喻賢人也言鳳皇高飛下覽有聖人之德者乃下而見於時也賢人亦擇明君乃事也 潛夫論曰鵲鴉群將終日不休亂舉聚時不離蒿茹鴻鵠高飛雙別中離通

千違萬志在陂池驚鳳翔翔黃歷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隨
風而飄飄時抑揚以從容意猶未滑喑然長鳴歷號
振翼陵朱雲薄井極呼吸陽露曠旬不食其意尚猶嘖嘖
如也三者殊務各安所為是以伯夷採薇而不恨巢父木
棲而自願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度 後漢書陳留
老父曰龍不隱鱗鳳不藏羽 吳志吾粲曰夫應龍以屈
伸為神鳳凰以嘉鳴為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
哉 唐人學官碑文云聆鳳衰於南楚歌雉噫於東魯
年子曰僻非以管閭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鷲之分而
刺仲尼皆號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弦
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

卷之二十三

七

之不明矣 講錄曰楚狂是陸通接夫子之輿而歌夫子
下車欲與之言想是言事君之義救民之仁楚狂知得必
不相合故趨而避之以滅其迹夫子遂不得與之言也
原旨云欲與之言亦只是鏡中看花未知所言者何事
荅問編曰鳳兮二句是言其不能隱往者以下言其猶當
隱可追言可追向日之失也夫擬之以鳳而識其德之衰
諷之以去而猶懼其禍之及亦賢矣孔子欲告以出處之
義使彼悟已者之為非殆者之可挽而乃趨而避之不得
與之言是夫子有心於楚狂楚狂無心於夫子矣 白沙
先生文編云沮溺接輿輩後人溺于富貴者見孔子道他
不是却以藉口如何得他首肯他雖偏過于高後人偏於

于汙他猶不失為漸之上九後來藉口者却是晉之九四
一則鴻漸于陸一則晉如碩鼠何異雲泥之相隔耶
長沮桀溺耦而耕

後漢書蔡邕曰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
通義慶涼輔氏曰天之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
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
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為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
道又備盡於已舉而措之易亂為治易危為安固必有自
然之應而天果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
下已平治則亦何用聖人以易之哉 禪喜集云人皆趨
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為之 講錄曰夫子使子路

卷之二十三

八

問津雖是不知津而問亦是接引之意子路曰為孔丘長
沮豈不知是魯孔丘而復問之者意以天下無此奔走四
方之人只有魯之孔丘在四方奔走若是此人必知津處
也子路曰為仲由桀溺復問是魯孔丘之徒者正要說他
孔子是避人之士為其徒者無益也滔滔然天下皆流於
無道矣雖欲易之為有道誰肯用而與之易乎 原旨云
是知津矣四字含蓄有味桀溺比長沮之言發露始盡夫
子只就桀溺之言反之而長沮亦因以見吾非斯人之徒
與而誰與便見聖人容受天下之量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便見聖人幹旋天下之權 程氏外書云桀溺言天下衰
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

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為時無道故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為之故其言如此杜靜菴曰滔滔形容無道之狀如水之流而不反愈過愈下也誰以易之言舉世之人皆無道誰人任用聽服你犯與你變亂為治也疑問曰世之有道無道豈非天行之數而聖人悲天命憫人窮欲與斯人共易之正如方餌之設所以拯疾病也當危急存亡之秋而有一人者最諳其方術而袖手以旁觀可謂仁人乎其所以竭力拯之而必求其濟者正欲以起之死而回其生也若曰此其疾已亟矣而其人不復受醫雖投之七劑何益曾不如庸醫望之而却走者之為難維卷之二十一得則岐黃之術其將為無疾者設耶夫子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蓋如此時人者之此不可則去之彼之謂避世者知世之無道而絕人逃世之謂鳥獸不可與同群二句應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二句天下有道二句應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二句鹽鐵論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聞大夫妬孰合有媒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知其不可如何然惡能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適蔡桓魋害之適楚子西謗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明儒經翼曰孔子周

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文清二谷嶺南集云周公之勞望之心皆非聖人之得已也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南游會紀曰予謂孔子與舉世相接故不能人人之必進此道也遇其邦君卿大夫而得一二人焉而學明於上矣遇其凡民之父子弟而得一二人焉而學明於下矣問聘之所及光輝之所見故發掖引之機在鄉滿鄉在國滿國未嘗一日不與人相接固以此明易天下之道也史記之知不足以及此謂往來列國皆以求仕至千七十二君而不可遇可鄙也已卷之二十一子路從而後路史曰方子路之遇丈人而問之也固非真索夫子也識其素隱而託其辭以問如亦能知有吾夫子之道乎否也丈人者固亦察夫子路之間非索夫子故亦設之辭以應而植其杖以芸焉子路識之於是為之拱而不去而丈人者果為子路一拱所動夫以一拱而動其心則非絕無人情者也止宿具鷄黍則非絕無友愛者也見其二子則是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皆森然具在成不得而廢矣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是生於世者顧得不櫻夫世而絕人之情乎夫子隱使反見之蓋亦

見其所謂人之情者具在而未嘗茂也 案按子孔子過
漁父父杖擊逆立而孔子曲要磨折再拜而應于路怪之
孔子伏軾嘆曰甚矣由之難化也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
賢不尊非仁也于路之拱大人豈至是而化于夫子與
文選應休璉書曰追蹤大人畜雞種黍注曰言追蹤此丈
人乃養雞種黍以為田家事也 漢書鄭朗曰脩農圃之
疇畜雞種黍 南齊書高逸傳云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
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敬雞黍之客 講錄曰丈人殺雞
為黍正見他田野的氣味見其二子又見他父子的團圓
此意是動于路之隱 空同子曰隱是器之反隱者惡器
之賊已于是恬而不焚潔而不溷清而不塵凡以破器保
其心故 卷之十 十一
寂耳而不知其非通之中也蓋寂置不於其迹于其心故
處焚而恬真恬者也處溷而潔真潔者也處塵而清大清
者也此通之中也隱者知之乎 石渠意見補缺云註謂
于路述孔子之意如此又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于二
字以此為于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意見以為詳
其文義而路下當有反于二字為夫子之言也為是不然
于路不見隱者而回向何人述夫子之意而言之如此
原旨云行義與行道不同道有時而不行義則無時而不
當行故雖濁亂之世而綱常倫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若
曰道不行矣而遂廢君臣之義則三綱九法數乾坤將
毀而人何以自立也 李蕭遠云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

義不以利冒其官也 翰註曰古人所以入仕者以官為
行義之本不以祿為利而貪其官位也 朱子語類問集
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未
云亦非忘義以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兩
意只是一意總說義便是提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
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為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
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總說不仕便却無了這義
范時人說此段只說道合出仕纔仕便是義殊不知所謂
仕不是埋頭一面只要仕如孟子說所就三所去三與孔
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雖是未嘗不
欲仕亦未嘗不顧其義之如何 講錄曰長幼之節不重
因其明而通其蔽只重君臣之義行義亦只重不潔身說
倫上不徇利忘義是餘意然道既不行却又要行義何益
也蓋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
行而義亦未嘗廢矣 只義曰義是我性中道理君子之
仕只是吾心之理自有所不容已所謂無所逃于天地之
間者 困學紀聞云沮溺荷篠之行雖未能合乎中然唯
孔子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
汗眈世俗殉利亡耻繫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
逸民
后漢紀袁宏曰夫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員行方止器之異
也故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員之用

物誠有之人亦宜然故肆然獨性不可襲以章服者山林之性也鞠躬履方可屈而為用者廟堂之材也是以先王順而通之使各得其性故有內外隱顯之道為末世凌濫治亂多端隱者之作其流般矣或利競滋興靜以鎮世或時難連遭處以全身或性不和物退以圖安或情不能嘿卷以避禍 荆川集云余讀論語見所稱古逸民夫逸之為言隱也彼其事汗君而為之士師至于三黜而不肯去與其斷髮雕體以君長於蠻夷偃然有南面之尊可謂漸染於顯榮而孔子至以匹於讓國餓死之人而謂之逸民何耶蓋此數人者其脫於聲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滯焉則同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者則心與迹并其所謂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識耳 蘭暉堂集云予嘗謂學士先生之于世也雖靜躁殊執取舍異途然大約可知矣道巖穴者絀朝市甘富貴者羞沉淪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信哉嘗比而論之不實之士絕塵高蹈蟬蛻于塵埃彼其視世若垢也故踰然而自清雖失其中行然志意足高矣至於貴顯廟廊邈焉山林之思則將浮沉淪忍局促案區營營與利馳逐也顧身沒而名不揚諺曰注瓦者工注金者蒙何者得夫愈厚則內視益眩也今之縉紳樂仕者亦往往雅志山林至命以自謂然矯易去就則相違遠矣豈所謂道不同者非耶古之哲人行泥而乘雲身處煩囂之中神馳劍曠之域豹隱龍翔鳳覽蠅屈得時則行知

難則退翩翩居直其于富貴巖穴無有也故能揆道豫慮抗志潔身垂休而譽無毀矣豈若牽帶擦忽入而不出如世之為沾沾者哉 中玄問辨錄問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然歟曰非也逸散也亦安也猶俗所謂自在人者也逸民者超然物外無拘繫之散人不在常格之中者也亦高人也 石渠意見補缺云聖人於伯夷等六子作三等而品題之而獨不評論朱張者可見逸民之稱此七子者蓋傳自往昔非始於孔子也若始於孔子孔子何以不知朱張之為人而不評論也 淮海近語曰謂之逸民非專是隱遯者但皆是不遇於時之人所以先記伯夷諸君子而以孔子終之也夷齊之所可者在不降志辱身而降志辱身其所不可也柳下惠必連之所可者在中倫中慮而隱居故言其所不可也虞仲夷逸所可者在隱居放言而不降志辱身其所不可也諸子雖各一其可然揆以聖人之中道則不能焉以教子皆有意必固我之心也聖人之心統會斯道之全体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只是以理處事而不以事拘已時在於可則從而可之或可之中而又有不可者存則從而不可之非若諸子之執于可也時在於不可則從而不可之或不可之中又有可者存則從而可之非若諸子之執於不可也此所以異於逸民也 疑問云數子之逸雖曰為世所遺然不無自遺逸之意一有自遺逸之意胷中即有不可非所稱天民大人矣故記者冠

以逸民二字夫子所謂無可無不可五字成文妙在惟其
時逸民有司有不可理人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者不
先主逸字於胷中也要認得明一着仕止久速便非夫子
語意 荅問編曰首節只是記者因夫子列逸民之行而
先紀其名中三節不是漸詞只夫子詳述其行而贊之至
末節方以已意斷之蓋抗志當年流風沒世若逸民者寧
不令人景仰然而不準于中道則矯激之夫將奔走焉故夫
子錄其卓絕尤異者而因以自別若此耳 抱朴子曰言
不降者明隱逸之為高也身不辱者知羈繫之為滯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慮對倫而言論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
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
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為中我之思慮者
誤矣 原旨柳下既仕矣而何謂之逸民蓋柳下惠雖仕
亦與不仕一般總是隱逸這邊人 講錄曰柳下惠少連
降志辱身不重只重言行二句惠辭氣雍容直道以事連
以東夷之季為夫子之所善則其言中倫行中慮而異乎
他人之降辱者可知矣順理而有序為倫人心之同然為
慮其斯而已矣重取之之意不必說此外無可取也 疑
問其斯而已矣應上降志辱身句九世之降志辱身者一
向潦倒不知名節道義為何物二子雖降志辱身而言行
必依名節道義中倫中慮是亦尚志潔身之流也所稱逸
民者其在於斯乎而已矣者二子無別行外此亦無以見

二子也 論語淵曰虞仲夷逸何以隱居也約居也何以
放言也大言也何以身中清也隱居者獨善身也非道之
全而得道之清也清以潔身也何以廢中權也放言者自
廢棄也非道之經而得道之權也權以避難也 講錄曰
虞仲斷髮文身裸以為飾夷逸云吾登則牛牢服祭以耕
於野不忍被縵公廟而為犧便是隱居放言隱居放言者
行未必中慮言未必中倫然身中清廢中權則亦不悖乎
道而與他人之隱居放言者異矣廢是放縱而令人廢之
時當廢棄亦是知變通者故為中權權字不要說得太好
一說仲雍嘗治吳為君恐不可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之
事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為序
次于夷齊之後恐先儒自有所據耳 後漢書范曄論曰
漢自中世以下閱監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為高
士有不談此者則若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惛而
其風愈往 淮南子曰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
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
拙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
以其能龍變也今操操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
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 抱朴子曰夫
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爭次猶火升而水降也
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可可強乎
後漢黃忠曰事異昔人而欲速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

可師何必首陽 後漢紀袁宏曰布衣韋帶白首不仕者
有矣結髮嬰冠老而不退者有矣此二途者古今之所同
也父而安之故無中立之地焉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
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往而不反則能執意入而不出
失遠矣古之為士將以兼政可則進不可則止量分受官
今極則身退矣故於仕與不仕之間有止足焉不仕則枯
槁矣進仕則負累矣若能仕能止者在於可否之間不同
心乎 困學紀聞云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
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通儒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
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 蘇子由曰聖人之
道處於不可不為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
窮 蔡元 卷之二十一 五
可窮矣 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 通
義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
可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
言其不存乎心也 蔡虛齋家引曰七人皆有可不可不
可分孰為可孰為不可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不以事言若
事則當自有可不可在 講錄曰我則異於是只云與他
不同不是勝過之說 初問云無可無不可處全要識得
夫子之所主其任且久也為世道其止且速也亦為世道
若於此處無所主則是與時浮沉的人隨波逐流風靡草
偃鳥足以為聖 原旨云有可則有不可有不可則有可
夫子無可也而安得有不可無不可也而安得有可 解

醒編云不可不只是是非二字夷齊諸人皆偏著一邊以
清為可者即以非清為不可以和為可者即以非和為不
可皆以有我之心與之也聖人無我惟以不可不可之事付
之天下而不以不可不可之心先主胸中所謂無適無莫是
也不可以仕隱分不可不可 四書心攷云伯夷叔齊虞仲
夷逸道之偶也分而為二也故有可有不可偏而滯也孔
子者道之奇也合而為一也故無可無不可圓而神也
古今佛道論衡云魯孔子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
王制作經典訓誨周世教加來禁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
有逸民如許成子廣成子原楊子列子老子莊子等百家
諸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曠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淡泊事
無 蔡元 卷之二十一 五
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世化民之風是以古人特為滯陷
蓋此之謂
太師擊適齊
舊唐書音樂志云虞廷振干羽之容周人立弦誦之教洎
蒼精道喪戰國塵飛禮樂出於諸侯雅頌淪於衰俗齊竿
燕筑俱非皷鐸之音東丘西琴各偏哇淫之狀乃至播鼗
入漢師擊壤絃延陵有自節之譏孔子起聞韶之歎 案
太師擊孔安國以為魯哀公時人鄭康成以為周平王時
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游散
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師擊以下八人於紂
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舞者太師疵少師

璫也古今人表亦列此二人于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為一葉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又似厲王時人也 樂書曰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師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塤箎管弦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則掌律同聲音以教六師之類太師之職也掌六律摯音之節與其和以教絃歌之類少師之職也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則鼓方叔鼓人之職也摯鼗掌播鼗眠瞞掌凡樂事擊子頌磬笙磬則播鼗武鼗瞞之職也擊磬襄眠瞞之職也古者以樂侑食凡食三飯一侑大食三侑今奏鍾鼓則凡飯異樂每樂異工故千則亞飯之工也缺則四飯之工也

周襄之末禮樂出自諸侯而天子與諸侯夷當是時也先王之澤決於人心者猶在不得其職則去非特賢且貴者知去就之義雖樂工之賤亦與知焉案白虎通曰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今曰四飯則知非諸侯之官矣大全雙峰饒氏曰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汪氏曰記此篇者在齊歸女樂後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用矣奔逃駭散無一人留樂工皆去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絕如此其深有感也夫蔡虛齋曰不言初飯者或太師少師掌之或當時無其人

或其人不去必有掌初飯者 初問單說樂官何也樂有
治世之音有亂世之音於治道最切當時周衰人心日入
於邪且蕩矣妖淫愁怨之聲此時必多新聲代變古樂必
亡太師亞飯之類皆不為世用故盡去記者於樂官之去
而悉記之其善觀治道污隆乎 原旨云師摯為樂官之
長而干也繚也缺也皆侑食者也方叔也武也陽也襄也
皆司樂者也適齊為去魯之侶而適楚適蔡適秦也皆避
地者也入于河入于漢入于海也皆避世者也適者于此
不可則之彼之意入則終身焉而已也 疑問曰此傷魯
之不可為魯也太師而下樂官也樂官之在魯職亦微矣
而其相率以去也書之曷以詳蓋樂為魯君設非為三桓
設也君不能日舉以樂而其臣僭焉如樂何故太師先之
諸人競從之而去不可挽然非其官之罪也故書其職非
其人之罪也故書其名非其心之忘魯也故書其地樂職
廢而他可知矣樂官去而他之去又可知矣魯之式微也
可勝道哉 鶴林王露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
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
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
服謂之猴部頭朱溫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
溫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周公謂魯公

筆解韓曰周公戒伯禽多矣仲尼獨舉此諷哀公不親信

賢人爾施當為地言不弛慢所親近賢人如此則大臣無所施矣謂施為易非也李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謂他人易已之謂是親戚之親吾謂作親近之親為得呂氏春秋曰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利在利也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雖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也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以周公大聖之後故郊祀配天一如天子之禮潛夫論曰人情莫不以已為賢而欲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魏志杜恕曰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孫奕示兒編云

義經

卷之二十三

七

人才則大臣小臣皆效其忠貞之節所以為周室之輔而永先人之祀者在是矣古言魏莊渠先生言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不知此何所據蓋據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故云此直述魯之有侯自伯禽始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留王朝不魯故魯父嗣侯於魯豈有武王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康侯少弟尚已封衛周公四弟又開國元勳乃不封直至成王乃封乎王曰叔父是成王稱周公也必武王時伯禽尚少留侍世子至世子即位後而遺之之國伯禽決非始封之君路史云嘗學論語及微子之篇見其著周公謂魯公之語而遂知孔子與三仁八士之心然後三嘆孔門弟子善述聖人之志

義經

卷之二十三

七

求備也一人或過其可求備而去乎知是則接輿沮溺晨
門荷蓑有可得而議矣

周有八士

士翼云四孕而得八才天之興周乎一氏而產四凶蔡京
天之棄宋乎天豈切之然為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周文
其自興乎放賢狎佞諂媚侈害宋微其自棄乎原旨云
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熾記若特記于是篇之始末
以見商周興廢之故而曰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亦因以見
三仁之不幸而值其衰八士之幸而際其盛皆不為無意
云上章以魯初之事叙於魯衰之後此章以盛周之事叙
於衰周之時皆傷今思古之意疑問云此篇序得極好

談經苑

卷之二十三

十三

三仁之各全其心下惠之必以其道皆由於遭世之不幸
孔子志三代之英未嘗一日忘天下乃於齊不可於魯不
可去之他國彼楚狂沮溺丈人輩焉能知之天生聖賢非
使自遺逸而已也自遺逸如商周諸士豈不稱高潔於世
顧其中有不可意思非聖人之達節也故夫子說我則
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然顧瞻當世實不可為即魯樂官之
遠去可為一徵矣因想魯之所為魯既如此開創周之所
為周又如此培植彼一時何其盛而此一時何其衰孔子
不得什周公之道猶夫商周諸賢之遇其大可慨也夫

談經苑卷之二十三

談經苑卷之二十四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明人孫本林校

論語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致命

大全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
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
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無能
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
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原旨云見得喪祭皆言思而見

談經苑

卷之二十四

一

危獨不言思者蓋死生急迫之際頃有激昂慷慨之氣方
能致命一有徘徊顧念之心則不能矣所以着不得思字
初問曰人於死生義利關頭實心見得破於幽明始終
處實心有所感此是然有學力能壓倒死生義利融貫到
幽明始終矣非本體上極明白精神極透徹者不能子張
斯言務外之氣習畧覺消矣聖人臨祭便敬臨喪便哀
一體之心也良知之本體當然也子張多一思字便隔了
一層終是學力不純新唐書云張說直詣九姓詔宿帳
下或勸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
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

○執德不弘

朱子語類云魏才仲問執德不私信道不篤曰此須着下兩句此兩句似若相反蓋私是廣大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及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私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着下兩句私篤猶言私毅相似 大全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才然固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已而居之不私則輕喜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已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必或作或輟銳始怠終終必已而已矣 論語測曰何謂執德不私也凡有所得皆謂之執德然不能善自開大以極其全是不私也何謂信道不篤也凡有所聞皆謂之信道然不能深自體認以有諸已是不篤也何謂篤能為有也以言其執德信道似有而猶不私不篤也何謂篤能為已也以言其不私不篤似已而又執德信道也有無之間不能必其有無之實也 講錄云執德之私者全體此理也信道之篤者實見此理也若不私則所執只是一偏缺陷處多矣不篤則所信只在一時出入處多矣故曰篤能為有篤能為已 疑問云道德總屬心體心體中原無一物不具執德者何可以不私從心體中流出真切於日用不可更離信道者何可以不篤不私不篤惟託於道德之林其實於身心無所體認非大受之士真脩之士故不足為世之有無

○子夏之門人

孟子正交論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子各有門子張曰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偏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嘉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 蘇子瞻曰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為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 講錄云子夏可者與之此句說得是不可者拒之便傷於太急子張所聞不必拘是聞之夫子君子二句是述所聞說君子不拒人我之大賢四句又是以已意說不可拒人 尊賢重善是可者固與之畧輕看容衆矜不能是不可者亦不拒之要重看蓋為破不可者拒之說也夫賢何所不容是不必拒人不賢人將拒我則又不能拒人矣 初問云子夏篤信謹守規模狹隘然其言公是但拒字用了一層意不可盡以為非若夫子則曰毋友不如已者而已其氣象更平正與拒字不同 燕朋廢師君子慎其所與人者未必無遠損友之意却不云拒拒之云者似彼來友我而我絕之也便示人不廣 交與之游也友也有相親相往來相切磋意君子尊賢二句夫子是汎論君子處人胞襟度量與物同體有造化生育庶品包羅萬象之意於相交之義不切子張以此

論文却認差 隨巢子曰大聖之行兼愛萬物疏而不絕
則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衆知而
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也兼術
之術 大全雲峰胡氏曰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
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當拒而不拒
其交也不正 尚友軒臆言云擇友以嚴容衆以寬子夏
子張之論交不同意各有主夫子云泛愛衆而親仁義兼
之矣 明儒經翼曰知嘉善矣而未能矜不能將於天地
萬物一體之學得無猶有揀擇分裂已乎一體之內誰宜
分裂從何處揀擇 宋史趙師氏傳希問子夏子張所
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
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為優 楊用脩瓊語荀子
曰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兼然而終日不言是
子夏氏之賤儒也故曰枝必類本響必報聲 明儒經翼
或問子夏門人問交陽明子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
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士翼云交道之難久
矣燕朋狎友遠之猶能移人是故與其失於子張之泛毋
寧失於子夏之狹可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蔡邕傳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
故當志其大者鄭註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
通豈以為孔子之言當必有所據也 文子曰夫通於一

伎者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明說不可以廣應也 淮南
子做真訓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揚申商之於治
道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
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為獨擅之不通之於天地之情也
新唐書選舉志云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
燭州之餌垂海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 大全黃勉齋
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
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
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 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
而愈通小道致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
小道不屑用其心也 通義程氏復心曰小道須是就道
字上看方為親切農圃醫卜本屬伎藝然皆依道理而行
形而上者謂道形而下者謂器就他小道理上看亦自可
觀但他箇道理局在器上所以推拓不去 論語測曰天
下無二道莫非道也小道也者道之末者也如農圃醫卜
以至於百家衆技之流皆以一道而成章焉故有可觀也
然大可以通小本可以達末末技之小者不可以通乎遠
大者也農圃醫卜以至衆技皆古之神聖之所開物而成
務者也而云不為何也古之神聖立天下之大本而達之
于遠者小者也是以君子貴職大而務其本 讀書錄云
諸子百家皆有可取之言但欲句句求實用則有不通者
矣故曰致遠思泥

人多玩愒時日故無所知即使有知亦是前日有的不

能從事於此四者則心之德在此四者之中矣

博學與近思得無相妨否曰博學是大槩一齊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又切近而不汎也切問是切已的問不切已難問也無益游空夫嘗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云公是揀難的問是疑後問學者須識此意近思亦不是教人不求之遠求之近者自可以致遠求之遠者反道乎近而終無所歸也明儒經義曰省察克治之功所不能自己者如療病而問藥行者而問途莫非實事而非徒空言也故篤志好學則問無不切思無不近不學而問且思焉者雖即其身心之事猶為遙遠而況其遠於身心者乎故問之切不切思之近不近當于志之篤不篤者辨之

解醒編云博學而篤志二句是內外合一之學傳學審問是就事物上用功而其實不外於心篤志近思是就心體用功而其實不離於事物內外合一純然天理即此是仁初問云博學是事事學存天理其立志又精專所問所思又切近於身心不務茫蕩高虛之習此俱是勉勉循循實落工夫學者如此用功吾心本體自是完全常在腔子裏豈非仁在其中乎仁是心之本體是天理完全無欠缺也註中未及力行句不是但說學處則知行盡在其中腔門無一偏徒知之學近思錄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注云思慮玄遠而不循序漸進則勞心而無得即吾所知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思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齊語管子曰四民者勿使雜處處則其言訕其事易訕易變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新正錄云梓匠者居梓匠之肆以成其梓匠之事輪輿者居輪輿之肆以成其輪輿之事百工皆然君子則緣講習討論之學以致其道之精為省察克治之學以致其道之一所重在致其道一邊不致其道所學何事與百工居肆要成其事相似只順語氣直講而所謂二說相須之意自俗不必曰不學則如何不致道則又如何也如此則子夏當曰君子學而必致其道耳者

○小人之道也必文

通義程氏復心曰平聲是自然之文去聲是着意去文飾講錄云小人之過是一過也從而文之是一增了一過象山子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他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有計文飾到底要說他箇是字以此日流於汚下寧作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文過之人要作無瑕石耳何如不文者作有瑕玉耶

○君子有三變

大全南軒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溫而而厚也聽其言也屬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屬焉其為三變豈君子之強為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却其成就發見如此黃勉齋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氣和屬者義精而辭確論語測曰君子何以有三變也君子之德一而陰陽剛柔渾全者也其德一故非變也陰陽剛柔隨人觀聽之異而變化也是故君子至以比德玉一也溫潤而栗然其變化也何謂隨人觀聽之異而變化也望之即之聽之其觀聽之異也夫儼然貌莊也溫色和也屬言確也其變化之異也夫非天下之全德也

張維

卷二十一

十

其能變化如此淮南近語曰君子一心備中和之理其容貌詞氣之常皆是心體流行自觀者見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聖人只是不失其常上蔡語錄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初問云信是自家一段真真切切的誠意有愛民之誠意而後勞民則民於此信得過雖勞不怨不然鮮不以為屬已也有愛君之誠意而後諫君則雖逆耳之言君上必信得過不然鮮不以為謗已也此信只是我心上自家惻怛真誠凡有此心則我自信得過人必信得過我無避嫌人必於我無所嫌故勞民處不怨諫君處得行淮南近語

曰信而後勞信而後諫此子夏欲事君使民者當先立誠以為感孚之本誠者吾心之實理所謂信也此心實理施於民則為愛達於君則為忠信而後勞則我之信民信之矣故不以為屬信而後諫則我之信君信之矣故不以為謗然或又遇有當勞當諫之事而信有未孚於上下則將諉之不為乎大抵只無屬心只無謗心而以誠意行之就是先事臨事之信士翼或問曰君子信而後諫劉蕡傷於棘何如荅曰是時中官殺君易主如玩嬰孺於掌上所謂官闈將變社稷將傾事不可需矣夫拱手徐趾堂閭之矩不可以抹溺雖被髮纓冠可也

○大德不踰閑

筆解

卷二十一

十

筆解韓曰孔註謂大德不自踰法非也吾謂大德聖人也言學者之於聖人不可踰過其門闕爾小德賢人也尚可出入窺見其奧也李曰防閑之閑從木義取限分內外故有出入之踰孔註便以閑訓法非也况大德之人豈踰法耶大全慶源輔氏曰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戰兢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久近之間和子夏篤實以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可也之論此其所以不及曾子歟雙峯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已則不可但觀人不可實倫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小小節目或有出入亦

壞角之若律已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

可放過微有背理便成欠闕如何聽他出入得 通義仁
山金氏曰開謂如以木闌遮防人出入也律闌入法漢書
內之開中開若今勾闌也 陳潜室木鍾集云樊在出入
可也聖賢心密若大若小皆不令有小罅漏子夏功疎只
照管得大處小處不免走作故有此語便是開一線縫不
是盛水不漏工夫今人連大處走了又子夏之罪人 明
儒經翼或問子夏小德出入之旨鄭氏曰此正子夏悟后
語當其未悟時只在小德上點檢必信公果經硜小家當
故夫子以小人儒箴之及其悟也從大德上點檢而千變
萬化皆是先立其大故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出入正是
川流意思 論語則曰何謂大德天理之渾然於心者也
何謂小德天理之粲然於事者也何謂不踰閑也不踰矩
也何謂出入也反覆之謂也大德敦化而小德可以川流
也故時措之宜也 名公答問云子夏之在聖門篤信謹
守必不教人小德之可恕學者講出入二字不明多說出
字而不言入字以故失了本旨大意當云大德者小德之
主帥小德者大德之卒徒大德為立身行己之根本如大
將之守中軍固不輕出至於小德為之輔佐者時乎無事
入而在大德之內則大德為綱小德為紀大德為領小德
為袖固云可矣時乎有事出而在大德之外則大德立本
小德趨時大德守經小德行權用而不失其正乃所以翼
乎大德者也則亦何不可之有如孔子之於陽貨孟子之

於王驥過宋過臣在宋在薛之類皆有變通之道乃所以
見大德之不器而非固執之諒也主將用兵時有用正時
有用奇其義亦猶是也或云細行不必矜固為甚謬又云
當原其情而諒其心皆不妥帖 士翼云大德大體也小
德細目也皆自一事言之不踰閑則巨防設而有定體酬
酢之際因情與勢不泥于二端要之未嘗出閑也當時蓋
有好古而尼者子夏進之與若小德可以出閑害理之大
者門人必不錄也今人有行古禮者不合至誣其親子夏
斯言不虛矣 荀子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
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為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
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

呂氏童蒙訓曰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禮儀等學
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然後可
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
如此則是躡等犯分凌節終不能成 洞學啓蒙云灑掃
應對可至聖人事者只就灑掃應對中精察此心之体若
灑掃應對之節目童子皆能之矣 困知記云主僣倚則
臣僣委凡為長者冀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挾拘而退其
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
坐不立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此等皆
是粗迹感應之理便在其中只要人識得故程子曰灑掃

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若於事物上無所見
談玄說妙有何交涉 淮海近語曰子游譏子夏之教務
末而忘本蓋以小學為末大學為本也以本末為二物也
子夏將先後二字來發明他本末之說其所見自別聖人
一貫之道小學大學一而已矣不曾把此學分作兩樣孰
以為先而必傳孰以為後而倦教但學者之所至不同則
聖人之教自別如所至已深則以大學先之而小學不傳
如所至尚淺則以小學先之而大學在後若不顧學者之
所當先執定何者在所先而強先之不顧學者之所當後
執定何者在所後而強後之則誣之而已蓋先後始終一
以貫之唯聖人為然無大小精粗一齊並妙若門人小子
非聖人之比則不宜以此法施之明矣象山謂子游子夏
之言皆非再詳 以義云子游子夏之學俱是今本末為
兩段事子游之意以為教人以求就當教之以本如何專
把末教他子夏之意以為本末兼該是聖人教學者須
當先教以末後教以本其實皆非也本就在末裏頭精義
入神就在灑掃應對裏頭聖人教人都是灑掃應對下學
的事其精義入神待學者之自悟耳可以神會而不可以
言傳者也就謂末之外別有本之可言哉 原旨蔡虛齋
曰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學言之是差了蓋大學小學
可以分先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識見
高子子游集註依舊用本末是六據子游意耳此說甚是

蓋本末二字俱從本本者如木之有根也末者如木之有
枝節也相為貫通先有本而後有末如明德為本新民為
末是也明德新民可以分本末不可分大小大學小學可
以分大小不可分本末本先而末後若分本末則豈可先
大學而後小學乎 初問云施教必當有序學者終下手
豈能便入道只索從灑掃應對進退中打磨過來是管攝
身心收斂精神始事從粗粗功夫入門聖人則由一本以
發之一貫之妙不論小大本末矣 吳省菴曰道字以教
人之道言二孰字在教者心上看蓋教有先後之今而心
無先後之異 講錄云君子教人之道孰先傳者何曾以
小學之事為先而傳之也就後儀者何曾以大學之事為
後而不傳也但學者之所至有淺深有可教以大者有不
可教以大而且教以小者譬之草木自有大小之別若槩
以大者強教之是誣罔之也君子焉可如此彼小學大學
之事一以貫之而不分先後者唯聖人然耳門人小子則
去聖人遠矣安得不分先後而教之乎 漢書焉可誣也
誣字易憚字晉灼曰憚音誣顏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
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為能體脩之 蘇子由云
區以別矣如瓜瓞區之區 李師政論曰譬諸草木區
以別矣若實莢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名載於竹帛狀
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也若被三徑而蔓與七澤而
難剪充僕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此則草木之賤者也

若列挺千雲之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之及然蘇所不
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石之所數顧農夫之所務
去遺荷條之奮鋤值工輸之揮斧此則草木之天命者也
若藤蕩比質於松柏而惠若同氣於蘭芷翠陵寒而未渝芳
在幽而不已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蒺藜生而見惡枳棘多
而真茨在詩驗之比興以足茲而喻鄙草木之庸狠者也
若乃其真殊味千品萬形壤之所殖胡可勝名乃自然而
前蓋耳 朱子語類云醒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
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
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醒人則不待如此做也
子由古史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灑掃應對進退
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
如農夫之殖草木別為之區既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
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
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
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奪世非性命道德不
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况於灑掃應對進退
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
偽自是而起此子貢所謂誣也 龜山集云夫入德之門
有宜先傳者有宜後倦者其序不可誣也若灑掃應對則
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為之則或倦矣
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豈嘗離夫灑掃應對之間哉

所以然如何學
者皆如指諸掌
則之所以然則
下學上達二以
貫之之指不患
難矣

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復儻焉者皆
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仕而優則學
百川學海云此重在學也正恐其仕之優則廢學故先曰
仕而優則無廢於學又恐其學未優而入仕故次曰學而
優則方仕 程明道云君子之未仕也以學為始其既仕
也以學為終昔者仲尼之門輕許人以仕而重許人以學
由之果賜之遠求之藝曜人各取其一節而以從政許之
至其論學則不然哀公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四也好學
季康子嘗問於夫子矣則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
科之目如此其眾多而號為好學者獨顏子一人而已嗚
呼何其難也 大全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
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
之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源伯魯
之不說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
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
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
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對之辭也朱子曰
落去常疑兩句此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南軒張
氏曰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
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 朱子語類問仕而優
則學曰有一鄉人作縣尉請教於太守沈公云某欲脩學

先讀何書沈荅云公且去做了縣尉歸家去款款讀書此說亂道居官豈無閒暇時可讀書且如轎中亦可看冊子但不可以讀書而廢居官之事耳 荅問集云優字即優而游之之優學者須是識認這理透徹使圓融活潑之機不離吾身心應用之處則一段意思長是優游充裕見大心泰無所不足雖在蒞官臨民不失平生無意於學而自有其學也雖在陋巷窮居而感通孝悌孝友家邦無意於仕而自有其仕也非謂仕必優然後去學學必優然後去仕分作兩段工夫也 淮海近語曰仕與學是一理學也者所以立仕仕也者所以行學故仕優必學未嘗以仕而廢學學優必仕未嘗徒學而忘仕大抵學仕君子終身的工夫故曰君子之學沒身而已若說仕而優則學則仕時所作用者乃學外另一事耶學正在仕上發揮如今仕宦到宰相也只是箇大學士朝廷命名之意彰彰矣可見學是學仕是學只一學字便了盡豈可分而為兩塗哉 容春堂仕學齋記云仕而優則學古之道也今之仕而優者不執不以學為事哉學焉而不如古則不徒學而已古之學者為己此學之道也 何吉陽集云古也仕不忘學故其理達于官今也仕不忘官故其政反於道

○喪致乎哀而止

松憲齋言云喪致乎哀而止蓋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

是故慟悼哀之數於飲食者也齊斬哀之數于衣服者也致云者推而極之也五者一不至不可謂致欲短喪者鉤忍也然孝子之心曷窮故曰有終身之喪或曰而止者不可毀以滅性也論者因記禮之詞而譏其過高者未然也

口義曰成人有其親死而孺子泣者子云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以此見子游之言亦有病蓋哀是天性性是天理天理之中有等殺在其間故曰禮所生也致乎哀便不是了此事如何說得而止

○吾友張也

口義曰道者仁性而已何難能之有為難能便不是庸言庸行之常矣故曰未仁仁即性也 疑問云為難能也口義曰其所以為者有非人所易能也然而未仁蓋深病之之辭

○堂堂乎張也

論語測曰堂堂乎張何以難並為仁也盛乎外而虛乎內也何以盛外也外若堂也何以虛內也內無實也實也者仁也仁者人已皆立也故曰並仁 口義曰仁是根心者也務外之人聞人之言不能求諸心他與人言必非根心者也故曰難與並為仁矣 疑問云潛脩內養之士中常虛而外常不露與之並處不蒙其琢磨之益則可施吾琢磨之功末有不相須以成仁者堂堂乎氣象誰其輔之又誰其資之欲並與為仁難矣

○人未有自致者也

講錄云人未有自致者唯父母之喪哀痛慘怛乃真心之極致不能自已處夫子特以示人是要人識其真心也

此與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同意此不為喪禮而發是即親喪一事以提醒人自致之心彼不為孺子而發是即入井一事以提醒人不忍之心聖賢因明通教之教類如此乎字下得妙然有感動人處

○孟子之孝也

朱子語類問孟子何以謂之難能曰這箇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

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子豈不為難能 講錄云其他可能亦以孝行說此句輕帶過只重難能邊喜新進者以老成為不足用作聰明者以成意為不足行莊子之不改雖是其臣其政可以無改而要其心不忍忘父也難能重在心之不忍上 善者以不改為孝不善者用父以改為孝宣王承厲王之烈改之而周室中興其誰曰不孝紹熙治熙豐之法不改而宋轅北矣其誰曰不孝莊子之孝哉 新唐書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擢李紳逐為端州司馬章處厚上言

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尚當後假法成惡改之莫況被讒乎 困學紀聞云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為獻子石林謂獻子為穆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不致堂取蘇說而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筆解韓曰哀矜其民散之情勿喜施其刑罰是其旨矣李曰家語云魯人有父子訟者孔子為司寇同牢獄繫之父子皆泣子曰上失其教民散久矣皆釋之此有以哀矜其情不喜施刑罰之驗也馬謂勿喜得其情失之矣 尚書大傳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也 鄧析子曰凡民有宰審為盜者有詐偽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于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

民無厚也 小荀子曰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棘槐以斷之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慎之至也 後漢書范曄論曰曾子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宋書良吏傳云豈徒吏不及古民偏於昔蓋由為上所擾致治莫從淮海近語曰上之立教欲以免民於刑也其明刑所以弼夫教也教立則刑措矣教之立在乎其道道者民所共由之道也可使民由之道也惟失其道然後教不立教不立然後刑罰用焉是犯法者雖在民而所以致之犯法者則

何月不惜何甚
在上也民既犯法則士師乃執法之官以為天下之平必
得民所犯之情而後是以定民所犯之法大凡執法者患
在不能得民之情是以不能得法之平苟得民之情則喜
笑尚能憫民之散惻然動哀矜於心耶故曾子告陽膚欲
士師治獄知反其本也哀者哀上之失道致民散也矜者
矜上之失道而民散致犯法也蓋治獄固期於得情而未
嘗以得情為足以盡治獄之道方將以民之犯法為已幸
教之不立為已病必以道而教民使民遷善遠罪刑期於
無刑而後為人上之責盡矣若局局於得情而喜此一獄
吏之能為是以語君子之待斯民哉 中玄問辨錄云上
之不失其道也美若曰富之而使之庶恥生教之而使之

嚴整竟

卷五十五

三

禮義明則從善也輕可措刑而不用故無訟之本也已若
是而猶有兇頑不可以化敢於犯法者將公哀矜之乎曰
何為其不哀矜也志不忍之心而已其罪在彼法則不可
容也 盡心集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
有數說更與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持
姑息以惠姦惡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
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情之不平
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數
者之患則罰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善矣乎在
上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
而審度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

訟為本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名
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紂之不善

風俗通曰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
以無為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
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曰無道如桀紂此不勝
其惡 淮南子繆稱訓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
之惡千歲之積毀也 文選潘安仁詩曰紂之不善我未
之必 良注曰人稱紂之不善者亦太甚我未必信之
應休璉曰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文苑英華李邕曰
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播而毀者激庸主也 史通班生云

嚴整竟

卷五十五

三

安有據婦人臨朝劉向又曰世人有殺父害君桀紂不至
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特
非厚誣者乎 初問云居下流不惟人以惡歸他雖自己
之惡日聚矣良知之體不醒則眾欲愈攻之本體愈落陷
逐至埋沒而已所不善皆不自知敢作敢為一切傷理害
義之事日眾日廣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疑問云此不是
為紂紂解見得下流決不可居一居下流已自益墮落埋
沒天下之惡公皆歸之所以人心當時加警惕 大抵書
傳所記桀紂之事多出模倣如世紀等倒拽九牛撫梁易
柱引鉤中索握鐵流湯傾官瑾室與夫瑤臺三里金柱三
千車行酒騎行炙酒池糟丘脯林肉圃官中九市牛飲三

千丘鳴冤哭山走石泣兩目並出以人食獸六月獵西山以百二十日為夜等事紂為如是而謂桀亦如是是豈其俱然哉又汲冢古文冊書云桀飾傾宮起瑤臺作瓊室立玉門而淮尸二子乃云為象廊玉林至謂其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植柱槁而鑄裂容臺搖而掩覆群大偉而入淵承衛虜而席隕美人挈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塵炭內闕而不歌飛鳥鐵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注水田無立苗路無莎蘋金積折旗壁覆無理韓嬰詩傳更謂糟丘是望十里管于言女樂三萬晨譟端門而聞於三僊豈非過其之言乎

史略

史略

○君子之過也
蘇軾論
淮南子曰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過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益於善 玄真子曰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違對而月朗又曰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 弘明集何承天曰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缺 路史曰食更而日愈明過改而人益聖此聖人之所以不責無過而責改過善改過者聖之資也始雖昧而今明初雖愚而今咸吾何尤一過改而一慧起矣 大全樓峯饒氏曰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更無惹絆或問君子如何獨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此心猶有分毫私累

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 初問云過與惡何所辨無心有心而已初過時出於無心纔着意要文過便已成惡了是心體上加一層障礙便至卷成此過留滯胸中不拔去病根不謂之惡而何故惡字從亞從心上加心亞心也日月至明到食時不過頃刻障蔽終不為日月之累君子之過出於無心非頃刻障蔽乎只為君子原無心故有過時不加意掩護所以人皆見之惟不掩護則不難于改而本體完全所以民皆仰之此全是無心處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

呂氏春秋云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夢靖叔 新序哀公曰

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

蘇軾論

卷之十

五

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跼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欽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 牟子曰書不云孔丘之言樂不必扁鵲之方食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平堯事尹壽舜事務成且學呂望丘學老聃 文選註曰墜落也言文武之道未落於地在於人也志記也謂使賢愚各盡其分徐幹中論曰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

之學者動心以取之亦足以昭明而成博達矣 宋時
上庠出賢者識文武之大賦題其與選者皆作入聲抑不
知乃志字觀劉歆傳蔡邕石經皆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
滿溢志多見而志之是讀識為志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
為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
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
統專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道
無往不學惟善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集
列聖之大成歟 通義東嘉史氏曰文武之道集註謂文
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饒氏謂
此皆是道之粗者集註以此為道似乎小丁道字蓋形而
上者謂之道自古及今道何嘗墜地文武之道所以未墜
於地者以其在人故爾夫子收拾合湊方始是成全體夫
用愚按或問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朱子曰此固好高者
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者攷之則
可見矣若曰道無遠而非唯所取而得則又何時而墜地
且何必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而後得師邪此
所謂人正謂老聃長弘知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每事
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習於佛老
之言皆有厭薄事實慕慕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
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遠而非道者亦豈離於禮樂多物
之間哉 淮海近語曰文武之道一而已自道之全体言

謂之大而賢者識之自道之散殊言謂之小而不賢者識
之是識大識小皆文武之道所在也夫子因其大而學其
道之全体則賢者即其師因其小而學其道之散殊則
不賢者即其師即夫子之無常師則無往而非夫子之
學矣無往而非夫子之學則無往而非夫子之道矣夫子
之道即得統於文武而上接堯舜禹湯之傳者也無往而
非夫子之道則文武之道在人即夫子之道在人也 初
問云當時以夫子商羊萍實之類當天大的事故曰仲尼
為學謂其聞見處有得也子貢知問者之意深知夫子便
當以性命道德告之如天縱將聖云云公好今却以文武
未墜告之是仲尼真以聞見為功也子貢却說不透 講
錄云文武之道子貢是以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說賢不賢
不止一兩人不賢亦只稍劣於賢不是不肖人大是大綱
領小是小節目夫子賢不學是學於賢者而得其大又學
於不賢者而得其小無往不是學則無往不是師矣而何
有一定之師耶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論衡曰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
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 疑問云夫子之所為聖不在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上武叔說子貢賢於仲尼是他見不
明處故子貢但粗說你道我好似夫子夫子裏面却有許
多好處在你却不曾入門不見得故敢輕言耳此止是對

武叔說的話 世說新語云裴令公目夏侯太初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

○叔孫武叔毀仲尼

論語比考云叔孫武叔毀孔子如堯民云堯何功力者李肅遠曰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辨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受屈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 抱朴子曰夫雷霆輶轂而或不能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能見焉唯形器有能其執心神所蔽亦又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達奇

談錄

卷三

論語

也 講錄云多見其不知量是不揣量聖人可毀不可毀也晦庵子以為不自知其分量然則人之分量亦有毀得聖人者乎 初問云仲尼日月便有與天同運並行意天無象日月以為象天体晦明之用仲尼得而專之子貢無得而喻之言却反看小了惜哉 昔人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將此意說仲尼日月更妙惜子貢之意不然 楊子曰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廟如也 四十二章經曰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復已墮逆風颺塵塵不至彼還塗已身賢不可毀禍必滅已 維摩詰經云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是日有過非日月咎 弘明集云愚不笑則聖不高

○陳子禽問子貢曰

周鼎實經曰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及寸而度 前漢書董仲舒曰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鈎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綬之斯條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師古曰經安也言治國家者 朱子語類云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佳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有鼓舞之意如舜之從欲以治惟動不應僞志便是動而和處 車若水云天子之得邦家便是堯舜氣勢生者得其所以生死者得其所死便是堯舜之民榮者生之理也哀者死之理也 淮海近語曰言夫子盛德之不可及而後以功業微之猶夫

談錄

卷三

論語

子稱堯湯陽則天之德而復以成功文章微之也子貢真善言德行矣 講錄云夫子之不可及空說下文立立道行綬來動和生榮死哀正是不可及處正見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帝王治天下不過教養二事立之者養道之者教綬者立之固動者道之深四句都不可截看斯字下得急正見神化之速處夫立立綬來即天之生萬物而萬物並育者矣道行動和即天之成萬物而萬物各正者矣所謂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者此也 杜靜臺曰如之何其可及正打轉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來勿作兩樣看其實神化之妙正是化不可為所在 原旨云按上節曰夫子之不可及也下節未曰如之何其可及也二句本相照應

不應始以德之妙於身者言終以神化之及於天下者言
竊疑上節註與子貢稱夫子之有微有不同 初問云聖
人之所以為聖者在至德功業其緒餘也但聖心之妙不
可形狀且陳亢粗鄙下愚雖說聖心斷然不知子貢只索
在功業上說賜也居言語之科可樂見矣 說邦家之治
列立立道行綏來動和甚難一則要自己一片純一無偽
一心為本二則要措置有方三則要一段精神可以感通
使奉行者皆有精白承休之意四則天下之人皆翕然相
信如孚不至梗化為阻格故四者最難子貢又下一斯字
是難中之難非至聖不足以語此此便是造化之妙春回
而百物欣榮秋至而萬類歛肅不見其迹莫知其然神矣
參經卷 卷十 三
太金朱子曰生榮死哀子貢言夫子待邦家時其効
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
韓昌黎孔子廟碑云自天子至群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
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社祭土稷祭穀而勾龍與棄乃
其佐享非有專主又其位所不屬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
事禮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已下北面跪薦進退誠
敬禮如視弟子者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
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龍棄孔子皆不
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
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 李現
編夫子廟文云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

生於舜之代舜則必先夫子而後焉聖人得時化可知也
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田畝之中安有夫子
之教垂於無窮乎今日之瀟湘耆老惟夫子生實陪臣沒
乃王得聖德也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 海虞編云聖
知孔子始與凡民無別譬則通途平地而子貢乃擬之於
不可升之天也孔子綏來動和之效收之當念而子貢以
為有待於邦家也烏在知足以知聖人乎然孔子為魯司
寇攝相事其初尚來拜襲之謗則又安在其斯立斯行也
哉學者於此當不能一笑釋然者是尚未夢見子貢在况
能望見吾孔子影相也耶 答問集云此是子貢到老不
信孔子處吾夫子此個仁恕即一時把天下後世俱貫徹
參經卷 卷十 三
盡子貢不知只指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以萬世為土
為萬民立命子貢總不知

談經苑卷之二十六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論語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

講錄云此篇歷叙帝王以及於孔子堯之上除却伏羲未道者即孔子叙書始堯之例也伏羲得統於天堯得統於舜舜得統於禹禹得統於湯湯得統於文武得統於湯而孔子則是得統於帝王者矣 柳宗元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誦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

人之器者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

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惘然無所依而施故於此常常誦道云爾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困學紀聞云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士翼云堯曰篇記堯舜之禪授湯武之伐國其以著世變與子稱文王至德武未盡善乃其微意與 原旨云堯舜揖讓湯武征誅是帝王之大事故篇終及之許大天下堯舜以之授受其所囑付只是四三言而止至舜之授禹又更無別說此可以想見當時聖

聖相承精神契合宇宙清寧之意至湯之伐桀便去上請天命下告諸侯却費辭說然亦只陳之誓告而已至武王伐紂便有許多收拾人心扶植風紀之事却費氣力比之湯時又自不同此可見世道人心之變更帝王之所以隨時區處者不容不如此也 堯舜禹授受之際不外一中所以開萬世心學之源湯武誓師之詞與其所以反夏商之政自與禪讓皆命之詞難同一律然莫非天理之當然而即中之所在也蔡虛齋謂當時只據其時而述其事不必節節討過中字最是 漢書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 路史曰三聖之所授執中而已執中者以歷數之本乎中也是故歷法作而中

道著矣班固之志歷也右以是為堯之授舜者也蓋聖人之為治不過欽天厚人而已而先儒之言歷數類皆歸於

識緯之言非先王之正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執其中此授以治天下之要訣也聖人治天下唯執此無過不及之準爾然此章不見於書王文憲謂此尚書之脫簡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 程氏復心曰天祿謂天所賦予人君之崇高富貴也如人臣然有職則有祿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則君之職在是矣儻四海之人困窮則是君失其職天祿固當永絕矣 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至不失此所謂時中

也君之所為安業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裁民視聽若
四海困窮則天祿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
而已 大全朱子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
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
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識緯之說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
也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
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也此曰
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
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
是而守之哉 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充
當時告舜只說這一句後來告禹又添得三句說得又
較子細這二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充當時告
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
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
度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充舜
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
雖是隨他所聞所說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大槩
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
悉不止此然大要却不出此 明儒經翼曰允執厥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這三句是一串意是中也即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正指此靈明而言這一點靈明貫智慧徹上下

被四表都是這箇充滿不容毫髮加減者也故執中乃學
問大頭腦四海乃功夫所用之實地痛痒癢痒感觸神應
日與萬物流通無間誰却四海則人情物理癢痒不貫四
海困窮而天祿永終矣後儒明德親民之學不明乃單提
允執厥中一句為聖學相傳之心法而遺棄下二句卒致
祖聖一體之實學不傳而談聖學者往往樂於趨悟以附
會二氏知見差若毫釐繆實千里矣 初問云天之曆
數在爾躬是道大授艱意昏庸之主以天下為樂此意微
矣 舜允以命禹此句記者文法最高識見最透乃謂三
聖相傳無別法只有這些子 論語測曰何謂允執厥中
也治天下之道也人所受於天地之中以有之於允執
之謂也何謂中也以言其體則不偏不倚以言其用則無
過不及是以謂之中也何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也不中
之念生於心害於政民失其所而天位危也以言其中之
不可失也其得失之機與民生天位相為安危者也何以
舜允以命禹也同此天下也同此人心也故同此中也是
以命之之同也雖百王不易也天不可易也 講錄云皆
者堯將以天下傳舜遺大投艱故先歎之而曰我上觀天
意下驗民心天之曆數已在爾躬矣任大責重如此可易
為乎必也允執厥中以大中之心而理天下之事以大中
之事而安天下之民四海便各得其所以可永保天祿矣
若不執中而致四海之困窮則天祿於是永終而曆數之

在爾躬者又在他人矣可不戒哉 墨子曰昔桀之所亂
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偷而民不易
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
治 筆解韓曰帝臣湯自謂也言我不可赦隱桀之罪也
包以桀為帝臣非也 李曰吾觀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
赦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此是湯稱帝臣
明矣疑古文尚書與古文論語傳之有異同焉考其至當
即無二義 困學紀聞云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
告於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
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
誓其辭與此正同 大全南軒張氏曰有罪不敢赦謂桀
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
臣其善惡不可赦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耳已有
罪則不敢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已此其自列以
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
於已哉 原旨云予小子履六句見上帝命討之嚴而脫
然無利天下之心朕躬四句見在已寄托之重而恐然有
任天下之惧 講錄云總是告諸侯之詞予小子六句追
述初時請命而伐桀朕躬四句則說今日伐桀以後事也
、簡在帝心謂罪人與帝臣皆簡閱在帝之心者也予敢
赦之蔽之手 人君履至尊之位操威福之權自聖者其
常也罪之一字必不肯降心抑氣而曰在朕躬者以故今

日驕而臣日諂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罪在朕
躬湯之過人遠甚矣今觀桑林之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
與宮室崇興女謁盛興讒夫昌與苞苴行與以湯之聖何
至如此而乃以之自責罪在朕躬之語允允陷之矣故曰
罪已者其興也勃焉罪人者其亡也忽焉 通義程氏復
心曰所以厚於責已薄於責人者蓋以其身教之湯曰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誠是不干
他事此蓋言其實理然爾後世私窺聖人者曰此聖人以
道媚天下也聖人寧有是心哉其侮聖人之言甚矣如泰
誓所謂惟予小子無良皆自是歸過於已之意 仁山金
氏曰萬方之有罪皆一人教之不豫處之失宜朱子謂此
意是成湯見得 初問云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只指分封
說正是帝臣不赦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宛然成湯請命
之詞是相傳處也 謹權量一節是綱紀齊整一洗紂時
陋習其滅國等是恩澤汪濊及周政大體段也上是盡義
截然齊一下是盡仁藹然太和 原旨云書言武王克商
散財發粟大賚於四海而於善人則尤加厚說當以此為
據註只據詩序而解之詩序非孔子所作不可為據也紂
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去加
富善人把此做箇第一件事即如漢高入關除秦苛法此
是帝主收拾人心之要術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言紂至
親雖多皆不賢者布列在位不如周家之多仁人也不必

說賢者不為之用及離心離德之意此亦當以書經為據
黃氏曰抄云集註載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
如周家之多仁人或問則曰范氏之說因上文而以周親
為周室之親亦善但於書文不協愚意於書文雖不協於
本文則協且免得添紂字與多字又免得改周字為至字
似當兩存耳又按古註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
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此說雖大賚之初未有
管蔡之事而狀不如意甚明 困學紀聞云雖有周親不
如仁人孔安國註言雖有管蔡為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
仁人與注尚書與書傳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
人集註從書傳 疑問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書解百姓
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武王不即拯已於水火見伐商
無可辭之理總之說武王之順天應人處謹權量而下件
件皆是從民之欲順流與之更始故說四方之政行焉天
下之民歸心焉說所重民食喪祭見武之承天子民無異
於湯所以承堯舜之統 傳疑錄云王政謹權量罪人
於粗迹皆有精義存焉諺曰大秤小斗用以措剋聚斂高
下其手亂之始也故謹之仁在於始所謂探賸索隱鉤深
致遠者是物也 原旨云謹權量是平其在官者使無過
取于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固要通於官民然惟官府與
民交涉易濫加增取盈紂之時多想是過制故武王謹之
審法度是審其可否因革之宜脩廢官若說是有職而裁

革者則紂時只有冗員安得有裁革者還是有官守而廢
墜不舉者故備之四方之政行焉言凡四方之政莫不以
次而舉行也若說效驗便文氣不順 周有大賚以下夫
子零碎收拾或舉其詞或述其事奏成武王一段事實
詳錄云權是輕重之稱量是多寡之量謹者把在官與在
民的都較定使官府之取民者不得以多取而民間之交
易者各得其平也法度是禮樂制度之類審者審其何
者為過何者為不及可因者因可革者革可損益者損益
之也廢官或是泄官之非人或是有官而闕人備者非人
則去之闕人則補之也夫權量謹四方之民信一矣法度
審四方之風俗同矣廢官備四方之庶務理矣故曰四方
之政行焉 滅國是子孫微甚土地盡無者便訪出一人
封以土與其國絕世是子孫尚多國土尚有但世嫡絕者
便堅一親支而繼其世封黃帝之後於前封堯之後於祝
封舜之後於陳封禹之後於杞封湯之後於宋又封比干
之墓釋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間皆興滅繼絕舉逸事也夫
滅國絕世先人皆有功德於民孰不願存其後者逸民有
德有才足以輔世而長民孰不願其存位者與之繼之舉
之則有以慰天下之民心矣故曰天下之民歸心焉 通
義程氏復心曰興滅繼絕所以順天命而不忘前聖之功
舉逸民所以順天理而不廢天下之才此民心之所由歸
也滅國絕世是已往底逸民是見在底接續其已往底舉

用其見在底是得武王用心如此之公不以天下為己私
處 自雲許氏曰興滅國謂國已滅而再立其國繼絕世
謂國雖存而再為之立君 初問云寬是包含徧覆無不
周徧有天覆地載意正帝王太度量處信如四時敏如乾
律公如造化無心聖人天地一而已矣四者皆是心體堯
舜精一正在此處不精一則私意夾樞便狹小便作偽便
懶散便有我非純天之學此所以千聖相傳只在乎此
通義胡先生曰前篇之末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其用必如
此此篇之首則述叙自古帝王之用固如此以見聖學之
所傳者無非有體有用之學而凡論語二十篇之大旨皆
不外此 講錄云此章不要以中字貫蓋中字雖從堯舜
提出以括盡天下之理協武所行雖以不外一中之執但
此章叙事的意思不是把堯舜的中來作主而於湯武的
事都貫以中也若要都以中字貫便似有箇骨干矣

○子張問於孔子

疑問云五美下一尊字奉若神明著蔡必欲出乎身四惡
下一屏字視如荼毒蛇蝎不使加乎民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者不消在民之外尋所謂利者只於天地之所以生民
民所自有的一為之規畫料理民便受萬世無窮之利擇
可勞而勞之妙在一擇字吾主意原不要勞民不得已勞
民動衆吾但擇其可者此方是佚道使民之政纔說欲便
者貪但吾孜孜所欲所得者俱在此心天理上則儘欲儘

好儘得儘不妨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此是聖王兢兢業
業心法不論大建廣衆匹夫匹婦不論些小節目大綱大
紀但只持守此心則一日萬幾泛應曲當心無愧怍自然
舒泰其舒泰却從敬而無失來與矜已傲物者大別正衣
冠尊瞻視不在外面用功只從心之無敢慢者發見於威
儀之間要知此五者無一不本諸心故稱良法美意若四
惡只肆焉縱恣於其上更不留心於民不教而殺如不
素教之禮義及陷乎罪然後刑之不戒視成與慢令致期
相似但上只不先戒命而一時視事之成故下一暴字下
是慢緩彌令而刻期取必於民故下一賊字有司不但是
失為政之体看今微運收發的猶之與人也枵腹以待而
故為壅塞不即與之錢穀併力以進而故為抑勒不即與
之批繳所害不小此方是惡虐暴賊有司等字面想當時
但以惡稱故夫子歷數之以垂戒 講錄云此章是孔子
之政堯舜禹湯文武所傳者皆在此故以之叙其後 論
語則曰惠何以不費也教民利天地之利也利之非我也
勞何以不怨也使民自勞於衣食之勞也勞之非我也欲
何以不貪也仁者我自自而自得之非求得於外也得仁
者無欲也泰何以不驕也泰然無較乎小大衆寡之私而
無敢不敬焉不敢之心非驕也威何以不猛也衣冠之正
正自心也瞻視之尊由內也德威惟畏也君子行此五
者以脩其身而臨其民故其事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政之善者也 朱子語類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 大全胡氏曰在人上者人欲為多不能窒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已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吝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然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大小而貳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 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瞻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已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吝不驕威不猛存於已者

謙錄卷之二十一

上

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云云倫矣然欲仁其本歟 淮海近語曰因民之利而利之是興利之政擇可勞而勞之是使民之政欲仁而得仁是數愛之政無衆寡小無敢慢是敬事之政正衣冠尊瞻視是臨下之政都是允執厥中者也不教而殺是虐政不戒視成是暴政慢令致期是賊政出納之吝是有司之政都非允厥中者也 文中子曰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劔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 薛文清公要語云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逸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為輕佻浮薄者 初問云正其衣冠等不

是另有一心在外只是從無敢慢虐發見於威儀之間耳 五美只欲仁得仁心體明淨純乎天理正是得仁仁處無有不實自能視民猶己有不利民者乎有或無事而勞民者乎仁者此心常存不走作豈有或慢於中或惰於威儀者乎子張少仁無誠心此是對症藥 後漢紀荀悅曰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虐政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陷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 論語則曰不教而殺何以謂虐也虐殘酷也言故殺之也不戒視成何以謂暴也暴驟急也言欲速也慢令致期何以謂賊也賊傷害也言罔民而刑之也出納之吝何以謂之有司也有司者掌出納而小者也言柔而無斷也何以謂之四惡也四者皆人心之私惡也 筆解韓曰猶之當為猶上也言君上吝嗇則是

謙錄卷之二十一

上

是有司之財而已 李曰仲尼先言虐暴賊三者之弊然後言君上之職當博施濟衆為已任也 朱子語類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六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者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 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又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

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車若水曰出納之吝比上似輕何以謂之惡朱子謂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其甚關利害看來上三者是陽惡下一者是柔惡其害一也 大戴禮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惜已過勿發失言勿畸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愈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

義經

卷之六

七

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子曰不知命

筆解韓曰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非止窮達 公孫文子曰脩心而不知命猶無室而歸 漢韓嬰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新唐書裴光廷傳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讓之光廷曰使禍可讓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 灑水燕談曰胡文恭公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

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脩身俟時無為造物者所嗤世以為名言 初問云此不是吉凶氣數之命聖人所謂君子者是成德已到家矣豈以吉凶為言乎況命之吉凶已定非人所能趨避今人亦有信吉凶之命而安之者豈便是君子則知此章知命者知天命也學到知天命方是得理之本原洞見性靈識見超卓自能與物遊不滯於物方是德之大成有天下不與疏食曲肱簞瓢陋巷皆是樂天知命故不憂 先王制禮所以歛血氣也血氣從所稟來若無學問之力便奔蕩四出所損不小止有性靈至妙之天則降伏得他禮是性靈中原有的節度文章故須要知禮方能執持方能自主不為血氣所奪

義經

卷之六

十四

註中耳目無所加二句看禮甚淺了非也就父與君皆從不知禮來 言是心聲知人是直窺其心之隱微處 淮海近語曰知命者達天之學知禮者淑身之學知言者察物之學總通是君子脩己之學也知命則至命知禮則盡性知言則窮理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 講錄云知命是知天命也學而知天命方得禮之本原洞見性靈超出物表而與造物者遊德至此大成矣故謂之君子 禮是性靈之天則所以歛束血氣者也血氣奔蕩四出為害不小只有性靈之天則路伏得他如此纔不為血氣所奪有以自立而成位乎天地之中矣晦庵子云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看得禮甚麗了 言是心之聲知言者直窺破

解題云不知命而天命之謂性之命
君子知天命在我故戒懼不睹恐懼不聞以求無愧於天
此君子也如視天之命與我若不閑便是小人不知天命
而不畏也何以為君子 海蠹編云禮即是克己復禮之
禮不知禮即渾是人欲之私其身類然屈於萬物之下而
顛且仆矣故曰不知禮無以立 原旨云論語一書首章
末言君子而未章首言君子六猶中庸首言天命而結以
上天之載之意 癸辛雜識云論語一萬七千七百五字

談經苑卷之二十七

明後學海虞陳禹模錫玄甫輯
攜李友入吳志遠 校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

春秋繁露曰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
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則塞
其源也 歷代確論溫公載孟子告梁惠曰何必曰利子
思告孟子牧民之道先利之仁義固所以利之也易曰利
曰利者義之和利用安身以崇德此皆利之大者也溫公
曰子思孟子之言也夫惟仁者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
知也故孟子之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
異故也 蘇頌讀孟子解曰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為
利也惟不為利故利存小人以為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
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荀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
人兩失之者也此之謂也 宋高僧傳云昔梁惠王嘗謂
孟軻曰何以利吾國是知禮讓之化不昧於好利之心明
矣 通義自雲許氏曰王曰何以利吾國至不奪不廢固
是數明王何必曰利一語言王好利於上則大夫士庶效
之而好利於下凡言好利者皆是欲得其分外若唯取什
一之賦則非好利矣故君欲分外取於下下亦欲分外取

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乃一時開悟之言未必能行之也
蓋悅而不繹從而不改者與集註謂重言之以結上文而
節之意似不通

○王立於治上

吳志陸凱疏曰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
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 孔叢子云文王之
興附者六州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室未及期日
而已成矣 詩臆云愚按詩中所謂王在靈囿者文王生
時未嘗稱王又云於樂辟雍王制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武
王之時始建辟雍文王未得有哉詩序所謂民始附者尤
失其旨野人作而萬物觀豈陰結民心而民遂附之如田
獵然哉 又云不日成之古註以為不設期日也不設

期日文王之不急民也宜其乎來也若曰不終日而成一
臺恐無是理 蔡雲叢說云陳季陸嘗推賈誼說孟子引
得杜詩為証文王為臺治而民樂之正是丈人屋上烏人
好鳥亦好若築紉璫臺瓊室正是君看牆頭桃樹花盡是
行人眼中血蓋由人情所感而然爾 通義白雲許氏曰
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
有沼併以游觀爾若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講武又
且與易堯雉兔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非靈臺
之囿也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也
文王繼體即位本都於岐在位四十六年而還都於鄧旦

三年而還都於豐於是作靈臺其時年九十有六明年即
薨矣七十里之囿自在岐山舊都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
之常制也 鵠與鵠鳴之鶴不同奇音迥禽名在雉類音
學若察白貌在覺讀此章字音學 麋鹿魚鳥各得其所
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都在春風和氣中觀兩
字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虔物且
如是於人可知 此章關鍵全在脩樂獨樂上文王與民
同樂夏桀結怨秦已興亡乃其效也 講錄云脩樂不脩
樂不是臺池鳥獸之樂臺池鳥獸是君之樂安居飽煖是
民之樂君樂而民亦樂是為脩樂君樂而民不樂是為獨
樂結以獨樂而亡文王以脩樂而興此其明效大驗也惠
王於此能無所勸懲哉 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
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 檀弓鄭注曰桀
以乙卯日亡 文選潘安仁曰覽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
投命坐積薪以待斃方指日而比威 原旨云古人與民
脩樂是心體明淨無有損傷渾然與物同體故能樂處是
中和位育天地變化草木蕃蕪鳥獸魚鼈咸若熙熙皞皞
與物偕春不覺為飛魚躍矣靈臺之詩自可見孔子曰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文王其遜矣夏桀只緣私意間隔不
能與物同體時日曷喪其悲慘之象乎此仁義與不仁義
之分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孟子豈誣言哉
○寡人之於國也

按以禮於不從
人自勵而特則
今和民民然
思上此學亦未
可也少也

歷代確論判公曰果惠王嘗移粟以救饑饉孟子論而非
之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若夫治不由
先王之道者是徒善徒法也五帝三王之世可謂隆盛亦
不能使五穀常登水旱不至然無凍餒民者上有美政而
下有儲蓄之備也通義仁山金氏曰魏地在西河之東
故今河中之地謂之河東大河至華陰折而東流故溫
懷之地謂之河內一云魏都大梁在大河東南故名河東
而以故安邑之地為河內今河內府是此獨以魏地言也
松塢先生曰今外曰加謂不見其分外少不見其分外
多淮南子泰族訓曰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
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
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推其本而
靜其末備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新唐書裴濟傳帝嘗從
容問取天下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
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
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鋤工即有衣由
是言之者徭役取之宜也魯語里革曰古者大寒降
土發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鱉川禽而嘗之寢廟
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
循魚鼈以為菑禍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
禁置麋設罝弼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蘂澤不
伐天魚禁鰓鮪歌長慶虞鳥翼枝羽蟲含蜚蠊蓄廢物也

古之訓也文子曰先王之法不掩群而取獸跳上獮不
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豕豕不得通於野獮
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皋舛
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
不殺穀雖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
是故萬物之叢生若蒸炁出先王之所以應時修俗富國
利民之道也晁錯新書曰焚林斬木不時命曰傷地
韓詩外傳云太平之時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
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饒確不獨苦生不之用死不
轉墜夫是之謂樂原旨云恒產尚未制也先之以不違
農時畜產尚未立也先之以數罟不入洿池樹藝尚未興
也先之以斧斤以時入山林墾墾之設施厝置其有序益
如此李氏曰王道主于得民心始之以順民之情生死
有所賴焉此仁心之所發端也終之以制民之產教養無
所遺焉此仁政之所推極也仁政不可以急行而亦不可
以不行故其施為之序如此初問云不違農時一節王
者使天下各得其所先有一段生生之意此是至仁聖心
純是造化故裁成輔相處即是化工民生必資于物有
物斯有財有財斯有用理人生物所以開豈殖之原故為
王道之始大全慶源輔氏曰養生送死乃人世之始終
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
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也大全問既曰魚鼈不可

豚食矣又言老耆始可食肉何也朱子曰魚鼈自生之物
 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舅族之畜人力所
 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 南軒張氏曰衣帛食
 肉為必曰五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桑梓畜養之利有
 限不為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
 使知老者之當養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
 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後教也 珍菴紀要云食肉
 始於何代乎鴻荒之世茹毛飲血其漸也然義禮之家以
 為古者一為避正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故非祭祀不
 肉非燕饗不肉非玉食不肉非不肉也蓋肉食所難得之
 食不可得而常有也外此則惟年老若氣體浸衰非肉食
 不足以滋養故不肉則未見其能後後世口體之欲橫流
 不察古人之意惟務聚斂相尚所欲必濟以至一筋萬錢
 雖多殺物命不顧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古者道路之制
 輕任非重任今領白者不提挈不特子弟代父兄之勞凡
 行道之人少者皆令代老者之任風俗敦老如此則尊君
 親上可知矣凡此諸節皆孟子勸眾惠以行仁義之實事
 初問五穀之宅樹之以桑是衣之食者有財有用也謹
 庠序之教孟子下箇謹字蓋人心風化所關天下治化原
 頭皆出于此稍稍學術不正必致天下大亂故謹之者要
 頭一出于天命人心之正而一切弊端若楊墨之類皆順
 夷雖不可也老弟乃良心真切之地正孟子仁義大頭腦

茶春快胃其都
 所傳備公之明
 九月入大蜀得
 中野巨過山州
 女頭飲下樓飯
 醉即之等十三
 人故領人之吏
 要官故過預中
 人方曰事已平
 無生陰策入官
 宛百姓何得解
 以身家報來也
 蘇是連會商細

報效須始於良心故申重之中者申明也即三令五申之中此處得力則仁義沛然性善之本體呈露矣聖學真血脉廣講得明白何患天下不治故語王道者莫先敬養語教者莫先孝弟 魏書崔楷傳云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為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禎結於寢與恐民阻饑唐亮致嘆於熙斯饑帝乙罰已 舊唐書陸贄曰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所刃而委罪於所操之生畜盡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 新唐書盧景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 宋史沈倫道出楊四屈歲饑民多死郡長吏白於倫曰郡中軍儲尚百餘萬解備貸於民至秋復收新粟如此則公私俱利非公言不可還具以白朝論沮之曰今以軍儲振饑民若荐饑無徵孰任其咎太祖以問倫曰國家以粟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決於宸衷太祖即命發廩貸民 李旰江集云夫民之無知靡衣瑜食豐藏粒米狼戾或委於糞土或腐於飢餓及其凶年則家不素蓄人不預備室如磬矣突不黔矣草木之根實不足以飽矣此禍亂之階著為國者所宜晉意也愚竊跡古制之宜於時者莫若義倉之為愈也蓋豐年損其有餘儉年救其不足事至纖悉功垂無窮故隋開皇中始立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今宜於天下縣治各建倉廩以農末之民各分戶等每秋秋成以收入粟謂之寄留至凶年則下戶之乏食者準

孟子曰天下之
無道也久矣
自桀以來
未聞有
天下之
無道也
久矣

齊楚怨伐魏殺其太子戮其千萬之軍魏王大恐號行而
東以干齊然後天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
之外不以德報則所謂天下莫強者伐楚勝齊收邯鄲也
所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即所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
外也推徒號而次於齊布衣而拘於秦史記及司馬公通
鑑雖不載而其事合孟子之書宜書之王符爰曰篇曰
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
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
民節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
不足也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
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為民本國基故務省徭役
使之愛日 大金廣源輔氏曰仁政在於養民而已有刑
罰則民不至無所措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欲則民不
至有所闕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
二者下面數句則其效也 初問刑罰稅歛一日不可廢
須於不可廢之中要調停之省之者寧失不經也薄之者
用一緩二於用一之中又有分數也此是不傷天地生生
之意而融僑一體之仁得民心最速戰國多不是于此故
孟子以是啟之 講錄云深易二字可玩耕而深耨而易
正見其得盡力處取日二字可玩貪酷之時民皆重足而
正安得有從容暇豫之日休養生息的氣象此亦可想見
若弟是百行之本忠信只是一誠貫乎孝弟百行中

孟子曰天下之
無道也久矣
自桀以來
未聞有
天下之
無道也
久矣

者出入二句是入以孝弟忠信事其父兄出以孝弟忠信
事其長上 可使制挺二句只說民之銳於赴敵畢竟戰
時選用甲兵但云挺亦可捷之也況濟之以甲兵乎捷之
云秦楚者以其喪地於秦受辱於楚而欲報之耳秦楚此
時最強且不有其堅利而又何有於齊哉 朱子語類問
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薛欽便可以抗秦楚之甲兵夫親
地迫近於秦魏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
大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寧欣
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効速後來公子無忌矯素直攝
至五谷關可見 困學紀聞謂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
後盡為秦并喪地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又云商鞅富強
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於外使保王
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民得誘之仁勝不仁如秦融
水泮故曰仁者無敵
孟子見梁襄王
商子曰凡治國者惠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書
博之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定於一明謂統天下為一家
此孟子見天下之勢而知其必至於此非以術數識緯而
知之也蓋自太古立為君長則封建之法行黃帝置大監
監千萬國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亦萬國建湯受命其
能存者三千餘國武王時千八百國至孟子時相雄長者
止七國爾餘小國蓋不足道也自萬國以至於七國亦併

之精豈一朝一夕之故乎勢既合不可復分終必又併而為一舉天下而郡縣之而後已至於秦漢孟子之言即驗但秦猶嗜殺人故雖一而不能定至漢然後定也田叔承集梁襄王憫七國之亂而問於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孟子曰定於一予蓋深服孟子達古今之變而知封建之法決不可行也夫封建之法自黃帝堯舜至於三代之隆未之有改也非聖人之不欲改欲改之而勢有不可姑亦仍其舊已耳何者生民之初賢不能以相從必求其人賢於我者以為宗力不能以相屠必求其人力於我者以為長宗長之形立而封建之法行則封建之法非聖人所能區別而創為之也亦順天下之勢而姑存之爾今夫十步之內必有豐沛一哄之市必有魁驅魁驅者一市所賴以安者也為治者因其所賴以安者而尊顯之以統其眾而寧其居則公侯伯子男之於其國亦猶魁驅之於市也此封建之所由始也然封建之法使國有專土而主有私臣夫國有專土則尺寸之利其勢必爭主有私臣則牙爪之雄其勢必角夫使人有爭角之心而上失駕馭之道則智力之士得以交構其間而征伐之禍不息征伐之禍不息則強者勝而弱者滅乃若祿而愚者奪其勢不歸於一統不止也一統之治合而郡縣之法行郡縣之法行則人無專土故見利而不爭主無私臣故雖雄而不角盈縮與奪惟上所命而臣不得與焉故欲行郡縣之法於秦漢之

前聖人不能也欲復封建之法於秦漢之後聖人不聰也善乎柳子厚有言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公天下之端自秦人始可謂深得孟子之意而違古今之變者矣

云天下定於一予最好二三便給然須知所以一之者只在此心蓋凡出於心之所同者最一故定好生是心之所同也吾以心之所同者與之民便各足其欲而亦應之以此心截然如歸市更無有不齊者自心之外別有所作為便多參差而民亦以參差應之天下惡乎定矣通義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此言萬世人牧之龜鑑也子由古史曰予觀戰國之後更始皇項藉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帝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光武後以不嗜殺人收之及桓靈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略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兮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復散裂為五胡雖為南北隋文帝又能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子而敗及唐太宗始復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于盜賊夷虜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宋受命焉祖皇帝雖以神武誅鉅憍偽而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比于漢唐天下既定輕刑厲禁凡所誅戮一附於法匹夫匹婦無冤死之獄是以百

有餘年矣革不試戶口充溢由此觀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桓晉文之事

太玄經曰齊桓晉文之霸如月繼日 晉書李玄盛曰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勲光燄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楚其專命功烈當時美垂千祀 史通云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廢中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 陳潛室木鍾集云以桓較文彼善於此要其心術皆三王罪人故孔孟之門不齒管晏特孔子聖德寬洪時或不捨其善孟子衛道

自任故絕口不言為後學法也

胡敬齋曰聖門明修已

治人之道故羞稱五伯之事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伯之功 朱子語類云無道桓文之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 龜山集云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樂此乎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之事不足為也已蓋大匠不為拙工改其繩墨故曰無以則王乎 石渠意見曰集註謂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意見以為不然以當訓作用蓋言不用論桓文霸者之事當論王天下之道似乎有理 請錄云此章初說出一王字

究其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王者無他是心足以王也是心足以王者如何善推其所為若吾老以及人之老勿吾幼以及人之幼也若吾老以及人之老幼者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以無饑雖勝之畜可以食肉孝弟之教可以不負戴便是若老幼勿勿之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又曰仲尼之徒不道桓文是其中有自足處非漫然自大而已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為此章之綱領疑問云保民二字是王道大旨不忍二字是保民本原所以後遺箋出不忍字而而教以及其本蓋反此不忍之本心也反此不忍之本心則知所以保民矣是心足以王矣

句蓋即其得于偶觸者與其可以擴充保四海此足以二字甚有意在然齊王一向蔽鋼不忍殺解之言不過一時之感哉如平旦之好惡一般自非反求而得其所以不忍

則則晝之格併此平旦之念亡之矣故孟子特以愛字

別我之愛是吾心人欲之私也知有我而不知其他不忍是良心天理之公也有此惻隱則必有所以助全之術以此相形別殺令其察識當時之心如何發出如察識當時之心果戚戚然不忍牛之棘棘而思所以由全之則知凡厥有生皆所當隱況人為天地之心是使之與兵結怨求霸勝於天下耶 潛虛曰牽牛擊輶惻於厥心牽牛惻心仁之祖也 孔明集宋宗炳論曰因紆顧以為即疾非時

之傷乎解且而不細明含氣之命重矣孟軻聲實於夢鍾
知王德之去殺矣 大全雲峰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學
甚詳此是第一个心字是心何心也人之本心也即此本
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
也 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緊切觀王有此
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保民矣所以指言
王之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真氏云王道不外乎保
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 講錄云此心足以王者以平易
十是不忍之心王天下之道即此心之所轉移者要歸在
不忍上且莫露察識備充之意 百姓皆以王為愛臣固
知王之不忍愛字對不忍字有愛者惜其財不忍者痛其
死著此二句為下文辨論的張本要王反求而得其本心
玉藻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
犬豕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賈誼曰遠
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顏之推家訓云高柴曾督
大知內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含生之徒莫
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 南齊書周顒曰生之所重
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觀其飲啄
之使人物憐憫况可心心撲斃加復忍忍吞嚙至乃野
豕成群開禁重圍量肉揣毛以撲枝剝如土委地夫財貝
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改奮刀寧復慈心所
忍駟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衆

生之稟此形質以畜肌骨皆由其精靈凝結沈沈莫反郭
受微濁長歷苦酸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役引
此滋腴自汚腸胃 又云蕭子良曰夫衛生保命人獸不
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 魯公頻說孟子曰君子之於禽
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此似近乎釋氏又曰今樂猶古樂
此似近乎老莊可見孟子善立言也 朱子語類云仁術
謂已將牛去殺是其仁心無可為處了却令以羊易之又
却存得那仁心此是為仁之術也 大全朱子曰齊王見
牛殺豚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乃
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也 術字本非不好底
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
有難處須看有个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
之心已發乎中又見家鍾事太似在不得已所以所不見
者而易之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
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
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 經子臆解云大抵吾人有
一念不忍之心不發則已一發即是真性天根萌動呈露
處決不可阻遏他頂就要做頭徹腦做去不得已亦須有
個術發付此心如齊王既見牛之殺豚便頃活他必不得
已則以眼所不見的東西代之若道實鐘是憐憫而不救
則此心萌發而隨死矣此天資偶合非孟子不能引得他
上略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此個心當初人孰無

之只為經過庖厨間見得多遭雖知其可憐而奪於祭祀宴饗必不可廢故且忍情食之一次兩次後便心硬耳如看刑人眼慣便不見慘打人手滑打死了便不動心久之不忍之心日去矣故君子於此有術焉只是不經庖厨耳無聞目無見使此心養而未發待有過而發時若決江河便出身救度人物命一場平居如雞抱卵愛護此心決不使發而不遂蓋即遠庖厨而凡事之為庖厨者可推故曰預養此心而推廣為仁之術也佛氏出世故不殺生食生以金此心儒者持世故不聞聲見生以曲金此心要之終從不忍真心來也 白沙先生文編云夫庖厨之禮至重不可廢此心之仁至大不可成君子有是心因制是禮則仁者兩全矣巧莫過焉齊王之心一發契乎禮齊王非熟乎禮也心之巧同也聖人誅民害而併之四商四商之民奚罪焉亦曰殺之則傷仁存之則遺害故聖人之仁有權焉使之遠禦魑魅則害去而惡亦不得施矣聖人一舉而遠中聖人未嘗巧也此心之仁自巧也而聖人用之故天下有甚于巧者皆不得則其間矣 孟子則曰何謂無傷仁術也術也者道也古稱道謂之術也於難處之中而有善處焉處事之道也故以羊易牛為處仁之道而無害於仁也 中玄問辨錄問君子遠庖厨何如曰既不可傷吾不忍之心又有以養吾不忍之心不使之習而遂以忍也曰若是何如勿殺曰不忍殺者人之本心然口之於

味也性也既不能免而若者非肉不能猶有不能免者以故君子於不得不之中而猶有以存吾不忍之本心耳不然則與其不網何如無釣與其不射宿何如無弋蓋釣弋事之不容已者也不網不射宿而聖人之情可見矣曰伊川謂凡力之能勝者皆可食但有不忍之心耳然否曰既曰可食則何以又有不忍之心既有不忍之心則何以又曰可食天地之間萬物並育豈以鳥獸供人之口腹哉且有知之物皆知痛癢而乃以鈍刀鋸赴湯火豈君子之所忍乎蓋不得已而用之耳若謂力能勝者皆可食而以力能勝則力能網固可網也力能射宿固可射宿也而聖人又何為如彼哉而君子又何遠庖厨為哉且虎狼力能勝人則食人固為乎故食之者非以力能勝之為可也於遠庖厨而可見仁人之本心也 講錄云君子一段亦是解仁術之意君子於禽獸用之以禮既不得不殺不忍之心又不可不養故遠了殺禽獸之庖厨便不見其死不聞其聲而禮得以不廢心得以無傷是亦兩全之仁術也今王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死者亦不及見而與庖厨之遠一般非仁術而何耶 原音呂東萊曰於我心戚焉獨何與王請度之皆是孟子徹宣王切處孟子此章一開一闔其言易入而敏人深細觀節次便自可見正如醫之治病相似王曰於我心有戚焉若非節、發之此心何自而萌自常蘊常心

以下方教之以藥方 通義白雲許氏曰孟子與王問答
三反欲王自知不忍見牛即是惻隱而終不悟但重疊解
說不是愛財孟子不得已自與言這正是行仁巧處主意
在見牛未見羊一句此非獨王良心之發處之又得其肯
矣但自不識為善端而又不推於他事爾及王聞孟子之
言而說既已得前日之心然又不知處此小事如何便合
於王道只是平日無君子故迫其心故也 初問云用力
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好人人皆有方有明但自不用耳
曾子曰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
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
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
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
者盡家無征五幼又子之葆 宋沈約云聖道隆深非思
不洽仁被群生理無偏漏 張栻曰方其見牛而不忍者
無以蔽之愛物之端散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
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此章之要全
在推字始使因愛牛之善端而推之充擴其良心以知仁
民之為大於其良心既啟則當先親親而推及於仁民而
又及於愛物謂仁之施愛物難而仁民易今既能其難而
又得行之之術何於其易者而不能也仁民之所以易於
愛物者人既與我同類其好惡不殊所施者不過以已之
所好惡者及之而已況我親其親人感之亦各親其親其

應之速又不盡待我之推也其終告以王道之大亦不過
盡不忍之心而已 陳先生曰今見足以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二句最緊切乃是一大事文
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王能其緩且難
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自其不忍之形手愛
物者充廣之仁民特舉而措之耳 講錄云此條正是用
恩保百姓之道老老幼幼且空說以吾之老老幼幼者推
而及之天下只是一心其運用最易故曰可運於掌 此
章大要兩語可盡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也故曰是
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也故曰善推其
所為而已矣 初問云天下可運於掌者天下雖大老幼
同也吾不過以吾老老幼幼者而及之只是一箇法子不
須別法守約施博機括最易此處便要說出心來引詩言
舉心以加彼証上文也 恩出於心恩也者因心也因吾
心之恩覆天下則天下自取足於我之恩其事易簡其施
不難不推恩是吾不因此心而及之也故妻子亦便失所
古人大過人者無非推恩而已矣善推之善我有此心即
推之自有次序便是善推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正
是不善推也凡有恩而不推與施之無序皆謂之不善推
口義云善推只是不以私意蔽其心則親親仁民愛物
之理隨感而見推行之下毫髮不差所以為善推 前漢
書律歷志云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

平輕重也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 又曰權
輕重者不失參差度長短者不失毫釐 通義白雲許氏
曰權度度物而心為甚不是言此心以權度去度物正是
欲以義理不度此心使於數處審其輕重也 朱子語類
云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
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
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巨構
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處 又曰
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
度物易見只是一事是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
孟子曰何謂物皆然心為甚也以權度而知輕重長短
者以彼度此也求在外者也以心而知輕重長短者以心
自度也求在我者也其為精切莫大焉以此心而度之則
仁民愛物之義其為輕重大小較然矣 初問云物皆不
可不度心為甚尤不可不度也此心若無權度則萬事顛
倒不止一物之失矣故曰甚不必謂心無形物有迹 吾
心為應事主宰千變萬化皆從此出而本然權度在焉此
處良知各足人只為氣拘物蔽一任血氣或感遇有偏不
曾討箇分曉所以良知之靈明遂隱而未見明此暗彼任
意低昂本然之權度亡矣大學治軍之効自格致始孟子
敬齊王以保四海直打箇權度出來便是大學其傳此心
至靈至明是良知善用之則靈明發現普偏寰宇靈明處

最微妙孟子一路說來先提出箇不忍是直指靈明一點
妙處也又說箇仁術是妙處露在應物上說到用恩謂要
須用此靈明也老吾老一節是靈明徧於寰宇矣然要他
徧及寰宇須要從頭腦處討今曉故又言權度權度是格
物保四海則良知無不致矣 口義云心之度物在於反
觀齊王之不能度只為此心馳騁於外離間有微見處旋
復為私意所窒王請度之欲其反觀也反觀則私不蔽而
仁民愛物之心從此達矣故以一度字又是善推之要
、疑問云快於心三字極妙正照前不忍字於牛且不忍
其殺餓於民則忍驅之鋒鏑之下而以快其心以此自度
將必惻然動念而功加於百姓不至倒行而逆施矣 原
甫集義 卷之十七
古云人之欲心最不可長況人君乎薛敬軒曰一念之差
貽患生靈有不可勝言者如漢武只因欲得西域善馬甘
心喪師不悔及貳師再舉僅得馬數十疋而還是以數十
疋馬易數萬人之命也原其本只由一念之差耳 石渠
意見補缺云蓋亦反其本矣註謂蓋設語辭意見以為蓋
乃蓋字之誤 原旨此篇文字如老衲談禪機鋒錯出曰
是心足以王矣是直指真心曰是誠何心哉是因真起妄
曰於我心有戚戚焉是真心現前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
者何也是真妄錯起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即妄顯
真曰物皆然心為甚是真是妄交際曰然後快於心與是徇
妄喪真曰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是從妄心生來曰反其本

矣是從真心發出夫佛氏談心皆以為千古不傳之秘而孟子此章盡藏機軸則文字之妙信莫有過於此者也
講錄云發政施仁是發於政事者皆仁心之所施也仁政
包待士待農待商旅者在內下文恒產特仁政之本耳不
是以此一便盡了仁政使天下上要見不但使齊之士
農商旅如此且使天下之士農商旅都如此也夫既近悅
而遠來則小可大寡可衆弱可強大欲不求而自得矣
後周書曰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
丸勢不可得也 困學紀聞云教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
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
攸介攸止蒸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

談錄卷之二十七

孟子

民亦有常心矣 賈子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
非 後漢紀馬融曰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
妻子庶後敦五教宜三德則邅隆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
能家給而人足為其制產業以重其志也 講錄云王欲
行之是欲發政施仁也蓋反其本與上文反其本不同上
以發政施仁為得之欲之本以此制民恒產為發政施仁
之本蓋恒產是仁政內一件大事士農商旅無一不賴此
豈可以為末務林勲以此作本政書 又曰五畝之宅節
是制民恒產之法度重在養上教是因養來的不可平看
田里之既制而後庠序之可謹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俯
仰豈山之皆裕而從善之甚輕者此也 老老幼幼的實

事正在此處五十七十老皆近黎民八口幼者也定可以
衣帛畜可以食肉田可以無饑者弟可以無負戴所謂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 老若黎民二
句就本國說天下都來歸我而以此為君不必甲兵之興
不必諸侯之排怨土地可以辟秦楚可以朝中國可以准
而四夷可以撫信乎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此其功效之
倍於霸者誠萬萬矣又何屑乎齊桓晉文之事耶 通義
胡先生曰此章甚詳集計斷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
所向若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向若大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
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
功上去入於後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
道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

談錄卷之二十七

孟子

談經苑卷之二十八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

捫籥新詒云此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為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為禮樂其他獨樂之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樂書曰今夫鄭之好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放辟慢易以失節流湎以忘本此新樂之發世俗之樂也黃帝之大咸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漢武其聲足樂而不流其

文足論而不息此古樂之發先王之樂也古今之樂以本

同以末異古之所謂樂之本不過與民同樂而已誠能因

今樂與民同樂是亦古樂之實也觀齊王悅南郭之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之鼓琴卒授之國政彼其好世俗之樂狗末忘本如此又孰知與人與衆以反樂之本乎此孟子所以有獨樂之戒也孟子以齊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以今樂異古所以抑而攻之也呂氏春秋曰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執凡

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籥之音以鉅為美以衆為觀儼詭殊瑰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哀也作為千鐘齊之哀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生乎不知樂之情也大全東陽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于孟子故其下直言之中玄問辨錄云問今樂古樂果可比而同乎曰孟子非為言樂特因好樂而引之與民同耳當時諸侯暴其民甚而民亦疾視其上如寇讐然若有能與民同樂者誠可敬至又詭譎擇夫今之樂古之樂乎曰若得民之後而制禮作樂也則奚若曰畢竟是樂則韶舞放鄭聲今樂古樂何可同也初問云好樂甚者不徒好其聲容只要得先王制作本意在養人心而天下和平乃是元聲之本若正在聲容之間只可謂逐物之好不得謂之好樂甚果能好樂甚便推廣此心使百姓和平百物咸若和氣薰蒸徹於上下齊國不足王矣今樂猶古樂只從源頭上來源頭是元聲之本有此本則用古樂亦可用今樂亦可無非宣其湮鬱流為大雅天人和同上下交泰何今樂古樂之異矣下文鼓樂二節孟子只說作樂意思更不說古今制度可見今樂猶古樂只在作

樂源頭上論不必問制度聲容間也人而不仁如樂何與百姓同樂正是箇作樂之本矣孟子不但曲為引君之意真是實話 后渠意見曰以為上樂字當音洛似乎理通不知集註如何將下樂字音作洛 原旨云舉疾音感額而相告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曰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亦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下一舉字是有意思在 大

全雙峯饒氏曰

庶幾無疾病民惟恐君不好樂有愛之欲

其生之意若時日害喪則惡之欲其死矣田獵雖非樂推類而言之也 新安陳氏曰不邨民而自好世俗之樂以縱其荒樂人欲之縱肆也因賢者之問而自慚所好之不正天理之前動也齊王慚之孟子不詆而開導之戒其縱

獨樂之私而勉其充同樂之公

過人欲而擴天理也王道在過人欲擴天理而已

○文王之囿

成公十八年春秋書築鹿囿穀梁傳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蘇頌濱孟子解曰周雖大囿未有以七十里為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以囿名為是以芻蕘雉兔無不獲往不然七十

里之囿文王之所不為也 朱子語類曰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興亦未必然問孟子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先生以為三今天下有其二以後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

囿然孟子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有據但孟子此

此與前篇同

前漢元帝紀

上林苑圖

宋史仁宗本紀

有司請以王清

舊地為田苑帝

曰吾先帝嘗

顧此以為囿何

以是為 諫舒

云云

高皇帝嘗指官

說其意亦只主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為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反縱芻獵恣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為言豈有文王之囿及如是之大 大 全南軒張氏曰意齊王欲廣其囿便侵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遂之者文王豈崇固如此蓋其苑田所及民以為王之囿耳以芻蕘得性知其然也通哉仁山金氏曰文王靈囿在今鄆縣澧水之西其時三分天下已有二不聞有七十里之說也孟子稱於傳有之必有所疑文王於終南諸虞為之厲禁以為田獵及細民樵牧之地使以時入爾未必如後世之囿也孟子言事多因其語意以開誘之初不辨其事之虛實有無也 高堂隆集曰近日有司宣令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先覺白者賞賜之此為重禽獸而賤人也

○交鄰國有道乎

左傳子服景伯曰事大在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

晏子春秋晏子聘於魯昭昭公問曰大夫儼然辱臨弊邑

竊甚嘉之寡人受賜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

微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

也是以大國危小國威也 韓非子曰勾踐入官於具身

子由言史曰
伯樂求玉而
小德者而
者之身而
國遠以疾夫
樂天者可以
天下天者
以保其國
樂天而求
之功矣

韓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晉於王
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 蘇頌
演孟子解曰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
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可畏
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為之也 朱子語類問仁者為能
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寬洪惻怛便是小國不亦撓他
不動智有為能以小事大蓋智者見得利害甚明故祇得
事大曰也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他地 大金朱
子曰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大
縣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太王勾踐意思自不同也 虞祿
輔氏曰天者理而已矣即程子所謂夫天尊言之即道也
理言則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事
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又曰保天下保其國言仁智之氣
象規模宜有此效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
明儒經翼曰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視天下猶一家泰然
不復知小大之迹惟欬感而化之使同歸於仁故能致敬
盡禮以事小猶其事大也夫小者且能事之而況於大國
乎後儒不知仁者之心無以明孟子之旨遂易事為字若
曰吾撫字之便有許多較計形迹即有恩禮之加與仁者
之心已懸隔矣知者洞見事幾知天下勢而已矣惟知大
之當事而弱之當為後不復見彼之無道而恃吾之能內
脩也故能傾心盡禮以小事彼誠見強弱之勢固以知自

全明哲以保其宗社耳夫犬羊腥膻如獺獬封豕長蛇如
吳且能事之而况衣冠禮義之大國乎 陳氏初問云以
大事小者只見得天理合如此不知大之在我小之在人
坦然與造化游衍而一毫大小之念不介於胸中此是至
仁與仁相忘無有形迹非樂天而何若說自然合理字便
似暗與理合云耳樂字意說不透 樂天不知有大小相
忘乎天理也畏天知有大小謹守乎天理也即下孟順天
者存意 保天下不足說氣象蓋是實事戒以大事小則
庇覆所及皆親之為父母尊之為元后愛戴如天真是極
育於覆載之中而諸凡有國各守疆土絕無交爭却不是
相保到此則凡小國猶夫我之國王者禹拱穆清而四海
咸熙氣象豈足以盡之畏天者保其國謹守天理自不致
啟釁速禍 講錄云引詩明畏天保國之事不及樂天一
邊者聖賢文字多是不拘而且即此亦可明彼也
、禮緯合文嘉曰古之用兵者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
亂而除萬民之害也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轉苗然所
去者少而所利者多矣 沈氏傳文王受命征伐五國注
伐犬夷寇須耆和音崇 路史曰此詩人所言王治天下
捫禍禦患而以膺夫天眷者也忘罪須之密須之人旅拒
王命侵逼阮共之二國王始以其不道赫然奮怒整治師
旅以遏絕其往昔者蓋將以除禍亂於下也以篤周祜以
對於天下言天之所為禍而斯人之所為悅也以故孟子

授之為說而鄭氏乃以莒阮但共為四國蓋惑於前首四國之說不惟遠失詩人美王去亂之意而於詩文亦不合
大全新安陳氏曰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怒字發出一怒安民之說蓋自赫怒舉兵以對于天下而生出此意 疑問云文武之勇全從計安天下之心發出即樂天畏夫之心故可以安天下 大全雙峯饒氏曰書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 慶源輔氏曰寵異謂天寵異武王於天下也曹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志謂諸侯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 講錄云文王大而齊人小文王嘗事小矣齊人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仁是其勇也仁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樂天者矣武王小而紂大武王嘗事大矣紂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智是智也智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畏天者矣 今王於小國之虐民者亦如文王一怒伐之而安小國之民則雖不能食以大事小之道而計之一行亦為仁之至矣大國之虐民者亦如武王一怒伐之而安大國之民則雖不能全以小事大之道而天討之一行亦為智之盡矣此之謂勇以天下而非匹夫之勇

一說書亦直
此語亦直
此語亦直
此語亦直

也此之謂天下無敵而非敵一人者也天下亦可以保而不止保其國矣王何以好勇為哉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樂書曰梁王疑賢者不樂臺沼故曰賢者亦樂此乎齊王疑賢者無雪宮之樂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講錄云二非字不同非上之非是非議非也之非是非理說民的非處輕只重君的非處以見君不可不與民同樂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憂樂不以已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於是樂景公事蓋道其國故典以告之 慶源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為樂如是則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天下雖大此民雖多其惟欣愉恬痒痾疾痛癢切於吾之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無王不可得也 淮海近語曰憂民之憂樂民之樂憂樂都只在民不與以已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其心公溥其道遠此之謂仁心此之謂王道 初問云樂以天下二句註不是此二句全重在我之憂樂要看出字天下二字對已說吾憂樂不以一己之私而以天下下文然而不王處正是民亦樂其樂民亦憂其憂 尤傳曰公會杞伯姬於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又遠哉強曰小有迷職大有巡功曰巡守 前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貼

於死亡而與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也 蔡邕獨斷曰幸者宜幸也世俗謂幸為僥倖車駕所至民臣被其德澤似僥倖故曰幸也先帝故事所至見長吏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金食卓帛越巾刀珮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是故謂之幸皆非其所當必而得之 宋史劉黻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又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懼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游觀無度不足效也 孟子測曰何謂無非事者也天子巡狩以巡所守有事於諸侯

集解

卷之二十

九

王之游觀善哉 大全慶源輔氏曰晏子主言齊事而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王者之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 雙峰饒氏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撫一國之民今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又曰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指時君言通義白雲許氏曰師行而糧食謂師衆從君行皆裹乾糧而往故有飢而弗得食者又勞苦而不得休息於是相與造為譏謗而民因而作為姦慝矣此上言軍民之怨也方命害民以下是言君也 樂書曰孟順流而下以忘反則其樂無所要宿故謂之流遡流而上以忘反則其樂莫知紀極故謂之連此游于佚者也從獸無厭則其行妨而不治故謂之荒樂酒無厭則其行喪而不存故謂之亡此淫于樂者也觀景公游海上踰時弗反則從流上下忘反可知其好弋有至誅典禽之吏則從獸無厭可知其飲酒有至終夕之樂則樂酒無厭可知然則欲觀轉附朝儼豈從禽之地歟連海而南放于瑯琊豈流連之地歟晏子諄諄為景公誦之者誠欲憂樂與民同而已 原音曰三從其皆出游之事乎江都錦帆上林車騎從流從獸則古猶不若後世之然也 初問云惟君所行紫頂先王無流連之樂朱註誤為上文平說箇先王之樂與今時之弊至此直

說出先王無今時之弊惟君所行是丁寧他所當行也與君請擇於斯二者不同孟子已今明說破豈可又謂二者惟在君所行樂書曰劉向樂書別錄有招本之名豈原諸此蓋徵為事角為民君臣之相悅作樂以象成夫豈以獨崇為我凡以行政事恤民窮而已則始興發者行政事也稍不足者恤民窮也舜作歌以勅天命其要在康庶事制琴以歌南風其要在阜民而樂以詔名之徵角謂之招豈倣此耶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清徵亦是意也又云莫非招也或作韶自播之八音言之或作磬自文之五聲言之言徵招角招則宮商羽之招可知矣特言徵角豈舉中見上下之意耶然齊有招樂非特陳公完齊齊而魯太

師擊亦通齊故也

風俗通曰按劉歆鐘律書徵者杜也

物盛大而繁杜也五行為火五常為禮五事為視凡歸為事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凡歸為民原旨曰欽仲齊宣尼忘味韶之在齊久矣太師蓋用舊樂而被以新聲也官為君商為臣既謂之君臣相悅之樂何不被之以宮商之聲而為徵用之者此可見景公晏子君臣之間為民之實意故播之於樂者以此為重也初問曰徵招角招是孟子指其所作之樂畜君何尤是指其樂章好君是解樂章意大全西山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縱乃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

其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口義曰詩是樂章所謂歌以永言者也徵招角招蓋依徵聲歌出便謂之徵招依角聲歌出便謂之角招總是這一章詩講錄云好君而畜之者須畜之於初易之大畜曰童牛之牯元吉止君之欲心止天下之惡人者皆謂之畜畜之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君之惡既甚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遽拂下之惡既甚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牯則元吉矣蘇頌演孟子解曰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

人皆謂我毀明堂

山堂考索云齊宣王欲毀明堂而孟子則勸之以王政之

說唐歷世欲興明堂而韓愈則排之以三罷之論從孟子之論則明堂可興從韓愈之說則明堂可廢孟子承王政不行之後必欲行之韓愈承諸儒互說之末必欲排之與其從韓愈以息諸儒之說不若從孟子以行先王之政通義仁山金氏曰周世明堂見於冬官大小戴禮記蓋天子朝諸侯布政之宮如一大殿而為九宮四方各三門門旁夾窻其內九室戶牖相通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故太山之下有明堂孟子則曰明堂何以為王者之堂也王政之所由出也然陽子曰明堂制當有九室東之中為青陽太廟其南為青陽右个其北為青陽左个

有可用藥處所以孟子憐憫不能忘情只是悠悠不肯發憤自慙自創所以終歸墮落 大金兩山真氏曰人君豈不事儲峙之需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餘粮之積可也白虎通曰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困窮紀聞云奸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王之臣

唐肅宗氏曰凡天地間人各有其職自天子至於庶人或為子為弟為長為幼為貴為賤無不各有所當蓋之職雖為父為君亦有為父為君之職但在下之失職者人得而罪之在上之失職者人不得而罪也人雖不得而罪之而其可罪之理則固無所逃也其甚者得罪於群臣百姓而不知省亦鮮不及於拘禁紂幽厲是也四境之內不治或治道能方而邑里之漸條或教化陵夷而風俗之薄惡初問云不盡友道則棄之不盡臣道則已之說到不盡君道宜王後主張矣當此時宣王頃痛自刻責信任孟子必有扶去病根的方法乃却糊塗過了後來事業卒不免於松耶柏耶之歌吁惜哉

○所謂故國者

蘇文忠公集云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

豈特修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撫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爾 原旨云世臣非世官如春秋書尹氏及仍叔之子是世官也伊陟象賢復相太甲召虎是似或聞四方是世臣也親臣非倖臣若左氏所載嬖五之類是倖臣也賈廷之股肱周室之承嗣是親臣也是又不可不知 正棠曰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口義云世臣如齊之高國田鮑世執國政者世臣未必皆

○世臣

本

賢故進親臣而用之將使之踰尊踰戚名雖親臣實將以備世臣之用則今日之親臣乃他日之世臣也任用之隆倚賴之重安可任其去留而不加察乎 將使卑踰尊踰戚猶云將使之為世臣也蓋一與尊戚比肩則有家以傳及子孫便是世臣任用豈可不謹 石渠意見云集註謂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意見以為國君用賢當用尊者親者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不得已則用卑者疏者之賢將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可不慎與若將如不得已解作謹之至而下文又言可不慎與非惟辭理不順且又重複初問云卑踰尊疏踰戚是關係國體之意註非禮之常非獨斷者參求公是而斷之於已方謂之獨斷苟不參衆見

而斷之只是任己意耳此處蓋認得真三箇然後正是不
得已意 各問集曰問甯說如不得已止為尊威之故是
否曰上面論尊威孟子且只就進賢閑係淺處說直
到然後可以為民之父母處方是進賢如不得已的本意
須看然後可以四字正孟子解紫規諷齊王者看稍不然
用舍賞罰不合天心不孚民志便眾畔親離求為匹夫而
不可得已如此則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利害開頭尚
忍苟且邪若說如不得已止為踰尊威之故則下二節何
再不及此意却歸着然後可為民父母則知此句正是如
不得已之故蓋惟為民父母方可以固結人心培植國脉
以成故國耳 徐軒中論云大臣者治萬邦之重器也人
主所宜親察也眾舉者可以聞斯人而已故堯之聞舜也
以眾舉及其任之者則以心之所自見又有不因眾舉而
獲大賢其文王乎畋於渭水邊道遇姜太公皤然皓首方
秉竿而釣文王召而與之言則帝王之佐也乃載之歸以
為太師姜太公當此時貧賤矣年又老矣非貴顯之舉
也其言誠當乎賢者之心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文王之
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霍然若開霧而觀天斯豈假之
於眾人哉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已心而徒因眾
舉也苟以眾舉為賢能則伯鯨無明山之難而唐虞無九
載之費矣聖人知眾舉之或是或非故其用人也則亦或
因或獨不以一驗為也况乎舉非四嶽也世非有唐虞也

大道寢邪說行臣已詐民已惑如是而專任衆人之譽不
以已察不以事考亦何由獲大賢哉且大賢為行也哀然
不自是偏然若無能不與時爭是非不與俗辯曲直不矜
名不辭諍其味至淡其觀至拙夫如是則何以異乎人哉
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為非也其所譽者未
必為是也 一菴宇宙大疑證云人才為世重顧其致殊
歟則其用殊應古卿三物造士後世專倚於文故古聘而
徵之而今投牒以自附其治效不古若不宜然我項安世
有謂科舉之法今日不可誰何之法也人才一限於科目
入是科者雖構機發養必官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
其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別作爐鞴以計陶鎔何歟朱
晦菴曰今取士法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
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如之何其可也國初薦舉
賢良方正孝廉秀才及山林隱逸洪武三年開科六年罷
復令有司必本德行次文藝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又令
各處舉秀才人材必由鄉舉里選訪求忠行嚴名之人永
樂初詔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敦請赴京宣德中
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出眾賢良方正之士有司保舉赴京
景泰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在京四品以
上官在外撫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指陳實迹薦舉赴京
後以漸士與舉主皆不能無疑今疑未及士而先疑于舉
者天下之私勝也故莫先于正俗以養士今日之士正則

他日之舉可免于疑若天下競相疑何時而已 宋史鄒浩曰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槩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于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 大全慶源輔氏曰所謂察之則必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 新安陳氏曰如此方見進賢謹之之

至如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不賢必去之勿疑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以己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為國家之世臣矣 南軒張氏曰既言進退人才之道復及於可殺者蓋如舜之四凶孔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言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去是人亦非吾用之去之國用人用之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之理矣 講錄云去不可一段是恐失賢之意恐其失賢者正欲得真賢也總歸於進賢

如不得已耳 進退生殺與衆同之而又自察之如此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緣其此之謂哉 如此二字總上用人殺人說然後可以四字重看此是鄂緊教王康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猶不如此便不合於天心便衆畔親離求為己夫亦不可得而不可為民之父母矣君如可為民之父母則國亦可為民之永賴非故國而何

○湯放桀

荀子曰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侯之國諸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聖王之子有天下之後也勢藉之所在

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遠者諸侯不聽甚者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有勢藉者羅不足以縣天下天下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然而暴國獨侈安能無誅不傷害無罪之百姓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効之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崇民之怨賊也不詳

人

漢南子曰晚世之時希有能知莫大焉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知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志意至闇也其行之為至亂也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戮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是不容妻子之數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 史記儒林傳轅固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雲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

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尚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容齋續筆云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漢韓固黃生爭辯最詳又東坡志林云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軻始亂之使當時有良史南巢之事必以板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

○為巨室

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可謂至論然予切考孔子之序書明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旨瞭如所謂六莚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楊子庖言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所言武王擔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玉芥臣使視君如寇讐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 朱子語類曰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賊仁是滅絕天理賊義是傷敗彝倫

聖王人洞味句
了人不善請
注通用金國不
知愛王句作正
解殊感七人特
之

不勝其任者可舍之而不用乎 朱子語類曰只是說王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金其學後雖只是申解前譬 白雲許氏曰萬鎰謂璞玉之價直萬鎰之金也

○齊人伐燕勝之

朱子語類云齊人伐燕孟子以為齊宣史記以為晉王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曉荀子亦云晉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不誤曰想得晉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宣王爾問晉王若此之暴豈能愈於孟子曰既做得不是說得他虛是他亦豈不愧也據史記晉王十年伐燕今溫

公信孟子改為宣王

遂硬移進前十年溫公硬拗如此初問云民悅與不悅方是天意以五旬舉之作天意不知天意却不然也孟子之意是如此要知天意當觀文武講錄云文王之不取是自然不取者原不為民不悅之故武王之取是不得不取者亦不為民盡恨之故孟子只因齊要取燕故引之以此耳 問文王時民何以自不悅者曰三分天下口有其二則彼一分之民亦是不悅者矣大全新學陳氏曰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在誰仁可以易暴燕人避燕之雲望齊之仁而歸之齊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而益甚之乎

蓋樂之也

○諸侯將謀救燕

大戴禮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 魏畧曹植曰古者聖君怒若雷霆若時雨 講錄云東面而征至大旱之望雲霓是湯未至而民望之歸市者不止至民大悅是湯既至而果有以慰民之望未至既至而西平重既至一遶歸市者不止是在市的民安耕者不變是在野的民安重在湯師之不擾民而有以使之各安其所也與誅君弔民一例看民大悅總統民說湯之行仁改若此此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民 講錄云天下畏齊之強晦庵子以忌字訓畏字愚意不可直訓作忌字但畏之之中有忌之意此畏字正與千里畏人畏字同意謂天下固畏齊之強也齊何至於反畏天下耶 是動天下之兵而不云天下之兵動者天下之兵動之者我也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金在野百人奪之况倍一國之地而又不行仁政其有不動天下之兵者歟 原旨云王速出令一節正答何以待之一句言父兄之已殺者不可復續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及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我者不能禁矣猶幸有燕衆之可謀以立居也此是失却第二着猶有第二着也 通義饒氏曰當時只是子哈子之為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哈子之別

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矣

○鄒與魯閔

通義仁山金氏曰集註恐人誤以為魯穆公也魯穆公顯以周威烈王十七年即位至周安王二十五年薨而共公奮立歷康公屯景公匿以後方與孟子同時則下穆公乃鄒穆公而非魯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 南軒張氏曰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故民視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所以為得反之也君行仁政而民為心民亦將以君為心而覩上死其長矣此感應之理也曾子戒之戒之之語非特為人者不可頃更忘檢身者亦當深体之 林少穎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自古用嚴形以毒民者未有不反于已然亦未有如衛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閔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嗚呼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商君以舍人無驗者困秦民卒以自困非特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虔終也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卯會盟而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出奔亡魏亡人以襲公子卯之故拒而不納反送以歸秦遂遭車裂之禍即是以觀孟子之所謂反乎爾豈不信哉 講錄云穆公之意只在

尤民孟子之意要公自尤出乎爾者反乎爾就不好邊說君無尤焉謂不當尤民只當尤有司又不當尤有司只當尤已蓋君不行仁政故有司不愛民而民亦不愛有司也 仁政汎說平時欲與聚而惡勿施凶歲發倉廩而散府庫皆非 初問云愛惜其民民情自聯屬人只為一体之仁見得未透所以尊卑貴賤絕不相涉不知天地生生之理自此間隔而血氣不貫久矣手足之捍頭目也血氣相貫也豈痿痺所能故在上者須萬物一體周流其所於上說如何曰仁政當泛就厚下之政說單以發財發粟講太狹君行仁政以倡有司則有司皆體君之心而仁愛其民乎素必不肯雷凶歎必請興發長上之道盡矣斯為之民者必知云云長上蒙前疾視長上字來斷指有司 賈太傅曰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宋史盧秉上詔神宗問曰聞滁和民捕蝗充食有諸對曰有之民饑甚殍死相枕籍帝則然曰前此獨趙抃為朕言之耳 講錄云有司最近民若得其人雖君有不仁之政而能寬一分者即民受一分之賜不得其人雖君有仁政之施而沮格不行者民亦無實惠之沾今之守令即有司之屬也不可不加意選用此以姓名疏之屏風者亦可

為後世法也已

○問於齊楚

左傳子產曰夫大國之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 淮南子曰外交而為援事大而為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廢卑體婉辭則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雖割國之錙銖以事人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為全若誠外釋交鄰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教死而民弗離則為名者不伐無罪而為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 宋史張處曰言

魏經義

卷之十八

七

戰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自求諸已而已通義仁山金氏曰滕姬姓之國在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古滕城尚在又曰間於齊楚是時楚地東澤彭城而齊自濟鄆以南至楚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小事大孟子嘗以為智而今乃云然是謀非吾所能及人鮮不以為迂然考之當時事勢則非迂也蓋迫於二大國之間兼事則力不給偏事則一必怒又况事齊則必為齊所并齊豈徒為滕而拒楚事楚則必為楚所并楚豈徒為滕而却齊以事理言之固不若保民固國與之死守則是為可爾其後不三十年滕不亡於文公不滅於齊而卒滅於宋則事齊楚之策誠不若自治之為得也 大全南軒張

氏曰與其望二國矜己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為之事為吾所當為而已然固國以得民為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

石渠意見拾遺云注謂無已解見前篇前篇無以則王乎註謂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意見以為前篇無已則王乎蓋言不用說齊桓晉文霸者之事當言王道此言無已蓋言不得已也孟子因滕文公事齊事楚之問則曰是謀非吾所及也無已不得已則有一事而已 講

魏經義

卷之十八

七

錄云滕文事齊事楚之間不是要舍一國而事一國蓋要於並事之中尤加厚一處庶乎得有可依也孟子云是謀非吾所能及亦不是教他莫事齊楚二國畢竟都該事但要依他以圖僥倖則非吾謀之所能及者無已却有自立之道焉國以城池為險築城鑿池是守之之具與民守之是君率其民以守效死者君先致死以守也民弗去者民亦為之死守也然要民弗去非素得其心者能之乎自立之道如此舍此而依人以為僥倖之圖則謀之不可為者矣 無已二字是轉變的話頭猶云不然則有一說也初問云死守最難平日須有固結之仁聯絡已久民心方不散而死守之事勢到此時必忠義之士憂君之憂死君之難如張許率民慟哭有背城一戰之決絕有轉危為安後禍為福之理不然徒恃城池亦不濟事 滕世紀序云

滕之偏於宋畏於齊楚其不能國亦勢使然也宋襄之執
滕曰討不服宋也宋文之圍滕曰討其不事宋滕誠有罪
矣不省其德而執其君不務其禍而圍其國不幾乎無道
行之乎至於宋之盟料叔以為滕宋私也成周之城仲幾
以為滕宋後也非其過於宋者然歟異時滕文公曰滕小
國也事齊乎事楚乎故嘗以之楚而過宋則不惟畏宋而
又畏楚嘗以問薛蕤而恐於齊則不惟畏楚而亦畏齊是
不特文之世為然耳自戚之會七國皆在而滕之不至曰
以齊故也申之會四國不來而滕之不敢不至曰以楚所
及也非其畏於齊楚者然歟然則松栢之下其草不殖滕
之亟亡非滕之罪也然滕之亟亡則亦有其故矣蓋滕文
文王之子孫與魯衛兄弟也故家遺俗流風善政寧無一
二之僅存可以保國而特其世哉今觀渾罕之言乃以滕
之先亡亦出於偏而無禮滕之弊政雖不可詳然自春秋
之初于魯旅見而典禮之已紊與薛爭長而班爵之已墜
喪紀之莫行經界之不正循習僻陋是不一世則典章文
物之廢壞其來久矣是以國君無名用狄道也會朝稱子
用夷狄也凡先世之餘澤一切淪胥於夷狄而不見則滕
果何所恃以立國乎夫以滕之壤地褊小介於數大國之
間而無禮以固其國至於速亡是春秋之不足於滕也宜
哉

○齊人將築薛

齊人將築薛曰瓦
等之君如國為
已主來皆我民
故前公欲以此
後之國思其

通義仁山金氏曰薛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今徐州滕
城薛城仲虺皆相近仲虺城即薛舊城也是時已為齊地
封靖郭君矣 前漢書匡衡曰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
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
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其功 疑問云大王去邠遷岐
然其不得已說不得已三字見太王平日愛民及今日之
遷國皆於天理上着工夫故緊緊承說苟為善後世子孫
必有王者矣此亦天理上决其如此若君子創業垂統特
求為可繼焉耳豈敢自僥倖於其天哉滕於今無可奈何
只還為善而已矣聖為善者看實在天理上做凡可為宗
社生靈計者無不為之是則今日之所當為者此外更無
他事也苟為善不指太王說看太王說來見事勢危迫中
自有天理當做的不消着忙亦不可苟圖僥倖 初問云
為可繼也繼繼緒也存宗祀也苟延其如綫之緒而不使
之絕也要延宗祀便須以天理而屬民心註中可繼續而
行認在事上說却便似為善以此句訓作可繼一字不是
孟子意謂君子當思難時遷國而去創業以垂統暫且畜
延宗祀而已便着忙不得若夫他日昌明再造則存乎天
君今日無可奈何且遷國去勉強在天理上着工夫罷
原旨云孟子告齊梁之君是何等大話告滕文只是勸他
為善又以後來事實慰他又說不敢必皆無可奈何之辭
其實句句皆是實事無一毫迂闊此所以為孟子也 講

樂通子見此
樂通子曰子
樂通子曰子
樂通子曰子
樂通子曰子
樂通子曰子
樂通子曰子
樂通子曰子
樂通子曰子
樂通子曰子

錄云善守身者所恐不在於六氣之致疾善為國者所恐不在於四鄰之相侵是故秦之亡也不在於六國未滅之前而在於六國既滅之後隋之亡也不在於南北未一之前而在於南北既一之後亡國之變豈真在於鄰敵哉達者亦可以無恐也矣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

范蠡曰昔公劉去邠而德彰於夏夏讓父讓地而名發於岐宋史林勲曰古之外夷固有不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諭惟外夷之欲是徒如今日事我脫或包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

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

通義仁山

金氏曰程泰之雍錄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面上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許至於岐下也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有周城

答問云問何患無君舊說是與民決別之詞如何曰二三子何患無君兩句相呼應不

爭地而見奪於夷狄疑於無君矣然非所患也哉將去之狄人非而君耶唐荆川曰何患無君不是與民決別之詞乃是率其民而去之詞 講錄云韓退之岐山操云伊岐有阻我往備虞虞莫予追是以何患乎無君為有別人來

君之非也

何益且邠土之民皆祖宗以來累世之赤子也而可委之於狄人乎

路史曰諸侯以保社稷為孝是故國君去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大夫以守宗廟為孝是故大夫去國止之曰奈何去宗廟士以守墳墓為孝故士去國止之曰奈何去墳墓諸侯失國曰喪大夫士之失位亦曰喪以不

孝虛之也孟軻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効死不去此重去社稷之義也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此重去墳墓之義也土地人民諸侯之寶也是故春秋於外取戒必書所以見不能保其土地與人民也卿大夫死衆士死制是故國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四郊多

舉大夫以為厚而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則大夫不可以不死衆矣奉命以出有死無質士大夫死行列百吏死職則士不可以不死制矣雖然國君死社稷而太王去邠大夫死衆士死制而管仲不死子糾蓋死社稷以為民也去邠以為民無死制而死衆死制以為君也死非為君無死可也 講錄云國家之土地民人自吾身而得其吾身而棄猶之可也若先人所受於天子也世世守之非身之所

能為者則雖有敵國之侵但當効死以守之也豈可輒去而還之他乎去之而不死在先人為不孝之子在天子為不忠之臣不孝不忠即不死矣亦有可死之罪 原肯云當時為文公計而守是第一看邠國是第二看孟子於文

公初問即告以死守一着於再問始告以遷國一着至於三問乃并二者告之乃先之以遷國而終之以死守則其意未嘗不在於死守然教人去死甚難故又使之自擇唐書陸贄曰夏之即序周之干衰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棄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向者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剪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効不其然歟

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若以強弱利害言非天理之正也故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嘗考左氏傳滕蒧爾國服乎宋久矣宋人請滕而不與盟宋仲幾曰滕吾後也是以終為所并史記滕無世家孟子注云世本有考公廩與定公相直其子元公與文公相直宋之滅滕未知當文公之時歟抑其子孫也然觀去卯効死之對滕之勢已危矣孟子去齊在報之元年文公問孟子於鄒在去齊之後滕滅于報之二十九年此其可考者余恨或者謂為善之無益而息也故發明孟子之意以扶天理正人心責倫餘談云孟子告滕君或用遷國之權或守死國之義皆是也顧其君何如耳欽宗以庸懦之資必不能戰亦不能守又不能死者也唐恪以天寶故事勸其幸洛以圖興復何果以平王失策勸其堅守以存宗祀各得孟子之一說亦是也然與拘常而不達變卒歸於亡國辱身而後已譬有巨盜突入民家為主入者度吾力足以拒之則拒之可也不能則避之可也既不能拒又不能避身為盜所繫妻妾為盜所汚且併其有而失之智乎不智乎恪之說近之矣

○魯平公將出

論衡曰公寮梁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說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嘗行與諛相遇天未與已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

劉孝標曰夷叔斃泚媛之言子輿困臧倉

之訴聖賢且犹若此而况庸庸者乎 大學衍義曰小人
之讒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說以眩惑之魯平公之
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覘知其意乃以孟子後喪
毀之謂其厚母薄父於禮義為有愆也平公果惑其言不
復往見蓋真以臧倉之毀為然矣小人之能轉移人主之
意類如此 通義仁山俞氏曰魯自哀公以後歷悼元穆
共康景文公至周慎親王五年平公旅立凡二十年而薨
時周赧王十八年也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至梁時已
稱史伯親王五年孟子仕於齊凡三年當赧王元年致為
臣而歸明年孟子又之宋滕不知魯平公歟見孟子當是
何時是喪母歸葬之後 白雲許氏曰前以士後以大夫

議經義

卷之十八

主事

蓋言喪禮也儀禮有士喪禮篇大夫喪禮亡不可考 答
問集問前以士四句舊俱以上二句為指喪禮說是否曰
一意疊說總就祭禮說勿以上二句為指喪禮喪用死者
之爵孟子雖為大夫其母應當從父樂正子本只用前以
三鼎套他却先之曰先以士後以大夫直是要露出大夫
士字以陰折之耳 大全雙峯饒氏曰五鼎是大夫之禮
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 東陽許氏曰儀
禮特牲饋食禮士祭禮特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膊臚膊骼
正脊橫脊長脅九肋三離肺二扞肺三為一鼎魚十有五
為一鼎腊獸之乾者用兔為一鼎少牢饋食禮大夫祭禮
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肩膊臚膊正脊橫脊短脅

正脅伐脅十一肋腸三胃三臑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
十一肋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膚九實于一鼎魚
用鮓十有五而品脂用麋一純而品肩臂臚者股骨也膊
胛股骨也正脊七之前也臠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膚華
肉也離肺者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扞肺者切肺也舉肺
尸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舉肺即離
肺然肺即扞祭也凡牲用古腊腊合升立右胖故曰腊一
純猶全也然此諸庚之大夫士若天子之大夫用索牛
士用少牢 疑問云此與公伯寮題子路童蒙同行止二
字以道言道之行止在人然其行其止若或使之尼之則
天之所在故下緊說行止非人所能也聖賢於此不是以
天命自諉吾道之行止原非人力所能主張 通義范氏

議經義

卷之十八

主事

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己者有
義在天者有命脩其在己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尊
用賢德奉行天命不當諉之天也 答問集問不遇魯侯
舊指乘輿一見說如何曰遇魯侯重看須是諫行言聽以
心相過之謂非止乘輿一見便做過也 講錄云范氏在
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之說最好蓋得君相
造命之意使平公不惑於臧倉之謗或因樂正子之辨漢
來見孟子則是能以人而回天矣孔孟所以皇皇於春秋
戰國者為此 濂溪子人有謗之於趙清獻者趙甚感以
臨之濂溪康之超然清獻後悟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

茂苑也伊川子濟南之行人曰是行也公族子與和怒為之耳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為用尤臧氏二先生真得孟子之家法哉

論語卷之二十八

孝

談經苑卷之二十九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茂苑友人許士昌校

孟子

公孫丑章句上

○夫子當路於齊

文苑英華抄變二賢論云子貢以管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賢於宣尼宣尼以管仲之奢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下蓋譏其僭上偏下之失或謂無所輕重予敢繼其末以謝先後焉夫齊桓承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常久亡於外自管先入有國之後銳心以求其

治及叔牙言夷吾之能脫囚服秉國政有鮑叔之助隰朋

之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衰替之朝有田國之疆有樂高之侈時非曩時君非賢君當崔杼之弑也能挺然易其盟陳氏之大也能晚然而其短獨立諛諂之伍自全於紛擾之中人無間言時莫與偶若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隰之助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豈減於管氏乎以其鏖鏖而朱紱孰若豚肩不掩豆以其三歸而反玷孰若一狐裘三十年矧國之破家之亡者以奢乎以儉乎語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然哉知聖人輕重之旨斯在通義白雲許氏曰公孫丑問管晏

孟子曰：「管仲、鮑叔牙不與公子糾。」
孟子曰：「管仲、鮑叔牙不與公子糾。」
孟子曰：「管仲、鮑叔牙不與公子糾。」
孟子曰：「管仲、鮑叔牙不與公子糾。」

而孟子獨鄙管仲不言晏子蓋晏子之事任才言功烈暗
非管仲比而管仲輔桓為五霸首充天下之所共宗仰故
孟子雖斥管仲又曰魯西敬畏子路排斥管仲而言管仲
功烈之卑是謂子路僅得行其志則功烈之大可知矣非
獨言心術之邪正而已 龜山語錄管仲之功子路未必
能之然子路能我馳驅者也管仲能遇耳又曰自孟子後
人不敵小管仲只為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
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倖比而得禽
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 文苑英華
李宗閔論客有問宗閔曰孟軻稱齊王由反手謂管仲不
足為若是則功業存乎人不存乎時不亦信乎宗閔曰非
也 孟子之二十一
也可以王而王可以霸而霸非人之能為也皆此時也人
皆秦時以行道者也 不能由道以作時者也能因變以建
功者也不能由功以反變者也 原肯云以齊顯而後天
下知齊以齊伯而後天下尊齊以齊王而後天下一於齊
知此則可以論功烈 通義白雲許氏曰湯之孫太甲繼
湯主太甲五世至中宗大戊大戊三世至河亶甲河亶甲
子祖乙祖乙六世至盤庚盤庚三世至高宗武丁武丁二
世祖甲皆賢君也祖甲殁後六世七十餘年至紂 史氏
曰孟子謂商家代有賢聖之君已自難變又加之武丁中
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況紂去之未久故雖暴虐亦未遽
至於亡所以文王興起之難耳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言

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感久而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
曰久而後失之亦是言其感久故未易衰衰未久故久而
後失皆反覆哉明文王何可當也一句以歸重於文王猶
方百里起是以難也之意耳 疑問云由湯至於武丁即
舊說碎分時勢愚謂聖賢賢賢賢賢賢賢賢賢賢賢賢賢
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文王為不易乘耳 路史曰賢人
見子其國之基址柱石也較築紂之亂久矣其可以亡矣
然而兩賢猶在三仁未去則猶未至於遽亡及其一旦釋
而去之基址傾矣柱石偃矣堂其能以獨存乎是故商書
維其維子之命而夏書終於女鳩女方言賢人君子之去
留社稷存亡之所繫也 饒峰饒氏曰故家舊臣遺俗舊

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感久而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
曰久而後失之亦是言其感久故未易衰衰未久故久而
後失皆反覆哉明文王何可當也一句以歸重於文王猶
方百里起是以難也之意耳 疑問云由湯至於武丁即
舊說碎分時勢愚謂聖賢賢賢賢賢賢賢賢賢賢賢賢賢
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文王為不易乘耳 路史曰賢人
見子其國之基址柱石也較築紂之亂久矣其可以亡矣
然而兩賢猶在三仁未去則猶未至於遽亡及其一旦釋
而去之基址傾矣柱石偃矣堂其能以獨存乎是故商書
維其維子之命而夏書終於女鳩女方言賢人君子之去
留社稷存亡之所繫也 饒峰饒氏曰故家舊臣遺俗舊
民是說在下底流風之化善政之事是說在上底 講錄
云微子微仲比干箕子四人是同姓之賢而一人是異
姓之賢 鬼谷子曰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上有可抵
則為之謀 莊子曰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
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呂覽曰民之窮
苦彌甚王之者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 史記賈子
曰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替亡新主之賢也
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 後漢紀馮異曰有桀紂之亂乃
見湯武之功民之飢渴易為飲食時也 主術訓曰至精
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騁驚雷不若此其
亟 曲江文集云化愚於勃嶺若順風之遠感同於時德

甚置却速則何草不偃何心不應 賈峰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而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金非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鐵基而後可以待時君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 講錄云引孔子之說只以撥行仁政而王與飢渴易為飲食之意不可把此條與時勢二條作三平看謂時勢既易而德行又速也速於於字訓作過字置郵之傳命固速而德尤過於置郵速之甚矣 德行連本時勢易說孔子未必在此意引之者然也若不本時勢說則文王之百年未洽者又何不速歟 後漢紀袁宏曰夫才智有餘功名不足者有矣事業未半而歎過者有矣所乘之勢異而難易之功殊也 文選陸士衡曰自時啟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乎臂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 講錄云此總上文之語當今之時也萬乘之國勢易也我若乘此時勢而以齊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其德行亦甚速也故政事之行但半於文王不必百年之久不待武周之繼而功烈之所就則必倍於文王不止三今之有二天下之未洽矣所謂王猶反手若此也夫以文王之功而且可許其倍之况管仲晏子區區獨顯之功又何足為哉

○夫子加齊之卿相
歷代確論類讀曰凡孟子之說皆得之子思而已故不動

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為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為然則其行之也安是以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為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浩然之氣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孟子曰志一則動氣氣當則動志夫志意既修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為而惟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為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氣者心之使也心之所欲為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強為之則其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吾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離然後臨事而謀維苑 卷之十九

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眾先論功未見而志先信者以有是氣而已養志以致氣盛氣以充體體充而萬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於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學而兼守之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此官黜之養勇也曰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此官黜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

以為可為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豈然為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謂之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強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放之而不求則終身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得其真渾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待其自至而不強是學道之要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眾水既發合而為一汪濊淫溢充塞

蘇軾

卷之二十九

木

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茂洲諸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真能支予嘗試考之彼何若此以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停得下而流忘已而因物不為易男不為險怯故其散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於外其中汪洋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蓋亦未始不浩然者也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通義白雲許氏曰此章當作五節看自章首至曾子之守約也為第一節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第二節自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為第三節自宰我子貢至所願則學孔子為第四節自伯夷伊尹於孔子至

章末為第五節朱子語類云浩然之氣一章孔子兩句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先生問趙丞省不動心章如何曰已略見得分明曰公道那處是一章緊要處趙舉持其志無暴其氣為對曰不如此趙舉集義所生以為對曰然因言欲養浩然之氣則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若事事合義則仰不愧俯不忤原旨云此文一生一節自此官黜節至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是從不動心生來自不得於言至必從吾言矣是從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生來自子貢問於孔子至未有感於孔子也久是從夫子既理矣乎生來前面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此一節驟看似冷細

蘇軾

卷之二十九

七

看起來却是一章骨子說了一箇孟賁後面却數出北宮黜孟施舍一項人而終之以曾子畧見學問源頭終非其所願學後面終之以孔子而加之以顏學則孟子隱然以孔子之道自任矣如此則遠邁百王高出群聖亦在於此而又何有於卿相之位霸王之業哉
二谷嶺南集云動心云者非必疑惑恐懼之謂也濂富貴賤貧賤屈成武凡有所動於中者皆是也以齊王由反手使天下之民舉安自公孫丑視之可為動心不知堯舜事業由堯舜視之淳雲也故曰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孟子一書論語一義疏也如養氣一章即孔子勇者不懼有天下而不與殺身成仁至死不變等語耳初問云丑此

問儘有見心也者功業之本也做大功業皆從心出若平日所養不得力則遇事時不免此心忙錯與須整點安排孟子不動心全是平生學力已到掀揭事功隨手應去更無退縮屈餒之時心體力量便從此盡 大全陸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 孟子則曰天道常運而不息人心常活而不滯而云不動心者何也常活不滯者人心之本體動乎自然者也四十所不動者不失其心之本體而能不動乎勢利者也是故知常動之體然後能不動乎勢利也 郝子知言云孟子譚道術於戰國紛爭之日血氣用事之時發出養

氣一段是應病藥方耳畢竟千萬世學人皆坐此病便是萬應金針不動心非是枯木死灰相似為卿為相為霸為王素位而行無所滯碍雖掀天揭地何曾用氣 後漢紀袁宏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以爲可川之時在於強盛故舉大限以爲民表 楊子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于勇也其廣乎 朱子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是硬把定是鹿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心有主則能不動此句總言下五人

北宮黝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孟施舍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曾子以理直為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主而不動心也告子言悍強制而不動心也 二谷嶺南集云不動心在熟無嚴諸侯在舍無三軍在曾子無千萬人在孟氏無霸王皆是有主 程子云心未定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拒君子莫大於正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為不動心 譜錄云不動心便是勇故下文以勇字發明不動心之道

、印古心語云膚撓手足無所措也目逃耳目無所加也

此氣既者無所聊賴之狀無所謂被刺者 知新日錄李九我曰不膚撓不目逃此二句是孟子畫出北宮黝的像言其膚撓然而不撓其目凝然而不逃或云膚被刺而不撓目被刺而不逃則無此理或云其勇不可犯不至於被刺而撓且逃則又多一層不似孟子語氣 二谷嶺南集云秦舞陽殺人莫敢迂視至秦連則變色猶是有秦王也黝于是乎斂鋒陽矣 通義白雲許氏曰量敵而進謂量度敵人之堅瑕然後進兵慮勝而會謂謀慮必有可勝之理然後會戰 朱子語類問集注云施是發語聲何也曰此是古注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問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之他之類 車若水曰曾子曰自反而

然

然則歸去來
 所以歸者直外
 其未交按周體
 注云野也退也
 謂自反而不能
 退者是有關心
 也雖得實情亦
 不歸焉自反而
 能退歸則千萬
 人在前我無前
 心注亦無字

新編

十

之無懼不能以理為主全是氣之所為若有人以理勝之
未有不屈者如項羽蓋世拔山之氣只被高帝三軍縶素
為義帝散喪羽之氣便從此屈而奄奄九泉下人笑曾子
以理為主有理就有氣內省不疚者夫何憂何懼王公遇
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儀秦遇之失其辯賁育遇之
失其勇隨他天來大事皆不能屈服故曰又不如曾子之
守約也

海蟲編云要心不動作硬主張只不動便了縱然暫時
按伏得住其偷心怎得絕即這硬不動的便是偷心了也
所謂將心無心心轉成有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何異縛樹
枝葉而求樹之不生者乎如告子分明自知不得于言不

蘇軾

卷之二十九

主

得于心這雨不得便是他受病根本當下動了也乃曰我
只一箇不求便了正是掩耳偷鈴孟子認得動心的根本
在這不得處所以氣不直壯言不今曉却須知他養他養
氣非求之於氣知言非求之於言總只在心上作功夫氣
心之氣也言心之言也一得於心則氣不期養而自養言
不期知而自知矣所以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蓋告子不
願得與否只要不求孟子不願求不求只要得於心欲辨
孟子告子之得失者無他辨諸心之得與不得耳告子便
是縛枝葉的孟子正所謂根下着刀者也義即是心求得
於心便是集義集義則知言養氣都在裡許了所以說到
知言處只數句無功夫如何集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

蘇軾

卷之二十九

主

忘勿助長便是此孟子一生學問大頭腦直接聖人之傳
處看此句那得草草大拉人不是作意便是忘懷舍此二
途便無措手處纔忘懷便是無事了便是忘了纔作意便
是正了便是助長了直是趨向無路湊泊不得親之如大
火聚之如生鐵鑿古人教人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
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寐默通人只有此四
路把來一時塞了却要他別尋一路難哉難哉不知此正
是吾人放身命處誰能進一步於百八竿頭自點浩然之
氣一時養就差別言語一時知得方悟此心寂靜活潑不
以求時動不求時不動也不動時固不動動時亦不動也
動亦不動是為大定無不得之言無不得之心不須求亦
不須不求方纔是當人大休歇處

朱子語類云不得於言四句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
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
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
唯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孟子謂言
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其不得於心若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
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
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
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二
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誠實者心恰如主帥氣

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捍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憑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脈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誠道之辭方為有下落也至於集我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問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自已之言耶是他人之言耶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問氣體之充曰都是這一點毋子上生出如人之五臟皆是從這上生出來問志至焉氣次曰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且以言怒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震暴了便是暴其氣志却反為所動今夫躁者趨者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是忽然喫一跌氣一暴則其心便動了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在車聞驚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今學者要領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前言心與氣忽又變心言志者蓋心以全體言志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言欲致持之功則就其動而有所向處用力若心則不可言持矣故志字尤切後云氣壹即動志即

以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證之可見動其心即是動志矣石渠意見補缺云志為至極之說恐未然蓋言志之所至之處氣即隨之而至如帥之所至之處而卒徒亦隨之而至也故云志至焉氣次焉傳習錄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問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功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餒自是從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明儒

矣此所以行萬世而無弊也錢 淮海近語云告子勿求於心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勿求於氣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告子之學心與氣離內與外判不動心之所以非也孟子所論持志則養氣即在其中無暴其氣則持志就在其中心與氣一內與外一不動心之所以妙也曰氣之帥曰體之充曰至曰次曰持曰無暴通是兩舉其詞以見合一之體段工夫非支離也志壹動氣氣壹動志見時時持志使時時無暴其氣時時無暴其氣便時時持志自然天君泰然百體順從不至有趨蹌之患若蹶與趨是氣暴而志不持矣志不持而氣暴矣合一之功失而交相害矣下文言浩然之氣而不言志只浩然二字便心氣內外

卷之二十九

七

一以貫之外却此心之本體何處見得浩然可見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真有不可得而支離者也 初問云不得於心是理未明而行不合理有差失處告子到此時雖心有不安却硬撇下勉強排去不思所以補之惟恐動心此是告子從前已欠了一段工夫矣若孟子集義豈有不得於心者乎無不得於心自不消求於氣以補之注中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連句差告子是強制其氣使氣定耳以氣定時即為不動心恐是認錯了告子只要一箇氣定是氣上做工夫是倒做孟子持志是心上做工夫是順做持其志是敬守之也正是戒懼謹獨工夫存養此心也志是心之所之此志常在天理上則一切血氣自消自歇

安得暴橫只一持志則氣自無暴矣故持志是一了百當工夫 此志即是性靈氣即是性發見作用處其作用處以性靈為主即所謂志也若不出於性靈便純是血氣不免於暴心不在腔子裏則視聽言動一切作用皆從邪處奔走橫放四出非所謂恭平故志為氣之管攝握機權出命令有將帥之義氣為志之役使翕而張之鼓而作之有充體之義二者原相離不得志至焉氣次焉惟其不相離所以氣虛亦索然無管 士翼云知言者人之言也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已言且忽况人言乎 二谷頌南集云視聽言動皆氣之運也主之以志告子之志主於自是故不得於言則不求于心 不得於心猶是主宰不定也非氣能使使之定也故不求於氣 西吳不可奪志是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故一人雄入於九軍不見彼之衆我之寡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自可第告子不知所以求之心耳惟知集義不加正助亦是勿求於氣也 傳習錄或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起持說 孟子則曰志至氣次主乎志也一也既持志又無暴氣志氣而主也二也志氣一也二而言之者合內外之道也其實一也何也凡滿千人之身者皆氣也而其氣之精靈著心志也故曰持而無暴志之達於氣內外本末而一致者也或言將帥卒徒是二之也惡乎

卷之二十九

七

一 二谷嶺南集云志氣雖有分實不相離者也故曰志至氣次記亦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 羅念菴云持志無暴氣一章分明是內外併了告子不知我而外之乃極信仁為內做得主張定處至應物因物付物更不煩安排此與理學只絲毫之間耳故告子最近禪以原制其心終告子似未盡告子若助長一節乃是孟子推出暴氣之病恐不是我告子病源試思之以先孟子不動心之人而以強制膠恐不足為孟子道亦覺與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而言不相應也 薛雙江云自志氣之帥也以下六句是孟子分說自家所以可告子之意以告子知心為大但不當令志與氣為二也蓋志是氣之將帥氣是志之卒徒衆難百

薛雙江

卷之二十九

十八

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為甲乙之差故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辨亦既曉然矣 口義云志至氣次志氣既是合一則功夫亦不可分而為二所以持志者又不可暴其氣持志而無暴猶云直養而無害有事而勿忘此合一之功也 蹶後動心是暴氣而持志不定之驗見得志氣不可分開說持志無暴亦不可作兩樣看 正蒙曰氣與志天與人各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皆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讀書錄云志動氣多為理氣動志多為欲 二谷嶺南集云欲得志壹不可使有毫髮動今其心正助則今其心矣是以害於氣 初問云志壹動氣二句亦只說得交勝意因丑問而答之也原不曾說無暴是何如用功下文直養無害只在心上用功非從氣上加功也 溫公云蹶氣逆上抱氣有所向也趙岐誤解稽中散集云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胃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今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勁刷理髮醢醢醢額僅乃得之壯士之然赫然殊觀植髮銜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 二程類語云或問人或倅急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愈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

薛雙江

卷之二十九

十九

孟子易簣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
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自
驚縮曰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眾人也凡
氣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懼生則盈死則涸
氣變則心為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帥也今心隨
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為之帥矣氣反為志之帥而吾
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則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
心御氣而不為氣所御以心後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
耕而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美里之囚
而商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辟席之時
易簣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
諸錄卷之二十九 二十
自憂自樂自元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哉楚武王自慙侮
諸侯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初不為之蕩也迨其季斗
以堂堂楚師伐蕞爾之隨將受兵而心蕩焉蓋楚武初未
嘗知治心之理所恃者血氣之剛爾平時臨敵而心不蕩
焉非真能不動氣方剛也血氣既衰心安得不從之而蕩
乎 薛文清公要語云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
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
暴其氣也
朱子語類云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
是非邪正人雖歸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 孟子之不
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

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莫判然於胸中而能肅然
猶百萬之眾又皆望其旌旗聽其金鼓為之赴湯蹈火有
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
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
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
陸子要語或問養氣先生云此當求血脈只要理會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當吾達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蓋
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
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
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
元史胡景行錄云木有所養則根本固而枝葉茂棟梁
之材成水有所養則泉源深而流派長灌溉之利博人有
所養則志氣大而識見明 荅問集云知得方能養氣是
工夫入手處養成方能知言是工夫得手處 孟子之不
動心以知言得之是言與心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而另作一件物事也孟子之不
動心以養氣得之是心與氣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便又把心在氣外而另見一個去處也 困
辨錄云養氣即是養性以直養而無害是孟子學問主腦
養氣便知言蓋權度在我而天下之輕重長短莫能欺非
養氣之外別有一種知言之學也 薛畏齋曰氣一也而
何以有浩然之名所以別志氣於血氣也 二谷類南集

云知言養氣皆功夫到後極明極剛非先知言而後養氣也格物致知是集義條件知言養氣其效驗也所謂仁者必有勇初問云難言也謂須是真實自得方認得此氣耳學者須功夫到頭方此氣充滿方能識得若稍不到頭而欲浩然便是義氣便是助長非浩然本體其既能知此剛大之妙用故孟子難言二字謂須實體也非漫然無工夫若可識也大全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散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衰者則委靡與懦都不解有所立作維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程子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識得當行不歉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淮海近語云浩然之氣即流行宇宙中之太和元氣而人得之以生者此氣本至大本至固本塞乎天地本配乎道義惟不能直養則害矣不能直養無害則不足以配道義無是氣而餒矣欲養此氣欲有此氣惟在集義義根于心氣之主宰在此氣之運用在此只集義二字持志無暴同體並妙心氣內外一齊俱徹人得天地之直理正氣謂之義是義也非難內而外也人養此直理正氣而無害謂之集義是集義也非難內以從事於外也集義則行即是心心即是行然後浩然之氣自生可見氣之生者義之集也非氣自生也故

朱子曰君子
子思何則養子
也無害力

行有不慊於心則氣自為之餒義之不可勝取如此義之不可外明矣然則告子之昧乎此者非以其外心於義外氣於義乎蓋義生於心之自慊則精義於心可也彼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不知求義於心矣氣本於義之所集則合氣於義可也彼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不知求氣於義矣此正是籠取而為心與氣今內與外離行之不求慊於心者也非外心於義外氣於義乎孟子測曰人與天地之氣一者也人者天地之心而氣者天地之氣也故人能直養無害復其本體之浩然而充焉充也者非但體之充也充之而天地塞焉矣何以直養無害也直者正也正者中也中正者後之勿忘勿助之謂也不中不正則害之矣後之懼苗助長而反害之之謂也夫氣固自浩然也直養之無害之而已矣非有所加之也其為氣何以配義與道而無是餒也配也者合一之謂也非以此合彼為有助之謂也言有助則二也其浩然者即氣即道義也非道非義何以浩然苟不浩然何有道義故曰無是餒也道義者氣之中正者也氣之不中不正則道義索然而餒可以見理氣之合一也何謂是集義所生者非義龍而取之也集義所生可以見理氣之合一也集也者聚也猶之市集然也市集者百貨之所聚也敬者德之聚也集義所生於中者也義龍而取取於外者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何也理氣之合一也二程類語云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

不可開一關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
但坤卦不可言則言則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
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方即剛也 讀書錄云孟子
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至大則大而六合細而一塵無非
此氣之光周至剛則貫崖石而草木生透金鐵而鎔溢出
人之氣即天地之正氣也能直養而無害則塞天地貫金
石至大至剛者可見矣 初問云至大是極天蟠地宇宙
內事皆可轉旋至剛是死生利害皆壓不倒總而言之便
是天地間無事不可做無處不可到要之氣也者即心體
作用處也心體原無私即無私便發出不可禦是何等根
脚何等力量塞于天地之間只是不虧損他本來力量耳

孟子卷之二十九

三

非是至大至剛之外又別有加增 直養直字從易經直
方大來惟義最直生理本直從本體做出是何等直直養
便是無害非直養了又須無害凡有所作為挽以私意便
已枉了非所謂直養也既非直養便是害下文集字之意
即在養字內集正所以養之也直養者以義養之也 原
肯愚按蔡氏有曰塞乎天地之間是無一事做不得無一
處去不得橫直擾再無有能阻撓得他便是不可懸意
說得玄妙觀蔡氏此說則是自吾身以上皆為空鑄天地
之間便有不充塞處矣不知此一節是孟子於難言中指
點出一箇浩然的體段來由今觀之天地之氣升降飛揚
何處不滿野馬塵埃直生物之以息相吹此天氣之降

也葉陸空中飄飄不下此地氣之升也可見天地之氣無
處不滿吾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方儲精之時吾人之氣即
與天地之氣一般及有生之後物欲昏耗其真止漸漸消
便與天地不相侶了只看孟子說夜氣也是他真氣斷
到此方有一點清明之氣出來方與天地之氣相通若能
全養此氣則天地之氣即吾之氣吾之氣即天地之氣如
何不塞乎天地之間故知蔡氏之說為未當也 至堂漫
筆云塞乎天地之間塞字與吾性字字相應是充然不撓
屈之義與塞天地貫金石語微不同雖橫渠亦有天地之
塞吾其體之言恐與孟子之意不同 嚴下放言云若氏
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

孟子卷之二十九

三

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廣孟子從
孟子則廣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相反反人氣散之則與
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已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
以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為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惟
持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
則直養者乃所以為柔也蓋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 朱
子語類問合而有助之意曰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
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其氣耳譬如利刀不可
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利刀何為 義者人
心節制之用道者人事當然之理 李先生曰既是觀貼
起來又曰若說道觀貼却是而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文前

出來思之一滾滾出來說得道理好觀貼字說配字極親切 石渠意見云蓋言氣配合義道使其行之勇決而無所疑憚若無義道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然氣非道義則不充道義非氣則不行下文是復申此一節之義集註言若無此氣則其體有所不充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是言無氣則義餒非是 楊升菴集云朱子注配者合而有功之謂高泉謝氏云合字是也而有功字却非謂其有彼此之分也文公此解緣信師說大過延平先生云配是觀貼起來又云氣與道義一滾滾出來一滾滾出來之說極精而觀貼起來之說欠瑩解配字只消一合字足矣不應并取補貼之說而添有助字也曰有助則又似兩物相補

二

卷之二十九

二

、朱子曰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 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 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精漸集義自然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掩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積夕之功能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有

三

卷之二十九

三

也 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對集字與集字對生字正與取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 義氣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此容氣耳不久則消矣 雲峰胡氏曰集義即是直養義氣而取之即是有有所作為以害之集註訓懶字與大學音義同自懶則心廣體胖不懶則餒餒字正與廣字胖字相反集註訓以直養則曰自反而縮此則言自反常直自反不直見得孟子養氣之論正自曾子所謂自反而縮來也 朱子語類問集義是以義為內義氣是以義為外否曰不必如此說此兩句是掉轉說如云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蓋義本於心不自外至積集此義而生此氣則此氣實生於中如北宮黝孟施舍之勇亦自心生 明儒經翼曰集義與義氣有辨集義是時時求慊於心從自反上做功夫心安即是義義氣是事事求合於義不求自反未免有遺心之行所以謂之襲物理不外吾心世儒格物謂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要去格他正是襲襲之學行有不慊於心是申明集義所生也義外是申明義氣而取也正所謂毫釐之辨王伯之所由分也 二公類南集云謂精義而後能集義非也義不能集心猶是粗集而充之是曰精義 原旨云集義最難如何謂之集今人築堤捍水謂之集致貨交易亦謂之集言其逐一湊合非一頓可成也如何謂之襲兵家掩人不備謂之襲服制

莫歸於外亦謂之義言其事掩取不由中出也生者如苗生之生得氣而自滋也取者如取求博得之取舉手而可得也孟子此等處字義甚是下得精切 口義云集如積集之集只是事事求其心之所安心安處乃義也集義則氣自生這義不是外面揀好事去做取求得來也行有不慊則餒是氣餒取不得的證驗夫義何期於氣而義不得氣便餒可見義從心生氣從義有氣不可以外求則義安可以外言也 講錄云集義之人心體正大光明純是德性用事事都快於心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自然揚眉吐氣烈烈轟轟而此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重集義上生字對餒字看亦不是本無而乍生

後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龜山集云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為害則同矣循其自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朱子語類問孟子養浩然之氣如所謂集義勿忘勿助持其志無暴其氣但乎皆是等級曰他祇是集義合當做底便做將去自然塞乎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 集義是養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火法 公羊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此正字與孟子說正心之正一般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也 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恰似剩語却被這三句撐柱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變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 南軒張氏曰勿助長者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為循天理之當然而不以人為加之然欲不忘則近於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二者之間守之為難學者多知忘之為害不知助長之為害尤甚故引堙苗為喻也或曰二程多以必有事焉為有事乎故而孟子則主於集義有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所謂持志即敬之道也非持其志其能以集義乎敬義蓋相須而成者也 陳潛室木鐘集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孟子本為養氣設

程門乃轉作養心法蓋孟子一書持敬工夫少如此二句最為細密然所謂事者只指義直而言大槩工夫較前此所謂孟子有英氣謂此程門愛此二句故借轉作敬川蒲田黃氏四如曰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上以集義為主勿忘是工夫不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煉丹有文武火火冷則添死火猛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然後養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如此車若水曰孟子集義直先儒被孟子說掘苗處多了將謂是告子助長然告子先不曾集義安論助長觀他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見孟子必有事了方說勿正勿怠了方說勿助長耘苗了方說掘苗次第甚明但其說掘苗處詳人遂謂孟子以掘苗之戒為重掉了告子真病居業錄云必有事焉即主一無適故程子以為故也朱子以必有事焉為集義因上文而言敬在象中為本也朱子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明儒經翼曰近世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功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曰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請問曰學問只是箇必有事焉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焉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焉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驚覺而已若是功

夫原無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功夫何等洒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內未曾注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功者其病正是如此溝溝瀆瀆全無實落下手取寬竟功夫只做得沉空守寂甚可憫矣學者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便要矯強連而此子功夫都壞了陽明 淮海近語云必有事者集義之主本勿忘勿助者必有事之實功也於必有事主本上損了一毫便是怠於必有事主本上加了一毫便是助勿忘勿助則事是不失此義念念不虧此義心氣合一內外合一只是一個自然天理乃大易知幾之肯綮學庸慎獨之妙訣此唯默識之而不能喻諸人者也明道先生曰勿忘勿助之間無纖毫人力精妙矣哉羅念菴云告子以無所事為心之正故孟子曰我則必有事而不正心告子忘外一切作用皆自安頓是為助其生長故孟子曰我則勿忘而亦不助其長亦以卒上章集義所生之意也集義者當有事也生則無用助長矣此二句各有著落減一字不得耿天臺曰問勿正勿忘勿助正心之弊程伯子以為擬心之差是矣然忘非怠也夫既必有事則自不至怠忘蓋世有

以坐忘為功者矣故言勿忘助者言未到而預為之剛未
大而強為之大有若周恭叔之擺脫者則自賊其根矣故
類掘苗者惟勿正勿忘助則心得其體而行無不愜矣
是曰集義 初問云氣以生而不以取義在集而不在蒙
有事勿正勿忘助是孟子養氣的方法勿忘助處要
須以集義為主總而言之只是常常存心一於義耳不要
計笑不要放懶不要加著意思如此則是純一不已的工
夫我方集只集義自默生氣不必於氣上理會也緣着
意在氣上理會便是正助便是私意心便不純心而不純
安得謂之集義氣何由生心體不容一毫夾雜纔預期其
勿便是私心攪入便自間斷故必有事者但知集義而已

錄集義

卷之十九

孟子

而氣之充不充我無與焉即此便是徹底功夫勿正勿忘
勿助始然皆此集義而已 此氣根於心得之於天故須
順天機之自然正忘助皆非順其自然也不免於氣有損
故學須以自然為宗以無私為主 抱朴子曰宋氏引苗
野人張軍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 通義仁山金氏曰助
長是虛張其氣非惟不久消歇而狂妄自大之病自此生
為害大矣 鄒東原曰掘苗之於芸苗則有別矣農之芸
苗也茂草則拔之螟螣則除之旱則溉之潦則疏之夫豈
不勞無非有事於根焉耳圖效欲速并其根而拔之是為
助長而已矣 延平答問晦庵云孟子養氣一章只是要
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
自然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時面盎背
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
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惟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
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
利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此理
、法言曰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與 蘇穎濱云彼其為
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為是淫放之
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為是邪僻之辭者必有
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蔽其蔽乎其陷解其難
未有不解者也不服則遁遁必有窮窮要之於所窮而執

錄集義

卷之十九

孟子

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朱子語類云詖辭知其所
蔽詖是偏詖之詖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遮蔽
相似到得就偏說中說得淫辭便廣闊至有所陷溺如陷
在水中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到得後來
說不通時便作走路所謂遁辭也孟子知言只是從知其
偏處始 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
事關揚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後政曰先事
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
仁山金氏曰章內四目蓋指異端異端之言不問淺深
亦不出此數端此章雖不及所以知言之方然知其所以
病即知言之方也蓋以此理之正辨其於此理之差其於

是非之間如匠石斲鼻端之鑿不與絲髮也大抵人於心中見得有差便是害事蓋其心術識見議論一向如此為害不細小差則小害大差則大害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人見聖賢之闢異端則曰衛道爾言語之末爾殊不知其為救世之大功則老子之言其實則為申韓虐則西晉佛氏之言其實則為梁為南唐深則真是無父無君率獸食人翼疏陸子曰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類狼狽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又曰知言一段後人既不明其道因不曉其文強將詖淫邪遁

卷之二十一

五

扑揚墨佛老上差排曰何者是詖辭何者是淫辭何者是邪辭何者是遁辭不知此四字不可分諸子百家所字乃是分諸子百家處詖陷離窮是其實詖淫邪遁是其名若欲曉詖淫邪遁之名須先曉詖陷離窮之實有所詖則非其正故曰詖辭必淫陷其中其說必淫故曰淫辭受詖之初其言猶附著於正其實非正故淫陷之後其言不能不離於其附著故曰邪辭離則必窮窮則必宛轉逃避而為言故曰遁辭故詖而不解必陷陷而不已必離離則必窮窮而不反於正則不復可救藥矣初問云知言與養氣相因非兩樣工夫知言是明養氣是誠誠者心無私之謂也無私則自然明矣明則看透了道理打破丁利害關頭

其說不與其來無方氣即浩然矣誠有多般蔽亦不一因詖詞若何便知所蔽何在下文皆類此詖淫邪遁蔽陷離窮皆相因也詖者一偏也如楊氏只說得義少仁一邊為蔽蔽之也墨氏只說得仁少義一邊兼愛蔽之也其詞既偏必須辨博以濟其說而至於淫放蕩不根沉監無際矣既至於淫必為邪僻之論不可律之以理一向背却正理矣既至於邪必至逃避必變其說以求通矣陷是錮蔽已深離是去道愈遠窮是理屈而窮困原旨云如何謂之詖淫邪遁如何謂之蔽陷離窮又如何謂之相因蓋言之詖者猶是在正路上只是說得這邊不顧那邊如是之擇水只擇得一邊相似所以然者緣他心上見得一邊

卷之二十一

五

不見一邊說出話來便自詖來故知其心之蔽蔽者如屏障之蔽也詖之入則流而為淫淫者如水之泛溢四出也是漸漸出於正路然猶不敢顯然自外此所以為詖之淫所以然者緣他心上蔽錮日深遂至於陷陷者如陷溺之陷惟其陷溺故詞之淫也淫而不已必至於邪邪則已離正道矣邪而不已必至於遁遁者如亡子出奔之狀彼外將閃避恐人之得其踪跡也大抵邪說豈可為常豈可服人辭之詖者其勢必至於遁既不能出乎邪之窠臼而又恐夫正之門牆出彼入此無所依據所謂人窮則反本也窮者知窮人無所歸之窮蓋心之離而至於窮者譬如欲人離其鄉里親戚遂至飄泊終年窮而無所歸也害於

初問云孟子頌學孔子此章集義而浩氣充於天地之間乃從心體上做出事業孟子平生受用俱在此有根本有妙用性善仁義功業文章真是一貫道理甚矣軻之似夫也 講錄云自生民以來不是說凡民中未有孔子自天地生人以來聖人不知有了多少皆未有如孔子者也 以於夷尹而可若是殆乎未有孔子不可以止久遠賢推開去說已它宰我子貢有若之意在內矣 通義仁山全氏曰王文憲云言三子德之盛君百里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應前加齊之卿相不足道也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是日反而不縮所以不為其同者同如此其異者又非伯夷伊尹之所及也 講錄云此條是設言三聖人大本大節之同處愚意你一串說孔子與夷尹雖未曾得天下然使得百里之地為之君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所以能有天下者豈是行不義殺不辜而得之蓋是心之正德之盛諸侯自然來朝萬民自然來歸而有天下也若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皆其所不為者矣 二程類語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 通義東嘉史氏曰孟子既曰智足以知聖人又曰汙不至阿其所好詞氣之間揚而若抑抑而懷揚皆所以極明

其言之可信蓋世間自有明足以知人而不能無所阿私者則其言猶未可信也故必如集注假使汙下之說然後下句足以備上句未盡之意意味深長或以汙為決字之誤文意固直正恐智者之未可必其皆無私也 案孫奕示兒編云當以智足以知聖人汙字為汙汙小也三子之智可以知聖人之小者不至阿私所愛而空譽之 講錄云孟子要引宰我子貢有若之言以見孔子之異於夷尹故先明三子之言為可信智足以知聖人句重汙不至阿其所好輕帶說汙字與智字反 魏志裴松之以為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夷尹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 平雅妙極則同萬聖猶一然淳淳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寔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彙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於群聖哉 常仲儒文宣王廟碑云非聖人之述易義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極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典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 歷代確論荆公曰凡古之所謂聖人者於道德無所不盡也於道德無所不盡則自傳記以來凡所謂聖人者宜無以

相尚而其所知宜同而宰我乃曰夫子賢於堯舜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蓋亦言其時而已伏義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寢明復昌者也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威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在下之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為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脩萬世之法也此其所以昭於堯舜也 東遊會紀云昔者門人稱誦夫子之言曰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釋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於親炙者其情密而屬意深

錄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得於傳聞者其情疎而用意渺況門人受夫子之教耳目所濡染精神所鎔鑄中心誠服同於罔極之恩比之疎渺之迹似若有間故不覺稱誦至於如此門人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若有概於其中者矣此六人之常情不必更生別議孟子歷叙聖學之傳自堯舜至於孔子則曰聞而知之夫子自謂信而好古堯舜固其所祖述者也若論事功唐虞之際蕩蕩巍巍精一執中開萬世心學之源區區欲以刪述章憲蓋淺之乎其言知也 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輔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宰予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此孟子所以表而出之於子貢有若之言之先也歟 拾遺錄云夫子生鍾周季王政寢缺懿大道之將崩惜文雅之垂墜乃搜舊章而定五礼採遺音而正六樂故足以棟宇生民舟航萬代也 樂書曰見礼生於知政未始不知德揚雄曰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是也聞樂主於知德未始不知政樂記曰審樂以知政是也朱子曰子貢說見人之礼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

錄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知夫子之聖如此也又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順 講錄云等百世之王是差等百王之德政未有夫子是未有如孔子之德政者不是未有孔子之礼樂也 筆乘耿子庸說孟子云見先王之禮即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即知其德差等百王無少違忒非其虛靈洞徹之極何以有此此孔子所以擅生民未有之盛也此說遠勝傳注 樂書曰竊稽子貢之知孔子對太宰嚭之問則譬之太山而不知其所以為崇對趙簡子之問則譬之江河而不知其所以為量或比宮牆之峻而不可入或並日月

之明而不可毀以言乎深足以配海以言乎高足以配天
彼其知孔子豈特體樂哉 楊子曰群鳥之於鳳也群獸
之於麟也形性豈群人之於聖乎 嚴君平註老子云天
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保者穴處而聖人
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蹏實而麒麟王之百川
並流而江海王之 講錄云拔乎其萃就是形容出類
意思不是兩平說話既高出乎其類則是拔起於衆人所
聚之中矣此說聖人的威嚴然自生民以來不知有了
多少聖人皆未有威過孔子者聖人是同中之異孔子尤
異中之異矣 鄒東廓曰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
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於絕德
讓維堯 卷之二十九 聖王

乎禮樂之等最為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
漢直悟本體為簡易而切實也 雲峰胡氏曰公孫丑疑
孟子動心孟子遂極言養氣知言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
養氣之既聖孟子遂極言夫子之聖之威要之夫子之聖
不假乎知言養氣知言養氣乃學而至聖者也前則係斥
告子闢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正道也前後之言若不
相貫而實相貫學者味之

○以力假仁者霸

後漢書鄧禹曰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 後周書
序云以德力行仁所以為王霸之異 子由古史云以德
服人凡有知者莫與之較以力服人力之所不勝則殆故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齊桓晉文皆因大國之資而後
有成齊襄公焚靈王奢齊楚之力無德而求諸侯則國幸
存而身死 朱子曰以德行仁德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
之誠心這德字說得來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來是無
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湯不遇齔色不殖貨
利至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水火
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不可得也武王蓋聰明作元
后是蓋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水火之中若無這蓋聰明
雖欲救民其道何由 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已而假
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執轡塗塗侵
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

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

聖王

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于譬喻也
朱子語類問以力假仁以德行仁曰以力假仁仁與力
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問霸字之義曰霸
即伯也漢書劉向生魄作哉作霸古者霸伯魄三字通用
口義云以力假仁只借他名色其實所恃還在力以德
行仁這仁已得之於心從心上推出去 王者念頭到處
人便服故云無思不服 呂氏春秋曰孔子布衣之士也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 歸太僕跋仲尼
七十子像云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
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為列傳然與家語小異前卿

稱仲尼子子子最高第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
仲尼弟子別有林故遂伯玉申稷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
陵墓石臨安有御贊 講錄云自古王者皆得人心悅誠
服此獨以七十子服孔子譬者孔子布衣耳初無勢力驅
人尤見以德之意七十子亦無此勉強自然服他且極流
離困苦亦不忍去尤見得心悅誠服之甚 無思不服思
是心思無一人的心思不服即此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
服之謂矣

○仁則榮

宋史年子才言天下安殆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疾遂無
復憂耶抑順違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奈何懷安
錄錄

安以鴆毒而不明閒暇之政刑乎

董槐傳曰外有敵國

其計莫先自強自強者人畏我不畏人又言敵國在前
宜拔材能肅之士 講錄云貴德尊士者貴仁之德故尊
有仁德之士也賢能便是士在位在職便是尊之賢未嘗
無才而所長者德能未嘗無德而所長者才二者兼收正
為政刑之用耳故國家閒暇及是時便與賢能修明其政
刑可因者固可革者革可損益者損益夫然後政皆仁政
刑皆仁刑天下皆歸於吾仁而雖大國必畏之小國不消
說矣 理解集曰國家閒暇可謂無事了然須存個有事
的心康節子以太平時為飲酒酌開花離披時候睡菴
子以為違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要兢兢如捧盤水方可保

得此明其政刑所以為不可緩也及字有汲汲之意書曰
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者正如此 石渠意見補缺云註謂
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意見以為國家之事一日二
日萬幾至廣如何得閒暇謂之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
而言非言無常行事也 雙峰饒氏曰般樂則不暇明其
政刑急教則不暇貴德尊士 蔡氏曰及時明政刑自求
福也仁者若如此及時而樂教自作孽也不仁之辱如此
○尊賢使能

汲冢周書曰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
使能官有材士歸之闕市平商賈歸之今地薄歛農民歸
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
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
德 原肯云五悅字與五願字相照願字生於悅字來王
道以得人心為本曰悅曰願皆是得其心也 講錄云此
五節汎言王者之政信能行此處纔是勉當時之君 賢
者曰尊能者曰使二字亦是不苟下的試看高帝於張良
蕭何則尊之為師而為相韓信則使之為將而不託以腹
心此尊賢使能之效也 朱子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
之屋者各出屋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侶更不征稅其
所賃之物法而不屋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屋賦
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
治之耳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之類皆

是古之遺制 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在祖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事訟讎察異眼異言之類是也 歷代確論王荆公曰制商賈者惡其盛威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 讀禮疑圖云法而不廛正解廛而不征之意謂廛是治以廛法非謂賦廛也蓋先王時市地錢亦所不取以逐末之多寡而異其制此亦以後世之情億其如此先王

條經義

卷之二十九

四十六

之時教民務本民亦嫌於逐末其為來百工之政所以濟其養之不足豈遂加抑乎 石渠意見補缺云註謂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宅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意見以為前注含糊人所難曉且以俗說解之市廛而不征言止取市宅之稅而不取貨物之稅法而不廛言市廛之人有犯法者該罰之物若重於市宅之稅止取該罰之物而不取市宅之稅即所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之意也 經子訂疑云大都只要說得理人不得已立市廛關津之心事明曉廛者何如今之門攤錢是也征者何如今之稅課局是也關征何如今之鈔關等類是也里布夫不

之征後世却無非反略也意不重禁游惰而以夫里縣派之民耳廛而不征二句須要極意抑揚說蓋言王政只要人不逐末專務農如市上逐末者多則量取其門攤錢少加推挫然終不征其貨也何者征則利之矣至於市上逐末人少則但立市官以治其爭奪耳豈惟不稅且并門攤錢也不取何者葉知其少而猶廛之亦是利心也關津隘口設立官司止於譏察奸暴以安吾民耳若抑勒而征商則安民者擾民禁暴者為暴矣廛無夫里之布頗難解當解曰廛無夫家之征廛無夫里之布蓋先王之世各鄉村百姓農耕之外便作府史胥徒若無職事便是游手之民故今出夫家之征以困之使彼不敢游惰也五畝之宅樹

條經義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七

墻下以桑而鄉村間宅內有不毛者便是惰民故今出一里之布以困之使彼不敢不種植也若市廛之民則豈可以鄉村例之為他逐末已是有門攤錢了而戰國時仍用鄉村例重復科征民豈堪命先王之政決無此事蓋先王節用愛人助法公田儘勾用了其餘分毫不擾於民也若得天下百姓務本力穡市廛夫里之法可以盡廢今不得已此須取而推抑之也只念念在百姓身上何曾攬入一分針直自家意思 講錄云次節言待商之政市字微讀廛乃市宅死字作活字看取其廛之稅也廛而不征亦有法在內法而不廛亦有不征在內 舊唐書崔融曰按周礼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繼繁巧關通末遊欲令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識仁編云仁者天之生德活潑
 潑地昭著心目苟一加察即真機見前仁識而天地萬物
 自在其中矣如見入升而怵惕惻隱則我與孺子原如手
 之捫足唇之護舌又焉有二體哉 問渾然與物同體視
 大易君子體仁之意何如曰聖賢語仁多矣最切要者莫
 如體之一言蓋吾身軀殼原止血肉能視聽而言動者仁
 之生機為之體也推之而天地萬物極廣且繁亦皆軀殼
 也潛通默運安知我體之非物而物體之非我耶譬則巨
 盆盛水眾沍競出人見其沍之殊而忘其水之同耳孺子
 入井境界却是一沍方擊而眾沍咸動非沍之動也其盆
 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 東萊博議云人乍見孺子
 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此人之真心也真心
 一發森不可禦豈暇計其餘哉有人於此謂彼未入於井
 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深縮手旁觀俟其
 既墜乃蹇蹇濡足而救之則其父母必以為再生之恩鄉
 鄰必以為過人之行義舉懷懷傾動閭里而視前日來入
 井以救之者父母不謝鄉鄰不稱若大不侔然則為孺子
 計者寧遇前一人邪寧遇後一人邪噫此王伯之辨也
 羅念菴云乍見孺子乃孟子指點真心示人正以未有納
 交要譽惡聲之念無三念處始是真心其後擴充正欲時
 時是此心時時無雜念方可與堯舜相對 白鹿會語云
 怵惕於八井之孺子而惻隱形焉所謂義也從而納交要

譽惡其聲而然則失其初心而為利矣不屑不受於讒
 之食而羞惡形焉所謂義也從而妻妾宮室窮乏者得我
 而為之則失其初心而為利矣義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
 者人心之私也公私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志有所
 向而習隨之習有所專而喻因之機之不可以不辨也如
 此 朱子語類問惡其聲而然何為不可曰惡其聲已是
 有此計較之意而惻隱天理之所發見而無所計較也惡
 其聲之念一形一出於人欲矣人欲隱於天理之中其幾
 甚微 樂喜羅稽曰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於木 潛夫
 論曰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目見危殆之事無不為之惻
 怛驚而赴救之者 講錄云惻隱者不忍於陷溺而傷痛
 也若患者不忍於不善而耻憎也辭讓者不忍於私已而
 推去也是非者不忍於昏昧而辨別也總是箇不忍人之
 心四句都是反說以見其必有耳無此四者之心便不得
 謂之人既謂之人則必有此四者之心矣 赤城集云體
 大物全莫如仁仁者人也盡人之道者也故曰仁之取數
 獨多五常之仁猶四德之九一生物一愛人仁之今職易
 見一事言仁則義禮智信并舉之矣義禮智信不備不可
 以言仁 釋編程子曰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孟子將四端
 便為四體仁便是一個木底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個春
 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個秋底氣象只有一個去就斷
 害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個事又着個甚安

排得也 玉山講義曰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
必因其端緒散見於外狀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
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顯是見
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
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質不過於一陰一陽而
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生底
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
紉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
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
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
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 朱子語類四端未是
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八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
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字深蓋者羞已之非
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已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
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 惻隱是箇腦子羞惡辭讓是非
須從這裏來若非惻隱三者俱是死物了 陳潛室本
鍾集云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使其無是理於內則何以
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知其有是理於內譬
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
則緒何由而見於外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亦
由其情之發見者善所以驗其性之善也 孟子剛曰何
以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羞惡辭讓是非皆發於

惻隱之心者也人心之本體一也隨感而發有四焉無之
何以非人也人也者生道也無之則生道滅矣是以謂之
非人也何以謂仁義禮智之端也本體之一者其未發則
渾然而不可見及其隨感而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萌而仁義禮智自此焉始分端也者始也人心發見之
始也是以謂之四端譬之穀種焉其生意未發而莫辨及
其播而生意發也而後五穀之形始分而辨焉是五穀之
端也 淮海近語云人之為心不外乎惻隱辭讓羞惡是
非發之為乍見孺子怵惕之真心者此也運之為先王全
體之治者此也一而已矣道心惟微故以端言識得此端
便可擴充全體唯是真心觸之自應應之自速應之速則
造次頃刻之間無安排布置之意所以為真心若一轉之
間累夾帶了了些納交要譽意思便不真便非本心矣
海虞編云問羞惡辭讓是非如何也是不忍人之心余曰
內之耳目口鼻意與外境相觸神感神應不由人不惻隱
不由人不羞惡不由人不辭讓是非要忍也忍不得故總
屬之不忍也友人又問惻隱等心何不便名仁義禮智乎
曰仁義禮智是體惻隱等是用無感時則名仁義禮智有
感後則名惻隱等如惻隱緣孺子感之而有羞惡等亦各
因感而有無感則然然強名仁義禮智耳友人曰無感則
無有如何又有仁義禮智之名余曰其實只一真心無多
種心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感之而羞惡則說

他源頭是義禮智亦然若不因感則仁義等名亦不立也
又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余曰見人影則知
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瓦縫烟則
知有火仁義禮智是性體非可知非識可識惟於日用
處見得耳故曰端考亭詩曰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
活水來只看雲斷成飛雨不道雲從底處來始悟真源行
不到倚筇隨處弄潺湲細玩諸句便是端字深義矣 謂
之曰乍見隨感報應那有毫髮許別意攬入正所謂第一
念也蓋此箇離元明本體不遠不帶轉入第二念禪家謂
之現量轉入第二念便是比量非現量矣禪家又謂之想
元轉入第二念便是想不是想元矣此是九轉靈丹一點
則先禪皆黃金竟得此一點將滿世界化為時雍風動
故曰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夫不忍於不惻隱則當羞惡時
決不忍於不羞惡以至當辭讓是非時決不忍於不辭讓
是非矣若曰無此數種心其必非人類而後可也 夫四
端既是決有的宜乎通得到別處如何別處又擴充不去
如乍見孺子固然惻隱及見鄉鄰失所者又全不相干此
其病在何處病在不能知耳若還知得皆能擴充了便如
始然之火必至燎原始達之泉必然盈溢又當知知即是
擴充非知了又另去擴充也蓋即知之時全體現見豈不
是擴充知之一字最是喫緊如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所
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聖凡之隔隔於一知耳 陸子要

語四明楊敬仲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云
云此即是本心對曰簡見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
敬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孺弱者訟至於
遮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達來斷崩訟是
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大覺忽
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通義曰或有言四支與四體不同
者支如木之枝梗兩手兩足是也體段也如性體之體上
下左右分為四段故謂四體
朱子語類問推字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來
滿了注水相似推是注下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了蓋
仁義之性本自充塞天地若自家不能擴充則無緣得這
箇般子滿只是箇空殼子 通義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
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此內者又要推出此章是
也 尚友軒臆言云擴充只要一箇知字知則充不知則
不充擴充之義人皆有不可忍一事盡之火有種煙之即
然泉有原濬之即達四端根林性充之即生惡可已看這
始然始達却不得從中撲滅癰癰四端既漸漸引動出來
却不得頃刻間斷其功方至於充滿而盈溢也 宛陵切
琢問凡有四端於我知皆擴而充之是推類盡餘之意歟
曰如此却支離了曰即端倪上常保任不息便是充否曰
然不是各以類推四端只是一個天機但觸發處不同因

異其名耳曰未遠曰如上蔡程子點他玩物喪志他就面赤流汗程子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合云是羞惡之心却道惻隱之心者總是此天機也曰擴充處如何曰一知字要有下落此心常不昧常流行則火燃泉達矣火初吹噓尚星星久而不息則燎原矣泉初決壅尚涓涓久而不息則至海矣爰牛一念王道可成知耻一念聖賢可造充非能有加也暢達彌滿云耳 初問云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不忍之別名非有四等心也不忍是知覺有知覺方是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見耳若人心一死豈更有不忍但此心最微未見赤子入井時隱而不救若非隱也私心障蔽之也其卒然而發者本體在障蔽之中未嘗泯滅也故曰

朱子

李未

火燃泉達有火在則未始不燃有泉在則未始不達其端甚微其究未可量在人擴充之耳 上句知皆擴而充之下句只曰苟能充之少一知字是察識即擴充下手之初正所謂獨知之地與擴充對不過 疑問云知皆擴而充之矣一知字是此心之靈覺不昧處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則所謂親親仁民愛物者具在於此故下兩開說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非初充復充之說 士翼曰云敬厚於師非漢事莽王祥孝於母叛魏附晉有是四端而不能充之者與

○夫人豈不仁於函人哉 講錄云此章先借曲說當擇術以明人之當擇仁夫函巫

匠俱重不仁一邊夫不若函之仁匠亦不若巫之仁此無他術使之然也故人之於術不可不慎一有不慎便害了吾仁 術字該得廣不止矢函巫匠術不可不慎此意最重孟子一生受用萬古光明只從善擇術來 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皆言為仁由已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仁之術繼言如耻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 初問云天之尊爵孟子指出天字來要以良貴形容說仁為萬善之元也有仁

朱子

李未

則萬善皆皆良貴仁為統領而萬善俱出其下矣不可以人爵形容注中得之最先句似誤天命之性合下一齊稟受豈不先付以仁而萬善居其後之理 疑問云尊爵只說寵綏至重而不可棄安宅只說居處極安而不可離非得之最光統之最大之說 講錄云為仁便是仁者仁者處莫靈由已者 有反求諸己後纔繳云為仁之機在我而無難如此人 憚而不為乎 石渠意見補缺云此與愛人不親反 意同中庸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

鳴反求諸其身 意也集注引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宛陵切琢問子路禹舜大小曰仲由聞過即喜固極真切
人不告我過時作何功課禹聞昌言即拜固極真切人無
華言告我時作何功課人告人昌言尤待於有言人已俱
默時又作何功課惟舜只取諸人人則不待人告教而自
取善取善密矣不待言語之間而心領默契取善無窮矣
故曰與人為善自喜自拜自為善也無人不取與人為善
也非助人之謂也鯀人之過即見已過觸人之善即求已
善無擇于耕稼陶漁皆有以取之故大舜為大無界限也
尸子曰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若
已有善見人有過如已有過此有虞氏盛德也 通義白
雲許氏曰舜固未嘗有不善之可舍亦不待取人之善為
已善也但無一毫私意而徇天下之公則舍已從人之謂
也事之善者人為之已亦為之即取人為善之謂也如耕
稼陶漁是也舜之理天下固皆知之人見已之所為若是
而舜亦若是是我為善善矣安得不勸為善乎故曰與人
為善也 中玄問辨錄云舍已從人謂無我也蓋聖人之
心至虛而取善至廣無分彼此但見一善便樂取之不知
孰為已孰為人也明目達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其中
於民皆是舍已從人樂取以為善者夫豈可今而言之曰
已未善則舍已從人人有善則取之於已以為善與人同
之條件乎若然則從人是箇甚取人又是箇甚 卓吾李
氏曰無我相故能舍已無人相故能從人非強之也善與

人同故也善既與人同何獨於我而有善乎人與我既同
此善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
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後人推而誦之曰即此取人為善便
自與人為善矣舜初未嘗有欲與人為善之心也使舜先
存與善之心以取人則其取善也必不誠人心至神舜亦
必不能以與之矣舜惟終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
耕稼陶漁之人既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取
乎 又曰知己之可能又知人之皆可能是已之善與人
同也是無已而非人也而何已之不能舍既知人之可能
又和己之皆可能是人之善與已同也是無人而非已也
而何人之不可從此無人無己之學恭贊位育之實扶世
立教之原蓋真有見於善與人同之極故也不知善與人
同之學而徒慕舍已從人之名是有意於舍已也有意舍
已即是有己有意從人即是有入故真舍己者不見有己
不見有已則無己可舍故曰舍己真從人者不見有人不
見有人則無人可從無人可從故曰從人 淮海近語云
大舜有大焉不做在己的善亦不做在人的善只是大家
公共的善更無分別障礙渾然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忘已
忘物者此也成已成物者此也
○伯夷非其君不事
朱子語類云不屑去說文說屑字云動作切切也只是不
汲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却是重 夷隘惠不恭不必

言効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三子所為已有此弊矣
疑問云此章說伯夷以非其君不事起語說柳下惠以
不羞汙君起語條末一束以就字一束以去字是皆歸在
論去就非論清和也斷夷惠本文字面曰隘曰不恭端的
是隘是不恭非其流之弊之說孟子論夷惠凡數見各有
所謂此只論去就而斷其不可由 石渠意見補缺云蓋
言進居其位見賢必薦而不隱也必以其道蓋言行事必
以其道非其道不行也 講錄云進不隱賢就於必以其
道見之已未是賢者若進時依阿取容而不以其道便隱
了已之賢必以其道則已之賢不隱矣 皇甫湜夷惠清
和論云士之率性歸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為準的中庸
為某尚力苟不足寧中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可準
則若循迹而辨以矯俗為心必不得已類附清者文苑
鹿門子曰操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為隘矣擇和於下惠
和於天下不為不恭矣 晁氏客語云伯夷疑乎隘也然
不念舊惡此所以為伯夷抑下惠疑乎不恭也然不以三
公易其介此所以為下惠 明道先生曰隘與不恭君子
不由非是瑕與夷惠之語其弊殆此 呂伯恭曰學伯夷
者未必得其清而先得其隘學惠者未必得其和而先得
其不恭大抵清之極易至於隘和之極易至於不恭學之
者當法其清和之得而戒其隘不恭之失可也 原肯云
人之學問當造其極則雖偏於一而亦可以為聖焉偏於

一則雖至於聖而亦不能無弊不由者謂由乎夷之清則
有夷之隘由乎惠之和則有惠之不恭也孟子於孔子則
曰願學於夷惠則曰不由是其胸中自有權度在 講錄
云君子不由此君子乃時中的君子若孔子是也不由是
不由夷之清不由惠之和蓋君子未嘗不清也而所由者
時中之清不由清而隘之清君子未嘗不和也而所由者
時中之和不和而不恭之和不和不是由夷惠之清和而不
由其隘與不恭也隘與不恭豈在夷惠清和之外乎

談經虎卷之二十九

李一

談經苑卷之三十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孟子

公孫丑章句下

○天時不如地利

荀子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子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南兵略訓曰

今夫天下皆知事體其末而莫知務修其本

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明於日月星辰之運刑德奇資之數背向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奇資陰陽奇秘之要又曰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 鹽鐵論云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岷峭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有濟毫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

厚軸兜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所謂金

城者非謂築壞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

吳越之鉞干將之劍也言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

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為軸以仁義為劍莫之

敢當莫之敢禦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

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 舊唐書崔融曰昔者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辰人事苟修何往不濟至若環城自守接陣重圍無關地形不乖天道若兵強將智粟積城堅雖復屢轉魁剽頻移太歲坐推白虎行計貧狼自符雞關之祥多貽蟻附之困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公犯兩逆天時也

韓信背水率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龐涓舉火而屠張卻未必暗同歲德冥會日造俱運三門並占四殺杜郵齒劍抑唯計沮垓下悲歌實階利印若以並資厭勝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項恒濟襄城無噍亦可常保是知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遺小數金雞玉鶴方為楚國之殃萬畢枕中遺構淮南之禍刻符指盜反更亡身被髮邀神翻招夷族嗟乎坐擁威斗不攘赤伏之運築城斷崗何救素靈之哭火災不驗禪竈無以窺天超眾階山王孫取於觀德 高宗御武成殿召諸州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負半千越次而進曰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川

向背人陣偏伍彌縫以臣愚見謂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其嗟賞之

朱子語類云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指日時通義吳伯章曰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劉歆七畧其說尤詳陰陽家率謂春則金孤水虛木王火相夏秋冬做此溫公潛虛易有王相休囚死吉凶臧否平所謂休囚即虛與孤也 大全仁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即十二枝干即十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風角孤虛空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亡也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餘倣此王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官生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小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逐日小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范蠡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 趙氏惠曰孫臏疏于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申酉戌亥子火王在寅卯辰巳午土王在申酉戌亥孤虛者其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實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

東西南北方向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之類是也又曰戰陳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史記律書以十干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此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干十二支是皆兵書所尚也集註謂孤虛王相之屬又當觸類而推之

尉繚子曰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 漢馮異曰攻者不足守者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有餘 晉書段灼曰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 張平子東都賦云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嚴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 禪寄筆談云古今言方輿者必本之山川蓋以山為巨鎮水為數澤建邦樹都恒守之以為固先儒謂山為水之綱水為山之紀而洪河大山亦天地間一大界限也然論險者每言關中左穀函右隴蜀為四塞之地東制諸侯如建瓴水而楚漢以邊爭天下者輒新關而入次言巴蜀劍門為天下壯而晉鄧艾之兵從陰平趣涪卒亡後主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君天下者蓋亦效其體哉

朱子語類問孟子將朝王齊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辭以疾莫不是以齊王不合託疾否曰未論齊王託疾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得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蓋異國則諸侯不能親往故可以聘在國則君自當去相見又豈可以召哉 名公荅問此章本旨首三節

參元漫語云或問宿景丑氏何以為不得已孟子不赴王召本意已畢孟子輩不違欲周旋其語反增欺詐使孟子枉已以成其欺孟子若朝則失辭疾之意而齊宣有一慢二之罪終不自覺故于景丑氏有不可不往宿者荅問編云內則父子外則君臣舊並以天合人合對說然否孫栢潭曰非也須重臣子遠方是景子本意曰是何足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禮記卷之五

聖人仁義也云爾儒俱作一句讀然否曰非也是何足與
言仁義作句是說齊人心中如此而辨其君是以允庸待
其君也故下曰不敬莫大乎是云爾二字讀斷云是說爾
是如此還屬下 宋史孔道輔曰人臣當通君以先舜豈
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 大全慶源輔氏曰丑之說聲蹙
曲舉奔走承順之敬敬君以貌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
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先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
行故曰敬之大 初問人君如天之尊人臣更無可尊之
者尊之之道在敬君而已敬君者成其君之尊可也富貴
已極無可為尊惟仁義始成其尊仁義莫過於先舜故孟
子以先舜之道告齊王進齊王以仁義之尊也人君以仁
義為尊則可以繼天立極稱其為生民之主然舍先舜便
落第二義青難之恭陳善之敬臣道其選矣 綠雪亭雜
言云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自是而後人
臣告君不以堯舜為言者人則以為學無本原竊以為堯
舜精一執中之心如日月行天萬古常新帝王心學之傳
莫之踰者乃其行事因時制宜不可以經久常行者亦多
有之康衢微行則輕身矣舉天下以俾賢則薄子矣若夫
土階之制則法宮無尊嚴矣墨劓剕官之刑則慘矣五載
一巡狩群后四朝則供億勞矣崇伯方命而專任九載九
官放職而終身不還則進賢退不肖之權失緩急矣君此
之類後世果可什乎不可行乎故伊尹放太甲傳說相武

王公曰
王公曰
王公曰

丁胥告以法成湯而不法堯舜周公思兼三王而不遺堯
舜孔子告哀公以文武之政而不告以堯舜郡縣海內秦
皇之法也天地合祀劉歆之法也九廟同堂漢明帝之法
也以管仲徒流死之刑斷獄隋文帝之法也進士設科隋
煬帝之法也保甲保馬免役顧後王安石之法也若此之
類雖欲廢諸安得廢諸
荀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
則外物輕矣 抱朴子曰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
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 初問曾子仁對富說仁
統萬善無不備具也有充周而其用不窮意義對爵說義
最高潔在利欲之上也有尊貴而魏然物表意 學殖解
云懷快足之訓為是彼以其富我以吾仁謂已快足於仁
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謂已快足於義也此之謂自慊
朱子語類云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文勢似使管子而愚
人也則可若是豈理不是則曾子豈肯恁地說 大全朱
子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
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
以伊周之忠聖者老而祗奉嗣王左右孺子不以其德
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
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
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爵
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則不

及於卿黨施於卿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
或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克於身刑於家推於卿黨
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吾義吾仁
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
慢其二哉師弟子間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荅問編云朝
廷莫如爵三句舊並重各有所屬上然否曰莫如字正見
其為違尊處不重各有所屬言 原旨云如何謂之輔世
長民世不長治必有為之匡扶者故曰輔世民生有欲無
主乃亂必有為之司牧者故曰長民 講錄云朝廷莫如
爵要以君為主莫如君之爵尊也卿黨莫如齒孟子於王
雖不是卿黨然亦無朝廷之拘則齒亦在所當尊輔世是

維持世道

長民是表率斯民

此

維持世道長民是表率斯民此事唯仁義做得智力終不
濟事也惡得以一而慢二把一二較多寡為屈伸不免有
此英氣然對不知者說則亦不得不如此矣 燕策郭隗
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誦
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
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
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叩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
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

新唐書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
通于上君不降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反是而
天下之務繁焉幾矣 初問云有非常之君必有非常之

之佐君

以非常待其佐

待以非常

之佐君須以非常待其佐待以非常之佐者在尊德樂道
而已尊之者崇重而不敢慢謂天下大事業只此是根源我
必尊之而不敢慢以已見也樂之者欣慕愛樂不厭煩不
苦難也存之即為德發之即為道無非是仁義即克舜之
所以治天下者惟信之極專則愈尊德樂九有所謀自然
就之而不敢召也如此則為之佐者可以展其道德可以
盡其有為之材擴發所蘊而輔相夾持便有揮斥五伯的
手段旋轉二帝三皇的事業帝王盛治不足為矣所謂上
下交而德業成也 原旨云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
之臣將字正與必字相呼應可見那大有為是待臣而有
其尊德樂道德字與輔世長民莫如德德字相應道字是
與非克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道字相應其尊德樂道不
如是是無不召之臣不足與有為是非大有為之君故湯
之於伊尹即是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地醜德齊節
是無大有為之業因無不召之臣湯之於伊尹一節前面
把伊尹與管仲平說後面只兩句即轉重在自已身上去
與平日不為管仲之說更不相恃 鹽鐵論曰湯得伊尹
以區區之毫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而鄴鄴以為天下齊
桓公得管仲而齊威以伯諸侯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西戎
入國服 初問云學焉而後臣者為臣之時却以學為先
也重在學也學是師其道德從尊德樂道中來 不勞二
字甚有意當時君盡其道則臣自盡其材言之即行行之

即效措之裕如甚不費力非必拘拘算計見效而後就其小補之功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殆亦近之 管仲且猶不可召句直說出王伯之佐不同乃孟子以道德自重之本意不可作實師不與臣同

○陳臻問曰

答問編云臻之問與孟子之答如何曰臻問意重在非一適輕輕適過孟子之答則發明一箇是字皆當重者曰皆是也舊說受與不受皆是然否曰是對非者須歸重辭辭為是言受固是辭者亦是也曰未有處舊並重他人未有詞上然否曰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蓋小人儘有貨利來交假托名義者若只靠他有詞便落小人之計此不

陳臻

孟子

士

可不知 初問云孟子受宋薛之餽皆有名正是其交以道也中間不無禮節是接以禮也於齊無餽而餽是餽之無名矣便涉貨利於禮道相遠何可受之 原肯云若於齊則未有處言處常則無遠行之事處變則無戒心之事是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貨字與以物來賄我相似貨取取字如以網取魚阱取獸被人貨賂籠絡之意名為君子斷不如此

○孟子之平陸

初問云孟子此章與士師不能治士章一箇機軸提省他使之無所逃遁然後其言可入也 既使之牧牛羊且求牧與芻而不得此却是全被束縛不得有為矣吾受人之

托而不得有為可甘於養養坐視頽廢乎初馬使之不得有為其罪在上不在下其既也因其不得有為而安於不為其罪在下不在上罪在上於吾無與罪在下吾無可諉矣故只索去若此時不去便是素餐距心能辭其咎耶

原肯云然則子之失位也亦多矣文勢接得甚緊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已含着寡人之罪也一句至此則寡人之罪也又含距心不得為意若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誠哉非距心之所得為矣語法了而不了直雋永意味在 反諸其人立而視其死是就受牛羊者商確若當時老羸轉手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則已立而視其死矣故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當時宋神宗行新法何等嚴切而

陳臻

孟子

士

一時賢臣又能幹旋其間若鮮于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人以為難即難亦謂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以此觀之為政不可拘于法而一諉之不得為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若一切諉之於不得為則君亦何賴於爾民亦何賴於爾哉

講錄我

高皇帝嘗曰民饑而候奏請道途往遠者動經數月饑死者多矣自今天下有司饑年先發粟以貸民然後奏聞則是芻牧尤不待人求而人人皆可沒難矣牛羊亦何至於立死哉 朱子語類云王之為都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看得來古之王者嘗為都處便自有廟大王廟在岐

大王廟在豐武王祭太王則於岐祭文王則於豐王朝歌自周至于豐是自錫至豐以告文王廟也 又曰王之為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為都

○孟子謂蚩尤

答問編云上二條蚩尤感孟子之諷因可以去而去下二節孟子因齊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守官守道所處不同也大旨要得孟子委婉之意蓋濫刑如王當言而不當默也如以為不能言士師不必請也如以為不得言士師亦可辭也得其言而不能言與不得其言而不能去無一可者也而子將何辭於我耶如此說方委婉 朱子語類問賓師之禮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槩尊禮之

禮記

卷之三十

十一

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不往又却為使出印於滕 大全雙峯饒氏曰餘裕是寬緩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此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著休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曰正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恁地逼迫後來臆肉不至方不脫冕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問陳明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 政問錄問言責先生曰人臣進言真從學問上起惻赤纔有為國為民之實後世絕好是慷慨激烈只了得自家門面程子可啞御史其意味在

辭義之表不是浪說御史豈可啞得 解醒編云官守言

責今人不辨久矣當以辭靈丘而請士師明之古者封疆之臣或守一郡或守一邑各有土地人民之寄謂之官守朝廷之臣為腹心耳目凡有所見皆得上聞謂之言責故曰人臣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此士師之請謂之可以言也後世補闕拾遺另設一官遂將却寺諸臣皆目為官守而非言責異乎孟子之所云矣 原旨胡文定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于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決也此語甚真切

○孟子為卿於齊

禮記

卷之三十

十一

石渠意見格遺云注謂王雖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意見以為上文孟子為卿於齊出印於滕王雖為輔行則副使也攝齊卿之說未安蓋言孟子居齊卿之位不為小何以不滿意不與王難言 講錄曰齊王勞孟子出印特欲借以為重凡百印禮事却不敢相煩故使王雖為輔行 印禮事雖有有司諸人治之亦不嫌問孟子云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託辭也 孟子待王雖與孔子待陽貨是一箇家法君子待小人只如此最妙小人無如之何者明過子待王介甫亦是此法每論事心平氣和介甫多為之動而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介甫執之益堅而與君子為敵實遂無虛日了明道嘗云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

過遂成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若俟其勢必
自毀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為害亦不至如此甚也真
得待小人家法矣 陽明子曰聖賢待人亦有時而委曲
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
忠恕惻怛之心孔孟於群小渾然不露圭角者正是不使
他為小人耳此所以為仁聖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

三母墓碑記云孟子自齊葬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鄉縣
北二十五里馬山之陽馬胤其封隆然岡阜 原旨云此
墓孟子告充虞四條語難更端大意總是欲盡人子之心
先王不禁其厚盡人心也吾用其厚盡其心也曰悅曰悌

孟子之墓

盡心之謂也向使得盡其心而不自盡則是以天下儉其
親矣 禮器云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血之度棺槨
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得
得之說說葬禮如重累之數牆墓之飾既有定制則不可
得以為悅非獨指棺槨而言也 大全問不以天下儉其
親朱子曰以猶為也 不為天下惜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
也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
為費天下也文意與此同 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
於人心及悅與悌字人子事親至孝而終九附於身與棺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知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為悅
不為悌也必悅且悌然浚於心為盡不得為而儉為與可

此與前章同
此與前章同
此與前章同
此與前章同
此與前章同
此與前章同
此與前章同
此與前章同
此與前章同
此與前章同

為而不為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不可以為悅則制不得
為者決不敢過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所能為者亦
何忍于不及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
心盡天理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

困學紀聞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時不可
失也朱文公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
誤 溫公傳家集云充舜之聖非以其能輕天下也廼以
其能重天下也夫唯重天下故必得聖人然後授之禹之
傳於子非私之也苟天下無聖人以授之則非子莫之傳
矣夫父之傳子非至禹而浚有之也蓋自生民以來有國
家者無不然矣燕喻徒知慕堯舜之名不知察堯舜之實
迷於燕言以陷於死亡為天下笑豈不悲哉孟子曰以天
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豈非以燕喻而知之邪 朱子
語類云孟子言伐燕處有四項合而觀之燕之父子君臣
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
必伐但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又曰若殺其父兄係累其
子弟則非孟子意也 困學紀聞云為天吏則可以伐燕
於楚漢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
燕伐燕也三軍編素之浚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王以
為迂闊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蒙傑之士
初問云為天吏方可伐國奉天命也天無言何以謂之

命民心向背是也子瞻子之私相授受民心決不安便知
非天命所在 講錄曰此章合上章始而說燕可伐者豈
為齊謀乎裨繼之典天命之公也不得以私燕也終而說
齊不可伐燕者豈為燕謀乎征伐之權天討之公也不得
以私齊也聖賢大公至正之心與天合一之道亦見于此
黃氏日抄曰按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至梁
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十年齊伐燕孟子在齊古史乃謂
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及齊湣王晦庵謂孟子
以伐燕為宣王時事史記荀卿等書皆不合通鑑以伐
燕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是按
史記齊伐燕有二事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
伐之取十城是即梁惠王篇所載問荅稱齊宣王者也稱
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註亦
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
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
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
之可稱趙註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齊宣卒後九年湣王
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甚明孟子
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見梁惠王齊宣王以周顯王四十五
卒其子湣王立位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已稱為叟
始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湣王伐燕孟子當
年七十四五歲距湣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歲孟子當不

及見湣王卒故孟子嘗自公孫丑篇九游齊事皆止稱王
陳賈在終篇止說齊王蓋嘗考古史通鑑少誤近世師儒
援為王留行事有謂區區齊宣不足為聖世道說者遂亦
誤指伐噲為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焉
○燕人畔
講錄曰齊王慙於孟子是慙不用孟子之言 陳賈云周
公不仁不智重在不智邊齊王不知燕人之畔而取之周
公不知管叔之畔而使之賈欲以此而解王之慙故云請
見而解之也 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
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陽陽縣東北 封叔度於
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
為周公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
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
而放蔡叔 孔叢子子高曰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
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 秦族訓曰舜放弟周公
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為智也當今
之世魄必託善以自為解和必蒙正以自為辟 後漢書
配曰周公垂涕以蔽管蔡之獄季友歐欽而行叔牙之誅
事不獲已故也 稽中散集管叔論曰武王之用管蔡以
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顯實理沉人全謂管蔡為頑
凶以吾論之夫管蔡皆服教詢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
而顯之發且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武王誅

管仲當先言
兵革時雖定成
危則舉市兵持
爭曰事名義若
不待禮法理以
危則公室人且
舉於外而內且
舉於大義

初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
不遠匪藉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口
斯乃愚誠憤發非以微福也周公一化齊俗義以斷恩稱
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忍校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
避親戚斯乃為教之正 隋書王劭曰黃帝滅炎蓋云母
弟周公誅管蔡十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碣
殺石厚丘明以為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 古今
佛道論衡云古人黨理而不黨親雖親有罪必罰 朱子
語類云安卿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
哉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
過不亦宜乎曰是但他豈得已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
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疎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只是為
其主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 又云克卿
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
叔霍叔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隣降為庶人想見當時被
管叔做出這事來駭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鴟鵂鴞鴞
既取我子毋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猛如常棣一詩
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平義剛曰周公也豈不知管叔狡
獠但當時不得不用他曰看來不是狡獠只是獸子 大
金汪氏曰已富貴而兄弟無位仁者弗為也兄弟惡未萌
而以惡逆之智者弗為也自耿賈觀之以周公為仁智未
之蓋由君子觀之問公實仁且智者也不罕以時而卒至

於畔不免於過乃所遭之不幸也及其畔也不以私恩害
公義誅之以安宗社天下是於過為能改矣其不得已而
行權也
孟子謂曰周公弟而管叔兄何以宜有過也過於不智
也過於不智也者過於厚者也何也智生於逆度也兄弟
同氣知有人倫之至而不容有逆度之心是以宜其陷於
不智之過也是故知周公之過斯知周公之盛德所以聖
也 初問云周公當時只以天理人倫待其兄周公以此
存心為至誠以此待兄為至仁若預料其惡便是逆許而
億不信何以為周公然周公既不逆億却為管蔡之詐與
不信所欺似周公誠而不明矣噫此非所以論周公也周
公以天理人倫為重是明在天理明在人倫聖人在天理
人倫之外何忍着一些意見自不害其為明也管蔡之叛
真意外之變理外之事初周公使管蔡時管蔡未必便有
此意故周公一向信任他若使有一毫萌孽周公決不使
之矣 講錄曰古之君子今之君子俱是沈說的如日月
之食四句是於過則改之上又說箇不自諱豈徒順之二
句是於過則順之下又說箇為之辭末要繳云古之君子
其過如此此所以卒於無過也今之君子其過如此此所
以卒陷於有過也故自愛者必以古之君子而自處愛人
者亦豈肯以今之君子而教人哉
○孟子致為臣而歸

通義仁山金氏曰史記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皆勸與
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且數百千人
是宣王亦欲以此慶孟子宜孟子之不受也呂成公曰齊
王之意以為孟子止可為國人矜式未必可以為政又
曰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為鍾孟子嘗曰萬
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而齊欲以此留孟
子丘犯其所不屑官孟子之去也初問云齊王向來自
言好貨好色又曰此則寡人之罪不敢飾非且能自咎儘
有可為之資孟子於齊王亦儘不忍去但知賢而不知所
以任賢終是知之不真也況授室養弟子僅是羈留之術
非有懇懇求益於身心與夫關係天下國家之大者故孟

蘇軾卷之三十一

士

子知其以富貴誘已也萬無可留之理此是齊王不明不
誠之過也潛夫論曰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
心不同好度量相萬億許由讓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職孟
軻辭祿萬鍾小夫貪於升食講錄曰當時諸侯只扶其
祿位在手以為可輕重天下士故孟子不把義之精慶與
他說且粗粗說箇不欲富使知其志不屑此也嗟乎一竿
之竹黃口之餌食之者小魚也吞舟之魚則將縱長江將
大海矣而屑食之哉士翼云唐相罷而為節度宋相罷
而守大郡所謂辭十萬而受萬也

一原音古之為市者係丘文莊曰即孟子此言可見古人
立開市之本意講錄曰必求龍斷而登之是登高以望

遠或此慶無其貨則其貨便得利或彼慶無其貨則其貨
便得利于是以其貨至彼慶易之又以其貨至此慶易之
便得利甚多是将市利一網打盡了故從而征之然人人
之為商者豈盡如此乎後世則緣此遂征商矣市井之
人窮日之力竭智巧以爭錐刀之利人人自以為得也吾
千泰山喬岳之上而下視之不啻蟻蚋之爭糞壤耳是非
彼之暗而吾之明也彼居其中而吾則立其表也然則破
富貴之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者也孰為富貴之表義理
是也大大夫立乎義理之喬岳下視蟻蚋之市井而明見
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貴有不破者哉

○孟子去齊宿於晝

蘇軾卷之三十一

士

通義白雲許氏曰孟子以魏惠王之三十五年至魏三十
七年改為湣元年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孟子有見襄王
語蓋當年即去魏適齊當宣王之二十四年也在魏前後
計十八年至宣王二十九年伐齊孟子即去齊是年宣王
亦卒在齊首尾六年東嘉史氏曰孟子既言繆公待子
思之事又言泄柳申詳自慶之事以見賢者去就之義有
此二等之不同耳至於所以自慶則唯在於子思一事若
泄柳申詳則因帶言之非欲以其事自慶也使繆公以待
泄柳申詳者待子思必不安子思矣孟子平日自任之重
為何如齊王若以繆公待泄柳申詳者待之亦不能安孟
子明矣大全朱子曰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

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汙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 慶源輔氏曰繆公好賢之切惟恐有不肖其意者常使人道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泄柳嘗閉門以避繆公不苟合可見中詳見禮記與泄柳並稱其賢可知繆公待子思恐子思不察已之誠也二子非有野芳調護之則又恐君不察已之誠也德若子思則自有此應若只及得二子則自處又當如此下此則苟容以拘君若也 初問云孟子以子思自比乃曰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是責其平日也非只指留行一節而言也孟子此時已留不佳矣若孟子有王命遂可留前日時子之言非王命耶子思見留於繆公亦不是臨去時事

○尹士語人曰

前漢紀首悅曰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寵結志於心慕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而行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賈誼過湘水叩屈原惻愴動懷望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 講錄曰尹士之譏有三段一曰不明二曰干澤三曰濡遲孟子只辨濡遲一段而於不明干澤不辨者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既然欲行道則不逆料王之不足為湯武而且不是干澤也亦明矣 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于是出晝時望也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是歸去

不史論曰發
發者言也而
如欲得用上
即曰利還不
以老病辭其
如是則其愛君

○充虞路問

聖者水曰孔子
門人與孟子門
人陳子禽問
是章下孟子門
人陳子禽是知
公孫丑高子
徒有其難答
問杜牧孟子成
能似乎孟子
之外尚有

後望也此處全要認得箇頭腦若頭腦不在行道濟時上便似有他望一般 孟子欲去之始而不忍去方去之際而不忍舍既去之後而猶不忍忘此君子之所為也惟君子然後知君子士誠小丈夫也只知道諛君不受便憚憚而去窮日之力後宿耳豈知君子之所為若此哉 蘇文忠公集云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動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豈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又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 陳潛室水鍾集云孟子之志不欲久居齊者知齊王之不足有為也孟子之心不忍速去齊者觀齊王之猶可有為也

○充虞路問
文選表彥伯曰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飛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畏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於濟注曰言有佐君之道而無其時者謂無明君也孟子云雖有鐵基不待時此謂咨嗟 初問云此見孟子直把世道擔當與孔子歷聘侯國機軸同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聖人以仁為己任自是不必退讓即孟子七篇仁義是何

等才氣戰國之世有不凡為者矣斯言也吾其東周之遺
乎甚矣似夫子也 註中憂世之志樂天之誠句對說不
是末節正是解今日所以不豫之意其意謂若是見用則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又何不豫之有惟其不然故不免於
有憂也此節全在行道濟時功業上說若須世用而後樂
又焉得為樂天之誠乎 講錄曰舊說彼一時此一時者
孟子云我前日之言乃與常處順而未有所感固一時也
可以不怨尤也今日去齊之時則吾道將廢而不得有為
又一時也不能不怨尤也愚意聖賢心事始終是不怨尤
者若依此說則前日所言者不必其行之顧今日所行者不
必其言之顧能言而不能行怨天尤人全不成箇聖賢了
蓋彼一時也雖不怨尤而憂世之志未嘗忘也此一時
也世不我用則道終不行雖亦不怨尤而憂世之志却
無以自解也如之何不憂哉此則始終不怨天不尤人而
言行亦相顧矣 傅彥林王命叙云帝王之起必有天下
瑞應自然之符明鏡顯於豐懿之業加以茂德成功賢智
之助而後居世臨臣為神所保佑永世所尊崇 龍川
集云吾夫子有扶天下之道有正四代禮樂之志而時君
方驚於功利有道不合有志不遭而徒能歎鳳鳥之不至
周公之不復夢見而究理之不應定數之不驗孟子所以
嘆歎其未有疏於此時而傷其數之過知天下息肩之日
尚遠而聖賢相遭之期猶未也時日愈疏世變愈下即使

相遭未必三代之盛矣孟子之歎蓋歎此矣 困學紀聞
云孟子其學伊尹者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亦聖之任
也

○孟子去齊居休

朱子語類沙隨謂繼而有師命乃師友之師非師旅也正
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
矜式時事先生曰舊已有此說但從授孟子室乃孟子辭
去時事所謂於崇吾得見王則初見齊王時事以此攷之
則師旅為常 疑問云聖賢志在行道道足以行矣食其
祿可也志不相遇遷延猶非其本意况祿乎雖然愚竊有
疑焉久於齊非吾志何出書之遲遲也孟子至齊原非為
祿齊重其賢竊縻以為國重而迂濶其道不行所以見即
有去志然顧瞻斯世有如齊之時勢乎有如王之足用為
善乎所以去復遲遲讀其書論其世須知其心事始得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門人朱尚忠校

孟子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

皇甫持正集論孟荀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皇帝生而神聖切而倫齊文王在舜不憂在師不煩後稷不圻不垢克岐克稷之謂上智失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

滕文公章句上

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豁蹙之心之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皆一偏之說也原二子之說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一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為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之惡焉是勸人源心源近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張於教然後知鳥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鳥是勸人黜嗜欲求善良也一則由本以推末一則自棄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言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殆矣書曰惟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于物而動則軻之言合

孟子曰性善者孟子之言也
荀子曰性惡者荀子之言也
此一說之見解
其大異矣
然其理
皆從性
論而不知
其理之
見其理
可謂也

經而多益故為尤乎 朱子晚年定論曰近者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透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個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醜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諸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個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 朱子語類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理會個性善作甚底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 劉棟問人未能便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也力量不至固無所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如射者之於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人到堯舜地位方做得一個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達便是止於至善 通義仁山金氏曰性善無形影然凡聖人之所為皆自性分中出則堯舜即性善之形象也性既人所同有則堯舜人皆可為

鳳璞篇云世之論性者二善惡而已人性：取孟而闢荀予合二書觀之孟子自天性見所謂善必指其正大者欲加持養之功荀卿自氣性見所謂惡必指其縲戾者欲加脩治之力氣質不齊苟非上聖得無過與不及之病苟卿於是名之為惡曰柔膽猛戾也曰齋給便利也曰庸眾驚散也或柔之以調和或一之以易良或輔或節或抗或割

力指其用力之要然則孟子之學去其滓而水自清有補
千後覺則一 滄傑集云昔天下之言性者四孟子曰性
善荀子曰性惡楊子曰性善惡混韓愈曰性有三品三子
言性實孟子啟之也何者彼曰善此固曰惡矣彼曰善又
曰惡此固曰善惡混矣彼曰善惡混此固曰有上中下三
品之別矣各師其師各是其是無惑乎言之多而不要其
中也大率善不過理惡不過氣孟子得其理三子得其氣
孟子語理而遺氣故三子得以其氣者議其非三子語氣
而遺理故孟子卒以其理者奪其是 莊渠先生曰孟子
道性善是擴前聖所未發明道何以又謂論性不論氣不
係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孟子只說人性之善
而不曾說人有不善是說氣稟殺了他其論下手處亦只
是說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不曾說變化氣質與克治底
功夫故明道謂論性必須說破氣質蓋與孟子之言相發
明也但明道又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人生而
靜以上不容說緣就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則未免失之
大快矣噫人性本善何得有惡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此須
著此精彩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性之本體亦復如是性
上添不得一物只為他是純粹至善底聖人氣稟渾厚清
明略無此查滓但渾是一團理在生所謂人貌而天自大
賢以下緣被此氣稟與物慾夾雜便生出惡來惡乃氣稟
物慾所為自與吾性無與故雖教銅之深依然有時發見

但不當下識取又彼氣稟物慾汨沒了他不去使之光明
不殺耳人性惟善是其實一切諸惡盡成虛妄非吾性之
固有若當惡念起時與他照勘窮去便都成空矣 王青
蘿集云盈天地間理氣合一而已矣太極者理也陰陽五
行者氣也人之生得乎太極之理以成性得乎陰陽五行
之氣以成形故太極之理落在人心則為之性本無不同
也但人稟於陰陽五行雜揉不齊則有昏明強弱之異蔽
於氣則昏矣故性猶寶珠也落之清水則明落之濁水則
暗是水之清濁不齊而珠之明暗以之然終非水之所能
濁也過則明矣即是而觀孟子子思以上論性是舉其上
焉者而論之也所謂生之理是也荀揚諸子是舉其下焉
者而論之也所謂氣質之渣滓是也胡氏蘇氏之說又以
虛靈竅妙言之則涉於佛矣至若程子以性氣對言張子
以天地氣質互舉則以氣質為性者尚未脫然所以致後
世之紛紛者吾猶憾焉愚則曰具於心者謂之性成於形
者謂之質則性固性也氣質固氣質也性則至善氣質則
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焉以是而言則性不混于氣質而氣
質無與於性是故不必謂不備不明不必謂君子有弗性
之論而使天下曉然知吾性之本善聖賢可學而至氣質
雖有昏明可善反而復之則天下之性一天下之性一則
天下之見一天下之見一則天下之論一矣 明儒經翼
曰學之不講久矣後世講來講去往往自習染之後言之

還視病症與正學許多妨礙故退然以聖人為不可學而不察良知本體原與堯舜無異邇來習聞良知之說矣復以意見測度自謂與聖人同體故遂以任意為率性而不察許多病証却與堯舜不同斯二者其害道均也孟子千辛萬苦爭個性善乃是直指本體使學者安身立命更無寬解躲避去處中間種種過惡皆是自欺自畫原不是性中帶來其在醫家真所謂頂門一針矣此讀書錄云惡亦是性只是性翻轉了便為惡非性之外別有一物為惡也如陰符經五賊之說可見士翼云孟子曰性善猶曰王之溫金之堅善即性也後人謂性兼理氣是性自為一物而中涵二者故孟子言約而精後人辭費而支伊川曰性即理也其至言哉又云孟子言必稱堯舜學則願孔子大哉志也後之人安于卑陋言及聖人若神明之不可扳萬事皆苟就而已矣初問云文公資質好遠來見孟子是誠意孟子欲成就之便以性善告他必稱堯舜者謂堯舜德業文章今尚可槩見無非從性善中出不假外求孟子必知文公有一段向慕之念有過人好資質直把第一等事告之欲致文公於堯舜之君也性即道道即性摠是一個故曰道一要看而已矣三字最有味不是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乃謂性只至一而無兩個也不必他疑若謂無復有他說與疑字不照應成間即三子直窺見性命源頭矣不然豈敢自負若此孟子引此言纔是恐其無微

不信故云世子復見別無他請孟子再告別無他說此處是世道大機括盡禮經累學校皆性善作用處若藥不瞑眩二句緊頂猶可以為善國來孟子意謂今日須從性上做工夫要補偏揀弊因病用藥耳原旨云夫道一而已矣此是萬世理學宗旨滿世人只管道長道短道是道非都說得支離了孟子所以說個道一其實道理只是如此邇來講學者雖曉得此個道理然却講向圓融渾同處去了縱說得極玄極妙而於道一宗旨間隔霄壤何啻一膜哉孟子之所謂道一畢竟與莊生之所謂齊物論何如曰道一者道自然一孟子非強一之也齊物論者物論自然不齊莊子欲強齊之也此所以不同講錄云彼丈夫哉丈夫舜何人予何人文王與我都以性善之同說然聖人雖是與人同一樣的性同一樣的道吾人却亦不可恃此只恁地與他比較須要有工夫在內若只管空空比較不去做工夫亦何益也試看周公與顏子是何等工夫耶因知記顏淵曰有為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進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車若水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不獨是稱堯舜來證性善正是將堯舜望天下之人其曰世子疑吾言乎又曰彼丈夫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是世子是歎愧不敢望堯舜故有是說 陸子要辨樂濟
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
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其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
是文王 通義仁山金氏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古人為學
即見之行事滕文公是有國之人故孟子即令其就為國
上致力又曰引書意尤緊切人性固皆可為聖賢學者固
當以聖賢自勉然非可以安坐而進也亦須有刻苦之實
功去切身之實病方可與議聖賢之道爾又曰不能自克
四字切中常人之病人性本皆可以為聖賢其不能為者
蓋苟且以卑近為安不能自克至若為不善之人亦豈能
昧其本心之善亦以一向放縱不能自克以至此爾 原

○滕定公薨

大全朱子曰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經而已如田之十一喪
之自天子達之類 孟子答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
只說齊疏之服肝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

大原大本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舒粥喪禮
之大經也孟子生戰國不得見先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
氏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
踈闊而於大經大本之際則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
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
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
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嘆
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為之如村孫通曹黎之流是又
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 講錄云然友之卸問孟子是
問者諸侯之喪禮親喪固所自盡孟子不是勉世子是說
人子自然之心蓋父母之喪悲哀痛疾固人子之心所自
盡者宜乎世子於此不能自己而欲以禮行之也 通義
仁山金氏曰宗法諸侯之公子蓋先君之子今君之昆弟
不敢以君為宗而君為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適者蓋
使諸庶弟以一適弟為宗天子亦然武王為天子則諸弟
不敢以武王為宗而以周公為宗故凡文王之子有國者
皆蔡邕霍邢衛毛賈鄭雍滕畢原鄧卽皆謂魯為宗國
也 石渠意見補缺云注以吾有所受之也為父兄百官
之言意見以為非父兄百官之言乃世子之言也世子以
為吾之所以定為三年之喪者非自為之有所受於孟子
而為之也 答問編云吾有所受吾字時說指先祖言即
註上世字然否曰吾者先祖自謂也謂先祖教後人從其

禮者其意蓋曰有所受之也 原旨云魯文公禫制未終而思魯宣公喪未期年而逆女魯至文宣蓋凡幾世矣故知不行三年之喪者非周公法也志言從先祖者立法之祖也世數益遠則以壞法為祖矣 講錄云吾有所受之是父兄百官解志之意喪祭從先祖者以吾先祖喪祭之禮有所傳受之也故子孫宜從之而不可反 通義仁山金氏曰禮居喪始故傳曰向食者無墨今吳王墨國勝乎太子純半蓋憂戚則色墨而居喪不肉食是以設墨也學殖解云始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今也疑擇稍開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至於弔者大悅則深知世子者矣大學衍義曰滕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其禮則父兄百官諱然爭之及違眾而行又以為知禮何耶蓋天理之在人者固不可泯也自漢文率意變古始為易月之制然詳其遺詔蓋為更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冒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其後晉武欲復古制而尼於群臣之邪說獨後魏孝文斷以不疑孝文夷狄之主也猶能行此可以中國而弗若乎 通考云按後之儒者皆以為短喪自孝文遺詔始以為深識然愚考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魯宣為秉禮之國天子稱其一變可以至道而尚不能行此則他國可知漢初禮文大率皆承秦舊秦無禮義者也其喪禮固無可考

然杜預言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年重服旦夕哀臨經霜寒暑禁寒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欲舉便葬葬畢制紅禫之文以是觀之則孝文之意大槩欲革秦之苛法耳帝之詔固不為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也何也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雖通喪必以三年然亦以葬後為即吉之漸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于葵丘故書曰宋子貶之也晉悼公既葬未終喪而平公會諸侯于溴梁則書以晉侯矣晉獻公卒未葬未葬而遇弒則稱君之子卓既葬而遇弒則稱君明未葬則不可名其為君也自春秋以來諸侯多不能守五月之制蓋欲急於從吉也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丘九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一日而惠帝即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三日而景帝即位蓋葬期愈促矣必葬而即位者可知其以吉禮即位也必從葬期者可知其決不能諒陰三年也景惠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秦之法耳豈孝文遺詔為之乎翟方進後母死葬後三十六日起視事以身儆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以為明證然詳考文之詔既不為嗣君而設亦未嘗以所謂三十六日者為臣下居私喪之限制也俗吏薄孝敬而耽榮祿是以並

錄此詔之語遂立短喪之法以便其私至方進時遂指為
漢家之法耳

○滕文公問為國

原旨云孟子此篇前面文公問為國一段如基譜一般其
體圓後面畢戰問井地一段如下基一般其體方雖截然
分為兩段而大勢聯絡錯綜照應甚是周悉前面有文公
問為國後面有畢戰問井地至末却結之曰則在君與子
矣此是雙應前後兩段且前段亦以新子之國一字又與
問為國字相照應後段則在君與子矣又與子之君一
句相照應將行仁政與前段焉有仁人相對看暴君汙吏
與前段賢君相對看恭儉二字是禮下取民的根子禮下
取民是分田制祿的根子夏后二節言取民夫世祿一節

言制祿而又徵之以助法之當行文甚錯綜後段曰井地

士

曰穀祿曰分田制祿曰治野人曰養君子曰圭田曰餘夫
之田皆是與禮下取民有制相照應 答問集云此章舊
說有以養與教對說者有以給野人與養君子對說者有
以助對貢說者如何曰通章提是就民事詳論為國之道
前段重制產制產在行助法而申庠序學校之教後段重
正經界正經界可分田制祿而別君子小人之分提包在
民事不可緩也一句內若以養與教對說則失本枝之辨
若以給野人養君子對說則失賓主之辨若以助對貢說
則又失立言輕重之辨矣 初問云文公此問意向儘好

得聞性善之論便問為國是有志於治功者性善是治本
井田學校是治具 民事不可緩也是恒心由此保貢賦
由此出學校由此興田祿由此制帝王治民遂生復性使
君子小人各得其源皆始於此故為為國之首務不
可緩也下文引詩見民之於農事汲汲然在上者豈可緩
之 講錄云民事不可緩是一章大指引詩是証民事之
可緩民之為道一條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之故蓋民之
陷罪由無恒心無恒心由無恒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
恒產不可以不制也遂承之曰賢君必恭儉四條都是說
制民恒產之事設為庠序一條又是說恒產之既制而恒
心之可復也提只重在民事上故自畢戰問井地至于章
末只說井田之事而學校便該在其中矣 民事不可緩

章末

士

者君須以民事為急也詩云四句民自以其事為急也惟
民之所急在此故君當以之為急田要有定分賦要有定
法急急而務此事是之為不緩 淮海近語云民事不可
緩欲滕文公以民心為心也以民心為心必重民事重民
事莫要制恒產恒產制則恒心收而民可教為士故古之
賢王必以恭儉得之夏后氏數節即三代教養之成法見
今日滕君當恭儉而力行之者也制祿等賢君禮下之事
分田等賢君取民有制之事以見井地行則民有恒產學
校立則民有恒心為國之道盡於此矣 答問編云恭儉
節禮有把恭儉及禮下取民有制分說又有卑重儉而有

制說然否曰非也恭儉不必大分禮下取民有制即是恭儉只就民事上說左傳鮑文子諫齊侯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為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講錄云陽虎恐仁之害富重為仁引他恐富之害仁重為富向為國者若罔民而不恭儉則是為富不仁矣陳潛室木鍾集云夏商若同是井田則皆八家同為一井但田有多寡耳夏之井則為五十畝者九其中五十畝為公田商之井則為七十畝者九其中七十畝為公田此以周井田法約之但孟子言唯助為有公田貢則什取其一即是夏之貢不井但於五十畝之中抽十之一以供貢商之助則井却於七十畝之外別取公田之什一以輸官周之徹既是井田則亦於百畝之外以公田之八供官宋羅璧識遺云經書稱夏皆曰夏后氏殷周皆曰人班固白虎通曰夏禹受禪為君故稱后殷周順人心征伐得天下故稱人則舜曰有虞氏亦以禪爾朱子語類云因說今日田賦利害曰某嘗親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云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溝洫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墾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原音云案朱子之疑似矣然天下國家多壞極而有事周之徹法自宣公廢之自商鞅壞之

講錄云三代而下田賦之制不一孟子言井田之法實指周而言其言七十畝者九其中七十畝為公田此以周井田法約之但孟子言唯助為有公田貢則什取其一即是夏之貢不井但於五十畝之中抽十之一以供貢商之助則井却於七十畝之外別取公田之什一以輸官周之徹既是井田則亦於百畝之外以公田之八供官宋羅璧識遺云經書稱夏皆曰夏后氏殷周皆曰人班固白虎通曰夏禹受禪為君故稱后殷周順人心征伐得天下故稱人則舜曰有虞氏亦以禪爾朱子語類云因說今日田賦利害曰某嘗親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云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溝洫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墾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原音云案朱子之疑似矣然天下國家多壞極而有事周之徹法自宣公廢之自商鞅壞之

其餘諸國亦不存者亦必有如宣執者壞壞之也孟子詩疆界不存至典籍亦不可見止引詩証助而已前此而夏商孟子不云乎堯舜既沒暴君代作棄田以為園囿夏太康之世已棄田官於不務矣以此觀之則禹之貢壞於孔甲後故殷不得助殷之助壞於紂故周不得徹如殷周之際疆界尚存先王豈好為是變更哉况夏地未盡闢其田少殷地盡闢則田增至周益難則田多故五十畝而為七十七十變而為百畝也講錄云貢助徹其實皆什一者實對名者其名雖有五畝七畝十畝之殊其實皆是什分而取一蓋十個五畝為五十畝於十個五畝中只取一個五畝之入便是十分而取一助徹徹此徹也藉也二句又解徹助之義者無他只見得殷周之法不過是使什一中少異此名色其實則皆是什一耳問三代校田多寡不同如何曰陳氏徐氏之說好一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殷而寢廣周而大備一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加焉路史曰彼哉龍子之言古也貢何為不善哉昔者先王制民之產豈固欲為之數邪不得已焉爾五十而貢此伯禹之與民約者非可加也蓋有損而已今而曰校數歲以為常豈先王之意哉原禹之法亦曷嘗不本之時邪顧後之人不達其宜而易之以制是故有不善焉可以是以而議焉之法乎且樂歲多取不為虐豈君子之言哉請禮類圖

云按貢助徹本無二田於民所受田中而納其稅則謂之貢就其中田出公田一分籍民之力以耕而官收其租則謂之助徹即是助亦通力而作者也公劉殷之諸侯也而其詩曰徹田為糧則常時亦已謂助為徹矣但末世人皆自利不相通融而失助之本意故周特以徹名欲人知有通融耳然本文止以通解徹不必更加均義通則均在其中矣而田有定分亦非混而無別也不然則一井之中何必重為九區通力之際何必公事畢然後治私事邪夫貢官無常田而歲有常額猶今之計畝收租也助則官有常田而租無常額猶今之就田分租也由上奪民時不得耕耨而貢法必欲取盈此貢之所以不善而殷改為助也

陳鍾堯

卷之三

又以上奪民時不淨耕耨則秋死不賒民不相通而公田之入薄矣此又不得不變助為貢以取盈也變助為貢魯宣公稅田以後事也孟子此章專意欲行助法使民相通故以夏后氏之貢起殷之助以見周之徹亦用助之意非以徹熟貢助而以夏殷起之也引詩而言雖周亦助者非止謂都鄙助法蓋當時盡行貢法而先王之助法無存故言此以見之也什一者通貢助而言九一則專以助法言也自井分九區八家同養公田而言則曰九一自一夫受田十分助一而言則曰什一 玉海云孟子言治地莫不善於貢林氏謂禹法既有每歲常數又有雜出他籍之時凶不取盈無不善者竊意後世子孫不善用之惟取必於

每歲之常賦無有襍出之時或戰國重歛託貢法以文過禹法實不然也 王荆公曰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為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 丹鉛摭錄云漢所用夏人貢法也如龍子之言貢法信不善矣然此言論法也非論人也以禹啟為君皋益為臣有使民時矜然之事乎漢文帝能賜民田租禹啟豈在漢文之後乎宋王安石行新法害民及君子在州縣寬之一分民受賜一分實益豈不及宋代州縣之臣乎孟子引龍子之言必欲勝君復井田是時也壞未及半猶可復也至秦開阡陌已久雖孟子復生亦因時立法不為此論矣後之欲復井田者必迂儒曲士也有愛民之心若文帝可也 講錄云引

陳鍾堯

卷之三

龍子之言見詩三代之制雖皆是中正者然貢還不如助之善徹則即是助也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是校量數歲之所入而酌其適中之數就立作常法如一畝田有一歲多收幾石者有一歲少收幾石者于是不多不少每歲限貢幾石歲或多收亦不增歲或少收亦不減多收不增無害少收不減便有害了故云莫不善於貢 我高皇帝嘗命左右適太子徧歷農家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身不離畝訟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草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

饑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歛則民不勝其苦矣噫
念及於此何啻慈母之於嬰兒也 石渠意見云貢者非
取民之善者也今之賦稅何以踵而行之意見以為若隨
歲之豐凶而取之奸詐之徒瞞官作弊賦稅年年有減而
無增將何以紓軍國之用乎今之賦稅雖曰踵貢法而行
之一遇災傷則為之減除賦稅則又似助法之意也 春
秋胡傳曰古者上下相親上之千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
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千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
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知賦
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
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廢法之始也其後作丘
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則皆宜公啟之也 講錄云法
之不善未有久而不變者自殷至周時已許久而助法尚
未之廢則其法之善可知矣且以文武為君周公為相凡
可以立法者何不為也而助却仍殷之舊則其法之善又
可知矣夫雖周亦助而況於滕乎 禮書曰鄉學加遂一
等故謂之庠庠者養也所以養人材遂學降鄉一等故謂
之序序者射也所以教執事 通考戴江陵項氏松滋縣
學記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
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有教自開闢則既然矣有虞氏
始即學以歲終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孝養之心

終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豐相之所言而命之曰
序則以檢其行也商又以樂造士如夔與太司樂所言而
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先王之所以教者尚
矣周人備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
序在其東商校在其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
命之曰膠又曰辟雍知言其地壁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
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
而損其制曰泮宮凡卿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
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夫人自幼而習聞之故
今百家所記參錯不同者無他皆即周制雜指而互言之
也 歷齋云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或曰非使滕文公兼
設此四學以教民也只是舉三代教民之制如此故有庠
有序有校又有學也若使文公當日設學教民只用一鄉
學一國學足矣知學則不止一兩古者國學惟天子之都
以及諸侯之國都有之鄉學則隨所在而酌立之鄉里子
弟之秀者則以次升之至于國學而待用其不然者則歸
之農而士農分矣然設庠序學校以教之以設為二字提
端而夏商周字在下還當作使文公設學教民云 小民
親於下當如饒氏說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
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此設可從蓋合帝命契所謂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之義然後自該得親上之義矣 通
義仁山金氏曰孟子嘗以王道告齊梁之君如滕文公為

井地可謂能行王政矣孟子不許之以王而以王者師許之蓋齊梁之君皆萬乘之國行王道而王也易滕文公五十里之國則雖行王道而其王也難但示王道之行爲王者之法可耳此聖賢至公之心亦審時勢之論也自此後又二十六年周赧王之二十八年而秦滅魏齊魏楚又滅宋矣文公之賢可以爲王者師顧孟子書而傳爾又滕文公之時所憂者在齊楚則然宋未滅非文公之世也口義云助以養其生學以養其心滕國規模從此一新這便是天心所向廢國新而天命亦新矣蓋德如文王便不有天下亦是其命維新聖賢論治原不在效驗上說通義仁山金氏曰周自后稷始封於邠至不窋遷于戎至公劉避桀遷邠至古公又遷岐至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故曰其命維新孟子雖引文王之詩而止曰亦以新子之國以滕之編小僅可自新其國而已又井田乃周室舊制而此云新子之國蓋井法積壞已非一日至此始復其舊乃所以新之也講錄云看來此二條一是說爲師於後世一是說新命於當時也是行仁政之效也晦庵子以上條作未必能興王業但可爲王者師然下條云新子之國則又是能興王業矣豈有一時之間自爲矛盾之說者乎后渠意見補缺云前言貢助徹是三代養民之法庠序學校是三代教民之法此言有王者起必求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蓋言後之有王者起必求取三代教養之法以爲

漢家周書曰諸
從生盡以養
大夫也注生人
爲物也說生人
也一大夫天子
也三民者天
子也

法是三代教養之法爲後來王者之師也及觀下文周雖
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則
是孟子教滕文公法古行仁政以此言之可見前註之誤
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若有仁君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
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做起而暴君汙吏貪得
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爲己不知爲人者則必欲
慢而廢之也凡事須是敬則能立纔有慢心事日趨於弊
壞也 雙峰饒氏曰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相因穀祿即
井地中公田撥其穀以爲祿分田始可制祿 南軒張氏
曰井田王政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大要在分田制
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
獲其養上下相濟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人皆知商鞅
廢井田開阡陌考孟子之言則井田之廢久矣蓋孟子時
井田之法雖廢而井田之名尤在暴君雖去其藉尤不敢
易其名也至鞅始蕩然一泯其迹而掃除其阡陌併與其
名亡之矣 惠子曰使工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
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
淮南子云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
其功 正蒙曰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
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十而自賦其一
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孟子雖不見載籍之詳而此二句
與周制卿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法合國中自賦民無遠輸

之勞野九一而助卿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失 朱子語類
或問國中什一使自賦曰國中行卿遂之法如五家為比
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放五放為師五師為軍皆是
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邦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
賦 問圭田餘夫之田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
六十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餘夫
二十五畝乃是十六歲以前所受在一夫百畝之外也孟
子亦是言大槩耳 廢源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
所入以為君子之祿卿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
家所用此周所為徹法也猶云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

陳榮堯

卷之三

七

之義此則正言其法如此 講錄云諸字貫此下三條前
只要文公行助法不曾及貢法此處却無貢助諸行者蓋
孟子之意是以助法為主不能行助法然後行貢且國中
之地少野外之地多是貢法之行亦少助法之行則多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上文令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是
除山川林麓城郭而以田計也以五十里之田而分君子
公田小人私田君子又有圭田小人又有餘夫似為難給
然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則是二十五
百井二萬三千五百夫矣亦自不患於不給也以此知戰
國之時諸大國若能備復井田不為園囿宮室汚池以廢
地能行仁政以聚民則田野不至於不給人衆地大不患

於不可以行王政也 講錄云此常法之外又有一法厚
君子野人雖在常法之外然分田即有此田制祿即有此
祿亦分田制祿一時事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不是因他
祿薄而與之蓋卿以上公侯伯子男祿厚者亦有籍田奉
祭也祭者於潔故以祭田為圭田然不論卿大夫士而祭
以五十畝者此田是分外加厚的田先王之特恩也民年
六十以百畝傳之長子次子便是餘夫餘夫年十六力堪
務農了若不授之田恐他日就於游惰然田止二十五畝
者只是他的自食又不使之過多而生侈也善哉 學殖
解云圭田是卿大夫既死而使其子孫奉祀之田也若當
卿大夫之身則其祿田亦足以祭何必更與圭田乎既死

陳榮堯

卷之三

七

而田祿已收與之圭田此古先聖王忠厚之道也通義
程氏復心曰卿謂方二千五百人為卿之鄉死後無出卿
者死而葬者徙而居者皆不可出其鄉也卿田同井者同
卿之人則八家同為一井一井之中其出入則自相為伴
防禦盜盜則自相為助疾病則自相扶持此張子所謂井
田救災恤患之事也如此則朝夕同處自然親睦也此又
言助法之善也 原旨云孟子卿田同井相助恤之意若
為井田之善而發其實周官九兩繫邦國之民君師治教
朋友宗族長幼卿黨比閭車徒兵馬之類無乎不寓以此
良法美意聯屬其民至於死徙相安此人心所以固結不
解也比管子作內政專於富強其國者異矣、疑問云後

段正經界直貫到底九一什一五十畝二十五畝不正經界如何得均得平死徙無出鄉節由正經界有常業米方里而井節正所謂正經界者所以別野人也句極妙此便見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即此一句已先破許行並耕之說矣添出一君子解便不是 謹錄云方里而井是就一里說百里千里也如此井九百畝是就一井說千井萬井也如此先公而後私野人之不同乎君子者於此別矣別野人之意最重後來許行正為此故有並耕之說晦庵子却只重詳井田之形體亦未之思哉、通義饒氏曰或問濶濶之說曰前面記底是個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土俗可也濶濶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

朱子

孟子

卷之三

孟子

思不全是硬的子濶濶濶濶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 仁山金氏曰濶濶就中活法制宜使行之優游順便不使有窒滯難行之患也 丹鉛摭錄云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之似隔世事故曰此其大略又曰嘗聞其略蓋諸侯之滅去其籍已繼而繼于夏桀之焚黃圖道軌路於秦政之燒詩書矣孟子之略言之蓋慎之也荀子便謂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 又云略字本喻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亦猶莊子所謂道無封為是而有畛也即象註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妙得莊子孟子之言略猶莊之言封與畛也惜乎趙岐之注孟不能如郭象之注莊也乃曰大略大

朱子

孟子

卷之三

孟子

要也 又云或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為封建不可非區傳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為必可行其說就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也孟子論為國曰濶濶濶濶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濶濶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空 石渠意見云或問井田之法今可行乎意見以為不可曰何也曰今之時人稠地狹欲人人授田百畝其可得乎曰何必百畝或五十畝或七十畝使彼此均一即井田之意曰戶口年年有消長苟欲均之必須年年取勘分授經畫疆界若然則官民不勝其煩勞又且妨誤農業受田之人必曰此田今年屬我明年不知又屬何人由是人懷苟且之心忘於耕作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 葉璽曰必瘦矣曰十年一分可乎曰十年一分止可均一年其後戶口有消長則又不均矣 初問云此其大略是井田粗粗的規模中間有調停妙處當因言會意以行之濶濶是備飾出文章來使燦然可觀在君與子句是孟子重屬望之有千載一時不可虛過要須再見三代之盛治無徒猥鄙於七雄之間也形容此意出方得孟子本意 傳休奕云楚去中國遠戰國之世尚奇袤之學按尸子云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旦也漢志注尸子楚人蓋與許行後先故其言如此 大金朱子曰許行君臣並耕市不二價之說以易考之二者

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
及乎世變風移至于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常隨時
以立政而不密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
於戰國之時乎 慶源輔氏曰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
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
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 士翼云許行蓋廉勤之士思推
其所能以治國夫聖王作任賢使能省刑薄斂俾民得耕
耨即並耕也奚必躬操耒耜哉古之人欲以一介之節易
天下之道不獨許行然爾夫舉尺燦之光代日月之照何
其愚 原古云此章分作三段一是闢許行之並耕一是
責陳相之倍師一是闢許行之治市 又云此篇文字逐
段分鎖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是鎖上一段然則治
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是承上起下雖欲耕得乎又是鎖上
一段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又是鎖上一段亦不用
於耕耳又是鎖上一段俱與並耕而治句相應亦為不善
變矣又是鎖上一段與用夏變夷二句相應惡能治國家
又是鎖治市一段 講錄云為神農之言着一為字便見
是許行自為之者神農始為耒耜故以之為宗而且以其
世遠人亡真偽無從考也 又云陳相實是為仁政而歸
不比許行為壞法而來者因識見不足執守不定一見許
行便棄却陳良而同歸於壞亂矣 弘明集云無主於內
有間輒變譬之於射後破奪先 墨子曰翟處耕而食天

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分
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
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藉
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以為不
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王公大
人用吾言國必治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
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
而功賢於耕織也 講錄云賢君曰不重未聞道者未聞
神農之道也並耕而食養殮而治正許行所云神農之道
而賢君之所為者惟並耕而自食養殮而治民田不必井
倉廩府庫不必設使不厲民了滕今有倉廩府庫則是厲
民自養矣此其刺者雖滕君而所以刺者孟子也 疑問
云生人以來無主乃亂立人為之君復舉一相代其任
而擇諸有司以分其職君有君事相有相事諸有司各司
一事即日夜孜孜焉猶慮不給而何暇並耕之治如欲並耕
而治豈惟君所不能即一農夫之身既業乎耕他必有不
能兼者故孟子就許子種粟而詰其衣與冠衣曰衣褐猶
可為也冠曰冠素不能自織且曰害於耕焉得此害於耕
三字孟子可伸其辯矣然以不窮其說則彼猶有辭故復
問以金既費以鐵耕如此種種彼皆說以粟易之則農與
工相易果不為厲也治與耕相易獨厲民也乎哉以粟易
械器四句正是此意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至何許子之不

憚煩又頓跌他一下陳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則彼之說窮而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為可一辭折矣有大人之事二句始明白與說大人有大人事見當尊治小人之事見當共養君子且只論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即一件少得如必自為而後用是率天下而路也況治天下自有萬幾可並耕乎哉或勞心數句是篇中極緊要語許行說人無大小皆當勞力孟子說大人勞心小勞力其相治相食乃天下之通義說到此處並耕之說莫可開口矣原古云厲陶冶屬農夫二厲字俱本厲民自養句生來治人治於人治天下等治字俱本養食而治治字生來食人食於人中國可得而食俱本並耕而食食字生來當堯節以下凡憂字俱本勞心字生來石渠意見補缺云註謂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虞也意見以為舍猶何不也當讀屬下句何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許子之不憚煩則上下文理全不通暢矣文子曰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機械宜其材舉澤織經坂耕田如是則民得其所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荀子曰渾人是乎木山人是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又云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尹文子曰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

近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闇矣蘇子瞻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佚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禁大而至于天子禁小而至于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逸夫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于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為愧者所職大也申鑒曰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耳講錄云大人有大人之事小人有小人之事事體自是如此大人之事即治天下之事也小人之事即耕者之事也且一人之身三句即百工不可耕且為之意知必自為而後用之不以有無而相通不以彼此而相濟則一身之所為者有限百工之合用者無窮天下之人將營營終日以為百工之事而奔走道路無時休息矣非率天下而路乎或勞心句所謂大人之事也或勞力句所謂小人之事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一句重治人上勞心者治人而勞力者則為之治也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此一句重食人上治於人者食人而治人者則食其食也夫人以治而易小人之食小人以食而易大人之治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而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相屬矣此天地之常經古今

曰明山記云
昔禹人排
曰山以伊
則止矣

之通藏也、廣弘明集云浮天水害著自堯年 朱子語
類云排淮泗而注之江淮自不與江通大綱自此說去
通義仁山金氏曰當是疏九河滄濟排淮江而注之海決
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 朱子曰決汝漢排淮泗
而注之江此但取其字數是以對偶而云爾不必曲為之
說也 夢溪筆談唐李翱為東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
郵乃沂至于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
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 講錄云此以下五節
孟子又引堯舜來說蓋堯舜是治道之極者即神農之所
以為道也堯舜不並耕神農亦決不並耕矣 禹益稷契
之事都出於堯舜堯舜稷契禹稷契也故後提之曰堯
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為已憂 禹之治水
多與益共謀凡山川脉理禽獸昆蟲殊方異域皆使益記
之為山海經故禹曰非禹能成大費為輔大費者益之
名也舜亦曰咨爾費贊禹功是矣 西北之水九河濟漯
為大跡之流之而注於海則西北諸水之治可知矣東南
之水汝漢淮泗為大決之排之而注於江則東南諸水之
治可知矣 尸子云禹治洪水疏河決江十年不闕其家
手不生爪脰不生毛生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
論衡曰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
無遠不至 砥柱銘說禹掛履莫顧過門不入 淮南子
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 路史曰禹當是

時也晝不暇食夜不獲寢以與萬民同務燒不及積濡不
給抱冠墨而弗顧履稅而弗納躬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
川居外三十年三過門而不入東至搏木日出九津青羌
之野攢樹之所振天之山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地
南至交趾孫孽續楸之域丹粟沸水之際南嶺黃支之堵
不虎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欲露之民奇肱三面
北至太正之谷夏海之窮祝栗之界弔強之里積氷積石
之山未嘗暇息、詩詠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
好似有神助 呂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
風乎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耜八寸所以成畝也耜柄
尺此其度也其耜六寸所以間稼也 漢趙過曰后稷始
助田 丹鉛摭錄云后稷教民樹稼之法曰五時見生而
樹生見死而獲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水肥勝之曰黍生於
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
生於槐稻生于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于
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 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
禾乃登故曰見死而獲死也 講錄云卷與教並重水土
既平便養之以稼穡民人既有又教之以人倫聖人真是
無一日不為民無一事不為民也 五倫是性中自有的
親義序別信却著箇有字謂是自有之道也教以人倫特
從氣拘物殺中為之一開明不是取之於外以益其所本
無也若云其屢教以其件其屢教以其件恰似不曾有的

都從教上取得一般差矣 泰元湯語曰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五句皆有字正以人性本有親義序別信之道因其失之而近於禽獸故教之復其所有有對無說教因失立也 孟子則曰何謂勞之來之也勞者有功于舜倫者也何以匡之直之也匡者正於堯舜者也直者不枉於堯倫何謂輔之翼之也輔使立也翼使行也使自得矣何以又從而振德之也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者也自得者得自己也振德也者時作而警之使人心不昧天理常存也 論衡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動愁擾精神感動形休故稱堯若脂舜若脂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初問云堯以不得舜即是堯舜之憂虞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堯舜之所以愛虞蓋其心事然也 仁不出於惠忠之外但是惠忠至此無有形迹無可名狀也此三句就廣狹說狹有迹廣無迹上二句分人教人用人字下二句用天下二字人字處有人已相對之意規模窄小天下字處則生意無邊矣 講錄云上說堯舜憂民之事見其不暇於並耕至此則說堯舜所憂之大見其不必於並耕要之憂不得人即舉舜使禹使稷契內已都是了但尚未露重得人意此纔露出也憂字策好思索正是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每處看箇憂字孟子把堯舜心事說盡矣夫人惟到自已身體上有疾病便憂骨肉至親有疾病便憂聖人視天下之民若稍與已不相屬何憂之有惟孟子有憂以此知得堯

舜之憂已字更見得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明白不以天下為天下而以天下為己不得舜禹皋陶是為天下憂也而却以為己憂以天下為己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見矣 又云分人教人二句輕只重為天下得人句惠與忠亦是好的但能及於我分我教之人而不能及於我未分未教之天下為天下得人者財却得人以分而分之者廣即是我之所分善却得人以教而教之者廣即是我之所教天地萬物到此都為一體了不謂之仁而何耶以天下與人句輕不直說為天下得人難而又說個以天下與人易者正以形容其難耳難字亦只在仁字上見得其慈廣大其化無窮不亦難乎堯舜能為其所難真是大哉君哉者矣亦何用與民並耕哉 答問編云以天下與人易舊本作讓天下說是否曰舊說錯讓皋陶亦非授天下也為天下得人只是得人共治耳不是挈天下與之難者難在滿鑑也 新安陳氏曰亦不用於耕耳至此三提撥耕事以照應收結獨可耕且為與一句以上已辯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 疑問云堯舜治天下不並耕孔子稱堯舜之治不稱其並耕何以云賢者與民並耕而治蓋孟子初問辯折如士師之折獄窮其情辭入堯舜一段是比例引孔子之言是斷案使更翻招不得然只了得許行齊宋及陳相此下始論其倍師求罪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此二句先立斷案以為招擬之本、原旨云許行楚人也陳

良用夏竦意既是楚產周公荆舒是懲亦是楚事此文字
中之一奇也 荅問編云用夏竦意舊說陳良用夏自竦
其夷然歟曰用夏竦意言用我諸夏礼義之教變化夷狄
之人使從吾教非用夏自變其夷如陳良之謂蓋首有吾
聞字則二句當是成說不因陳良而強解也 皇覽曰孔
子冢去城一里冢營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
丈二尺冢前以瓦甍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之無祠堂冢
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象人世、無能名其樹者傳言孔
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榘離女貞
五味堯檀之樹 泊宅編云孟子之言治任即當世之言
治行皆治裝之意 文獻云仲尼思文王則嗜菖歎七十
子思仲尼則師有若 歐陽文忠公代曾參弟子書曰
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若夫子
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
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
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
蘇頌濟曰太史公稱孔子既歿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
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有若之賢
而其無耻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
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鄒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也戰國
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辨而况太史公乎 通義
白雲許氏曰一說欲以有若擬孔子則雖江漢以濯秋陽

以暴而孔子之歸、者終不可尚已 吳氏程曰或曰江漢以濯之蓋疑江漢楚望故孟子以語楚人曾子不應捨他水而稱此 益州志云成都織錦既戎濯于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 明儒經翼云江漢秋陽原非在外只合下篤志真精聚精神自知自覺處分毫不肯放過徹底融化一塵不留便是這個全体力量吾人日用處何常與聖人別只微處不同門人以有若言貌似夫子此說日用處看曾子不可却向根源上看饒他言貌與聖人一樣只一點靈根未淨未是江漢秋陽則何啻天壤此學要知微之顯方可 二谷錢吟集云子夏篤信聖人然而疑夫子於西河之民惑近似于有若之事者子夏也曾子友求諸已然而傳夫子一貫之道篇江漢秋陽之信者曾子也

口義云三子之尊有若蓋欲資其潤澤藉其明照曾子說惟夫子如江漢秋陽可以濯物暴物他潔白地位方將受濯於江漢受暴於秋陽豈有餘波可以潤物餘光可以照物而使當濯物暴物之任哉蓋當時惟顏曾心悟聖人餘皆以言語模擬上求故其失一至於此 耿天臺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至於皜、豈尚則盡發此心之資辟諸大明中天纖翳皆中方類畢照即所謂無意必固我役心不踰矩者是也 匪曾子時能傳神 初問云濯以江漢暴以秋陽皜、乎不可尚者是說心休夫子之道德盡於此矣夫子之道德即心、即道德也門人尊有若自言行氣

案傳公書促
以爲本而主
謂公同公以
論此故曰同
方且廣之厚
子且廣之行
亦不必費
亦不必費

象上說曾子直指心休說以此相形方得曾子尊師本意
註有明著光輝潔白六字舉業以此把來分屬此何說
也秋陽句謂之光輝尚通江漢句何以謂之明著且明著
光輝又何分別大都此三句只是一病不存萬理明淨曾
子意謂汝門人等欲尊有若是不以心觀聖人也觀聖人
之心當自別矣濯以江漢無一毫濁汚也暴以秋陽無一
毫陰翳也提是嬌嬌潔白而不可尚此是承上結語全是
心之本體 即夫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明舍行藏住止
久速處觀之其心真是透明至寶無有纖瑕無有渣滓無
有粘帶瑩然精明辟塵絕垢想見真境其半點紅塵飛不
到者乎曾子速賓於夫子之門斯殆知言哉 講錄云不
曰海而曰江漢者江漢湯湯亦水之大也不曰夏日而曰
秋陽者秋氣肅殺暴之尤乾也有若不可說壞頃渾融此
說 太玄經曰出谷登木知何方也 孫奕示兒編云魯
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此僖公之詩也孟子以爲周公
方且膺之人皆起焉案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
之畏楚甚矣然二十一年有膺之事乎及即明堂位贊之周
公踐作朝諸侯而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隨方各至則
知孟子所謂膺之良以此夫然詩人獨以頌僖公何耶曰
史克知僖公之心在於尊祖之功業乃爲之作頌一以推
尊周公併以美僖公蓋詩人之意也說者直以爲僖公時
事不當其義此孟子所以兩言周公膺之也、疑問云不

善要而正應前案於或句以定陳相之罪相至此自宜心
服乃復出從許子之道一節如今之斷獄者招擬已定無
可爲辭乃於狀外生情說中間還有如此一節不獨爲許
行辯且辯已所以學之之故似有可原却不知物之精粗
吳惡參錯不齊或相倍蓰什伯至於千萬皆物情所必有
者案論長短輕重多寡大小而同其質是亂天下者也蓋
學術一出於正則凡所經畫論議悉本於人情物理自然
上下相濟而歸於治一出於偏則其所稱述與所執從者
悉與人情物理違而相率以趨於亂蓋即所論爲市而益
見並耕之說非堯舜周孔之所以治天下者矣 原旨云
許行始托神農君民並耕之說欲齊人也不知久有大小
之爭不可以相兼繼托神農市價不二之說欲齊物也不
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 講錄云長短以丈尺說
輕重以權衡說多寡以斗斛說大小以形體說長短同則
質相若者長與長同價短與短同價非不論長短而其價
懸相同也輕重多寡大小之價倣此 許行曰論物的長
短輕重多寡大小定價而不論物的精粗美惡殊不知物
有精粗美惡之不同當物者若論此而精與粗同價美與
惡同價人決不肯爲精美而競爲粗惡以相欺矣此勢之
必然者而望其或斯也不亦左乎 春風堂隨筆云古
以二歲半爲乙尺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 通義仁山金
氏曰周官肆長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

道也。正欲精粗異價，不以大小同價。白雲許氏曰：許行謂不論後之精粗，但大小同價，是實說。孟子謂大屨與小屨若同價，則齊者必不肯為大者，是此說將大小比精粗兩字字意不同。口義云：齊物也是當初一箇題目，但聖人齊物之理，而不齊物之形，齊物之理者，理一也不齊物之形者，分殊也。許行得理一之名，而失分殊之義，欲以齊物之形為齊，則失其理矣。故孟子却就分殊處開他，不齊處就是他的理。因有不齊而我亦不齊，這便是因物付物，達物之理，而強欲齊之，這便是亂天下順其理，所以為聖人。逆其理，所以為異端。講錄云：夫物之不齊，五句說物理之不齊，于比而同之七句說許行強齊之為害物。即是穀帛之類，氣化有參差，人力有工拙，精粗美惡不齊者，物之實理也。倍蓰什伯千萬是精粗美惡相去之倍數，不是價的多少。巨屨小屨又是倍蓰大小同之說，以為精粗美惡之喻。相率而為偽，正及國中無偽之說，許子之道要除偽而適以長偽，要無事而適以多事耳。惡能治國家。

○墨者夷之

大全雲：許氏曰：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眾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端，此孟子所以深聞之也。韓非子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

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知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又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曰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為為儉而禮之儒者，厥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柩，世主以為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墨子曰：古者堯北教八狄，道死，叩叩之山，衣衾三領，滿坑無封，已葬，牛馬乘之，舜西教八戎，道死，南紀之市，既葬，市人東之，禹東教於越，葬會稽之山，桐棺三寸，皆下不及泉，上不通臭。三王豈財用不足哉？為葬埋之法也。又曰：昔者越之東有輪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束之國者，其親親死，聚柴薪而焚之，燼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也。棺

三寸是以朽骨衣三領是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遺漏氣
無從復於上墮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
衣食之財何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
死生之利者此也 又曰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
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
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于竹帛錄
于金石琢于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
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王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
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
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于文王取法焉且不惟泰誓為然
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之誓征有苗也非求以重富貴于
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
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于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為然雖
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
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
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
兼者于湯取法焉且不惟湯誓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
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
直若矢其易若底若吾言非誣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
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
子墨子之所謂兼者于文武取法焉 廢源補氏曰夷子
雖師墨氏之教至于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待如

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
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
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 講錄云不直
則道不見此直字猶云直說一般不直說則道之是非邪
正不得明白道字是混說的儒是道墨亦是道吾聞以下
正是直之也 朱子曰夷子之所說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
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
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
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下文極言非為人泚之
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看眼目 施由親始
一句乃是夷子臨時摸出來湊孟子却不知愛無差等一
句已自不是了也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
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 疑問云施由
親始是其不息之明而以若係赤子作愛無差等解則其
溺於墨氏之教而不能自透拔也非援儒入墨推墨附儒
之說蓋夷之再三求見原慕儒而來非執其說以角勝者
孟子因就其誤認誤解處以辯折之曰夫夷子信以為人
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隣之赤子乎見赤子雖同兄與
隣自必有差等者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
子之罪也見周書取譬之有謂非愛無差等之說曰且天
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見人人各本一父母
自是孩提之愛之各致者決不容無差等而夷子云云

是二其本者故忍以薄為道而不顧耳。口義云施由親始其本心之明也愛無差等其學術之蔽也孟子就在親親之愛上分出一本二本是其所明而通其所蔽也。親吾之本也而愛從此立焉由此而親親仁民惻隱是這個本上發出去故曰一本墨子離親與愛為二而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謂施由親始是本於親也而曰愛無差等則愛不從親立人人皆可以立愛矣身本於親一本也愛立於他人又一本也生身者父母立愛者他人析物與理為二亦告子義外之說也。孟子以為他不必為此施辭這是他的好處不見上世之人未有葬埋之禮故棄之却又心上過不去從而掩之誰說他掩得不是掩得既是則孝

子仁人之掩親越厚越好豈得無其道而以薄為貴乎孝子仁人既必有掩親之道則夷之所為乃孝子仁人之道也而所謂愛無差等者名雖從其言心實不安其說矣。講錄云此言何謂不是問詞則以為三字正與何謂也應儒者之道保他人若保己之赤子者此果何謂乎之則以為是愛無差等之謂也保赤子此愛而保他人亦此愛非愛無差等而何但謂之若保赤子則保赤子還在先而保他人亦若此是愛之施由親者始也既由親始此吾所以厚其親耳而豈以賤事親之謂乎。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体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

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敬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賈太傅曰人之戚屬以六為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為從父而為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祖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又謂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曾祖昆弟從曾祖又謂子為族兄弟倘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通義朱子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体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得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近而所以為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親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且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又曰夷子愛無差等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也哉其辭抵牾信乎其通而窮矣。大全雲峰胡氏曰本文云使之一本而集註以自然之理釋之蓋纔謂之使便似涉於人為今曰天使之則莫之為而為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不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夷子二本非天矣集註後節釋

掩之誠是也。以爲若所當然正與此自然二字相照。此
 人事之所當然者。即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謂錄云木
 者根也。草木有根。有枝葉。親是根。子是枝葉。枝葉與根
 從一箇根上生來。元無二本。的草木二本之人。真草木之
 不如矣。呂氏春秋曰。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
 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膚。性也
 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渫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棄先之
 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淮南子齊俗訓曰。
 名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於口。涕之出於目。
 此皆情於中。而形於外者也。雖若水之中。流煙之上。尋也
 天有乾。地有坤。故張受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
 路史曰。心與目會。而此達于額。於是反。背裡而掩之。誠也。
 非爲儉。非爲奢也。掩之矣。而土親膚也。於是厚木之薪。而
 棺和興焉。蓋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亡不
 至也。又曰。有巢氏民之葬。猶木。詳焉。過者。額。於。是。厚
 衣之薪。而掩之。不封。不植也。掩覆而已。喪期。無數也。哀除
 而已。德切。錫云。昔宰裁。欲短。盤。且。是。滅。忍。諒。亦有。出。世
 見。魏也。而夫子謂之曰。汝安則爲之。是。自。不。容。已。處。省。之
 也。夷之思。以其道。易。天下。其見亦連。其志亦。亦。及。聞。孟
 子。訓。顏。語。而。撫。然。者。蓋。從。本。心。不。容。自。已。處。一。省。也。雲
 峰。切。氏。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
 夷子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非也。然

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
 教之也。原旨云。人心。誰。不。識。痛。痒。教。人。從。腦。門。上。着。錢
 則。雖。風。麻。之。人。亦。通。休。皆。楚。矣。此。夷。子。之。所以。憫。然。也。
 經卷之三十一終

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

大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屈以求伸也
是蟄天飛自是
聖人妙用即如
浪然解聖人直
屈已求伸者耳
隨其義易往不
云介于石不終
日言乎聖人在
直之防懷也久
矣

淮南子秦族訓曰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風俗通云孟軻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後漢書張衡曰躬身以微幸

四卷之三十一

野志執云非羞晉書析義傳云備錄人世甚苦不可計
 所得未毛錄所喪如山崖 晦庵文集云常嘗語此間朋
 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
 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
 諸說在甚麼處可仰屋浩嘆也 合璧事類云孔子寧不
 從仕而毋寧喪節於陽貨孟子寧不為卿而毋寧枉道於
 諸侯 疑問云陳代意欲孟子急於濟世非若後世貪慕
 富貴之為但於枉已直人處看得欠今晚故孟子詳辯其
 不可枉而終告之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士君子用世無
 非為欲直天下而直天下者在守道以直其身立身一顛
 萬事走解如何能直得人此孟子於用世根源處勘得分

宋史云相廣
旌廣人不生
殖亡特如
五

明故把柁有萬鈞力 謙錄云宜若小然晦庵子以小字為小節愚意不見諸侯正節之大者陳代豈不知而小之益以見諸侯為若自小耳然所屈者小所伸者却大小字即枉人之意今一見之三句即直尋之謂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周禮析羽曰旌古者無紙扎文字之繁但以所持之物為信漢初尚紹齊禮招大夫以旌虞氏以皮冠、古者田獵所以講武以軍法治之不見皮冠則失符驗之實徒大夫之旌則為犯今軍中有今而不至則不恭命犯律尤重此所以欲殺之也虞人豈不知拒命必死而非其招不往既自守法亦以正君故夫子取之此事孟子書凡兩出又見左傳及家語然三書記孔子取之之言守道不知

續錄
卷之五十五

守官則是道外有官而官不必道也此豈夫子之言故此
事只當以孟子之言為正 明儒經翼曰不忘者念有所
屬也志士切於為善勇士銳於進善雖至顛沛死生之際
亦不忘此念若後儒所解則非本旨矣 呂氏童蒙訓云
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
有得蓋能守此則無不可為之事 原旨云易言即鹿無
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此一引虞人再引王良皆
田獵事與易象同符 劉向曰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
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
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也 二谷素琴集云志曰枉尺而
直尋蓋言一事似小枉而實大直如據陳之類耳至陳代

後之則析以為二而程其少多而以利害者乃其受病之
源也春秋戰國功利之徒大抵皆同此病 口義云看得
義理上全輕功業上全重故以不見諸侯為尺王伯為尋
殊不知心地上看一毫枉不得一枉千枉如尺子斜了此
子量盡天下物都是斜的蓋天下事物皆從心出如長短
從尺出皆枉尺有直尋之理耶 講錄云此處以利害也
猶似說枉尺者有直尋之利至枉已未有能直人處則說
枉尺者必無直尋之理矣利安在耶 通義仁山金氏曰
古之善御者御驅逆之中則扶轡使射者中禽之左脅以
連右膈是為上殺以供祭祀所謂逐禽左也嬖奚小人但
欲苟中不以禽左為上殺故用逐左之範而不中詭隨而

卷五十一

遇禽則中 講錄云九田獵是前面驅禽來御者只馳車
前去使射者射之然禽獸之前來不皆正或在車左或在
車右此在射者所左右迎射之耳嬖奚不善射但是當頭
來者能中或在左或在右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詭遇是因
他不能左右迎射乃舍御之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便一
朝而獲十也不失二句也 不失其馳王良有之舍
矢如破矣則不能矣 大全南軒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
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曰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學
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 講錄云禽獸若丘陵此
意亦可玩味大則以性小則以霸禽獸丘陵耳又焉用之
且子云句另是一意枉已未有能直人者大不可以王小

不可以霸終歸於枉而已矣何者正人必先正己已先枉
了能直人乎 原音云枉已未有能直人者言不論枉尺
直尋亦不論枉尋直尺大抵有所枉者必不能有所直也
夫枉已而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可况枉已不能直人其
不當言分明矣 明道遺書正叔云馮道更相數至皆其體
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
力焉雖事雖無傷也苟或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
以為東漢之衰義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
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
為不忠或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
為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張

卷五十二

九成傳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
曰王良尚羞與嬖奚聚吾可為貴游客耶 宋史論曰士
學不為已而俯仰隨時如挈梓居井上求其立朝不撓不
可得已 魏志辛毗傳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
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
劉孫用事眾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毗正色曰
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
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者耶
○公孫衍張儀

前漢書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
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疆失士者

亡故談說行焉 張九成曰孟子卑管仲而狹許行貉白圭而引仲子禽歎楊墨妾婦儀秦 通義仁山金氏曰儀行桀閭生事而孟子獨謂其阿順蓋順其主之慾而導之爭順其主之懼而導之從衡凡不能以道義正其君者皆妾婦之道也蘇氏古史曰戰國之為從橫者皆傾危之世也然汗賤無耻莫如張儀而其成功亦莫如儀之多方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金珠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立於衢間不知而見者以為神也王說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哀聞而憂之奉以千金儀將行請見鄭襄乃請罪曰臣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

人是欺王也王與哀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所以言信而功多也按此節即媒姬之術所謂妾婦之道也歟 講錄云丈夫之冠二句不重只重女子之嫁一段以順為正二句不是禮所云也 後漢書曹大家女誠曰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今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女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懼 大全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綽躡矩身不苟安則所三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彛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

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搖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視衎衎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 初問云居廣居三句正與儀衎衎反儀衎衎以縱橫之術使人肝腦塗地而不之恤仁已亡矣即此一念不仁便立身不正行此詭譎禮義安在耶居廣居則四海一家與物同春立正位則非禮不動大中正行大道則舉動光明一行一止皆天理之公人心之宜此是何等氣象何等作為區區權勢氣焰大明當天爵失其光矣 得志與民由之二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富貴三句是說受用三者的雄壯處任憑千條萬緒震撼擊撞都打不倒大丈夫至此真與乾坤同體大觀在物表靈光徧宇內矣非孔孟其孰當之 此是純任德性首三句任用此性體也中二句任用此性到底也末三句任用此性而外物無所加損也此性包容最廣位分最正路途最通達伸縮最神根基最牢硬孟子此論壯哉 知新日錄李九我曰言其所居之廣所立之正所行之大以見其為大丈夫似不必以仁義禮智之下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亦然也 口義云廣居者不以私意隘其心之謂人能不以私意隘其心則渾身都是道理卓

然有立私欲更撓他不得內不蔽於私外不牽於欲則虛明之地隨感而應莫非義之當然無復膠滯不通之患矣人君不於身上起念則心無狹小謂之廣居身無偏倚謂之正位行無邪僻謂之大道德至是遇着同心同德人便推而行之與民共由不過着這人便歛藏獨善不肯苟徇以求合如此都是道理用事都不見世間富貴貧賤威武外物如何動得他如此形雖是人實則超乎形其大不可量矣故曰大大夫 疑問云妾婦俯仰從人丈夫主持自我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盡天下之所有可願欲者具備於我而其視世間等物如土直如腐鼠不一墨於其心得志不得志伸縮自由富貴貧賤威武安閑自在此是何等根基何等受用浩然天地之間直與造物為侶大大之所為蓋如此也儀衍視此人真斥鷃之於鷗鵬哉 講錄云居廣居是居之大立正位是立之大行大道是行之大下字亦不是閒字正見仁義禮之大處 淮海近語云得志與民由之是由此仁禮義不得志獨行其道是行此仁禮義富貴不能淫富貴也是此仁禮義貧賤不能移貧賤也是此仁禮義威武不能屈患難也是此仁禮義可見君子盡性之外無餘事也 讀書錄云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蒼景春大丈夫之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

○古之君子仕乎

大全雙峯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畢竟子為士則祭以士子為大夫則祭以大夫尋常有祭一旦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之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 原旨云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是以未仕者言其意欲行道也三月無君則弔以已仕而失位者言重祭祀也 知新日錄曰按傳所載孔子云云當時先有位而後失位時三月無君則弔亦是已仕而失位者已仕而失位尚且皇皇而弔則未仕豈不為世用齒也弔只自家憂戚不樂意非他人弔之也即不以急乎此句可想見 講錄云此節以諸侯明士之失位重在士上諸侯耕助之云乃係括禮祭義王制之詞不是禮之全文諸侯有國家雖有籍田世婦而能奉祭若失國家則無籍田之耕而犧牲糗盛無從出無世婦之蚕而衣服無從備便不敢以祭觀諸侯則知士矣士有但饒有公田而能奉祭若失位則無公田之入而牲殺器血衣服皆無從備亦便不敢以祭不敢以祭者恐其褻祖考而反為不敬也不敢以宴二句承士一邊說士不得祭而無以遂其報本之心便戚戚然不自安故可弔而慰安之 左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 劉禹錫明賢論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執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大芬芳在上臭達於下而溫粹

無擇有似乎聖人者蓋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不自徐
潔白而物其能汚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王也
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義者乳必能跪似
知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屬也故
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雉也故士執焉原肯云士之失
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自本國而言之也士之仕也猶
農夫之耕也自出疆而言之也講錄云此即以農夫明
士之載質亦重在士上農夫出疆不食其耒耜負耒耜而
見人人便知其為農而與之以耕士君子出疆亦不食其
質載質而見君君便知其為士而與之以位相見之禮是
如此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後漢崔駰曰
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
而接處呼吁驚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回
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魏志陳思王植曰夫自銜自媒
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唐張九
齡云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臣矣疑
問云君子為行道計何嘗不及汲皇皇然身不行道自己
且不能站定脚跟安能大行其道於天下故君子莫重乎
始進也思到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屢鑽刺苟人者可愧
死矣講錄云古之人未嘗不欲仕猶父母願男女之有
室家又惡不由其道猶父母賤男女不由昏姻之禮重在
惡不由其道上月然君則印出疆必載質是未嘗不欲

也然無君則印者由其道而印也出疆載質者由其道而
載也若不由其道則亦無用於印而無用於質矣看前
一段說君子為祭而仕是何等仁孝之心看後一段說君
子為由道而難仕是何等劉大之氣

○後車數十乘

大全雙峯饒氏曰當時功利之說盛不知理道之有用見
孟子所至之國時君稍見尊禮養其從者則以為無事而
食如王子墊問士何事不素餐皆皆意此意畢竟當時之
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故時人有此疑然則當時諸侯
尚知尊敬儒者如孔子之適衛孟子之仕齊皆有所養亦
是先王之澤未泯學殖解云既食於此國渡入於彼國
是為傳食疏曰孟子食於諸侯車徒又食於孟子所食之
車皆出於諸侯之所供故云傳食於諸侯為義稍異原
旨云以傳食此是驛傳之傳如史記之所謂田橫乘傳至
洛陽者也楊子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不由其
德五兩之論半通之銅亦泰矣魏志裴松之註曰舜禹
天下不拜而受命文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
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則通功易
食而道達矣初問云入孝出弟者孝弟是先王之道之
根本故孟子先說此說起到守先王之道處更須寬一步
不必拘於孝弟也守之云者當楊墨橫流高明者鮮不
惑而趨焉故守字內有闢邪衛正如今人所謂保守之義

是千聖家法此其為鑰也非區一遵守而已待是等待以
俟后之君子也曰守見不漫視曰待見不浪傳皆所以崇
重先王負荷道統之意此是何等樹功立業此正是上文
如其道廢

○宋小國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按大事記則敗齊焚魏之兵在滅滕之
前按通鑑則敗齊焚魏取地之事在滅滕之後蓋事之前
後已難詳攷大事記則附於稱王之年而通鑑則總附
於齊滅宋之年又伐薛之事其時薛已為齊地當即是敗
齊之時爾 原肯東萊呂氏曰王者恐天下之有亂伯者
恐天下之無亂如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
遷邢於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

卷之五十二

於楚丘齊威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沒者所以養其亂
也觀此則湯之憫葛伯何等用心真天地不棄一物之念
講錄云湯事葛不重只以起葛伯之殺童子見得有可
征之罪也湯為匹夫匹婦復讐金是為民之意為民便是
王政 為其殺是童子下要補天下意天下之君如葛伯
之無道者多矣天下之民如童子之見殺者亦多矣湯一
征葛遂有平天下之漸故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也
為匹夫匹婦復讐而已矣匹夫匹婦天下之民皆是也只
一童子之父母是夫婦耶 陳書曰昔四罪難私大嫡之
所無赦九黎亂德少昊之所必誅自古皇王不貪征伐苟

為時感事非徒已 尚書中侯云天乙在毫夏桀

迷惑諸隣國強負歸之 路史曰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

二十有七征而德施於諸侯歸之者三十有六國 大全

通考趙氏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韋豳豳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當於桀患湯先伐韋顧

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

吾曰夏桀又尚書云遂伐三豳凡六伐餘無可考 講錄

云太誓是引只重則取于殘一句所以證取其殘之說也

取其殘而已矣已矣字不可忽取其殘民者誅之便止矣

此外那便有為虐之事耶 原肯云前引湯事太多後得

于湯有光一句文字便有開鎖便打成一片便不排比便

不至前重後輕此是文字妙處

○孟子謂戴不勝

賈太傅新書曰君子重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

由來 宋史尹源曰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主其興其亡

皆自取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

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繫乎臣者也 疑問云一傳衆昧

之喻極當人君一人耳君心方寸耳按間抵隙何所不至

而可今左右前後皆非其人耶一君子難成正君之功自

求如此周公簡任師保而慎及綴衣虎賁成王稱有周公

主可為萬世以人事君者法 理解云天下未嘗無人須

要當路者有知人之明用人之量不勝知用人以相其君

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大劉者異矣。拜之必酬其亡則與太柔者異矣。所以無可無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孟子前言二子之所行以明其過。後述魯路之所言以明其不及。中舉孔子事以明聖人之用中。然則孟子之不見諸侯守其分義之中而已。疑問云。通章俱重不見意見。士君子之所養自有必不可苟者。非太過不及之說。段干木泄柳古之不見諸侯人也。孟子取之而病其甚。因說孔子不為已甚者。然於陽貨未嘗輕往見之。彼以禮來始不得。不一見耳。曾子子路守孔子之家法者。故深媿鄙此二項人。由是觀之。推開說始得孟子立言意。本文原是君子之所養。不是二子之所養。孟子是當時之士趨處四謂者。

於夏畦魯子最善名狀此等小人費多少照管用多少打點安排治夏畦者欲得利於市廛肩誦笑者欲邀利於機

豪之心夏畦或一處不治不過傷苗權豪之心一處不得其所傷者大矣故用心用力千態萬狀直是可憐未同而言其色服然若人之神明獨覺處自欺不得病於夏畦是勞於心報報然難掩於色二子之言說盡小人阿附苟容之態讀之慨然

○計一去關市之征

西疇常言云什一中制也三代共之由春秋至戰國良法廢格而取民出於私意久矣戴盈之欲復什一而未能無勇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過猶不及也疑問云暴征橫歛戰國極矣士君子惕日傷心如救焚拯溺如解倒懸唯恐弗及請怪之待來年然後已尚有不果意思在即此不

韓非苑

卷之五

果未必不復因仍所以有權難之喻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其意斷其辭決慙快人心講錄云如知其非義三句把正意說農不止什一商徇於關市此非義者也知之便當速已矣何待來年而後已乎張南軒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思惡臭其不通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如坐塗炭而其徙義也如饑渴之於飲食蓋見之明而決之勇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振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盈之之說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為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修身至治國仁智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

論衡曰孟子傷揚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發是抑非豈好辯哉衛駘乘者越職而呼車則但發心夫論說者閱世憂俗與衛駘乘者同一心矣徐幹中論曰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為言別也為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朱子語類云居之問孟子好辯章先生今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陷處得聖賢出來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得聖賢是甚力量直

韓非苑

卷之五

有闕關乾坤之功通義仁山金氏曰氣化有盛則必有衰此一治所以一亂也氣衰則必復變此一亂所以一治也惟聖人在上則能以道御氣以治制亂此所以常盛常治而無衰亂也古今言堯舜者皆曰極治之時而不知帝堯乃善制亂之主蓋帝堯治天下泰和六十餘年氣化可謂極盛天下可謂極治矣盛則必衰惟其人事無致亂之因故散而為洪水之橫流是亦一亂矣惟帝堯善於制亂所以處亂而不害其為治也講錄云公都子說夫子好辯病在一好字孟子說箇不得已便見得不是好天下二句是不得已之故一治一亂重在亂一邊初問云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平對不得凡人事得失即係氣化盛衰矣

聖人挽回氣化之大方無非是修人事以回天意 原音
云自堯舜以後一變而為洪水又一變而為夷狄猛獸又一
一變而為弑君弑父又一變而為楊朱墨翟世變若江河
然有愈變而愈下者何則洪水之災此猶是氣化居多至
於黑君代作園圃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則是人事俱失
不止於氣化矣但此雖人事盡失然猶是自上虐下至於
臣弑君子弑父則是下之逆上不止於上之虐下矣然臣
弑其君是無君者止於亂臣也子弑其父是無父者止於
賊子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使天下皆為楊為墨則天
下皆無父無君不止於亂賊之人矣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人而至於禽獸則視夫前之所謂鳥獸害人禽獸至者不
大相懸絕哉然際而論之不特世變如此聖賢之所以救
之者亦一節難似一節堯之時有聖君在上有諸賢夾輔
又是洪水一件禹只行其所無事便能成萬世永賴之功
矣周公相武王既要去謀動干戈又是箇以臣伐君多少
難處所以周公便難似禹然周公猶有權柄在手所以易
做至於孔子則無權柄在手却欲以空言維世之衰所以
孔子又難似周公然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是孔子猶以
一人之力挽回一世之亂而能使之至於懼也至於孟子
時則只是口說所以一人之力挽回不來又去望於一世
之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則是孟子之所處豈
豈不尤難於孔子哉

古今無異堯舜禹湯
洪水方至為害
而子致之堯乃
作歌歌之堯乃
有詩人作
宜和樂記云宜
無山無塵塵立
數百丈有一大
林神其廣闊
可畏數尺高
此有費辭故曰
此有費辭故曰
云昔者道水
民居水中為生
故曰九州

魏書王肅傳曰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
由聖以致災 講錄云天地開闢以來不知幾番治亂此
堯堯說起者以其有徵也 堯時洪水是洪荒之初氣化
使然天非以警堯堯亦無可警者堯乃不諉於氣化而曰
警余聖人之懼災若此春秋災異必書正是堯之心事後
世忽災異而不懼喜祥瑞而好諛堯之心事茂如矣 各
問編云孟子欲說楊墨之道率欲食人故當堯之時段下
蛇龍居之句此禽獸是蟠據而害人者故曰鳥獸之害人
者消堯舜既沒段下沛澤多而禽獸至句此禽獸是招致
而害人者故下說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世衰道微段臣子
弑君父今明人亦禽獸了故不下禽獸字而楊墨無父無
君不特禽獸其行且禽獸其心不特率欲食人又人將相
食故為此懼節下閑字即字閑是防閑距是足距蓋嚴立
防閑遠距此禽獸使不得食人而人相食也 史記相如
列傳云昔者鴻水淳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阨阻而
不安夏后氏成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澆沈澹蓄東歸
之於海而天下永寧 易林舜升大禹石夷之野 略史
曰始古之時地獸方興鴻水未息人之患也極矣聖人者
作濕沈鴻而致之海驅蛇龍而放之道然後人得平土而
居天地之間滄熱而蕭蕭之下足它恙於是教之巢窟以
避之 又曰夫水之居於天地之間也猶血氣之周於人
身無餘欠也方水未艾豈有餘乎壅之失其道而特行於

地上爾及其既又又非其欠也導之得其理而遂行於地中也為老子者至謂道有所謂金冊之靈得而餌之則可以知萬物之名究川源之理而禹嘗得之未始不真以為策雷電而役鬼物也不惟學者疑之始吾於此蓋亦嘗疑之矣於是蓋取凡禹貢之傳而讀之則無不以為禹之施功自下而之上未嘗不笑之也夫上者水之源而下者水之委也上者既已衰且懷之則下者淹沒而無餘矣今也治之而先乎下焉無是理也吾固謂治水者必上源始顧禹亦豈能倒行而逆施哉於是退而求之導山之文而始得其說焉然後信予之所謂始上源者斷不疑矣而義仁山金氏曰洪水滔天多是滌降水生之時而禹之疏鑿則在泉縮水落之後集註掘去壅塞此為得之然亦有掘平地處如兗州平土當河之衝故禹釀為澤水疏為九河亦為平土沈澁故掘地而使之歸海震澤三江亦然如後世開渠泄水則亦有之其餘亦多是開鑿崖岸壅塞爾講錄云使禹是堯使之水由地中行二句本掘地而注之海來險阻既遠二句本驅蛇龍而放之道來水由地中行者由地之中間行不漫在地上行即今江淮河漢是其處也為獸即蛇龍之類隨水而消不復害人也人得平土而居則下者不為巢上者不為營窟矣

通義程氏渡心曰沛草木所生澤水所聚草木生於園囿之中水聚於汚池之內所以禽獸皆至禽獸與人相為

成淵 講錄云境官室二句是民不得其居棄田二句是民不得衣食和說句是民不得與什園園汙池句是民又被禽獸之害都錄於暴君代作耳 通義仁山金氏曰伐春乃周公相成王之時奄君導武庚作亂周公相成王東征三年伐淮遂踐奄遷其君於濬姑 按史記秦之祖中涵在西戎生非廉字履父蜚廉生惡來惡來多力而飛燕善走父子俱材力事殷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造石椁於北方還無所報為蜚霍太山而報紂石椁自後遂葬霍太山索隱曰事蓋非實愚按此當以孟子為正 按周書載紂在紂紂前連周書紂紂之時太公望伐方來王逸傳紂呂他伐越越方侯來伐靡集於陳百餘伐得陳本伐唐百章伐宣方會之新荒伐蜀會霍侯侯艾侯侯百章伐厲皆告厥俘又周公相成王踐奄之時殺武庚伐淮夷徐戎孟三十餘國史傳不載大抵皆紂同惡之國也 按史記紂紂蓋收狗馬奇物廣沙苑苑臺多取野獸置其中故武王周公驅而逐之又韓子曰昔先王列山澤網絕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則不獨是紂所害也 上蔡語錄龜山問子船問公何如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蛇龍燕夷狄滅國者凡十何嘗不殺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 洞學啟蒙云非虎豹兕象而遠之故蛇龍於道不若將來俱滅絕了防之毋令為民害而已此正並生之意 講錄云不顯不承六句不重文

懼且何足為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有得

三

見書但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圓

心後手脚都軟便自動憚不得蓋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
懼與不懼之間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及沒如
翻掌大易之所謂辨而春秋之所以震无咎也如善醫者
下針中其竅穴則麻痺之人即時便知痛癢春秋一言中
却亂臣賊子痛癢處即亂臣賊子便自回心是以能懼春
秋如化工言隨機提醒人也舊說以為亂臣賊子懼於見
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是有為而非真心且其所懼能
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為春秋
書其名脅持恐動人而使之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
作用而非所以語於聖人機轉人心之妙用且如其說其
弊將使亂臣賊子彌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跡為害不小善
說春秋者無如孟子亂臣賊子懼與春秋天子之事此數
句真得聖微旨當知春秋一部書無一句不為亂臣賊子
而作非特書弑君三十六條也 又曰或謂春秋誅亂賊
者誅其弑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弑三十六
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弑也
治諸侯之事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凡無王者皆
亂賊之道也 簡端錄云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誅其心
也是故奸者露其情巧者暴其跡欲誘諸人不可得矣苟
有以為計則法加焉故懼 居業錄云古今說春秋者惟
孟子程子精切深渾聖人作經之意蓋其學隣於聖人故能
得聖人心事其曰春秋天子之事曰春秋經世之大法皆

說出聖人心事古今作傳者亦惟程子第一胡傳雖祖程
子不及程子簡當發明有力 新唐書史臣曰昔孔子作
春秋而亂賊懼其於篡弑之主皆不默絕豈以其盜而有
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自
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篡漢而盜執其國政遂
不敢沒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於春秋之法
也唐之舊史因之列武后於本紀蓋其所從來遠矣 龍
川經書發題云詩書禮樂吾夫子之所以述也至於春秋
其文則魯史之舊其詳則天子諸侯之行事其義則天子
之所以奉若天道者而孔子何作焉孟子之所謂作者猶
曰整齊其文云耳世儒遂以為春秋孔子所自作則春秋
其孔氏之書乎夫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以匹夫而與天
子之事此王法之所當正也不能自逃於王法而能正人
亂臣賊子其有辭矣夫賞天命罰天討也天子奉天而行
者也賞罰至於顛倒錯亂自絕於天矣夫子傷周之自絕
於天而不忍文武之業遂墜於地也取魯史之舊文因天
子諸侯之行事而一正之賞不違乎天命罰不違乎天討
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奉乎天者也周不為自絕於天則
天下猶有王也天下有王而亂臣賊子安得不懼乎然則
春秋者周天子之書也而夫子何與焉或曰春秋而繫之
以魯何也曰天下有王九諸侯之國之所記載獨非天子
之事乎而況魯周之宗國其事可得而詳也夫子曰如有

用哉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夫子之志春秋之所由作也
中古問辨錄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孔子行天子之事乎
曰非也天子之事所謂王者之迹者也蓋周盛時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列國諸侯各守侯度以奉天子之明威故其
為史亦皆紀天子之政令東遷之後王室衰微已甚天下
不復尊周列國各自為制僭亂百出不知有天子矣故其
為史亦皆自紀其所行之事無復天子之政令矣此亂臣
賊子所以交作而無忌也孔子懼作春秋考文武之憲章
而託之乎魯史筆削褒貶一以為準以明天子之法而尊
周室是為天子之事蓋曰此天子之政令非若列國之史
自紀其事者也曰註引胡傳為解何如曰胡氏以天子之
事為孔子自為天子非惟不得春秋之旨不獨孟子之言
而于君臣之義甚有乖焉非所以為訓於天下後世也考
序據以為解其亦襲舊說而未之思歟曰知我謂何曰謂
我志在於尊周也罪我謂何曰亂賊之交作也由無天子
之法也天子之法明則為亂為賊罪狀顯著焉與有在如
有舉而行者彼將焉逃是故亂臣賊子懼焉然明天子之
法者春秋也春秋我作也得毋以僭罪我乎而乃以為孔
子託南面之權真有罪然者謬矣 邵國賢云春秋於典
禮議焉命討讓焉至矣哉為天下後世慮也是故雖不建
帝此仲尼之志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故
曰知我者春秋彼亂賊者烏能知之知惡其害已而已矣

惡之則思所以懷之小則毀大則戕陽虎桓魋之為何所
不至哉仲尼何罪誅亂臣則亂臣懼而以誅之者為罪討
賊子則賊子懼而以討之者為罪孔何罪哉或者以假權
為僭是與亂賊為之辭也 瑞桂堂暇錄云春秋天子之
事葉石林謂春秋不特天子之事乃天之事也蓋天子僅
可賞罰一時之諸侯卿大夫時王之得失誰得而治之故
曰春秋為天之事天有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既因魯
史之舊每年必書春夏秋冬石林謂自隱至哀凡十二公
以象天之十二月謂十二為天之大數是矣但以二百四
十二年象天之二十四氣則失之鑿 印古心語云知我
者知我之不得已罪我者罪我明言以正弊也知我即罪
我者此亦孟子表其不得已以好辨見稱於外人之意
諸錄云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之則皆有警於人心矣重
在都有所警意不重在罪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警便不
敢為亂非一治而何耶 論衡曰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
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仁義則孟子之傳不
造
荀子曰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
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疆高言謹
慤者也以不俗為俗離蹤而致警者也 晉書庾峻曰惟
有處士之名而無辭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朝韓非謂之
五蠹 牟子曰昔楊墨塞群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

孟軻闢之乃知所從 初問云處士橫議橫強橫也與吾
道相角而不肯遜讓也言處士者位不在道又不在也當
時楊墨之言戰國亦推尊之與孔子爭衡若不加意消鋒
而力排之鮮不為其所勝人心慕其近仁近義樂於效之
而不知其流必至於無父無君差毫釐謬千里也可懼甚
矣世道衰微端係于此孟子安得不辯故曰楊墨之道不
熄孔子之道不替彼此勝負間不容髮孟子闢楊墨真是
開先聖之道 皮日休曰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
而已矣 歐陽永叔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
而專言仁義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此所謂修其本
以勝之之效也 朱子語類云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
子却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
著與之辯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
而闢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真箇少孟子不得曰
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
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
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 又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
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即它之道便能如此楊氏
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
撒使天下悵々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
如東門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
間百慮 是故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

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
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
代爭衡然所用者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
處以至遺禍至今他初間也何嘗有啟狄亂華率獸食人
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此耳 止齋
集經筵講義曰惟天下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
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猶葵藿之於太陽江漢之於海
鳥獸之於麟鳳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為
主忘家以殉國非直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
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
君也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
為之主而獨降於父記曰為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
其父不可以為人子矣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
宮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於事父以事
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
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
雖父之配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
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
人所以相群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
卑之分定今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
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厭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 馬端
臨曰按自夫子沒而異端起老莊楊墨蘇張申韓之徒各

以其知舛馳至孟子始辯而闢之然觀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至而闊略於餘子何也蓋老莊申南蘇張之學大堅俱欲摭擊聖人鄙笑矣舜禹而自以其說勝老莊之蔑棄仁義禮法生於憤世嫉邪其語雖高虛可聽而實不可行料當時亦無人宗尚其說故鄒書畧不及之蘇張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大抵皆枉尋直尺矧時取寵雖可以自售而鄉黨自好少知義者亦羞稱之故孟子於二家之說雖斥絕之而猶未數然若正以其與吾儒旨趣本自冰炭薰蕕遊於聖門之徒未有不知其非者固無俟於辨析也獨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義尚賢尊德而擇之不精詔之不詳其流弊遂至於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

離婁堯 卷之三十二

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謂滂聲異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深鋤而力辨之高氏子畧之言得之矣而其說猶未暢愚故備而言之韓文公謂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以為其

二家本相為用而畧末學之辨嗚呼孰知惟其似同而實異若正所當辨乎 王忠文公庖辭曰天理人欲勢必相反故循天理則絕人欲則滅天理然世固有徇人欲而合天理者有絕人欲而反天理者齊桓晉文之霸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號令列國幾於改物無非徇人欲也然其尊王室安中國攘夷狄則循天理矣楊朱墨翟老佛之徒以為我黨愛清淨寂滅為教無非絕人欲也至於無父無君殄人類為禽獸之歸則滅天理矣 呂東萊曰舊

說以閑為閑習意味甚長楊墨肆行正以吾道之衰耳孟子所以不求之他而以閑習先聖之道為先務也 初問云閑閑衛也峻其防也斯道無有形迹何以閑之耶吾孟子極力辯是非使人人曉然知吾道之是則此道在人心方有箇大防截然其城郭而森然其四維矣曲學異端誰能入之距楊墨放淫詞皆閑先聖之道以內事

古史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以是

距也夫禹之功與天地並而孔孟以空言配之不已參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而申商韓非之學

運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

離婁堯 卷之三十二

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惟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 講錄云是

周公所膺不重周公只見楊墨之當膺我狄無父無君楊墨也無父無君與我狄何異我狄既死是周公之所膺則楊墨亦是周公之所膺者說周公便可知禹孔矣 大全問孟子欲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為先何也朱子曰此探

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為此紛紛而涉好辨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而排為我斥棄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說之不可由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言之所以不得不多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 雙峯饒氏曰說既邪辟其行必偏諛其辭愈見淫蕩故行淫辭自邪說上來放者放廢距絕

卷之五十五

雲峰胡氏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寒秋篡弒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心之害則有其於此者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害淪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 講錄云我亦欲正人心四句須以正人心為主息邪說距放行放淫辭皆所以正人心也人心原有良知無不正者只為聞見染着便不正楊墨以為我兼愛之說誣天下良知幾於汨沒而心都不正了若不距放他豈能掃雲霧而覩青天耶孟子為此而辨即禹視民之溺由己溺之周公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孔子周流四方席不暇煖之念也

初問云能言距楊墨節註好孟子以闢楊墨自任又以

之望人蓋蹈水火而號呼於人苟有介於其側者誠不忍不為之匍匐而援手矣且云聖人之徒者蓋一邪一正其途自別當時之人雖知楊墨然聞聖人之名未必不仰而慕之故孟子云然三復此義可悲矣 講錄云此條說楊墨之害不惟我欲距之正要人皆致力而距之也人人與之為敵他便無所容於世而其害自息矣此孟子勤勤懇懇屬意殷然即此言亦可見當時楊墨入人之深而惑人之衆不有孟子真是服左社而言佻僞矣 韓愈答張籍云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 吹劍錄云孟子韓文公荆公皆好勝孟子皆辯好辯張籍曰與人商論不能下氣元城曰金陵不可動者以能論辯大約謂三人均之為好勝孟子好以辯勝文公好以氣勝荆公好以私意勝 賔退錄紀孟子詩云異端邪說日交馳聖哲攻之必費詞深詆並耕排許子極言二本闢夷之復明陳仲廉無取力斥楊朱義不為寄語外人非好辯欲令大道日星垂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

文選註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平言仲子目無見也 歷代確論類編曰陳仲子處於、陵齊人以為廉而孟子以仲子所居之室所食之粟

未必出伯夷而非盜耶人亦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
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以難曰否居於陵而食其食非孟
子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
義宜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
則非其居於陵食於辟纒之果汗也而不食於母避兄
之室事之不可繼也故曰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
行為可克也為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
故曰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
其義則仲子之充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則天下之人皆
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答則誰與立乎天下
岐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
續經義 卷之三十
若仲子若則而後充其類也 詳錄云伯夷盜跖字不可
泥但合義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亦
不可知義與不義兩平說重在不義一處蓋云伯夷不多
得仲子室粟之從來出自盜跖亦未可知也肯出自盜跖
則其愧於朝也不益多乎 問交際章說物之從來不必
計此又計仲子室粟之從來何也曰從來之義不義本不
當計若此處只因仲子計其母兄室粟之從來故亦以從
未者詰之而因以折之耳母兄室粟之從來固以不義而
不食不居矣然自己室粟從來亦未必義也如何又食之
居之耶 莊子逸篇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嘔不義之水
徐幹中論曰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為

累也則不如無累焉 溫公疑孟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
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
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崇諫其兄
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為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
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於陵於陵之室與
原身織屨妻辟纒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與
避之者誰邪以所食之醬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毋
財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
兄避其室所避邪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猶者有所不為
也孟子過之何其甚哉 答問編云孟子此章原不責原
中正之燕亦不責他廣大倫處止就仲子一偏之操而推
極言之以見其決非人之可為耳范氏註乃孟子言外意
當與下孟簞食豆羹之義章參看用之本章則混
談經苑卷之三十二

談經苑卷之三十三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孟子

離婁章句上

離婁之明

離非子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又曰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

談經苑

卷之三十三

一

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漢桓寬曰輪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樂書云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聖人明道之象以制器即器之體以寓象非智至明不足以創之非工至巧不足以述之離婁之明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智之至明者也公輸子之巧能得意於運斤成風之妙工之至巧者也以至明之智創物而以至巧之工述之不能廢規矩而成方圓是規矩非出於方圓而方圓之所自出者也述天地自然氣數而以聲通之謂之律聲之曲折而成方雜比而成文謂之音聖人推日以配音因辰以配律非聰至聰不足以達之師曠之聰能合乎八

風之調聰之至聰者也以至聰之耳聰樂不能廢六律而正五音是六律非生於五音而五音之所自生者也蓋方圓之所成五音之所正必本於天性之聰明成於人為之法度然則堯舜雖有聖聰明作元后之道苟不資法度之粗以為仁政其能平治天下使之各當其分而不亂哉傳曰巧者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原旨云此章文體甚整每說一段必有一段証佐徒善不足以為政節是証前一段為高必因丘陵節又是証前一段城郭不完節又是証前一段責難於君節又是証前一段視每節首必加故曰二字可見初問云離婁是明之極師曠是聰之極堯舜是道之極道至堯舜而止然所以顯行其道者仁政是也若不以仁政則所以處置天下者尚少箇條章天下何從治耶此道字是虎字眼空空說屬心思遠多凡堯舜運精一之神建執中之妙聰屬天下以成身而不忍一民之失所者皆有箇當然之則也所謂道也此道必須藉仁政而行道在政內當然之謂道行此當然見之文章制度之謂政政者道之迹也所以行此道而見之事者也次節言先王之道第為君臣者以仁心行先王之政故發此章之論蓋君臣之為政皆是為民而仁民之政唯有先王最善雖古今異時彼此異勢亦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宜於彼而不宜於此

者然先王之政規矩也六律也方圓之巧雖萬有不同然
未有舍規矩而能成者五音之辭雖代有不同然未有舍
六律而能正者仁政之行雖窮則變變則通不可以執一
論然未有舍先王而能善者也故孟子惓惓要人行先王
之政章首至可謂智乎總君臣而責之唯仁者至喪無日
又是責君天之方殲至謂之賊又是責臣道字即下文
之心思仁政即下不忍人之政平治天下即下之仁覆天
下矣 淮海近語云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澤與堯舜仁
心仁聞不同堯舜有仁心仁聞便有仁政故徒善之善與
堯舜之善不同堯舜有是善便有是法 樂書曰齊王恩
足及禽獸而功不加百姓其心非不善也而無益於政徒
善不足以為政故也禹之法非亡而夏不世王其法非不
美也而無益於行徒法不能以自行故也 講錄曰徒善
句就承上條而斷之徒善正是有仁心而不行先王之道
者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便是不足以為政徒法句
只帶說耳 問論治者只要遵先王之法假饒自立一法
是可行的亦以為過否曰先王都是始受命之君法制自
是不同我

多是古非今姦吏常舞文弄法朕今與群臣已定國法復
編祖訓一書五家法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
聰明亂我已成之制一字不可更改非但不負朕垂法之
意而天地祖宗亦幸祐於無窮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百
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
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
慶峰饒氏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自聖人而始亦自
聖人而止矣 石梁意見拾遺云聖人既竭目力焉已知
方圓半直猶恐未的又用規矩準繩以校之其為方員平
直也的然無差矣既竭耳力焉已知五音矣猶恐未的又
用六律以正之其為五音也的然不謬矣既竭心思焉已
可以仁民矣猶恐澤不及民又行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
下矣意見以為如此說似是本文之意集注謂古之聖人
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
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此
擴充而言之非本義也 初問云心思乃經畫所以治天
下者仁政乃流布所以治天下者聖人竭心思乃是四海
皆吾度內無一念不到無一處不及繼之者即從此心流
出文章制度紀綱號令皆自心思竭處來當此時便是一
政之立一仁之施政在一日則仁在一日有先王之政則
有先王之仁真通天下為一身而天下後世皆在聖人度

內矣堯舜極治不過如此 聖人心思所竭處不是分外
加增萬物一體理心統是至仁九州四海原在其心之內
竭者盡理心之今量也然必達於政而後分量始盡 講
錄曰此條舊說聖人立法之善不是蓋是說聖人立法之
意聖人因仁心不足以覆天下故以不忍人之政寄其心
思而使天下被其仁也聖人立法之意如此況後之為政
者而可廢法乎 樂書曰周官天子執冒圭以朝諸侯圭
以銳為用象天有生物之仁則其命之以冒者豈亦仁覆
天下之意歟然於耳目言力於心言思者蓋人以心為君
無為以運其思於內以耳目為官有為以竭其力於外故
也 又曰莊周反謂膠離朱之目天下人始舍其明擺工

錄難究

卷之三十三

論

俸之指天下人始有其巧寒暑曠之耳天下人始舍其聰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蓋非一曲之論將以
復道之本故也 一說聖人既謂目力為繼之以規矩準
繩既竭耳力為繼之以六律皆當句絕下文以為方圓平
直不可勝用正五音不可勝用與仁覆天下三節文義相
協 文子曰所謂無為者循理而舉事因實而立功若夫
水用舟沙用跡切為泥用輶切倫山用標音夏瀆冬陂因
高為山因下為池非吾所為也
、講錄曰仁者因先王之道而為政有澤以被民當時皆
以為宜有法以傳後世亦以為宜故曰宜在高 原首
六播惡於衆播字好如傳播之播言其無處不到也從高

位高字說來書言紂之惡而曰流毒於下國亦是此意
大矣朱子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
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
要人信得極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
作如胥吏分明知得修法只是冒法以為姦便是信度
也 孟子則曰何謂上無道揆而下無法守也上者君也
下者臣也君之所揆之道為臣所守之法也何謂朝不信
道而工不信度也朝者君相也工者庶官也君相無道法
則不能正於朝廷朝廷不正則百官不正是故無可信之
度也何謂君子犯義而小人犯刑也凡在位者皆君子也
凡無位者皆小人也君相朝廷百官君子者庶民之表也
君不仁故相亦不仁君相不仁故無道法君相無道法則
朝廷無信道朝廷無信道則百官無信度百官無信度故
君子犯義君子犯義故小人犯刑而亂亡之禍至矣此不
仁之在高位播惡於衆者也何謂上無禮也無禮也者不
體乎天理者也即無道揆之謂也以無禮故犯義也何謂
下無學也無學也者不學乎天理者也即無法守之謂也
以不學故犯刑也何謂賊民興也賊者害仁者也小人害
仁故犯刑也此言喪亂之道皆起於君之不仁者也 講
錄曰上指君下兼指臣民君者紀法之宗不仁而在而位
是君無道揆也故臣民皆無法守下句是因上句而然朝
與君子工與小人四句亦各重在上句禮義以治君子法

錄難究

卷之三十三

論

與君子工與小人四句亦各重在上句禮義以治君子法

上焉者不說法而說道義刑罰以治小人故下焉者不說道而說法度刑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國只不強而已田野不闢貨財不聚國只不富而已未必就至於喪亡惟不仁而在高位是上無禮了便下無學賊民興國之喪亡無日矣是之謂災害

通義程氏役心曰泄泄東周時語齊戰國時語孟子以齊齊解泄泄蓋以泄泄古語難履而以當時之言人所易曉者釋之也只是不把當事緩優之意也 大全朱子曰恭與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審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為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 問所謂陳善閉邪

難難

卷之三十五

七

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謂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所以自謂敬王 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與為善而不之告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朱子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三二分若只責以三二分少開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君所必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豈可謂吾君不能

而遂不以此望之哉 原旨程氏曰責難者欲其行也陳善閉邪者禁其不行也恭者尊而隆敬者謹而恪 初問云恭敬一也自尊君而言謂之恭自在我處心而言謂之敬陳善閉邪是責難工夫 講錄曰此條說事君之道以仁心行仁政者事之難也須以此去責君然責難亦只是箇大綱陳善閉邪纔是裏面工夫若只以難責君而不能隨事開納亦無有成之理閉邪全靠陳善君心方向於邪我開陳善道以告之使君悅於此舍彼所欲而從我邪心便消滅了故陳善所以閉邪閉邪全靠陳善好勇而告以大勇好貨色好俗樂而告以與民同樂此皆陳善閉邪之類

難難

卷之三十五

八

○規矩方圓之至也 大全朱子曰規知是方圓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圓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圓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 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大槩可見是事事做得盡 人之生也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由莫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圓而天下之為方圓者莫不出乎此也 初問云法堯舜不是徒祖其故智襲其舊迹要以仁心為主有此仁

心自然政事皆出於仁不必拘泥其已成之法而參互變通皆堯舜也故孟子言所以事君所以治民有兩所以字千聖相傳須法其心 明道全書云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 初問云人倫只是至仁仁者天地萬物一體融通泐然周流雖各有片段自是聯綴即天地生生之意貫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故曰肫肫其仁道二仁與不仁仁字即人倫中藹然處便是 人惟有此藹然所以能盡倫藹然者心之生理也生理之謂仁若人心一死則以尊不知有君以親不知有父形骸間隔一膜胡越矣安能盡倫耶聖人倫之至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一仁盡之矣 呂氏春秋曰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而不能與之賢名 大全饒峰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謚古來謚法最公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謚公義殺矣 小荀子曰商德之衰不鑒於湯禹也周恭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始頽 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大側景之鏡亡鑒矣 潛夫論曰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

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已來十代有三繼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已微敗迹若重規疊矩誓即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譏於版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原青云此章前面說一箇堯舜後面說一箇幽厲中間却說一箇仁與不仁堯舜是仁的為堯舜則可以為後世法幽厲是不仁的為幽厲則不免為後世鑒堯舜正與幽厲對看中間引孔子語却是今糖兩頭的 講錄曰引詩要人以此上上仁之禍為鑒幽厲子云以幽厲為鑒恐似把上之幽厲實作幽王厲王矣看孟子之意總在為民欲君法堯者欲其仁民也欲臣法舜者欲其以仁民之道輔君也故繼以暴民之說然暴民以下似只責君而不責臣者何也蓋君臣一體為君者至此為臣者亦難逃其責矣若能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君亦何至此哉

○三代之得天下也

困學紀聞云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質言云天下惟仁可以聯屬人心仁者一體泐之謂四體痛癢處不待心使後知一故神也聖人之仁心一體視四海而已矣 虛齋蔡氏曰二

代之得天下二句主有天下者言也然非惟天下之得失係於仁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亦非諸侯之國為然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然也興盛也不止於存廢衰也未至於亡大全雙峰饒氏曰社稷宗廟以祭言四海以土言四體以身言新安陳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為然

○愛人不親反其仁

疑問云當時之君好責人而忌自責且此小設施使求效驗少有不應輒便尤人故孟子只教以反求二字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非人心之難為感由我感之者之未至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全不責人只知責己以正其身其身正則天下之愛敬且治者已先在我故曰天下歸之天下本不遠於身而其歸亦不出於正身之外此是實理引詩專重一自字明儒經翼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人不是若見自己不是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只是不見象不是王

卷之三十三

十一

陳潛室本鍾集云治謂人主臨民必有明照之智方能服得人臨民而民不服是自家明照不足也講錄曰愛人治人禮人是通乎上下之事不止為君者或疑治人之說不可通之於下却不知治者整理之謂士庶人之於人亦有所整理也三及字不是徒反必有盡盡所未盡的工夫人者對己之稱下云天下則盡乎人矣引詩以證上文之意其身正是永言配命天下歸

之亦是自求多福也大全雙峰饒氏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反諸己添箇皆字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諸身則我之身無不正天下亦歸之矣皆字說得闊不特說上面三者而已永言配命是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此章補前章意前章說大綱此章說得密

○人有恒言

呂氏春秋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聞為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國之本在於為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大全慶源輔氏曰人之常言雖曰

謀無德

卷之三十三

五

有序而但及其外君子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或遺行其本則末可舉矣以是而質於大學之言則曾子子思孟子相傳之學不可誣矣虞齋蔡氏曰家之本在身下要入身正則家齊然不但家以之齊國亦以之而治天下亦以之而平方得孟子之意疑問云身是天下國家之根本一事不可廢者虞書云慎厥身修思永大學云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孟子欲剔出此本以示人故舉恒言推及之不是說恒言不知其序又不知其本之所在

○為政不難

黃氏曰抄云古者卿大夫皆世其官而與共社稷者故曰巨室後世誤以兼弁之家為巨室以屈法縱惡為不得罪

則非矣。陳潛室本鍾集云得罪謂以非道取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大家人心所係義理服得大家則人心歸之矣。通義輔氏曰吾之德教無所留碍者凡君施教令於下其執本甚易苟其德不足以服夫人則近而公卿大夫必懷疑議而有不肯奉行之心遠而群黎百姓必生怨謫而公肆沮格之意如此則其為留碍也大矣。安能有肯然胥效之應哉。今內而巨室外而天下無不傾心向慕惟恐其德教之不下則德行如置郵之速令下如流水之涼無復有遲留窒碍者矣。疑問云巨室是先朝舊臣其聞見最多最廣且戰國時或多擅權跋扈吾所行少有不合其宜便感動他不得

義錄卷之三十三

七

且生其窺伺之心故須以道德自嚴令其心服說不得罪就接一慕字慕從感動上來用一毫勢力不得若用勢力有國者豈敵巨室不過國與天下之慕非必探討巨室消息人心同然巨室慕自可必國與天下之慕耳孟子云云只論自近及遠理勢固若是耳德教沛然於四海正是為政。初問云為政者欲使天下治也欲天下治豈能家喻戶曉得有箇大機括要在感孚感孚之本在自然自近及遠政沛然矣感巨室者須使之心悅誠服方謂之不得罪吾不能修身正心其能然耶出治者當於此理會。德教二字不分德教正是政。原旨云巨室世臣大家如周有尹氏晉有六卿魯有三家齊有高國衛有孫寧鄭有伯有

子哲之徒以至漢有七國唐有藩鎮皆是能反身以正之若其上也其或惡之已稔執將為逆能秉威權乘機會以除之者次也至於太阿倒持動為所制而後圖焉鮮有不為反噬者矣然勝之當以德為本

○天下有道

大全劉峰饒氏曰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蓋天下有理有氣說事上說氣便是勢纔到執之當然乎使非人之所能為即是天了又曰賢兼才德以政事言也雖曰時執如此然有大德者使能回天便勝這執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今天下有二不為紂所役此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執處。疑問云此不是教小國受

義錄卷之三十三

十四

大國之命今敵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為政於天下首說順天逆天是泛論其理勢引齊景公云見居無道之世未有不受大國之命而可幸存者若耻受大國之命除是師文王可以自勝耳師文王全在為仁五年七年又參之時與執此是理賢稱量不苟處為政於天下即無敵於天下蓋行仁如文王自然受天命小大強弱非所論也故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此數句是一篇緊要激發語今也欲無敵以下又深慨世之不自激發者必難免於無道之世也。原旨云首章只論箇理執見人當聽命於天齊景公以下皆是自強以立命於已也。中包胥曰人眾則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似言無道則人勝

天有道則天勝人孟子却總言之曰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有道無道真不有天者存特順之逆之者人耳此語從古無人道得不可輕易看過

、翼疏陸子曰理勢二字當辨賓主天下何嘗無勢執出於理則理為主執為之賓天下如此則為有道之世國如此則為有道之國家如此則為有道之家如此則為有道之人反是則為無道當無道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小人志得意滿君子阨窮惴惴當此之時則勢專為主群小熾然但論執不論理 講錄曰小賢即有小德者大賢即有大德者兩句是一意不要兩平看 中玄問辨錄云此論至平至為的確非若後人持論不分有道無道必皆以

義經

卷之三十三

十五

善於奉天者也

、大金慶源輔氏曰既不能強於自治以昌其國而出今

以使人又不能因時勢之宜屈已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睽絕也絕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即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下衰苟振起作新之獨不在我乎而顧為是異言橫涕孟子姑取其說以証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委靡自棄之罪未暇議也 新唐書云

漢至昭宣皇室淑女嬪於穹廡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姓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亦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烝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垢辱甚矣 唐鑑代宗以皇女許妻田承嗣之子華帝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范祖禹曰齊與吳皆列國也後世且猶羞之代宗德不足以柔服刑不足以御姦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而反以納侮君道卑替甚矣

義經

卷之三十三

十六

、原旨前云小國師大國則如耻之耻正應受命之耻為何又兼大國在內蓋大國亦有為強國所役如齊桓時則齊強而晉楚弱晉文時則晉強而秦齊弱是也 講錄曰此大國是小國中差大者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故以五年七年為差然亦大約如此不是限定着年數

、大金西山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

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於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 西漢書劉向疏云孔子論詩至於殺士膚斂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陳潜室木鍾集云仁不可為衆言仁者難為衆看有幾多人衆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辭泰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 講錄曰此舉文王為政於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也仁不可為衆三句都是孔子說的不不可為衆猶俗云難做衆去抵當他此指文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則是因文王而汎論其理也 原旨云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易之所謂困蒙也猶止於不受人之命也是猶執熟而不以曜也易之所謂剝膚也則未免有切身之災矣

○不仁者可與言哉

呂氏春秋云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歡嗜其脯則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可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 大全西山真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常諫紂矣名穉公常諫厲王矣而二君不難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緣以危為安以蓄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背若此者

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 樂書曰水之為物其出有源其行有委得其地則清非其地則濁清者為陽人之所尊也以其濯首飾之纓豈仁則榮人所尊戴之意耶濁者為陰人之所賤也以其濯下體之足豈不仁則辱人所卑賤之意耶由是觀之水之性未嘗不潔而或清或濁非性之罪也異其所處以取之而已人之性未嘗不善而或仁或不仁亦非性之罪也異其所為以取之而已 新唐書劉蕡曰春秋書梁亡不書故者梁自亡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楚辭集註曰滄浪即漢水下流見禹貢按禹貢滄浪導隸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今均州漢水中有滄浪洲是其地也滄浪之歌乃是荆楚間風謠之舊故居原漁父辭亦有此句或謂夫子自葉至漢而聞孺子之歌今楚中又有滄浪水乃屈原答漁父處其地不同歌辭則一而取義各不同夫子言水之清濁則有濁濯濁足貴賤之義此其自取也屈原所引則謂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故各有所用而不相通要其用處亦不出夫子之意 疑問云孺子之歌本出無心孔子聞之發出自取二字將世間利害源頭分明點破最是提醒人心語自悔自毀自伐數自字承自取二字來極可玩味 清斯濯纓二句一滾說下不平對與大學善則得之二句同當味二斯字一矣字 講錄曰夫人三句承自取之言推之也夫人即指不仁者不仁之人有身有家有國身而人得侮之者以其不仁而

自取人侮也。家而人得毀之者，以其不仁而自取人毀也。國而人得伐之者，以其不仁而自取人伐也。是豈可以怨天而尤人哉？

○桀紂之失天下也

呂氏春秋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夫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也。得民必有道，禹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管子曰：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讎絕，我生育之。新唐書陸贄曰：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効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狗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淮海近語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只是以民之心為心，一毫不與以已。原吉云：前是得失二字，知所以失，則知所以得。後是欲畏二字，所畏在此，則所欲在彼。水之就下，獸之走壙，猶是性之使然。若魚則何擇於淵，雀則何擇於叢，皆類與鷗有以識之也。故湯武雖仁，桀紂不暴，民亦未始舍此而就彼也。呂氏曰：以狸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以如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

道致之也。周生烈子云：桀紂是湯武之梯，秦項是大漢之階。四逆不興，則四順不昇。太玄經曰：鷹隼於林，衛人於泉。抱朴子曰：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疑問云：民心畏不仁之甚，一見仁者，即趨之如不及，豈有所以歐之者，故以為調歐魚二句，別出為湯武歐民者，桀與紂也。一句來一逆下箇歸字，一邊下箇歐字，歸則不待歐，而以有為之歐者，其歸孰能禦之。大全南軒張氏曰：非利人之為已歐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歐，隋為唐歐，季世之君肆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為安，而不知其為人歐，哀哉。新安陳氏曰：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將歐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孰禦。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

大全朱子曰：自暴者，所言必非，詆禮義，說沒這道理，是之謂暴。及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言也。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知有道理，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仁義之美，彼自不肯做，是不足與有為也。自暴者，劉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言非禮義，以禮義為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絕之，以不為，自棄自棄絕也。講錄曰：自暴自棄，自字

是提醒人處不干別人事都是自已暴棄了直箇可惜禮義屬自暴仁義屬自棄不可與言不可與為之分屬者互文也

初問云自暴棄者只因錯認仁義為難要在別處居身着脚舍此就彼不知安危邪正之辨故孟子言居身着脚處只有仁義最好再無別處可居可由也有此好處而自暴自棄不居不由之真是可哀吾人於天理上存心安身當視之為居室然常常在居自是妥貼自是安穩無震風凌雨之患此不是安宅於天理上處事往來走動步步此當然之則是大口至正蕩蕩平平不偏不陂此不是正路居之為仁故曰宅由之為義故曰路義者仁之發

義者

義者

義者

仁者義之存一理也大學衍義曰仁者心之德心存於仁則安反是則危義者心之制身由於義則正反是則邪二者皆吾所自有而甘心於自棄焉是處至安之宅而託曠蕩之野背至正之路而趨荆棘之塗此理賢所深哀也明儒經翼曰安宅是良知無歉處正路是良知直達處一毫有歉便轉展不安一毫不透便非本體流出來非正也薛氏曰義云仁謂之安宅者理具於心心通百體此理不失則耳目口鼻各得所止而不搖於人欲之危故仁謂之安宅者以其安固而不搖也義謂之正路者循此心而發則事事物物各有所當由之路而不踰於旁蹊曲徑故義謂之正路言其平坦而不偏也百體不從心而逐於

物則為曠安宅矣百行不從心而牽於欲則為舍正路矣所以然者由其自暴自棄故也 有此仁則欲更挽他不得故曰安有此義更不走入差路故曰正 大全雙峰饒氏曰前面說自暴自棄兩等人後面說不居不由又只指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不能為底只是為之不勇耳尚知得可居可由猶為可教所以孟子只說此一項只歎息那自棄之人有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是可哀也

○道在邇而求諸遠

大全雲峰胡氏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為之當然 蒙引曰此章論道術也當時處士橫議墨氏之說能究 義之三

義之三

徒曰人人若視親疎為一體天下平矣楊氏之徒曰人人若只求己之非是而不較人之得失天下平矣孫吳之徒曰行吾之計自是以平天下申韓之徒曰行吾之法自是以平天下而不知此皆亂天下者烏能治天下 孟子所責不在天下之人乃在為天下之人反思以道術易天下者也此意最要者明白 講錄曰道與事空說道是性分之所固有近也事是職分之所當為易也然亦不是兩項事即道之見於行者人人句槩說天下之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無人居倡率意天下平際帶著上說人人便是天下親親長長便是太平矣 孟子則曰何謂道邇而求遠也道具於心邇也外心而求焉遠也何謂事易而求難也

不處而知不學而能易也。舍其自有之知能而矯焉以為之難也。人人親親長長何以天下平也。天下之人親長而已也。親長者天下之所同有也。親之長之而易且近焉者天下之人之所同然者也。人人親親長長則天下無不親不長之人而皆得其平也。疑問云上是病求道之太過下正指此道以示人非由過及遠之說。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

大全朱子曰反身而誠見其本具是理而今不曾虧欠了他底。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頃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獲上信友等

朱子

朱子

朱子

何以有道言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說悅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諂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實行助長以求誠其身皆是也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之謂。章廬輯粹云孟子傳子思之學其言誠身悅親之道本諸中庸然中庸言順親而孟子言悅親悅與順有以異乎孟子嘗云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親之悅為得論親以道為順悅親者人或可能順親者學時聖賢而後能也孟子言悅以諒順蓋通乎上下而欲使人人可能也。講錄曰此章以誠身為主旨節推言凡事本於誠以節言當誠之意末節言能誠之效居下居上者都要如此特以居下位者示例耳

人之一身上則有君下則有民外則有友內則有親是皆不可易動者故自治民獲君信友悅親推到誠身以見誠身為動物之本而人不可不誠也。誠身屬在悅親是步步通下來的文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誠身所包者廣不止悅親一件明善即誠身的工夫不是兩平說話。

大全問思誠莫須明善否朱子曰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道讀錄云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摸不破誠是天道

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只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講錄曰誠者思誠者聖在思誠

朱子

朱子

朱子

上誠者天之道蓋云人心之誠是天賦本然之道而思誠以全此天道者則是人道之當然也。

莊子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情不誠不能動人。文選班孟堅曰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流睇而後號兮李虎殺而石開非精誠其馬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伎猶必然兮矧耽躬投道真。陸宣公曰推誠待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終不親。宗鏡錄云箭穿石虎非功力之所能斷告三軍豈勉其之所造苟抽寒谷非陽和之所生魚躍水河豈網罟之所致悉為心感顯此靈通。弘明集宋宗炳論曰魯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遠江而墮避境猶宵心力備微能使非道玄通。大全慶源輔氏

曰有感必有應驗便是應處極其誠則合內外平物我感與應皆非自外也此其所以無有不動也 饒峰饒氏曰人要為君取信必須朋友稱譽薦進然朋友所以稱譽必能修身齊家方有可稱者若是不說於親則何可稱之有能說親必出於誠心乃可這是推原誠身效驗如此若說誠身工夫則無間於事親取友事君治民之際誠到至此自能動物則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初無先後之今矣 初問云誠到至處無一毫虛假即是天命人人各足乃人心同然之妙處也豈有不動之理 動者動於至誠也動於人心之同然也性最誠誠最一所以同然所以動人若誠非出於所性則人各自為見矣欲動得乎

○伯夷歸紂
前漢書要眇曰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
自海濱來歸之 三略曰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
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
王荊公曰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
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
之時欲免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乃武王一奮太公相
之遽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
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過
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咸

木下十穀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歿於北海耶嗚呼使伯夷之不必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諱錄曰此章不為文王說是勉諸侯行文王之政以收天下之人望重在末條 原旨云文王之德猶百年而未洽而今可取效於七年文王之化僅怙冒於西土而今可為政於天下所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者也 鶴林玉露曰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若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間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竊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圓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同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講錄曰問二老同歸文王至于孟津之會一則為鷹揚之勇一則為扣馬之諫何其不同也曰太公是憫當日之無君而救之切伯夷是恐後日之無君而慮之深我輩皇帝有曰太公之心在一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生民計也真知二老之心者矣

原肯云此章只是富強兩字然叙得甚變化聚歛是富善
戰是強連諸侯者近於強兵而不身任其事任土地開草
萊者近於富國而不純取於民要之皆不外於富強兩件
也 講錄曰此章論善戰之罪先以富國說起見得善戰
之罪尤大也 善戰者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宜服上刑
若夫連諸侯辟草萊任土地者雖亦是大罪然不至於殺
人較之善戰者其刑皆次之也可見善戰是天下之極刑
矣 連諸侯者諸侯相結不知有尊王之義此只說他無
王未說到攻伐上若說攻伐便又與善戰一般了辟草萊
任土地者盡把開曠之地開來歛民之稅只要富國不令
民有一地便饒乃萬世無窮之禍此以為次於善戰者亦
據一時未使民肝腦塗地云耳 大金剛如摩竭地地
不過亦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朱子
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強占地開墾將去欲
為已物耳皆為君聚歛之徒也 阡陌便是井田一橫一
直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洫上有路這便是阡自阡陌之
外有地則只開在那裏先王所以如此者乃是要正經界
恐人相侵占今商鞅却破開了過可做田處便做田更不
要整齊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
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 董氏巽曰天子遠諸侯曰巡
狩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慶以地善戰者服上刑
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論人臣功罪不泥其迹原其

心蓋治地而主於利民則守國之功可以論治地而主於
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逃 中有錄或問善戰三等之罪
何如曰非三等只二等耳率土地食人肉善戰者所以服
上刑也連諸侯而使之戰辟草萊任土地而助之戰均非
身親為戰者姑次之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
大戴禮曾子曰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于中則
指于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 論衡曰人生目轉
眊眊眊眊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眊眊長大與人
接乃更眊也 又曰眊者目文眊也 管輅別傳曰何晏
之視候則魂不守宅精爽煙浮謂之鬼幽自然之符不可
以蔽也 質言云莫良於眸子謂眸子為人之身精神
聚處最是好物事非他可比耳非便謂眸子好觀人也下
文眊眊正見其良處聽其言也二句是以其言而質之于
眸子也不平 郝子知言云攝心須攝目陰符經曰機在
目三字丹法之要努之發動在機心之緣引在目機不動
則努住目不動則心住修煉家所謂中黃月輪黍穬之類
皆是目光內注目之所注精氣神皆會故孟氏謂莫良於
眸子 大金慶源輔氏曰心正則安裕完固故其神之見
於目者精聚而明白心不正則驚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
者渙散而昏暗此其所謂不能掩者也惟自體察之可見
神若不在則目雖見物猶無見也都不能有所識別矣

西山真氏曰日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疑問云世之觀人者寧審其言貌未有察其神之存者人之神在心目之間曾中善惡邪正毫髮有不容掩者眸子是也故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此存字要緊味觀人者試聽其言辭復諦觀其眸子善惡邪正洞然洞見其胸中矣人馬廋哉白非說人不能掩說吾如此觀人定不為人所掩過耳善相者相心善畫者畫真善觀人者觀神之存皆在此壯驪黃之外 大全勿軒熊氏曰孔子之觀人是觀乎其由孟子是觀乎其外二章互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 講錄曰看此章書不惟得觀人之法亦要知得檢身之學私心邪氣頃刻不可有一有於中而昭昭然不容掩矣可懼哉

○恭者不侮人

大全雙峰饒氏曰孟子就侮人奪人上說見得非泛言恭儉亦是為國君言之當時國君必有名為恭儉者但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土便是人安得謂之恭儉 疑問云恭者貌貌四字極善形容當時之淳樸者唯恐不順一恐字是孟子之獨察其心處馬永卿著元城語錄云仁廟恭儉出于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常記得先輩言明皇即位之初焚錦綉珠玉於前殿為非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

疑相去遠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綉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敝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敝若仁廟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純被漆唾壺

○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坊記云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註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栉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

孟子

梁肅東

李

梁肅東曰孟子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變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養運履至其溺也則梓其髮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梓父視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不授受固禮之經嫂溺則遭變矣援以手者遭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不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則其權也豈非所以為不失其經也與覺因言孟子在今日似當少貶其適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孟子之不少貶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

○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大戴曰吾親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損肌膚傷愛悞性
以為教孟子所謂易子而教者誠有旨歟 大全龜山楊
氏曰父子之間雖不責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執
必至於責善 誹錄曰君子不親教子只為勢不行執不
行猶云事執行不去夫子未出於正未必人人之子如此
大半人家子弟賢智者少愚不肖者多此是就人情多處
說父子相夷而至於惡正是勢不行君子以此不親教子
易子易字不重交易上只說以子與人教便是親教者
至於傷恩不教者又至於廢子故易子而教既可以全父
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也 舟州劉記安問服章可以
示君不可以示臣責善章可以示父不可以示子

○事親為大

呂氏春秋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
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志
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不
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
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
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一維
海近語云事親為事之大守身為守之大事雖有二字身
之大即所以成事親之大機則相通曾子之孝全在仁為
已任體受全歸乃孝志也夫若特言酒食一端舉一以例

餘耳曾子養志不獨一酒食能善是其大者可知矣曾子

不能養志不獨一酒食不能善是其大者可知矣故學曾
子則事親守身都在其中 疑問云此章雖以事守並起
其實論事親在於守身自四句空空說不失其身二股正
見事守非兩事必能守其身乃為事親耳執不為事二股
又探出本字來以明其大曾子之養志全是體親之心所
謂能事其親者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語意猶說如此纔
是云爾前註看若字大章後註看可也二字太刻孝經云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論云故予足故予手吾
知免夫此曾子所聞於孔子而守以終其身者也養志之
學全本守身來 禮記哀公問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

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

孝

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 祭義曾子曰孝
有三夫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
夫之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
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察色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後漢書曰夫鍾鼓非樂之本而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上
而養不可廢言能大養則則公致四海之祭以義則仲山
之敬甘於東鄰之燕也 淮南子曰曾參之養親也若事
嚴父烈君 大全慶源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
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異體同氣故事
之者當先意承志必能體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為至若

宋子爵... 紀聞云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倞注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此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中玄問辨錄云問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謂曰大人者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也其顯印聞望既足以起人君之敬信而稍釋其邪心矣於是乎引之以大道養之以中和感之以至誠需之以寬裕積久而化自能喻諸德而歸諸道也曰其作用何如曰難言也在未萌不在已萌在未事不在已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格心之功也易之禦寇於蒙牯牛於童皆義也曰不以言語開導之乎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則開導

了他的邪僻則所存所發莫非仁義而歸於正矣 困學紀聞云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倞注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此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中玄問辨錄云問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謂曰大人者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也其顯印聞望既足以起人君之敬信而稍釋其邪心矣於是乎引之以大道養之以中和感之以至誠需之以寬裕積久而化自能喻諸德而歸諸道也曰其作用何如曰難言也在未萌不在已萌在未事不在已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格心之功也易之禦寇於蒙牯牛於童皆義也曰不以言語開導之乎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則開導為多但貴乎迎其未然之機使之豫止而固覺潛順而不知為妙耳曰不以規諫乎曰亦安能無然又自有納約自牖之道孔子云吾從其鯢者能曰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鹿而翹之又不急為也此亦大人之事也但以治其本原為主不恃此耳曰既云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云君正莫不正謂何曰煦煦者非不仁然不可謂仁也子子者非不義然不可謂義也能愛人能惡人能以大德不以小惠仁之正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義之正也是謂龍德正中故德博而化也曰大人之格君亦有本乎曰有只在自已心上做賈太傅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

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智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 講錄程子曰治道有從本而論者亦有從事而論者從本而論是格君心之非也從事而論不放則已若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也此論於定國者亦有補
○有不虞之譽
文選崔子王座右銘曰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羅念菴云竊觀古之不加欣戚於毀譽焉者非固悍然已也其意以為彼之譽不若吾之自信之為切也彼之毀不若吾之自訟之為詳也 士翼云斥
松為樺何損於材譽藉為蘭不掩其臭故毀譽之加諸已也君子必自省其施諸人也君子必不輕 原旨云兩箇有字要看得活蓋行足致譽而得之者固多也其間亦容有不虞之譽行足取毀而致之者固多也其間亦容有求全之毀 毀譽已是失真況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尤為失實譽而不虞如無源之水涸可立 侍雖見悅於衆人而實見笑於君子毀而求全如指玉為石久當自明雖不見悅於衆而實見取於君子故愛憎之口修已觀人者不可遷也 晦庵子曰天下事只有箇是與非吾人行事只揀箇是的行特去便是若必要回顧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非久之亦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作

別人道好道惡都不消管他 陽明子曰致良知之亦自
見未有能掩其實者王通以無辨止致良是一經志帝公
令曰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
謂之搗婦翁王鳳擅權各承比之中伯王商忠議張匡謂
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人者也

○人之易其言也

初問云易輕易也責責實也即循名責實因其言而考其
行之謂如說我要做聖賢我與幹天下大事此是何等輕
易此頃反已真能為之方可出此言若不顧其後只圖捷
聽而浪為大言只為自家不曾考其實實已量方何如
耳此非傷易則誣惟口起羞者乎故頃量已而後言先行
難矣 卷之三

其言而後從之慎言其餘皆聖門實法 講錄曰謹言是

君子之庸行不待有責而後然者此為常人云也 趙括
易於談兵而敗於兵韓非易於說難而死於說晁錯易於
論七國而無以制七國之反穰尤易於策匈奴而無以策
昆陽之敗易其言者果無責焉耳矣 易言者可以責為
懲有言責者不可以懲其責浮江漢而遇風濤遂懲之而
忘舟楫之利入山林而遇虎豹遂懲之而棄樵爨之功可
乎有言責者當廷爭之時以責為懲而不言是又不能逃
其責也已矣 疑問云無責依註解可或曰責責任也不
當責任看得事體太輕此言之所以傷易也亦一說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荀子孔子曰如淫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者
未如此賢則其所欲為人師 北西川曰好為人師是上
人之心論人不像愛人之心 講錄曰此不是論為人
師是戒人自滿患字生於好字來好者有意於為師而人
未必師之也學問乃終身之事雖到聖人地位亦不可有
自滿之心好為人師是自滿矣自滿者不可以為學況可
為人師乎

○孟子謂樂正子

大全南軒張氏曰克既師於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故舍
師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處已不可以不
嚴而所與不可不謹也 魏降饒氏曰此二章只一件事
談經 卷之三

樂正子方來孟子不欲使賈之 其罪所以今作而
章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至雖來省糧食之費
視為無賤要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來
至驩或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樂正子所以切責之
○不孝有三

大全新安陳氏曰人之大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
而孟子謂聞誅一夫未聞伐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
正者也雖不肖而娶而孟子謂君子以為猶告此處父子
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然使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
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
初問云君子以為猶告是把繼祀與累命輕重處較量若

是知而不知也
是知而不知也
是知而不知也
是知而不知也
是知而不知也
是知而不知也
是知而不知也
是知而不知也
是知而不知也
是知而不知也

祖祀上重慶得力雖不若亦無害 中有錄云舜妻二女
接書在膝腹兄若之俊矣不告而娶蓋當時好事者之言
如癰疽待入五羊飯牛之說耳彼有害於理故孟子辨之
此無害於理且以明權故不辨而為之辯

○仁之實事親是也

大全朱子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
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
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
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義
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未
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

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

朱子

是樂之實五實字最緊要 蔡氏曰既曰知斯二者又曰
弟去者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固二字朱子云知正之所
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體仁嘉會利物皆一意
而貞固獨有二字意貞則知之貞固則守之固蓋萬物之
成始而成終所以為貞也惻隱羞惡辭遜皆是一而道理
而是非獨有兩而則智之為二可知矣 智之知而弗去
與禮之節文猶是守之也到得樂則生而不知于舞之踊
則化之矣此學問之極功也 饒略饒氏曰實如果實色
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皆由此生初焉五者只在
事親從兄兩件如兩箇果實然少焉知得這箇節文這箇

此說甚善
大約在言外
彰顯也

樂建箇到生而惡可已皆此實內萌芽發甲到枝葉蕃茂
處此章與論語本立而道生相似前面事親從兄提為仁
之本後面智禮樂是道生但有子說得偏孟子說得全
前田黃氏曰前四項還有工夫在到樂處已是自然這處
最要着所以樂所以生者如何生字與實字相應實是箇
生生種子這種子只在人腔殼子裏驗之吾身事親從兄
是從源頭發見處說知非去是就體認存處說節文是
就纖悉微密處說樂是就成熟結果處說生惡可已如碩
果不食善端萌發更無歇時是端手舞只是形容枝幹暢
茂花華敷榮可玩可悅處 雲峰胡氏曰前兩實字是就
人本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

陳潛室朱鍾集云實者其實也仁義禮智其用廣大而
切近真實之實則莫大於孝悌之道故仁民愛物皆仁也
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則愛親乃仁之實也事君敬長
皆義也義主於敬敬莫大於從兄則從兄乃義之實也吉
之實也辨白是非決擇真偽皆智也知極此孝悌之道而
不失則智之實也仁義禮智之用至大非孝悌便能盡得
然其真實切近者則不過於孝悌之間譬之木焉有華有
實實有所重華在所輕有子謂本立而道生者此實之謂
也自古說性未嘗備言至孟子方始備言蓋其時異端並
起性分之理不明往往以性為不善而莫之率故孟子於

人不知不覺處提出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情使人驗而
知為仁義禮智之端在人日用常行處提出孝悌之事使
人由而行而知為仁義禮智之實此皆前聖所未發而孟
子發之其有功於後學者多矣

、樂書曰述墨氏兼愛之道如夷之而不知有仁之實述
楊氏為我之道如告子而不知有義之實其流至於仲子
離母之不仁避兄之不義故孟子反仁義之華而歸之實
猶物生之運春則榮華而去本秋則落其華而實之者也
孟子言仁義之實以救當世邈末之弊與老子言道德終
於見素抱樸同意 淮海近語云道莫大於仁義而事親
從兄乃仁義之至真至切處故為仁義之實知者知此耳

積善履此耳樂此耳天下之道其根本發用都在此 二
公讀書記云事親從兄一事也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樂
無不在乎是特異其名耳此孟子示人易簡之旨

、答問集云是孟子自述其平生始初着力處與末後得
力處蓋天下最大的道理只是仁義殊不知仁義是個虛
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實也今看人從母胎中來止曉得
愛親愛兄理賢即此個事親的心叫他做仁即此個從兄
心叫他做義仁義是替孝弟安個名而已三代以後名威
實喪在孟子見超出一世獨知得此是生人的性命一刻
也離不得故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真時便原
自不曾去也又孝弟去則細細密密自然有許多節次從

從容容又自然有許多文彩其事親從兄之間可度可觀
亦非是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曰燕則子愛其親而親亦
慈其子弟敬其兄而兄亦友其弟父母昆弟固和美一團
而宗族家邦也感通翕順雖欲不樂不容於不樂雖欲不
生長暢茂不容於不生長暢茂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
焉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聲容之盛而樂之極也已

、初問云樂斯二者是心醉於孝弟之中日與游衍若見
有可嗜之味可愛可求之趣而不自舍也能樂則有生意
有生意則勃然不可遏既勃然不可遏則此心決洽積久
而融將相忘而不自知隨心應手道理爛熟有四體不言
而喻之妙有從心不踰之美存此之謂神發此之謂化流

樂錄

卷之三十三

四十二

動發揚充暢悅豫恍乎八音齊鳴鳳凰舞大舜簫韶黃
帝洞庭真境矣 樂則生者天性中有真機吾到心安意
肯認得此理不見其苦難時方謂之樂樂則私意潛消真
機萌動自然孝弟有箇端緒隨事生長出來蓋孝弟是天
理天理在吾性中其伏也無盡只要得他端緒既得了端
緒則已開了門路動了機括真愛真敬漸漸流出漸漸滋
長所謂生也生也者減一分人欲增一分天理之記也惡
可已則日改月化欲罷不能有忘倦之意到此時便日漸
底於純熟欣歡鼓舞不覺手舞足蹈矣此是真樂是樂之
精實處 知新日錄盧未人曰樂斯二者一句總包下文
樂則生以下皆是樂之妙處非樂之後纔以漸而至也凡

事不由本心所樂只外面勉强便無一此生意既無生意欲已則已安能觸處皆然惟孝弟良知良能一毫無所勉強真心一隊出來更不節節費力又惡可已惡知手舞足蹈講錄曰樂是欣喜歡樂之情不是五音六律之樂樂則生者凡出于勉强未到樂為處便苦難而止若到了樂處則不見其難祇見其易只管喜向前去而生意勃勃矣東遊會紀云樂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非蕩也樂至於忘始為真樂故曰至樂無樂困學紀聞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子許之心油然而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溫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以為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文公謂此說好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

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 大全朱子曰人字只大綱說子字却說得重固有人承順顏色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此所以為尤難也 西山真氏曰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猶誠感動不以父母為不是而自引以為己之愚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雖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諒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惟愚為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就有不勉於為孝者哉是故罪已

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初問云順親者必親心諭於道而吾與之協一方謂之順若親心尚違於道只索隨他是阿意曲從罔親不義也非順矣

講錄曰天下大器豈啻草木舜却草芥天下者心有所為也不得四句是推舜之心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況可以為人生乎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況可以為天子乎此所以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 舜盡事親之道是所以得親順親者無一而不盡也此句重看瞽瞍底諒與天下化天下定都本此句來化就心裏說定就今上說化字重子一邊定字從化中來化則定矣

談經苑卷之三十四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玉峯年友顧霖序

孟子

離婁章句下

舜生於諸馮

晉書藝文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究於中域也是以明珠
文貝生於江帶之頃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
之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握璧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
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

東夷是舜

聖賢所出何必常處 原旨云夷鄙也猶言東

季史記世本
之自舜至文王
有千二百歲

平中國中國字正對東夷西夷者舜則自其漸於不著而

行之於中國文則自其顯於西者而行之於中國也 大

全慶源輔氏曰孟子未嘗說著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

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 聖賢胡氏曰舜共君臣履其

常而於父子履其變文王於父子履其常而於君臣履其

變其事不一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 講錄云地之相去

條重在得志二句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之行之事安

得而盡同但隨事各有簡理便是同道故若合符即內不

可用舜文實事實事便說不去 孟子測曰心也者萬事

之揆也猶相為百政之揆也心同故道同道同故生乎千

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同此心也同此道也千餘里之東

千餘里之西同此心也同此道也故曰若合符節其揆一

也符節以言其驗也用也揆以言其度也體也然則心一

而已矣道一而已矣聖人不可學而至矣乎 疑問云揆

取揆度之義然於此處當作實字看揆度事理而造其極

致謂之揆舜文若符節之合者何以故聖有先後其取天

下事而揆度之無不一也此於相仍之說似於度之之

義較通 講錄云此雖承舜文說但謂之先聖後聖則所

該亦廣了 聖相傳只有這點心心即是道聖人之心完

完全全是道體千變萬化都從心性中出來無有一箇不

同者故曰其揆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

黃氏曰抄云子產秉與濟人世傳以為美談孟子因而廣

之言此不過一時之息自有歲時常行之政耳若夫使枉

成與梁成恐亦虞陳嚴一脩之若謂他時無之而此時始

成又豈政也哉 朱子語類曰鄭之虎牢即漢之成臯也

虎牢之下漆洧之水後又名為汜水關子產以乘輿濟人

之所也聞人務德以為孟子之言非是其說以為漆洧之

水其深不可以施梁柱其淺不可以涉豈可以濟乘輿蓋

漆洧之水產皆是沙故不可以施梁柱但可用舟渡而已

李先生以為疑或是偶然橋梁壞故子產因用其車以渡

子由古史曰子
產為鄭不以其
法與人與人
不可不之特死
成子太叔為政
其和任子太叔
不為之由也
漆洧之水產
漆洧之水產
漆洧之水產
漆洧之水產

人然此類亦何必深考孟子之意但言為政者當務民之
宜而不徒以小惠耳 大金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
為政者孟子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議之然夫子亦目以
惠人豈子產所為終以惠勝歟朱子曰東坡云有及人之
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鄙有華等只是行惠人
虛規模 原旨云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而孟子譏
其不知為政陳國道第不可行而襄公知其兄也蓋橋梁
道路雖是末務實王政之一事昔孔明為政井瀾橋梁無
不脩緝薛宣見其子惠之為邑橋梁郵亭不脩而知其無
所能 君子平其政是就橋梁一節上推廣說去故為政
者每人而悅之是就乘輿濟人上推廣說去行辟人正對
乘輿濟人者平其政則辟人亦可行小惠則濟人亦有所
不可失 天地之大也風雨寒暑尚不免有偏所謂人猶
有所憾也人之分量有限而心之願望無窮君欲每人而
悅之非權力有所不給而勢亦有所不周矣故為政者持
一紙每人而悅之心便懷憧往來朋徒爾思無一時休息
之缺能補除塞漏亦何益於治哉 初問云首句是書法
改是大綱紀惡特改中區區小節君一心於惠規模便小
儘有所顧紀細不到厥其遺漏愛民處甚多故君子務其
遠者大者 徒枉輿與孟子亦未便指此為政其意謂君
惠民涉水只須造此徒枉輿與而足矣不甚大率何為以
乘輿濟之况濟不能遍及君謂務以悅人益迂遠矣三節

三韓文意總是譏其愚而不知為政也不可把徒枉卽便
作王政抵當不知為政的政字 中玄問辨錄問子產以
乘輿濟人何如曰此豈偶為之事以大夫而愛人如此以
故百年之後里巷猶有稱焉惠而不知為政然乎曰子產
豈不知為政者但偶逢徒涉逐以乘輿濟之固非不務為
政自慶水際而事以乘輿濟人也且即如孟子言徒枉之
成汜十一月與梁之成汜十二月非四時齊可為也洧出
西山至近如漆乃合浦平時涸及滕而已夏秋之間雨則
山水泛漲高十餘仞奔騰而下不可以橋也子產乘輿濟
人時月無紀豈其十一月不成枉梁止假乘輿或孟子
恐人崇尚小恩有乖大體乃借此以立論非真謂子產不
知政也曰聖賢亦以乘輿濟人否曰為也亦非是不為也
或亦偶然而已則無不可者摩之救荒者然彼其素有善
政使家給人足大殺不惟上也野有餓殍開倉以賑次也
若道遇餓殍且死而簞有餘食則亦飼之豈謂吾自有賑
恤之政埃其自及雖遇餓殍且死雖有餘食亦必不以救
歟又豈遂謂不務為政月携簞食索餓殍子道而救之
子產之事有類乎此但無關於政不可為常故孟子借之
以立論耳雖然此自孟子子產也若孔子則論事必得其實
論人必當其情借以立論者則無矣 周語單襄公曰先
王之教雨暘而除道水洴而成梁九月雨暘
十月水洴草木節解而
備藏厲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

月除道十月成梁 主術訓曰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
修封疆築基鳴燕降而建路除道陰降百泉則修橋梁
大全雙峯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省十月徒已
自成了所以民未至于病涉若徒杜到寒時方做則民已
病於涉 潛虛曰推與濟人不如杜梁之仁推與濟人惠
不大也 知新日錄鄭申甫曰周潤普適無有餘不足之
謂平使民無恩無怨情性不起之謂平人所不得而我獨
得則有感恩之意而歡悅生于有餘有餘必有不足非平
也 焉得人人而濟之且就政體言慢說日不暇給意言
君子為政自有個體安得瑣屑逐人而濟之乎至下文乃
是日不暇給意 一說日亦不足的字當作活看言日

難經卷之十

五

日以思患悅人其恩亦不足也不是人多日少意詩小雅
曰降爾遐福惟日不足若必謂人多日少之說則豈可謂
福多日少乎體認自見 謹錄云君子平其政者每事皆
順天理合人心而有公平正大之體細紀法度之施不事
指橋梁一事碍人是因子產出行以乘輿濟人說可也者
以辨上下以定民志亦分所當然也國中之水不止一湊
消幾只一湊消涉水者亦衆焉得人人而濟之乎

劇談錄云乾符中有宰相自中書還第使人以布囊盛
錢數千公略以施丐者於是貧乏相率羅列路隅所分既
微漸不能普及茲行李無復感儀時有朝士投戲諷之其
略云方今兵寇互興民力凋弊所望明公彌成大化彌給

紀綱舉賢任能以光庶事俾萬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
知如此刑清俗富天下自無窮人不宜專政廟堂方行小
惠昔子產以已車濟人共濟濟君子謂不知為政不如以
時修橋梁惟明公察焉

君之視臣如手足

禮記勢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
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我首不亦善乎
又有何反服之禮之有 春秋繁露云一國之君其猶一
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于胃至貴無與比若心之
神無與雙也任群臣無所親君四肢各有職也內有四輔

難經卷之十

六

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
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于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為
使也有思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
者 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君明臣衆其功若心之
體得以全臣賢君衆其思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乳
下被其惠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為傷也臣不忠而君戒
亡若形體妄動而心之喪是故君臣之權若心之與體心
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
忠心所以全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 淮南子
主術訓曰夫疾風而波與水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
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欲於臣也君臣

之施者相親之勢也。抱朴子云：臣猶手足，履冰執熱，不得辭焉。龜山集曰：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為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讐，君子胥之於楚乎？是也。世之為臣，若有如此者，孟子為齊先王言之，使知為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無是理也。晁氏客語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為君而言也，非為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為父而言也。非為子者所以責父。孔叢子縣子曰：臣而去國，君不攝其宗廟，則為之服。大學衍義曰：孟子之告齊王，即子思之告魯公者也。然其辭孟峻切矣。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臺，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一寤而追已也。曷嘗以冠簪視其君哉？吹劍錄云：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何至如此？不如賈誼云：主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以犬馬自待。劉公舉亦云：遇人以犬馬，彼將以犬馬自為。讀禮疑問云：夫田里者，職分之田宅田，即野外之公田宅，即園中之公廨，可見當時之待卿大夫士有田祿斯有里居矣。然一官去則一官代之，有分守者也。田里三年不收，其所入惟與掌中盛君存之以待去國之臣之歸耳。及三年不反，而後去之，則歸望已絕，其由里當別受矣。原青云：諫行，言聽，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或曰：諫行

言聽是平日如此有故而去是一時有故也如孔子有見行可之仕後因受大樂而去亦是有故而去君又三有礼焉則其視臣如手足者固猶在也則不得不為之殿矣諫不行言不所矣又何為有故而去如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已是諫不行言不听了又待脯肉不至而去也君又以冠簪見廢臣寧不以冠簪視之哉

史記世家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問實臨之齊華
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子貢定而道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丘聞之也刺脂哉天
則麒麟不至却澤浮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

威風不翔何則君子請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高
 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卿作爲陬操以哀之
 語漢宗輅錄曰可以二者在時宜爲可也失此義則有欲
 夫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遜之初所以
 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陬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
 常理耳時与位之不同則所以廢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
 以爲臣則凡苟免自私之徒得以藉口矣 大全南軒張
 氏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義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
 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從之心
 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衛北風上爲威虐下相携而公之携
 手同行又携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夫失義也

有欲獨可不畏哉 講錄云易之明夷曰君子于行傷未
顯而先去之此之謂也故禮酒不設務生已先去楚黨事
未竟而先去潛土室真可謂及時而見幾矣然或所處之
位不同則又不可執一論也逃之大臣皆用黃牛之革而
不去不徙者其又以此哉 後漢書陳留老父曰桓帝世
黨錮事起中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
班卓而言升曰吾聞趙毅鳴憤仲尼臨河而反覆巢芻湖
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
乎

君仁莫不仁

屈壽養氏曰一說上章王言人臣承格君心之非而言則
君仁君義主心言可矣此章直戒人君只言君身方對莫
不字而心亦在中 此章重出與論語重出而逸其半不
同重出而逸其半所重出者只是一意此章重出却是無
上事而直出二句難用上章行政用人填入莫不字內
初問云君是宗廟社稷之主群臣庶民則國之存亡民之
休戚係焉凡存心廢已用人行政要件件在仁義上都無
不仁不義始得毋謂一事一節有乖於仁義無妨也蓋仁
義是心之正理民心須仁義始服自廢須仁義始安貼安
標仁以為主義以行之自是規模宏大行出來時自然有
條有理儘方儘正治亂之原皆出於此為國者豈可須臾
離得

非禮之禮

王荆公曰古之人以是為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
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為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
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為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
異者也今之人認認然求合于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
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孟子曰非禮之禮
非義之義是也如趙註所云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
酬中人之所不為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為乎嗚呼蓋亦
失孟子之意矣 大全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
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
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禮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
非時中矣 潛室陳氏曰程門以為如婦人之仁宦寺之
忠晦翁以為凡禮義不可泥陳述如可行于昔而不可行
于今可行于人而不可行于己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辭
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行之人則為禮行之
我則非禮惟義亦然大人者義禮周備融通故不為非禮
義之禮義又曰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
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於陳迹 初問云
此亦是禮義與無禮無義者不同但是精微處欠分曉便
失禮義之中正而反有害於禮義者蓋禮義皆有箇至當
要審時要辨義須用此兩者有今日為禮義而明日不可
為禮義者孔子去齊去魯是也在此為禮義而在彼不可

為禮義者魯男子卽下惠是也中庸所在須是研究識得
若未得其精微至當則雖曰禮謂之非禮之禮矣曰義
謂之非義之義矣大人者理路極明擇之最精辨之最審
平日知有禮義之中正而臨時更有裁處不膠於近似之
迹以病太中至正之禮義也須從學問中來非精義者不
能 中玄問辨錄云此孟子精微之訓也夫道二理與非
理而已人但知理便是理非理便是非理出此卽入彼矣
然豈知理之至精處纔謂之理固有似是而實非者乎是
故或得其似未得其真則毫釐且有千里之謬或知其一
未知其二則舉一且有虛百蓋非惟不循理者恒出乎理
之外卽循理者亦每失于理之中也何以見得曰如辨同

義與非

義與非

義與非

姓之堅豈不非禮然影之過可謂禮乎施惠豈不是義
然于路治蒲不告于君而施惠可謂義乎諸若此者皆是
見理不精故直以為是而為之也惟大人察理至精灼見
夫禮義中正之所在禮之禮則為之固有人以為禮而不
為人以為禮而為之者義之義則為之固有人以為義
而不為人以為義而為之者惟其是而已而非禮之禮
非義之義愚得而惑之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故必有
精義入神之學而後可以致用非夫得聖人之權者未足
以語此

中也養不中

大全慶源輔氏曰中以德言才以才言賢則兼有才德者

也 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
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
氣之薰陶率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
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需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閒
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
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
益可施矣 新安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為教也易
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命
契曰教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
未化遽以為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則
我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過猶不及均之為失中

義與非

義與非

義與非

耳相去能幾何哉 車若水曰此父兄便是前輩長上
初問云中是德性溫純近於中和才是英氣發露近於有
為中處未可便謂無過不及也養是調養薰陶使之優游
厭飲自歸於正父兄在家庭之間觀感最近故人於父兄
處最得力若父兄遷棄之便已走自任血氣即涉於不中
不才矣故曰不能以寸此可見家教最要緊勿自棄其子
弟也 原旨云養者涵育薰陶俟其自化譬如養花木一
般栽培之灌溉之蒔若子豈若棄則天全而性得矣所以
欣欣而向榮也樂字正從養字中來亦有欣欣向榮之意
惟其養故樂從生焉若急迫求之則為子弟者惟見其辛
苦艱難而不見有融洽條暢之意安能至於樂哉中也養

曾子與公西赤
子貢以人而不
為也而後可以
為一重為七
不為之問何為
至曰好義德於
天下為至善和

不中才也。棄不才亦非。統是不教誨他凡人之為父兄者。孰不歌子弟之為中才。但或急迫求之而不顧其安。至於責効之不遠。又遽絕之而不能終其教。此即是棄之矣。夫為子弟者而不率父兄之教。固是不中才。若為父兄者而不能教其子弟。是亦不可謂之中才也。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書永編云。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而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人有不為也。

橫渠先生曰。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唐壽蔡氏曰。易之恒曰。利貞。利有攸往。此章意。意孟子本意。似云。人於未當有為時。能退。不為。則一旦當有為時。便能奮前。有為矣。蓋前之不為者。義也。後之有為者。亦義也。今人於不當為者。多舉意。任情為之。而不知分義之有未當。及其於所當為者。反卻失。初問云。此是全自張主有根脚。不為利欲推動的人。耿介絕俗。行已有恥。義利閑頭。把持得緊。不肯纖毫胡亂舉動。若此者。自是莽莽靜定守得的。確一過可為之時。便有浩然之氣。奮躍出來。經天緯地。定霸興王。揮斥八極。鞭駭風霆。先生利害皆所不顧。有不可當者。孟子集義。齊氣之學。是也不可把窮。達分既說。有不為。全是學力中來。約華勢利。無所染着。故能提介如此。此其心體明淨。明淨則自然剛勁。方寸之

此章與前章不
足為之也

中沒此牽絆。自是才氣橫溢。有定見者。有定力也。中玄問辨錄云。不俞。聚則不能散。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遠天地之情也。

言人之不善

莊子云。葛人者。人必反葛之。魏志王昶戒子曰。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憐而開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裴松之曰。凡道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已而責者也。若刀行事。得失已暴于世。因其善惡。即以為誠方之於彼。則有愈焉。大全新安陳氏曰。隱思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言而行。有善惡。當言人不可謂便惡而緘默也。象山語錄云。今人多失其首。蓋孟子道性善。故言人無有不善。今若言人之不善。彼將甘為不善。而不善向汝。汝將何以待之。故曰。當如後患何。宋葉夢石林家訓云。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夫已輕以惡加人。則人亦為輕以惡加已。是自相加也。吾見人言類不過有四。習于妄誕者。每信口開談。不問其人之利害。唯意所欲言。樂于多知者。蓋緣形似。因以增飾。雖過其實。亦不自覺。溺于愛惡者。所愛雖惡。強為之掩覆。所惡雖善。巧為之破壞。軋于利害者。造端設謀。傾之唯恐不力。中之唯恐不深。而人之聽言。其類不過二。純實者。不罪是非。一

信之疎快者不計利害一皆傳之此言所以不可不慎也
正齋經云但得說人百善不得說人一惡 講錄云伊
川子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言人之短者則曰汝且取他
長處真長者之言也 白帖注云鍾皓兄子觀李膺姑之
子也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有退讓之風膺謂觀曰孟
軻以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何太無皂白觀以白皓皓
曰國武子招人過以致怨本今豈其時汝道是也 王隱
晉書曰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
而未嘗評論時事歲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如此則悔吝
何由而生患禍何從而至

仲尼不為已甚者

陳善堂

十五

大全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池柳跋于木謂為已甚而舉孔
子侍陽貨事以為之準此不為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
為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泛
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為已甚者聖人固天則之所存也
世徒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為不為已甚獨不思靈公
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脫冕而行為魯司寇士
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桓桓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
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甚姦此賊
仁義之甚者也 虎齋蔡氏曰聖人之所為天理之當然
者而已矣中焉所加之錙銖則太過故曰本分之外不
加毫末所謂本分者正以理之所當然處便是箇本分孟

子此句說得最盡不必依南軒只用答陽貨見南子不勝
冕而行及沐浴請討等類說聖人之不為已甚者不止此
但凡所謂依乎中庸處皆是如孝悌恭儉等事聖人為之
固不容有一毫之不及但到他限便止不求奇取異所謂
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者如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之類
皆聖人所不為 本分最難盡處又求加焉則非所以為
聖人自古聖人皆不為已甚何獨稱仲尼孟子學孔子者
故稱其家法以其所履地位同也 朱子曰所謂本分者
道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
流而入於鄉愿之亂德矣 初問云當時推尊夫子者皆
謂夫子有過高之行孟子說仲尼為所當為而已為人所
能為而已未嘗為已甚之事蓋此心所具只有這般一毫
加增不得 天命之謂性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人各足
自中之外別無箇理不允加添堯舜相傳只說執中仲尼
率乎此也人之不為仲尼也虧陷損傷乎此也究竟仲尼
此性人人亦此性不為已甚者謂無難事也人皆可為也
此即道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之意孟子提省人處

大人者言不允信

大全雙峯饒氏曰大人者篤實而有光輝以上虛人與道
為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嘗有心於信果耶 孟
子則曰何以言行不允信果也有允之心人心也聖人之
心廓然而大公也何以惟義所在也惟義之信果天道也

聖人之遺物來而順應也 淮海近語云言不以信義在而常信失行不必果義在而常果失義則不必必則非義
辭錄云孔子嘗推蒲人之難蒲人曰毋違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違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此正惟義所在而不必於信果者矣 義是箇大世界必信必果是小徑小墜人多舍此而趨彼何也象山子曰大世界不享卻要占箇小墜小徑大人不做卻要做箇小人惜哉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岐作精之至也終

樂錄卷之十

七

日就而盛不覆和之至也 大全朱子曰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毫無巧偽渾然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簡不失字便是不同處 李夢陽曰大人赤子心一耳擴之為大人未擴則赤子如草木始於萌芽出土時分量已具培之使足已耳非能播之使增也 致知議畧曰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其哭也啼也乳其食也咿咿呀呀於機樞也曾有纖毫之人力乎大人參天地贊化育只是赤子這一點純一之心為之而纖毫人力不與焉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中庸極功惟以致誠言之似非以知之遠近大小為大人赤子之別也

若論其知有遠近大小是時隨氣質之堅脆充歛之時不同耳良知本體豈有增減去來之可言哉譬之炬光照置諸龕光之所及咫尺耳置諸房光漸遠也置諸堂則又遠也置諸堂之外則遠而又遠也夫炬之光豈有加哉 明儒經翼曰道有本德有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基本不立種種偽為盡是勝心浮氣私智小慧吾人赤子時心地本是平易直實種種障蔽盡是自起自作照則心如赤子方有進步未能如赤子之初則雖有契悟終涉意是安排去實際尚遠反作良知障礙矣 歐陽杜質曰赤子之心乃亦日初出之體衆寡未叢之中大人之學亦只從混沌中主根基常保任此赤子之心而已矣無知識則得赤子之體有知識則失之矣無技能則得赤子之體一有技能則失之矣無分別愛憎則得赤子之體一有分別愛憎則失之矣蓋無是無非者良知本來之體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必無知而自無不知無能而自無不能無分別而自有分別之條理流貫人情通達事變皆從無中發實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白沙云學以自然為宗其信然乎後儒謂必擴而充之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殊失其赤子之心矣 答問集云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到大人若說赤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且問天下之人誰人無心誰人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如不信則請偏觀天下之耳

天下之目誰人曾換過赤子之耳以為耳換過赤子之目以為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說心卻說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目而徒指後來耳之所聽目之所視者也此豈善說耳目者哉噫耳目且然二無異矣萬松會語云赤子無智巧無技能無算計純一無偽清靜本然所謂重蒙也得其所養復其清靜之體不以作為害之是謂聖功大人通達萬變惟在不失此而已非能有所加也後世蒙養之義不明以蒙為昏昧暗塞務開其知識益其才能以此為通達萬變是鑿混泥之竅反以害之也吾人學不足以入聖只是不能蒙知識反為良知之害才能反為良能之害若能去其所以害之者復還本來清靜之體聖功自成大人之學在是矣 東廓先生集或曰古之稱大人德合天地明合日月而赤子云者將不待殫盡于外乎曰吾聞之千尋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茅謂膚寸無所益與則何以至於千尋謂有所益與則膚寸之內將何以益之故善學者養於靈根開然內充而自榮不善學者增飾於枝葉的然外暴而日悴茲古今學術異同之脉絡也曰顧聞古者不失之功曰帝降純粹知愛知敬不待師資不藉經傳而天機洞然故曰萬物皆備言全生也故終身之慕以為大舜冰淵而知先可以為曾子 初問云赤子之心是精金足色情竇一開銅撓銅和矣 赤子之心全是不親不聞無聲無臭之本體雖知覺已露而一毫

他物不曾換入大人保養此心仍前完好不鑿於情實不溺於慾悔不虧損於容威容形之靈賊宛然一技提之初光光潔潔定定靜靜雖曰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卻是皆從此出即赤子之心靈光發見浩無邊際云耳未嘗有外於赤子之心也此心是知能根本大人無不知能是從此根本上發出枝葉花果來 海蟲編云赤子之心無分別無取舍所謂第一念也大人事業只用第一念有餘裕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然熾然分別取舍亦未嘗失赤子之心又當知有這箇道理 疑問云赤子之心全是無欲與天同體人一有欲便失了赤子之心其人便卑小狹隘了大人廣大高明心胷同宇宙事業貫古今總只是無欲完得此心之本體不曾於本體上加得毫毫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 明道遺書云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事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當大事 尹和靖云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不能言矣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講錄云養生送死都是大事此處非今以養生為輕但以常變較之送死為尤大也蓋養生者事勢從容今雖失而後可補送死事勢倉卒後雖悔而不可追矣 送死固要慎重然或生不能養而徒死之送亦何益

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三者其盡之乎

君子深造之以道

大全朱子曰道是進為之方此是趙岐之說蓋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以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即是造道之方法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者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若淺則易竭矣取之左右逢其原蓋事、物、皆植著這本來底道理如質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源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

讀書錄

卷之三十

隨箇只在自淨上緣自得則下面自然如此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暮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有冥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允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允得而自然得之將有不禦者矣未得之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便遠自卷悉而不去也朱子語類或問道者進為之方如何曰此句未甚安卻只是循道以進耳道自在上草廬自得齋記云先儒嘗愛杜元凱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飲之使自趨

之若江海之沒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斯言殆有合於孟子自得之旨外冰之然自得者言其效驗而未嘗言其功力也非不言其功力也未易言也故但曰以道而已以道者循其路徑以漸而進也竹堂會語云惟深造始能自得居有未安則動危實有未深則機

淺在右未逢其源則即踈皆非所謂自得也宛陵切瑛云孟子七篇談仁義其入手要領只在生幾不息處識取本來從此充養則暢達於天下惟深造以道一章卻是從功夫磨煉心器憤懣悟入涵養深固造詣精微有淵泉時出之意明儒經翼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學做得的求自得而已自得之學居安則動不危資深則機不

讀書錄

卷之三十

露左右逢源則應不窮見在流行隨處平滿天機常活無有刺欠無有安排超乎天地之外主于千聖之表羚羊掛角無迹可尋此是出世間大豪傑作用如此方是享用大世界方不落小家相方為自信也王口義云深造者窮源之學源頭自來故君子但知務其道而不死於得學問到自得的地位則居安資深逢源自與襲取者不同君子知襲取之無益故深造死以道而聽其自得也學至逢源則造之深矣初問云深造是進進不已以道、字是天命人心之正原具於我者從吾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求之也若只說進為之方則深造以道處是何所主此語落空矣孟子謂君子深造不以其他而以其道欲其自得乎道

也道即性也性者人人自有也故欲其自得乎此勉循、還其自有故謂之曰自得自得云者有從容極泳不假正助力到功深自然泱洽之意在其中如勿忘勿助而氣自充是也惟其自得則居之安不至遺忘不至抗拒此理從心得之所謂心得之學何等安固居者理之所存處也資深是配精處左右逢源是時出不窮學者到自得則心即理、即心通一無二根抵牢固源深而流長其妙相因有不容言者矣此等妙處以為不在身心以外用功不由強探力索處所得所以有此自然之妙若此道原不在我或勉強助長而得之豈能若此君子所以必有事於心學而欲其自得焉乃有本之學也 淮海近語曰古安資深

學錄

卷之三十

子

博學而詳說之

小荀子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何而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時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一日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 朱子語類云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時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是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

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為約 大全朱子曰約自博中來

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其時不

去楊子雲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

他 程子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便是

約 明儒經翼云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

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也 陽明 淮海近語云

約者本也反字是反本之反博學詳說一言以蔽之只是

反說約耳 初問云理無內外盈天地間散殊者即統於

吾心者也若未曾及而還之融會到心來尚是紛紛在外

殊見其條件之多故博學於文而詳說之如此用功者何

也時以反而還之使融會通於至簡至約耳反復也還也

學錄

卷之三十

子

講錄云至約之地是心、一而已矣故謂之約 博學而

詳說是博學時詳說其所學之理也反說約粘詳說邊較

重、問博學詳說分明是實於聞見論說也奈何為心性

之學辭以專說致良知口致良知者何曾離聞見而廢論

說但其從事於聞見論說者正以致其心之良知而非若

後之徒事聞見論說以為學者也此處只看說約二字便

自了然矣 解醒編云孟子博學反約即孔顏之傳二說

字亦要玩味蓋為學者求道於多言而費也學則不能無

言學之博則不能不詳言其實就事而論則千萬言而不

足就理而論則一言而有餘矣說易至三百八十四爻而

所說者一時也說書至虞夏殷商而所說者一中也說詩

至三百而所說者一無邪也說禮至三千而所說者一敬也其實外之有五經而合之則所說者一理也至於說約則雖無言可矣石渠意見於禮云注謂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意見以為反說約蓋謂反覆詳說以求其要約而行之也丹鉛總錄云或問反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度乎曰不可許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人止誦詩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萬照者也若塗閉其七竅折墮其四支曰吾能存心有是理乎

以善服人者

大金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葉子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道之牛羊又使人性為之耕是也南軒張氏曰先王樂與人為善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者之所為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人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王霸之分了然矣羅念菴曰夫以善服人與養人者何所分別哉自以為善即所謂服人善與人同即所謂養人孟子則曰以善服人何以未有

能服人者也有服人之心非誠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不動不服也人且不服而況於天下乎以善養人何以能服天下也有養人之心誠也誠能動物也動斯服也天下且服而况於人乎所謂服者心服之也非面服也何謂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上下一心也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千萬人之心服千萬人歸之也於王也何有不心服則力服矣力服者焉得人人而力服是以未有能王者也原旨云此以善服人是把個善去服人這善原不是自家有的所以人不服然以善服人亦間有服只是不心服如齊桓晉文假仁假義當時雖素楚之強亦不敢與之相抗豈是不服然謂之心服則未也由此看來以善服人

論善

卷之十

五

言無實不祥

黃石公三春曰陽養者殃及三代蔽賢者司當其害達賢

義經

卷之五十四

11/11/11

1

海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舍其所以而

著

少經

卷之三十

11

禽獸未必無人心
荀子曰
火有熯而無生草木有生

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而生有知亦且有義故
寢為天下貴也。論衡曰：保靈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
人為貴，其誠知也。今開閤晦塞，狗欲忘理，與三百保靈
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譚子化書云：夫禽獸之
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
生之情，鳥反哺仁也，魚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
也，唯不丹接信也。既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
有也。大全朱子曰：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
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
子相愛，雄雉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
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

義理第一卷之二十四

二十九

年這些了，所以謂之幾希。饑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
同者，有親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
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
莊渠魏氏曰：人物之性皆出于天地，何故人得其全，物得
其偏？蓋天地之氣，其清渾為物，偏而不備，塞而不通，健順
五常之德，不復能全，但隨形氣所及而自為一理。飛者于
空，潛者於水，蠢動自蠕，草木何知，亦各自為榮悴，不相假
借，凌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踴虞之仁，神羊
之義，乃其性處有這一路子，開故只具得這些子，即此一
些子，亦便是理。鳥之有鳳，獸之有麒麟，之有龍介之有龜，
皆天地間氣所出，畢竟是清渾中精英，故終與人不相似。

也。人稟二五精英之氣，故能具得許多道理，與天地同然。
惟聖人陰陽合德，純粹至善，其性無不全，自大賢以下，精
英中不能無有清渾這箇性，便被遮蔽，隔了各隨其所得，查
渾之多寡，以為等差，而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畢竟性無不
同，直須查渾渾化，可以復性之本體矣。答問集云：竊謂
此章歷論群聖其意，主在憂勤惕勵，然憂勤惕勵生于覺
悟，警醒此覺字乃人之異於禽獸處也。蓋天命流行，物與
無妄，萬民萬物並育于霄壤之中，其靈性生，渾然一體
而無二樣，然其性雖同一生，其生雖同一靈，妙皆知不
待慮，能不待學，總自造化窟中順便而獲，從古至今流行
而了無停機，直達而了無轉識也。惟是人在萬物之中，其

義理第一卷之二十四

三十

靈明稟得尤多，而聖生吾人之內，其神明尤為獨至，故其
覺悟獨超群，先得百姓日用不知，較之物類，其頑猶堪
呼喚而提命之也。此則天地間人物一個大限，而君子小
人或有或去，猶似更有憑據也。初問云：此理附在氣中，
未嘗相離也。人物之所以能生，只是此氣，氣有清濁，得氣
之清者，此理瑩然在中，舜生知安行，只為氣清，纖毫無所
染著，無所障蔽，得氣之濁者，則昏沉迷溺，此理幾於隱矣。
禽獸則得其最濁，故理微矣。然究竟此理亦未嘗不在，如
豺狼之毒，到乳哺得食時，莫不相惜，細觀之物，皆有近
理。處則此理與人所稟一般，特分數寡少為氣質局定耳。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吾人從相摩相盪中出來，最難得

其至清者所以氣質不齊吾人便當以力勝之所以有箇變化氣質之學斯須不謹便同禽獸可不畏歟 黃氏曰抄或疑上文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而繼以舜言之人物皆天之賦明於庶物則知自異於物矣應上文人異禽獸幾希之言人皆為物之靈察於人倫則又知自異於衆人矣應上文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之言也既明於庶物又察於人倫此其所以能由仁義行也 朱子語類云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 大全張子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以為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耳 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與為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身與裡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為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猶為未盡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 西山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矣 淮海近語云幾希之理在事則為物理在身則為人倫在道則為仁義曰明曰察曰由只是精一執中由仁義行即在明察處由而行之非有二事 致知議畧曰夫明倫察物由仁義行方是性體自然之覺非以明察為格物之功也如以明察為格物之功是行仁義而襲焉

者矣 物問云察比明更較細人倫處條理節目最多故謂之經綸大經如絲然也舜之察者絲毫處皆明白所謂文理密察 由仁義行二句是一正一反舜在物理人倫處由仁行而非行仁由義行而非行義也舜不必安排打點行處便是仁義故謂之由由者油油然無意況也若行仁義者是知仁義之美而用意行之便須安排此勉然之學舜不待存而自無不存也行仁義者存之也此處安勉別矣 弁州集云天下之達道五倫盡之矣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物即倫之散殊者也博審慎明聖人寧一照而已矣 卓吾李氏曰穿衣喫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喫飯無倫物矣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 此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學者只宜於倫物上識真空不當於倫物上辨倫物故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於倫物上加明察則可以達本而識真源否則只在倫物上計較忖度終無自得之日矣支離易簡之辨正在于此明察得真空則為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為行仁義入于支離而不自覺矣 口義云由仁義行亦只是人倫庶物上各盡其理而已 海巖編裝公休曰庶物入倫百姓日用獨舜能明能察耳由仁義行如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即此文亦曰隨順天性行仁義便境入思勉墮於情識非從心矣非隨順矣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後周公諒亦知其未廣矣故日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
無方為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敦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
乂伊尹萊朱至賢傳說諸大臣非以親舊以其賢也蓋主
於立賢則惟德是視主於親親則且妨賢路矣信矣立賢
無方為不易之中道而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又通論
之秦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苗裔裨
嬖至秦用密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又踵
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狼蠶護皆據顯位謂之華
敗齊吳南之并韶北之侯景亦慣族姓之下而至於作亂
某在江南求娶於王謝不得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
奴隸其凶悍出於天性致亂亦有由矣然則湯之立賢無
方豈非萬世君人相國之第一義乎 宋史王淮傳上加
訪問誰以解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
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丁蔡襄乎
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 前漢書
武帝詔曰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惜怛 大
全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朱子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而
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降也
此以如為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 孟子則曰文
王何以視民如傷也如傷已也人已一體者也書曰病
乃身視人猶已之心也何以望道而未之見也如未見也
道體無窮語曰有若無實若虛也聖不自聖之心也如傷

未見皆文王之心學。明儒經翼曰：明道之為今也，扁視民如傷，四字於庭，每曰：顯常規，此四字文王盡道之理也。而孟子之稱之亦惟此而已。只此便是堯舜氣象。或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曰：道不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益明道無可見也。妄為之見也。蓋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夫言欲者，不可以為醉見食者，不可以為飽。故欲求其醉飽，則盡飲食之欲求其真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覩也。已斯真觀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程氏外書云：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道，太平而未得見也。武王不泄通，不忘遠者，謂遠通之人之事也。老泉重遠論曰：武王不泄通，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為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為之奔棹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賊，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通，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為

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朱子語類云：因論泄通，忘遠，老蘇說：非曰聖人心如網，上米潯，切浦微，一時皆到，無有遠近。通義仁山金氏曰：狎字訓泄，與幾字同。然作洩訓亦可。蓋泄者有餘溢漏之意。謂武王不以在通而溢，不以在遠而遺。大全朱子曰：泄通忘遠，此通人典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畧之意。存疑曰：侍御僕從之在左右人之通也。賢人在側陋及親賢在藩屏之外人之遠也。日用食息起居事之通也。生民休戚國家利害在千里之外，數年之後，事人遠也。德威仁至，絕承不此分貼。大全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未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意，發明至矣。講錄云：腹庵子以四事作上四條之事，思不允然。此四條何足盡三王之事而公之欲兼行者亦豈止於此哉？三王本是四個人，事是四個人的事，故謂之四事。而上四條亦在其中了。其有不合者，時勢不同，或宜於古而不宜於今，或宜於彼而不宜於此也。然事雖不合而理則相同，故公仰思其理，夜以繼日，幸得其理，便坐以待旦。之所行者是即時勢之宜而變通以行之也。不是行其已然之事，此正公善學三王處。原直云

易乾之九二實居三百八十四爻人道之首而其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可見天下道理無一息不運聖人之心亦無一息不運若少有間隔即與天地之心不相似矣自古聖賢皆在兢兢業業上安身立命今人學聖賢而未至只是憂勤惕勵之心不篤耳禹湯文三聖皆指一事惟武王則言不泄不忘周公則言繼日待旦皆不指一事者武王之所遵尤不易於三聖而周公事幼冲之君當攝政之任又值殷頑未化之時又欲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止遭際甚艱其責任甚重故雖德不讓於四聖而其勞心焦思斟酌損益尤有甚於四聖也已其有不合者與幸而得之當活看孟子生於百世之下何由知周公

心上有善不合有其得處所謂不合亦不必在四事之中亦不必在四事之外蓋孟子只言周公之心如此若周公之在當時則自有斟酌損益其在後人誠不待而仰窺之也

楊子危言云孟子此章專贊周公事業之威非贊三王也蓋言周公欲兼三王之事以相天子然禹之大功在治水周公時無水可治則法禹之惡旨酒好善言也湯之大功在伐桀周公則無桀可伐則法其執中立賢也文王至德身以事殷合無殷可事則法其愛民求道也武王之大業在伐紂放民今紂已伐矣則法其不泄通不怠遠以廣中成之大業立太平之基可也蓋三王之治功為君道之極所以立後世之相天下者之標準也

○王肯之述炮而詩亡

陳潛室木鐘集云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無譽樂章或此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韻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孫奕示見編云文中子曰小雅廢春秋作一言詩亡一言雅廢何也自平王衰微之詩降為國風則天下無復有雅而春秋始於平王矣按平王之孫桓王免矣刺桓王失信曾孫莊王丘中有蘇刺莊王不明二詩皆見王國風則是王者之雅亡而春秋作王通之言良以此夫

釋編伍文定公曰則卿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之也春秋始隱公適齊雅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下謂不照春秋作平復解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於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更刺之詩亡而雅之舊作矣非有定義也

困學紀聞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秦難降為國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齊雅亡之後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所賦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矣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滅也無衣之詩待天子命然後安則策筆之惡猶有懼也更蘇宋晉秦之霸未

左氏傳三十卷
又據其同說曰
國語二十卷
春秋左氏傳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無詩札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集有頌而周益哀變風終
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
無人矣春秋所為作歟 參元漫語曰詩亡於後春秋作
人心和平之氣不得其養故淫哇靡靡之風出故曰詩亡
孔子刪而正之追其病源蓋以是非誠偽之失真故作春
秋以辯誠偽若指雅頌為風則東山破斧亦可謂詩亡乎
漢唐以來詩人頗多况先秦則國未嘗絕響則子何云刪
後錄詩蓋未覺其出之不以和平終是有我故也 焦弱
後曰解者謂秦離降為國風雅體製不同若今詩所謂選
也律也歌與曲也試實秦離於二雅之中聲果同乎倘以
平王政教不行降雅為風則正月之篇曰赫赫宗廟褒姒
威之曰幽王以後詩也及列於雅何哉故其聲風也即二
南亦秦之風其聲雅也即正月之篇之雅政不以此為升
降也 王金華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
也凡言詩風雅頌皆在其中非獨雅也竊意王制有曰天
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柱鼓瑟之
舟移王為徐方之馭而巡守絕迹諸侯莫復有陳詩之事
哉東遷以後之詩無僅樂工之所傳誦者而已至夫子時
傳誦者又不可得蓋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
因象史以傳載列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
其春秋依異而用則同知春秋者亦莫深乎孟子 詩廢
云此言王若不復巡狩其跡已息而列國所陳之詩不復

有矣詩亡則無所勸懲是以春秋不容於不作或以為雅
亡者非也風雅出于人口豈能亡哉 瑞桂堂叢錄云平
王東遷而雅亡齊桓霸而王風亡楚莊霸而諸國之風皆
亡讀隱公之春秋見王迹熄而天下為五霸也讀定哀之
春秋見霸迹熄而天下為戰國也呂東萊云春秋之時堯
舜禹湯文武之澤幾絕而僅存戰國秦漢之風方生而未
艾此正是世交接頭處 中玄問辨錄云王者之迹即所
謂天子之事也西周成時札樂征伐自天子出凡其政教
號令布諸天下者皆王迹也迨平王東遷之後衰微已甚
政教號令不復行於天下而王迹息矣朝會札廢天子宴
樂之樂諸侯陳誠之辭皆不復聞而雅亡矣無詩是無王
政也無王政亂賊所由起也是故孔子俱作春秋春秋天
子之事也所以續王之迹使既熄而復章也今夜隱公元
年為平王四十九年足王迹熄時也而春秋始焉則可知
矣其事則齊桓晉文者何曰列國之事春秋皆記之桓文
為成故以桓文言耳曰其文則史者何曰春秋魯史之曰
名也孔子因而筆削之所謂述而不作者也名即其舊文
即其舊其為非孔氏之書可知也且史也若紀實之書也
而乃謂之夏冠周月可謂實乎而乃降人之侯與之以子
可謂實乎故觀於其文則史之說則凡事非其實而強為
之說者皆非聖人之本旨也曰其義其止竊取之矣其義
謂何曰明天子之事以續王者之迹舉札樂征伐之柄而

前漢書云聖人
四書史而傳之
秋不以春秋而
廢春秋之義
則春秋之義
則春秋之義

歸隱之合乎此者則是則有褒非乎此者則非則有貶使
亂臣賊子有所畏而不放肆焉則其義也 春秋正義
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晉楚之人其言皆謂國史為春秋
不言衆與憐然則晉楚私立別號舉其本名實遠云
周禮蓋在衆史法嚴備故孔子因而修之 通義白雲許
氏曰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衆之春秋其所紀
載非周之曲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
同爾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文以明義而非盡書其史之
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得 文衡劉永之
曰方是時各國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趙
寧之執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
弑逆也太史虎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
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况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
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春秋其屬辭比事可
以為訓要過於衆史具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
書之迹莫過於衆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之以寓
其傷周之志 其知者曰非不得已也其不知者曰是匹
夫也而暴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特在是
罪我者特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爾夫豈曰改周制寓王
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
衆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之而明亂逆由之而彰可也
謂損益乎衆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 初問云孔子言

今之在傳其也
何以謂之春秋
以明其義也

竊取只是謙詞猶云竊比老彭亦不是位不在而道在之
意也若以位不在為竊取則孔子亦歎然矣明知在戎犯
非其分矣夫子之意不然 論衡曰孔子得史記以作春
秋及其主義創舊義與舊誅不復因史記者思自出於
胸中也 原奇云孟子此章之論其得春秋大旨後儒紛
紛之言未有能及此者蓋春秋有魯史之春秋有孔子之
春秋魯史之春秋仍其舊文而書之者也孔子之春秋則
載其聖心而書之者也如天王使宰夫來求車魯史之春
秋也直書之者也如春王正月孔子之春秋也特書之者
也觀其為史只與晉楚齊魯傳記一般而其為義則孔子云
竊取之則知此二者是讀春秋之要也胡安國傳春秋尚
不知此而不知孟子已先道之矣孟子七篇之書真得聖
門之正統者也

君子之澤

新安文獻志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先聖後賢之澤
雖千萬世不斬可也 中玄問辨錄問注云澤謂流風餘
韻也然歟曰齊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與起也
夫流風餘韻安得五世斬乎且孟子專為孔子言孔子之
澤萬世如一日不直流風餘韻而小人直道其耳又何流
風餘韻之有曰伊川云善惡皆及後世也然歟曰善及後
世謂澤可也惡何以言澤且又何以五世斬乎曰呂氏云
此自其子孫言也是故雖有善者繼之至五世必衰或生

卷之五十四

四十五

誅維禿

卷之三十四

四十四

9 -

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燕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耳 王荊公曰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焉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履於義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弗思而已矣 石渠意見補缺云不必如朱傳說只說可以取取之可以無取取傷惠可以與與之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死之可以無死死傷勇如此說理自明人亦易曉

逢蒙學射於羿

原旨云此章見取友之端則雖其所私淑者猶可以必其能死已取友不端則雖其所親炙者猶不能必其不害已則曰不敢不敢其不忍之心合而後君臣師友之義全二程類語曰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當權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虐殺四矢乎 合璧事類云公義私恩通不兩全則如何以道推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歸厥戮趙宣子之人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去鍼獲矢是也夫公義私恩不兩全猶當以道推其輕重奈何無故而殺之哉雖然逢蒙為羿孟子以為是亦弄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存敏中亦不得為無罪

也

西子蒙不潔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麗俊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餅首則見之者弃之而走更之以輕紕阿陽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甚矣世之人以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初問云西子蒙不潔惡人齊戒沐浴俱是倏忽間的事少改其常也一則便取惡人之一目更訂事上帝人不可以物累自污不知浣濯之功耶孟子喚醒人此語最切齊戒沐浴蕩滌污穢也學者澡身浴德須要斬釘截鐵下手肅自懲創儆然自新如別換一番模樣不要悠悠蕩蕩一緊二慢做工夫須從夜氣時有憂勤惕厲之心起首惟恐入於禽獸始得 疑問云美人一蒙不潔則衆皆掩鼻惡人一自洗濯則上帝居歆此不屑不潔齊戒神明之心不可一息忘也非喪善自新之說 明儒經翼一友嘆平日多過錢氏曰只要立得真一念一念真呼便是超凡入聖矣已往過失不須更掛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惡人是平日為惡之人肯一念肅戒盡格前非便與上帝心通矣此念原無前後一是一非一非即非計前論後總非當下得手功夫 東軒筆錄歐陽文忠公贈吳孝宗詩云子路初來時冠難佩假豚斷蛟射白黿復平為名臣子既悔其往人誰禦其新醜夫事上帝孟子豈不云

天下之言性也

孟子曰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 二程頤曰
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陽
其性也故者以利為本故是本如此也然不利便害性利
只是順天下只是一箇利 又云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為
智或入於巧偽而老莊之徒遂欲齊智是豈性之罪也哉
善乎孟子之言明惡於知者為其害也 大全朱子曰性
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性則隱羞惡之類卻是已發見者乃
可得而言此即性之故也只看這箇便見得性若四端則
無不利利若殘忍之非仁無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害惡
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 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
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是順也若激之在山是不順
其性而以人為之也惟智者是知此理不假人為順之而
已 朱子語類云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猶云所為
也言九人說性只說到性之故蓋故卻以利為本利順者
從道理上順發出來是也是所謂善也若不利順則是鑿
故下而以兩行水言之苟求其故此故與則故卻同故猶
所以然之意 孫奕示兒編云此孟子以水喻性乃指其
迹以示人也故者即故道也有迹可見者也利猶順也謂
自然之勢也勢有二自然與使然也水有不下此自然
也過額在山其勢則然也此使然也今之所謂性如禹之
行水亦因其故道而導之未嘗有一毫之矯造可以無損

流之害也

石渠意見補缺云注謂故者已然之迹乎猶
順也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如此則天下之
人皆知性之理意見以為恐不然蓋言天下人之言性只
說已然之迹便是性而已矣更無餘辭然人之已然之跡
有善有惡而不知順理而善者為性之本不順理而惡者
非性之本故孟子言故者以利為本 講錄云孟子見人
之小智者多務穿鑿其原在不識性故此章有言性之自
然以言人當順其自然末言順其自然之不難也 故宇
猶云故物即原舊之本體也天下之言性者須從故物本
體上論這故物的本體只是箇順利若後以人為的私智
便是逆了便不是本體而不可言性矣利是順順對逆者
順者自然而然逆者穿鑿而然晦庵以利為善對惡去看
恐非此處之本旨聖賢說話各有所以為此處為智者而發
是說性之本利而不鑿也不是弄性之本善而無惡也解
醒編云天下之言性一節是孟子示人以性之本原也故
即中庸溫故之故人性所固有之故物也何以明之下文
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東天之故者不在七
政綱布之後而在一元運行之初論性之故者不在人事
應感之後而在上天賦與之初此即孔子所謂繼善成性
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也故者以利為本言性之本善也
益水性子人為之後則有所矯揉造作求性於天賦之初
則思慮不生作為不搜惟見其自然而然而耳是故本利而

一有不利則不得謂之故亦不得謂之性矣 大全朱子曰
曰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 雲峯胡氏曰孟子本
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猶
言水而先言水之原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
然鑿者人為之使然言性而必先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
言智而深惡夫人為之使然者也 潛虛曰神禹濬川行
其自無不為鑿也 原旨云禹之治水濬鑿之功則由下
以及上故始於黃克以治河濟之下沉次及青楊以治江
淮之下流下流既殺軒治其上故次於豫次梁而雍地
辰禹水患最少施功獨後此濬鑿之序也其疏導之功則
自上而達下故禹貢言導山若四導水者九皆自西北極
於東南順其就下之勢自源祖委而無難遏之患此疏導
之序也皆行其所無事者也今之海內有難隄而無禹隄
可見禹只是疏濬鯀只是壅遏所以不同若今天下之治
水者亦只是有隄防壅遏而已吾未見其能治水也 楊
龜山曰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筆乘曰舜
之無為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為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
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
為斯夫之遠矣 孟子測曰行其所無事何以為大智也
因理之自然而行之無絲毫之人力物各付物而戒無與
焉也無所與者無事也天之理也 杓問云智者知之明
而處之當善處事的人方謂之智行其所無事者因其勢而

利導之隨處付物戒無所事也為惟任其天真於心體之
神明靈覺處不曾著一毫意思所以絕無障蔽故其智為
神明而治水遂成神功謂之神禹蓋智在吾心原自廣大
圓通洪洞說即貫千古而一息照萬類而森如最神最妙
只為以意見操入增了一小人意便虧了一小天真所以
障蔽處多本然之智反狹小了故其用不神若所謂智者
皆如禹則本然之智完完全全神明出矣豈不偉哉 解
醒編云智即性之明覺也行其所無事者以有為為應迹
以明覺為自然也性本至靜而實未嘗不通於事事雖紛
紜而實皆統括于性中惟以吾性至一之理處天下不一
之事事當如此吾便知其當如此以應之非有心於如此
也事當如彼便知其當如彼以應之非有心於如彼也感
遇無窮而靈覺有定此之謂視有事若無事也此之謂自
然之知而非推測之知也 呂氏春秋曰夫審天者察列
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 前漢
書天文志云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遠停冬陽
氣至炭印而鐵位夏陰氣至炭位而鐵印以此俟二至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此又以天度申言故字之意首一節
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
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經歲久日南至之時刻亦可
坐而推致以得之矣 又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
以甲子為曆元蓋以建寅月為歲首美之則是癸亥歲十

一月以建子月為一歲之最初筭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
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 通考趙氏惠曰以建子為
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曰反至若
建寅為正者則以平旦為朔 仁山金氏曰堯冬至日在
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
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
推後所差之率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筭得本
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
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 朱子曰此章其初只是性
上說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
已如荀言性惡楊言性善思混此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能
以利為本而然也故字即下文苟求其故之故推所家自
今日推美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
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繩度少有差錯久
久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
如此皆鑿之謂也 蒲田王氏曰千歲之日至謂冬至之
日也建寅之日至謂夏至之日也至極也夏至者日之長
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
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
簡端錄云天開於子天之元也日月星辰皆天也有不起
於子乎是故歲月日時皆在甲子七曜于是乎同垣是為
曆元曆之元非天之元也上而訴乎天之初開亦可得而

推之故雖謂天之元也亦宜 二谷南畝集云五緯之故
可知也其遲速附月不附日不可知也 蘇文忠公集云
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
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易
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
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盡其數以極其變
原旨云天無體以日月星辰為體星辰之位舍不可名
以日月之經度為名故日月皆有至獨言日至者以日能
周天也日至者日所至猶曆書所稱南至北至是也造曆
者每歲以日至之日為歲始傳所謂履端於始序則不惑
是也又凡推至上元太初之時歲月日時皆甲子以為曆
元則七曜之行皆會於牽牛之次無復盈縮餘今曆書所
稱合璧連珠是也 天之故天之利也日月星辰之自然
者也凌曆開食非故之利者也今之人以惡逆論性猶以
凌曆開食之故而語日月星辰也則論性之必當言故論
故之必當言利也並明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
孝廉決疑要註云禮臣喪其父母則赴于君君弔之 孝
殖解云禮朝廷二句實指朝廷之禮言非謂卿大夫以君
命往弔故言朝廷也蓋卿大夫位階各有定分在朝廷如
此在出弔亦宜如此不可踰越若越位而與右師言則失
朝廷之禮矣 初問云我欲行朝廷之禮是孟子借簡大

題目壓倒他其實遠小人之意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

大全問我本有此仁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朱子曰非也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慶源輔氏曰以仁存心而不忘知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雙峯饒氏曰以是存於心添於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戒之心安頓在仁上即是居天下

蘇軾

卷之三

孟子

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孟子則曰君子所以異於人何謂以其存心也心也者人之神明與人物天地一者也心者衆人之所同存心者君子之所獨故聖人之學存心焉盡之矣何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也仁禮豈有二乎豈有迹乎其理一也存之而愛心生焉仁也存之而敬心生焉禮也故心一也在仁為仁在禮為禮非有二也發而後仁禮之迹可見也何謂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也所謂發而後仁義之迹可見者此也愛人者何以人恒愛之也敬人者何以人恒敬之也人同此心同此理也是以如彼其恒也書曰若有恒性是也口義云存心即君子存之之存謂不失此心而已舜之為法傳世只

是不失此心君子存心必欲如舜故有終身之憂如此存心則無不盡其心者矣故無患於橫逆 郝子知言云愛人者人恒愛敬人者人恒敬君子豈先施而望報哉必如是而後萬物與我一體耳愛人不親反仁禮人不答反敬君子豈望報而計施哉必如是而後我與萬物一體耳但人已立達克舜病諸天地之大人猶憾焉故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此之不能不可以盡責之君子此之不要則非仁人之用心矣 初問云直到三自反方是存心自反非在存心之後也 大全雙峯饒氏曰集注云強暴不順理順理是順箇文理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箇文理新安陳氏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

蘇軾

卷之三

孟子

心即忠也 士翼云人當平居亦知自反而不責人一旦聞謗譏之入怒激氣涌忘其舊志肆其新忿必求報復而後已故曰學至於不責人盡失蓋功深而心平識定而量宏譬之千仞之淵豈石所能激而鳴乎 尚友軒庵言曰 吳人禽獸語欠澆惡然自反而忠人如何揣量得過便無有責人之時只是自反一反便消 羅近溪曰將於禽獸何難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鄭申甫曰羅近溪解禽獸何難句得君子自反之心但語意亦要補得此亦吳人也已矣二句有矜其入於禽獸之意既而曰就是禽獸然亦可以誠意感

禹稷當平世

王荊公曰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四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四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為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為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 講錄云道者事理之當然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任此事便為此事之理在彼事又為彼事之理若不同者然此事之理理也彼事之理亦理也其為理一也譬之甘辛苦鹹不同其為味一也青黃赤白不同其為色一也禹稷之救民顏子之脩己事雖不同其理則一而已矣 孟子則曰禹稷顏子何以易地則皆然也地也者

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為中 質言云此章語意全是推尊顏子可同禹稷正見其涵養之大雖在陋巷便有濟世澤民的胸襟本領非獨區區一守道窮儒已也孟子自負到此所以許之後面子思曾子同道亦重子思遠說見其非輕已徇人意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大金朱子曰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據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遽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章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必若孟子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通義仁山金氏曰按上交通國皆稱不孝則章子已為衆所棄故孟子矜其意陳仲子則為衆所慕故孟子辨其非 朱子語類云看得匡章想是箇拗強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為人耳先生甚然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 李野江集云昔申生不行而死君子不以為孝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軻禮貌之以情恕也 筆乘云章子之為言亦可哀矣而孟子謂之子父責善而不遇也者豈嘗傷其父母之反目而號泣以諫之與抑欲其母之不終弃也而

集宋陳元幹撰
與西晉書上
卷之九
論之長短

以禮葬斬之父歟夫以章子念母之心感王之命而竟不
敢起之焉哉之下彼誠知父之重也世俗不察乃彼之不
孝之名學者當從俗論耶抑從孟子耶 曾子曰孝子之
諫達善而不敗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

曾子居武城

初問云曾子遠害于思死難同一無私心當生當死曰昔
而已曾思無私正是同慶 南軒曰曾子以師道自居則
冠至而去之冠退則反在師之義富然也子思既以委質
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
之義富然也 講錄云曾子于思事不同而道同即前焉
視顏子同道之說總是一理而已矣父兄字根師字來既
是師今便尊了故云父兄微字根臣字來既是臣今便卑
了故云微惟其父兄也則父兄無死子弟之理此曾子之
去所以為理之富然也惟其微也則微者有死君上之理
此子思之不去所以為理之富然也理同矣非同道而何
哉

王使人嘲夫子

庄齋蔡氏曰問是今人窺其燕居獨處之時動靜語默之
間果與常人不同乎否其容貌則王必已見之矣 但知
堯舜與人同後堯舜無有與人異者矣此中意便是同
此性而能盡其性同此形而能踐其形者但尚引而不甚
發出則味反薄矣 講錄云聖固無異於人畢竟亦有異

廢程子云聖賢是於大同中有不同不能大同者乳常而
排理也不能不同者隨俗而習汚也知此則知聖賢之同
異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廢室者

包珩曰此章形容窮賤之態殊可賤惡然流俗滔滔務為
卑諂無所不至搔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
則憂愁窮愁志氣蕭然自視不勝其小既得則志意意滿
驕親戚傲閭里侈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憐而莫
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克五羞惡之心而齊吾則大
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末俗之箴砭也 初問云山君
子觀之此君子是與字間中得來齊得此心審得此幾其於
去就進退纖毫義利枉直處最分明動必由禮而浩然之
氣者孟子不見諸侯是也 富貴利達君子耻言之孟子
加一求字求字上面又加所以字見說到細微千態萬狀
不可盡言要安婦人也未嘗學問知義理者也不特羞之
而至於泣不特一人泣而至於相泣不特相泣而至於不
相泣者幾希男子所為却被婦人羞鄙詞嚴義正昭如日
星哉 講錄云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所以求三字包
得有少醜態在彼未履之容何施施也而求以山谷之
鷄工部之即何施施也而求以山莊之犬使其妻妾見之
而曰良人者大也雞也又下乞人一筆矣痛哭當何如耶
雖然哭之者妻妾猶妻妾也甚則以妻妾獻人名之以已

名而求常懷記懷若妻妾且不能保而哭之者亦無人矣
嗟哉嗟哉富貴利達乃何物也而令人喪心一至此哉

談經卷之三十四

談經卷之三十四

李

談經卷之三十五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吉育輯

同郡年友毛鳳起校

孟子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於田

黃氏曰抄云此篇言舜之孝親以及舜禹之有天下伊尹之相湯孔子之進退而終於辯百里之自驚皆發明聖賢之心述以釋世俗之疑議至若以賢駿亦允若就指為舜之父不得而子以堯舜其君民就指伊尹之要湯皆即世俗之說而精其義以堯之授舜為天以禹之相益為薦於天皆推義理之極而高其說此孟子因譏誘說之辭也使舜浚井之事晦庵以為不必明其有無蓋避啟之事蘇黃門極言其安睡庵謂三年喪畢還政嗣君而告婦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韓詩外傳曰往田號泣未盡命也反日休非之曰如以往田號泣未盡命也則舜之孝道匪天也其誰知之不號泣則吾恐舜之命不及於堯用蘇氏演義以云歷山有四一河中府二齊州歷陽縣三冀州四濮州此有舜之遺跡路史云歷山何止四哉信都之歷山樂史亦以為舜耕在是太原府縣北二十為舜城城有舜井有樞山上有堯舜二祠元和郡志謂是兩帝南巡所至國虞風土記曰舊說舜冀上虞

前漢書卷三
堯氏曰於者歷
舜之至也而
不中于舜也
是觀之子孫不
孝而父有不孝
亦皆得諸焉
曰舜耕於歷山
舜月長堤發

又記云耕於廬山而始寧則二縣界上雖所耕田山下多
 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樛故曰歷山 翠微考異以舜耕
 之所正在濮陽之廬山 琴操云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
 鳩與母俱飛相哺益以感恩因而作歌虞帝之迹操中為
 多學者不省 通義曰怨慕二字真得舜之心亦包盡一
 幸之意怨非怨親怨已之不得乎親也慕則念念不忘而
 思其親也 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
 父母以下言慕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旦父慈子孝理之
 常也何有于怨慕唯違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
 之故而自怨怨其在親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于親
 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 原
 旨云首節說怨慕二字二節却云然則舜怨乎揭出一個
 怨字孝子之心一段暗藏怨字竟後面三節四節五節皆
 申明慕字無不提怨字帝使其子九男一節是敘事是
 舜之迹天下之士悅之一節是從上節中抽出議論是舜
 之心與百里奚虞人也二節體製略同天下之士悅之一
 節是舉一身之所兼備者而言以明舜之心人少則慕父
 母一節是舉終身之所經歷者而言以明舜之孝皆以見
 其慕親之至也 講錄云舜當時不得親自怨以為有罪
 一心只思慕親必要得親而後已怨慕二字是此章之主
 然此處且莫說明是怨自家故萬章誤以為怨親 通義
 仁山金氏曰怨無情之貌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

而漢書云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相哺益以感恩因而作歌虞帝之迹操中為多學者不省 通義曰怨慕二字真得舜之心亦包盡一幸之意怨非怨親怨已之不得乎親也慕則念念不忘而思其親也 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旦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于怨慕唯違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怨其在親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于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 原旨云首節說怨慕二字二節却云然則舜怨乎揭出一個怨字孝子之心一段暗藏怨字竟後面三節四節五節皆申明慕字無不提怨字帝使其子九男一節是敘事是舜之迹天下之士悅之一節是從上節中抽出議論是舜之心與百里奚虞人也二節體製略同天下之士悅之一節是舉一身之所兼備者而言以明舜之心人少則慕父母一節是舉終身之所經歷者而言以明舜之孝皆以見其慕親之至也 講錄云舜當時不得親自怨以為有罪一心只思慕親必要得親而後已怨慕二字是此章之主然此處且莫說明是怨自家故萬章誤以為怨親 通義仁山金氏曰怨無情之貌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

即此節是清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此四句即是怨也蓋長息之意
 正謂舜往于田竭力以共子職是矣而號泣于昊天于父
 母此意則吾不知蓋謂何必如此號泣也孟子推公明高
 啓之之意則謂孝子之心却不如此怨然曰我但竭力耕
 田共為子職而已矣至若父母之不愛于我何如哉蓋自
 謂無罪而不後憂也此所謂怨也若孝子之心則不若是
 故下文推舜之為心舉天下之可樂者不足以為樂而惟
 以未得于父母之心為憂此所以號泣怨慕也揚子曰事
 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夫自知不足則何敢若是怨也
 此段其註恐于辭意有所未盡誠以此思之非惟而已矣
 何哉大意不疑而前後章皆照應明白徐鉉曰字書無怨
 字孟子本作念 中玄問辨錄問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
 曰成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夫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
 哉其說謂何曰我竭力耕田四句乃所謂怨也孝子之心
 為不若是云也語言之曰我只可竭力耕田共為子職如
 此而已矣乃父母不我愛我將奈何哉是以竭力耕田
 共為子職為已盡其在我無虧欠也是以父母之不我愛
 任之而已而不必其求愛也豈不是怨而無情乎故舜之
 號泣為怨慕必求我愛而後已不然則不可為人不可為
 子如窮人無所歸也 陳書曰幽王徙褒姒月為都城
 還河周年成邑 路史曰舜三徙成國小大說之秀
 士以從雄陶方田續牙伯陽東不訓秦不守靈浦不辟而

至 講錄云帝使其子九男一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
之天下之士又多就之帝又將胥天下而遺之凡此皆人
所不可必得者舜一旦兼有之可謂不寐然為不順於
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心不得以自達而身不得以自安此
所以號泣而不寐已也如窮人無所歸則容容之迫切甚
矣非知舜之深者焉能為此語乎 中玄問辨錄問帝使
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夫
堯都去歷山千餘里身之以女與之以牛羊倉廩可也而
百官乃皆空朝以去越千里而事舜于畝畝又謾蓋都
君咸戒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戈朕琴瑟朕二嫂使治
朕棲當是時堯為天子舜為之甥殺天子之甥固不畏天
子與牛羊倉廩堯之物也可逐分用之歟猶之可也二嫂
堯之二女也可逐使治棲歟象雖至凶止于殺舜而已而
遂以云云天子固不能治之歟於理有難通者其謂之何
曰諸君此者皆真可考有無不必論也書不云乎師錫帝
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
又格格帝曰戒其試哉女於時視厥刑於二女墮降二
女於鴻汭墮於虞如此而已矣諸說皆從此出有無不必
論也 講錄云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富貴好色人悅
是身外之物父母却是身所從出者外物何足以加之得
外物而父母不順此心亦何忍安然而享之乎 龜山集
曰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違也舜生三

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
父母為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言五十而慕蓋以此
也 大學衍義曰人知舜怨之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
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恩之切也五十始慕禮所謂不
致毀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聖人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
也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嘗若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
之慕 元史綱目行錄云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
孝 路史曰舜体仁孝之德盡事親之道五十而嬰兒慕
○詩云娶妻如之何
吹劬錄云文豹謂君即父也以天子降二女於匹夫豈必
聽命於其父母乎然一二年傳聞之事無稽之問也若
孔門則無此問答 牟子曰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
而娶以成大倫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 補
端錄云君重于父然有命而違父不若無命而從君故舜
娶不告父母 講錄云前二節是說舜處父子之變後二
節是說舜處兄弟之變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聖
人自是如此 問孟子嘗以舜不告為無後此處又以不
告為全男女之倫二說不同如何曰不廢男女之倫者正
為後嗣之故也 懋父母是見懋於父母然不告而娶父
母不允懋乎蓋告而不得娶則徒懋父母而倫終廢不告
而娶則父母雖懋而倫亦曲全矣 叩玄心語云不告而
娶不孝也告不得娶不慈也使告而不得娶是居已於孝

孟子子特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其有是哉 初問云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純是天親至愛不啻有一毫運億之私至仁也至誠也天理人倫之至也周公之過亦由乎此舜周處兄弟之間其一轍乎 族次漫說象憂亦憂云至愛鍾于心而不可解視象仍若孩提然未嘗不以知識也 講錄云校人欺子產與象欺舜不同魚既烹而食舍之無迹可見欺之誠是也欲殺兄而云愛兄其迹已露將誰欺乎但聖人之心只以天親為重故從前之事都不較計耳 君子二句重在可欺以其方難固以非其道是常說然則子產之信校人是可欺以其方也彼象以愛兄之道來亦欺之以其方者舜安得而不信乎 困學紀聞云日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索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歟 程正叔盆池養魚記云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備見其吟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吏顧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詳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或一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灣池魚尾不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如何哉思是魚之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死不可即魚乎魚乎細細密經吾不得禁之於彼

炮燔咀嚼吾得免爾于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者止魚而已乎曰作養魚記 ○象日以殺舜為事 稗編金履祥曰替叟之欲殺舜也象之欲殺兄也史記曰舜母死替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然替叟持出於愛憎而舜又委曲隨順何至欲殺之哉嘗考其情則虞氏自慕以下皆有國至替叟亦無違命則庶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欲殺之哉又替叟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竟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辯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於辯世俗傳訛之跡而在于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理人倫之至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辯矣 弁州劉記曰舜之誅四凶而封象也果何居曰得罪于天下弟無赦也得罪于己雖疎無誅也况親其弟乎書曰替叟亦允若象且化之矣謂聖人而備匹夫之却于弟也 王文成公象祠記云靈憐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

于今踐于有車而猶感于故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鳥而況於墮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尤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藝業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于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于舜也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綱維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匪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于其位澤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于天子蓋周官之制其始微于舜之封象歟原古書曰窳三苗此曰窳者實之也地即殺之也強則拘囚困窮之耳嘗以書之言為正按或云道州阜亭即有庫之地今廣西有象祠起即象之所封道州今屬湖廣疑非有庫也夫廣乃崑瘴之區瘴為天子豈不能置象於平陽蒲阪之一隅而乃置之於此耶豈象之惡必投之於此然後不得肆乎抑所謂封之者實放之耶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亦未必無意不知帝王于此等更有何說白虎通云海內之眾已盡澤使之不忍使親屬無短足之居一人使封之親親之義也又云受命不封子者父子手足無分離異財之義至昆弟皮休有分別故封之也以舜封弟象有瘴之野也後漢紀袁宏曰夫終朝之飯糟糠不飽壺飧之饋必集其鄰人

此曰窳者實之也地即殺之也強則拘囚困窮之耳嘗以書之言為正按或云道州阜亭即有庫之地今廣西有象祠起即象之所封道州今屬湖廣疑非有庫也夫廣乃崑瘴之區瘴為天子豈不能置象於平陽蒲阪之一隅而乃置之於此耶豈象之惡必投之於此然後不得肆乎抑所謂封之者實放之耶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亦未必無意不知帝王于此等更有何說白虎通云海內之眾已盡澤使之不忍使親屬無短足之居一人使封之親親之義也又云受命不封子者父子手足無分離異財之義至昆弟皮休有分別故封之也以舜封弟象有瘴之野也後漢紀袁宏曰夫終朝之飯糟糠不飽壺飧之饋必集其鄰人

者其所不足也貴為王侯富有國家修飾色之娛而忘其親戚者安有餘也故慶不足則登食竟莫不忘其鄰人安其有餘後約天廣樂必遺其親戚其勢然也故親戚之樂常在千富貴不在于貧賤其可知矣夫同陰以悲者然相應者一遇之惜也同生異處款然相忘者不接之患也故形神不接雖兄弟親戚可同之于胡越交以言色雖殊途之人猶有眷戀之心由斯觀之王侯貴人乘有餘之勢處不接之地而欲恩情舍暢六親和睦蓋以鮮矣古之聖人恨其如此故明儉素之道節謙恭之義使官者不極其欲貴者不憚其高里老且猶矜愛而況兄弟乎胡會以叙其儀燕享以篤其親聘問以通其意王帛以將其心故欲不

滿而和愛生情意交而恩義著也嗚呼有國有家者可不親乎後漢劉表諫表諱曰在公卒崇大睦之樂象終受有象之封願指棄百病追攝舊義講錄云仁人之待弟與待他人不同惟知親愛之而已苟一貴一賤便不渾以相親一貧一富便不足以為愛故親之必欲其貴愛之必欲其富渾封象于有庫使收其貢稅正以富之而愛之也使列于諸侯正以貴之而親之也親愛其弟如此而可以為未仁乎怨怒二字俱屬弟者弟嘗怨之而不藏其怒弟嘗怨之而不宿其怨若以屬仁人則是仁人又忍怨怒其弟矣朱子語類曰封之有庫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

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寤治之甚峻義
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于諸王為長枕大衾甚親愛
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 潛厯曰象封有庫食而弗
治食而弗治弗私以政也 通義仁山金八曰按古今地
氣盛衰不同又古者萬國各世其地帝舜欲封其弟無由
奪人近地以處之亦視九州間田以封之爾雅書曰舜葬
蒼梧象為之耕今舜陵固亦在道州九疑也又安知南巡
蒼梧非以政棲于有庫之事乎 番禺朱氏曰蓋首及此
章皆以順覆其衷者言之不得乎親而怨慕者孝之至弟
至不仁而誠信喜之者友之至此其不失乎常者也封之
有庫而富貴之常道之中雖有權而均云不失天理之常
也吾友樵公琬之言曰大舜之于象也誠信喜之則聖人
自然之天所以盡其愛之心也封之有庫則聖人處事
之法所以全其愛之之道也舜之處象者如此而周公之
處管蔡者不同其說則先儒之論俗矣 初問云舜處象
最厚惟孟子知之象當時一切政事皆使代之止是擁空
名便不得肆惡此亦是保全他况如此則然事權羈絆之
得以時常來朝其時常來朝者不但足徵其親親之情
亦以朝廷禮儀所在政事所在忠孝誠敬具見于此舜不
忍置象于不足計較之地欲藉此以盡薰陶之意耳非若
後世以術數待人也凡諸侯見君者必待朝貢之內須以
政事來見舜之于象不然不待常期拘拘以政事求見也

此是證常常而見二句
○咸丘蒙曰語示
趁間云舜側陋登庸終涉帝位後世就說他臣其君父此
異論所係不小孟子辨舜不臣堯只堯老而舜攝也一句
此句是據堯與朱見天下無二君舜嘗服堯之喪則堯在
時未嘗為天子却有臣堯之事及辨其臣替服只以孝子
之尊親言孝子欲尊其親竭天下以為養此方是孝思維
則那有臣父之理祇載見替服即說舜竭孝思如此所以
感動得替服是為父不得而子者非齊東野人之說
錄云前一段辨舜無臣君之事後一段辨舜無臣父之事
包二十有八載是舜攝位的年數舜既為天子三句言堯
在替舜若為天子而堯為之臣則堯當待之以臣禮乃又
即天下諸侯為堯服三年之喪是以天子之禮待堯必堯
無死時猶為天子也舜既為天子而堯又為天子是二天
子矣天下豈有二天子之理哉後漢楊賜曰芳遠無別
善惡同汲北山之詩所為作訓小爾雅云載祀事備賢
勞事獨多也大全朱子曰遠是前去迎候之意持自家
意思去前面迎候詩人之志所謂遠者其至否遲速不敢
自必而懸于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
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深淺輕重緩急
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于胸次
而驅牽聖賢之言以逆己意該使義理可通已涉于穿鑿

而不免即書燕說之請况又義理室礙實有所不可乎
構錄云勞於王事三句原其作詩之志說詩者四句示以
說詩之法如以辭而已五句又示以泥詩之病 文是詩
之一字辭是詩之一句不以文害辭者文不能盡辭之義
也不以辭害志者辭不能盡人之志也惟以我之意而迎
取詩人之志是為得之此四句不止可用於說詩大凡說
書都要如此 王海唐氏曰在心為志詩序一言而盡作
詩之本以意逆志孟子一言而盡說詩之道 張載曰古
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
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之艱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
見詩人之志 困學紀聞云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
其述孔子之言以為知道者二鴟鴞然民是也如重臺皇
矣北山雲漢小弁凱風深澤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
盡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 又云荀子曰善為詩者
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
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 宋之周亮卿謂孔子
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為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
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
以意逆志也 四友齋叢說余嘗謂詩經與諸經不同故
讀詩者亦當與讀諸經不同蓋詩人托物引喻其辭微其
旨遠故有言在於此而意屬於彼者孔門說詩何嘗泥于
文句耶荀卿子之言善學者必曰通倫類蓋引伸觸類惟

孟子曰之書
其和氣切于
興發孟子與

人所用漢人說經蓋有師授故韓嬰作詩外傳正此意也
自有宋儒傳註遂執一定之說學者始泥而不通不復能
引伸觸類何取於讀經哉、初問云尊親是名分以天下
尊親是尊親的實處故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尊親云孝子之至一句提起者尊親養親見孝之至處
尊親之至難帶過不是以養為尊之至也養與尊平重親
下分兩項說可知矣舜之孝如此便是至孝而為法於天
下矣永言孝思維則之詩其此之謂歟 大全南軒張氏
曰古之君有受教于臣以成德者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
之于周公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蓋在子知盡事父之
道在臣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自他人與後世觀之則見其
有不得而臣不得而子者焉故云爾也 雲峰胡氏曰知
成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
詩云威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抵載見歸懷愛變齊栗此
舜之威德處歸服亦允君則反見化於其子之德而不得
以不善及其子也 講錄云是為父不得而子是借其說
而反之父可以化子者歸服反見化於舜君難為之父而
不得以舜為子也即如野人之稅以此為父不得而子則
可矣豈可謂子為天子而得以臣其父哉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子由古史曰學者言堯舜之事有三矣馬太史公得其一
不得其二莊子稱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

言六都自北來
更心不以其心
子而見其心
雖而不得其心
雖而不得其心

莊子孟萬言焉而後世信之太史公曰舜禹之間岳牧咸
薦試之典位與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
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許由何以稱焉孟子充
將舉舜妻以二女替夏不順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
分其室然舜終不以爲怨余考之於書孟子蓋失之矣世
豈有不能順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四岳之薦舜曰
「又」不格姦益之稱舜曰「發」齊東野語亦允若則舜之
爲庶人既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矣父母兄弟之際智
力之所不施也有頑父富母傲弟而能和之以不失其親
唯至仁能之此堯之所以用舜而不疑者也父子相賊姦
之大也豈其既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孟子又言堯舜禹
之終皆薦人於天堯崩舜辟堯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辟
舜子於陽城天下皆往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崩
益辟禹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啟故
益不得爲天子以書觀之此亦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攝
格于祖考如祀天地朝見諸侯巡守方岳行天子之事矣
及其終而又辟之何哉使舜禹辟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
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
至逆由辟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於禹辟之而天
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且耻之而謂益禹之哉原
旨云天之一字乃一章之眼目而究其所以爲天者則在
乎民歸之故故總結之以太誓之語 初問云行自義言

事自及乎天下言出平身謂之行加於民謂之事耳一也
先授天下時把舜虛試諸親甚不容易且曰皆屬舜云
云其慎重何如孟子以天受說蓋有自來若讓天下於許
由竟直以天下戲焉耳其好事之談哉 薛録云天子諸
侯大夫薦人三說以天子一段爲主天子能薦人於天下
能使天與之天下猶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
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也
堯爲舜於天試其行事可爲天之子不受之行事果即當
天心是天受之矣堯暴舜於民試其行實爲民之主佑
舜之行事果即當民心是民受之矣受之便是與之故曰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朱子語類云只陰陽和
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 薛録云堯使舜選百神之祭是
薦之于天也而百神享之非天受之而何使舜主百姓之
事暴之於民也而百姓安之非民受之而何天受之則舜
之有天下也天與之而非堯與之矣民受之則舜之有天下
也人與之而非堯與之矣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人 弁州制記曰堯崩舜避堯之子舜崩禹避舜之子禹
崩益避禹之子而天下有與有不與也是上下相祖以許
也何異舜至哉故夫孟子者許聖人之心而辨其跡也
原旨云必待三年之喪畢然後避堯之子者蓋堯堯百官
總已以聽於家宰則三年之喪未畢舜尚攝天子之事也
必待三年之喪畢然後堯之子宜立故從而避之耳 以

家周書有云堯舜幽囚而野死此一言足以啟萬世奸雄之心則是知孟子居堯之官過堯之子數語有功於萬世者甚大 路史曰堯謀賢得舜凡可以試其更變而應其者悉為之矣方是時堯非固難之也天下重器授之不可不慎也及夫職任茲載績用既成於是舉天下而付之其付之也不異於寄器其顏色不變又非易之也得其人則不可不授也舜之授禹亦若是而已矣至于後世不求其故見爭傾之患作而堯舜之道愈隆則以為有所矯而詭特之行行 吳季札履遺言而立王僚亂者四世宋宣公舍與夷而之穆公亂者三世隱桓之胥賊之噲之失國是皆樂為堯舜愛之而不知其所以禪之所致也宋襄公將遜目夷目夷不聽鄭穆公將遜去疾去疾不聽及楚昭欲遜公子問而子問亦不之聽後皆無亂使三子者後而利之亂可勝言哉 又曰曹丕之攘漢也登壇而顯言曰堯舜之事吾知之矣身衰偽姦以搶攘天下而復以盜賊之行加之聖人何聖人之不幸耶嗚呼使堯舜之道不尊為此曹玷壞者時無孟軻之徒也昔姚萇嘗令尹偉馳說傳堅求以堯舜之事矣堅且持之曰姚萇叛賊奈何擬之聖人夫以符堅猶知守此顧儒名而反惑之邪 後漢書中屠剛曰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 講錄云太誓之引只以證民心歸舜即天心與舜之說夫以天與為說者不是為堯與舜辦蓋因堯舜以立治世之坊

天下者天之天下以堯舜之世且奉天之命而不敢私相授受況後世之庸主亂臣乎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
昌黎集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不憂後世曰舜知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得如已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不能以傳子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蓋以難理傳之人則事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于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顏淵曰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孫世以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其子

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干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何獨疑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之情所皆然也聖人以為不可易故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之舉天下而授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天下之人不能賢而有異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舜傳之舜舜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為天下故也啟為天下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子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為功此君子所以異於眾人也而其獎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溫公曰父之位傳歸於子自生民以來如是矣堯以朱不肖故授舜舜以均

不肖故授禹、子啟果賢足以任天下而禹授益使天下自擇啟而歸焉是飾偽也禹以天下授益故違父之命而為太子是不孝也禹有飾偽與不孝而謂之聖賢哉此為傳者之過明矣 呂氏春秋曰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吳越春秋云禹服三年形枯槁而目黎黑讓位商均退慶陽山之南陰阿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鶩焉揚天駭魚入淵盡歌頌登高呼曰禹棄紂何如禹三年服卑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 原旨云自天與賢天與子說起而結之以天也命也其辨焉非德衰意已明矣匹夫以下四節又歷舉仲尼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者以明蓋所以不有天下之故實出於天而於禹無與也但凡不是人為慶便是天不必終、於氣數主宰之說 介州劉記曰有公天下之事者不必公心也有公天下之心者必公事也與子非私乎曰非與子也與賢也 中玄問辨錄問世儒有論曰堯視天下重子已子然乎曰非也天下於子不相蒙以子言則吾子也吾家之事只當以吾家之理處之天下不得而與也以天下言則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之事只當以天下之理處之子不得而與也故可與子則與子以為天下也非謂視子重乃輕天下而與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以為天下也非謂視子輕乃重天下而不與也若曰堯視天下重於已子則是禹視已子重於天下其為

新傳者謂德之氣爽而可乎 路史子車曰禹崩蓋避于箕陰而益
佐帝之日淺澤未洽於天下天下不歸益而歸啟夫益既
禹同事唐虞而同有功于治水佐帝之日不為淺矣功施
于人而不為不久矣且啟之德固無以尚於益而謂天下不
歸益而歸啟其然乎六經之存聖人固不以纖芥疑後世
也竟受終舜受命一千文祖一千神宗而禹無是舉也竟
曰汝陟帝舜曰汝陟后而禹無是語也蓋故可傳則傳之
耳顧可以私心召亂而啟爭乎哉子不可傳乃蔽於親愛
之私而必傳子可傳或貪于哭禱之名而不傳均非天下
之公行也以道視之舜自舜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
哉子賢子子因天而巳子車避啟之言殆為辨士設也

與書曰後歌為詠永言為歌詠則未免乎歌而歌則遠于
心之甚與也詠歌者不詠歌先之子而詠歌舜者天與賢
則與賢即詠歌者不詠歌益而詠歌啟者天與子則與子
即禮運以不獨子其子為道行而大同以各子其子為道
隱而小康豈知孟子所謂均出天與之意乎 講錄云吾
君之子不重吾君之有功德重子之賢足以肖吾君上
困辨錄云其曰不肖非顯、後俱如世俗所謂不肖子也
舜之戒均曰無若丹朱傲夫以一傲德便不肖其父而天
命人心之去留以之則知堯之所以大過人者亦只是取
諸人以為善耳 泊宅編越絕書曰慧種生聖聖種生狂
桂實生桂桐實生桐沙隨先生云以世事觀之殆未然也

齊民要術曰凡種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餘皆生蛆段
氏曰鵲生三子一為鵲禽經曰鵲生三子一為鵲造化推
輿曰夏翟生鵲楚鵲生鵲南海記曰鵲生子百數為鵲者
才十二餘或為鵲為鵲然則堯之有丹朱孽腹之有舜綠
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又有管蔡奚足怪哉 疑問云啟
能敬承句此敬承二字相照讀禹繼堯舜之道全在敬
承故賢能敬承便應得禹之道故可有天下 大全朱子
曰天如君命如命令君命人去微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
月有遠近無非是命令有兩樣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
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個命天
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備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
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在肖
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便能贊化育堯
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而得與舜真是大聖人作用
北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為以微
有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
禍福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
天以全体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
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
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后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千人
然後為命其指歸一爾 講錄云天與命是一樣的但自
其運於天者謂之天自其受於人者謂之命與舜禹而不

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魏志九卿上言曰唐虞歷數
不在厥子而在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群后執圭帛
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謠詠而詠之故其守
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
遜位而不差或受禪而不辭不若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
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也 于今升晉紀論
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侯異時興
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栢呈象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
不求執大義也鴻黃世及以壹民也堯舜內禪休文德也
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隨時之義大矣
哉 抱璞集云三皇之時姓氏年世漫無可考矣自五帝
以至放勳雖非盡以子繼父要之或孫若弟也故為家天
下舜與禹太史公皆謂黃帝後然其叙世系自黃帝至釐
殷凡八世而由鯀以迄于黃帝為世絕四而已以是徵太
史公之謬而當以孟子唐虞禪之言為正夫與子以定萬
世經也與賢以治一時權也堯之與舜舜之與禹非苟好
為此名也史記謂授舜天下得其利丹朱病校丹朱則天
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
授舜以天下堯不病天下以私其子則舜亦豈忍私其子
以病堯之天下哉蓋堯舜為天下擇君惟其有安天下之
德是與固無問其賢與子也而又焉知其天之國遠與夫
名之可好也然要之一時之權不可為常也自舜禹受天

下於堯舜而受禪之名立受禪之名立而後世之強臣大
族萌覬覦之心者始有以藉口矣子喻慕其名而亡國曹
丕蓋其名以慕君迫于季世遂以為常而禪壇之築代有
而史不絕書矣其有忻然解璽一無吝惜如司馬德文之
於劉裕者乃裕之暴形已成德文知其無可奈何而與雖
與而終不免于弑也嗟乎權者聖人之用名者姦臣之所
借聖人不得已而用夫權而姦臣借聖人禪讓之名以信
其計姦臣之計信而聖人之權窮矣
○伊尹以割烹要湯
揚升恭云伊尹負鼎以干湯謂伊尹有鼎鑊之才也猶書
曰逌衡云耳橫議者逌謂伊尹為庖人若然則衡拜也尹
曰逌衡其亦舜稗權之市魁乎 山堂考索云夫堯舜之
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曰耕千有莘之野而已此農夫
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則所謂
知之者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送嫁僕妾皆謂之媵左氏
以媵秦穆姬是也湯娶有莘氏之女而伊尹耕千有莘之
野此附會之說所由起也戰國之時去聖人之世漸遠蘭
冊之書非固宗不能自傳誦者少故一時好進干時之人
倡為伊尹負鼎仲尼主疽環之說以掩其枉已辱身之醜
而濟其當貴利達之私也 詩如大章咸池大韶之樂廣
歌九歌之歌康衢之謠其時流傳者皆在書如二典三謨
凡諸述書皆在與凡其制法度之著文章之煥然者考

述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有祈契于中而欣慕愛樂之也集註惟其所以樂堯舜之道者其事甚實所以異時堯舜其君民者其用亦甚實也初問云道外無義義外無道尹樂堯舜之道之時其心一以堯舜之道為重非其義也則非堯舜之道也故取與最嚴樂堯舜之道者以堯舜之道為可樂而樂之以此存心以此應事取與必於是出處必於是不特一欣慕愛樂而已真見其可愛可慕沉酣屬饜于是而不自覺也如有苦難厭煩之意豈肯以此上致君下澤民必欲見諸行事間哉此之謂樂觀初聘時何等堅執三聘後何等擔當非見得天地萬物一休者不能此是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初即是養氣後是樂是氣之浩然也朱子語類堯舜之道如書精一執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空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云日用飲食出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個似說得渾全却不思他下面說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個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皆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于地此亦真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鶴林玉露曰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天下信之久矣故事場事餘履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侯天下者也夫以天

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立而夫事有不立辨者矣此論皆當後世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大全朱子曰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中玄問辨錄云處猷猷之中是一耕夫也其孰祿之天下者而弗視其孰與之于駒者而弗顧又孰與之交際者而不以取不以予乎蓋孟子即其為人之素原始要終而推其說故自處之意有如此者以著其行誼之峻潔非必有其事也讀者不以此為可也大意語錄引無垢老子云道在一芥則一芥重道在天下則天下重元史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處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處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講錄云堯舜之道豈只宜於猷猷焉三句尹亦豈真要終身於猷猷者特託言以規湯意之誠否耳蓋始進最要重是道義合當如此我自重而後人重之人重之而後其道可行也夫聘且不遽受矣况未聘之先乎三聘始出而仕矣况未至三聘之時肯以割烹要乎堯舜之道是尹的骨子為君為民都只為此道耳真箇是志于道德而人不是為功名出也質

言云幣聘不出不是堅執所守惛然後改亦不是遂妄切
心涵養既大設施既速致用自是不苟聖賢出處道理自
合如此人謂伊尹前後似兩截人不知總是一個堯舜
之道終身耳何嘗有兩截乎、皇甫湜云天與之覺獨曉
然于厚夜聰然于大醉、龍興寺記曰轉惑見為真智即
群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為余鑿
大昏之壅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時與為徒、佛
地論曰覺一切種智淺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大全慶
源輔氏曰知淺而覺深知有界限覺無偏全程子云譬之
人睡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搖撼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
已覺也元無欠少而亦未嘗有增加適一般耳此說說得
覺字極為全備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
非予覺之而誰也一句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
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如孔孟
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証學編或
問先知先覺之說曰天之生此民也各各與之以知覺之
性不待事物之交而此性具在故謂之知覺之先及其事
至物來遂能知覺此知覺之後也此人人具足物物莫不
然也然則予天民之先覺何也曰此伊尹以人性自任也
言民之先知先覺非他即予身是也伊尹是代天下之真
性而顯露其形骸天下是借伊尹之形骸以表出其真性
予一身于天下則人人有伊尹合天下于一身則伊尹即

人人蓋聖之任如此以斯道覺斯民者言人人皆先覺而
哀其不自覺也故即以斯道覺之非蓋彼所無也、新泉
問辨錄云伊尹天民之先覺覺了便自樂我所覺之道便
是堯舜之道非取諸堯舜者以樂于我也哉固有之也但
係于覺不覺耳自有自求自覺自樂堯舜不能以分與我
我亦不待求之于堯舜、二谷素琴集云先知覺後知如
寐而寤者然其未寤也非無知也其既悟也迺自悟也而
非人之覺之則亦無由悟矣、初問云覺字與先後字最
可玩味知是全体覺是知之初人有不知只是初時不覺
總覺便知入井惻隱是覺夢寐得醒也醒後便有知矣人
未嘗無知覺者特覺有先後云耳一覺而此知之全体悉
皆呈露便是致良知此之謂大覺、覺是何物天理也天
理各各于斯民故謂之天民天理即是性覺者即覺其在
已者耳如呼睡夢人而使之覺不過自醒豈須以他物與
之、上文君民分說下文只說予將以斯道覺民一邊者
何也以斯道覺民非先叙其君者不能朝廷四方之極也
人君教化之本也、此處是尹明德新民之學覺民者明
明德於天下也新民也新民處便有雍熙康阜之澤斯道
不明於上則澤不下究故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
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與禹稷在堯舜時同意聖人視天
下民物為一体不忍置斯民於度外堯舜有是心而尹以
是為已心也堯舜有是任而尹以是為已任也到此處方

真是樂堯舜之道惟樂堯舜之道故憂當時不得為堯舜之民惟憂當時不得為堯舜之民故欲致成湯為堯舜之主見諸行事身親見之必如是而其心始遠是樂之全功也疑問云先知覺後知是啟其明通處先覺覺後覺是開其明通處非當然所以然之說龜山集云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取之以與民也特覺之而已矣張平子賦云動恤人隱而除其肯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于堯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胡于衛蘇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若無意於天下者之為乃不知異時格天之業則古今莫京焉此何以然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又曰君子不以天地萬物撓己然後能了天地萬物嗚呼哉明儒經翼云士之處世所重全在立志過與不過非所論也伊尹只是個莘野耕夫便以天下為己任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一般何異狂語蓋其萬物一體之心原切於膚不容自己使其終身不過亦是窮困的阿衡其聘而得遇亦只是個柴達的耕叟非有加損也吾人若無此志到處只成自了漢謂之小家當非大人之學也王淮海近語云堯舜之道正己以正天下之道也伊尹樂堯舜之道故出處無不一於正而卒能正人正天下

中散集云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虞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及之論原旨云看歸家其身句可見古之聖賢建功立業必先于自己身分上刮磨然後可以行之天下措之事業若于自己身分上不清不潔帶水沾泥殺有所建立亦非王道君子之於平居真不可苟且行一事因循起一念也大全新安陳氏曰伊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伊尹所以要湯在堯舜之道而非制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不得而子語脉相似故集此註引以為證初問云尹以堯舜之道要湯非真是以此道用計用心要結于湯也所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是也此處須要看尹之心事道在伊尹慕在成湯湯聘之者以此而尹得湯者亦以此所以喚做要究竟謂之要亦可謂之不要亦可聖賢得君以道而已未得君之先而所以得君者亦以道而已出處惟準乎此尹樂道于成或之時若湯不聘雖拳拳於溝中之憂未必使出學者毋以五就湯五就桀誣尹而自輕其身哉大全南軒張氏曰桀為不道伊尹則相湯始于毫而往征之然則其伐夏也奉天討有罪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事苟理明義正聖賢初無所撓也路史曰桀都安邑而湯都亳亳居安邑之東而鳴條在安邑之西隔又出其西南河曲之南其去亳與安邑也遠矣湯之

致伐乃不從東遂指安邑乃從下反上至於陝而反下乃
劫鳴條何邪此仁人之師也大師必兼行而倍道今也不
然而反還迴遠餉以出於陝蓋將以示榮衆而使之知倘
焉爾以故禁得出而進戰於鳴條之野事可明也蓋夫伐
人之國又有仁焉予於井陘見之矣而孔安國乃以為升
道自陝以出禁之不意仁人之師固出不意而衆人乎應
天順人猶有漸德衆人不意而何以爲湯乎且既曰出不
意矣而故反倍道而緩期耶其不然必也

○或謂孔子於衛主難疽

困學紀聞云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
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傳福可
求乎賈指之之論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

子 原旨云於衛節是即慶常以見孔子之不苟主微服
過宋節是即慶變以見孔子之不苟主末節是即觀人之
活而斷孔子之不苟主也 呂氏春秋曰命也者不知所
以然而然者也人亦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
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而
安慶之 大全朱子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進以禮揖讓
辭退以義割決果斷 聖人以義慶命本不待斷以命
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 南軒張氏曰聖人非
擇禮義而爲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往固
命之所往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 新安陳氏曰上

言禮義下只言義者進退以禮亦義所當進義可以該禮
也 新安陳氏曰吳氏所謂無命無義與孟子本文是無
義無命也 不同進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理賢未嘗
如蓋惟各於禮義而已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以禮義而
不擇亦命也於理賢未嘗或損無歉於禮義矣不得奚傷
哉安于命而已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苟得之心而
欲因時君近神之人以進則是進退不以禮義而不知有
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 初問云進以禮準諸禮也不
輕進也退以義裁決以義也勇於退也進退所在由得自
已故於禮義一毫不敢苟且若得失則付之命而已非我
所能必夫子取必於已者而已而得失無容心焉一直說

下非謂有命故進退也 宋史陳亮仁傳有初以一
見秦檜可得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 橫浦
錄或問孔孟一聖一賢轍轅天下周遊戰國非不求進而
卒不肯進者豈其情耶蓋君子之進不敢苟進也則必
以義爲當則終身爲榮雖後世亦榮之一或不當則終身
受辱雖後世亦辱之如柳子厚劉禹錫結王叔文元稹結
崔曄峻一則斥逐不用雖悔而無益一則以青兗見說書
之史冊後人讀之無不爲之媿汗想其在當時其心亦何
以自處卒而抗元載不得相李庸因吐突承璀得相而
不願受至命而猶欲重其人大抵窮通貴賤皆有定分切
不可謀用其心以自取于世嘆端耳 講錄云孔子不悅

命之所往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 新安陳氏曰上

經 159—487

矣自相秦至賢者為之乎凡兩段以下段為主上段是推
明下段之意上言百里奚之賢下則言秦之賢如此必不
有自賢以成君矣

經苑卷之三十五

三

談經苑卷之三十六

孟子

萬章章句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

王荆公曰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
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
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而後世之
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
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
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辭小官而後世之士
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潔惡異而尚同
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
之中道也故父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
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
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
而無一偏之弊矣又云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
者有教孟子推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
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
耳○原旨云伯夷柳下惠獨言風者見得伊尹勲業在一
代孔子制作在六經皆班班可考若夷惠之可自見者則

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語溪宗輔錄云伊尹惟其任的意恩在故未能與天為一而不得為聖之時若孔子則雖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在已無不可行之道然却無伊尹這些意思曰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多少含蓄意思此其所以與天為一而謂聖之時也山堂考索曰天德出宰時而措之夫焉有所倚曲肱飲水之非清乘田委吏之非和而木鐸斯文之非任歟初問云孟子說聖之時時字最妙元氣在天地間通於萬古只是箇時而已為春為夏為秋為冬循環無端各成其時循環無端者其妙無窮也各成其時者

各一其妙也總不出太極孔子全體太極故有為應迹即元氣之所謂時處上古可也處中古可也處衰世可也其仕與久即春夏之息其止與速即秋冬之消仕而可止久而可速即自息而消止亦可仕速亦可久即自消而息推移變遷活動流轉如珠走盤盤無傾欹珠無止息不期而然莫知其然妙哉妙哉口義云清任和譬如春夏秋冬有一定之理則有一定之迹故人得以因其理而名其迹定名曰清任和孔子有一定之理而無一定之迹更不可就他迹上定名得但可就他道理隨時變通處名之曰時而已矣疑問云集大成二節不是比之樂以見聖之全比之射以見聖之所以全孟子此論全是發明孔子

之聖之時由其心體上十分見得分明所以神明默成造詣獨到難均之謂聖獨為聖之時不同於三千耳語意一直下說到一中字應前一時字 上文只有箇聖字不曾有智字孟子要說孔子之聖之時全由於智故舉集大成以明之集大成說金聲而玉振之也就重在金聲二字看本文先下金聲二字下說而玉振之也自見因承說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見得有始方有終遂承說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事只是一事然必智以開其始然後聖以成其終此論孔子之聖之時已七八分了而較猶未盡因復舉聖智二字譬之射者之巧力射者心目明巧將一箇正鵠完全在胸中然後可用挽強破的之力是巧居其先力居其後巧可以命中力不過至之而已故說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兩力也其中非爾力也非有始條理者則無終條理者可見聖由於智非有巧力以運於先即力能至之亦不足以中可見聖人之必由於智是則孔子所以為聖之時也二節總說得箇聖由於智 陳潛室本鍾集云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籥韶九成是也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此樂之小成也若八音并奏始以大樂起終便以大樂終所謂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者此樂之大成也吾觀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其始之知止於一理上見得透徹故其終之聖也止各成於

一德亦由樂之一音自為起結所以為小成也孔子集三子之清任和而時出之所以備道全美而度越諸子亦由八音並奏集諸小成而為大成也 口義云有音可名故曰小成無音可名故曰大成 樂書曰乾之為卦聖人之分也其位則直西北之維而於物為金玉者陰精之純而生乎西其材從革其聲始陰而終殺聖人鑑之以為鍾以樂道之用也玉者陽精之純而生乎北其材不變其聲清越以長而無陰殺聖人畏之以為磬以警道之體也古之作樂鑄金以始之戛玉以終之聖人始則出道之用以趨時而有金聲之象終則反道之體以立本而有玉振之象在易鼎之六五資剛以趨變而其象為金鉉上九剛寔以不變而其象為玉鉉金鉉象聖人之趨時玉鉉象聖人之立本亦金聲而玉振之意也 又曰以金聲為始條理以玉振之為終條理善始善終斯孔子所以集三聖人之大成也然大成若缺豈非能不自大故能成其大即自制行之殊觀之三聖未嘗不與孔子異自易地而處觀之孔子未嘗不與三聖同以異而同而已 朱子語類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功夫緊要處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于一偏緣他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也亦各至於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盡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備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也亦無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 古人作樂擊一聲鐘衆音遂作又

擊一聲鐘衆音齊作金所以發衆音末則以玉振之所以收合衆音在裡面三千亦有金聲玉振但不能管攝衆音蓋伯夷合下只見得清底其終只成就得清底伊尹合下見得任底其終只成就得任底下惠合下見得和底其終只成就得和底 大全南軒張氏曰條理云者有倫緒而不紊之謂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釐也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也 致知智之事行其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按此一節乃是言學者之事所以學為聖人者故因上文全聲玉振而及言學之序如此孟聖人則聖智合一無始卒之異學者則必知所先後然後有以入德也故孟子於此一節特分而言之智之事聖之事猶言學智聖之工夫

集註

卷之三十六

七

非便以為智聖也 孟子測曰書曰合止祝敎是始終以木音也其次則紀細以鼓是革音也而此云金石始終之者何也祝敎以木者一奏始終之細紀也鼓以革者一句始終之細紀也金石之聲之振之者八音始終之紀細以與絲竹匏土革木同作而先後之者也始條理何以為智之事也智也者明也知也知至至之言其始也終條理何以為聖之事也聖也者至也行也知終之之言其終也始終知行一知也知通乎行也通乎行而知者聖學之始終也以樂音之始終而言者也何謂智譬巧而聖譬力也射之巧兼乎力之中猶學之智通乎行之中也何謂至爾力中非爾力也力有形而中巧無形也力可能而中巧不可

能也孔子兼之是故三子異乎之撰而為聖之大成也

東廊先生曰知至至之進德居業之始知終終之進德居業之成以其終始條理而言故曰可以幾所謂智之事也以其終條理而言故曰可與存義所謂聖之事也知至知終者知也至之終之者行也始終條理知行未嘗離也由此觀之則智之不可專以智言聖之不可專以行言其亦可知矣孟子大成之譬正以此三子之為小成也小成之樂亦必金以始之玉以終之若謂三子饒於聖而略於智則將謂樂之小成饒於玉而略於金也寧有此耶奏乎樂之一字必兼金玉射之一矢必兼巧力有三子之玉必有三子之金有三子之力必有三子之巧特比諸孔子有

集註

卷之三十六

七

大小偏正之殊耳 講錄云金聲才是金自為始所以始衆音之條理也衆音皆於此始則所以成始者大矣玉振不是玉自為終所以終衆音之條理也衆音皆於此終則所以成終者大矣故謂之大成之樂 問知行既是合一此處又是以聖智分始終為兩截何也陽明子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智中也有聖聖中也有智原是一箇理不比金玉截然為兩箇也始終字亦不必混況孔子之聖智是生知而安行也生知安行者可以先後始終分乎孔子亦不止集三子此處只就清任和而品第也 初問云始條理終條理只是一箇條理之始終非兩箇條理也知行原在一處原是合一要識得此意金聲玉振不過

從始終上借說耳集大成只是萬理貫通造化小德川流
處皆從大德教化來孔子包括盡天下之理清和忠在
胸中萬象森如物物具在是群聖之火綱紀統領也有是
敦化的大德所以有川流之妙為聖人之隨時變化出而
不窮若非集大成便不免有遺漏缺失倉卒授之必至窮
同安能時時皆宜哉 解醒編云智即心之靈覺洞然融
通也聖是心之順應從容中道也其實事事靈覺便是事
事順應外智非聖也外聖非智也 樂書曰力出於人而
有極則發而有所至巧出於天而不窮則至而有所中射
始於古至羿逾蒙然後善於中清任和行於三聖至孔子
然後善於時 朱子語類黃子功問其至爾力中非爾力
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
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
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子功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
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
顏子則巧處工夫已至點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耳使
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狀 象山語錄曰智聖本與軒輊
其至爾力二句文 勢自當然耳若云其至爾力也其中
爾巧也便非孟子之文矣 吹劍錄云聖之尚乎智猶射
之尚乎巧智所以運夫聖也惟三子者聖而未智故任則
不能清清則不能和和則不能清而任不離夫清和任孔
子所以聖能離夫清和任孔子之所以智也曰始條理者

非序也用也始猶門也終猶室也無門以出入則室亦虛
設也 明儒經翼問孟子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力有餘
而巧不足何如陽明子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
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
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方中處
皆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巧力分
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
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
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
巧力只是發明聖智之義若識得聖智本体是何物便自
了然 羅念庵云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與孔子卒不同
者孟子屢引而不發至謂集大成則已指其故矣而所謂
其中與其至者卒未之明言豈待人之自得哉夫射者之
於鵠猶李者之於天命也學不本於希天猶射不指夫正
鵠縱力有餘或過其鵠謂之中不可矣夷尹與惠忘私也
而未盡性至命與鵠猶有間者也孔子希天是為至命
至命者至鵠也忘私修行之極也至命希天之極也李見
於行則有跡有跡則猶有可舉有可舉則有所遺故其流
各有弊然以其所造皆無私意之留故皆曰聖學通於天
則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初問云射者中的雖云是力
却全憑着巧巧是力的率領力處少巧不得故人射中雖
同而中不在的者只緣巧處不足也夫子力中有巧也三

子力中巧不足也巧不足者搃是一樓布畫布所在清任和在邊上時在正中夫子心思目力一箇正鵠完全俱在胸中三子心思目力只見得一邊却不見一邊所以不同注中智不足以及乎時中句單說智誤 淮海近語云始終條理譬聖智之有先後而又兼全也智巧聖力譬聖智之有難易而均不可廢也三子之力有餘只是即一偏之成就見其有餘與夫子之力自不同巧不足非謂全無巧只是無夫子之巧耳

○周室班爵祿也知之何

讀禮疑圖云班祿之制即前章井田中制祿以養君子者非此則無以見古人田祿之差然孟子獨自謂所聞之略孟子卷之三

則不知當時所謂詳者又何如也詳者既已去籍不傳而周禮封國設官取民制用之說果何據耶 原旨云戰國之時周之典籍盡亡孟子於井田則曰此其大略也於官制則曰嘗聞其略也謂之曰略亦只是得其梗槩中間纖悉委曲已不可知即如王畿之內天子三公九卿與夫大夫元士所受之地已踰千里之制則天子之祿將何所出至於大國次國小國亦然此等處皆不可曉此所以不能不來或者之疑也 孟子此章之言與王制周禮不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孟子則通天下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

更記五等之序
周禮五等之序
孟子五等之序
孟子五等之序
孟子五等之序
孟子五等之序
孟子五等之序
孟子五等之序
孟子五等之序
孟子五等之序

孟子則通天下言而以子男同一位為五等之序大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選君言而通以為大等與夫王朝卿大夫士分地受祿之制亦有不問果何所折衷哉先儒謂當以孟子為準而闕其未詳其說是也 講錄云天子一位即是班爵之大略天子之制大節是班祿之大略 天子一位六句統言班爵之通於天下者君一位七句分言班爵之施於國中者也天子之制節統言班祿之通於天下者天子之卿五即分言班祿之施於國中者也 春秋繁露云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為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已是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陰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四選之中各有五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節人之氣也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為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變以為四選、立大臣三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為四時、有三節也天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就歲王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相砥礪而致極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地之美也 講錄云天子一位提起看公侯伯子男是佐天子以治天下者君一位提起看卿大夫上中下士是佐君以治國者一位字俱重見得位有一定之分截

然而不可亂也 賈子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
都輪將歸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之外諸侯之地方百里
亦中之而為都輪將歸使其遠者不在五十里之外 後漢
記袁宏曰夫百人聚不亂則散以一人為主則治矣有主
則治無主則亂故分而主之則諸侯之勢成矣提而君之
則王者之權定矣然分而主之必絀綸而後寧提而君之
必統體而後安然則絀綸之方在乎設官分職因萬物之
所能統體之道在乎至公無私與天下均其欲故帝王之
作必建萬國而樹親賢置百司而班群才所以不私諸已
共饗天下分其力任以濟民事 葉氏曰古者公卿大夫
有功德則出封為諸侯是在外世爵者乃內之世祿臣也
諸侯亦有功德亦入為公卿是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
爵諸侯也內外更易而輕重所以均 講錄云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提起看亦是尊無二上之義 公侯伯子男爵
有崇卑故祿有多少千百七十五里字俱重見得祿有
一定之差多者不可減少者不可增也 讀禮疑圖云按
畿內之臣鄭玄以為采地制三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
之國既與孟子視侯視伯視子男之說不合而王制以為
天子縣內封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則王臣地太廣矣
故朱子論下文若十卿祿曰蓋君所自為私用者至於貢
賦賓客朝覲祭享往來又別有財儲為公用則公用在祿
外然亦其國內所出也畿內之臣公用皆出天子賦內不

必取於其臣若卿大夫士之祿而亦封以百里七十里五
十里不亦過乎故視侯視伯視子男云者視其所食之祿
非視其國也 又云古之制用量入為出故大國卿祿四
大大次國三大夫小國二大夫而其君之祿皆十於卿又
大國則立三卿次國止二卿小國止一卿而國事繁簡因
亦繫焉諸凡輕重之差皆視國小大此量入為出之道也
又云按下士一位在班爵內一等而中士之祿倍下士
則下士謂已任之臣有田者也朱子謂士之無田與庶人
等在官者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此非指下士也蓋宿衛
公宮之諸公族與夫國學所養之賢樂師所教之瞽其次
則有府史胥徒府以治藏今如斗庫史以掌書如今史書
晉以治叙如今承發徒以徵令如今承差其下如門閭之
直皆於公署中應役者也其外則有居肆之百工而賦廩
焉者皆為在官之庶人也與同祿之與猶許也言庶人在
官者之祿使得與下士同也謂之庶人在官則事有繁簡
人有眾寡所重在養祿宜有差故云足以代其耕謂不比
下士之田定以百畝也 講錄云自此至末亦提起此即
看天子之卿大夫士不與列國卿大夫士之祿同却與列
國之居同者尊天子而重王畿也若同列國之卿大夫士
則天子亦同列國之君矣豈尊無二上之義乎 受地是
受田以田為地者猶俗云田地也侯田三萬二千畝若卿
視之亦三萬二千畝伯田二萬四千畝大夫視之亦二萬

四千畝子男田一萬六千畝元士視之亦一萬六千畝若云視百里七十五里之地則天子畿內六卿八大夫二十一元士等安得有許多地分他中士下士未說及者想亦視附庸耳又云君十卿祿似不重只重在臣上君祿已見上故也大國是公侯次國是伯小國是子男大國君十卿祿者卿田三千二百畝君田則三萬二千畝是十箇三千二百畝也卿祿四大夫者大夫田八百畝則三千二百畝是四箇八百畝也次國君十卿祿者卿田二千四百畝君田則二萬四千畝也是十箇二千四百畝也卿祿三大夫者大夫田八百畝卿田則二千四百畝是三箇八百畝也小國君十卿祿者卿田一千六百畝君田則一萬六千畝是十箇一千六百畝也卿祿二大夫者大夫田八百畝卿田則一千六百畝是兩箇八百畝也三等國上士田四百畝大夫田則八百畝是兩箇四百畝也中士田二百畝上士田則四百畝是兩箇二百畝也下士田一百畝中士田則二百畝是兩箇一百畝也卿以上三等國不同者以上之祿寔厚苟不為之殺則恐地之所出者不足也大夫以下三等國皆同者以下之祿寔薄苟又為之殺則恐臣之所養者不給也祿足以代耕無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說未只說庶人在官而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論衡曰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讀禮疑圖云按此因上

文祿足代耕而言與王制序同一夫百畝非謂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夫蓋九夫為井之夫謂百畝之田為一夫之地也百畝之田一人之力止可以耕二十五畝則百畝者四人之力所耕也全耕百畝者為上耕其半則五十畝為中耕其四分之一則二十五畝為下以農夫糞之多寡為差也上食九人八人中食七人六人下食五人者計其所食之口而耕田之所獲適足以供他力不能全耕百畝者所餘之田即餘夫所受矣此以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則人有衆寡而祿宜有差故計農夫所食之數以明所養之節耳其曰百畝以夫田之通數而言豈謂不論人力多寡皆耕百畝聽其為情農而漫無勸督均齊之法哉詳錄云此節甚輕只因上文說同祿而未說明白同祿之中有不同處故復說此耕者所獲之田不論上中下農每夫都有百畝其有上中下等差者以糞有多寡而力有勤惰也庶人在官者役有大小而事有繁簡故其受祿亦有五等之差或與以食九人八人之祿或與以食七人六人之祿或與以食五人之祿統同而又辨異王制之曲盡也如此小荀子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祿之則私利生私利生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私匱廉恥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敢問友楚問云說文德說到尊賢賢有德者也隆重有德等同德

爾李地開云封
有七十二家
與事所記者十
有二人孟子所
友五人孟子所
知者三記之
勿強其所不

以相濟此方是有道故舉天子友匹夫以立友道之極也
友德全在不挾挾者自恃其有之謂一有自恃之心便不
肯求助於人如何為友德初舉孟獻子次舉惠費公又舉
晉平公皆見其能友士不挾處然士無爵位即不挾而友
德便謂之尊賢王公有爵祿名位須推讓而與之俱乃為
貴友其德不然亦靡文虛禮而已故於晉平公段斷說此
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論王公之尊賢惟免之
友舜為至耳用下敬上節只看免舜說不牽上文二敬字
正是友德之實心貴貴尊賢其義一者其機交相待其事
交相成同歸於義之謂也不可咬定義字發揮 原古云
三者之中挾貴尤人情所易犯又當世為人上者之大病
誠難免 卷之三十一 十六
痛也故又舉古人不挾貴者以為則 舜尚見帝節正是
王公之尊賢 通義仁山金氏曰詳白文有無二字亦挾
字之意所謂無獻子之家是其心不以獻子為富貴也獻
子固不挾貴而下友五人五人亦不挾獻子之貴而上交
所謂友德也 困學紀聞云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
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卿
邴蓋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階歟 通義仁山
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名邑不憚別有費國也而孟子稱
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權蓋季氏專魯而自
春秋之後不聞其專魯者計必自君其邑如附庸之國矣
漢桓寬曰免之舉舜也賔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賔而

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
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
無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叔之言敬賢
如能自高其智警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
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 初問云亦饗舜以
祿養舜也如緇衣授漿也無非叙其隆重之典不是就饗
其食 迭為賓主不足免為主而外為賓舜為主而免為
賓如此則甥舅之禮亦甚濶矣聖人未必與他人倫至此
也且不成固尊賢還是以君臣之禮更為賓主之禮免不
自居人君之尊意如此方見免之待舜甚尊其親為王公
之尊賢也且與末句應與友德意切 疑問云館二室是
接遇之盛亦饗舜是親就之動迭為賓主非竟無君臣之
等級凡稱賓主有敵以上賓主之禮有敵以下賓主之禮
有上與下賓主之禮略上下而往來交際是上與下賓主
之禮所謂迭為賓主也 蘇文忠公曰古者有貴賤之際
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
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為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
之為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
吏一呼於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干乘之君操幣執
轡函門人以獨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為美而
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
從之也君子不以為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為

假何則其分定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而心初問云三達尊各有其重人多知貴貴為重尊尊賢便輕了却不知各重其所重也非義一而何充竟能交修以成其德方能享是貴朝廷之上要知尊賢為第一義在臣下當知貴貴重在人居當知尊賢重不宜有所軒輊各盡其道而已

○敢問交際何心也

原旨云此章言言辭受進退文甚錯綜前而言辭受而有孔子之仕於魯也一句是又帶進退在內後而言進退而有際可公養之仕是又帶辭受在內然前後皆以孔子為說蓋以孔子者辭受出處之準也 疑問云孟子素守不

論學究 卷之三十六

見諸侯之節然諸侯有善辭命而至者則未嘗不受其餽此全為事道計而或者不白其心故發為此論尊者之賜是他一念之致恭處不必計其物所從來但看他所交接者何如耳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是一章斷案諸侯之取民非義其賜似不可受不知諸侯之取非其有與禦之殊科致恭於禮際之問亦不必克類至義之止也孔子之獵較全是要曲以行道見可際可公養之仕不必賢若卿大夫則今諸侯之善其禮際猶夫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大孔子見可際可全養之仕之心何必固卻以絕夫行道之機此孟子願學孔子處 原旨云觀萬章再問詰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而以他辭無受便見前而卻

未詳其意謂力之御之為不恭直以辭卻之直以取諸民不恭卻之故以為不恭也 初問云交以道是交際有名也接以禮是其中有箇節文成箇禮也 原旨云禦人一節是因具受乎

交際而設為不當受之疑今之諸侯一節是因具受乎禦人而律以受之之說一是不待教而誅一是一是必教之不改而後誅則彼此已判然不同矣豈可視取非其有者便以為其盜也 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而禦得之皆便說如之何其受之禦人便不待教而誅而諸侯若其禮際則又從而受之此可見古人辭受出處皆有斟酌分毫不可差錯也 講錄云殷受夏周受殷四句開之是也若為之說則云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此法殷受之夏周

論學究 卷之三十六

受之殷不待辭而誅者於今烈然為甚明也知之何可受其餽耶 初問云吾人於辭受處必須充類至義之盡有精察之功而後可不要一毫放過進退止止開鍵皆準於此孔子義精仁熟所以可受吾人於交以道接以禮處要須審道禮何如必有箇不得已得而受之之意不特取於人者為然雖餽子亦然孟子充無穿窬是何等嚴何等剛毅方正凡義處凜凜不可犯 原旨云充類至義之盡類者人事之相若者也義者天理之所宜者也群分悅聚之謂類類有可充者而有不可強充者權變推移之謂義、有當盡者而亦有不必皆盡者此所以取非其有不可遂同於禦得之貨也 胡氏曰逆取同其奪屬人同其殺積禍成

大同於不畏死賈怨日深同於罔不識所謂殺人以挺與
刃有以異乎無以異也是故義盡無不同待教則稍異
口義云以法而論則不待教而誅與教而後誅者其為法
不同以義而論則取非其有與禦人之盜其為不義之類
則一君子秉折義之論以律身則一介之奇不可容原立
法之意以待人則諸侯之餽有可受矣二若罔並行而不
相悖也 王荆公曰昔孔子仕魯、人獵較孔子亦獵
較蓋孔子所以小同於俗猶有義也義固在於可為之域
而後之人習於隨者一不權以義之可否污身貶道豫然
以和衆自得甚者傷人倫敗風俗至於無辭則諉曰孔子
亦嘗獵較矣悲夫 疑問云萬章始終以為當卻孟子始
終以為不當卻此是何意君子之受其賜為事道計耳故
詳說孔子事道一段先簿正祭器二句先正其本以寓變
俗之機為之兆也數句惟示可行而不為悖、之行此皆
其事道處 為之兆也當開說去天下望聖人太高而聖
人又為己甚則人必以其道為難行小同於俗而中寓變
俗之機不急急於更張夫人必樂其可從而自此可展其
大行之略此是行道之端倪為之兆者如俗語說个兆頭
耳 舊唐書崔沔傳曰當申勅有司進貢珍羞或時物鮮
美考諸祠典無有漏落皆列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
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蘆豆之類也
新唐書韋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

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為之節使物有
節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
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
饗而以四簋四豆供祭祀此祀與賓客豐者不得同舊矣
且嗜好燕私之饌與時而遷故聖人一約於禮雖平生所
嗜非禮則不薦所惡是禮則不去屈建命去禘祭之支薦
祭典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此則禮外之食前古不薦
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雖蘆豆
有加不能備也 呂氏春秋季孫氏 季孫氏武子劫公家
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而孔子受其養之魯國
以此譬較 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魚食乎濁而游乎
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蟻耶夫欲立功者豈得
中繩哉救弱者需追逃者趨 子由古史曰孔子一用於
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庸人一為女樂所誤視
棄孔子如脫敝屣孔子去魯而游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
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以無失
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
知其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皆無取焉
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賢君臣也磐桓
以埃焉而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得用之矣而子
西問之昭王亦死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
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孔子於衛見

予自黃時讀之
至此即以衡
不得其意
然則以爲
得之者
爲一快
矣

南子於魯欲從公山弗狃於晉欲從佛肸弟子或疑之而後世亦未免焉昔下惠御不逮門之女魯人不以爲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有急將從之拒而弗納孔子聞之曰學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者也然則此亦孔子之所獨歟草廬輯粹云後世行可之仕幾於無而際可亦或鮮矣大率皆公養之仕也夫既曰公養則有親者凡以爲其親而已於養不便不仕可也講錄云見行可之仕是爲道也際可公養之仕亦是爲道也蓋際可公養都是緣此而冀其道之行耳若專爲禮而爲祿何以爲孔子乎晦庵子以孝公爲出公報報之拒父不孝已甚衛人雖無知肯以孝謚不孝乎方山子疑爲公子卽是也

○仕非爲貧也

禮記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蓋已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荀子曰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寡爲前漢書蕭望之署禁苑東門侯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望之謂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講錄云問爲貧者道與時違自不得尊富何待於亂曰此辭字不必是人與之而我乃辭之乃是我自辭去而不枉道以求居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是擇而居之子路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則非矣抱關擊柝是一事關所以禦暴而守關

者莫重於夜柝故易有重門擊柝之說然亦不是限定只作此官特以此爲例如下委吏秉田之類亦是也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苟受之理故爲抱關擊柝等官則雖不行道而亦不苟祿矣大全朱子曰程先生說孔子爲秉田則爲秉田爲司寇則爲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員無所不可也通義仁山金氏曰周禮讀人之職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禧阨門閭之委積以養孤和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爵族縣鄙有委積以待凶荒而賓客之會同師役則三十里有宿伯有路室室有委吏蓋掌其施惠出入之數故曰會計當而已矣秉田牧人之官掌養牛羊者以牛爲重故曰秉田以牛駕車藉籍田也並是生育壯是肥長是大初問云君子居其位則思稱其職先有司稱其職之心而後居其位也以孔子爲賤官未嘗以已之聖有不屑之意且不肯苟且必思稱職可見朝廷之上無不屑爲之官亦無有一等官可以苟且而不必盡職者士大夫於夫千委吏秉田處最當三覆思之祿位尊卑厚薄處最要安分意孔子爲世臣道之極也講錄云此引聖人之事作樣子聖人爲貧而仕亦曾爲委吏秉田來會計當是錢穀出入之明也也牛羊茁壯長是肥壯而又有生長也兩而已矣子謂其職止此此外別無大事正見其職之易稱耳河

上檮誤云史記書內多錯誤孔子世家云嘗為季氏火按孟子嘗為委吏似季氏字與季字相近而誤也 大全新
安陳氏曰此章始為為貧而仕者言終為位高祿厚者言
居卑貧者雖其職易稱尚未必求稱其職知孔子之為委
吏乘田必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茁是也豈有位高祿厚而
不求行道以稱其職者今人於位卑言高則慙然懼其為
罪而不敢犯於立朝道不行則寡然不以為耻而冒犯之
罪自外至或以得罪猶可言也耻自內生當耻而不知耻
不可言矣 初問云以出位為罪則卑官無行道之責所
以卑職易稱以廢道為耻則尊者非可竊祿之官所以尊
若雖稱故欲易稱者寧辭尊居卑

○士之不託諸侯
儀禮寄公為所寓服齊衰三月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
君也何以為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原旨云
有君待國君之禮有君待民之禮有君待臣之禮士進之
於君則為擬尊非禮也進之於臣則為不恭亦非禮也同
之於民則為卑可卑而不可尊惟士為然如以無爵士而
當有爵士者之禮以無常職而當有常職者之禮皆為越
分故皆曰不敢一則不敢當平君禮一則不敢當平臣禮
非為素餐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未仕為民既仕乃為臣
方為民可以受無常祿之周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
士之自處當然也 是問云二不敢也一厭看士託於諸

侯無常職而賜於上皆為越分故皆曰不敢以為不恭也
即非禮之意 謹錄云賜即是託賜者有常數周者無常
數惟其無常數故無常職者皆可受惟其有常數故必有
常職者後可受彼抱關擊柝官雖至卑然亦有常職而可
食於上士則無常職者若託於諸侯而受其賜便是僭分
而不恭矣以此不敢受 君之於士常餽可常以君命則
不可繆公於子思數餽問肉意固是美但數以君命而餽
則不是矣及子思不受遂絕不來餽則又不是矣 問子
思何為標使而不受而不受而必於卒也曰前此還望公
之悔悟及終不悟總標使而不受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
之不覺處曰不受可也標使不已係乎曰受之則迫於內
不受則出於外標之亦只是不迫到內而請出在外非若
今人之逐去也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等氣象不以君命
將之五句正是養君子之道子思以下又以繆公之失說
見得養君子者不可常以君命也 不以君命則失之簡
常以君命則失之濫故始而餽以粟餽以肉也以君命將
之而求吾尊賢之誠其後粟或無也繼之以麋人肉或無
也繼之以庖人肉不以君命將之而免賢者坐拜之勞則既
不失之於簡又不失之於濫此之謂養君子之道矣 疑
問云加諸上位非天子之位登庸攝政所謂與共天位者
講錄云養君子者須以堯舜為法為君子者亦須要法
子思若是僥首帖尾便使然利其養養之私而失其養高

胸里猶不曰
公不能去子思
以國事出以
肉餽之仍不悅
相與飲以爲
相與飲以爲
相與飲以爲
相與飲以爲
相與飲以爲
相與飲以爲
相與飲以爲
相與飲以爲
相與飲以爲

卷之三十六

二十五

經 159-500

○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

陳其美

若言道德則名分皆出其下便不可徃見 首二節上言禮下言義義之森嚴成章處便是禮禮之時宜安帖處便是義 呂氏春秋云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牟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徃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 初問云多聞是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徃古來今治亂興亡得失之故皆在胸中可備顧問是天子師之以出治者故謂之師賢是即其可以備顧問者發揮出來大涵養大力量有補益於國家之謂也當知此賢即多聞之人乃非常之佐五百年名世者自知識言謂之多聞就多聞中作用出來便謂之賢多聞與

卷之三十六

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夫皮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足以行吾道云耳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與馬章綬之數命朝束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恭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義懲之以黜遠鞭朴結棒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是以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講錄云万章因虞人之事問此、意不重周尚赤旃通是赤色之帛別無文

飾旌旂亦是用赤帛但旌則飾以蛟龍旌則飾以文采各象其人而為之也 虞人庶人是賤者大夫士是貴者以大夫之招招虞人以士之招招庶人皆招之貴者也虞人庶人且不敢往况以庶人之招招賢人則招之賤者夫賢人豈屑往乎 朱子語類云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庶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爾亟拜也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黃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這都有箇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二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于交万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 原旨云君子不肯往見非是自高定要國君求我只緣平日認定一個義理事、中在義禮上行耳這個義禮不是兩件物事只是吾人的本心但就制事上說謂之義、切於人猶路一狀事、不能外、此便一步行不去就檢身上說謂之禮、關於人猶門一般時、不可違、此便出入無所指這個門路人人所共由所共出入但眾人不能盡性故多走在曲徑和寬

上去惟盡性的君子能由是路而不舍出入是門而不離也若往見諸侯則非義禮之正而差却門路矣 初問云時宜之謂義有品節文章之謂禮禮義一時事凡當行處便是通衢大道其不當行處便是茅塞荆棘非路而何蔡然成片段可觀便是開其猥瑣撲散鄙陋局促太低太昂不成節文便是閉非門而何君子一行一止皆準於此所謂由是路也一進一退皆觀禮而後動所謂出入是門也 講錄云賢者守禮義而不可召孔子乃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者然則非禮義與此問極好但不知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也為士時則以不赴召為禮義居官時則又以赴召為禮義孔子當時居官了君以官召之孔子亦以官赴之此正時中之道禮義之所在也士則未有官職矣可以此而相律乎 臣子之道賓師之道都見此章

○一鄉之善士

疑問云性善原天下之一本無方域故孟子論友由一鄉一國天下直進之於古之人古人之行實載在詩書然不過紙上陳言頌之讀之皆不足以知其人須是論其世始得此世字即禹稷當平世顏子當亂世之世我不徒頌讀其詩書而直究其當世之行事如堯舜之世宜如何作為商周之世宜如何作為以其心想論到此處如身處其地而親見其行事一般則千百世之上如同一日千百世之上之人如同處於一堂精神意氣初無間隔而直與之俱

古人之善皆我之善此之謂尚友而非止一世之善也邵
子求學於里人鄉人又求學於古人求學於天地深達此
章之旨詩書不必出自其人若凡歌咏紀載其事者皆
是四其字一樣質言云天下之善無窮我此理人亦此
理一鄉一國此理天下亦此理古今亦此理故取友者須
自己身上做起根基由一鄉一國而天下而古人無窮之
善我皆取而資之方為友善之極全從心之虛以受人不
自滿足來故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尚論古之人與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正相照應全重論人上誦
詩讀書是尋常工夫故云不知其人可乎言於誦詩讀書
中須要知人所以尚論之耳語意自明以言行平講失旨
錄錄云一鄉之善是我為一鄉之善士也一國之善士
天下之善士都只平平說晦庵子云善蓋一鄉竊恐善既
蓋一鄉了則一鄉皆不知我之人又與之友可乎且云善
蓋一鄉斯友一鄉之善士猶可也若云善蓋於古斯友古
之人也可乎問友人之善必先我有善是如何曰我若不
善便不知人之善而取之且人之善者亦將遠我亦安得
而為之友乎論衡曰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
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
不激勵者不見賢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
徒牆壁之畫哉空器在厨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
不顧也肴膳甘醢上釜之盛人者鄉之古賢人之美善可

案通公此疑雖
言與孟子所左
而不失為正氏

片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慎子
曰詩性志也書性誥也張文定公尚友說云君子之於
友相與交求其一焉耳其心相與交求乎一而天下其孰
能二之故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之謂也夫金質雖堅猶得而二之若夫同心之人則
相與以形聲之外相與以形聲之外者則天下之至一也
譬之水焉不可得而斷也譬之空焉不可得而染也是故
無遠無近無存無亡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吾之友而已前
乎千百世之既往而有一心者焉亦吾之所友也誦其言
如親聆其論議想其風如親見其履履不見其一二况其
通者乎二谷天雄集云在則人亡則書故誦詩讀書謂
之尚友薛畏齋曰吾人今日去聖日遠舍誦詩讀書外
無可用其心者則字字句句可放過乎講錄云尚友句
只承古人說取友之道至於如此不是進而上之者乎
○齊宣王問卿
前漢書翼奉曰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
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
姓疏而難通溫公疑孟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
同車嫌其偏也為卿者無貴戚異姓皆入臣也人臣之義
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之
故敢於易位也孟子之言過矣若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
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然第去之奴之

死之而孔子以為一仁夫以紂之過三子之賢不敵
易位也况遇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
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之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
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
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偷憚惡貴戚而務除之貴
戚固亦自疑而謀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
而適足以為篡亂之資也其又可乎 大全朱子曰孟子
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
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篡也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未及為若微子
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
世則其計慮亦豈苟然哉若其力之所為則伊尹霍光
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况有骨肉之親乎 南軒張氏
曰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有親疎之異故不得而同論也
貴戚之卿任宗社之責故得更擇其宗族之貴以易之然
非謂貴戚之卿諫君反覆而不從便可以易位蓋極其理
而言之有可以易位之道也 西山真氏曰愚按貴戚易
位之說非後世所得行君有大過惟當反覆極言如屈平
劉向之為爾同姓之卿雖無可去之義若其君有大惡而
不可諫易位之事又不得行宗社將危豈容坐待則在子
去之亦有明義存焉其惡雖未如紂然非可事之君義不
當食其祿則骨之叔胗可以為法春秋宣十有二年公弟

叔胗卒穀梁傳曰叔胗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帝非之
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卿兄弟也去將何之繼廢而食終
身不食宣公之食春秋貴之因時制義初無定法也又孟
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
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耳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
世用心既欺苟金爵位又欲鞏塞公言張垂之所以見屈
於張休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人
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 原旨云二卿皆重在反
覆字必真有一念忠君愛國之心昭昭乎可以信於天下
而通於神明至於反覆之而不聽乃可以易位可以去也
若其心未極於誠而諫未極其忠素行未孚而人心未信
乃區區於言論之間以塞責而欲易位欲舍去其誰與之
中間雖有大過小過之別而其忠君愛國之心則一也

談經卷之三十六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婿太學生蔣國珣 校

孟子

告子章句上

○性猶杞柳也

孟子子之說
告子之論

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受而順之
之謂道 荀子曰隱括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
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
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隱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
將待隱括而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
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出於治合於善也 朱
子語類云杞柳想如今卷杉台子模樣杞柳只是而今做
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 大全慶
源輔氏曰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為
人者性也 西山真氏曰告子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
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杞柳必矯揉而後就不知仁義即性
也今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
可乎夫以杞柳為杞柳必斲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
之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時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
時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
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

此說亦自新法

下而禍害仁義也 明儒經翼云告子言性原有何仁義
如杞柳本無杞柳樣孟子言何不將他木來做杞柳只緣杞
柳之性原有杯棬故順其性而成之耳若本無杯棬而人
為加之是戕賊其性也如牛性本耕馬性本乘犬性本守
皆因其性而付以此事性中原有仁義因其幾而擴充之
非禍性也 初問云此是告子認氣為性却不知性特
附於氣性者氣之靈也不離乎氣而不離於氣者也以杞
柳為杞柳便似須假人力為之原不曾有仁義一般告子
之病在為字上 孟子說杞柳係人為若仁義則不必然
性即仁義仁義即性全不費力 淮海近語云告子以人
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杯棬看一個以字看一個為字蓋
謂人生之初只有個知覺運動之蠢然者與物無異後來
聖人方制為人道以教之却似杞柳之生初間只是根幹
後來人為之巧乃成杞柳樣告子單認氣為性故把性與仁
義看作二物豈知仁義即天命之性也非有外於性也為
仁義即盡性之學也非有害於性也孟子借其言而反之
不攻自破矣

○性猶湍水也

論衡云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
戴埴履齋為云世之論性者二善惡而已人性往取孟
而問荀子合二書觀之孟子自天性見所謂善必指其正
大者欲加持養之功荀卿自氣性見所謂惡必指其緣廢

孟子序論有性
言四端性善性
知此一節不係

東陽許氏曰
孟子曰水之性
無善無惡也曰
性善也

若欲加修治之功則孟子之學其清而澤自其弟子
之惡去其滓而水自清有補於後覺則一 俞州劉記曰
荀子之言性惡蓋然亦自體驗得之如告子亦體驗而
得者也楊子之善惡混從孟荀之論而裁其疑韓子之三
品復因三千之論而酌其似非體驗得者也 淮南子云
水之性循勢而下乘衰而流注其下也 困知記云性無
形雖有善惡終難盡其妙孟子程子皆嘗取譬於水其言
有不容易者蓋以就下之與在山清之與濁同一物也然
至語其不善一別以為搏擊使之則以為泥沙混之是
亦微有不同必也會二說而同之性之義庶其盡矣 原
言云人性之善也四句即對上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也看
說猶你說人性無分於善不知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
也你說人性無分於不善不知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孟子其以上下二字換出告子東西二字而後即水之有
下有不下若以明之 講錄云水信無分於東西承告子
水無分於東西之語而然之也然決諸東方則東流決其
東之下也決諸西方則西流必其西之下也是豈無上下
之分者乎 人性之善二句正說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二
句反說以見性之必善一說上二句是說性之本善下二
句是說性善之同人無有不善人人皆善者也水無有不
下水水皆下者也亦通 小荀子曰大治之爐可使無剛
踊水之機可使無降也 大全東陽許氏曰告子謂性本

無善惡可以為善可以為惡在所引者如何爾故以水
無分東西為喻孟子亦就其水以喻之謂性之必善譬猶
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為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
若人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况東西乎人之為善順
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丹鉛總錄曰孟子所
言過額在山非止為喻蓋桔槔與斗古有為之者漢陰丈
人所以目之為機事也 大棄起信論曰海水與波非一
非異波因風動非水性動若風止時波動即滅非水性滅
衆生亦爾自性清淨中心因無明風動起識波浪
○生之謂性

朱子語類問生之謂性曰他合下便錯了他只是說生處
精神視聽凡動用是性正如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
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
足之運行皆性只說得箇形而下者故孟子闢之或問董
仲舒言性者生之質也曰其言亦然 通義白雲許氏曰
告子以運動知覺為性孟子意謂以此為性則人與物同
而何足謂之人哉故先以白之說兩轉雷告子之意待其
說定了然後以大牛人之性同異而問之告子知其說之
非其言方塞所以言夫又言牛者謂非獨人物之性異諸
物之中其性又各不同所以深曉告子以人之性善也
仁山金氏曰告子以氣言性而不言氣字出孟子以理言
性而不言理字出至程子張子始以此二字分別則明矣

至堂漫筆云性字後心從生若以耳目口鼻手足動靜
為性此近於作用之說釋氏嘗曰狗子有佛性是也然釋
氏之所謂性其義亦與吾儒不同 王文成公金書問生
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
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
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
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
然却要看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
但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
別有箇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倫氣亦性也性亦
氣也 南畝集云告子曰生之謂性程子曰生之謂性
孟子曰食色性也孟子亦曰口之於味性也蓋其言未嘗
不是也其所以言非也 淮海近語云生之謂氣生之理
謂性生則人物之同同性則人物之所異若知得人物之
所同人物之所異便指生之謂性亦無不可 初問云告
子又認氣為性生也者知覺運動也然須知覺運動靈妙
處方謂之性犬牛雖同得天地之性却為氣質局定缺陷
處多故雖有知覺運動而其中靈妙不全故論人性者須
論其靈妙告子却遺了靈妙處矣 原旨云告子生之謂
性一句乃是他學術差誤之本根杞柳湍水食色義外無
善無不善之說皆原於此惟以心從生告子只從生一邊
看而不知心之生理謂性故孟子極力以辨之 秋林茂

山云日光之白曰皓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皙女子
之白曰皤老人之白曰皤草華之白曰葩雪霜之白曰皚
鳥羽之白曰霍 海虞編告子曰生之謂性性體也性散
而為情曰生用也若論性體則凡有血氣無有不同者固
無今人與牛犬矣正猶白之謂白無不同也若散而為生
於是各各不同如人食芻豢牛食草犬食穢以至居處莫
不各異正猶白羽之異於白雪白雪之異於白玉也告子
不知性體而以生之謂性則雖欲同之而不可得矣故孟
子舉雪羽玉之不同者以詰之而告子又強同之至於人
與牛犬即三尺童子知其嗜好之不同也而告子猶得強
同之乎是以彼強強辨亦無可措詞矣雖然性無同異因
異立同異既不在同亦何有此又孟子性善之與義也
明儒絳異曰生之謂性不甚差只人自人之性牛自牛之
性犬自犬之性告子却不知得聖人許多親親之殺尊賢
之等範圍曲成之用皆從性體生生中條理出彼長而我
長與理人因物付物無別只聖人裁制曲中曲成不遺告
子一切都無干涉便萬物皆在性外了 朱子曰論萬
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
○食色性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告子言仁是好愛只說人心不知孟子
所言仁義是道心告子以好食愛色皆散於心故曰仁內

原亦公論孟子
有曰告子曰以
今也然孔
孟子曰然則
孟子曰然則
孟子曰然則

其言已定故孟子反問之告子只答義外之說 大全幾
峰饒氏曰告子雖知以仁為內而不知愛是情仁是性愛
不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以愛為仁已是不識性了如
義則是心之惻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裁制
得其宜者全在我若非我有箇義如何處得物告子認
以為外可謂無識矣觀告子前而數章之意則謂中仁義
都無到這裏又却有仁而無義皆是適詞 初問云義外
是物上討道理義內是心上流出此道理 講錄云孟子
開口便說仁義蓋學者兼教其力也告子說仁內義外見
得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着他意思只是要相
辯以爭主吾道之盟耳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孰以長人
之心長馬乎其所以然者乃吾心之義有不同耳 朱子
語類云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看來孟子此
語答之亦未盡謂白馬白人不異亦豈可也畢竟彼白而
我白之我以為白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 讀書記云
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非問辭也言以此推之則所
謂義也者豈不在長之者乎 講錄云白馬白人永告子
彼白而我白之說來白馬白人不同是固從其白於外也
長馬長人不同則謂之非有長於我也可乎 且謂二句
還是詰之之詞故告子未達而云以長為悅是果以長為
義而不以長為悅者為義矣 大全東陽許氏曰孟子就告
子長字雖長人長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不可不言而於

告子猶不悟重以內外為言於是持者炎以為喻謂美味
雖在炎而者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
炎而言謂宜獨於人為然物亦有如此者以著之之心比
長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 輟園富維著云告
子以欲食欲色為性即其發生處謂仁仁由心出非有所
待於外則其得當處謂義義隨事變非能直了於內孟子
乃先詰其指以究病根之所在告子答以事變合宜從物
所定故謂之義外孟子謂物無一定之迹豈能混而無別
人詰其果在物上求義抑在處物上求義告子以為處物
乃是仁在物有一定之處吾從而因之是謂義此其所以
為外孟子謂嗜吾愛與嗜素炎固有一定之處但嗜乃心
所發生不應亦謂之外 疑問云長在人長其養者在人
猶炎在物著其炎著在我此正義之根於心處若只說以
長為悅豈惟人有之夫物則亦有以炎為悅者以炎為悅
難道亦有外而不根於內與告子以食為性則必以著炎
為在內即欲復趨義之在外亦不能矣 口義云告子與
孟子各自說一邊性孟子就天命之性一邊說告子就氣
質之性一邊說然天命只一本氣有萬殊得其一本可以
通於萬殊外萬殊二看却通不得一本其說誠害道之根
原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講錄云仁義是一箇理義即仁
之行而無不宜者非仁自仁而義自義也仁既在內矣而
義豈在外哉且以長為義而云以長為悅悅之者亦心也

心既在內矣而義豈在外哉

○孟季子問公都子

朱子語類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曰告子山說固不是然近
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
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
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
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我弟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
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所在當先者亦有
人乎日知弟之為卑而不知其為尸之時乃祖宗神靈之
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因講問商量何緣會自從裏面發
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
似此大害理只細看孟子之說便自可見 韓園窩雜著
去行吾敬以行為義故在內孟季子謂敬因人立不得謂
自我行之孟子言敬雖立於人然在其人身上又隨時而
別必須裁度乃可得豈非是我所行孟季子言敬固別
於隨時都自其人身上起與我無干公都子謂飲湯飲水
亦隨時而別然皆從此心發動豈謂無干 疑問云行吾
敬三字性透醒敬是心之敬行吾之敬豈從外得之者此
在孟子長之者義乎一句體出的 大全潛室陳氏曰禮
敬之義在外如叔父如弟如鄉人皆指外而言故告子以
義為外然敬之所施雖在外而所以行吾敬者則在內如
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量則敬弟當敬鄉人則敬

鄉人所以權其事宜而為之差別者則此理之權度未嘗
不在吾心故孟子以此析之其辭簡而理勝所謂不迫切
而意已獨至也 講錄云彼將曰在位故也弟在祖考之
位叔父與我皆是子孫以敬祖考為重故敬弟子亦曰在
位故也鄉人在賓客之位伯兄與我皆是主人主人以敬
賓客為重故敬鄉人然則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亦
猶庸敬在叔父斯須之敬在弟也或常或暫因時而制宜
轉移之機要在我而不在外也義內之旨不甚明乎 原
肯云告子孟季子始終以敬長為說孟子公都子始終以
飲食言之蓋以彼知甘食悅色之出于心而易曉也 韓
園窩雜著云觀上論則在外之辨明觀下論則非內之辨
明然揔歸結嗜飲問告子以食色為性已明仁內之旨而
孟子因其所通而善燔之也夫義外之說所自來以其外
而不之顧也蓋欲牽補人力以助天功然後盡脩為之全
學荀子性惡之意亦猶是耳惟其泥有以驚窮物既着義
外之外則必緣空以坐虛見并遺仁內之實而性非其性
天命之真乃入動靜隱顯之偏矣孟子能不辨乎

○性無善無不善也

古言云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
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上智下愚不移也此三說
皆不可無故孟子亦不斥其非直云乃若其情但說到情
便與性異 翼疏陸子曰以紂為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

內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知其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蓋邇其情而逆如性之善也 講錄云此詳明上文之意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皆有之是明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也仁義禮智我固有之是明乃所謂善也弗思而不能盡其才是明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大慧語錄云仁乃性之仁義乃性之義禮乃性之禮智乃性之智然順背在人不在性也仁義禮智在性不在人也人有賢愚性即無也若仁義禮智在賢而不在愚也則聖人之道有揀選取舍矣如天降兩澤地而下矣所以去他義禮智在性而不在人也賢愚順背在人而不在性也揚

子所謂脩性性亦不可脩亦順背賢愚而已

大全蔡氏曰惻隱等正是指性之初發動處以明未發動之理又舉蒸民詩言性人之生各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生之所秉者謂之稟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一而已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者蓋謂東夷懿德即是常性心之好德是情之不外乎性也就性初發動為情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

毋鉛總錄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詩蒸民旨也後人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

會性立則神氣曉然發而通行於外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禮運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視者耘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韓嬰曰卯之性為雞不雉不孚則不成為雞蘭之性為絲不濡不練則不成為絲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於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疑問云詩中有物有則則字極妙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一物之理本來停當自然恰好若有規則而不可易者此民之所秉以為常也故下一彙字此

人之所同得而共好者也故下一德字三字總一樣

孟子子初只以情與才喻性引詩見惟皇降衷厥有恒性併性善原頭亦說明了孟子真得天命率性矯傳乃有此論 講錄云仁義禮智即則與秉彙之謂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即是好是懿德之謂也以情論性是揭出一箇真證佐引聖人贊的詩詞又是取從前案卷來剖斷也 明儒經翼曰世之言性者紛紛不同有以本體者有以作用者有以末流者性無善無不善指本體言也性可以為善為不善指作用言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指末流言也三者各因其所指而立言不為無見但執見不忘如羣育之模象或得其首或得其尾或得其背或得其決裂全體不能

觀其會通直言本源徵於蒸民之詩孔子說詩之義然
指為性善發而聖所未發亦非始為救弊之言也大都認
情為性不得孟子立言之本旨先師性無善惡之說正所
以破諸子之執見而歸於大同不得已之苦心也

○富歲子弟多賴

大全新安陳氏曰天之降才與書所謂上帝降衷文意略
似言非天賦以有為之才如此殊異也乃阻饑而陷溺其
良心賊其為善之才而然耳原旨云此章以非天之降
才爾殊也一句作主後面許多同字殊字俱是証佐此句
今夫楚麥節至下節是就物之同說到人之同上去而曰
聖人與我同類者結之以聖人見天之降才非殊也故龍

子節至末節是就人身上形之同說到心之同上去而曰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又結之以聖人亦見天之降
才非殊也若大馬之與我不同類句與故凡同類句相應
說易牙師曠是影出箇聖人來故理義之悅我心二句是
單以口之於味作結語講錄云此章論人性之善始終
只重個同字以心論性者蓋心統性情心同則性同可知
也首節言性之本同而不同者由於陷溺楚麥二節即物
類之同者以明人類之同龍子至末節又即人身之同者
以明人心之同心之同然如此然則其不同者信乎由於
陷溺而非降才之殊矣二程語類曰螟蛉蜾蠃本非同
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况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

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自然氣貌改變講錄云故凡
同類者是因楚麥之一類而及於凡草木鳥獸之類也物
之同類而相似者人皆不之疑至於人之同類而相似者
何獨疑之耶聖人句不重聖人只見其性相似耳講錄
云故龍子曰四段輕說過歸重心上去心與足口耳目同
是身之所有者足口耳目既皆同也心獨無所同乎以此
提醒人最親切朱子語類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賴
之下遂旋譬喻至此其意謂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
爾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
之同嗜耳之同聽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為然者只是理
義而已問理義之悅我心理義是何物曰此說理義之

在事者大全朱子曰理義人心之同然如人皆知君父
之當事我能盡忠書孝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之所同
也又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
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讀書錄云耳
目口陰符經所謂三要明儒經翼或辨在物為理程門
嘗言之陽明先生却說理不在物鄒氏曰公等不察立言
宗旨孟子說心之同然曰理曰義程子恐將兩件看了故
以體用二字為孟子分析心一也心之在物為理心之處
物為義今說理在物則體反在外而處物之義反在內矣
理義二字皆心之所同然告子說義在外賴孟子闢之廓
如也今說理在外告子其無辭乎李見羅曰性有同善

故心之於理義也有同然如何叫做理義蓋自性而言渾然只是一個善自其所發端則或發為惻隱而露其仁之理或發為羞惡而露其義之理或發為辭讓而露其禮之理或發為是非而露其相之理是所謂善也則善之自然之條理也循是而發之各當其事理之則而不過焉則所謂義是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聖人知性之本然故得其心之所同然也 初問云至於心獨無所同然句其意婉曲蓋謂耳目之類皆為心役使却多有同處心為衆體主宰反無同然者乎理義只為同具於心故同悅之聖人不過先得同然正見與我同類末二句是形容自然之妙非是說同悅

○牛山之木嘗美矣

弘明集何承天曰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為仁者之表恥惡為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鑿斧恬漠之想汨震於利害誠宜滋其萌蘖援其善心 通義仁山金氏曰夜氣一段本為心而言夜氣特其證驗存養則其工夫山木日夜之所息本喻人之良心未嘗止息然山木之生由氣化而戕賊之者在斧斤牛羊草木無虞致力至若人心則生息雖由氣化而不盡在氣化惜亡雖由外而不盡在外物此則在我自可以致力所以終歸於得養操存之說夫良心在人其人且晝所為固有梏亡至夜安靜此良心依然生息平旦之氣即可自驗人若便能去梏亡之害加存

十

養之工無時不用其力則清明氣象無皆不照心境為當如何此章孟子切於牧人山木一段與良心一段當相對看而養與失養亦對在其間故以得養失養總之而養之得失又在操舍之間程叔子又以敬以直內一句指示操存之方可謂切要學者讀之急宜警省存得則人存不得則禽獸吁可畏哉 孟子則曰何以謂道是人之情也人之情可以為善者也其本然也故仁義之良心人人所固有也一放失於初再反復梏亡於後夜氣不存而禽獸不遠非人之情本然者也何謂夜氣也夜之時宴息無為無為則靜靜則清清明矣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何以好惡與人相近也日夜之息夜氣也平旦之氣夜氣之息者也為也者止也出也不止則不生也止而生為清而明者未始故能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與人心之同然者不遠然猶幾希而微也何以為微也道心惟微也存之於既亡之後故微也曰夫夜氣氣也而好惡與人近者理也性也性與氣果若是一乎曰此愚所謂謂性氣之無二也而氣之得其中正者即性也理也苟得其養何以無物不長也山木人心皆以生為性者也養之而已也非有加也人心何以有存亡出入也人心常在又何所亡人心無出又何所入其亡其出物有蔽之者耳

莊子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聞林希逸註曰其寐也魂交言夜則神集於其心也其覺

得息之說也
非特以明
其義也

也形開言盡則四體皆動用也構令也應於外者為接言
人夜則安寢平旦以來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
戰戰然日如是故曰與接為構日以心開即孟子旦晝
惜亡之說也 晉書曰心燈夜炳音義晨飛 朱子語類
問牛山之木一章曰日夜之所息息是良心平旦之氣自
是氣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
有惜亡而彼未嘗不生惜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
轉動却如失去了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
生息曰放之未遠者亦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日日間
所為又放了七八分却指轉來都消磨了這些子意思所
以至於惜亡也夜氣不足以存是存箇甚人多說只是夜
氣非也這正是說那本然底良心且如氣不成夜間方會
清日間都不會清今人日用間良心亦何嘗不發見為他
又惜亡了若存得這箇心則氣自清氣清則養得這箇心
常存到夜氣不足以存則此心陷溺之甚雖是夜氣清時
亦不足以存之矣 夜氣不足以存先儒解多未是不足
以存不足以存此心耳非謂存夜氣也 問夜氣一章曰
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
心愈亡兩個互相牽動所謂格之反復如下文操則存捨
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個生死路頭 陸子要語云牛
山之木一斲血脈只在仁義上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
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為斧斤所伐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

此山金口口
之息者非無
息也

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一甚相遠惟巨畫所為惜亡
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
為禽獸 陳潛室木鐘集云此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
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蓋平旦之氣乃僅僅
夜氣之所息於此時能持循涵養使其萌蘖漸光則則
雖當旦晝也如平旦矣今人但晨興略畧見得微眇轉步
便去利欲血氣上走終日昏昏所以索然無有平旦之氣
形雖具而心則亡於禽獸矣擇焉 二陳語類曰息訓為
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斷碩果不食
則便為後也 谷問集云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
得活動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
歇然然後身中神氣乃稍稍得以出窵逮及天曉端倪自
胎萌動而良心乃凌見矣 雖念菴云此章重在日夜之
所息一句蓋言旦旦伐之之後至於日夜一息則百竅皆
閉諸機盡忘猶夫天地之冬藏以起元正日月之晦昧以
回朔望翁聚之極必有驗生故平旦好惡猶能近人使徒
此善養更不以旦晝紛紜者惜亡之則旦晝皆夜氣也日
用動靜莫非真性顯見矣豈特平旦好惡而已哉故曰得
養則長又曰操存舍亡蓋極言不可不養也息之功大矣
哉夜之息天地自然之運也至於旦晝而一於息去耳目
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所謂動而無動時時戒懼於
不親不聞而不以外境牽吾真所謂行遠而不見其人也

洞學所蒙云初學須在平常心中認識出本心來做主
腦此最是初入門一段要路運本心雖汨沒其實有不
容泯滅處常因時發見學者但要識取耳平日好惡孩提
愛敬乍見惻隱皆孟子教人識本心處若不當面錯過時
皆應有入路日間工夫得力則夜氣愈清夜氣愈清則
日間愈得力須是學力通乎晝夜方能通晝夜而知通晝
夜而知者良知也息也傳習錄云夜氣是說常人學者
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
不消說夜氣又云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日時起坐未與
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游一般海龜編邱
豁深曰睡著不做夢時此是沒粘帶去處言思路絕烟火
泯滅五丁不能致力六賊不能窺測是謂向上機緣去之
又玄然人安得不睡時有此消息耶平日雖未與物接然
徧徧正醒却已落覺暗頭非緣過去即緣未來但不至
東跳西蹊之極耳故曰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人所謂
本來人也余謂學者只愁不識徧徧本來面目耳若也識
得決不賤跳蹊而貴安靜矣即熾然好惡却與睡著不做
夢時一般耳講錄西山子夜氣箴云盡觀冬之為氣乎
木歸其根蟄蛰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
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閑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民所以
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
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群物具闢窮乎如未劑

之鴻濛維人之身獨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盡其
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休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
以戕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
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書訪之地
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
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
之可入天理微乎其昭融此德以物欲之害夜為最甚若
異乎孟子之說者然却有補於人也正好參看疑問云
故苟得其養四句不必粘山木人心講當照上汎泛說凡
斷喪放失者皆責着實保養則無物不長况心之生機
未嘗滅息者乎失養則無物不消况心之萌蘖僅存無幾
者乎即物皆然心為甚之意李見羅曰心有放故做工
夫若得一個存字有不正故做工夫看得一箇正字皆是
對治之法至於性真是不可加得一物故直說得一個養
字養之法豈有分毫做作在孟子中只是道得一個息字
在大學中只是道得一個止字息與止豈有毫分做作所
以養之方也易之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正是性得其
養自然的體段光景所謂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與存心
之存其用稍殊欲識孟學之宗惟在性善欲識孟子復性
之竅惟在一養講錄云山木人心莫對說要有起落未
得其養固長而心得其養者亦無不長未失其養固消而
心失其養者亦無不消

呂惠卿老子注云操存亡則無常體之可測出入無時則非今昔之可求莫知其御則非方所之可得神則若是人心亦然 胡文定公云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理 朱子語類云孟子只是狀人之心是個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人心緣境出入無時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即便在此隨物者是浮念此是本心浮念斷便在此其實不是出入但欲人知出入之故耳 大全朱子曰心是個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逆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間處可以安頓 程子曰心本無出入支離而去者乃意耳 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個存字首說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次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 陽明子曰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工夫始無間斷不可便謂出為亡入為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心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士又曰

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 居業錄云操家存心雖於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管一個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斂消主則心體昭然過事時鑒察必精若守看一箇光明的心別人倫世事都不管 困知記云操舍之為言猶俗云提起放下但常常提起此心無令放失即此是操操即敬也 明儒經翼問操則存錢氏曰汝且說出無時是說心還是說放心曰是說心曰只是一操字幾千百年說不明今既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功始有下落矣問操心之法曰操練操習之操非把持執定之謂心之良知變動周流原是活潑之物豈容執得定人能操習此心或順或逆或橫或縱隨其所為時時還他活潑之體不為世情嗜慾所滯礙便是操心之法即謂之存若不知練習終有滯礙便着世情即謂之亡譬如操舟硬把捉死手執定舵柄無有變通舟便不活此心通達萬變而昭昭靈靈原未嘗發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既無所入何方所之有如明珠走盤終日圓轉不停而未嘗離於盤正指出本心真頭面與人看以示操心之的非以入為存出為亡此是千古入聖之微機也 王 斗山會語云友人請問操存之義余謂心之得養與否係於所操舍操心正是養之法請以操兵為喻動於九天之上藏於九地之下微乎微

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此操
兵之法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是活潑之體神變無方
以示操心之的故曰惟心之謂與非以操為入舍為出變
動不居周流六虛若執定則為典要不可以適變矣講
錄云舊說以此為心之神妙不測若贊心云者看來不是
存而入謂之妙可也亡而出可謂之妙乎蓋此只說心得
失易而保守難須要無時無處不致其養正與中庸說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大學說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同
意金剛三昧經云心無出入無出入不入故故名
為入又云本無出相今即非入昔迷故非無今覺故非
入大慧語錄云昔為山間懶安汝十二時中當何所務
安云牧牛山云汝作麼生牧安云一回入草去驚異我將
回山云子真牧牛也學道人制惡念當如懶安之牧牛則
久久自純熟矣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國策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
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
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眾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
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
子者眾則子必危矣注云此與孟子雖有天下易生之
物云云語相類而意在自樹又云子必善左右則君子小
人之用心可見矣原旨云孟子此章議論千百載之下

君德之成敗舉無有以易之如今且不要說人君就是一
個匹夫日與直諫多聞之士處則德日脩業日進日與便
佞善柔便辟之人處則不覺與之俱化矣小人之術巧而
善入其投時君之喜好也深君子之道正而難親每苦於
其機不相入故一日之暴尚如水投石而十日之寒則浸
灌浹洽於其中而不可解矣十日之後而復得一日之暴
亦已無益而況又繼之以十寒乎疑問云此萌字即上
童萌孽之生萌字人心是靈根本生生不息的然須常培
養無間斷始可望其長成一暴終有萌孽而寒之者至且
不獨一寒而已也即復繼之一暴能有萌焉何哉即萌亦
旋萎而死矣能望其長且成哉吾如有萌焉何哉一句說

傳極妙專心者心專於奕而不他致志者求至奕秋而

三

後已論衡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
非劣也志意不為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
見泰山思有所志有身不暇狗也彈雀則失鵲射鵲則失
雁方圓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為不能成
淮南子倣真訓曰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
心在雁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割判六合之內一舉
而千萬里劉子新論曰學者出於心為身之主耳目
候於心若心不在學則聰誦不聞視簡不見如欲鍊業必
先正心而後理義入焉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
季子聽清角之韻不見嵩岱之形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

角故也是以心駐於目必忘其耳心駐於耳必遺其目人不能左手畫方右手畫圓者由心不兩用則手不並運也夫奕秋之奕隸首之策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望鴻而奕敗算撓者是心不專一游情外務也 舊唐書史臣曰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奕同秤而獨勝 大全雙峰饒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專在此致志是究極其心之所向 王文成公曰立志者為學之心也為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為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奕秋之為聽其事專也思緩方繳而射之其事分也 講錄云王之不智由君子進見之時少故以生物為喻君子進見之時少由王聽信之不專故又以學奕為喻

○魚我所欲也

荀子曰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九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矣是偏傷之患也 漢書趙壹賦曰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 淮海近詩曰魚我所欲一帝把生死關當貴關教人勘破便就得其本心只是禮義二字生死尚不顧則此身尚不能為我有况身外之物於我身無所增益我又可得而有乎勘

破此心當貴妻子之念俱蕩盡矣 勉齋曰孔孟之教人曰守此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與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為聖賢之道如饑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喻其切也 現性 初問云生與義對不遇生死在義內聽命於義生是義做主張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生死固重義無一時不重故舍生取義而較輕重不得 講錄云魚與熊掌不重只似詩之興體舍生取義不是幼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且莫說出義之甚來下文纔發其意舍生取義亦不專就死因家之難說義字該得廣人生便有欲舍所生之欲而難死亦不憚便是取義如章內云單豆不受噉雞是舍生取義也 五代史史臣曰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 通義仁山金氏曰義之可欲甚於生以其愜快無愧也不義之可惡甚於死以其羞愧之無所容也不義而生則生可羞故雖可以得生而有不忍也取義而死則死為安故雖可以避患而有不憚也 苟人心無仁義之性而但有利害之私則所以求生避死者何所不用何所不為且將無所不至而人皆禽獸矣 由是二字作字讀是指本心天理而言而不用猶言何用生為 道山會語云死生亦大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果未嘗亡也生死且然况身外之功名富貴而

輕於生死者乎然而世以燕安失之者亦多矣

淮海近語曰噫賦不受乃羞惡之真心所謂本心也真心不喪於噫賦之際而能決死生之大可謂得其本心矣乃不能不計豐約之細於宴安之時何也非真心也物欲蔽之而有所不察也可謂失其本心矣 蘇文忠公集云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為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 講錄云萬鍾對簞食豆羹者彼是小者猶辨禮義而不受此是大者却不辨禮義而受之彼是生死所關於其身有益者猶惡無禮而不受此是不問生死於我

身無益者却不辨禮義而受之然則此受萬鍾者即乞人與行道之人乎要亦借說之詞讀者不可以詞害意 宋史徐霖曰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富貴之願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 通義白雲許氏曰弗受噫賦之食出於倉卒之時受萬鍾在於閒暇之際倉卒之時私意未動義之所發者真閒暇之際有計較之心則私乘之矣倉卒而義明如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閒暇而有宮室等三者之累則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也 原旨云人之舍生取義必有一個真心激發處方能拋得身子所以不可無一簞食一節說話然賢者之激發真心處與衆人不同若衆人則不至噫爾賦爾其真心亦不能即發見也 講錄云

前篇以乞墾求富貴之人此又以乞人鄙受萬鍾之人 皇萬鍾富貴果有絕於人哉須看禮義二字禮義合受處則萬鍾亦是養賢之典富貴利達亦是行道之機也無禮無義乞墾而求之者則雖錦衣玉食位冠百僚亦是乞人而已矣 賓退錄曰卿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卿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此二者固志士之所羞也若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似亦可矣而均之為失其本心何耶此孔子罪乞醢之意耳經德不固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干祿固非美事若正行則何不可者今為學而不事正行果何所事耶惟能識此意而違可與言學矣 通義陳先生曰是亦不可以已乎

東坡先生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為之手 荆川集曰夫嗜好之中人也必以為人之資於天地間者一物不可少也孟子之書所以提挈此心者至著而尤著於生我所欲一篇蓋其不悟也則自宮室妻妾之奉至於種種若無一焉可少者其悟也則雖簞食豆羹之切死生者無一焉不可少者藉令有一人焉始不悟而今也悟則自今日無一物不可少者而追視向時所為無一物可少者未始不啞然自笑也 傭工道丐之人微幸得十數錢則買肴市酒一醉大呼自以天下之樂莫踰於已而千金之子苦身矻矻以程錙銖日夜苦不足惜令此兩人易地而觀亦未始不啞然自笑

此說論大是
遺脫

也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也其位於世也雖能笑能聲能徙能倚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其化為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以其終不得自有則當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據而私之以為真有美而況於種種嗜好其不如七尺之軀之不可少者又不啻千百倍歟原肯云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正相應彼能勿喪此就失却其人賢不自何如也

○仁人心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自古聖賢相傳至夫子教人為學則曰為仁最為親切然而仁為何理孔門初無明言前人未有正訓蓋古者義理素明不待訓說故孔門論學但曰為仁至子思孟子時異端之言仁者漸差故子思孟子正言其名義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語錄又有梅仁杏仁之喻此尤為親切人之心德謂之仁故梅杏之心亦謂之仁正取此義古人既以人心之仁名梅杏之仁學者試以梅杏之仁反觀吾心之仁梅杏有此仁故種之即生人心有此仁故感之即動上蔡語錄曰心者何也仁是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仁言有生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王伯厚曰仁人心也此孟子直指本心處近平答問云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

說最有味試思之困如記云仁至難言孔子之答問仁皆止言其用力之方孟子亦未嘗明言其義其曰仁人心也蓋即此以明彼見其甚切於人而不可失爾與下文入路之義同故李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其見卓矣初問云人心無形不過是稟受於天一點神明惻怛之妙耳在此神明惻怛之妙總喚做心其圓外而寂中繫之肝胆間者軀殼也血肉也非心也不過是心之神明所寄耳故人有滅沒天理者謂之喪心世間有喪心病狂之人其肝肺之間豈無圓外而寂中者乎知此則知仁乃是心非血肉之謂也答問集云此是孟子極言心字在人最為要緊處如曰天下恒言仁義殊不知仁即是吾人身中有此主宰處明之心而其視聽言動應酬萬變事事皆天則肇即所由之路而為義也故下文繼嘆曰人之所取終身履錯陷於由咎而不由乎正路者正因放其心而不求為耳此所以陷溺甚可哀也然良知在人明白不昧雖鴉犬之故皆知求之豈有心之放如此而反不知求耶弗學弗問焉耳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只為求其放心蓋心以不知而放則可以學問而求蓋人心放時非是無有此心只因逐物有方著在一處如放於有癖之放便是覩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心不在矣若能得其真體使良知活潑便心即是仁仁即是心內則為主宰而義則為正路矣

此說大非
所學事之
是正

大全朱子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如
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如家主然後能洒掃門戶整頓事
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
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哉收歛此
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工須就心上做得主方驗得聖賢
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個
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
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
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朱
子語類曰或問求放心曰此心非如鷄犬出外又着去捉
他但存之只在此不用去捉他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
只有此昏惰便是放讀書記云學問之道放心而已言
學之問之正以求此仁也仁人心也若曰求放心而後可
從事於學從事於學而後仁可為則所謂我欲仁而仁至
者非耶石渠意見補缺云求放心者為學問之本大學
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况學問
乎人能求放心使心常在腔子內而不外馳有弗學學之
必成有弗問問之必知也此學問無他道惟求其放心乃
可以學問也講錄云求放心即是學問之道不是以學
問去求放心也若云另有個學問去求放心則是世儒考
古今通世變之學而與心體全不相干矣又何能求得放
心耶士翼云求放心即學問之道也猶言善利即舜跖

之分也夫心必有所用非若枯木然故存乎仁義之謂收
馳於利欲之謂放求者微覺而常存之詞也故學問也者
乃約之於仁義出乎是則入乎利矣夫日用皆道也夫理
亡大小故學亡精粗惟物是體乃心之存遺灑掃者非精
也聚而務精義者亦粗也后人曰窮理猶落於虛古學曰
格物乃當其實楊子危言或問心既放矣何必求之于
荀子云亡簋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
時而見之也心之於理亦然佛書有云蹊者因地而仆亦
因地而起外地求起為無此理然則求放心者豈外於此
耶乎明儒經翼胡子曰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為心不放
者有常拘執著住心在這裏以為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
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慎恐懼則心自存自無許
多和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何常着住此心不許他
走又何常過絕思慮以求不雜湛子曰心體物不遺無內
外無終始無所放廢亦無所放時則其本體信斯言也當
其放於外何者在內當其放於前何者在後何者求之放
者一心也求者又一心也以心求心所謂憧憧往來朋從
爾思祇益亂耳況能有存耶夫欲心之勿散莫若寡欲寡
欲莫若主一問吾心若於放之易而求之難也若之何錢
氏曰子母求諸已放之心求諸心之未放焉而已夫心之
體性也性不可離又惡得而放也故之云者馳於物焉已
爾是故心馳於聲利則放矣馳於紛華則放矣馳於技能

論學

孟子

孟子

則放矣馳於見聞則放矣既自放之復欲自求之譬之春
豚於室而惡其室之汚也雖日糞除之不足矣奚益於求
耶 孟子測曰心未嘗外也私欲蔽之而不知故以為放
爾頃刻之間迷者覺焉其在內自若也故無內無外覺之
自在心之謂也學問之道何以求其放心而已也學問所
以求放心從事於學問覺其明去其蔽而放心自存是不
求之求也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若謂求放心即學問之道是流於禪寂之歸而不自知其
不可也 知新錄尤西川曰孟子求放心之云是輕輕
提醒令人覺其心之放而存之耳先儒乃謂將已放之心
約之使反復入身求似失孟子之意故白沙云近失求
心可謂有助於孟子矣李見羅曰求放心人只淺說畢竟
向何處求前念不省后念不續前念陽明先生為轉
一語甚好曰學問之道無他求仁而已矣亦是見得放之
不可為方所也求之無可為依據也唯仁可求惟仁可求
者則性之有常善也所謂夫道一而已矣不就仁上認取
何處歸宗 張太史就正臆說學問初時要知得收心繼
要知得制心煉心後要知得從心初時漸減浮慮兼用點
檢兩忘之功繼而少有礙定呈露則驗動靜合體之妙末
則任其天然帝則着力不得以俟馴致矣然敬止之功始
終如一也 解醒編云先儒謂求放心是工鑰匙最是學
者得力處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心之本原是渾然在

論學

孟子

孟子

中何曾有放但舍之則逐之千里存之則在於方寸舍之
則心馳於物存之則心在於理故曰求放心者不失其心
本體也非放者一心求者又一心也 起信論曰心若馳
散即當攝束令住正念 大慧語錄云要須內不放外
不放入內不放出則是內心無喘外不放入即是外息諸
緣內心既定則諸緣亦定 焦氏顓林云有問國清靜上
座曰心念紛飛未明扣伏靜曰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
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近究之心則離究之心
安在國清寺 鶴林玉露云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卻于
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
能放也放心者如鷄豚出於柵欄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
鷹隼翔於雲霄而欲鐵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
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
闊者全其本心 困學紀聞云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光拓
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
○今有無名之指
南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耳不同者陷溺之
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
遑寧慮者矣 虎齋蔡氏曰不遠秦楚之路非謂自秦至
楚自楚至秦也對桐梓言之則曰身自身言之則有心指
之分隨所在分輕重使人知所重也下二章只是此一意
講錄云此亦是嘆人不求放心指不若人不是疾痛害

孟子卷之八
思存存不失之謂思

休之於安通其情一也則精神馳騁而不守志氣靡於趣捨則五藏彌滿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內曼行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取德傷生者蓋亦寡矣 朱子語類問官字如何曰官是主心主思故曰先立乎其大者昔汪尚書見焦先生問為學如何焦先生只說一句先立乎其大者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古本此皆作比趙岐注亦作比方天之與我者則心為大耳目為小其義則一般但孟子文思不如此比字不似此字較好 一葦真談曰心到極直處得了得心之官心之官則思思非計量揣摩之思亦非漫天際天之思又非將迎意必之思存存不失之謂思思者聖功之本惟狂克念則作聖

急縱放下便去聖而狂故慎可以狀思慎字從真從心必

主

閑園閉以興其一旦忽然而有省終其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 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因誦孟子而自得之時有識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後倘其亦以為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所貴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則孟子與象為入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非思耳矣而象山之於學者頗以為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為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遂乃執靈覺以為至道謂非學而何 傳習錄或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士翼曰先立乎其大者能思之謂也夫耳目有用而亡思故邪正蕪故心則能思以制用故取舍不惑心不思則後於物猶耳目也何立之有故外思而言立非告子之強制則韓氏之悟空初問云不思則蔽於物思則得之思者是心之神明觸我而覺也總不思便牽引而去心之神明畧一放倒即為

他物役使矣此可見心之神明一刻不可不惺所以有戒懼謹獨之功先立乎其大者不放倒此神明也立字有意味吾能先自打起精神使心之神明不至昏昧放逸愈見卓立愈見精明則百體皆從其令為吾後使安能奪之乎奪者奪之而使失其職也此是木領上用功能全其大者故曰大人証學編云心天君也無聲無臭而能宰攝衆形耳目之視聽莫非心也而以為有小體大體之分者蓋為未能先立其大者言若能先立其大則耳目正是大體所謂形色天性是也形色便是天性目視耳聽便是心思更無兩物這個體段本極其大只為大者不立自淪於小耳生者非矜持把捉之謂其要在乎善自識取如去無尺寸之膚不愛亦無尺寸之膚不養所以考其善不善者於已取之而已且如聖人與衆人共飲食聖人人口飲食都是養其大體衆人口飲食都是養其小體以聖人攝取其大而大者先立也衆人之物交而引與聖人之過化存神一也大者立則為過化存神大者不立則為物交而引思則得不思則不得此屬天機之自然不待安排布置心不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天機自合如此孔子在齊聞韶則三月不知肉味亦與吾人一般孟子此語是顯心體之妙非以思而得當做立其大也心無二用不得於此必得於彼如孔子聞於韶必不得於肉味只為孔子先立其大若在衆人未免物交而引此事在

人識取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外更無餘法若以矜持把捉為事心之功者不知學問之道者也海愚編云夫當其聽物自視物之際是渾身自見自聰而無閉於心耶心之官則思夫觸物遇境由耳聰目見乃思耳又豈心自思而無閉於耳目耶此不容不疑者如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耶用耳識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者惟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有聲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夫有能於此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一旦豁然則意根既返其源而耳目口鼻俱一時解脫矣自能鑑照於機先聞在於聲前豈非從大體之大哉郝子知言云心所以大者以其虛也若滯在一處只與司視司聽者無別有礙則小無礙則大禪寄筆談云儒者立大體而賤小體佛氏存覺悟而外形骸道家養神煉形久則尸解其大畧同也但儒者不私其精神生則為天下用死則休焉佛者則私其精神故生則外天下國家其卒也絕輪迴後天地而獨存斯以為異而已矣○有天爵者仰河東集天爵論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為天爵未之盡也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

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秋冬也舉明離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宣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修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德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後用其道德之本紆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投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為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

學之章

三

焉或曰子之所謂天賦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陸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大全南軒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 巖峰饒氏曰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為我有乃為可貴 新安陳氏曰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至也 孟子測曰何謂亦必亡而已也人之志不可以有要也其要之心即其棄之心也其始也有要人爵之心則天爵之本固已先亡其終也有棄天之心則人爵之本隨之亦亡是終同歸於亡也 講錄云孝廉賢良茂材明經漢之取人猶以天爵也唐宋而下古意盡矣今縱不能為曹瞿三代獨不能為漢乎雖然人情

愈偽賄賂橫行苟以天爵而取人又以虛名而取誰矣然則文藝之取亦不得已而聽命於天者乎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孟子測曰欲貴何以為人之同心也人之志一也人人何以有貴於己者也心之理一也何謂貴於己者己之貴也已得於天者也何謂人之所貴也人之貴也與奪於人者也何謂已得於天者也天爵也何謂與奪於人者也人爵也若夫天爵者一與天天亦弗能奪也而况於人乎何謂飽乎仁義也仁義者德也飽乎仁義何以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良賁在心而人爵之祿不足以為飽也令聞廣譽施於身何以不顧人之文繡也仁義在心則聞譽在身而

學之章

四

人爵之章不足以為美也 明儒經翼曰此章是孟子因戰國勢利之習太重故就人身所自有者指示出來使之反求而己其無待於外也人在世間誰不要自家貴重誰肯要自家卑賤所以欲貴者人之同心然人人元來都有箇貴世人所貴者乃趙孟之所貴非良貴也或貴或賤權柄都在別人身上討求自家全做不得一此主宰尋思多少屈辱多少勞攘耶世見得可貴且如世人往往欲美這貴是誠何心不過見他膏粱文繡且却不道膏粱文繡我自家一一都有在己盡然有餘充然自足是何等滋味說甚麼膏粱既飽乎仁義便有令聞廣譽施於身是何等華美說甚文繡此所謂良貴趙孟不得而賤之也 疑問

亡吾儒優游仁義中不知其飽而亦不以聞譽為榮云云
者就世情之願膏粱文縐者借以點醒之耳 後漢書樊
英謂順帝曰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
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
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萬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
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 譚子化書云網之以冠冕鈞之
以爵祿若馬駕車駘貴不我得最食糟糠肥不我有是以
大人道不虛貴德不虛守貧有所倚退有所恃退者非樂
寒賤而甘萎棄 無能子曰天下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
止者富貴爾所謂富貴者足於物耳夫富貴之亢極者大
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袞冕廡宮闕建羽葆翳
則故謂之帝王邪豈不以戴簪纓鳴車馬供旂旗鈇鉞以
謂之公侯邪下而至於士大夫亦各有所謂之富貴也
何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袞冕羽葆纓緇鈇鉞旂車馬皆
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
夫物者人之所能為者也世乃以足物者為富貴無物者
為貧賤於是樂富貴恥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自古
及今固而不悟壯哉物之力也 中玄問辨錄云此亦彼
以其富貴我以其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之意聖人則不如
此言且君子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即聞譽不施於身無不
可也

○仁之勝不仁也
大全朱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

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者
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
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
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正如人身正氣
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虎齋蔡氏曰仁不仁以二人
言非以事言孟子此為當時之君言保惠主以能行小惠
而誨其民之不加多於鄰國是正所謂不熄則謂之水不
勝火者也 初問云仁是心之本體不仁是從物感上生
來仁原是主不仁原是賓仁勝不仁本是常理然此仁是
道心道心最微而不仁多是有種之欲最難去若平日無
培養培植工夫則此仁已微幾於無根矣以無根之理去
勝有種之欲必不能矣當此之時却又不乏諸已而乃謂
不仁不可勝豈不誤哉 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念頭仁翻
轉便是不仁矣非兩者對待也仁勝不仁直是要勝他便
不仁之念常不起 舊說有就事上作兩人說者甚粗甚
謬 知新日錄中甫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有真實要勝他
志意便勝了一點念如太陽當天曜曜自消人却未曾辦
此真心只陽浮從事自欺欺人乃籍口不仁不可勝直是
不欲勝之耳豈非助不仁之甚以身為爐而后已亦終必
出而已矣與於不仁之甚二句一理說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秦子曰種一粟則千萬之粟種種一仁則眾行之美備

大全南軒張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洒掃應對至於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

規矩以求方圓者也。疑問云此是崇正學意。殺者引滿之謂引滿可至於的。至且命中不引滿或廢於半塗。即至亦未必中。規矩可以成方圓。舍規矩便欹斜了。故本天下必志於技。必以規矩等語。見此个有必不可舍者。乃為正學。志者心專於是之謂。訓期字未當。講錄云此重聖道上只以曲藝為喻。法不可廢。亦不可泥。蓋法者存其大綱。而出入變化則付之人也。界止於殺。何以盡射之巧。匠止於規矩。亦何以生器之神。此穿揚之妙。由基所獨得。而輪扁之所斲者。亦不能以傳之子也。然則上達之妙。君子惟當自解於心而已矣。可徒泥法哉。

孟子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

淮南子曰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娶婦紱綬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前漢書外戚傳云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昏姻為兢兢朱子語類云親

雖難重

卷之三十八

一

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荒凶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講錄云任人是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偏在一邊了故見得食色重孟子是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重者而比之兩下都平了故見得禮為尤重講錄云不揣三條先開示屋廬子使知答任人之不難往應一條正以答任人之詞教之也大意云論禮與食色者若不於其平而於其偏饑死之食便可重於禮不得妻之色亦可重於禮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矣殊不知禮與食色之論不可於其偏而較之也夫金重於羽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彼謂禮

重於食者非饑死與禮食之謂也謂禮重於色者非不得妻與親迎之謂也蓋饑而死者食之重以禮食者禮之輕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豈但食為差重食愈見其重矣不得妻者色之重親迎者禮之輕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豈但色為差重色愈見其重矣惟取禮與食色之兩下平重者比之則禮之尤重纔可見矣是故紵兄而奪食禮之重也不紵而不得食食之重也取禮之重者與食之重者而比之則將紵之乎吾知食寧不可得兄決不可紵可見禮尤重於食矣踰牆而接處于禮之重也不接而不得妻色之重也取禮之重者與色之重者而比之則將接之乎吾知妻寧不可得處于禮之重者而禮尤重於色矣任人聞此能復猶豫辨而輕禮哉

雖難重

卷之三十八

二

○人皆可以為堯舜

子思曰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帝王世紀曰成湯豐下銳上倨身而揚聲長九尺有聖德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雖書靈聰云蒼帝姬昌日角鳥鼻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梁書范縝論曰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劬華之容龍顏馬口軒鼻之狀形表之異也比于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華群生乃亦形絕萬有北齊書杜弼曰人之神不係

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狀 廣弘明
集云聖人相質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蛇龍龍首之聖道穆
於上皇饒腫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猶麒麟之
一毛禹耳齊有乃崑山之片玉 劉子新論云舜目重瞳
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勾踐長頸烏
喙非善終之象而夏禹亦長頸烏喙王莽之重瞳譬驚馬
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 朱子語類云孟子道人皆可
以爲堯舜何曾便道是堯舜更不假修爲且如鉅坑有鑽
謂鑽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烹煉然後成銀
諸錄云人皆可以爲堯舜爲是脩爲也曹交將爲字忽過
樂錄東 卷之五十八
故有形體之論 原旨云人皆可以爲堯舜重在一爲字
有無限意思無限工夫 大全新安陳氏曰爲之一字爲
此章之要所謂弗爲耳及下文所不爲也皆與焉之而已
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焉而求之皆所以爲之也舉焉
獲之任是亦爲焉獲以譬能爲堯舜之事是爲爲堯舜也
諸錄云有人於此無力有力只就一箇人說匹離之不
勝爲不用力也百鈞之能舉爲其用力也用之則雖鳥獲
所任者舉之而亦昧矣 象山集云聖人教人只是就人
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
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
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尹

人皆可以爲堯舜
此章之要所謂弗爲耳
及下文所不爲也皆與焉之
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
與焉而求之皆所以爲之也
舉焉獲之任是亦爲焉獲以
譬能爲堯舜之事是爲爲堯
舜也諸錄云有人於此無力
有力只就一箇人說匹離之
不勝爲不用力也百鈞之能
舉爲其用力也用之則雖鳥
獲所任者舉之而亦昧矣山
象集云聖人教人只是就人
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
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
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
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
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
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尹

和靖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凊
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
明視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是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 初問云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孝弟雖大端亦未便盡堯舜之道乃堯舜之
道之根本也如天之仁好生之德親睦九族協和萬邦皆
從此良心真切之地始而已矣云者謂堯舜盡性之極人
倫之至不過即此孝弟而盡其分量者也不然徐行後長
亦甚不難人皆可以爲堯舜僅在此耶 申鑒或問曰孟軻
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皆可以爲堯
舜矣焉堯舜之貌同堯舜之性則否服堯舜之制行堯舜
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
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紂乎曰行紂紂之事是紂
也堯舜紂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揚朱哭岐
路有以也 大學衍義曰世之言堯舜者往往失之過高
故孟子直以一言斷之曰孝弟而已矣謂其止于是也夫
幼而愛親長而敬兄人性所同爲堯舜者能盡此性而已
諸錄云言行服況說就點孝弟亦不妨舉堯是以之該
舜也服堯服言堯言行先行亦只是服有這之服言有道
之言行有道之行不是一與之同也若一一而與之同
則堯乃天子也衣冕之服號令政教之言行可得而同之
乎 初問堯舜之服與言行皆天理所宜大中至正合乎

天則處即所謂法服法言法行也服其服行其行言其言者非必服其故迹也免舜之性人各具倫吾率吾性焉耳吾無所悖於性則亦無所悖於免舜及其成功一也不謂之免舜而何

大全朱子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大體言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新安陳氏曰師求以求知言也求知以問其為之端也然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已心為敬之之意明道遺書正叔語云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為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友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東廓先生曰曹交之較湯文索其病也曰歸而求之有餘師揭其精也夫孩提而知愛長而知敬入井而知惻隱噉嘍而知羞惡豈必待詔告而後能哉心之靈明是謂嚴師是非若黑白甘苦聚然不爽患在不能遵其教耳遵而非背可以為免舜背而非遵不免為桀賊自慙自欺由已而由人乎哉

講錄云此道字汎說然點孝弟亦不妨師是人之依歸依着道行道便是箇師隨在而皆道便隨在而皆師故曰有餘師既有餘則其為免舜也亦有餘矣疑問云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句雖若為曹交假館而發其實道理是如此學者熟復之能自得師真者在於講道問業之外者

○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路史曰方幽王之降將天性之恩絕而危亡之禍成為之子者能忍然乎小弁之所以不得不怨也兄弟之親不異父子則五觀之怨亦涕泣乎閔者也孔子曰詩可以怨此於詩所以取小弁於書所以取五子之歌路史發揮云小弁之詩刺幽王者按其序則太子之傳作焉然稽孟子乃以為人子之怨親者何哉夫既以為人子之有怨則是詩不得為太子之傳作而詩序不出乎孟子之前矣孟子之言或且忘乎曰不然人子之於親也惟欲用其情爾於吾親而不得用吾情是故時而至怨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情而已如其傳作之則是陳義以達其情者高子雖固豈得以為怨乎惟怨之生猶煙之方鬱也不有以杼之則其志不能以自見而為淋瀝之絳矣故必有以杼之而合乎義是亦聖人之所許者孟子曰親之過大不得不怨然則此詩為人子之心有穠而作明矣使釋其傳其怨豈得為愈疏乎疑問云詩自有怨休小弁之詩可謂大顧所以為怨者何也親吾親而不忍視同越人彼其悲哀憤痛之辭皆所謂垂涕泣而道之者此方是孝方是其人之心不死處故說小弁之怨親也親仁也若凱風之怨而不怨是親方疏我而不為意愈疏之而已而可為孝乎乃凱風則親過小氣此而亦怨是親方激我而我不能

孟子曰：「水之於石，無不溺也；石之於水，無可溺也。溺則水勝石，不可勝則石勝水。」

家不可磯而已而可為孝乎即此看來人子處親之愛自有必不可怨的自有必不可不怨的其必不可不怨的全自慕生也孔子稱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正是此意論小弁說到舜論小弁之怨說到舜之慕見自古仁人孝子之用心自是知此所以說詩者當究觀其心不可固執一己之見 大全南軒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而志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之事而心通形是即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皆以不孝斷之 通義仁山金氏曰七子之母固為失節然豈律有繼父之服又所關止於一家故曰過小若小弁則天子廢嫡立庶國統所係不惟太子之生死不可保而國

論維義

卷之十八

七

怨亦是孝也而可議其為小人乎 雲峰胡氏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

○宋牼將之楚

通義仁山金氏曰孟子尊收宋牼取其救世之心也闢其言利救其學識之淺也 講錄云當中派而覆舟者一壺可以千金當構兵而說罷者一言可以九鼎故曰先生之志則大矣惜乎其說不可耳 吳萊陰符經注序凡吾儒者之言兵本以仁義言兵而深不欲以孫吳韓白韜略機權而言兵孟子請罷秦楚之兵則曰去利而懷仁義荀卿

論維義

卷之十八

八

論兵於趙孝成王前則亦曰魏氏之技擊素人之武力桓文之節制咸不敵湯武之仁義是蓋仁義云者實當世用兵講武之本也 大學衍義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莊渠先生講義曰孟子心學精察洞天人理欲之幾微故隨事剖判天理在一邊人欲在一邊以決取舍同一罷兵息民也若人臣以利開導君心從人欲那違則其害至於喪邦人臣以仁義開導君心從天理違則則效至於興邦向句皆是實事非空言也後世讀之者乃

只作一場話說在紙上講求暗知重仁義而輕利及到事上理會却顧利而不顧仁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一為利害所昏則皆棄其天性舉世滔滔也 誦錄云人臣人子人弟即三軍之士要之利風一倡國人都懷利了此以爲三軍者固承樂能句來也下文做此 懷利以事者懷箇利心去事之有所觀觀而不出於實心也故見利必爭失利必怨篡奪之禍而因必亡矣 以仁義說之者只說情兵上說如殃民不仁犯制不義之類 懷仁義以事者懷箇仁義心去事之實實落落但知此事是我心所當自盡的絕無一毫顧顧之意也 疑問云懷仁義以事君等句不是舉此仁義去事之謂仁義吾心之理吾盡吾心為之不復知已之利此之謂懷仁義以事之也 初問曰懷仁義在心上說猶懷抱之懷拳拳然不肯歇念是知有仁義而不知其他臣子兄弟皆如此則相愛相敬自然同風疎者以親達者以順強梗者以和順於道德何不可之有

孟子居鄒

初問曰文際所重者禮意也季任儲子一般以幣交其禮則有到有不到故孟子答之亦異 誦錄云連得問問字與吾無問問字同乃非問也屋廡子知孟子處此必有義理本無可問者但不設為問之詞則無以得其處之之故故問之曰為其為相與 享多儀儀即是志不是儀

孟子文而為其
字相呼應如
禮辭為儀

文惟不後志於享是書自解不享之意為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不享二句之意書以不後志於享為不享者為其不成享故也 享禮便是志與物而盡總成箇享不後志於享者有物而無志得其一又缺其一便不成箇享矣 字通解云惟不後志於享書自釋曰不享之意如此為其不成享也孟子言已所以不報儲子者正為其不成享也非為為相也之平陸而親致幣焉斯成享矣 初問云禮意及物是有恭敬而後有文車也文車從恭敬來恭敬是實德先王不過因此實德而飾之以文重耳若無恭敬文章已虛君子可以虛文相加乎可見聖學只是一誠凡事先實而後文也

先名實者為人

誦錄云名實即是功名此二字聖賢所不道者若以先名實後名實為仁則是仁者亦以功名為念了故孟子答傳子說全不提此二字 尚書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棗盍歸於棗亦大才故伊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更曰覺才較才大命格才去不善而就善一何樂子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連陽 淮南子素族訓曰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儀將欲以獨為清以危為寧也 柳文伊尹五就讚伊尹五就

而哭之城隅為之地國俗為之變其衷心感之然也 學
殖解云曷為善哭哉穆伯之喪敬姜書哭文伯之喪敬姜
夜哭孔子曰哭夫以晝哭子以夜可謂善哭二人戰也妻
哭之合禮故國俗化之而善哭也 講錄云王豹善謳縣
駒善歌歌是長言之謳輦有曲折杞梁妻善哭夫華周妻
無考焉國俗者國人化之皆為夫婦之義無分於死生也
史記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恠之孔子曰
非樂其貴然喜下人得吾也 泰族訓曰孔子為魯司寇
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負戴非法
之所能致也 孟子解曰孔子之去魯為女樂之故也去
於牆內之不至於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
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
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牆內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
也 蘇頌續曰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淺矣牆內不
至而行何為輕君臣之義而重區區之微禮哉此明於輕
重者之所不為也或曰牆內不至仲尼以為禮將從此而
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為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去則
又安用夫大臣者此故將微眇難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
焉學者所宜辨之 蔣介夫云微罪屬孔子或以屬君相
非也蓋孔子此行欲得人非之曰繞牆內不至此猶可留
乃便拂然去此所謂歸罪於己不顯其君相之失而為用
意之忠厚也 初問云牆內不至使行孔子似無含蓄其

此之謂微罪以牆內不至而行遂有名色是不苟去也此
皆孔子婉曲深意存焉孔子本肯則以道之通塞為去就
也孟子之仕齊去齊亦然君子之所為二句要知斤斤不
足與言之意 原旨云微罪只作君相之微罪亦自不妨
若云已之微罪則曲說矣 講錄云孔子為 司寇不用
從而祭不用二字不可忽蓋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
可見孟子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非以不賢之故
也籠黃鵠而責其無干似之翼絳良驥而責其無千里之
材差矣 乃孔子二句上句重在處君相下句重在處已
欲不欲正是孔子之用心微罪微字對顯字看不顯之謂
微不是微小之微而以牆內不至行者欲以不顯其君相
之罪行也不欲為苟去者無故而去便去得無名是為苟
去以牆內不至去則亦有箇名色而不是苟去矣孟子之
去齊想是齊王亦有罪也然終不顯出以解免之三護亦
是見幾明決用意忠厚宛然孔氏家法矣 桓子新論曰
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史記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
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
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
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跡令不行諸侯
恣行強凌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

之始苦也 後漢紀李倭曰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事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六國之事而不能至者以六國是也 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伯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文其作伯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其作伯也 疑問云當時上章侯度後焉無存其臣且違逆以重其罪孟子深有慨焉先立罪案而發其罪 七篇中專論王霸雖有以德以力之辨未嘗明著其所為奸犯王章處此業似不可少然究孟子此章之旨却為今之諸侯今之大夫而發一節重

一節 大全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誨其賢才蓋為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 疑問云王者重民設入疆必察其土田次問高年次問人才 中有錄云土地闕是無不田之地田野治足無不耕之田 講錄云詳巡狩之事見賞罰之權只有天子主得詳述職之事見征伐之權亦 有天子主得天下事主之者天子而諸侯皆不敢自專三正之法如此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伯樓諸侯以伐諸侯則不知有天子而犯三五之法是三王之罪人矣 天子討而不伐二句不平看重天子上天子命諸侯以討而不自伐諸侯則奉天子之命以伐而不敢討也 正義曰天子討而不

呂成公曰如內
政之類桓公於
五命之義亦於
民德而不若使
後世不知桓公
之也

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鉞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白虎通云公一削為七十里侯再削為七十里伯三削為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為五十里伯二削為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為三十里子再削為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三十里男一削為三十里男再削為三十里附庸三削爵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 先削地後黜爵若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眾民故先削其土地也 虞齋蔡氏曰五伯之伐諸侯而必樓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謀併諸侯之力而以為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伯則樓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 士翼云諸侯亡王而有王桓公尊王而亡王故曰五伯假之也三王之罪人也 管子大正篇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為妻母專殺大臣無國勞母專予祿士庶人母專棄妻母曲防毋貯粟無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 魏武故事載公曰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 講錄云蔡丘

之會諸侯為句東牲是把牲束縛而不殺載書者牲上載五命之書殺牲便有血不殺牲故不歃血桓公自恃威信是以服人而人不能犯故無事於歃血也 原旨云初命由身以及家也再命由家以及朝廷也三命由朝廷以及其國也四命是內以修政事而又恭行乎天討也五命是外以應諸侯而又奉行乎天命也五命皆天子之禁桓公特申明之耳非桓公自制也 疑問云五命首綱常以旌別次綏柔次用舍刑殺次修睦分封是桓公特申明天子之禁非所自制也犯五禁屢即是惡

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可為罪矣逢君惡者逢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蓋君前不善之念其始必

有未安於心未敢遽違也已迎而安之則其殺也必果君以為已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隱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 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哭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疑問云此章專重一仁字仁此心之天理也率之斯為道魯欲使慎子伐齊全是爭地不知上犯王章下殘民命故孟子首說殃民就埋伏一仁字繼說然且不可亦是於理法上去不得掩是一仁字天子之地方千里以下正說王

制分封自有必不可踰越者魯已踰制而伐齊干法違理仁者決不忍為而以殺人以求之乎此俱費明朕且不可意而又掉應轉殃民來掩見其君不鄉道不至於仁而臣為之強戰非君子事君之道也故說君子事君一節以終之循理守法是為當道不忍玩天子之法戕生民之命是為志仁當道由志仁來故直說志於仁而後已務引者必以此而無他也 講錄云天下事須論箇利害尤須論箇是非不教而用為殃民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以是非論齊亦不可伐也 慎子即名到者晦庵子云滑釐是慎子名未之考也慎到尊尚禽滑釐之術故云一戰而勝正滑釐之術可者夫子云不

可以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東觀漢記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易建侯取法於雷 白虎通云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為陰南面賞罰為陰法雷也 讀禮疑圖云按國家賦稅皆出於民故天子千里諸侯百里皆據井田實地而言雖都邑苑囿猶當不在其內少則不足於用多則太過於封皆不可也儉者止而不過之意如此則班固所謂諸侯一封國方三百一十六里者非矣魯地方五百里皆吞併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必在所損則周禮所謂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者亦非矣 講錄云此節舉先王封國之制雖併天子說重在諸侯一邊天子之地方千里者千里之所出綽足以待諸侯朝覲聘問之

○吾欲二十而取一

疑問云讀禹貢一篇歸結成則三壤成賦中邦二句則壤
成賦足矣何以下中邦二字中邦者中國也中國之所生
本不同於裔夷之產中國之治亦不可以裔夷之治之
故則壤什一乃為堯舜中正之制白圭欲二十取一全是
欲裁其所不可裁不知此非中國大體故孟子以貉道闢
之原古云孟子於白圭既正言以辨之見悅慙不足以供人倫
君子之用復即其辭而折之見無君子猶不可以
為國君子既不可無則所以供君子之用者其可缺哉
去人倫無君子遺了城郭宮室况無君子乎又遺了人倫

訓經

卷之三十六

三

古人文字不拘於周全而意自足且城郭宮室人倫亦由
君子而立也曰况無君子者歸重於有司百官也東坡
曰夷狄以無法勝中國以法勝夷狄之不可從中國之法
猶中國之不可從夷狄之無法也類演曰多取則病民不
取則病國二蘇之言與此章相合齊東野語云自井田
之法廢賦名曰繁民幾不聊生余嘗考在昔獨兩漢為
最輕非惟後世不可及雖三代亦不及焉自高祖以來十
五稅一文帝升行賜半租之令二十至十三耳廼盡除
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即
所謂半租耳蓋先是十五稅一則三十合征其二今止稅
其一乃所謂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

口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
稅一如舊制是知三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以武帝南
征北伐東巡西幸奢靡無度大農告竭當時言利者析秋
毫至林賣爵更幣笑車船租大畜告姁均輸盜鉄椎酷凡
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遺獨於田租不敢增益雖至季世此
意未改而有災害吏逃其租于定國以是罷罷用度不足
奏請增賦有方道以是受責重之以災傷免租始元二年木
元元康二年初那無租食貨行軍勞苦若給復高二坡湖
園池假貸民者勿租賦元元又至於即位免祥瑞免行幸
元元漢三年中神爵元年中四年民資不滿二萬免
始二年而通租之民又時貸焉何與民之多耶

談雅苑

卷之三十六

幸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韓非子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
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 楊子云禹之行水一東
一西行之無礙也水避礙則通於海 慎子云治水者決
防決塞雖在夷狄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
侯山云後防即今黃河之障也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
山潞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壘自戰國專利墜塞故道
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墜歷代之患弗得神宗
自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順其所向遷徙城
邑以避之徒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 初問云水之
道也此道字是道理治水之常經千百年不可改者孟子

謂為之治水乃水之大道理非人力小智比也子可易言
哉若果勝他便非道矣註中順水之性只合註在上句若
訓水之道差

○君子不亮

大余朱子曰考之說文古無亮字以為與諒通者近之然
諒有二訓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諒
是也 南軒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於諒者未必貞也
以已之私意為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諒之正也
講錄云亮晦菴子以為與諒同訓作信言君子於事信有
必為之志纔有箇執持若不如此則做也得不做也得何
所執持也 橫渠子楨貞而不諒之說以諒為必信而惡

亮字

朱子

字

字從去聲諒謂君子不必於信者惡其執一而不通也此
說更好 疑問云亮訓與諒同愚曰亮與諒不同論語豈
若匹夫匹婦之諒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是拘執小信之
謂是不好字面此亮字即明亮之亮當是心體上明明白
白自信得此理通略無纖芥之疑者如此灼見而明辨然
後可固執而不渝故說君子不亮惡乎執似不可強合諒
字解 初問云亮是確然不可移之信準說諒則正在其
中故曰惡乎執孟子非取小信也 胸間四書說云此之
謂亮即固守其正之謂也易之所謂貞固是已若無此亮
不足以為事之幹何能有所執持哉
○曾欲使樂正子為政

朱子家傳一
自上海學堂
錄云強知慮多聞識只就世俗之所尚者說不可說得太
好若太好便是聖賢之火勇大智大識見矣為政者又豈
可無耶 善字說得濶好善是好善之理而好人之善自
不消說 海虞編云好善與強知慮多聞識正相違強知
多聞必沾沾自好豈能好人耶故無他技乃能有容 晏
子春秋曰舍升鼓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綿以成帷幕
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
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又云燕之游士
有浪子于者南見晏子於齊恐慎而不能言晏子餒之以
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 講錄云夫苟好善

此

朱子

字

此散好善優於天下之意是此論其理不執樂正子說好
善之人虛心順理善不必出於己人有善亦不疑其勝已
未得則樂於求之既得則樂於用之四海之人孰不樂告
以善也告者盡四海之善則知識勇略無一不在其中而
天下之治優優矣又何有於一國乎夫苟不好善此說不
好善之害亦是見好善優於天下之意 莊子云好言人
之惡以為說希意導言以為福不擇是非而言以為諛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大余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
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末衰為去就又其次
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

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也原旨云首節所仕在道故以道為去就仕之正也二節所仕在禮故以禮為去就仕之次也三節連禮亦無只是因其周乏之意而受其食是亦姑就而已非仕也故不言去而去即在其中疑問云君子之去就全為道計言將行其言是行道之一機也故以言為去就言雖未行而待之有禮亦行道之一機也故以禮為去就餓餓於土地而姑受其周養其身以有待是亦所以存吾道也故亦云就就曰免死而已則與去無異矣

○舜殺於歌詠之中

游俠傳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窮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傳說匿于傳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萊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苗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殷本紀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傳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于傳險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楊升菴云秦漢以前書

樂成入德難其
善也胡氏之言
以平耳

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傳薪之野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薪起于極築雖孟子亦誤矣賈子曰管子作羣百里奚官奴原旨云舜曰黃帝傳說以下曰舉君臣之別也黃帝者奮起由於己舉其親族由於人徐幹中論曰桓鐘擊磬所以鼓其聲也黃帝燧燾所以揚其芬也賢者之窮厄戮辱此桓擊之意也大全度源輔氏曰鍊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雲峰胡氏曰或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處富貴而富貴不能動其心也此言動心是處貧賤而貧賤有以鍊動其心也

樂成入德難其善也胡氏之言以平耳

樂成入德難其善也胡氏之言以平耳

學之水動心是浚得源頭活水滾滾出來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為沙泥所滯不為波浪所阻也養性者養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中新安陳氏曰分配之若心志所以動心動心則善念由此生勞餓空乏所以忍性忍性則物慾由此窒拂亂所為所以增益而所不能者而能之則德業由此進舜止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履此豈無所警有若傳說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乎此也初問云行拂亂其所為是行不去拂者逞也不順利也亂交錯不踴躍也羅念菴云聖賢居危臨難莫不有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

論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於此却有深辨由道術與
理則為理學由時態中料理則為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絕
然皆有收歛慎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關頭不可不
自察也孟子所言增益與改作者指其氣性未平情欲未
盡與才力未充正求此心不務爾而世人往往折節于墮
獲諧俗于固執以為增益在是不亦左乎 明儒經翼云
聖賢之心與天合德清明在躬宜無賴於達境而後成者
然聖賢清明無蔽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亦猶夫人耳故
方其勞苦餓空拂亂也其動心亦與人同特不若衆人之
憧憧煩惱耳然衆人之動而不忍故情熾聖賢動而忍
而化故增益其所不能昔者不能堪今乃堪之則增益矣
者者不能耐今能耐之則增益矣昔者不能不動乃今能
不動則增益矣蓋由其遇境而動遇動而忍既忍而化淵
衷靈應愈化愈微聖賢之所以為聖而庶於成也不過達
境則隱微之地潛伏之念焉能自消融自澄徹矣乎 講
錄云舜說六人所以為聖為賢者雖是天資不可及然亦
未必不自困中來蓋因是進人之基康節子云當鍛煉時
分勁挺到磨礪處發光輝吾人所以成器者大率如此
所以二句承上五句說動心忍性是成其德增益不能是
達其才仁義禮智之心雖非至此始有也然道則責成於
已之念未必不自憂勤惕厲者動之聲色臭味之性雖非
至此遂無也然養則付命於天之念未必不自備嘗艱苦

者忍之所知所能者雖非有加於賦畀之外也然孰知審
處之方亦未必不自經閱請練之深者增益之如是而大
任不勝未之有也天意之妙如此處困者可轉怨尤以至
類隨乎 原旨云動心者懲艾際而真性見也忍性者經
嘗憤而嗜欲淡也增益其所不能者操心危慮患深故達
也 解醒編云忍性非食色之性也猶今之所云性氣耳
天下之事必有所忍乃有所濟任性而自逞者未有不輕
為而喪功也試觀王公貴人勢足以逞力足以運則直遂
之意常多而含忍之意常少故小不忍而亂大謀者皆傷
於所恃也傭作羈旅其勢孤其援絕有所忍而不忍以自
逞有所微而不敢以自鳴摧折愈甚愈慮愈深則銳之心
盡為消磨圭角之形盡為剝削此所以卒然臨之而不驚
無故加之而不怒皆忍性之功也
大金慶源輔氏曰舜大聖人之事傳說而下皆上智之
事自人恒過而下則中人之事也縱言恒過而後能改便
見是中人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
至於事勢窮感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竟是其
才尚足以有為雖是不能燭于幾微至於事理暴著微色
發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
故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則下愚而已
口義云動心忍性其益自我微色微聲其益自人 講錄
云人恒過是以常人說常人便恒有過也困心衡慮而後

竹則死事必皆謹之於幾微矣此處亦不是以過望人是
要人改過而進於無過也 為國者有法家拂士之規諫
有敵國外患之侵凌便勵精圖而國可以恒保若無此四
者便溺於宴安國未有不亡者也漢以無諸葛士晉以無
孫吳亡唐以無郭李亡宋以無遼金亡古來興廢都是如
此藥苦者病則利外寧者內則憂矣有國者鑒之哉 左
傳范文子曰唯聖人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吹鈞錄云拂士當如詩四方以無拂音拂謂其忠鯁拂
逆人意是相敵戒若依注作弼字則凡有位者皆弼士何
足與法家敵國並言 大全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
死於安樂生言生之道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
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
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因心衡慮
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溺於安樂而
自絕焉耳其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遜在小
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隘是也 宋林逋省
心詮要云行坦途者肆而忽故疾走則蹶行險途者畏而
慎故徐步則不踈然後知安樂有致死之道憂患為養生
之本可不省諸 幽居答述云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者
非安樂能死人乃宴安恣肆之漸也憂患亦非能生人者
也但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作則不溺矣微於色發於聲
而後喻喻則不蔽矣不溺不蔽則本體昭明矣豈非生道

乎若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雖非困心衡慮徵色
發聲然遭亂處難而憂患亦自有在也

○教亦多術矣

原旨云言術字便有簡經書區處在內如我欲教人直從
而教之可也乃不屑教而使之日悟是術矣故曰教亦多
術 講錄云不屑之教亦是教可見教亦多術 孫奕示
見編云屑輕也不憤不故不憤不費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則不復也即孔子不輕教誨也謂輕易以教之其學則不
固使其人若能因此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又云屑
之一字先儒於書訓盡於詩於孟子訓潔以今驗之凡物
之為屑皆輕故屑之言輕也如多方大滌圖天之命屑有
屑則言輕有辭說又曰爾乃屑播天命言輕措棄天命公
孫丑上不屑就不屑去告子上乞人不屑告子下不屑之
教誨宜一以輕釋之非潔也不然盡心下有云欲得不屑
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何以既言不屑又言不潔乎
丹鉛續錄云屑蘇骨切勞也謂不勞力之教也今注屑潔
也非此屑解為潔則不屑不潔又何解

談經苑卷之三十八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同邑年友歸紹慶 校

孟子

盡心章句上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大全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同貫欽之而無所不見擴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若若養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修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 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

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貫之言者是也

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敬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一章之指畧可見矣 傳習錄云盡心知性知天者庄知安

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致壽不貳脩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為知存心養性為行乎夫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自己與天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

若果此解是則

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為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天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便把為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伯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 初問云心即性性即心性之神明處即是心心之萬里畢條處即是性心性一也盡心知性是一事不是盡心由於知性 孟子只為人說性便遺了心說心便遺了性故云盡其心者乃知其性也即盡心上表出知性來 人心之分量最大盡之云者盡其所知所能之分量也無一處不到無纖悉

或遺方謂之盡盡心所在乃知性所在也人能盡心則於

性中所具之理燭照無遺絕無障礙四海具在目前萬古只一瞬息故盡心處即是知性處盡心若依註卑說知一邊豈可謂之盡斷然不是 心有分量故曰盡性是種種道理故曰知有得破時謂盡性可也謂知心亦可也 性即天也着在人身謂之性未落到氣質中來便未着在人身只可謂之理此理天理也故謂之天又謂之天命天與性總是一理故知性則天不外是若流之有源源流者自得其源也此節言盡則知之極詳行之極備無毫髮之不盡乃中庸至誠盡性之事非生知安行而何 存其心包得養其性心統性情性即所具之理也心是活物易於

存亡故曰存性中之理生生不息故曰養養之云者不
喪其生理屈折其天機使之日夜滋息也即所謂養其良
知良能也 斷喪生理屈折天機處無非為衆欲交攻措
士此心故存心即所以養性存心養性是一事只言存心
足矣此因上文有箇知性性字所以說出養性二字來存
者綿綿若存也言存則有培養之意在其中矣此是兢兢
業業保身其所賦之理惟恐其有違於天若恭敬而事之
者乃學者不能還盡心知性所以做此工夫勉然之事也
非學知利行而何若依註單說行作存其所盡之心却是
先盡而後存豈盡心之時尚有出入至此而又須存之
耶既未及存不知將何心來盡斷然不是 說到存壽
解有不一其心者今秋壽不二一惟心性上用功以此修
身俟死此是認却天命所在吾所當立極力用功不肯放
倒非固勉之功而何修身以俟即湯武行法以俟一般
孟子則曰盡心何以知性知性何以知天也高明廣大心
之本體也欲以去其蔽之者則心體全盡而天理見也性
也者心之生理與天一焉者也故盡心即知性知性即
知天也皆知之之事也存心何以養性養性何以事天也
即此心此性此天也無別心別性別天也成蔽則失成開
則存心之客感也故以能其所盡之心而不息焉則心體
常存而天理存矣存天之理者敬天之至者也是故存心
即養性養性即事天也皆行之之事也何居天人無二理

知行無二心也程子曰學貴知所有養所有此之謂也
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何以為主命也貳也者間也不貳也
者不以死生間其功也修身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所謂
盡心知性存心養性者也夫如是則知天之至事天之至
天理之出於天者在我而天之命由我而立矣命也者天
道之中正者也天命之性本無間於人人不自立焉耳
中玄問辨錄問盡心章曰此專言心學盡心其至也然知
性乃盡心之由存養為盡心之事而不貳修身以俟則存
養之成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蓋言性即是大云爾存心養
性而曰所以事天不貳修身而曰所以立命可見性即是
天故知性則便知天也請言之曰盡如中庸盡其性之盡
謂滿此心之量全盡其理而無遺也性即心所具之理盡
心者盡此而已若不知何以能盡故盡心必由於知性然
天乃性所從出知性則知天即此而在非性之外別有所
謂天也夫盡心固由於知性然豈徒以知之而遂能盡乎
必是存其心使無放逸則性體斯在養其性使之長裕則
心量可充是即所以事天也蓋心性皆天存之養之固所
以事也至夫存之久而心純養之熟而性定反身而誠樂
天知命而不憂是故殫壽不二惟修身以俟命而凡世之
窮通禍福舉無足以動其心則命雖在天實自我立於生
為順吾自為之順於死為安吾自為之安造化在天且
弗違矣所以立命而何學至立命纔是盡性盡性纔是

盡心而盡則由於知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性即心也
天即性也命即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証學編問
盡心章曰心到盡時無是心者無非心者即此是性即此
是天一以貫之矣此後更無餘事惟隨時隨遇活潑潑地
存養事天而已此是春生夏長景象然到結果一着直是
一刀兩斷也不管甚心也不管甚性確然以一身為主獨
性獨來一絲不掛便是立命此是秋殺冬藏手段此兩節
在盡心君子運用純熟近而一日一事之細遠而一生之
大無非此機而心之未盡者不足以與此 吾問集云此
章之說如陽明先生極於初學助長精神然孟子夫子口氣
似覺未妥如晦菴先生雖得孟子夫子口氣然又覺稍多屬
節其竊敢作一譬喻謂其初二條似一泓春水其終條則
似一片寒冰也蓋心性寂藏微妙深遠其研窮精微而知
之真者則是水影天光空澄浩渺而了無底止也至於心
性涵育生化圓通其因依順適而養之完者則又是波流
澎湃宛曲縈迴而了無窒滯也如此以知如此以養則心
之與性人之與天極是活潑潑渾渾融融矣然知入於
天則愈探而愈微養徹於天則益純而益湛是即水性之
浮游渺漠不至寒冰何從堅定故吾此身即心性之堅冰
也吾善知善養當貫修為使心運乎身身體乎性亦即返
寒其冰而凝成乎冰也蓋知以通天而養以奉天父之而
身斯可以同天同天則無始無終我命在我而壽夭更何

足言也哉 又云夫心性固是相因天人原無二致自性
若能真知即天無間隔夫孔子用功五十方知天命今知
性遂已知天則知性果然非易事矣人其可不盡心邪至
於存心一條亦未必別有一段工夫蓋心到盡處已是極
至之辭今仁常時盡而不間即謂之存性者心之生理心
存則性自條暢明明謂之存而且養便於天體頤
周旋順事而無所拂矣然事天而周旋不舍雖比之知天
更為純密但我去事天然是兩個而非一也而末一則
壽夭終屬於天而猶不免聽命即是以語聖神之理恐亦
難矣惟天壽不貳至迹化而齊終身以俟命至情忘而一
則義命在我而我即天矣 又云一章之言精神最喫緊
者又是盡其心者一句只一句認得真的則一章首尾貫
徹迎刃更無難事如中庸論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直
至參天贊化總是盡此性而直窮到底也古之善言聖人
者惟曰天聰明之盡者也心之聰明果能到得心思既竭
神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即是說性說天
已是強為區別存之與養知之與事又豈不一齊俱到最
後立命一著雖云神聖之所極難只是歲久決洽我即是
天天即是我不可更覓天人之間天人已是兩忘壽夭又
復何有 四書論略云心性天命四字一樣人具之為心
心之靈處為性性之自然謂之天天之一定謂之命揔結
聚在人身其理也孟子分開設正欲曉暢其旨以

賢人盡性耳。盡字不是填實滿了只是完其虛心之
虛即性之覺故曰知性知其性則知其天矣。天是性之本
原不落人為處。到得知天方是知性。盡頭存其心一節不
是較上節另有一番工夫。存心即盡心事。養性即知性事。
看來事天知天非兩樣事只是此心常惺惺不失耳。此二
節不得不知行。知行原是合一能知處便是行也。合二節
括是修身事人只為生死念頭重埋沒了一生那能用有
養工夫不知性為何性。天為何天。豈不搖動我生命脈
故大關鑰全在致壽不貳上。海義編云。程賢論學。頓漸
錢標以俟上中下根人各取證焉。如說已立立人已達達
人便說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如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便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知性即所謂頓學也。存
心養性即所謂漸學也。天壽不二乃合頓漸俱證。這生死
田地所謂及其成功一也。程子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
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以是發明盡心存心二意。何
等分曉。疑問云。盡其心由於知性知性則自能知天。此
盡字知字是徹上徹下語。初間一理會是盡心知性用
功到盡頭處亦只是盡心知性。故愚說此一節是泛論而
著實下手處在存養二字。存養工夫又須做到盡頭處不
可歇手。故後二節與曠俱下箇所以二字要知此二節總
是一節。若說盡之方去存知之方去。養知行既分為二事
而不貳本于知修身本於行。益支離破碎。此合一之理恐

非孟子立言之意也。
大全朱子曰。性者理之全體。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
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
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若字不可不
仔細看。筆乘或問。李孝平孟子盡心之說曰。一念不動
便是盡心。或人未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
性之情也。人之真性了無一物。或一瞬之瞬不之覺。若不
為物所動。則妄情欲念廓然自除。非盡心而何。士翼云。
性之所寓曰心。之所具曰性。性者理也。心乃發用斯理
者。
衛齊云。性曰心之體。當其故必加操存。故曰存心。存人
自明性。蓋著矣。則當以涵養為功。故曰養性。存者存於既
放之後。養者養於既存之餘。但有生熟淺深之異耳。非心
性有二體。存養有二功也。
傳習錄曰。或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發
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
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
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
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尚友軒臆言云。我命雖在
天。造命却由我。心齊先言是言。即孟子致壽不貳修身以
俟之。所以立命也。知此則真我常在。不以七尺之軀為存
亡。口義云。陰陽五行聽太極之理。主使故理謂之命。人

受此理於天而為性。若性作得主不為壽夭之氣所感則
我便是天故曰立命。潛夫論曰楚昭不懷雲宋景不移
命者也。李見羅曰此正言心性天之初非二物也。但人
不能下存心養性的工夫故其心有未盡而猶與天為二
雖下存養之功而非寔立定秋壽不貳的志氣則其意尚
存二三而卒與天為有間故必就頭判決直於死生壽夭
徹底一關天志無二夫然後極世間凡可避懼貪求之事
舉不足為心累而立命之志氣卓然定矣夫然後存者真
存養者真養存者是心養者是性出往游衍無一不在天
者志日以純功日以熟無有毫髮已私能為心累而知性
知天皆為吾分內事矣

○莫非命也
文選曹大家東征賦云修短之運愚智同多。堯安命唯
吉凶乎。朱子語類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
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
之夭伯牛之疾是也。問極格死者非正命也雖謂非正
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
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正
命。大全新安陳氏曰此命字氣也順受其正理也立嚴
牆下非理也盡道而死理也柱枹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
御氣。中玄問辨錄問莫非命也順受其三如何為正如

何可為順受曰愚不肯而不知命也且必妥為妥為則有
賊頂之禍賢知而不知命也必且強為強為則有壯趾之
凶皆非順受其正者也。惟君子素位而行富貴貧賤患難
夷狄無入不得而生死禍福付之命焉斯為順受其正耳
曰孟子云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乃孔子則云志士仁人無
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亦云由是則生而有不
用也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為也若然則生死乃自為
之可為順受乎曰命以得其理為正若苟然免難徒取偷
生而以為安所遇也可謂正命乎哉可謂順受乎哉故曰
盡其道而死非正命也夫成仁取義所謂盡其道也。王
荆公曰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楊子之言命曰人為不
為命也蓋楊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無
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幽居春述云順受二字發明極當
爵位軒冕履牆極格吉凶禍福之器也命有正有變順其
變與正而受之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只一例看。莊子
曰胥靡登高而不懼遺生死也。前漢書爰盎曰千金之
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論衡曰主嚴
沮舍之下不可以坐倚牆之傍不可以立。論衡曰主嚴
牆之下為險所壓墮墮墮之上為崩所墜墜無端故為
不幸齊城門父朽欬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父矣
孔子曰惡其父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韋而無有韋小人
有韋而無不幸。綠雪亭雜言云或問孟子云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信斯言也則吉凶禍福惟天所命人何力之能為然今有人焉黑夜放舟下三峽浮洞連風波寇盜都無所虞惟醉睡遂底曉其所止而休焉可乎愚曰不然吾聞君子居易以俟命行法以俟命夫居易行法人事之當然者也聖賢嘗教人俟命而廢人事哉乃若黑夜涉險是不能思慮預防與主墜墻之下等俟命者固如此乎

○求則得之

象山先生云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物盡之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心特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非美惡將有所甚明而好惡進舍將有不待強而自決者矣移其愚不

終樂
卷之十九

十二

肯之所為而為仁人君子之事殆若決江疏河而赴諸海夫孰得而禦之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未有求而不得者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擴天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遏人欲也富貴利達衆人謂已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是亦命所當得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 講錄云人之不求在我者多是為在外者所誘却不知在外者求之無益在我者求之有益與其為無益之求不若為有益之求也 疑問曰在我者何物即上章所謂性下章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也求在我者如何求即上章所謂存養下章所謂

恕而行也知得在我者自我而外皆可置勿求矣孟子此論欲多少奮心息多少安心

○萬物皆備於我矣

大全程氏復心曰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也 朱子曰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下公共之理我無與焉 此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一處發見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偽為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到此地位則以己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 原人論云此身三百六十肢骨一一各別皮毛筋肉肝心脾腎各不相同既有此衆多之物不知定取何者為我若皆是我我即百千一身之中多主紛亂難此之外復無別法翻覆推我皆不可得便悟此身但是衆緣以和合相元無我人 海龜編云萬物皆備於我矣此我非形骸之我

如釋典所謂常樂我淨之我也萬物皆備於我如釋

典所謂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也人恨不能反身耳若能回光返照則根塵之塵妄俱泯本地之實相獨露所謂誠也至此煩惱重障當下冰釋樂可知矣其或未然則又有強恕之漸學焉我也誠也仁也總

一真心但異名耳 困辨錄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天
地我位萬物我育莫非已也備猶言責備也真能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則誠矣誠則無事洞然八荒皆在我聞樂莫
大焉其次未至於誠不免猶有人己之間有間故不通而
去仁遠矣惟強起而行善推其所為者為近之強之則私
意無所容故能視人猶已推已及人而求仁為近也西銘
一篇全自孟子三句翻出來 答問集云明道先生入手
全在學者先須識仁而識仁之說則全是體貼萬物皆備
於我一章蓋天地無心以生物而為心天地之間萬萬其
物也而萬萬之物莫非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由生也謂之
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為我也 困盡品彙之生以為生
亦盡造化之靈以為靈物之於我又莫有殊致也哉反而
求之我身以萬物而為體萬物以我身而為用其初也倫
物而成其為身其既也反身而物無不備蓋其為體也誠
一則其為用也自周宜非大樂也哉其有未誠者事在勉
強而已勉強云若強求諸其身也強求諸身者強識乎萬
物之所以皆備焉耳物我相通之幾既體之信而無疑則
生化圓融之妙自達之順而靡滯者尚何勉之不可行又
奚仁之不可近也哉 桐岡教言云大道生天地天地生
萬物一氣貫通何曾隔截天下之物萬有不齊皆我身也
人惟有我身則萬箇物分做萬箇我無我身則一箇我通
成萬箇物萬物皆備於我者如此而已不觀我之身乎四

按誠仁本處
近焉此勉然而求

肢百骸毛髮爪甲一有痛癢心必知之氣血通也一或癢
痺痛癢不知是謂不仁血氣塞也萬物皆備於我一體之
仁正猶是也故曰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求仁者為
能識此機要則破藩籬常令此心廓然反去一身自私自
利之病直達天地萬物一體之公即如此身之中氣血周
流無此癢痺是謂無我渾身是仁斯為體仁而誠矣誠則
仰不愧俯不忤何樂如之未至於仁者或為氣稟偏私情
欲遮蔽不能開通勉強推心之學通於物我之間常將已
心比照物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上下四旁無有間隔是
謂克其有我達於無我則有我私蔽之心漸開無我大公
之心漸露求仁之方莫近於此矣 四書心法云予嘗反
觀本心至虛至靈正覺之靈無有二邊無有三際一即一
切一切即一及觀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言乃信聖賢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惟反身而誠則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
體無入而不自得焉不誠則二則肝膽楚越而分別生
於中起彼見而本來合一之真心反潛伏蓋覆於中而
不自覺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目為全海
豈不謬哉強勉而行則能同物矣求仁莫近焉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也 淮海近語云萬物皆備於我此誠者天之
道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自然而不失其所備之萬物
者即誠者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聖人也強勉而行求仁莫
近焉此勉然而求得其所備之萬物者即誠之者擇善而

固執之者也誠即萬物皆備之全體仁恕之極致也仁即貫通乎萬物皆備之全體者恕即推行此仁以貫通乎萬物皆備者也以其真實無妄則曰誠以其渾然與萬物同體而無一毫已私曰樂以其全體不息曰仁以其能近取譬曰恕樂是此心之本體非誠外有樂也仁是此誠之生理非仁外有誠也恕是此仁之作用非仁外有恕已 講錄云此章首條言天理之本然天理即是仁萬物皆備於我者仁也二條言反身而誠仁者之事也三條言強恕而行求仁之事也 韓退之曰殘形之道非他誠是也苟有偽焉則萬物不備矣 洞學啟蒙程子云孟子言萬物皆於我順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以此言之須是此理實有諸已已不與理為對方樂既不是有道可樂亦不是道外別尋個樂來 荅問集云反求諸已即謂之恕恕得快便即謂之仁所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者此心未能公則於恕必須強故強之與安少有差別而恕則原非有二也 游酢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仲尼告曾子之道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曾子告門人之道也 陸子要語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荅曰如鏡中觀花荅云見得仲誠如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

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足分明說日也
○行之而不著焉
黃氏日抄曰此章似承上章而言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行不著習不察由之而不知者衆也 焦氏類林劉經臣曰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以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 南游會紀云問行不著習不察舊說著是知其所當然察是識其所以然何如予謂此後世之學專在知識上求了著是中庸形著之著察是中庸察乎天地之察乃身心真實受用終身由之不知其道即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若只在知識尋求於身心有何交涉 印古心語云行不著不學者也故無覺察習不察者模倣格式不知反於良知者也若此者終身由於道不自知其道也 講錄云此是提醒世上的人除却不好的人不說不行不習便是不好的人行了習了已是箇好人但不著不察亦只是箇臨窺的好人不得謂之知道聖門自願曾諸子外行而習者有之著而察者亦能有幾也後世若張黃諸葛韓范富歐司馬諸公之類雖是德業名世然謂之知道亦未也 慈山道者緒言云游魚不知海飛鳥不知空凡民不知道藉若知道豈為凡民哉吾意善體道者身若魚鳥心若海空近之矣

○人不可以無恥

大全南軒張氏曰耻者羞惡之心也耻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耻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漠然無所耻則為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耻為耻也象山先生集云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耻不知吾之所當貴而謂之有耻焉者吾恐其所謂耻者非所當耻矣夫人之所當貴者固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或至於戕賊陷溺顛迷於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可耻者亦孰甚於此哉不知乎此則其愧耻之心將有移於物欲得喪之間者矣然則其所以用其耻者不亦悖乎由君子觀之乃所謂無耻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以此又曰夫人之患莫大乎

無耻

卷之三十

耻

無耻人而無耻果何以為人哉今天言之無常行之不軌既已昭著乃反睢眦揚揚飽食煖衣安行而自得畧無愧怍之意吾不知其與鱗毛羽鼠山棲水育牢居野牧者何以異也人而至此果何以為人乎哉釣是人也而至於有為聖為賢者獨何為而能然哉人之無耻者盡亦於是而少致其思乎人不可以無耻以此遺教經云慙如鐵鉤能制人非法是故常當慙耻無得暫替若離慙恥則失諸功德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也一峰文集耻菴記云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倫曰人不可以有耻自其初也不可以有耻自其後也不可以有耻自其初也天完于人王完于璞若有耻焉是自喪其寶也

故曰不可以有耻自其後也天玷於人王玷於瑕若無耻焉是自喪其寶也初無及矣防其後所以復其初故曰不可以無耻

○耻之於人大矣

五代史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者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大全慶源輔氏曰陷溺其心於機械變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為者也故人雖以為深耻而已方自以為得計則愧耻之心雖其固有亦自窒塞而不復發見矣孟子則曰耻之於人何以為大也大其為改過遷善

無耻

卷之三十

耻

之機也為君子為小人為聖賢為禽獸於此幾焉故大之也為機變之巧者何以無所用耻也機者器也變者事也巧者術也心也巧者有是機器則有是機事則有是機術之心也機者習心也習心熟而本心亡矣耻者羞惡之本心也何謂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也耻者進德之基希賢希聖之本也曰吾仁何以不如堯也吾耻之耻之而為堯矣曰吾孝何以不如舜也吾耻之耻之而為舜矣不若人而不耻焉是自暴自棄終不能勉而若人也已莊子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滑澾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

圖者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拍
數如決湯其名為樺為圖者忽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
師有機者必有損事有損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
中則純白不條純白不條則神生不寐神生不寐者道之
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又曰功利機巧必忘
夫人之心

○古之賢王

呂氏春秋曰有道之士固窮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
道之士日以相驕異時相得 大全南軒張氏曰在上者
忘其勢在下者忘人之勢此為俱得其道使二者一旦而
相合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故夫今未敢盡禮於賢士雖
微數見之且不得以所得而目之蓋士亦以此自高也其
道固當爾也 講錄云此是傷於忘古之意賢王好人之
善而忘己之勢賢士樂己之善而忘人之勢好善忘勢就
心裏說致意盡禮即其事也樂道忘勢亦今心裏說不得
見不得且即其事也然此皆古之賢王賢士如此而今則
無此士矣即有此士而亦無此王矣 知新日錄云此章
重在賢士邊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貴非窮
上貴之也士亦知自貴馬秦之士賤非獨上賤之也士亦
自賤馬觀此章何獨不然四字竟思倒在此賢士邊孟子蓋
為戰國喪婦之徒設也士不自重奈何使人重之士已自
輕奈何上木輕之

○孟子謂宋句踐曰

大全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德義而惟欲其
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
得無欲之說 孟子謂曰罷也者自得也自得者無與於
人也尊德樂義者為而可以罷也罷也者而自得者自
得乎此而已也德義者人所以得於天者也心有所得之
謂德德崇於己則自尊語其體也事合其宜之謂義義尊
於行則自樂語其用也其言窮不失義也士之得已也不
得志之修身見於世也窮則獨善也何也以言乎人不知
之而獨善者其言達不離道也民不失望也得志澤加
於民也達則樂善也何也以言乎人知之而獨善者也尊
德樂義者在躬故能處窮處達無往而不宜也何謂窮
不失義也守義無間於窮也何謂達不離道也行道無間
於達也何以為士得已也不失義則不失已也何以為民
不失望也道行則民安也得志何以澤加於民也民被行
道之澤也不得志何以修身見於世也身有實德之光也
何謂窮則獨善其身也道不用則裕於己也何謂達則樂
善天下也道用則裕於人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 講
錄云尊德樂義二句只汎論其理下文統統士身上說理
一也自其渾厚持重處謂之德自其嚴毅方正處謂之義
德即義之得於心者義即德之見於事者尊德則自有其
尊不必富貴功名而後尊樂義則自有其樂不必富貴功

命而傳其德
於後世以爲
勸懲則其功
大矣
孟子曰
市井之徒
亦知利與
害之所在
則其心亦
有仁義也
則其心亦
有仁義也

名而後樂故人之知不知時不以之爲悲喜而可謂賢矣
大全南軒張氏曰勾踐狗名而外求者孟子使求之
吾身而已夫士達所不難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
相明耳窮不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達於
義則失已矣達不難道則凡其舉措設施無非道之所在
故有以副民望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修
身見於世惟義之要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
民雖所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明
儒經翼問兼善獨善之別鄭氏曰吾儕須識取善字本體
即功夫始有歸宿逆順境界自不能移此是唐虞至洙泗
相傳止至善學脈得志澤加於民是與民由之故曰兼不
得志修身見於世是獨行其道故曰獨獨時善不中賊兼
時善不曾添故陋米簞瓢與平水土樹稼穡同道景行
館論云修身見於世是見龍在田之見見龍在田天下
文明講明正學以俟來者能爲王者師此正文明之實也
困學紀聞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
亂而已獨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有吾曰天下雖不治平
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
家未嘗不治且平者魯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存
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憂天下
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無能子曰理安於獨
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

天子

○侍文王而後與者

大全慶源輔氏曰文武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實也
雖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爲善否則爲惡矣惟素傑之士
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彜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爲善
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
爲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素傑自期
耳鶴林王露宋文公云素傑而不聖賢有矣未有聖賢
而不素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爲確論幽居荅述云
歲月不待人待之一字誤人多矣故曰侍文王而後與者
此氏也明儒經翼曰子與此言非病凡民也病其與而
有所待也與也若性之不容自己作聖之機也機存於中
隨感而發日用於是而不知者凡民也無事於感而機自
不容已者素傑也不容自己而不息其功焉素傑而理賢
者也王氏曰良知者性命之靈樞各各具足自性自盡自
命自至原非有所待也凡民之與素傑只在一念肯不肯
之間而人品學術於此乎分矣口義云性有蔽故待於
教無蔽則自能興起不待於教矣侍文王者待其教也
原旨云自古帝王皆堯舜禹湯之爲君者多矣何獨稱文
王蓋自古帝王皆是君臨天下禮樂刑政出之自己天下
之民自然會極歸極不但有興起之心而已惟文王則宜
王而不王人之興起奮發特出於精神之鼓舞所以言文

王而不及其他也詩于文王每言豈不作人作人即興起

意

○附之以韓魏之家
大金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是不以外物為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孟子謂曰識量之大者是老者也見大也者見道也道大而物小物有盡而道無盡道無窮而物有窮是故見無窮之體則極天下之貴有四海之富建堯舜之業如浮雲之過太虛耳而況於韓魏之家也乎初問云附益也寄也富貴原是外物故謂之附自

韓魏

卷之二十九

子章

速乎

○以佚道使民

慎子曰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蘭暉堂集云夫治無意而已矣夫玄寒厲風寒者非怨虛舟之觸禍心弗怨也網罟設則魚鳥驚矣是有意無意之別也歷代確論東坡云使民為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為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為郭溝池民曰是城我之道也雖

韓魏

卷之二十九

子章

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以樂成而不可怨民豈不思之曰上之人果誰為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為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之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錢不以給共養勞費共養勞費一出少府為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云云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百川學海云古之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因其民之情而用之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孟子曰以佚道使民云云管子曰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夫惟令順於民之心故可以使之犯難忘其勞且死而不以為怨則嗾民之情欲以立事而長且久者未之有也若盤庚之遷都民不遠有居而胥怨則必為之下牢訓告使之知所以遷之為利而後已然則聖王之所以重其民者如此其可忽乎至秦則不然以貴為在已而不可忘以賤為在民而不足曉一切阻法度之威以臨之故山東盜賊群起而秦遂亡然則嗾民之與因民之效概可見矣後世奸諛之徒乃始建為嗾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之說以欺人主而取世資凡能用君之欲者則謂之享上凡欲順民之情者則謂之下比於流俗使其君枕於上而輕天下之民其民疾視於下而不敢言

而其原起於熙寧元豐之間其流威於崇寧大觀之際蓋
有不勝其弊者矣 疑問曰為人上者豈得不勞民殺民
但要不傷此心之天理耳不得已為之皆天理也故於勞
民處說箇使道於殺民處說箇生道雖勞不怨雖死不怨
殺者不是令其無怨此天理人心自無可怨也 捕殺乘
屋是民之事不可云使使民者修城池繕武備之類也
○霸者之民

老子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樸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
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以然
郭象注云因其自樸而樸之則雖樸而非為因其自蕩而
蕩之則雖蕩而非動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
然無迹復性自為而不知所以皆云我自然矣 莊子
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資萬物而民弗恃
有莫舉名使物自善立乎不測而游於無有者也 淮南
子曰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禮
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
惔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戎祥而民不天不忿爭而養足藁
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是故實不聚而名不
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 又曰明主之治国有誅者而主
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
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
務功修業不受贖于君是故朝廷無而無迹田野辟而無

草 韓隅子曰三王不以天下為心而天下歸之五霸以
生民為心而生民違之蓋修與否故也 路史曰治古威
德之君未有聞焉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澄物無害生萬民
涵泳春風之中而不知所以為稱邪草木以土為生而不
知土色鬻以水為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父母萬物澤及
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大全慶源輔氏曰霸者豈民之從
規模狹窄時下雖得民之歡娛然豈能久哉事過意息則
忘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之自然當生則生當殺則殺
而民自忘其喜怒也 新安陳氏曰霸者之民感上惠而
驩虞如霸功淺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驩虞
如王道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 諱錄云此示人以王霸
之辨也霸者有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而驩虞王者無心
於民感故其民忘之而驩虞易之咸曰聖人感人心而天
下和平驩虞之謂也懂懂性來朋從爾思則驩虞之謂矣
此處重在王民不重王者殺之如何不怨只知得自己
有罪不知其殺之者也利之如何不庸只以為自己之利
不知其利之者也遷善如何不知為之者只以為自己之
遷善不知其教之者也若以私怨而殺之誰不怨人人而
利之誰不庸人人而教之又誰不知為之也邪 朱子語
類云過化存神舊說所應之事過而不留便能所存者神
神即神妙不測故上蔡云所過者化故所存者神所存者
神故所過者化李之才云云譬如一面鏡光未照者既去

不見了則後來者又可以照若先底只在則不復能照矣
將做一事說亦自好又荀子亦言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
在者神似是見成言語如金聲玉振之類故蓋荀子用之
大全朱子曰過不必為然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改之
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是所過者化言過處人便化不
待久此蓋在已者纔有所存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
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
爾 上下與天地同流似陶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
片逐些子補綴 口義云政教號令霸者終日經營尚不
能必人之從王者只一過就能感動得人所以然者只為
他存主處純乎天理無一毫思慮知識之私可得而測度
故其神明之地感通順應直與天地之道齊氣一噓而萬
物皆生秋氣一肅而萬物皆歛者同蓋天地無心而成化
聖人亦有心而無為故也作者心上統是一箇私意他存
主處不神感通之源已窒不免將這法度去把持人然
能把持於法度之所及而不能把持於法度之所不及徒
有補綴之勞而無感通之妙特小小補之而已王者豈其
然哉 所過者化有為而無為者也所存者神有思而無
思者也都都不著一毫私意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作者都是
私意做出故其存不神人偽安排故其過不化不免補綴
之勞不能與天地同大此王伯之公 講錄云上文不怨
不庸不知已是過化存神此則目而贊王道之大也過化

存神不是兩項事政教所過處民皆化之而不見其迹是
過化施政教時心裏所存處神妙而莫知其然是在神潛
說以存神為德過化為業不通總是王者之業其本則是
德也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天以神化流於上地以神化流
於下王者以神化流於其中是與之同運而並行民以此
怙之如天恃之如地而皞皞焉矣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樂書曰仁言則諭之以心而於感人為外仁聲則達之以
實而於感人為內善政以正之而於教為粗善教以化之
而於政為妙 講錄云仁言只費於一時仁聲却著於平
日其久暫已不同仁言未必其能行仁聲却有其行事其
語云仁言仁聲是虛實之辨善政善教是本末之辨民畏
之所以止能得其財民愛之所以便能得其心善政不如
善教如此則仁言不如仁聲入人之深又可見矣 大全
慶源輔氏曰善政亦非徒尚夫法度禁令也固亦有德行
乎其間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者得民之心感而誠服也 雲峰胡氏曰善政得民財
一句集注又恐後世貪君汗吏借此以藉口訓之曰得民
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
孰與是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為不如善教之
得民心況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質言云人君

治天下惟有政教而端發之則為言播之則為聲非有仁也仁言仁聲金從善政善教處來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聲的實事故下面正解所以得民慶而入人處耳不消說矣善在仁內得民乃所以入民若耳無兩層意不必謂政教如此言聲可以例推也民畏民愛是所以得財得心之原畏則得財經制有條民不敢愛力不敢遁負也愛則得心財不待言矣切不可兩平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

初問云首節言知能次則止說知愛知敬而不言能者能者在知內也故學問頭腦只一良知盡之矣此人足以證知行合一孩提之親親戚即仁也純然是仁而無一毫不能

誠經義

卷之三十九

仁者雖於其間也其故長慶即義也純然是義而無一毫不能者雖於其間也夫仁義天下之達德也即孩提之知愛知敬而遂謂之仁義何哉觀之天下處處孩提皆然非純仁純義而何此只為其初之得於天者同而無一毫人為以襍之也情實一開缺陷種種矣講錄云此章首提良知良能是說人性之本善次以孩提之知能指點出來是性善之真證佐末則說良知良能達於天下見性善是天下之所同更無一人之本惡者也解醒編云良知良能一章正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愛親敬長赤子之真心也仁義達之天下是不失其心也達之二字猶言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為猶言知皆擴而充之也

即此一念之愛而達之無所不愛斯為仁矣即此一念之敬達之於無所不敬斯為義矣其實大人之心不曾增得赤子之心一毫赤子之心不曾減得大人之心一毫但大人不失其真心至於無所不知亦不慮而知之良知至於無所不能亦是不學而能之良能若常人不能達便是失了赤子之心一卷真談云天之生人原是无所不知無所不能人之為心亦是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其所為知所為能又却停停當當增不得一此減不得一此徹古徹今隨愚隨暗無二道無兩心私欲起知能為物所蔽於是昏明強弱低昂淺深雜出然原生之知能與既壞之知能摠是一知一能原生者全體定而正用由此而發既壞者偏於所便安而用不得其正全體定是謂良知良能偏於所便安是謂識神小有才識神與良知小有才與良能苟不自為主深加精別則妄與真混雜道斯遠南游會紀云天地生物之心以其全付之於人而知也者人心之覺而為靈者也從古以來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此一靈而已孟子於其中指出良知直是平鋪應感而非思慮之所及也良知不外思慮而思慮却能障蔽良知故孟子尤指其不慮者而後謂之良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良知也而納交要譽惡其聲則慮矣見孺子而不屑不受良知也而宮室妻妾得我而為之則慮矣故曰天下何思何慮此正指用功而言非要其成功也東遊會紀云夫識與良知同出

而異名所爭只毫釐識有分別知體渾然識有去來知體
常寂故曰良知如太虛萬變紛紜隱見於太虛之中而太
匠之體廓然其無碍也譬之明鏡當臺黑白自力能辨黑
白者識也鏡體寂然原無黑白以分別為明象當千里其
機只在一念入微取證 羅念菴云夫孟子所言良知指
不學不慮當之是知乃所以良也知者感也而所以為良
皆非感也傳習錄有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
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夫至善者非良
乎此陽明之本旨也而今之言良知者一切以知解賊弄
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凝聚純一之時此豈所謂不
失赤子之心者乎 四友齋叢說云陽明先生拈出良知

談錄卷一

三十一

以示人真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蓋此良知即孔子所謂愚
夫愚婦皆可與知者即孟子所謂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謂
本來面目即中庸所謂性即佛氏所謂見性成佛乃得於
直覺之初從胞胎中帶來一毫不假於外故其功夫最為
切近陽明既已拈出學者只須就此處着力使不失良知
之知便是作聖之功 荅問集云無不知愛無不知敬此
無不知三字一頭管着自己意心身一頭管着家國天下
明儒經翼曰孩提愛敬乃一端之發見必以達之天下
繼之而後為全體孩提之知譬諸昭昭之天達之天下之
知譬諸廣大之天收攝保聚所以達之也予謂昭昭之天
即廣大之天容際所見則以為昭昭寥廓所見則以為廣

大是見有所特非天有大小也齊王殷棘堂下之牛特一
念之昭昭耳孟子許其可以保民而王此豈有所特乎不
然哉充而至於保民亦惟不失此一念而已 問不學不
慮之知只可在孩提赤子時說成人以後有許多紛紜酬
酢合幹的事如何能得不學不慮曰此正是入聖脉路學
是學甚麼慮是慮甚麼學者復得他不慮之體而已故曰
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直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
是不失赤子之初心而已譬種樹雖至於參天合抱亦只
是不失他最初些子萌蘖之生非能有加於毫末也王
荅問集云達之天下達字要同中庸達之諸侯的達字解
如云親親以盡仁敬長以盡義更無他術如古先帝王達

談錄卷一

三十一

之天下而已若依舊講作申明上文看則前已言無不
愛無不敬矣其詞不亦贅耶 孟子則曰親親何以為仁
也敬長何以為義也仁義之本也然而有愛其親而殺人
之說者矣何詎以為仁有敬其兄而殺人之兄者矣何詎
以為義是故事在達之天下而已也即其本心真心之良
擴而充之也達也者擴充之謂也世之儒徒以良知為成
性達之為無功而不知借鋤德色終身奪食者良知之於
仁義又何在也 石渠意見拾遺云此承上文而言親親
之為仁敬長之為義而仁義無他道惟此二者而已乃天
下人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
曰舜之居深山之中

中子曰心迷之判久矣遠天者觀心清寂者滯迹程
 公泰曰方其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豈獨不異野人亦將不
 異木石大全南軒張氏曰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
 舜之性哉惟舜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
 強而自是沛然新安陳氏曰舜之心萬善之會也聞見
 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即勇於從合而為一人之善
 此大舜之所以為大猷二程類語云造道深後雖聞常
 人語言淺近事非義理羅念菴云當其居深山之中
 精神意態一無以異于野人以其無以異于野人觀之則
 亦何嘗有片善寸長自執於己而足以加于人者乎惟其
 聞善言見善行而此中略無凝滯然後乃異於野人也此
 義錄卷之三十九
 亦自孟子深知其心為之形容言之耳當其固所謂
 舍己從人隱惡揚善之心也此亦何暇吮咍者彼此是非
 之辨而自覺其有異于野人者乎四書論畧云舜之居
 深山之中四向不是寄寓是孟子善形容大舜處深山則
 靜矣中則泊乎無所倚矣木石居鹿豕遊則去智故而栖
 大同矣野人是顓蒙之人異乎野人幾希是猶不失淳乎
 樸乎之性而與太虛同體也舜之心境忘矣忘則亡有亡
 有故亡不有善言善行樞舜心之故物故能若決江河豈
 澈澈於聞見哉及其二字最可玩多不得寂感樞是一時
 事疑問云此非以述以心之說通說大舜之心居深山
 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異與深山之野人此正其不

莊子云子貢曰
若三代之其一
然者皆耳人之
說以異乎今取
其言而聽之其
言者皆曰其
也者亦若凡夫
僅有之真者也
其所以異於深
山之野人者其
也聖人鴻博之
大者也其言者
則則然也

特於見聞洞然至虛湛然至明虛虛明中全其萬理在故
 一觸於聞見隨即應之無復阻滯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正是此意
 宛陵切琢問舜亦從聞見入手曰舜之學從精一入惟其
 精一是以靈虛之中萬善悉脩一有感觸無不沛然若胸
 中本自雜揉蔽塞全靠所聞所見依傍而行此乃是見聞
 之學也吾輩未能達舜也須常常勾得虛體在此心常虛
 有感必通如人在夢寐中得人一聲無不醒覺惺時不昧
 人聲亦無復用矣 知新日錄云此章大旨謂舜之居游
 與野人同看其形迹似無以異然其一點虛明境界異于
 深山之野人者正在此幾希間耳到於言行一交隨感輒
 應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不過此幾希之所發見也此惟混
 然與野人同居游實則野人所不得而同也
 ○無為其所不為
 大全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
 知但物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
 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這裏截
 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勿軒熊氏曰此大
 學誠意章事無為其所不為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
 勵行守之於為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此心之發念屢克
 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 孟子辭曰人之為不善
 也皆有愧耻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

案不為不飲人
之亦心也人只
有以木心無為
不為無為
孟子子亦人只
有以木心無為
不為無為
孟子子亦人只
有以木心無為
不為無為

之初問云此孟子論學問之要領處內有此不欲之心
外便有此不當為之事人能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
欲則學問之功作聖之事一了百當矣此外又何為哉此
是戒懼謹獨工夫便復何事詳中作克義之功克義是學
問中一節也尚有仁禮智工夫孟子肯說如此而已矣乎
大誤工夫到此已是打透天人理欲關頭掃除蕩滌不
留一點污穢無分毫之微不潔之心無分毫悖理之心之本
休得矣大而化之盡在於此即此便完了作聖之功更無
他法而已矣者極盡之詞也

○人之有德藝術知者

正義曰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威遠孟子謂人有德藝術
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

子 大全南軒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漠然不省唯疾疾加
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孤孽惟操心
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惟慮患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
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誦斯言也履安樂者當思遠德之滿
人而深戒懼處憂者當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厲矣
石渠意見云集註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
其所不能也意見以為此說似非此章本旨且無恒存之
意又與下文意不相屬詳其文理蓋言人之有德藝術知
者常存思慮預防之心故能免其憂患惟獨孤臣孽子身
處憂患之地故其操心也尤危其慮患也尤深故能於事

理無不通達似是本意

○有事君人者

大全南軒張氏曰以事是君為容悅者莫爵祿而從君者
也以安社稷為悅則志存乎功業而已與為容悅者固有
間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功業者則苟可就其功業而
遂其志亦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雖蓋世之功業
可為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天民者必明見
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
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以其在下而
未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已而物正者正
已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于正物則其道狹矣至正
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素
淡而下其間僥為賢臣者不過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
語夫天民事業則鮮也 原旨云容悅者為身謀以安社
稷為悅者為國謀可行而行者有所不為已正物正者無
所不可者也 一卷語錄云所以謂之大人以其民物為
度不私一身之小若天民於時勢可能處便可做否則兀
守不能施轉移之力這是獨了漢故只謂之一民而已但
非落陷私欲故以天稱之大人正其所大之已滿宇宙都
擔在自家身上彌綸輔相勢有可通必為之 東原先生
曰聖門之評人品也自行已有耻等而下之至於斗筭自
事君容悅等而上之至於正已而物正鉤是人也胡若是

王則公曰陽子
曰先自治而後
治人此謂大德
揚子所稱大德
若孟子子之謂
大人也物自正
者使物取正乎
我而後物正非
使之自正也

小學詩傳註
曰容悅者凡
以悅容悅人
行遠大人正身

聽也道而珠而美越不造詣殊而堂室判矣斗臂器也
容悅幸婦也其弗是齒較然矣而眩者猶惑之望聖言行
必信必果皇皇杜稷求可求成亦足以俾瞻聽而遠莫作
用瑕瑜互形辨已微矣若弟輩聞信于宗黨中天下而定
四海澤潤生民此宜無間然者而繩猶有別蓋著察之
難精而渣滓之難融也若是 初問云正已如何便能物
正其道德流注精神風采彪炳播揚天下聞之而傾慕見
之而愛敬自能使人動則變愛則化上能格君下能易俗
不識不知轉移世道非至誠之德不足以與此人品至此
極矣何功名道德之能擬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蘇軾

卷之三十九

三子

大全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
不愧不怍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人所以俯仰愧怍累於
已私耳內無已私所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心廣體
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 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
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亦恐未
足以當此韓子曰軻之苑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
亦然不能得也 南軒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
其本歟蓋不愧不怍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
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
教育天下之英才者吾之不愧不怍者耳自不能無愧怍
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為教而有此樂哉 初問云一樂係

於天雖君子不能必故居者二樂者洗心之成功盡性之
能事也人到不愧不怍則心胸脫灑絕無一毫牽絆此處
最樂君子所能必者故居次三樂是成就人才有階通焉
物一體之意不愧不怍者心學也聖絕也以此繼往以此
開來使千聖相傳命脉私而不隘流而不絕善與人同之
澤長美萬物一體之意融矣不愧不怍之妙不為獨得矣
非樂乎總是性分之樂在我者也王天下在外者也在我
者常足而在外者原無與於一殆不足為重輕誰能易之
故曰不與存焉

○廣土衆民

蘇軾云廣土衆民君子欲之者欲其道之行不是欲富貴

卷之三十九

三子

利達而樂不存以其道未至于大行也 中天下而三猶
云定中國大中天地為民物之主不是在天下之中央然
亦不必是為天子凡在朝廷上佐天子出治者亦是中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 通義東嘉史氏曰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則樂者是樂無一夫不被其澤耳非以位為
樂也三樂而王天下不與者亦不以位為樂也此所講樂
全在定四海之民一句觀集註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
澤之言可見此樂與前所謂得英才教育之樂皆是及物
之樂無復淺深 海虞編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
堯舜之業也而以論之於性則纖雲之於太虛也微塵之
於五嶽也世人時雍風動之迹而不究堯舜廣大之心

是見纖雲而不見太虛見微塵而不見五嶽者此莊生所以比之於井蛙歟 治平事業俱從第一念做出與天命之性不相懸絕蓋性者離念者也故曰所性不存焉仁義禮智根乎心味根中則知其餘總是枝葉惟根於心所以曰今定也 原旨云欲樂者情也無欲無樂者性也情因遇生而性非外鑠故不加不損 唐蘇軾氏曰今猶性之今猶言體量相似但說今便是有定者也所性定今自合下稟受時便定了但能事用得這箇則富貴貧賤都無干預 朱子語類敬之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着在上上相離不得才有此子私意便割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時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 口義云不加不損氣無盈歟也氣之無盈歟者有理以攝之也根心生色正是加損不得處 通義白雲許氏曰此章除要在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一句上常人固皆有四者為稟賦昏迷故物欲蔽隔四者不能根于心惟君子則得于天者全不曾失常與心相著其發施有下文如此符驗故窮達不能加損今定分字正指四者 明儒經翼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根字極有九心即性性即心渾成一片不須更離根之新也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心廣體胖而無虧損之辭非本體無毫髮之累不能如此故特端之君子

宋程顥傳云
性之氣也
性之氣也

孟子則曰何以仁義禮智根於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性生於心者也性者心之生理也惻隱之心仁之根也羞惡之心義之根也辭讓之心禮之根也是非之心智之根也心一也而端有四焉眾理同一原也如彼木之根萌也由萌蘖而枝幹花葉扶疎以至於参天根為之本也此所以為辟益於背面而施喻於四體者之本也其生色何以辟然見於面益於背也辟益者德之積由中心而達於背面者也施於四體何以四體不言而喻也德之成由背面而暢於四肢者也手之恭足之重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也

○伯夷辭紂

請權疑圖云匹婦即農之妻先王導之使養老者謂養五十非帛不煖之人也男已汗耜舉趾而婦興農事宜執墻桑若宅今田邑二處則在邑宗桑誰與之採耶故五畝之宅宜為一處而便於農事者也農桑政之本也以此專責於農家夫婦欲使有常業焉 學殖解云五畝之宅三段正是教天下以善養老非言文王之政也下承言西伯所謂善養老者亦惟如此而已矣此所以謂之善養老也 講錄云此文王養老之政下條只承此云伯夷太公所謂之政而富養老之政不是蓋此處已明說出養老之政了一則曰老者是以水帛一則曰老者是以無失肉一則曰八口之家可以無饑老者亦在其中矣如何只以為養民

之政乎上已說了文王養老之政此只挑出導其妻子使
養者來見得不是家賜人益不是私恩小惠正是曰民
之所利而利之不費之惠也無涸之大海也不言所利之
乾元也王者之至仁所以為盡善也不然寒者而與之衣
饑者而與之食與之者有限而望之者無窮是亦霸者之
小術而已矣安得謂之善養老乎 新書粥子曰聖王在
上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

○易其田時

大金華陽范氏曰先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唯
不養者時則得治其田時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歛
此二者使富足之道也 晉書傅咸曰穀帛難生而用之

論衡

卷之二十九

四十二

不節無繇不置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
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 石渠意見拾遺云泣謂教民節
儉則財用足意見以為上之人自能節儉方可教民節儉
若侈用則取於民無制何以能教民乎 韓非子曰夫山
居而谷汲者勝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者水者買庸而決實
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頭肉肉愛
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
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 淮南子曰夫民有餘即讓不足
則爭讓則禮義生事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
足也秦王之時或人殖子利不足也劉氏待政獨夫收孤
財有餘也 史記曰倉粟實而知儉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遺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
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華陽范氏曰聖人之治
天下既廣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所謂穀粟如水火則
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 新書陳氏曰
穀粟常心即所謂仁也使穀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
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貧吝者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
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烏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
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 講錄云聖人使穀
粟如水火使字即上兩條之政仁者人也五倫處都有相
親相愛惻切慈祥藹然融然煦然一體之意便謂之仁仁
則王化大行而天下太平矣 學殖解云陳壽翁蔡介夫

論衡

卷之二十九

四十二

與說耳不知只是有恒產者有恒心也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論衡曰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盛者觀蛟
龍是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
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寶故入道彌深所見彌
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
異貨也下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
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若能既遊於道遠之際我
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
通也是故大川相問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

通於百川安得巨夫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 弘明集宋宗炳論曰昔仲尼修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歿也大家之顯而天下與衆俱小豈非神合於八遐故見超千世哉 朱子語類云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如孔子終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雖為言此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淵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流水之為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 講錄云聖人之門即是孔子之門不曰難為道而曰難為言者言以闡道難為言即是難為道也此言亦是有道者之言不是尋常小可之言猶難為水者亦是江淮河漢之水小小之水可與海較量乎 朱子語類問必觀其淵曰若論水之有原本則觀其流必知其有原然流處便是那原本更去那裏別討本只那淵便是那本了若非本何處有那流若說觀其淵又須觀其本則孟子何不曰必觀其本他說觀其淵便是純淵處見其本 淮南近語曰君子循聖人之本而造其大正猶流水之盈科後行不致舍其本而直慕其大也忘于道者即志其大而有本者也成章後達便是自志學以至不踰矩自信善以至聖神蓋得其本以進於大與流水之盈科後行者同一機矣 大全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 朱子語類曰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遠裏工夫

抄得此書

次子也今定是要透過那裏不詳 初問云成章後達從心上日積月累漸成片段非必文章外見也理學非可一蹴而至雖云萬物皆備却須充養之功漸漸進入學若全在志有志則以漸而進志一放倒便日退矣故曰君子之志於道也孟子此章以孔子為極使學者法孔子而至於其極也 疑問云常說孔子之道大而有本進之必以其漸愚竊有疑焉孔子登東山二句是其造詣之高不必說了下何以說一句水即觀說一句若此其三見也且本文並無一大字本字何以云大而有本愚謂孔子造詣極高無可形容故說觀於海者難為水二句然淵海雖不可探而觀之有術必觀其淵未始不可探也理道誠高於日月而貞明有常容光必照未始不可仰也要在下學而上達耳末節總說孔子之道之高非限人以不可及而人之不能上達者只由下學之未至也 觀於海者目擊其汪洋浩蕩難以水探測之也游於聖人之門者心醉於仁義道德難以言形容之也 成章之章非文章之章學者心專力到所就已成箇體段格局企而上之可造於淵深高明之域耳所讀若厚而文章外見似說不着 〇鷄鳴而起 因學紀聞曉曉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息故向所以戒三晨早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磨杵古人風也鷄鳴感興問訊謹應原朱子

之詔畫象也觀起之夢宴知家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
起不待鷄鳴陸務觀示見之詩也鷄鳴率家人同起不可
早宴無常業少蘊與子之舊也鷄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
間為舜而已矣 錢緒山曰鷄鳴之時天開於子人與百
物俱此一開好利之人一念初醒即入於利此是惜之反
覆雖疲燕不足以存用功真切之人一醒即覺覺即緝熙
無間初醒一念更無虛假覺即是善不覺即是利此正是
并跡界頭中無站足之地初醒一覺即是一陽來復即此
通貫無間遂成六畫乾體向晦宴息如此靜專便是六畫
坤體此道通貫通夜未嘗有一息間斷聖人自然如此學
者求復乎此 原旨云呂東萊曰心是活物流而不息故

讀書錄

四

舜跖之善利同一孽孽鷄鳴而起孽孽為善不論接物未
接物俱說得不必專指接物幹甚善事而後謂為善也看
孽孽字只論其心耳心汲汲向於善純是天理用事則雖
未行善事亦是孽孽為善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
豕遊雖未聞善言見善行其心亦孽孽為善程子主敬之
說似認為太泥了 大全朱子曰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
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
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可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
為善者鮮矣此大學所以先格致也 朱子語類或問利
與善之間曰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
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明儒經翼曰間字要體認

得親切莫作尋常看過只是一念隱舍之微中間更無駐
足處譬如居庸關頭進此則為中華律此則為夷狄矣古
云差之毫釐言其微也謬以千里言其遠也若論一念操
存間不容髮而舜跖相懸奚啻千里悲夫 東原先生
曰義利之辨是舜跖關頭出門跬步便是千里途程今稱
以為舜則雖然不敢當目以為跖又艱然不肯當志向關
突故工夫無所歸宿耳

○楊子取為我

顏氏家訓云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
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爾 王荊公曰楊墨之
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
可無不可者是也禹稷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
吶吶之泣而不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為人矣顏回之於身
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
亦可謂為己矣楊墨之道獨以為人為己得罪於聖人者
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
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道而
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與二子之失於仁義而
不覓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
楊子之所執者為己為己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執者為
人為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為己其為己有
餘而天下之誅可以為人矣則不可以不為人矣學者

讀書錄

四

之學也始不在於為人而卒所以能為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為己而其志已在於為人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為人其能乎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朱子語類問墨氏兼愛楊氏為我夫兼愛雖無差等不合理人之正道乃是割己為人滅去己私猶足立教若為我乃小己自私之事果何足以立教耶曰並于數稱楊子居之為人惡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衛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是也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乃是安排尋討依舊不具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 大全慶源輔氏曰楊墨各流于一偏子莫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欲於兼愛為我之間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方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于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平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 海虞編云虛靈之地不染一塵亦不捨一法故不見有一法可取亦不見有一法可捨若有所取則有所捨矣楊子取為我墨子取兼

孟子曰楊子之學始於宋子
墨子之學始於宋子
楊子之學始於宋子
墨子之學始於宋子

愛而子莫執中夫有取則有捨有捨則其所養者多矣故孟子惡執一著而詞其賊道蓋謂之曰執則所執非道固賊道即所執全是道亦賊道也故佛家有我法執之說又信心銘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真憎愛洞然明白又曰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昔司馬溫公謂此心未有歸著常念一中字以為得術乃復為中所繫縛蓋信乎執心之為道大害也 余川割記云孟子之功在尊孔子之道而申明之耳不在闢楊墨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為之不便身也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不使人也夫不便身之與不使人誰其聽之其人雖至今存可也其戰國之為說者百家而皆不能久非我之道有以勝之其用自不能久也 洞學啟蒙云諸家提得一邊太重所以有弊却俱是聖人學問裏抽出一條做得來明儒經翼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一箇格式此正是執一陽明 文類稿曰中之理在心不在事子莫不求中於心而慕擬於事則其道無根其中無權與楊墨之執一事以為中者何以異焉故孟子謂之賊道以其似是而非也 因辨錄云蓋自精一執中之學不傳往往以中涉事為若將隨事隨處精察而固執之以求其所謂當然之節而不知瞬息萬變一毫思慮經營看不得是謂後天而奉天時也若臨

事而擇已不勝其憤憤非惟日不足而端無窮膠轕固
滯停閑廢棄是也懷也况未必中乎戰國以來無人識權
字亦無人識中字故執一賊道之論孟子私泝子思而得
之以告萬世不獨為子莫發也 口義云理人但言精一
不必言執中而中道允執矣雖精一而語執則無權度推
移之妙是謂執一言所執之中亦一物也一物榮而百物
廢矣言其滯泥不通無以周天下之事也 講錄云仁義
時中總是一箇理仁與義自相須時中亦不外仁義即仁
義之隨時處中者故為我者害義亦是害仁兼愛者害仁
亦是害義執中者害時中即是害仁義也 黃氏曰抄集
註云為我兼愛執中皆舉一而廢百愚按文勢似止言子
莫執中讀者更審之

○饑者甘食

大全新安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
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曰飢渴而失其正
味人易知之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
曰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與飢渴期
而飢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忍飢渴遂厭貧賤
而求富貴以害心之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渴也害心者亦
飢渴也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亦能害心之正理此君子所
以可飢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為不義也人能不以貧
賤動其心不以飢渴之害害其心則必不厭貧賤以脫飢

渴必不真受富貴以圖甘肥而不患不及人矣凡此皆孟
子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謂曰飢甘食渴甘飲
何以未得飲食之正也以言乎飲食之道也飲食不可以
有甘之之心也有甘之之心則後於口腹之欲心不得其
正而失其飲食之道也正也者道也中庸曰人莫不飲食
鮮能知味也明道曰吾飲食在肚裏過心之存也人能無
以飢渴之害為心害何以不及人不為憂也飢渴害口腹
若也而甘焉以累其心是口腹之害又為心志之害是三
害也能於飢渴飲食之時不以甘味害其心則盡飲食之
道斯能盡富貴貧賤之道能盡富貴貧賤之道斯能盡
仕止久速之道何不及人之有何也飲食貧賤仕止之心
談錄卷之二十九

一也 初問云舊說以飢渴害口腹貧賤害心志添出貧
賤二字作兩項比擬此何說也飢渴就貧賤中一節言說
到心害究其極也雖嗟來無非甘食甘飲之故此非心
害而何若說貧賤方害心志則甘食甘飲者不為害心志
耶末二句大意謂豈惟口腹有害人心亦從此皆有害矣
故下文止說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不可認做兩項
為比擬之詞大誤 飢渴者即貧賤之極孟子舉一以例
餘舉小以該大即此處能不苟且則一切危難皆歷不倒
已是箇精明卓立的人學問之力愈久愈堅造詣無限量
矣何不及人之憂耶此是好根脚充之可進於聖賢矣故
聞不食嗟來之食者便起敬 中云問辨錄云本文自明

白而解涉他求何言之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於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然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而人心亦皆有飢渴之害蓋人為飢渴所迫每至失其良是飢渴不止有害於口腹而亦有害於心也若能不以飢渴之害口腹者而以害於心則是中有所主而外物弗能奪亦所謂從其大體為大人者也夫何不及人之為 豫華文集羅仲素初從龜山龜山以飢者甘食章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主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理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語總之 卷之三十九

著猛省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 閩南道學源流曰詔按龜山告羅仲素飢渴心害一段此最學者入門緊切當省惕履世之學者因外物紛營斷喪其心却是為貧賤汨于飢寒不能自拔故起以飢寒害其心富貴流于逸樂沒身在逸樂上其害甚於飢寒害其心然此猶其下者耳其他耽玩文詞訓詁權謀術數以至馳神于異端玄妙皆是害心處不可不省蓋人心有所溺便擾亂只是沒識見看來學者最要立箇心心上得定看得破放得下不為外邊物一切諸世味所動本源澄徹志趣高明此上千進道却是儘可商量處

謂此曰如丁惠
不為其介伯樂
良其用者樂其
而事功愈和而
不流也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大全慶源輔氏曰介有介辨善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不明不可踰越 初問云欲得三公時少貶其介以取三公既居三公時遂改平日之介以保祿位此俱是以三公易其介也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即此意下惠和而不流其和是主於天理之和非雷同阿比之和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已故曰介故曰理 言三公則下此者可知已下惠雖云和全是有主之和如綿裹鐵最見得介

○有為者辟若掘井
淮南子曰終年為車無三寸之鑿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捷不可以開藏故君子行期乎其兩結 文選王簡栖云慨深履算匪同棄井輪注曰喻廢干已安墜於幾立也 大慧語錄引古德云學道如鑽火逢烟且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 初問云水只在地中理只在我心中皆有源頭得了源頭其出不窮其來不竭掘井九仞而不及泉未及水之源頭也若一歇手前功盡棄矣

○光輝性之也
孫奕示見編云安而行之者性也勉強而後者反之也堯舜存其天性湯武還其天性及其成功一也 朱子語類云黃仁卿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性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而得合下便得

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差了一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做起 聖人之心不曾有介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个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 大全雲峯胡氏曰性之者自然而然身之者當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 孟子測曰堯舜何以性之也不思不勉生合乎天理者也湯武何以身之也由思由勉身體乎天理者也五霸何以假之也假者借也不脩不為借仁義以濟其私者也何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歸者還之也五霸之仁義非事事然也如彼借物借而即歸故不為己有也使其借之也由一事以至於事事由然日以至於終身習化而成焉知其不有之於己蓋誘之之辭也 初問云堯舜性之以水盪盪水也水即冰冰即水也無殼者也湯武身之以水晶盪盪水也雖是內外一色而其殼尚在焉堯舜無迹湯武有迹堯舜無查滓湯武有查滓堯舜無色湯武有包裹性之身之此可為喻思之自當見得 王忠文公庾辭曰五霸假仁義仁義不待假也根於人心之固有者夫人有之奚獨五霸而假之也謂之假者自其行事而言之 原音云久假而不歸如借人物事一般初用時尚覺是別人的及用之久而不還恰似自家的一般遂忘其為非已有之物矣不知借人物事終有還時此五霸之所以卒於敗露也

○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 孔叢子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此也子順曰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三年朕竟然後反之率其君以彖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 徐幹中論曰伊尹放太甲展季獲棄女商魯之民不稱深冀焉何則積之於素也 沈約曰按竹書紀年云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蓋誤以攝政為真耳 呂祖謙曰伊尹之志其自知則在遷太甲於桐之日人知其志則在奉太甲歸亳之時 原音云有伊伊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莫是有說話在蓋有伊尹之志則放君亦得復辟亦得無所不可若無伊尹之志則日久遷延浸起睥睨之心即漸凌逼或成騎虎之勢不至於累不止也自古奸雄弑奪之人亦有初無篡位之心而至其後有不得不然者亦只緣他胸中無一個為天下為社稷之志所以如此若真有一個為天下為社稷的志則亦何至於如此哉 路史曰抑嘗求之攝王之事周公之所無而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也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始居陰之時也百官聽于冢宰此處喪之常紀非攝也惟太甲者立而不明既乃背去師保之訓則亦反復自用而不可以順導矣故尹於是因其諒陰營宮于桐俾之密迹先王之室而作其憤排之心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言非

廢也惟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起復之例非再立也始曰太甲今曰嗣王其事亦已明矣自漢群儒以漢見臆經旨而廢立之說倡及霍光將廢昌邑問田延年古有之乎對曰昔者伊尹相商廢太甲以安宗社光計遠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之延年循俗無識之言遂使後世信以尹為果嘗廢立者而莫之省也唐趙璘因話錄云伊周初以公忠故主操政以全國家安社稷而莽卓操懿援此為飾可悲也桀紂幽厲身遭絀放常與萬世之君為鑑鏡則伊周一時公忠反誤後世亂臣賊子桀紂幽厲一時淫虐而有益萬世明君矣

○詩曰不素餐兮

讓錄

卷之三十九

五十五

荀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道誠存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氏踰境而從魯之衛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閭黨閭黨之子弟固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知新日錄盧未人曰祿或非常數之祿只是傳食如君餽之粟之類其君用之不是用其身只是用其言與子弟從之對看言君子在人國中言皆治道故君用之則安富尊榮是上有功於君動皆至教故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是下有功於民小註謂用則有功于君不用則

有功于民非是安謂國祚寧固富謂國計充實耳謂之具瞻榮謂中外無侮此蓋論士之功是一時之功其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便是萬世之功不為無功而食一也

○士何事

困辨錄云志者心之所之心與行俱至曰志恭敬奉持而天下之物無以尚之曰尚志世顧以意氣念慮知所嚮往者便云有志夫意氣念慮能得幾時是蓋淺之乎為志也初問曰孟子此節之意謂仁義之外無他道窮此也達此也士所尚之志仁義而已矣凡天下得志行道之大人殺一無罪便非仁取非其有便非義所居只是此仁所由

讓錄

卷之三十九

五十六

只是此義大人之事盡在於此矣觀居仁由義而大人之事條焉則士之所尚不在仁義而又安求哉殺一無罪以下俱是事就大人而言蓋大人者已達之士士者未達之大人為大人時仁義之外無事則為士時仁義之外無志也士大人一生只有兩者尚志在此而已孟子之意蓋如此註以殺無罪以下作志謂士雖未得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體用已全義原旨云尚志分明只言其志如此未涉於事也言士無所事但有志可尚將大人之事料理於心而已非仁也非義也是從志中籌度之語便見其志有所不為意士雖一民未治一命未膺而其志如此設以之居乎其位肯取非其有乎肯殺一無罪乎故曰大人之

事備矣 知新目錄盧未人曰錄上無罪四句論居惡
在四句方講尚志舊說殺無罪四句謂志中靜美之語曰
我若得志必不為非仁義之事則此句已說盡尚志便不
消居惡在四句居以所存言謂存諸心者必體天地好生
之德路以所行言謂見諸事者必循天理裁制之宜大人
事倫謂居仁由義中已僭大人有天下正天下之事安可
謂士無所事也註中體用二字不必分貼仁義仁義蘊於
已是體措於民便是用居由中都包括盡了

○仲子不義

淮南子汜論訓曰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淞君之朝
不食亂世之食遂饑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

大略屈故小謹者無成功

五十七

原旨云夷齊之讓國為父子兄弟之倫也

太伯以天下讓亦為父子兄弟之倫也為人倫而讓國固

有之稱讓國而無妨於大倫則其節概之高皆可取也

今仲子廢人倫而讓千乘之國則讓國為小節而廢倫為

大罪矣 知新目錄盧未人曰仲子無讓國實事但以不

居不食推之說若與之齊國必不肯受人使以為大節而

信其賢孟子獨以此為小廉即與舍个簞食豆羹之小一

般講舍簞食勿勿入矯名意但對下文大倫即為小耳使

大倫不虧則與三以天下讓祿以天下弗顧何異 又云

人莫大字以大罪言信其大大字以大節言親戚君臣上

下大倫也故人之罪莫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仲子辟兄
離母是亡親戚不食君祿是亡君臣乃以所守之小廉即
信其大節奚可哉信其大信字與人皆信信字相應者

○桃應問曰

五代史史臣曰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瞍
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
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後世立言之說也然天
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
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
不問軍受屈物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于義者蓋
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

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刑

五十八

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

孰為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無而父亦不可

刑也然則為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

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

焉可也 路史曰孟子之言蓋以為受法者設也而劉敞

葉夢得輩以為瞽叟真殺人而皋陶真執之舜真竊負而

逃之失之遠矣宣帝之詔父子之親天性也自今子匿父

勿坐豈有為天子父殺人而廷尉得執乎 又按曹操馬

騰入麥主簿謀罪而自刑割髮大子馬蹄踐雷廷理依法

而斬斬戮御唐党仁洪坐賊百萬當死五奏太宗閱其自

也何以故曰形色氣之為也而天性即此焉氣之未始不為理也天性理之具而形色即此焉理之未始不為氣也人生則形色完而天性具氣與理俱存也死則形色毀而天性滅氣與理俱息也是氣即是理理即是氣不得以相離也而宋儒乃分而二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夫性一而已將何者為氣質之性又將何者為義理之性乎且氣質之性為其雜於形氣者也義理之性謂其不雜於形氣者也然氣質之性固在形氣中矣而義理之性乃不在形氣中乎不在形氣之中則將何所住着乎蓋天之生人也賦之一性而宋儒以為二性則吾不敢知也曰踐形之謂何曰踐者履其實也恭作肅便是踐貌之實從作又

卷之五十九

六十五

便是踐口之實明作括便是踐目之實聰作謀便是踐耳之實庸作聰便是踐心之實曰一一而踐之乎曰何為其然也性具于心性盡則心盡而衆體從之斯為踐形而已矣蓋理人以性而踐其形衆人則以形而鑒其性形色雖具乃却空缺虧欠也 答問集云世俗同情皆云此身是血肉之軀不以為重及談性命便更索之玄虛以為奇特軀氏惜之故曰吾此形色豈容輕視即所謂天性也惟是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聖人者於此形色方能實踐實踐者謂行到庶幾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纔到家只完全一個形軀便渾然是個聖人必渾然是箇聖人始可全體此個形色若

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未必盡能任天之便不惟有愧于天實是有忝於人也 又云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生生不息焉耳 筆乘李若平曰唯聖人胎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謂之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及其行而謂之踐行目欲視吾不過其視耳欲聽吾不過其聽口欲味而不過其味鼻欲臭而不過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辭此所以未達一間也

卷之五十九

六十六

○齊宣王欲短喪 儀禮喪服註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 子嫁者以出降 講錄云通章是論齊王王子一段亦為齊王說也王子應於嫡母是有所禁者齊王何歷何禁之有王子欲終之而不得齊王得終之而不欲是固不孝矣不得終者其傳為之請而不欲終者五乃以為愈則亦何以異於教終兄之不弟者哉 宋書謝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大全慶源輔氏曰如時而化品之高者成德達材其次也

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朱子曰：時而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子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而化之者。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材是天資明敏者。南軒張氏曰：成德達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朱子曰：艾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所斬絕，自新之意。德艾則艾亦取諸此。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就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初問云：此章俱以受教者作次序，時雨之化，心神融矣。德指或仁或義一節而言，尚有限也。才是作為之才，治兵治賦皆是下德一等矣。答問又下才一等矣。私淑艾則總四者皆在其內。口義云：時雨化之以心，言成德達才以賢言。答問至私淑則兼淺深而言，德是純粹之德，才是通敏之才，有德者因其德行而成就之，有才者因其才能而通達之，若能心悟則才德可變而為中道，是乃所謂時雨之化也。大慧云：大率聖人設教如春行，花木具此性者，時節因緣到來，各各不相知，隨其根性大小，方圓長短，同時發作。○道則高矣美矣。

弘明集云：靈暉朝觀，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殊，且不為異物而殊照，風不為殊形而異音。講錄云：君子以道教人，引之以知行也，而知得精行得熟之妙處却不發之，是非吝於發也，不容發也。然雖不發而所以知得精行得熟者已踊躍而見於前學者，但不用工則已，若用工去精之熟之，則此道之妙處便為我所得矣。引字不發字躍如字都影射字來中道而立，就躍如說不及者，視此以為難而不知愚不肖之可與知與能者，此也太過者，視此以為易而不知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亦此也。蓋中道而立焉耳。唯夫能者既不阻於難，亦不忽於易，由其所以達於其未發者，力可得而至之巧，亦可得而中之而與躍如者，脗合矣。彼不能者，則拙射拙工之派，君子亦末如之何也。烏容變轍率繩墨以徇之哉。引而不發，君子固是如此，然學者亦須要君子如此，纔好康節子學於李之才，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真是能者從之也。蓋道理要自己理會出來，便有無窮妙處，若自己未曾見得到那地位，教者就容易與他說了一切傾倒出來，他便不復深思而自得之，便是口耳之學，無益於心身。朱子語類云：這道理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盡說，道理活潑潑的早已呈露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然已知得直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此子他

慮夾雜方纔領畧 明儒經翼曰聖賢之心非不欲一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非言語所能盡言之輕適足以使聽之者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故畧啟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使學者一見之頃即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思其實不能真得於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賢立教為慮甚遠而有益於學者甚大

欽清

淮海近語云

聖賢如就在引而不發之內中道而立

就在聖如之內能者從之得聖如之趣而與中道為一者

也在人之自得耳何高美不可及之有 原旨云說聖如而不言中道而立則學者便談空說妙無形無影無所歸

李七

有笑如佛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為一開于悟神通自在不可思議故高明之士往往惑焉

○天下有道

疑問云殉字極妙士君子一身唯此道耳此道與生俱生與死俱死道殉身身殉道總是身與道俱未嘗相離之謂若忘却自身從人以生死是以道殉人者也以道殉人可謂之道乎孟子此言止形容殉人者全不由其道從之生死而不顧耳註以道從人妻婦之道道字非本文道字要明辨

○勝更之在門也

疑問去受教全要虛心有挾者一段驕盈之氣先橫于胸

中如何能受教故非故舊之故是故國故家之故 講錄云問而有挾者皆所不答蓋以挾我者卑我也非以師我也卑我者卑道也非以師道也故皆不答不答重在輕用其道也

○於不可已而已者

孟子測曰於不可已而已者何以無所不已也已之之心一也於所厚者薄何以無所不薄也薄之心一也皆以言乎心之不可不用也其進銳者何以其退速也消長之理然也以言其心之不可過用也 疑問云吾人有綱常責任必不可已者於不可已者已之無所不已矣此見該做的決已不得有恩誼情分必且從厚者於所厚者薄無

謙經苑

卷之五十九

六十八

所不薄矣此見該厚的決薄不得又有真積緩圖進之必不可銳者進一銳退必速矣此見該從容者決性急不得此三者皆就人情所必至者而言以示戒非過不及之說 翼疏耿天臺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以天之不已者為心雖欲自己不容自己矣彼於不可已而已之至於無所不已此在以寂滅為宗者或能之余不能學矣 陸子曰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人方奮立已而消蝕則謙者不罪其消蝕而尤其奮立之太過舉其進銳者其退速以為證於是并懲其初不知孟子之意自不在此 又曰當局者迷旁觀者明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進者用心一弊亦且顛倒眩惑况昏鈍者

豈可驟用心哉 孟子解曰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為不速退矣是不然勉體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怠厭之則其退也必速 朱子語類云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 楊子危言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說苑江以逶迤故能永山以陵遲故能高學以漸清故能進人以涇冰故能豪亦此理也

○君子之於物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

誠經義

卷之五十九

六十九

民之宜蓋二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

義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

明儒經翼曰天地

萬物雖有親疎內外然莫非同體而吾心實未嘗有親疎內外之分雖則吾心不生親疎內外之分而等殺又未嘗不行乎其中蓋無所分別然後能全其同體之心而親疎內外各得其理苟分別彼此則同體之心未免有間而其分之殊者皆非其本然之分矣故一念分別百種病痛皆依此以生此念不作亦何至混親為疎混外為內蓋天理流行條理自然有不容昧而後之分親分疎者皆未免為有蔽耳 講錄云天地間理一而分殊惟其理一是以親與民物皆我之一體而不可以無恩惟其分殊是以有親

疎貴賤而我之施恩不容以無等只主等說不必以上為

等下為序 君子於物句重愛上於民句重仁上親親而

仁民承於民句來於民既弗親然則其所親者何也親親

也民故只仁之耳仁民而愛物承於物句來於物既弗仁

然則其所仁者何也仁民也物故只愛之耳 知新日錄

虛未人曰此章是一反一正言君子用恩不混所施必有

其等也註有序字只是輕重厚薄之等不是先後之序蓋

民比物為貴親比民為厚愛濫於仁仁泛於親等級次第

不可混亂所謂序也若曰先親親而後仁民則非此章之

旨蒙引云此章宜先排个親字民字物字在這裏然後以

親仁愛三字回所宜施者施之以親字付之於親以仁字

誠經義

卷之五十九

七十

付之於民以愛字付之於物則各得其分矣又云理一者

親民物皆所當愛分殊者親仁愛自有差等一說上半弗

仁弗親是今殊下半親仁愛是理一看來今殊自理一今

來獨一即今殊上見之故註曰統而言之則皆仁言理一

也今而言之則有序言分殊也不必今貼上下段

○知者無不知也

原肯云不徧物者不泛置其心於不可勝窮之地正所以

養吾之知以為兼照之資而急先務者又所以用其知者

也不徧愛人者不濫用其恩於不可勝窮之地正所以全

吾之愛以為博施之資而急親賢者又所以廣其愛者也

急親賢急字親字俱要看竟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

何謂暴陶為已憂者有不客一日緩者何急如之竟得為
 何謂禹臬陶則與之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何親如之
 謝錄云智者之所知以事說仁者之所愛以人說當務亦
 是知但是無所不知中之最要者親賢亦是愛但是無所
 不愛中之最要者急當務非此外更不求知也只以當務
 為急其餘皆可次第而知矣急親賢非此外更不加愛也
 只以親賢為急其餘皆可分理而愛矣 淮海近語云無
 不知無不愛堯舜仁智之全體也惟急先務惟急親賢愛
 舜所以善用其仁智也 知新日錄盧未人曰此章兩個
 務字當一樣看上言先務當急下言親賢正是急務智以
 知言是知當務在親賢仁以行言是急親賢之先務故上
 曰當務為急下曰急親賢為務上下務字緊相呼應若以
 本文親賢實事別尋一二件為先務以對之似亦虛實不
 類

談經苑卷之四十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丹徒門人殷之礪 甫校
 孟子
 盡心章句下
 ○不仁哉梁惠王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
 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
 如此 慶源輔氏曰仁人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
 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
 可紊也不仁之禍由疏遠親者徇欲而從流者也惟其徇
 欲而從流故橫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之廉爛其民人而
 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 譜錄云問仁者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無一而不在所愛之中者此却以民
 物為不愛何也曰以理而論親與民物雖皆所當愛以分
 而論親與民物不容無差等故民是所愛以之比親親見
 所愛者而民又所不愛也物是所愛以之比民民尤所愛
 者而物又所不愛也如一身之間心是大體所貴者也耳
 口腹是小體所賤者也愛之養之亦自有差等亦總是
 一體也明乎此則知萬物一體之仁矣 又云以上地之
 故而死其民以民不勝之故而又死其子以民視土地土
 地所不愛而民所愛者也以子視民民又所不愛而子弟

所愛者也此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又云孟子不
只為說惠王乃借他一人喚醒戰國諸君也

○春秋無義戰

春秋繁露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
偏戰耻伐喪而榮復讐奈何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
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
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讐者有
二焉是何以異于無麥苗之有數莖哉故謂之無義戰也
若春秋之于偏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
秋愛人而戰者殺人之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
于偏戰猶其于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
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
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
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
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 困學紀聞云春秋書侵者才五
十八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蘓氏謂三傳侵伐之例
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
不辭而伐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
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在
於不稟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為不義而已矣 新安陳
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
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

春秋諸侯兵爭之罪 原旨云春秋書戰自戰即以至
艾陵凡二十三書伐自鄭伐衛以至楚公子申伐陳凡二
百十三 講錄云此是說春秋之經春秋每于諸侯之戰
無有以為義者彼善於此總見無義戰意

○盡信書

論衡曰世信虛妄之書以為載千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
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風而讀之則真之傳與虛妄
之書相違則并謂古書不可信用夫幽其之實尚可知沈
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 又云古今作書者
非一各穿鑿夫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最殘比之王
屑故曰最殘諸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 陸象

○盡信書

山先生文集云孟子之時去夫子為未遠而經籍皆出於
夫子之筆削則雖繁而取之可也而於武城一篇所取者
纔二三策而已無亦好高求異之過耶嗚呼非也書不可
以不信亦不可以全信使書而皆合於理雖非聖人之經
盡取之可也如皆不合於理則雖二三策之寡亦不可得
而取也又可信之乎古人之于書精求師式至於為聖
為賢而後世乃有疲精神勞思慮皓首窮年以求通經學
古而內無益于身外無益于人敗事之謂空言坐談之機
皆歸之者庸非不通於理而惟書之信其取之者不精而
致然耶今夫藥石之儲不能皆和平也而悍毒者有之不
能皆良也而偽蠱者有之彼醫之良者擇之精而用之

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

○梓匠輪輿

管輅別傳云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附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之細也言不盡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然後自得之妙未有合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可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

義經堯

卷之四十

六

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灑掃應對進退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舍規矩以成巧無是理也大慧語錄云先德所以指示一切人脚跟下無不圓成無不具足故有父不可以傳子臣不可以獻君之說蓋使自證自悟匪從人得初問云規矩者為方員之器也制器之法至此而窮故匠氏之教亦至此而窮匠氏之可授止乎此則學者之可傳於匠氏者亦止乎此巧也者神游於方員之中而妙溢于規矩之外者也學者之自得然也匠氏安能與之乎規矩述也巧神也述可傳神不可傳也在學者自力而已矣

○舜之飯糗茹草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若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上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違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朱子語類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為侍有所據否曰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孟子則曰何以若將終身也不以飯糗茹草忘其終也何以若固有之也不以衿衣女果易其初也貧賤富貴始終變於前而所性分定也淮海近語云貧賤若望他日之富貴則貧賤若不能終身富貴若思往日之貧賤則富貴必非固有者大舜兩個若字此心只是一團天理與富貴貧賤有何干涉口義云有窮有達者遇也無窮無達者性也聖人盡性者也其處窮賤達之理前定於心久矣故事有萬殊而理無不足性無不盡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聖人見道而不見事故境不得而遷之初

義經堯

卷之四十

六

問云人之貧賤者未嘗不希慕於將來而驟得富貴者亦未始不動心於一旦皆不必貧賤富貴之極而然也何也未見乎道則外物得而輕重之也舜飯糗茹草貧賤極矣為天子富貴極矣方其貧賤時絕無希慕富貴時又絕不介念世間更有何事可以搖撼得他此其為心常定常靜至真至固巍然如高峰大華盤踞者真任其春去秋來雷轟雪霽開者自開落者自落翔者自翔下者自下排然吾前而吾之壁立萬仞者凝然不動舜之心體完矣哉此其

此則非人勿忘
有云此令
此與此令

謂之無聲無臭不親不聞之體一物不著一毫不蔽清淨
虛明照破千古矣孟子善言舜也夫 原旨云舜之一身
自其後日之富貴而言則貧賤非其所終身自其前日之
貧賤而言則富貴非其所固有若終身若固有之其斯
以為舜乎世有一貧賤而幾不可生一利達而侈然自肆
者亦淺淺乎為大夫矣

○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
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
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
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思爭以保其宗廟親族

是仁術也

○古之為關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世徇利而已古人創
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
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之計矣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先王
之意豈特為關之恭而已哉

○身不行道

荀子云有分義則合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
徐幹中論云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
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動也雖朋友不可得
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閭門不諫論而風聲化

此二女法貴之
此則非人勿忘
有云此令
此與此令

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 文
選張茂先曰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
龜山誌曰常以重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
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 廣弘明集引夫子曰
一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 大全南
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
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能
強之然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
而已是行道為本也然在行道者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
於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歟

○周於利者

大全南軒張氏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

亂之若去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遊于邪世則
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
乎蓄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
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 知新日錄黃葵
峰曰周于德謂識到守到久氣到也識到者見得義理的
也守到者執得義理定也氣到者任得義理強毅也三者
俱到方是周于德也故邪不能亂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識
不到則眩荀或之從曹操是也守不到則敗楊雄之為莽
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攝王坦之之倒執手板是也又其大
者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真如白璧在泥塗終

不能令其點汗也

○好名之人

管子曰釣名之人無賢士馬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人物志曰夫名非實用之不放故曰名由口進而實從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故名由衆退而實從事章晉書華譚傳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也大全朱子曰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這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還算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有非其人其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當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處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飭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能乃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原旨云名與利較則可以舍利而取名緣他好利根子原在身子裡不曾拔去所以簞食豆羹見於色簞食偶談云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為好利則無

所不為也宋史陳埴傳史彌遠召埴問之曰吾甥治名邪埴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不信仁賢

晁錯新書云善為治者士實於朝野大全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姦宄有所憚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君臣臣父子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脩三王之所以治不越是矣疑問云三段語平而叙有次第信仁賢

謙經

卷之四十一

士

賢信字極下得好信信任也推心置腹之謂信不疑於謬構之謂信講錄云仁賢是國之本禮義自仁賢而出政事自仁賢而脩也信字又是任仁賢之本彼千金之家必有為之司管鑰者為之司會計者既得其人則任之既任其人則信之然後人得以盡其忠而主得以享其樂苟付以管鑰會計之任而又慮其見欺而疑其為盜也則人孰不為盜哉

○不仁而得國者

大全南軒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其土地而已豈得其民心哉然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執肆以害意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

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滅亡耳。慶源輔氏曰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鄒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者得孟子之旨矣。雲峰胡氏曰騁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初問云國有強弱不同且不過僅一國耳襲其主則國可得矣故不仁之人或有得國者天下則強弱異勢人心最衆而異齊得乎此不能不失乎彼勢也不仁可以得天下乎欲得天下當法三代曰仁。

○民為貴

新唐書劉蕡曰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

義經

主

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大學衍義曰君者神人之主君為貴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時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慢其民乎。困學紀聞云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貴。朱子語類伊川云勾龍配食于社稷配食于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一神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

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真易其人而祀之如伊川之說也蓋言遷社稷壇場於他處耳。大全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啟後世篡奪之端乎朱子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于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借而所以啟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乎。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間主使民畏已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已者亡驕亢

義經

主

自居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疑問云民為貴三句大意一串說下當時君人者輕其民與社稷而自恃威重獨壓於天下曾不知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社稷亦為民而立君特為民人社稷設耳故說得丘民之心者可以為天子諸侯一虐其民將危社稷其君可變置焉即社稷為民禦災捍患食民之報一不能為民禦災捍患社稷亦可變置焉君變置以民以社稷故社稷之變置又以民故則民誠獨貴於天下社稷次之而君為輕君固不可自恃其重而虐其民丘墟其社稷也此通章之意原流走互相開發非各為分釋各一節各釋一句意便散緩不得立言者心矣。譚苑醍醐云變置社

案禮記疏云夏之書以夏木為之也
案禮記疏云夏之書以夏木為之也
案禮記疏云夏之書以夏木為之也
案禮記疏云夏之書以夏木為之也
案禮記疏云夏之書以夏木為之也
案禮記疏云夏之書以夏木為之也
案禮記疏云夏之書以夏木為之也
案禮記疏云夏之書以夏木為之也
案禮記疏云夏之書以夏木為之也
案禮記疏云夏之書以夏木為之也

稷解者不違謂遷其壇也非也左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尚書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孔安國曰湯革命創制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陳後山談叢云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皆不追古禮而妄為者其盜之止亦偶然耳後山乃取而筆之書亦失考也
○聖人百世之師也
大全朱子曰孟子於二子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乃一旦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概而有餘也 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為夷惠而深歎仰之何邪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可能有迹而易見且百世之貪鄙鄙薄者眾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然也速而所及者廣譬之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靡及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于道者不能廣費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

當此言時
巧絕

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于間巷之間危惡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耶 雲峰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初問云師也者以已之善興起乎人使人易惡以至中者也聖人行造其極不特為一時之師乃百世之師清和之風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聖人行造其極而然也不至乎極安能風動後世使之曠世相感耶觀後世則生同其時而親炙者遷善敏德又有甚焉者矣所以夷惠為聖人為百世師 風也者造化嘯太和之氣而生於萬物者也故曰鼓萬物者莫疾乎風故一披拂而天地間生生之意四達功力俱忘神且不測乃聖人猶之造化也德立而聲聞揚揚然無止息矣聞之者不猶萬物之鼓於其風勾萌而甲折者乎惟聖人可以當之神妙可容言哉
仁也者人也
劉熙釋名云仁也仁生物也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朱子語類云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 問仁也者人也由此仁字不見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得這仁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 孟子測曰何謂仁也者人也仁者生之謂也語

杏之仁曰仁以其有生意也天地之大德生而已也故其生人也凡存乎人之身者皆生意也何謂人之生意也惻隱之心凡存乎人之身者人之生意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也何謂合而言之道也合言則仁也人也之名派而道之名見矣合也者以人與仁本自合一有之于身也人身即仁仁未嘗離乎人也何合之云以離者而言合也仁存於人性復於已應于中而發于外全其體而應于用率其性而達於道親親仁民而愛物道之謂也道非他也即人之仁而自道之干事也 淮南近語云仁者人也有此人身便有此天理乃與生俱生與形俱形不可須臾離者也合而言之則仁之理在人之身人之身全仁之

無非當然之則謂道不在是耶 仁也者不聞不聞者也得是人則親聞之妙出焉而不倫于窈然之虛人也者有識有知者也得是仁則知識之用精焉而不徒為塊然之質仁至此而生生之理流矣人至此而形骸之私化矣故謂之道仁到活動處人到不為血肉之軀處方是道 海蠡編云仁與人一合相不可得說箇合而言之道也早是孟子方便接引之辭學者乃以人求仁是使道覓道也展轉成二夫况復求之聞見解會何異埋頭向東走欲取西邊物不知隔了幾重公案 石渠意見補缺云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儀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即中庸所謂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外國之木為是若以仁也者人也為合而言之則似仁在人身之外合而言之方為之道欠通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

吹劍錄云或問謂上下之交曰孟子在宋有遠行餽金七十鎰在薛有戒心餽五十鎰有言於鄭子陽曰列子居君地而窮若不如好士子陽乃以君命輸之粟此上交也晉文公過曹曹不禮焉僂負羈餽盤餐宜璧焉公受食反璧願魯公在江淮絕糧鄒陽拔卒蔡明遠載米賙之公貽書謝焉此下交也當困厄時無上交則下交可也

○稽大不理於口

荀子曰好女之色惡者之鮮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猶

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 論衡曰以方心偶俗之學求益
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 倪鴻耆招誘為
士者多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愬未嘗滅也
徐幹中論曰今天夫立身不為人之所譽而為人之所謗者
未盡為善之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
其故謗之乎故語稱救災莫如重表止謗莫如脩身瘡暑
莫如親水信矣 又口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
謗其故何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
而愈多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 厲王蒙戮吳起
之刺聞乎此者也 劉子新論曰天有折之象地有裂之
形日月有蝕蝕之變五星有悖彗之妖堯有不慈之誹舜
有臣父之謗湯有放君之稱武有殺主之譏以夫二儀七
耀之尊不能無虧診堯舜湯武之聖不能免于嬖謗由此
觀之宇宙庸流能自免於怨謗而無悔悵耶是以荆岫之
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類然馳光于千里飛價於
侯王者誠不足傷其大美也 石渠意見補缺云註謂按
此則憎當從主今本皆從心品傳偽之誤意見以為士多
為眾口所憎惡亦通憎字從心不為誤 講錄云士憎茲
多口以士不同於流俗也 程子曰小人多行不義人却
不說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至口者易汚亦是常理故
曰無傷 孔子文王謂其事足以當之非以此詩為二聖
人作也舉孔子以該在下之人舉文王以該在上之人然

藏經苑

卷之四十一

十八

則在下者惟患不為孔子耳群小之愠何傷乎在上者惟
患不為文王耳愠之不殄亦何傷乎 學殖解云為士者
往見憎於此多口如論語屢憎於人也 原肯云此見
孟子之善說詩蓋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故孟子於二詩
一則曰孔子也一則曰文王也能得聖人之心而又不失
詩人之旨此孟子所以為通于六經也雖然豈惟孟子古
之說詩者皆然觀之記傳可見漢世韓嬰猶得此意至于
後之釋詩者乃以某詩為某人之作某詩為某人之事于
是論詩者皆泥而不通不惟詩之音響不傳而義理亦晦
矣

藏經苑

卷之四十一

十九

齊人昭昭氏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在人君則人字兼
臣民在人臣則人字兼君民 講錄云昭昭者明德也
使人昭昭凡其條章約束皆自明德中來必當平天理合
乎人情其從之也必矣昏者使人昭昭忘自責而徒責
人耳條章約束與人情天理相違必多惑之無道矣誰則
應之乎故論治者貴知本

○山徑之蹊間

大全慶源輔氏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
善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為氣質所
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 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
則理義日開學問止則理義日窒氣質物欲皆塞理義

之心之茅也學問廢馳譬之茅又生而塞其心矣高子為人如前篇論小弁復章論禹文王樂其固陋空靈可見講錄云山徑之蹊是人行處行之少頃而路即成少頃不行而茅即塞都只在頃刻之間不待於久然則理義之心何以異此 吾人此心得之於天至潔至淨至平至坦初來渾未知有欲也及情竇將開之時乃有纖茅嫩蕨伏其中矣此時若覺悟治之於蚤猶可為也使或不覺或覺而不治姑息容留日復一日則榛蕪四出荆棘橫生鷄巢其上而虎蛇穴其下矣其初之至潔至淨至平至坦者在耶以是勇猛下手芟除斬伐盡去其根總得復故若悠悠蕩蕩去之不盡則潛滋暗長不旋踵而又塞之矣

卷之四十一

手

○禹之聲

張懷瓘書錄云往翰林見古鐘二枚高一尺許古文三百餘字記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似大篆神彩驚人 講錄云禹之聲尚文王之聲高子是總衆樂之聲說追蟲只說鐘者樂以金為聲作樂者先擊鐘 紐欲絕疑是作樂而擊鐘者多也禹之鐘紐欲絕以其日久用多所致猶城門之轍跡深以其日久車多所致也文王則未久而未多矣可以此而議優劣乎 疑問云城門之軌二句專應以追蟲一句禹鐘之追之蟲非一朝之故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如文王又千餘年其追蟲亦如禹矣不可以城中之軌喻文王城門之軌喻禹城門車所必由城中車可散行有所

不由者以所不由者喻文王是文王之聲誠劣於禹之聲也要辨得明 學殖解云一車四馬有兩眼有兩驂夫是可以稱兩也注疏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亦非其義

○齊饑陳臻曰

盱江何坦曰孟子非有言責而齊王本無愛民之誠心一譴而餽從亦覺其各蹈虎尾矣彼受牧者愆然立視矧不在其位而徂於數請得不貽攘臂之誚哉以孟子切於濟民且未免避遠形迹人君不能舍己從人則無望乎嘉言之罔伏也 學淵 語溪宗輔錄云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粟賑民是亦夷事固君子所樂為者但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為與時變化不主故常唯義理何如豈徇其常所為者以取人之優快哉 講錄云齊王之政負隅之虎也國人之望焉如士君子之笑何哉 志雅堂雜抄云一本作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前士則之後乃為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語耳

○口之於味也

石渠意見拾遺云前五者雖性之所欲然得不得有命焉

故君子不設性須要聽乎命也後五者雖命有得不得然皆吾性之固有故君子不說命須要盡乎性也經子臆解云大率云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與生俱來人人俱要如此全無倣作此非性而何但只為得之不得有一命在人心中惟危若不曉得有命而一味以為性之所有其勢必至求所不可必得夫人清道義之防而忘一身之欲只謂太認一性字故君子於此必以命勝之不言性也至于仁義禮智之于父子君臣賓主賢否本自相屬的如何却言命譬如仁必通於父子而舜之遇瞽瞍却便是命不好如註云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豈不與吾說相合第不當復云氣稟耳聖人之于天道何以同於仁義禮智蓋天人本自相通凡人人理不盡故天道不屬若聖人之至也故天道屬焉又何以言命如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急切感格天地不動此便是聖人命不好慶然父子天性君臣賓主賢否亦然聖人畢竟與天通的皆是一點性靈至處道心惟微偶因相通不來便委之于命而不反于性所必有必通處安得為人倫之至故君子於此必以性勝之不言命也金臺商訂云聲色味安通於命則嗜慾莫非天機仁義禮智盡其性則天道渾是人事孟子測曰何謂性也其理生于人心者為何為命也其理本於天之道者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其理一也何謂君子也以言今之君子云爾也味色聲臭安佚何以謂性也有命而君

性合一統出
子與未與微
然諸氏是廣微

子不謂性也五者理無不存所謂形色天性也人之得於天者也即性而命存焉也易曰盡性以至命是性即命也命者天道之中正者也今之君子以五者為已欲則不以為在人性理之所存而不求復之焉則天命之理惑矣仁義禮智天道何以為命也有性而君子不謂命也五者受之於天所謂天秩天序也天之賦于人者也即命而性存焉也記曰天命之謂性是命即性也性者人心之生生者也今之君子以五者為外物則不以為上天妙道之所存而不求脩之焉則人之生理絕矣曰性命一也何以反覆而言之也反覆之所以重致意焉也一則自人之性而本乎天欲其脩之於人以敬天命也一則自天之命而及乎人欲其敬之於天以盡人性也天人全一性命交脩其惟聖人之學乎尚友軒臆言曰此孟子辨時人論性命之非盡性者命而已耳目口鼻四肢有物有則是曰天命之性彼形氣之私豈性之謂哉命者性而已仁義禮智天道民有恒性是曰維天之命彼氣質之殊豈命之謂哉可見性命純以理言認氣為性認氣為命胥失之矣初問云孟子為當時之人把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認做稟受之性便忘了天命之精其於仁義禮智又然認是天命之精看得太高而不知已落在稟受之內速使性命相離日遠於道故其意謂人于耳目口鼻皆謂與生俱生此形俱形人性然也殊不知雖云是性却有箇天命至善之理就在其

中君子不謂止是人性而遂忘天命也此在耳目口鼻中表出箇天命精微之理來也且人於仁義禮智又皆謂繼之者善乃天命之精也殊不知雖云是命却已落在氣質中來通着在人身上君子不謂此是天命而又在性以外也是即仁義禮智中表出箇承受着落處也兩性字俱是氣質之性兩命字俱是天命之命上節是性中有命下節是命在性中也身是軀殼人脫不得軀殼耳目口鼻皆是神明發竅處耳之聰目之明口鼻四肢俱有箇天明在焉當乎天理即是靈明本體也吾人仁義禮智只在四肢百骸上見故氣質之中即天命所寓非性自性命自命孔子四勿只在耳目發竅處做工夫舍此無所謂理也

故孟子云然此章教人于耳目口鼻處不要看得太粗於仁義禮智亦不要看得太精總是一箇俱在人身孟子因人認作兩件其心于欲而暴棄乎理故合而言之知新日錄徐匡嶽曰濫生問性命一也二之則不是今據孟子口之於味章不但分性命為二且似性有二命亦有二一理一欲相持衡以維操于性命中此何說焉予曰不然此正孟子深于性命處蓋真見其無二而各就人分別之乃直指出原頭以示學者知所歸宿耳何也天地間理此氣二者固混不得其實亦析不得要知流行莫非氣而主宰之者只一理自天界之曰命自人受之曰性惣之理與氣合者也衆人只見其氣而不但聲色臭味安佚欲之與

形俱生者謂之性即仁義禮智天道之本然者亦隨氣低昂且奉而諉之於命皆從流行言也若從主宰言之聲色臭味安佚也獨不曰天則有一定者乎是命也而仁義禮智天道也獨不曰民秉有常然者乎是性也彼君子者非能外人之耳目口鼻四肢以日交接於君臣父子賓主賢不肖之間然而仁至義盡禮恭智周一一與天昭合焉何哉欲以理節氣質之性弗性也人以天勝氣稟之命非命也彼誠見夫真性命頭面超於形氣之上而直通於天載之微只一意向主宰端宗而區區氣化流行者律與故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三句孟氏之論蓋防於此正合一之旨也所謂達天之學也讀書記云君子不謂性也以其所資者外物也君子不謂命也以其所取足者吾心也外物則得之不得有命吾心則其進吾往其止吾止也楊用脩曰不謂性者所以盡性也不謂命者所以立命也善用之則互梁簡文帝曰眼識無明易傾朱紫一隨浮染則千紀莫歸耳根聞鈍多種眾惡悅染絲歌鼻根耽染六蘭流連百和舌根既貪五黃六禽之旨又其九鼎八珍之味身根頑觸唯貪細軟所以象尊清潤遨遊于夏室重衣狐白溫煦於冬房結駟廣廈動靜必安鸛首翠樓去來有託明儒經輩曰今人講學以神理為極精開口便說性說命以日用飲食聲色貨財為極粗人面前便不肯出口不知講解得性命到入微處一種意見終日盤桓其中只

王制公曰神之
所為當在於
天地之間則
所謂神非
人也實曰神
之靈氣也
此亦古人
之說也

是口說若能於日用貨色上料理經綸時時以天則應之
超脫得淨如明珠混泥沙而不汚乃見定力極精的是極
粗的學問極粗的是極精的學問精粗其機甚微非
真實用功之人不易辨也五困辨錄云仁之於父子而
不得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而不得於君臣禮之於賓主而
不得於賓主智之於賢否而不得於賢否聖人之於天道
而不得於天道命之所值有幸有不幸也然子之於父親
也不可辭於心臣之於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是天地之
性也君子不以為命之所遭委之於不幸而不求所以自
盡也故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文王以服事殷而得
專征伐有非命之所能制回天易命氣命于性也 蒙雪
談錄卷之四十一

叢談云陳洪範問父軒先生聖人之於天道如何答云恰
是恁地未悟間復問魏聘君答云正如京師人賣床貼恰
用得着觀此二說其意則一

○樂正子何人也

正蒙曰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
內形外之謂美家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
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通義曰此訓孟子優于晦蔽晦
菴不集於注不得橫渠之意也有諸已之謂信晦菴之未
能以知行分先後也至解聖而不可知謂人不能窺測此
正墮于妖怪幻妄之說而不自覺矣 象山語錄集云不
識迹謂已知血脉之人不拘形着迹然亦未造間與樂正

子在此地位人乍綴乍警驟明忽暗必至於有諸已然後
為得也 口義云善是實質信是心地信者善之根樂正
子實質本有可欲之善而無可惡之惡是箇善人告誠一
不足則善無根基又枉了這好資質了他却又心無定為
這善是根心的又是信人若從這上加學問之功擴充此
心而便善至于精實不只是天資之暗合則天真內啟而
自順成其內外充實而美在其中矣夫是之謂美充實而
有光輝者善誠諸身則形著而明自不容掩這所在德為
天德業為王道不復可以一節名偏長目夫是之為謂大
大而化之一理自運而已其大也無垠夫是之謂聖聖也
者有心而無心者也無心則不可知夫是之謂神所謂神

樂聖章 卷之四十一

七

無方也樂正子二之中天資心地俱好本是作聖根基但
學問之功未加未能臻美大聖神之域耳故曰四之下也
大抵天資好的人若學問之功未加則善為影響而信非
所信樂正子之從於子教蓋以此也 信處只是有此實
心說不得是誠到充實處乃可以言誠所謂曲能有誠也
中庸從致曲而至于化亦此意 莫清惠和皆可得而知
若孔子聖之時便知不得 原古云學到有諸已處便是
脚根已穩不至強仆從此至充實光輝大而化之皆自此
有諸已者充去以漸而進之不難矣充實之謂美朱子曰
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有
之善充足飽滿于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

善乃人心可欲
之理即向者時
不居之
三經之

謙經

卷之四十

廿九

雖不著之維是則所謂美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朱子曰義能充于內而已未必能發于外也又如是不
已焉則其善之充于內者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勢也
則時而益背而施于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
文明是則所謂大也程子曰以瓦礫積之雖如丘山無由
有光輝若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大
而化之之謂聖朱子曰大而化則其大也猶未離乎方
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
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釋混然無迹是則所謂聖也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之所謂神化即心之精神所
出八周流者也不然何以謂之不可知善者人心之天
理始而為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為人之所不可知
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有此善而力行
以充之耳孟子謂曰可欲何以謂之善也善也者天之
理人之性故可欲也然而求善于未可欲之前則善之至
也有諸已何以謂之信也信者實也有之於已故實也是
故與善為一者也充實何以謂之善也善有諸已力久而
真積美在其中德之至也充實而有光輝何以謂之大也
光輝者即其所充實之英華在中之美暢于四支發于事
業德之至業之盛者為大人也大而化之何以謂之聖也
化者非他也即其大而化之不見其迹者大之至聖而不
知何以謂之神也神者非他也即其聖而莫知其然聖之

謙經

卷之四十

廿九

至也答問集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在
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如何却便謂之結
果也曰人若不認得結果東西明白分曉了則其起手亦
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采奮厲而勇往無疑
也即如說一個善為可欲便須審實如何為可欲也其可
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其可欲之實
審見十分則其欲之之念又自切十分也故聖賢之學于
起手處即可結果若不可結果的東西必不于他起手也
蓋此善字即是性善善字性為固有便是信有諸已性本
具足便是美可充實性自生惡可已便是大有光輝性原
不慮不學而應用無方便是化不可為神不可測也只此
此子善中包含無限造化海蟲編云若論本地風光實
泊然其無可欲也非已可有也本虛而無所謂實也無所
謂光輝也故必化之而後入聖化者若冰雪之消化也至
此始能了悟本地矣然曰化之則尚有能化所在也至于
聖而不可知則融其悟境亡其了心無能化亦無所化非
惟人不能知即已亦不能自知與日用不知的百姓一樣
方謂之神昔黃蘗謂裴公休曰言化城者三乘及十地等
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為化城言實所者乃真心
本物自性之實此實不偏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眾生無
能無所何處有城夫聖而不可知乃稱實所前並是化城
耳二程類語曰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大

而之只是謂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不免有差若至于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孟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中玄問辨錄云問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程子云非聖人之上復有一等神人然否曰湯武皆聖人也可謂神乎堯舜孔子皆聖人也可不謂神乎是聖人之上固有一等神人也

○赴墨必歸於楊

而常言云儒者之待異端甚於拒寇敵惟恐其得以潛流側脫也若其回心鄉正亦欲招而納之如赴楊墨而願歸于儒孟子曰楊斯受之豈非招降納款開之以自新乎楊墨害道孟子闢之在孔子時豈無邪說該行乎不聞

墨之由十

年

有以闢之何也曰聖人之待異端如中國之貶夷狄也世治化行則蠻夷率服矣孔子不過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子夏謂小道致遠恐泥而已處之於談笑之間而孟子乃深排峻抵雖曰出于不得已然亦辭費而力殆矣 口義云赴墨赴楊是在楊墨之道上去不待如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安其教之類墨氏之教勞身以致神學其教者不勝事物之苦必思所以自愛其身故歸於楊楊氏之教尚精而自愛學其道者事物上通不去然不以外物攪心則靜居之中其心將有開悟處故歸於儒歸斯受之者聖賢之子異端與其心而不攻其迹如孟子之於夷之示之以一本至情而不攻其教之非也蓋彼之叛而去者心之迷也

赴而來皆心之明也不於其迷處求正之而於其明處容納之此聖賢之所以為善教也今之於楊墨辨者政治之而已矣束縛之而已矣寧知此道乎故以追放豚為喻疑問云赴墨二句串說到歸儒上歸斯受之而已者彼一向在外今反而歸如游蕩的歸家一般原是我家的人如何不受得斯受之者速與其進也而已矣者受之之外無他說也蓋收拾游蕩之心止有憐憫誘掖令深其悔堅其志不復向外走一着庶可望其安心服業耳若更咎責之束縛之其幾不復生外志乎故知開而距之者絕楊墨之外來入而不招者收歸儒之內向

○有布縷之征

墨之由十

世

管子曰欲為其國者必重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廢而不可使也 南齊書蕭子良曰中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為盜耳愚謂通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 陳潛室本鐘集云縷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爾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黃葵峰曰粟米之征自百畝之田出布縷之征自五畝之宅出 周禮小司徒均人云凡均地征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此皆以力而任事其所謂力

役之征與 此所謂布只是夏布麻所為者若今綿布則彼時中國未有也

○諸侯之寶三

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聚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為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困學紀聞云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寶三諸錄云土地以立國人民以守土政事以治民故皆為

諸侯之寶

卷之十

世

諸侯之寶此三寶者當時諸侯亦知之而不深知寶已之土地却又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反啟乘凌之累也欲寶土地須先寶人民欲寶人民須先寶政事政事得宜便民心一而土地固矣然此三寶又以寶賢才為先寶珠玉者聞之極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寶安在耶

○益成括仕於齊

諸錄云人須要聞道聞得大道時便知以天下為度其作用出來自然有大經濟大規模小有才而未聞道者為才所使恃才妄作必不免于殺身故與其有小人之才寧無才 看來才亦不論小大都不可使如東坡亦是箇大才

的人却每每露才取忌若非神宗優容則怨望諸詩亦幾不免矣郭公甫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采珠人吁可畏哉 文士傳孫登謂稽康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新唐書史臣曰茲人多才未始不為患故鄧舒以雋死而鄧析以辯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邪

○孟子之勝

新唐書陽城傳柳宗元道何蕃等書曰論者以為陽公過於約汗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訊孟軻館齊從

諸侯之寶

卷之十

世

者竊履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 陽明子曰今之時苟有一念相尋于學者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况其章縫而來者寧不欣欣然以接之然其間亦豈無濫竿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于此而求其真者耳辟之淘金於泥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為也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聖賢其皆此意也欤 鹿齋蔡氏曰教人者當各因其才自不得不別其科條以教之如孔子四科亦是夫子之教自有此等名目故曰有成德者有達材者設科之意如此 往者是向日之不善也來者

是今日向善而來也不是說後日之不善子以是為竊屨
來與是指從者來字竊意與下文來者不拒之來字皆同
蓋不為竊屨來則是以向道之心而來矣 一說館人之
意謂自門牆而去者不追望門牆而來者不拒苟以求教
心在即垂攝受是以徒眾猥雜容或有竊屨之事也

○人皆有所不忍

孟子語類云問此章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
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
頭頃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
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 大全
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畎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

陳氏

卷之四十一

四

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之
意 講錄云此章要人充仁義之心首節空說箇不忍不
為次節總指點不忍不為之實三節至末節又申明充無
穿窬之心之意 淮海近語云不忍不為此真心也達之
於所忍所為擴充此真心也至仁義不可勝用無所往而
不為仁義真心擴充而此心之全體得矣仁則統體義有
萬殊故精於義之至然後成仁所以又以爾汝之實言不
言之語示以統類至義之盡而仁之統體無不盡矣 答
問集云達字即泉之始達之達其充字方達到盡處然仁
自體言義主用言亦有漸達而充之意即如無欲害人
是心之仁處而穿窬即害人之事之一也充無欲害人之

心則穿窬之事又豈其所忍為也哉充至無受爾汝以及
飽人是不忍欺陷乎人可見必心不忍而後事可不為也
故仁者統兼萬善而義禮智信皆仁也 口義云害人與
穿窬是人之所必不忍必不為者至於爾汝語默之際又
人之所易忽者充其無欲害人無為穿窬之心至于爾汝
語默之際無一而非此心是乃所謂以其所不忍達于所
忍以其所不為達于所為也蓋害人與穿窬皆所不忍不
為而隱忍爾汝之稱以語默飽人則其所忍所為者故舉
此以見例 聚岡講意云人能無穿窬之心實該下二條
蓋謂之曰充無穿窬之心則貪昧隱忍與便佞隱默之事
皆在所不可為矣充之云者正謂充到此地位耳穿窬事
顯無受爾汝則較密矣至於言語益細密矣雖一節密於
一節而實皆充之一字所該也下二節不過指出所謂充
無穿窬之心者如此耳 大全朱子曰看來實字對名字
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
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
若我身有不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
知新日錄黃葵峰曰充無受爾汝之實不曰之心只曰
之實只是無受爾汝一端充而達之也或云充無受爾汝
之實亦是括而滿之凡如無受爾汝之類皆充之也非也
如此則又與上文充無穿窬之心重出而贅大抵上節充
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則凡推諸不忍其民不忍

其物不忍天下國家皆舉之矣但不曾一一說出耳上文
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則凡推諸不苟辭受不苟
取予不苟出處不苟去就不苟富貴功名皆舉之矣但不
煩一一說出耳大抵爾汝語默二節則又并及其細末隱
微所在亦皆充到蓋推類以盡其餘所謂至義之盡也
人以爾汝相稱是有輕忽之意雖一時造次勉強受之然
其本心便覺慚愧不甘之意是謂無受爾汝亦無穿窬之
類也苟不充之竟貪昧隱忍焉耳則其無受爾汝之意非
寔矣此充字只是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寔也君子處此必
有中正之道可與講正則講正之不可與講正則或不復
謁見不再交接或不得已而交接不與交談或反已自咎
便之覺悟之類便是足其一念之無受爾汝處而寔之也
無所往而不為義者言雖一稱謂之間人所忽以謂細事
末節於義無甚傷害且必充其無受之寔則無所往而不
為乎義矣即充無受爾汝之寔履見其無所往不行乎義
也或以無適非義更無欠缺解不知本文只云無所往而
不為義耳今衍了為字只云無適非義可乎東坡曰惟
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惟其不可以言而言
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
粗而極於至精孟子以為聖人之道始於不為穿窬而
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為穿窬者雖穿窬亦不
欲也自其不欲為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為聖人可以

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
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為盜是二法者
相反而相為用講錄云餽人以言餽人以不言此是最
細處人多不覺者故又說出來此類都是心上不光明纔
不光明便不是義故曰皆穿窬之類也充義之學愈說愈
細愈充愈精細微處且不為之況其粗者乎又況其甚者
乎義到極盡處仁亦到極盡處夫寧有二學乎哉孟子
則曰以言餽之以不言餽之何以為穿窬之類也以其有
心於窺伺也窺伺之心盜心也必盡去如此之心然後為
能無穿窬之心也義之盡也
○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
大朱子曰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
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謂只是
一但隨許多頭面去又不可不去逐頭面理會也原旨
云此章足以見當時之學術如告子公孫龍之輩則言近
而指不遠失之淺陋如莊子列子之徒則指遠而道不存
失之荒唐皆非所謂善言也如楊朱之為我則守約而施
不博是為無用墨子之兼愛則施博而守不約是為無體
皆非所謂善道也惟聖賢大學之道其旨遠其辭文其守
約其施博則非異端之所能及矣疑問云近遠博約字
不必細細挑剔孟子意專重在近與約二字觀下文自見
人病舍其田一節最難體貼然只說得個舍已而務博必

無以平天下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句是影語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緊繫頂上說見得天下事當先自任於已求人重自任輕顛倒決不可行所以說道之善在守約而施博知得道之貴約則知言之貴近道意意自了了矣 淮海近語云善言善道不是兩截以心明道為善言以心體道為善道下指出君子之言與守亦非有異于人言乃衆人之庸言故不下帶而道自存也行乃衆人之庸行故脩其身而天下自平也然言行雖是一道理畢竟言非難守難故下文單言不守約而務施博之病以見不可求人重而自任輕蓋明道不若體道之為真而教人不若脩己之為急也 荀子言之信者在平區蓋之間 二

程頤語曰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雖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 李慶陽曰記曰視不下帶其言至近然道存者何也視上於帶則微下則戚傾則好無是三者非道乎故曰善言 孟子側曰君子之言何以不下帶而道存也不下帶者心也心至近也道至遠大也道本於心心而道存是言近而指遠也 知新日錄云不下帶是身言此脩此惟言在此故脩在此惟脩在此故言亦在此非自言而脩自脩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不以此為脩亦不以此為言矣非專指不能守約也人病節是影語 講錄云君子之守只在脩身天下何以就平得蓋天下之平雖還要多少政

事然身却是本也身脩便是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者政事無一不得其理而天下平矣若是箇愚不肖的身安得有好政事出來平天下乎 天全南軒張氏曰今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任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故也

○堯舜性者也

朱子語類云湯武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踈略成湯邾攷攷向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慙德武王數紂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 問學拾遺云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人之地 講錄云首條言堯舜湯武性反之不同下二條沉論性反之

事不就堯舜湯武說然堯舜所以為堯舜湯武所以為湯武者亦不外是矣 孟子測曰堯舜何以性者也合乎其自然者也湯武何以反之也復乎其自然者也自然者性之德也天之理也何以謂盛德之至也積盛所發也無所為而從容中道也何以謂非為生者也哀誠之所發也無所為而哀有喪也何以謂非以干祿也脩天爵而人爵從之也無所為而經德也何以謂非以正行也言由中出也無所為而謹言也無所為者性之德也天之理也何謂君子行法俟命也脩身以俟之也君子所以勉進乎其自然者也法也者自然之理也天之則也人心之矩也為所當為無所為而為以俟夫力到功深處忽乎不知天命之在我

而命自我立也正義明道而無計功謀利之心也君子所以希聖而希天者也 松原會語云從損入者即本體以為工夫天機常運終日就業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致為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工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欲根祛除雜念求以順其天機不使為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為主求復其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 疑問云此言堯舜湯武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性是人所同有的少有損壞便不是性然却可脩而復之脩而復之亦性也故湯武與堯舜並稱動容周旋中禮非禮在而聖人中之也聖人舉動處便是禮即由仁義行意所以說盛德之至哭死而哀而非為生自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而非以干祿自是所性之踴躍言語必信而非以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是皆所謂性者事行法以俟命法字即性之理凡天理所當為的端端正正有箇規矩準繩在行法俟命是於此理之端正者一毫不放過終其身行之而此外絕不計較是所謂順受其正者所謂立命者反之之後亦何異於性者哉註非有意而為非有所為而為句好 必信之必非期必之必不期必而自致也正行之正字即勿忘之正字 荀子曰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廢其中步驟馳騁騰驚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其中焉方皇周浹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 講錄云動容周

旋重周旋二字動容的一圓轉處乃至小而易忽者此處且中禮大處更不消說盛德之至不是推由只見得自然意禮是天理聖人一身渾是天理發出來的自然都是天理之節文故雖周旋亦中禮也 石渠意見拾遺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是聖人之事性之德也哭死而哀以下三者皆天理之當然君子所以復其性反之之事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何也哭死而哀言哭死當哀非為生而哀也經德不回經德當不回非以干祿而不回也言語必信言語當必信非以正行而必信也是皆行其天理之當然也 大全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 行法以俟命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忠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典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 講錄云法即性之作用處經德言語動容哀樂之類各有大中至正之則謂之行法以俟命者是惟盡其在我而非假此以趨吉避凶也性之者自然而非有意反之者雖有意而非有所為有意者猶待脩為而只未可以語性有為者則卒歸於功利而不足以復性矣

○說大人則藐之

大金朱子曰說大人則範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範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範者乃是範其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為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 莊子曰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 謂錄云堂高二句是宮室之範：食前二句是食色之範：般樂三句是宴遊之範：在大人者我皆不為而在我者皆古聖人之制彼以富貴我以德業彼以名利我以文章吾何憚於彼而亦何畏于彼 胡氏傳家錄文定

公曰人猶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府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身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

○芥心莫善於寡欲

管子曰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慶 文子云

管子曰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慶 文子云

夫其誘慕除其嗜欲 朱子語類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寡欲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夫不存焉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 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 呂吉甫表曰靈府之間有若清眸之上雖金屑亦翳神光 游立軒曰周子言寡之又寡以至千無其所謂欲與孟子所言之欲不同蓋周子之所謂欲乃指私欲之欲不可有者也孟子之所謂欲是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之所不能無者雖聖人亦不過節之而不派耳小註謂天理人欲迭為消長乃是心逐於欲之欲而非孟子之本旨矣 王青蘿集云始物天以道命人為人物則此軀殼亦是性但以既發為體質則塊然為器矣其輕清流行主宰於其中而靈者此真性也程子云人不可從軀殼上起念夫耳目之欲聲色口之欲味四肢之欲安逸此軀殼上起念也人當從心性上起念不可從軀殼上起念故軀殼之欲或無因而起者此內欲之萌中庸所謂慎其獨是也或因物之感而起者是外欲汨之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之是也故念頭一起即是感物而動百孔千瘡皆從此出乃性之欲非復未發之真矣惟聖人心性常虛明凡物之感所過者化更無滯滯是以內欲不萌外欲不汨真性常著其餘心逐物而動乃軀殼起念非真性也佛

寡欲如此者最

此錄其子與宗
直錄名理至此
直其者其後河
未其和也

氏謂人性本善直下便是其說又太高蓋竊見其一二而欲誦吾高明之士也若直下便是即是天生自然的聖人然聖人之所教人必在克己復禮者蓋自大賢以下心之感物未免理欲交戰苟非教以閑之鮮不逐物而妄矣

淮海近語云心本無欲有欲則失其心之本體矣寡欲者求以復其心之本體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之本體復矣 口義云寡欲對無欲說聖人無欲賢人有欲而能制之戒懼謹獨心常作主凡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動于心者都以道制漸漸輕省便是寡欲不是十分欲去了七分猶有三分在也 尚友軒臆言云從自性上流出便是理不從自性上流出便是欲孟子所謂寡欲非是不能盡去

卷之四十

四

而姑少之當好則好當惡則惡日用流行莫非天命之性能此便是無欲便是聖人不明寡欲之說若為多欲者調停目中圓着一處不得 清淨經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好淨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為心未澄欲未遣也 了真經曰寡慾心靜忌情累輕 三茅真君云靈臺湛湛似冰壺只許元神在裡居若向此中得一物豈能證道合清虛

○曾督嗜羊棗

疑問此要重曾子不忍于字父歿而不能讀其書手澤存焉耳母歿而不能飲其柩棧之器口澤存焉耳亦是此意

講錄云諱名不諱姓汎說不專指父的姓名姓所同者稱之而不嫌名所獨者稱之而有礙以此諱名不諱姓膾炙所同者食之而不覺羊棗所獨者食之而不忍以此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孔子在陳曰

疑問云此要識聖賢轉移世道之機惟在開明人心以消其邪惡蓋此道在人心大公至正經常不易是堯舜嫡傳孔子邪望中行以繼其統全是此意中行不可得而思及狂狷庶幾哉振振有為可以造就耳無端生出鄉原來不狂不狷閑然為媚世之行迹其心術真極奸猾之尤者而却指匿於吾黨中不若外來之邪說可昌言以肆其辭居

子思絕此亂德之害只是反經一着陽子所謂脩其本

以勝之之說也此是孟子一章大主意 講錄云自孔子

在陳至是又其次見聖人所以取狂狷之意自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至斯無邪惡見聖人所以惡鄉原之意取狂狷者以其雖未至於中道而猶可進也惡鄉原者以其雖有似乎中道而實則害中也 進取不忘其初正說狂簡之為人進取是志大不忘其初是略於事初之所為必有不為人所改是不忘也 知新日錄李九我曰吾黨之士狂簡猶云吾黨狂簡之士蓋狂簡是當日所目以為狂簡者也進取不忘其初言其進取向上之意猶如往日取他的意或以進取為狂不忘其初為簡非是 人物志云

李氏傳有所指
氣不平和
狂狷之邪

狷介之人從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機益其
拘是故可與守節難以交通體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
意之大猥而以靜為滯果其孰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
卓吾李氏云顏子沒而未聞好學在夫子時固已苦於
人之難得矣況今日乎是以求之七十子之中而不得乃
求之於三千之衆求之三千而不得乃不得已焉周流四
方以求之既而求之上下四方而卒無得也於是動歸于
之嘆曰歸與歸與吾黨小子亦有可裁者其切切焉唯恐
失人如此以是知中行真不可以必得也狂者不蹈故襲
常不踐往迹見識高矣所謂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誰能
當之而不信凡鳥之平常與已均同于物類是以見雖高
而不實不實則不中行矣狷者如夷齊之倫其守定矣所
謂虎豹在山百獸震恐誰敢犯之而不信凡走之皆獸是
以守雖定而不虛不虛則不中行矣是故曾點終于狂而
不實而曾參信道之後遂能以中虛而不易終身之定守
者則夫子來歸而後得斯人也不然豈不以失此人為憾
乎哉若夫賊德之鄉愿則雖過門而不欲其入室蓋拒絕
之深矣而肯處以人類視之乎哉而今事不得已亦且與
鄉愿為侶方且盡忠告之誠欲以納之於道其為所警疾
無足怪也 淮海近語云萬章疑夫子之思狂狷孟子則
以為足以傳道萬章疑夫子之說鄉愿孟子則以為足以
害道道者孔子所傳于堯舜禹文之道所謂經也是民生

之恒性古今之秉彜也夫子思得狂狷傳之者正此經也
鄉愿即鄉愿害道之類也經正而民無邪惡吾道盛則異
教息是孔孟之所同望於吾人者也 羅合憲云臨喪而
歌豈曾魯之善聖人之取狂在其志不在其行也 講錄
云何以謂之狂是問狂之實其志嚶嚶然者志之高曰古
之人古之人者言之高與字從高字生來未須責以高者
只平平就其行考之亦不能掩其言也 大全慶源輔氏
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者環若合下氣
質貞固便自有所守者聖門學者必中和合德然後為貴
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狂狷
也 雲門會語夫狂者志存尚友廣節而疎目旨高而韻
遠不屑彌縫格套以求容于世其不掩處雖是狂者之過
亦其心事光明特達略無迴護蓋藏之態可幾于道天下
之過與天下共改之吾何容心焉若能克念則可以進乎
中行此孔子所以致思也若夫鄉愿一生幹當分明要學
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污是學聖人之
包荒謂之似者無得于心惟以求媚于世全體精神盡向
在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若矯情飾偽人面前忠信廉
潔在妻子面前有些欠缺妻子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謂之
同流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污不與世相離合之
而已若自己有所污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聖人在
世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鄉愿之為人忠信廉潔既足以

媚君子同流合污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
美無滲漏堯舜之聖猶致謹於危微常若有所不及鄉愿
傲然自以為是無復有過可改故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似
德非德孔子所以惡之尤深也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
愿之一肢半節皆足以取盛名於世究其隱微尚不免致
疑妻子求其純乎鄉愿且不易得况聖人之道乎夫鄉黨
自好與賢者所為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
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即鄉愿也不能自信未
免以毀譽為是非始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虞廷觀人先
論九德後及于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
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于心術微處窺而得之譬之

卷之四十一

大

秦鏡之燭神奸自無所遁其情也 石渠意見補缺以為
曰何以是嚶嚶至古之人當在上文其志嚶嚶然曰古之
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之下是問何以是嚶
嚶之辭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似答辭亦有脫
誤行何為躊躇涼涼之說行何為躊躇涼涼亦是問辭而
無答辭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于世也者
是鄉原也是否何如斯可謂鄉原矣之辭集註謂鄉原說
往者曰何用是嚶嚶行不掩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之人耶
又譏像者曰何必躊躇涼涼而無所親厚哉且鄉原是同
流合污之人又何說議人乎集註之說不無牽強以愚意
度之狂獯自是一章鄉原又是一章因是措亂脫誤混作

一章所以不通暢也 講錄云前併說孔子惡狂獯此因
解思像之故是又其次對故思其次看中道是上者狂次
于中道像則又次于中道矣 論衡曰偉士坐以俊傑之
才招致群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奮下循不肖哉不肖
驚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
鄉愿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關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
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 蘇文忠公集云嗟夫道之
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
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
者也以古之人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為足以已矣則是
不亦近似於中庸邪此孔子孟子之所為惡鄉原也惡其
然經義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四

似也 大全朱子曰鄉原務為謹樸不欲忤俗以取容事
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
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夫理之是非
彼狂者嚶嚶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
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
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為己不為他人鄉
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
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 貢受軒曰鄉
原所以見絕於聖門只為他媚世一念重一生精神心思
只陪奉世界縱做到無非無刺人皆信之其病痛愈深不
可救藥與自己性命全無干涉且它藏得一肚子藏惡盜

名欺世故曰德之賊若是真為性命漢精神只向裏面打疊自成道更何暇去照管人耶 鄉黨自好即鄉愿也夫鄉愿自好與賢者所為原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非一毫不從人轉換自信而是雖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雖天下是之而有所不為若不能自信其心未免以毀譽為是非於是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外脩若全中之所依者鮮矣蓋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圈上惟於心術微處密窺而得之辟之秦鏡之燭神奸自無所遁其能也苟能自反一念知耻即可以入於狷一念尚友即可以入於狂一念隨時從道即可以入於中行出乎彼即入乎此或主或奴勢使然也顧乃不知決擇取裁顧其於其所惡者不甘心於其所思者是亦可哀也已 鄉東廓曰古之狂者嚶嚶勝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為德之賊其願為狂以進取不顧為愿以媚世 古之不入於俗久矣求合于古則必拂于俗而闢然媚于俗者且將得罪于古故士君子寧受多口之憎而侃侃尚友于千載之上然後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 口義云鄉愿分明以中行自任想當時之人亦以鄉愿為中行故萬章因論中行狂狷而併問及之中行之人不狂不狷道不違俗鄉愿亦不狂不狷道不違俗但中行之道不違俗是理得于心從心上變化出來此理無所不通與人不相違所謂天

下之違道也鄉愿認人情合處便是道故與世低昂以求合乎人情外面分明近似而實非有得於心者故迹愈似而道愈非以其數乎私情而不本乎吾心之理故也此量斯截道之根原故為害道賊德而孔子惡之 堯舜之道亦無舉無刺同流合污亦眾皆悅之鄉愿只增得一箇似字堯舜之道裡面做出鄉愿之道外面竊來一箇是德一箇是賊故曰德之賊也 邪正不兩立和勝則必害正如莠與苗並植莠必盛紫朱同器紫必勝侯利與信義並陳侯利必行鄭聲與雅樂並作則聽鄭聲者必多矣故鄉愿亂德聖人安得而不深惡之 周官以六德六行六藝教民而偽言者有禁偽行者有誅此反經之教也當時道德一而風俗同此經正則庶民與也故孟子論辨異聞邪之要而歸宿於此 講錄云鄉原是懲狂狷之齟齬於世而自立一等待行狀者故譏狂之言如此譏狷之言又如此譏狂則必不為狂譏狷則必不為狷故閭閻然開藏退縮不敢出一忤人之言不敢行一矯俗之事只專為媚悅以取容於世是以謂之鄉原也 宋林逋省心詮要云以忠沾名者計以信沾名者詐以廉沾名者貪以潔沾名者汚忠信廉潔立身之本非釣名之具也有一於此鄉原之徒又何足取哉 王文成公年譜請問鄉愿狂者之辯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無忤于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

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醜。境矣。故不可與入。忠舜之遺。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閭閻事情。而行常不掩心。尚未壞而廢。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始。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為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于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于妄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况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為孔子所惡。然至於傳道終不及琴張。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狷者之累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乎。中行之累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藝文類稿云。鄉愿者。竊堯舜之似。以亂其真。其忠信堯舜之忠信也。其廉潔堯舜之廉潔也。然非有忠信廉潔之心也。竊忠信廉潔之似而已。竊其似以自居。而至于無可非。無可刺。竊其似以施諸人。而能同流合污。以通乎人情。愈非愈似。愈似愈非。諱錄云。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是鄉愿的本色。自以為是鄉原。所以不可入堯舜之道者。全在此。若不自是。而有悔悟之機。則亦可與入道矣。淮南子曰。夫物之相類者。世之所亂。惑也。嫌疑者。衆人之所眩耀。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堯舜之與鄉愿也。蛇狀之與蜥蜴也。此皆相似者。

徐幹中論曰。仲尼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聖人之真也。各兼說持論。誣誣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懷。懷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於而遽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汙亂乎先王之道。講張平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併之者不多也。今為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屈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疲于內。形勞于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標託比類。足以克之。文辭聲氣。足以飭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遁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偽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

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
速悲夫人之陷溺盡如此乎 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
鄉愿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
偽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
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
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為仇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
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
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 廣弘明
集云棄實就者以非器也廢石田者以難藝也賤左道者
以虛偽也 賢侯相繼倭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
顯猶地林與麋無類質違方者辯其容狗吻與素華齊根
晚藥者分其性 講錄云惡似而非是總語以下皆似而
非者惡秀惡侯惡利口惡鄭聲惡紫亦輕婦重在惡鄉原
鄉原之亂德不惟自己不可入堯舜之道且將率天下之
人而皆為堯舜之賊矣孔子之深惡痛絕也有以夫 大
全慶源輔氏曰侯者有口才不能辨說故以為才智之稱惟
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為害義巧言之人
徒尚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為害信鄉原既說狂者故不狂
又說狃者故不狃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惡其亂德
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惡似
而非之意則一也 程子曰侯者才智之稱利口者辨詐

之名侯者惡而點其言巧攻之而無以破其說也故不正
而亂義利口者使而捷其言多毀之而無以得其情也故
不實而亂信 中玄問辨錄云問惡鄉愿惡其亂德也鄉
愿何以亂德曰黜堊殊形高深異致則人得而辨之可辨
則何能亂德惟夫非忠信而似忠信則人以為忠信斯亂忠
信矣非廉潔而似廉潔則人以為廉潔斯亂廉潔矣闕然
媚於世則人不知其非而崇尚者多矣故亂德故可惡也
曰今之為士者何如曰上焉者學於鄉愿其下則巧言令
色足恭匪怨反其人者而已矣曰何乃至是曰如此者則
為厚德為善臣則達不如此者則為剛方為拂衆則滯是
故祥災染而士無學脂韋習而官無政士無學故節義不
興官無政故紀綱不振于是乎上下支吾彼此推委苟倖
無事偷安自便無復忠君憂國之心倘值時勢危疑卒有
大事則皆束手旁觀誰任匡扶之託此有識之士所以寒
心而長慮者也曰然則世無君子乎曰何為其然也有之
但必不諧於世故君子之道鮮矣 講錄云君子反經經
即堯舜孔子所傳之中道此道原在人心只為異端邪說
近似亂真人心為其所迷反經者只於人心上發明之復
此真是的常道常道既復是非曉然明白人人便知所適
從而日歸于中正日入於真醇邪慝若鄉原之類皆無所
容於世自然絕無了故轉移世道者只在開明人心更無
別法也 孟子謂曰何謂君子反經而經正也經正也者

蘇林王肅云李
泰伯常與孔子
孟子後學成利
論語出經正則
庶民與不知此
孟子必孟子中

孔子所謂中道也君子者狂獯之士志於道者也狂取于
獯則損其過像取于汪則益其不及而合復乎中道也中
道也者常道也天地之常經也如是則天下之民同受天
地之中以生者沉潛剏克高明柔克過者俯而就之不及
者企而及之民皆興於善而各得乎心之同然者也何謂
庶民興斯無邪慝也民罔非中而邪慝者皆化而為中邪
慝無所容于其間也夫何憂乎鄉原

○由堯舜至於湯

講錄云此章是孟子任道統之意五百有餘歲大約世數
如此或有不齊歲亦不必泥也見知聞知不平看重在見
知上蓋天下事必有作之者而後有述之者必有倡之者

而後有和之者惟有見知者歷歷傳之於後是以有聞知

五

者絕絕嗣乎其前夫見知聞知不必取微于書傳書傳所
紀者有限聖賢所知者無窮也石渠意見補缺林氏曰
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
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意見以為如此說則是決然不復有見知聞知之人非孟
子意也謂之與有乎爾者是反說之辭猶言豈無有也蓋
孟子之意以為孔門弟子速肖者七十二人豈無有見而
知之者則今日豈無有聞而知之者觀於此言則孟子隱
然以聞而知之自任也意在言表及觀于未得為孔子徒
也予私淑諸人也之言則其以聞而知之自任之意豈不

益可見林氏之說可謂不知孟子之言不知文公何為取
之以誤來學惜哉中玄問辨錄云此孟子自任之意也

蓋曰聖人者出必有見而知之者衍之於前而後聞而知
之者得以承之于後蓋振古如斯也然堯舜至湯至於
文至孔皆五百有餘歲焉惟皆先有見而知之者故後聖
得以聞而知之也今也去孔子之世僅百餘歲既非若五
百餘歲之遠况鄒魯相去又甚近其矩範有存焉又不止
於世之未遠而已也然固無有見而知之者爾乎則亦無
有聞而知之者爾乎蓋謂見知之必有而吾之聞知為尤
近也其前後文義亦自明白曰林氏云孔子至今時未遠
鄒魯相去又甚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有
餘歲又豈有聞而知之者乎其說何如曰若然是謂見知

五

五

聞知之必無也不惟非孟子之意而後先辭語不相應亦
自不成文理且既謂之決無見知聞知者矣乃言世之未
遠可也而又言屈之甚近何為固知其必不然也翼疏
賦天臺曰孟子叙堯舜禹皋湯文伊臧孔子見知聞知不
知所知何事如今博士家所箋註云此姑無論如世稱有
悟自負為知者不可指數乃孟子上下五百年間所許知
者僅一二三人而止何耶今吾輩自省於此知耶未耶若
於此未知可已耶不可已耶黃氏曰抄云篇末叙自昔
聖賢相承有功萬世孟子平生術道之切自任之勇皆自
此來韓昌黎得此而作原道程伊川明此而作明道序

中行之道惟聖者能之故顏子具蒞而微其學猶無傳傳
 者必其剛毅有立如曾子子思皆然三傳而至孟子遂能
 尊孔氏而闡揚墨明王道而黜霸功卓然有功萬世焉嗚
 呼盛矣而世猶或譏之然李泰伯以富國強兵為學其譏
 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儒亦識之豈非孟子說誘時君變
 化百出溫公守樸意見所不合歟吁此可與權之難矣
 通考仁山金氏曰邵子經世書自己會之未以運經世之
 一之未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亥一
 百四十歲而交午會以運經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禹攝
 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己未凡四百五十三年
 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
 百三十九年文王為西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
 六之未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
 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
 寅乙酉之歲孟軻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
 趙氏惠曰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
 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
 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
 年而魯平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餘歲則孟子必生
 於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
 之梁惠生見之而稱曰叟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間際可見
 矣 原旨天時說因孟子然而無有乎爾二句遂以為非

有見之者續之於前則聞知者亦無以得之于後此說非是觀孟子之言前只云其是見和其是聞知足論道統一脉相承從來兩項人接續不斷至宋節嘆今世已無見知其脉已斷了則後世已諒無聞知之語意只是如此朱子解之亦只是如此非謂聞知者必專待於見知以啟之也若正論聖人道統之傳則湯豈有舍堯舜而先問于禹畢陶文王豈有舍湯而先問于伊神孔子豈有舍文王而先問于太公望微丘生耶而孔子又豈必待太公望丘生以啟其傳耶觀此則可見矣元史吳澄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滿洛關閭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子其亨乎子思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偏哉倪菴綠野書院記開中有大儒曰橫渠張先生當宋之盛以道鳴于時君子以其德尊與孟子比夫自堯舜至于孔子卒五百歲而道一傳孔子沒而道無所屬此孟子之自叙而其自任之意亦可見也至昌黎韓氏以軻之死不得其傳則直歸之孟子矣然至其時已千歲所謂以其數則過矣者而秦漢以下儒者亦多而曰不得其傳則孟子豈易比哉自唐至于宋又五百歲始得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先生實並席而出而君子獨以先生

上卷公問定論
又曰上卷公問
比之孟子雖程子亦推稱之則其人士之高豈非振古之
傑之士哉

談經卷之四十一

引經釋叙

引經釋者何四籍中有所引六經語
而余師陳先生為輯其注釋也六經
之在四籍者業已有釋矣先生離之
於四籍而以其釋隸之也何釋四籍
者恒於所為引者詳焉而所引者則
略也又古之引經者多遷其說以就己
而經未必然也釋者亦姑就夫其說
以為釋而它經之未必然者不論也
今之學者人業一經其它即正文或
未之見而既古今注傳邪愚者安其
畧與未必然者而識益陋智者惑其

略與未必然者而疑日蓄則引經之
有釋也庸非設醢鷄之覆而解跣屬
之刑者與難者又謂先生之意則慙
矣金谿不云乎六經注我而胡先生
役之於注釋也曰固也經注我者也經
釋又注其注我者也誠知我之所以為

我則四籍六經皆屬贅長釋於何有
乃其知我之所以為我者誰邪非魚兔
之得則不能忘釜蹄無輪扁之悞則不
能外糟魄先生是書之輯又惡容已屬
書成授梓而先生以弁首之言命役
豈謂役能言哉直以執經有日而粗

識著述之旨云爾役則辭散受簡

門人何德潤輯首百軒誤

引經釋目錄

卷之一

學府

卷之二

二論

卷之三

上孟

卷之四

下孟

卷之五

下孟

引經釋目錄

引經釋目錄終

引經釋卷之一

枝指

海虞陳鼎謨錫玄輯

年友管一德士恒校

大學

書

康誥曰克明德

孔穎達疏曰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

蔡沉傳曰明德務崇之之謂

陳大猷曰德者人所同慕感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

之使民慕而入於德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引經釋卷之一

孔安國注曰顧謂常目在之諛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

天地

孔疏說文曰顧還視也諛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為是

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廻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

言其想像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

也

蔡傳曰顧常目在之也諛古是字明命著上天顯然之理

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

在是天之明命

朱紫陽曰古註云顧謂常目在之也此語最好非謂有一

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這道理光明

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陳雅言曰顧諟者即敬也推此心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固不祇肅即所謂顧諟明命也

蘇子瞻曰顧諟也以言許人曰謨言湯為天命之眷許也

帝典曰克明俊德

孔注曰能明俊德之士

孔疏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為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亨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

朱熹傳曰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明大德

恩安安允

朱熹陽曰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 又曰說堯之德與文王克明德同

蘇子瞻曰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為首

康誥曰作新民

孔疏曰謂漸教太平政教日益新也

朱熹陽曰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踊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但上之人既自有以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發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

新安陳氏曰此欲廢叔法文王之明德而極於新民也二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矣未有言新民者言克明德作新民體用相對首見於康誥而大學祖述之謂康誥非大學宗祖可乎

蘇子瞻曰作治也殷民衛之舊民也武庫之亂征伐之餘民流徙無常居故康叔之國有新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漢申培詩說云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歌奏於清朝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

賦也

鄭箋曰大王率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

朱傳曰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說云玄鳥此亦禘祀之詩賦也

鄭箋曰止猶居也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復建城邑天下之經界言其為政自內及外

朱傳曰止居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再封城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文選註卷之六

詩說云縣蠻大夫失位遠適它國其過賓之主人問之而作是詩興也

毛傳曰縣蠻小鳥貌

鄭箋曰丘隅五角也

孔疏曰鳥必飛而後止故知止謂飛行所止託也以鳥是有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慶而託息焉大學注云鳥知擇

朱傳曰比也縣蠻鳥聲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

鳥言以自比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孔疏曰毛以為穆穆然而美者文王也既有天子之容矣

於時美哉又能於有光明之德者而敬之

朱傳曰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緝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

辭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

詩云瞻彼淇澳美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箏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

詩說云淇澳美衛武公之詩興也

毛傳曰興也澳隈也景王芻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

盛有康叔之餘烈斐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

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聰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

也瑟矜莊貌個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喧威儀容止宣

著也謹忌也

南文選云
一重口語
詩興也
之曰大
大川地見
焉武公可
焉武公可
焉武公可

則此之是矣
則此之是矣
則此之是矣

孔疏曰視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與篇竹猗猗然美

武以興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公質美德盛然則王芻篇

竹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浸潤之故武公所以德盛者由

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能

學問聰諫以禮自修而成其德美如骨之見切如象之見

嗟如玉之見琢如石之見磨以成其實器而又能瑟兮箏

色矜莊個兮容裕寬大赫兮明德外見喧兮威儀宣著有

斐然文章之君子威德至如此故民稱之終不可以忘也

朱傳曰興也淇水名與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

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

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

後復以錘錘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

德之修飾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個威嚴貌喧宣著貌

謹忌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

學問自修之進益也

爾雅

如切如磋道學也

郭璞注曰骨象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

如琢如磨自脩也

郭注曰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修飾

瑟矜莊貌個寬大也

郭注曰恒戰兢

中古文選
詩興也
之曰大
大川地見
焉武公可
焉武公可
焉武公可

赫兮咺兮威儀也

郭注曰貌光宣

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郭注曰斐文貌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郭注曰常思諫

詩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詩說云烈文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賦也

孔疏曰文王武王勤行此道謂行此求賢勤德之事故人

稱誦之不忘也定本有文王武王生俗本唯有武王誤也

書

康誥曰若保赤子

孔傳曰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

蔡傳曰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

林氏曰若有疾若保赤子皆出於中心之誠然蓋人有疾

而欲去之有赤子而欲保之此豈可以偽為舉斯心以加

諸彼則無往而不為仁矣

陳大猷曰保其民如保己之赤子則愛護無所不至民必

康且又矣

詩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詩說云桃夭周人美后妃終始婦道之詩皆比而後賦也

毛傳曰蓁蓁至盛貌有邑有德形體至盛也宜其家人者

一家之人盡以為宜

鄭箋曰家人猶室家也

朱傳曰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詩說云尸鳩曹未為政有度國人美之而作是詩興也

詩云宜兄宜弟

詩說云蓁蓁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興也

毛傳曰為兄亦宜為弟亦宜

孔疏曰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歡是君子

為人之能宜為人兄宜為人弟隨其所為皆得其宜

朱傳曰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

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群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

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詩說云南山有臺大臣頌美天子之詩興也

詩云即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詩說云莊桓王之時任用非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

憂之作此以諫王焉首二章興也下六章皆賦也

毛傳曰興也即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大師

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具俱瞻視也

鄭箋曰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為疾其貪暴賜以下刑辟也

孔疏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興赫赫然顯威者彼大師之尹氏也尹氏為大師既顯威為位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汝既為天下所瞻宜當行德以副之今天下見汝之所為時憂心如被火之熾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視而談語其失於其瞻矣

朱傳曰此詩索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即彼南山則維岳巖巖然赫赫然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為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熾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新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孔疏曰殷自紂父以前未喪失衆心之時其德皆能配上天之命而行由紂不能配天命今臣民叛而歸我我宜監鏡于殷觀其正之賢愚以為戒何則天之大命不可改易也監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殷為鏡知存亡言天下之大命不可改易者謂天意善者與之惡者去之此命一完終不變改也

朱傳曰賦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

書

康誥曰惟命不干常

孔傳曰以民安則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干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

禮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檀弓注曰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

陳澧曰舅犯重耳舅狐腰字子犯也公子既聞使者之言入以告之子犯犯言當辭而不受可也失位去國之人無以為寶惟仁愛恩親乃其寶也

書

秦晉曰若有一个臣斷斷乎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者已有之人之孝聖其心好之不善者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孔疏曰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猶然無他技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含容如此者我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夫賢之人見人之有技如似已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理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解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要我子孫黎民則我子孫黎民亦主

秦晉曰若有一个臣斷斷乎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者已有之人之孝聖其心好之不善者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有利益哉言其能與邦也

王肅曰一個耿介一心端慤斷守善之貌無他技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衆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無他技者

蔡傳曰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

陳大猷曰惟無技能容人之技其無技而休休有容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曰其如有容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心之好不啻如口之稱口之稱美有限心之好慕無窮此其好有德之真切又甚於規有才者之若已有矣是真實能容非勉強也好善之利流澤無窮亦職有利即

孟子所謂好善優於天下之意

蘇子瞻曰我昧旦而起則思之矣曰安得是人哉得是人而付之子孫黎民我無恨矣

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孔疏曰此說大佞之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蔽冒疾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在上是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黎民則我子孫黎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傳以冒為復冒之冒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

壅塞之使不得上通皆是佞人害賢之行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大學平天下之傳引之其形容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狀利害可謂至言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言也

蘇子瞻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中庸

詩

詩云鸛飛戾天魚躍于淵

詩說云早麓諫嘆文王之德前三章皆興也第四章賦也五章末章皆有義之興也

詩

卷之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詩說云伐柯管叔以殷圍衛大夫議迎周公乃作此詩一章全比也二章比而賦也

毛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

蘇箋曰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于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

孔疏曰毛以為伐柯之法其則不遠喻治國之法其道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柯此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在遠也以喻交接之法爾於上交於下爾於下事於上其道亦不遠也言有禮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已不遠求

宋傳曰比也則法也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卽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

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詩說云常棣天子燕兄弟之歌首章興也二章賦也三章
至末章皆賦也

鄭箋曰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
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燕于房中

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孔疏曰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_之族知_之親之皆倣王親親於其妻子自

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九族和好忻樂而且湛又以盡歡也

朱傳曰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瑟琴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毛傳曰帝子也

鄭箋曰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小

孔跖曰王親宗族而與之燕族人化王莫不和睦則宗族

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

朱傳曰賦也帑子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

列傳釋
卷之一

爾妻稱着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哉

以是究而區之豈不信其然乎

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說云懿戒衛武公自諫集訓國人首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興也六七章皆賦也八章賦中有比也九章興也

坐末三章皆賦也

毛傳曰格至也

鄭箋曰矧以射殿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况可於祭未而有厭倦乎

孔疏曰矧况釋言文緝厥釋詁文凡言况者皆以輕况重此經直言至於尸諤謂神實去矣於此之時乃有惰慢故

詩人之意言神來不知其來則尸去神未必去屋漏之虞
仍有祭事則神猶在矣祭初神實來尚未敢慢況今祭
未神或未去而可有狀像乎

朱傳曰賦也格至度測矧况也射敬通厭也當知鬼神之
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
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於外又當戒謹
恐懼乎其所以不觀不聞也

詩云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

詩說云嘉樂公尸美王著之詩賦也

毛傳曰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

鄭箋曰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

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

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毛傳曰申重也

鄭箋云成王之官人也群臣保佑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
用天意申勅之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

孔疏曰言上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光然

明察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以此能

受其福祿於天是天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以尤重故又

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群臣素相保安素相委

知乃有佑助而共舉之成王乃後命用之既用之為官又

用天意申重戒勅之此其所以官人得其宜也

朱傳曰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
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
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佑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疑此
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詩說云維天之命亦祭文王之詩賦也

鄭箋曰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孔疏曰毛以為言維此天所為之教命於乎美哉動行而

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時也天德之美如此而文王能

當於天心又歎文王於乎豈不顯乎此文王之德之大言

文王美德之大實光顯也文王德既顯大而亦行之不已

與天同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毛傳曰純大也

鄭箋曰純亦不已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

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

孔疏曰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為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

闕而行之不止息也

朱傳曰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

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

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詩說云：「烝民宣王命樊侯築城於齊，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孔疏曰：「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

朱傳曰：「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詩說云：「振驚先代之後，助祭於周而勞之之歌興也。」

鄭箋曰：「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

朱傳曰：「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求終此譽矣。」

陳氏曰：「在彼不以其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其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詩曰：「衣錦尚絅。」

詩說云：「碩人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賢而公不禮焉，國人閔之，而作是詩。前一章賦也，二章賦而比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

毛傳曰：「衣錦，聚裳嫁者之服。」

鄭箋曰：「聚，禪也。蓋以禪殼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殼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紵衣，繡袖。」

孔疏：「玉藻曰：『禪為絢，絢與聚音義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矣。故云：『蓋以禪殼為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中庸引此詩云：『惡其文之著也。』故箋依用之。朱傳曰：『錦，文衣也。聚，禪也。錦衣而加聚焉，為其文之大著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詩說云：「正月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五章賦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比也，八章九章皆比也。十章先比而後賦也，十章十一章皆賦也。」

孔疏曰：「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魚在於沼池之中，為人所驚，駭不得速遊，亦非能有樂。退而潛處，雖伏於深淵之下，亦甚於昭然易見，不足以避網罟之害。莫知所逃也，以興賢在於朝廷之上，為時所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其姓名聞徹，不足以避苛虐之政，莫知所逃。」

朱傳曰：「魚在於沼，其為生已感矣。其潛雖深，然亦昭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鄭箋曰：「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愧于屋漏有神見人之為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相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與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

朱傳曰言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而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於屋偏然後可爾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詩說云祭烈祖成湯之樂歌賦也

鄭箋曰我既裸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列矣至於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

朱傳曰駿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駿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

引經釋義

十一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孔疏曰不顯維德與上無競維人相當箋云不明乎維動其德動其德則身明矣欲明其德必勤行之人雖同在寮仕有德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其餘卿大夫則法其所為也

朱傳曰言其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詩說云皇矣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賦也

毛傳曰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

鄭箋曰天之言云我謂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

朱傳曰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

詩曰德輶如毛

孔疏曰君論德所施行實為重大君言在人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為輕也言如毛者舉輕物以喻其輕之甚耳中庸引此云毛猶有倫是怪其所比為重也

朱傳曰賦也輶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引經釋義

九

孔疏曰既言行當順天曰說天難做做上天所為之事無聲無臭味其事冥冥欲做無由王欲順之但近法文王之道則與天下萬國作信言王用文王之道則皆信而順之矣

朱傳曰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

引經釋義之一

引經釋卷之二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論語

詩

思無邪

詩說云駟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賦也

鄭箋曰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

朱傳曰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

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

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

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

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

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書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孔傳曰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

孔疏曰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

施友於甚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推此親親之心

以至于疎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

蔡傳曰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于家是

以能施政于邦孔子曰居家理政治可移于官

呂氏曰令德即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洋恭

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

西山真氏曰惟孝者必友不友于兄弟則滅其親之心非

孝矣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必兄

弟和而後父母順友之附於孝蓋如此

陳氏曰商民難化由於民彞亂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所

以正其本又曰王化順民不求威猛剛克之臣而屬之孝

恭孝友之君陳仁哉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孔疏曰助祭事者維為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

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賓主各得其宜

鄭謂唯辟為卿士公謂諸侯傳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

卿士之義則此辟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

朱傳曰賦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

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

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以笄情芳

孔疏曰以言巧笑之狀故知好口輔也左傳曰輔車相依

服虔云輔上頰車也與牙相倚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

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而非頰也咲之

貌美在于口輔故連言之也

美目盼兮

毛傳曰眇白黑兮

鄭箋曰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朱傳曰賦也情口輔之美也眇黑白分明也

儀禮

射不主皮

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

鄭注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

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雋也言不

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

獲也尚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

者貴之也貴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

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

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園中

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官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

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

詩

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詩說云關雎文王之妃大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

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大義中為先比而後

賦也以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之意

毛傳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擊而有別水中

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

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

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

則王化成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毛傳曰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閔雎之德是

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

鄭箋曰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幽閒貞專能為君子和好

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

孔疏曰此雎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

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

妃能說樂君子猶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

相憐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妬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

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

不妬忌可共以事夫故言宜也

朱傳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

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官中之人於其始至見

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閔關然之雎鳩則相

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

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

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

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宜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失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孔疏曰毛以為后妃性既和諧堪居后職當共荇菜以事宗廟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由此之故思求淑女窈窕然幽閒貞專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常求之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輾轉反側

鄭箋曰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

孔疏曰毛以為后妃求此賢女之不得則覺寐之中服膺念慮而思之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其思之時則輾轉而復反側思念之極深也

朱傳曰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孔疏曰鄭以為后妃化感群下既求得之又樂助采之言參差之荇菜求之即得諸嬪御之等皆樂左右助而采之

既化后妃莫不和親故當共荇菜之時作此琴瑟之樂此窈窕之淑女其情性之和上下相親與琴瑟之音宮商相應無異若與琴瑟為友然故曰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毛傳曰毛擇也

孔疏曰此詩美后妃能化淑女共樂其事既得荇菜以祭宗廟上下樂作此淑女所共之禮也樂雖主神因共荇菜歸美淑女耳

朱傳曰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享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戰戰兢兢

詩說云小旻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賦也

毛傳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

如臨深淵

毛傳曰恐墜也

如履薄冰

毛傳曰恐陷也

朱傳曰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

經 159—624

數字缺其曰永
字如陽虛字
命工說永故多
福于陽字林之
永字其而連之
也

序房易云九三至於陽屯之位不順所履無定其位傳
云恒者常也而九三以陽居位立于陰陽交互之上是知
不久

程傳曰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
上六下唯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廢不恒之人
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
吝固守不恒以為恒豈不可羞吝乎
本義曰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
故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
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
不恒為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

周易集解前爽曰與初同象欲據初隔二與五為兌欲悅
之隔四意無所定故不恒其德與上相應欲往承之為陰
所乘故或承之羞也貞吝者謂正居其所不與陰通也元
居自容故貞吝矣

蘇長公易解云夫無常之人與之為匹豈且不可而况可
與有為乎人惟有常故其善惡可以外占而知無常之人
方其善也若可與有為及其變也冰解潦竭而吾受其羞
故與是人遇者去之吉貞之吝善惡各有徒惟無常者無
徒故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疏曰兼山艮者兩山兼重謂之兼山也直置一山已能

鎮止今兩山重疊止義彌大故曰兼山艮也君子以思不
出其位者止之為義各止其所故君子於此之時思慮所
及不出其已位也

程傳曰上下皆山故為兼山此而并彼為兼謂重複也重
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
者所處之今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
而止當連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周易集解虞翻曰君子謂三也三君子位處為出坎為隱
伏為思故以思不出其位也

詩

深則厲淺則揭

引集解 卷之十一

詩說云乾有苦兼坤人刺管叔之詩一章比也二章與而
比也三章四章全比也

毛傳曰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連時制
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夫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
無以自濟也

鄭箋曰既以深淺記時同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
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配耦

朱傳曰此刺淫亂之詩言範未可用而渡慶方深行者當
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

也

善

何謂曰也
天之用數
以爲之
事也

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孔傳曰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

孔疏曰言王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于首者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

蔡傳曰亮亦作諒陰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鴉鵲之梁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莠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為信然不言

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為語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摠已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

免喪而猶弗言群臣以其過于禮也故咸諫之

天之曆數在爾躬

孔疏曰曆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也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孔無識緯之

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

蔡傳曰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

允執其中

孔疏曰戒以為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

乃得人安而道明耳

和虎通曰此陽
陰之德也
北而解臣而事
雖不危相謀也

程子曰只是箇恰好處道理堯舜只是這一句舜告禹

又添人心道心精一三句又較子細三句是允執厥中以

前事是舜告禹做工夫處堯告舜一句是舜已曉得那三

句了不須更告如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

通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執中處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孔疏曰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

於汝身矣

蔡傳曰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脩其所可願欲者苟有

一毫是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

之民至于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

哉

蘇子瞻曰舜之授禹也天下可謂治矣而曰四海困窮者

託於不能以讓禹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疏曰檀弓曰殷人尚白牡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

孔傳曰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蔡傳曰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責於已而薄責於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林氏曰所謂罪在朕躬非必已身有可指之罪然後為罪也蓋天降喪于民而以克綏厥猷者付之一人為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不降喪之性以安厥猷方無負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為君者教之不至所以自棄於愚不肖之地而莫能返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所以曰罪在朕躬也民有罪則君致之君有罪乃其自取夫以一人之身臨准四海而天下人之罪皆歸其身必使天下之人皆無罪然後為能盡君之職而無負於天之所任論至此則獲戾于上下亦豈難哉此所以危懼若特墮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孔傳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

孔疏曰詩毛傳亦以周為至相傳為此訓也武王三今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蔡傳曰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百姓百過在予一人

孔疏曰已今有善不為民之所惡天必佑我全教化百姓

使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百姓懷懷皆謂天下眾民也

蔡傳曰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已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新安陳氏曰百姓有過怨只如萬方有罪之意耳

王氏曰在予一人蓋以其身任天下之責不如是不足以為天吏也

經傳

卷之二

古

引經釋卷之三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孟子

詩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說云靈臺文王遷都於豐作靈臺以齊七政秦時雖周公述之以訓嗣王賦也

毛傳曰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

鄭箋曰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集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

經始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鄭箋曰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朱傳曰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條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

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氣侵寇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

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

王在靈囿應鹿攸伏

毛傳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置囿詩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通行於囿也應鹿也

鄭箋曰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北鹿所游伏之處言發物也

應鹿濯濯白鳥鶴鶴

毛傳曰濯濯娛遊也鶴鶴肥澤也

鄭箋曰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王在靈沼於初魚躍

毛傳曰沼池也靈沼言靈通行於沼也初滿也

鄭箋曰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

朱傳曰賦也靈囿靈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應鹿鹿

也伏言安其所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靈沼

囿之中有沼也初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書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孔傳曰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

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

蔡傳曰民厭夏德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

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

之害而欲其亡之甚也

蘇子瞻曰其民皆曰何時何日當喪吾欲與之皆亡其重

若此不可以不救

詩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詩說云巧言周幽王時大夫傷於說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興而比也五章興而下章皆賦也

孔疏曰說人為說自謂深察此言彼他人而有說佞之心我能忖度而知之

朱傳曰反覆興比以見說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詩說云思齊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賦也

毛傳曰刑法也

鄭箋曰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也

文選注曰化謂和睦親族之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以為此政又能理於家邦

朱傳曰賦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言文王順於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悃者其儀法內施於閭門而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說云我將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也

賦也

鄭箋曰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

不與千夫得何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馬周枯以對于天下

天下

鄭箋曰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為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群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眾以厚

孔疏曰客人侵既遂復往侵共邑抗拒大國侵其邑境是不恭也客人既不恭如此故文王與其群臣赫然而盡怒

於是整齊其師旅以止此客人往旅地之寇客人侵共復往侵旅故與兵以止其寇也所以必伐客人者以厚周之祐

福以遠天下之心夫意福周使與而客人侵之故伐客人所以厚周福也民心皆欲伐客人而文王從之是整旅所以

遂天下心也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非為貪義妄伐

密也

釋言文以軍出稱師為通名今止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百人為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眾是鄭意

出一旅之人也以對為答者以天下必皆制已舉兵所以答之謂答天下嚮周之望於理為切故不從遠也

朱傳曰賦也徂往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客師之往共者也枯福對答也客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整與師旅

以侵阮而往至於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眾以厚周家

之禍而吞天下之心蓋亦曰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
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書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
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孔疏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
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
誨之為人君者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
言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
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為有罪也為
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違其本志而

不伐之

象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

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

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
非謂別置師也 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

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安非理刑殺是助天寵安
民也 越者踰越越遠之義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外
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為民除害無
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何敢違本志捨
而不伐也

恭傳曰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
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

豈獨朱氏曰恩
所以王也
國之哀此言獨
也王之所以亡
也及及人哀
所以中興也

當罰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下
也

陳氏經曰後世之君刑政徒尚教化不立不知師道不盡
則不足以盡君道矣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
則任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綏定
天下之無罪者所不得而私也

詩

舒矣富人哀此惇獨

毛傳云舒可也獨獨也

鄭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惇獨將困也

孔疏云王政如此雖天下普遭其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貨

以供之哀哉此單獨之民窮而無告為上天祿將致困病

故甚可哀也

朱傳云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貧獨甚矣此孟子所以

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賑寡孤獨也

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饑饉于索于囊思我用光

詩說云公劉周先公召公述其事為詩以訓嗣王使知民

事賦也

毛傳曰公劉居於邠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

國之難遠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廼積廼倉言民事

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索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

睦以顯於時也

鄭箋曰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邠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矣而能遺積而能散為夏人追逐已之故不忍關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

考矢斯張千戈戚揚爰方啟行

毛傳曰戚斧也揚鉞也得其考矢策其千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曲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

鄭箋曰千盾也戈句也千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邠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口為汝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

卷之三

七

孔疏曰毛以為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為居匪以所安為安言不顧已之安居唯以利民為意又言其不顧安居之事公劉之在邠國乃有畛場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之業乃有委積乃有囷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乃以不忍聞其民人之故遂棄疆場積倉乃裹此糧食於此囊橐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其不以安居為安居也公劉所以必為此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戰鬪以殺傷之用此以光顯已德於其時故為民而不愛物也其後邠國之時考矢於此張之又秉其千戈戚揚之兵器整其師旅而出乃告其士卒曰我為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之故而徙之至曲是其愛厚於民也王今

當念此公劉厚民之事而留意治之

朱傳曰賦也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居安康寧也場疆田畔也積露積也餘食糧糗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戚斧揚鉞方始也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往政當戒以民事故諫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饌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千矢斧鉞之備爰始啟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

卷之三

七

詩說云縣周報太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首章起句為比下五句皆直賦之也下七章皆賦也

毛傳曰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

鄭箋曰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潏水側也爰于及與聿自也于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

孔疏曰言文王之先父古之公曰亶父者豳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潏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於是與其妃姜姓之女曰大姜者自來相土地之可居者言大王既得民心避惡早而且疾又有賢妃之助故能克成王業

書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孔傳曰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

奚為後我

孔傳曰怨者辭也

昔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孔傳曰湯所往之民皆言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蔡傳曰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于其所往

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

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

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于鳴條之役也

引經釋義

呂氏曰後世師之所至荆棘生焉湯師所至民皆欣欣蓋

弔民伐罪布其寬仁如旱餘時雨所至則蘇也

詩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詩說云文王有聲周公述文武遷都豐鎬以訓嗣王前七

章皆賦也末章興也

鄭箋曰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禘廟之禮自四方來觀者

皆感化心無不歸服者

孝經疏皇侃曰先言西者此是周施德化從西起

朱傳曰無思不服心服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

而天下自服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彼桑土綢繆牖戶

詩說云鳴鵲營巢及其群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魯殿

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愛之作此詩以貽成王欲

王省悟以備殷金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之創業

而代之以為言也

毛傳曰迨及微利也桑土桑根也

鄭箋曰綢繆猶纏綿也此鳴鵲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

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

位與土地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鄭箋曰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

引經釋義

若乎意欲患怨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

不欲見其絕奪

孔疏曰毛以為自說作巢至苦言已及天之未陰雨之時

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巢以喻先公先王

亦世脩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王業致此大功甚難若

是今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敢侮我周室而作亂乎

故不得不誅之

朱傳曰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

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

有侮予者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

子贊之

左傳鄭氏注
曰詩云自求多
福在義而巳什
補注曰言求福
由已非由人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毛傳曰永長言我也我常配天命而行爾康國亦當自求多福

鄭箋曰長猶常也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禍祿自來

朱傳曰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感天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孔疏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皆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皆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迺避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迺謂之迺亦行不相違也天作災者謂若大戊桑穀生朝高宗雖雖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脩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于天災耳

蘇子瞻曰孽妖也遠避皆避也妖祥之來有不可避者此天作也若妖由人興則無可避之理

僧記

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由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鄭注曰應辭唯恭於諾

孔疏曰父與先生呼召皆唯唯唯也不得稱諾其稱諾則似寬緩驕慢但今人稱諾猶古之稱唯則其意急也今之稱唯猶古之稱諾其意緩也是今古異也

陳傳曰父以恩師以道故所敬同

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鄭注曰節所以明信情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特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

孔疏曰節者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也隨事緩急則二節臣故走也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庾氏云君召以三節者謂君召臣急則以二節緩則以一節急緩不出於三節不謂節盡于三也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者急趨君召也

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顧車故言屨在外遠故云車

陳傳

書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孔傳曰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

其出切言以自警

孔疏曰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

蔡傳曰方言云飲藥而毒誼公之閒謂之瞑眩瘳愈也弗

順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

王氏炎曰已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已之不明非說

之閒導不能行

蘇子瞻曰瞑眩憤肥也藥有毒者必瞑眩人所畏也君子

為國有華藥去惡之政如用毒藥瞑眩非所畏也

詩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詩說云卯風周公陳農政之詩賦也

引經釋義

毛傳曰宵夜綯絞也

鄭箋曰爾汝也汝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

通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毛傳曰乘升也

鄭箋曰亟急乘治也七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

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

孔疏曰毛以為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故言此十月之中

農事畢了野中無事可以上入都邑之宅執治於宮中之

事宮中所治當是何事即相謂云晝日爾當往取茅草夜

中爾當作索綯以待明年繼用也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

之屋而修治之以備公又始為民播種百穀之故而祈祭

鄭箋之曰度及
上意之曰度及
上意之曰度及
上意之曰度及
上意之曰度及
上意之曰度及
上意之曰度及
上意之曰度及
上意之曰度及
上意之曰度及

社稷田事不父故豫脩廬舍美農人趨時也亟急釋言文

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為治下句言

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為田事且上云塞向墐戶是都邑

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播種百穀乃事

明年之事今於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營與播種者為始

與數為始不過祈祭社稷故知其始播百穀祈來年百穀

於公社治屋者民自治之祭社者則公為之祭非民祭也

朱傳曰賦也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言納于場者無所不

備則我稼同夫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晝

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米歲將復始播

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

如此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詩云而我公田遂及我私

詩說云大田農夫報上之詩賦也

孔疏曰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云此雨本為雨我公田

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廣見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

義要而無不徧天澤以時故得五穀大成

朱傳曰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

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佑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

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稱禾此有不及歛之穽束彼有遺

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為利也

出于幽谷遷于喬木

詩說云伐木天子燕友之歌興也

毛傳曰幽深喬高也

鄭箋曰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

孔疏曰鳥飛從幽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喻朋友即自相

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上也

朱傳曰賦也幽深遷升喬高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

以伐木之丁丁與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

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

梁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詩說云閭官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

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

也十一章皆賦也

毛傳曰膺當承止也

鄭箋曰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非常戎與狄南艾荆

及群舒天下無敢禦也

孔疏曰懲艾皆創故為艾也僖公之時齊桓為霸故知與

齊桓世用兵於戎狄荆舒僖四年經書云介齊侯等侵蔡

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群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

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非戎其時蓋

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別有伐時經傳脫漏如

伐淮夷之類

朱傳曰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

懲艾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詩說云車工宣王大閱於東都諸侯畢會史籍美之賦也

毛傳曰言習於射御法也

鄭箋曰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推

破物也

孔疏曰王既會諸侯乃與之田言王乘四黃兩駟之馬御

者而御此馬令不失其馳驅之法故令射者舍放其矢則

如推破物能中而駛也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

朱傳曰賦也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蘧氏曰

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

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

禮記

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祭義曰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紱躬秉耒諸侯為籍

百畝冕而青旒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

酪齊盛於是子之敬之至此

夫人蠶織以為衣服

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

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

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

已今而能懷不
什陳傳曰秦
秦秦也夫乾也
蘇恩源故秦乾
乃以食也方
成曰食也風
孟則乾矣
大明會典云
國初無乾
蘇恩源故秦乾
乃以食也方
成曰食也風
孟則乾矣
大明會典云
國初無乾

公桑風歲以食之歲既畢矣世婦孝悌奉爾以示於君遂
獻鬴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楫而受之曰
少牢以禮之古之獻鬴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饗三
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縹緇朱綠之玄黃
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曲禮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
王制曰大夫上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書曰葛伯仇餉
孔疏左傳稱葛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

為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
以餉田之人為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為之報也

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
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已人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

為之報耳不為虐人乃報之非虐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
餉不辨宛若何人虐人葛人義無以異

書曰俟我后后來其無罰
孔疏曰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

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不慕湯德所戴之也
蔡傳曰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

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也

孫子瞻曰上失其道民散父矣凡麗于罰皆君使之湯本
則我自無罪矣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
有光

孔疏曰既以天下為任則當為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
之武事惟於此舉之役紂之疆境取彼為凶殘之惡者若

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
擒取是比干湯又益有光明

蔡傳曰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吊
民伐罪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

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
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于已者武王之事實之湯而

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于湯為
有光也哉

蘇子瞻曰湯放桀而有慙德今我亦為之湯不媿矣

書曰洛水警余
蔡傳曰洛水洪水也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

渡反流而泛溢決溢洛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
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已不敢以為非

已之責而自寬也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

正無缺

孔疏曰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此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文王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功成業純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文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得奉行正道無邪固缺失蔡傳曰至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口烈各指其實而言之成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成固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

引經釋卷之四

海虞陳禹謨錫玄韓

孟子

詩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鄭箋曰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

朱傳曰賦也愆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刑政也言王者千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於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詩云天之方殲無然泄泄

列傳

朱之句

詩說云板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以責之賦也

鄭箋曰天斥王也王方欲難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胥偁然為之制法度違其意以成其惡孔疏曰王之為惡侵亂下民則有諂佞之臣助為惡政此又責以王之尊比於上天故謂王為天言王方行暴虐之政以難難天下之民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胥偁然為之制法度違其意以成其惡王制作法度以通達其意使王成惡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李巡曰皆惡黨為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指臣並為制作法令此直解詩人言此之意而不解其狀

春秋傳云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王以之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民民之天予之其福也

故傳解言憲泄泄之義憲憲猶欣欣喜樂貌也謂見王將為惡政而喜樂之泄泄猶皆皆說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為

惡政競隨而為之制法也厥動釋詁文朱傳曰賦也厥動也泄泄猶皆皆也蓋地緩之意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鄭箋曰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用為戒

孔疏曰言桀為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為周人所殺汝何以君臣同惡不用典刑也此意欲令厲王以付為鑒改修德教故也

朱傳曰賦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蘇氏曰殷鑒在夏孟為文

王嘆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詩云商之孫子其鹿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毛傳曰鹿數也威德不可為眾也

鄭箋曰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子周之九服之中言眾之不如德也

孔疏曰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于一億而已言其數過億也雖有過億之數以紂為惡之故至于上帝既命文

王之後維歸于周而臣服之明文王德威之至也

鄭箋曰無常者暑則就之惡則去之

毛傳曰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周人尚臭將

行京大也

鄭箋曰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

明文王以德不以疆

孔疏曰毛以為商之子孫既眾多今維乃服臣于周以商之族類變為周臣如是則見天命之無常去惡就善是無

常也命既無常故殷之諸臣多士皆有壯美之德見天命在周則助其灌鬯之禮而行之于京師言其知命服周之無貳心也

朱傳曰賦也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此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

周矣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

京周之京師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

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詩說云桑柔為良夫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詩首章先比而後賦也二三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七八章皆賦也九章興也十章賦也十一章興也十二章十三章皆興也末三章皆賦也

毛傳曰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

鄭箋曰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

賢者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湯

鄭箋曰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

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

朱傳曰誰能孰熟而不懼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懼之能解

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書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

孔疏曰旻慝也求天慝已故呼曰旻天書傳言舜耕于歷

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故

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

列傳

卷之四

四

蔡傳曰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

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孟怨慕之深也

詩

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詩說云南山褒公久留文姜齊人刺之比而後賦也

毛傳曰必告父母廟

鄭箋曰娶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

孔疏曰毛以為種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橫縱獵其田而種

之然後得麻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故其父母

娶之然後得妻魯桓既曰告廟而娶得之止宜以婦道禁

之何為又使窮極邪意而至齊乎上責魯桓不禁制文姜

朱傳曰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而欲娶妻者必先

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得窮

其欲而至此哉

書

光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

四海道咨八音

孔傳曰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舜身三載

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考妣

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過絕寧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

草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感德思化所及者遠

蔡傳曰殂落死也堯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體魄歸于地

列傳

卷之四

五

故曰落喪為之服也儀禮圻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

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過家八

音堯十六即位即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若不聽以二十

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有一年

禮記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

有君臣之別也

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

一治之也

詩

詩云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賦也

毛傳曰晉大率循濱涯也

鄭箋曰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

孔疏曰普大釋詁文釋水云澍水涯孫炎曰涯水邊說文曰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澍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

THE

卷之四

六

是四畔近水之虞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介之削則云感國百里感威靡所聘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衆也以此大夫怨已勞於事故以賢為勞怨以賢字自道故易傳言王專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王以已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己非王實知其賢也王若實知其賢則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事獨賢猶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其賢也

朱傳曰賦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詩說云雪漢宣王憂旱史籀美之賦也

孔疏曰周之民多死亡矣其餘不庀之衆民無有孑然得遺滌而不餓病者言宛亡之餘又加饑困也昊天上帝如此酷旱則不於戕民使有遺留其志將欲盡殺我民也

朱傳曰賦也子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

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先
祖之祀將自此而滅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傳曰則其先人也

鄭箋曰畏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為孝

朱傳曰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怠是以其孝可為法耳若有時而怠之

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讀

書曰祇載見贅腴癭癭瘳栗贅腴亦允若

孔傳曰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慝敢以事見於父悚懼齊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

左傳詩曰大夫
不怙我從事猗
賢言不讓也杜
預注曰詩小雅
刺王後使不
稱姓通事指
預謂已之勞以
美稱舉無讓心

史記曰舜之賤
者任職天子所
往胡不往哉
雙唯世所共知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至此而絕筆

孔疏曰欲以事見於父者謂恭敬自固事務須見父幾愛然憐懼舜慄是見時之親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每事信順變為善人蓋舜既被克微用光妻之以二女贅腹猶與象欲謀殺舜是下愚之性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於惡惡而已

蔡傳曰祇敬戰事也腹畏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韓腹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夢夢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贅腹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孔傳曰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

蔡傳曰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毫

孔傳曰造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於毫

孔疏曰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于毫故也

蔡傳曰毫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學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毫都也

孫氏曰造為攻伐自于鳴條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意

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閭不畏克凡民罔不讞

此語論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孔傳曰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操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取貨利賂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

蔡傳曰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賢強狡惡也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狼亡命若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詩

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詩說云大東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大夫作此以告病首章賦中有比也次章賦也三章興也後四章皆賦也

毛傳曰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

鄭箋曰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制法如砥矢之平君子皆履而行之小人又皆視之共之而無怨也

孔疏曰古者天子非直興恩厚又法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之制其直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做所以履而行之以周道布其砥矢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君子履其厚小人視其平是上下相和舉世安樂

朱傳曰興也砥礪石言平也君子在位履行小入下民也

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首有

士

罪乎上天致此冤枉問天云我罪維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心為之憂矣知王如之何乎驚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鳥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是也斯者語辭猶夢彼蕭斯彼柳斯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驚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群聚故云提提群貌

朱傳曰興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驚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於憂則驚斯之不如也何幸於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彈說泣于昊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引義 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驚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於憂則驚斯之不如也何幸於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彈說泣于昊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引義 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驚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於憂則驚斯之不如也何幸於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彈說泣于昊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朱傳曰興也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驚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於憂則驚斯之不如也何幸於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彈說泣于昊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惟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孔疏曰毛以為凡人父之所極者維桑與梓見之必加恭敬况父身乎固當恭敬之矣既恭孝如此以至不容故言人無不瞻仰其父者無不依怙其母者今我獨不連屬於父乎不離歷於母乎何由如此不得父母之恩也若然則本天之生我我所遇值之時安所在乎豈皆值凶時而生使我獨遭此也毛指謂父也裏指謂母也 人體皆毛生

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在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孫毓謂傳為長而云母斥褒似褒似乃是太子之讎寧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褒如而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

朱傳曰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於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我何不祥至是也

宛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漙萋萋潏潏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孔疏曰言有莞然而茂者彼柳木也此柳由茂故上有鳴
蟬其聲響然有漉然而深者彼淵水也此淵由深故傷
蒼葦其東潁潁然柳木茂而多蟬淵水深而生葦是大者
之傷無所不容猶王總四海之富據天下之廣宜容太子
而不能容之至使放逐僻彼舟之流行而無維制之者不
知終當所至以此故我心之憂矣不得閒暇而假寐言憂
之深也

朱傳曰興也莞彼柳斯則鳴蟬響矣有漉者淵則蒼葦
潁潁矣今我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
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
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孔疏曰此鹿斯與鶯斯柳斯皆辭也言鹿之奔走其勢
宜疾今乃維足伎伎然安舒而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
也雄雉之於朝旦雉然而鳴猶為求其雌雉而並飛也鹿
雉猶得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匹不得俱去
是鳥獸之不如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疾之故無有枝葉
故我心之憂矣曾無知之者 說文云雌雄雉鳴也雉鳴
而句其頸故字從佳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言足遲為
待之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
也 釋木云瓠木符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瓠木疾用無枝
符婁庭樞內疾瓠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庭樞癭

腫無枝條者也

朱傳曰興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雉亦知求其
妃匹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
而人莫之知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僅之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毛傳曰瑾路冢也隕墜也

鄭箋曰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
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瑾者言此所不知其心
不忍君子斥為王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

朱傳曰興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
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

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說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
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說如或醕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摘矣折
薪拖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孔疏曰言君子幽王信褒姒之說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
有人以酒相醕得即飲之王所以然者由心不愛太子故
聞說即遂不肯安舒而謀慮之耳伐木尚摘其木之巔不
欲矣路之折薪尚拖其薪之理不欲矣折之彼人尚不欲
矣損折薪木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意乃不如彼伐木折
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褒姒於我太子之加罪矣言太子無

罪王妄加之

朱傳曰賦而興也言王惟說是聽如受醺爵得即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說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顛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諧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孔疏曰王既信說而加罪於太子仍有殺太子之心謂人不知故告之言莫有極高者非是山也莫有極深者非是泉也然山雖高矣人能登其顛泉雖深矣人能入其淵是

朱傳曰

十六

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難以匿其情矣王無難易用說人之言將有耳屬而聽之於垣者知王受人之說言也又言人無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魚筍以言褒姒亦無得輒之我王官無得求取我王愛若之王官取王愛為盜我母子之寵也褒姒既盜寵行說太子於先既已被說恐成之後更有被說者無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

朱傳曰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顛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說諧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

也

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凱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詩說云凱風邇人毋不安其室七子自咎而作一章二章比而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

毛傳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

鄭箋曰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天天以喻

朱傳曰

十七

七子自少而長母養之勞苦也

朱傳曰比也衛之淫風流行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傳曰棘薪其成就也

鄭箋曰厥作聖令善也母乃有厥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毋不安我室欲去嫁也

朱傳曰興也聖令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毋氏勝苦

毛傳曰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逆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只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

朱傳曰興也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

剛經解 卷之四
詞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

睨眈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孔疏曰言黃鳥有睨眈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隄母之心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

朱傳曰興也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猶不能慰悅母心哉

書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孔傳曰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

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
常曰不奉上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
不奉上矣

琴傳曰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破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

蘇子瞻曰儀不及物與不朝同喪失也禮失而人慢也小
人以斯說人免簡於禮故孔子曰獨飽於少施氏者遠小
人也周公戒成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于物而
不役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周公
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五

卷之四

十九

謂慕容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恃重禮稱足以弭兵王而好賄則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暴餘行菑苴而天子始失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理人矣哉

予不狎于不順

學疏解云此解
卷氏亦傳為是
並起其解不漸
義理之人則何
言而理之則其
適有反而不為
放也

孔疏曰狎習是相近之義近于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于不順故經營祠基左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為善也

蔡傳曰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我不可使

朱傳曰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
孔疏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斲伐檀木置
之不素餐者由
此理之來者得
此理之功而後
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濤猶然也君子不進
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穡不親斂穡何
為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為視汝
之遠則有所懸者是鉅數兮汝何為無功而妄受此也彼
伐檀之君子終不肯空餐兮汝何為無功而食祿使賢者
不進也
朱傳曰賦也餐食也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為
車而行陸也今乃置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欲自
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耕則不可以得
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

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
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蘇子瞻曰狎近也王之不義以群小故也故獨使居於桐
宮密邇先王之陵墓以思哀而生善心
詩
詩曰不素餐兮
詩說云伐檀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比
而興也
毛傳曰素空也
鄭箋曰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
孔疏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斲伐檀木置
之不素餐者由

其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穉之流非
其力不食其屬志蓋如此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故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泰誓曰罔或無畏寧爾非故
孔傳曰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
克矣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孔疏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
懍懍然以者發為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
無所容頭顱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殺
衆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
蘇傳曰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且畏寧執心以為非我
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推其頭角然言人心危
懼如此
林氏曰考之孟子疑此二篇必有兩增潤潤色其字大抵
相同其意旨則有不同者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
出孔氏為緯古定其間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則今
泰誓康誥與孟子所舉不同者以此
蘇子瞻曰戒民無輕敵紂是心曰我不足以敵紂民畏
紂之虐若崩厥角也
詩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

詩說云柏舟康叔管叔欲害周公故武庚以叛憂之而作

一章與也下四章皆賦也

孔疏曰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群小人在於君側微

也
朱傳曰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群小衆也言見怒於衆

矣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鄭箋曰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

志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

朱傳曰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愠

也

至

愠愠也問問通謂廢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

愠愠亦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愠已

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

引經釋卷之四

引經釋卷之五

春秋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四子中引諸經畧遍余於所引業已遍釋麟經傳理人

論語

以補一經之闕

崔子弑齊君

經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襄公二十五年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

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

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

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且

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

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

所歸也崔子曰蒺藜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

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

其無鬼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

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

子問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

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

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

八閭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乃於廟
許皆曰君之臣杼杼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手撤有
違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及隊遂弑之晏子
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
老豈以陵民社稷是主君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
亡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將死之而
為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
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葵
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
公發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
太官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而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
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車已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
矣乃還

杜預曰書名
崔杼弑其君
之史氏少以
其死之

猶不逮也
謂之吳孟子
經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襄公十二年
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
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申適季氏
季氏不絕放經而拜
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
蓋吳女也
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
同姓也
胡傳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
引經傳 孟子
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妻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而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
矣其庶姓別于上戚單于下昏姻可以通乎級之以姓而
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
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
男女之別不命于天子以弱其配不見于廟不書於策以
廢其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書孟子卒雖曰為君
隱而實亦不可揜矣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經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襄公二十三年

此注曰公子為
賊而害齊
君而害齊
賊而害齊

左傳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氏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統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滅為出在鑄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統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統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統非能害也知不弔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黜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統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盍以新闕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統干國之絕犯門斬闕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叔乎殺果傳其日正臧孫統之出也遽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桓公殺公子糾
經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莊公九年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計之管召讐也請

孟氏在邾以求
仲非不忠其
賊而害齊

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當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偁使相可也公從之

公羊傳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責奈何宜為君者也

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胡傳取者不義之辭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報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

陳恒弑其君
經齊人弑其君壬子舒州
哀公十四年

史通按春秋書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罪也如齊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搆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君壬子舒州賢君相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事絕筆獲麟之後弟子追言豈由以索續組不類將墜之能者乎何耳刺甚也

孟子

國學記開卷
通乎虞夏
不遺人自類
後亦三門杜
以三年為一
公侯之東漢
春秋之東漢
公侯之東漢
春秋之東漢
公侯之東漢
春秋之東漢
公侯之東漢
春秋之東漢

假道於虞以伐虢

經虞師晉師滅下陽 僖公二年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
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
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
入自顛軫伐鄆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冀為不道
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
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
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
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
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
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
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
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敝之攻虞則郭敝之如之何願與子
慮之前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
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
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實出之內藏藏之外廐馬出
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
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實而好實
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

言之奇果棟曰記曰唇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助

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多許也虞公不
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
而盟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
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
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
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
陽者虞號之邑也滅夏陽而虞無擊矣虞之為主乎滅
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
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
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
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
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
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懦也達心而
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
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
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
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
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
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
舉虞荀息車馬操壁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胡傳晉人遺惠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其
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
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
錦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
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
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號之塞邑猶秦有潼
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
舉而虞魄亡矣

經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號公馳奔京師師還館于
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腰秦穆姬而修
刑於秦

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
也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
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既不言所於地繼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
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
民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胡傳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
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也之繼於晉久矣晉命
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眾執猶大商紂是也
貴為諸侯當有一國而身為猶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

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賂其為匹夫之實也
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利清貨
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葵丘之會

經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僖公九年

左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
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過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
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
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動于行晉侯乃還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
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
引維解

何猶曰莫若我也

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
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
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
國事

胡傳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
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
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
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
事信矣

引經釋卷之五

人物概叙

世傳以道法事辭分經史為二不知尚書載帝王之典春秋紀列國之事而太史公之書祖焉經史庸得為二乎廼世家列傳常居一史之八九而班氏特表古今人物則學者所當錯意

可知已四籍所載人物無慮數十百人注疏家略具其氏族里居而事實則寡鮮述元有周良佐者始別為四書人名考盛為臨川吳氏所稱而書不復傳近世薛仲常先生復為人物攷薛以經學名世乃其書亦既可觀矣余師陳

先生冠冕世族家多藏書而其尊人莊靖公博雅好古多購奇籍先生姿充夙出既承世業遂能揔括百家含茹千載邇者擁臯比授經從質滯義者鱗集以其間輯四書人物概若干馬上自三代之英下及春稊之彥名一麗經

無不燦列叙氏族則若游其人鋪事實則若履其代於人物何詳臺猷志而概之云者則先生所自名也蓋太史公獮為知尊孔子而其為仲尼弟子傳則以脫略為諸家所枰而是書多所是正無論經術即史學可知乃先

生則第欲論世以知其人而已先生方
赴公車奉天人對異日者當木天蒸
火之任是書且列在學官藏副延英
之閣寧獨傳家塾為生徒綴屬資哉
書甫脫藁而書賈購以行世時即不
能贊春秋之辭而樞密函丈稍窺命

三

此

筆大旨故敢承先生之命而為叙

門人沈昌時頓首百拜誤

人物概目錄

卷之一

孔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卷之二

湯 文王
堯 舜

桀紂 師尹
墨犯 孟獻子

卷之三

顏回 子路

人物概目錄

大王 王季
武王 周公

哀公

卷之四

有子 子夏

子禽 子貢

孟懿子 樊遲

孟武伯 子游

子張 季康子

季氏 三家

林放 冉有

卷之五

王孫賈
定公
宰我
管仲
儀封人

公冶長
南容

子賤
仲弓

漆雕開
公西赤

申振
孔文子

子產
晏平仲

臧文仲
令尹子文

崔子
陳文子

人物概目録

季文子
甯武子

伯夷叔齊
微生高

左丘明

卷之六

子桑伯子
原思

閔子騫
伯牛

潛室城明
孟之反

祝鮀
宋朝

南子
老彭

衛君
葉公

桓魋
昭公

卷之七

巫馬期
泰伯
孟敬子
師攄

禹
五人

十人
婦人

連巷黨人
太宰

琴牢

十哲
顏路

孔鯉
高柴

曾皙
司馬牛

棘子成
齊景公

車陶
伊尹

人物概目録

公子荆
直躬

南人

羿棊
援

卷之八

裨謚
世叔

子羽
子西

孟公綽
臧武仲

卞莊子
公叔文子

齊桓公
晉文公

子糾
召忽

衛靈公

簡公

陳恒

蘧伯玉

微生畝

公伯寮

子服景伯

七人

石門守

荷蕢

高宗

原壤

闕黨童子

史魚

柳下惠

周任

卷之九

陽貨

公山弗擾

佛肸

微子

人物概目録

箕子

比干

接輿

長沮

桀溺

丈人

虞仲

夷逸

朱張

少連

太師摯

亞飯

三飯

四飯

鼓方叔

少師陽

師襄

寡公

八士

孟莊子

叔孫武叔

卷之十

梁惠王

長子太子申

梁襄王

齊宣王

勾踐

公劉

鄒穆公

魯平公

樂正子

卷之十一

公孫丑

魯西

微仲

賢聖之君六七作

膠鬲

孟賁

北宮黝

七十子

人物概目録

東郭氏

孟仲子

充虞

子贗

子之

管叔

時子

魚穆公

泄柳

申詳

高子

卷之十二

滕文公

定公

成醜

公明儀

龍子

神農

孟

契

虞人	趙簡子
王良	公孫衍
張儀	周霄
滕更	萬章
宋王偃	曹伯
戴不勝	段干木
飛廉	楊朱
墨翟	匡章
陳仲子	盜跖
卷之十三	公輸子
離婁	齊景公女
師曠	淳于髡
太公	瞽瞍
曾元	庾公之斯
逢蒙	西子
尹公之他	儲子
沈猶行	象
卷之十四	騶覽
九男二女	鯨
共工	丹朱
三苗	
咸正蒙	

舜之子	啟
太丁	外丙
仲壬	太甲
靡廋	彌子
顏擊由	司城貞子
陳侯周	百里奚
秦穆公	宮之奇
虞公	
卷之十五	樂正
五人	晉平公
哀收仲	易牙
亥唐	奕秋
子都	屠廬子
趙孟	宋煙
烏獲	王豹
公儀子	華周杞果
繇駒	三王
五霸	白圭
慎子	孫叔敖
傅說	盆成括
桃應	葉朱
收皮	

散宜生

人物概目錄終
木物概目錄

人物概卷之一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金臺友人李中一校

孔子

孔逵纂要傳云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哀周而為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去懷妊十一月生

祖述廣記云顏氏禱於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及懷妊十一月而生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逵五老若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 又云先

人物概卷之一

一

聖生有異質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又云先聖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或作王字坐如龍蹲立如鳳峙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耳垂珠連龜脊龍形虎掌胼脅參膺河目海口山臍林背翼臂斗唇湮頭隆鼻阜腴堤眉地足雷聲澤腹昌頤均頤輔駢齒眉有一十二采日有二十四理其頂侶唐堯其額侶虞舜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今家廟所藏畫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者於聖像最真

孝經鉤命訣云仲尼牛脣吐教陳機受度 虎掌是謂威射 海口言若蒼澤

路史云子晨閱釋書見臧荼緒以宣尼庫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確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曆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為庫子以哀公之十六年壬戌年四月已丑卒乃敬王之四十三年享七十有三齡公羊傳又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攷之是歲閏申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述廣記所載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為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為先聖人物

人物

卷之十

二

孔子生日

年譜

見素王事紀

一歲在魯

二歲在魯

三歲聖父叔梁紇卒於魯東防山

四歲在魯是年弟子秦商生

六歲為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是年弟子顏路生

七歲周靈王崩景王立

九歲在魯是年弟子仲由生

十歲魯襄公薨昭公立

十一歲在魯是年弟子漆雕開生

十五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年弟子閔損生

十六歲

或曰是歲聖母卒合葬於防

十七歲魯大夫孟懿子與兄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十九歲娶宋開官氏

二十歲仕於魯為委吏子鯉生

二十一歲為乘田吏

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夫人卒

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二十七歲邾子來朝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

曰吾祖也我知之

二十八歲孔子見邾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

人物

卷之十一

三

在四夷猶信

二十九歲開師襄善琴遂適晉學之是年弟子冉求商瞿

梁鯉生

三十歲孔子自謂三十而立是年弟子高柴巫馬施生

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

三十二歲周景王崩敬王立孔子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

邑為孔子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

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

三十三歲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

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

孔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

與馬奢侈天灾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登王廟灾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四歲訪樂於苾弘私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雅記慎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周使伯常蹇問道孔子曰到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

人物

卷之一

四

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煇煇不滅炎炎若何消消不墮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尚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從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紅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二十五歲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

三十六歲在齊聞韶及乎魯是年弟子樊須生

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季子之子死

孔子往觀其塋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

三十九歲在魯是年弟子顏淵澹臺明生

四十歲子曰四十而不惑

四十二歲魯昭公薨定公立是年弟子公西赤生

人物

卷之一

五

四十三歲在陳是年弟子有若生

四十四歲在魯是年弟子卜商生

四十五歲在魯是年弟子言偃生

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欵器焉問於守廟者

此謂何器對曰此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

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

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

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

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

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

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是年弟子曾參顏幸生

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
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
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
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舉子此法以治魯國何
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
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
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四十八歲遷司空是年弟子顓孫師生

四十九歲是年弟子宓不齊生

五十歲遷司寇斷獄必平先是年弟子叔仲會冉孺曹邴

伯度生

人壽考卷之一

六

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
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
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
不與焉心達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
而譚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卯皆兼有
之此乃人之奸雄故不可赦也

五十二歲攝相事魯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將盟齊人加
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軍二百乘從我者有如此
盟孔子使莒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
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果丘據曰齊魯之故
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蒙

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禮禮若其不具是用
牝禘用牝禘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
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

五十三歲為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麇裘無綈投之無綈綈
之麇裘投之無綈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
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
法將六畜者備偽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
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國人誦之曰衣衣章甫
實獲我兩章甫衣衣惠我無私

五十四歲言於定公墮三都

五十五歲魯國大治齊人致女樂膳肉不至不我見而行
乃作荷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

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道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聞
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遠衛

五十六歲遠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五十七歲自宋遠陳過匡匡人圍之數匝既而將甲者進
辭曰吾初以為陽貨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於是
遂解圍

五十九歲遠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
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三年有成居衛月餘去衛適曹
曹人不答去曹適宋

六十歲自宋適鄭遂至陳

六十一歲自陳遠蔡遂遠衛

六十二歲在衛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執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置異於遠不與已者烹之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命簡子使人來聘西至河間實鳴犢犢奔華之先於是回車息鄒卿作鄒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巢鷦鷯暮馬顧之慘焉心悲非車命駕將遠尋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陳傷子道窮東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且監吏將殺之孔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吏遂罷孔子自陳如蔡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又問孔子於子路既而反蔡有沮溺耦耕丈人荷篠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遣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為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厭采妻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

飛靡窈窕之臨青夫子遇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

山川記第六
州東百里自孔
子山則衛孔子
遊楚魯蔡山上
有坐石神木不
濕水浸出

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跪齊侯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跪且謹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亦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平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割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是歲兵伐陳楚昭王敕陳使人來聘陳蔡閒之有荅子路慍見之語孔子又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先者命也昭王與

六十四歲在衛

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非楚之福乃止孔子自楚反乎衛

六十四歲在衛

六十六歲夫人開宮氏卒

六十七歲伯魚母死暮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斂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六十八歲在衛季康子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謂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迷迷不復

自嬰七塞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累甬四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泗潺湲然魚然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

記刪詩正樂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修春秋製孝經時
弟子三十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七十歲在魯哀公館馬公自陟階孔子自賓階升堂立侍
公命以席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
也公曰為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崇禮教
達罪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
能至此對曰詩云懼憐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
母貧者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
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不足以
行此也對曰君入太廟如右登自陟階仰視楹楠俯察

人倫

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觀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
真風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
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具諸使
子孫來往知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
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視亡國之墟必將
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
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
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七十一歲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乃歎曰唐虞世芳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乎麟兮
我心憂歌畢反袂拭面涕淚沾襟作春秋絕筆於獲麟

所感而起所以為終也

七十二歲在魯

七十三歲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

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稟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
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至
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
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
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崇其文以述作仰其
聖以成謀茲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
宋武帝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繼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
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

人物

齊武帝詔曰宣尼發揮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
匹感麟歎世緬邇千祀

明帝詔曰仲尼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薦

靡缺

梁敬帝詔曰夫子降靈體詰經仁緯義允克素王載闡玄
功雖泰山極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

陳後主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道祖述憲章之典並
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興與日月而偕明

北魏高祖詔曰尼父興達聖之寶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

道光四海

後周宣帝詔曰孔子載弘儒業式次異倫至如參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作範百王垂風萬葉

隋煬帝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哉天縱之宏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盛茲素王

唐太宗詔曰宣尼以大聖之德天縱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倫資其教義

高宗乾封詔曰宣尼父實大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想乘桴以永嘆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一時昭景化於千祀

玄宗開元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發揮此道故迎舍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所謂

自來飲饌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不其偉歟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知矣

宋大中祥符加謚玄聖文宣王制曰道膺上聖體自生知玄功侔乎簡易景鑒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為億載之

師表後漢張超尼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代稱條景合乾坤明森日月晉湛方生孔公讚述哉孔公龍見九二開

化繁象道映周季儀禮賈公彥疏云孔子生三月名之曰丘至二十冠而字之曰仲尼有兄曰伯居第二則曰仲既籍孔子讚曰長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彙死曰我大明聖祖初定天下遣祭酒孔克堅

展於闕里洪武三年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遣

國子祭酒主祭有御製祭酒譜成化中國子祭酒周弘讓

乞勅廷臣計議增進豆為十二份舞為八則份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略之典具聖明尊崇之制上

從之嘉靖九年肅皇帝從輔臣張璁議作正孔子祀典就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聖顏

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皇帝皮弁服行四拜

禮樂三奏舞六份而盡去勝國舊樂此已出於作述典禮之外至莊皇帝從禮臣請行幸學之典其奎章宸諭鴻

儀大齋載在臨雍錄者可觀今上御寓駕幸太學釋奠人物錄卷之十一

孔子張燈橫經儒臣進講召三氏於闕里賜師生蠶書一時風起士類蓋至萬里外靡不借為色澤倚與感哉

曾子史記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家語弟子行云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

恭其德敬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屏舞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大戴禮注子與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不應其命也弟子解云曾參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

經齊嘗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愛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 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椳椳三尺轉穀百乘然猶北向而注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 說苑公明宣學於曾子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官近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莊子曰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 韓非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為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論衡云曾參出薪於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左手搯右臂臂滿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搯吾臂呼汝耳 論語撰考識云水名盜米仲尼不飲里名勝母曾子欲櫟 鄒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车 尸子曰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琴操曰曾子耕太山下雨雪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操 蘇頌曾子讚百行之極三才以教聖人叙經曾氏知孝今謂手足動稱容貌事君事親是則是効 搜神記云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曰思汝鬻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 水經注曾子居曲阜鵲巢不八城郭 本草云曾子見蒺藜而感 天中記云曾參行荅枯井湧泉 漢志儒家曾子十八篇 隋志一卷 曾子 書目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蓋後人掇出為二卷上卷係物種 卷之十一 修身至事父母中卷制言至天圓 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散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大明一統志曾子墓在今兗州府嘉祥縣 宋景文公筆記曰曾子年七十文學始訖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談洽也 高似孫子略云曾子見於大戴禮

後漢書
卷之六
人倫志
子思子

篇為四十九為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戴禮略無少異是固後人概拾以為之者歟劉中壘父子素漢七略已不能致辯於斯况他人乎然董仲舒對策已引其言有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書固在董氏之先乎又其言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夕自者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質之吾日三省吾身何其辭費耶予讀先太史史記注七十二弟子傳參字子與晉灼讀音如宋昌駭衆之參固併及之

子思

闕里施云孔伋字子思逮事孔子而受業於曾子蓋顏子人師也
魯卒聖道傳於曾子曾子傳於子思子思傳於孟子其學獨得其宗子思嘗著書四十九篇又云魯繆公欲以為國相時臣皆世襲儒術相傾不以德訓乃嘆曰若為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耻也遂不受且告繆公曰吾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矣乃遠衛值懸子問禮焉曾申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已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於是往衛緇袍無粟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猓白裘不受已而後反于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今兩存之蓋先聖墓南生子白
孔叢子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耳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爰先發之道俱

不及乎夫子曰爾鴟子安知吾志子思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屬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觀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解者相好吁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行愛乎吾未論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璣巷哭三月竿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美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子思遠齊齊君之嬖臣美鬻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鬻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縱緼負之列其味多矣若無此鬻眉非伋所病也

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身修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拆臂望視或充肝背僕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髮之不茂也 子思年十六遼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荅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蕪復深與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荅人物志卷之十

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雙鳥請攻之遂園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韓非子曾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桐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桐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責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說苑子思居於衛緇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

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李蕭遠曰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勞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 漢志儒家子思二十三篇 沈約曰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 關里志云子思墓在宣聖墓南相去數十步

孟子

史記列傳云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索隱曰王勸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 宋莊綽鷄肋編云趙岐謂孟軻字則未聞而李翰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實未嘗有劉孝標亦云子輿用臧倉之訴五臣注為孟軻字也 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誠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遠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

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孟氏譜云孟子之父激公宜母仇氏或云李氏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云孟子未生時母夢神人乘雲板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間居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卿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

人物概

子

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蓋婦人之禮精五飯寡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孔叢子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顧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

郊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說苑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孟子曰人知冀其田莫知冀其心冀田莫過利苗得粟冀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漢伍被傳孟

人物概

子

子曰紂貴為天子不死曾不如也夫是紂先自絕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鹽鐵論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顏氏家訓孟子曰圖影失形梁史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拾遺錄孟子曰千羊一狸謂之連步中庸精舍記云鄒人相傳孟子故宅在縣東隅其一前臨因利溝南揖大賢岡泗川擁抱好事者築曝書臺其間則昔日固有廬舍又縣治東隙地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於此三遷志云孟母衡機祠在鄒縣城東南隅曝書臺西東去子思書院僅百步文選東方曼倩曰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良姓曰言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為周成王師也留青日

札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夏四月一日生即今之二月
報王二十六年春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年八十
四歲 安陽集孟子贊云昔周公之哀仲尼已矣戰國相
圖唯利之喜諸子紛紛乘弊而起聖道之塞實生荆叔其
誰聞之獨我孟氏堯舜吾吮仁義吾齒莠楊墨路平如
砥驅彼後覺一起聖軌唯先文公盛道其靈存而醇者孟
氏而止欲觀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蓋禹之比嗚呼賢
哉道孰可擬孔子之後一人而已

人物概

卷之二

三

人物概卷之二

大學

湯法安民立政曰
成除桀去虐曰湯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殷本紀契封於商賜姓子氏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自契
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湯征諸侯葛伯不
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
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
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殷祝解湯將放桀處於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
攜幼奔國中虛桀請湯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家家所以
為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家無人矣君有人國君之有
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
惑矣吾為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
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不齊地名桀復請湯國君之
有也湯曰否我為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
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
人我將去之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為
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
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天
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
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

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雖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與從言下必順上所以教治也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娥之虛桀葬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豎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於泰卷陶中

人物志 卷之二 二

謂作諸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諸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后母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主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母我慈以令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畫湯崩河圖云契後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金樓子云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黑龍而成尚書中候云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

於洛黃魚雙躍出濟於壇化為黑王赤勅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之尚書璇璣鈴曰湯受金符帝錄白狼銜鈞入殷朝呂氏春秋云湯王為天子夏人大悅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畷而不變肆親鄰如夏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故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大荒西經云成湯伐夏桀於章山克之注章山名大沙或云沙丘新書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遠而就火之光於室也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孔頴圖云湯地七十里內懷聖明白虎戲朝其終白虎在野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直行耶諫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皇覽曰湯冢在方陰亳縣北東都去州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永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劉向曰殷湯無葬廩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

位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

文王

周本紀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之太顛闕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閼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珍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諸西人物

卷之三

四

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為祗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桓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邢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遷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紂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為文王 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眉身長

十尺有四乳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四乳是謂合良蓋法

酒旗布思舒明 雜書靈應云帝姬昌日角鳥鼻而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 晉語胥臣曰昔者太任娠文王

不變少漆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傳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號而惠慈二蔡刑於大姒比於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閼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 韓非子曰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

卷之三

五

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文王伐崇至鳳黃虞戰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主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亢倉子曰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 文王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

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萬民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汲冢周書曰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商王用宗譏震怒無疆諸侯不悞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曰助余體民無小不敬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又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而廣惠不為驕侈不為恭靡童牛不服重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為人天下利之而多德是謂大仁魏陳王曹植文王贊曰於赫聖德寔惟文王三分有二猶服事商化

人物

卷之二

六

加虞芮傍暨西方王業克昭武嗣遂光括地志云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也

堯傳聖曰堯

史記帝紀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元和郡縣志云堯先居唐後居陶丘故曰陶唐氏白虎通曰謂之堯者何堯猶堯堯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憚衍衆理之主百王之長也風俗通曰堯者高也餘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帝堯碑云其先出自槐隴翼火之精有神龍首出於常羊慶都交之生伊堯不與凡等龍顏日角眉八彩謨自侯伯游於玄河龍龜負銜

授鉉授與然後受命詩含神霧云慶都以赤龍合昏生赤帝伊祈堯三輔舊事云堯母字慶都配高辛氏而生堯因主人伊長孺為姓謂之伊大戴禮曰聰明密微其言不式其德不回尚書璇璣鈴云帝堯煥炳隆興可觀曰載曰車曰軒曰冠曰冕作此車服以賜有功尚書中候云堯即政七十載德政清平比隆伏羲鳳凰巢阿閣景星出翼軫朱草生郊嘉禾滋連甘露潤液醴泉出山修壇河洛榮光出河休氣四塞述異記云堯為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為鳳凰止於庭神龍見於宮沼厖草生階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蓬蒲生厨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是為十瑞典術云聖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

人物

卷之二

七

降精於庭為雞感百陰而為昌蒲故吳氏本草昌蒲名曰堯韭六韜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綉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佚之樂弗聽也宮垣屋室弗墜色也棖楠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剪齊也敝衣絰履不弊不更為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溫飯煖羹不酸醎不易也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種之時則心約志從事於無為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管子曰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爐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

而已矣 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四子王倪陽子
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放無告不廢窮民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
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
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荀子曰帝堯之治天下也蓋
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
此之謂也 韓非子曰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剪采椽
不斲榑桷之食藿藿之羹冬日麇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
服卷不虧於此矣 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銅其地
人壽而天下之民無怨者人壽而天下之民無怨者
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
淮南子曰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
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斲不斲
素題不斲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樸斲之飯藿藿之
羹文繡白狐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拊形鹿裘御寒養性
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
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 堯戒曰戰戰慄慄
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恆 賈子新書帝堯曰吾
存心於先古說堯什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
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
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罪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

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故德音遠
也說堯戴河間符子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坐於華殿
之上而觀閣之下君之榮顯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坐華殿
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櫺扉之內霏馬而雲生於牖
雖面饁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迴壑
之繁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 前漢谷永傳曰堯遭洪
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垂畔之難
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 後漢黃瓊傳曰唐堯以德化
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
長中萬國保其社稷者也 又即顏傳曰昔唐堯在上群
龍為用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 拾遺記
曰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
形又獲金壁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
善人來服分職設官曩倫攸叙乃命大禹疏川濬澤有吳
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沉翔之類自相馴擾 堯在位
七十年有鸞雛歲歲來集麒麟游於藪澤梟鳴逃於絕漠
有祗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鷄
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
群惡不能為害餽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
莫不掃灑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
或鑄金為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
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為鷄於牖上此之

此墓如漢世以
葬國陵者持
與之類非其
葬也 仙海記

道像也 古今樂錄云先郊天地祭神示在坐轡誨先曰
洪水方至為害而子救之先乃作歌故琴譜先有神人暢
皇甫謚曰先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
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 皇覽
曰先冢在濟陰城陽 劉向曰先葬濟陰丘隴山 呂氏
春秋曰先葬穀林 郭生述征記云成陽城東南九里有
先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先妃也東南六
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 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先
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於城為西南稱曰靈臺 略史云
先之冢在濟陰成陽漢重帝元和二年使奉太牢祠先於
成陽靈臺是其處也今在濮之雷澤東南而王充乃云其
人揚 卷之五
崇山墨子則謂北狄入狄道死南已之市而葬蟄山之陰
蓋儀墓爾 略史張揮云放勳重華文命昔之人或以為
名而先及舜禹在昔俱以為謚解有以為名者曰否皆在
也謚不出於古書傳雖云謚出黃帝然實出於周公世有
謚法較悉文致先舜禹湯桀紂之類而舜入之夫先舜禹
之為名固自章也先曰咨汝舜舜曰咨汝禹汝棄汝契是
果名也若以為謚則并契垂益夔龍一皆為謚而後可有
繇在下曰虞舜是豈繇而在下已有謚乎昔魏周訴謂魏
君曰吾所賢者先舜而先舜名是古未嘗以為謚也然則
其說誤於漢儒可知矣孟子曰放勳乃祖落居原曰嗟重
華之不可迺就重華而陳辭而書中侯亦曰文命德威俊

父在官而朱草生然則史記太戴世本不為無所本矣
舜 謚法曰仁聖
劉耽呂梁碑云舜祖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
牛喬生髡髡生瞽瞍瞽瞍生 垂本云有虞氏姚姓 世紀
云因瞽子名重華 真源云字仲華 春秋孔演圖云舜
目四童謂之重明承乾踵堯海內富昌 詩含神霧云握
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虛 孝經援神契云舜手握
覆龍顏大口注握覆者手兆如覆字喻從勞苦受覆飾致
大祥也 洛書靈華聽云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握石推懷
神珠注謂衡有骨表如日懷珠喻有明信推讀如鍾言能
平輕重 又云舜受終鳳凰儀黃龍感朱草生黃英滋

人物志

卷之五

二

春秋佐助期云舜時景星出房 瑞應圖云舜時有三足
鳥金車見於遼即山車也 書大傳成王問周公舜何人
也曰其政好生而惡殺 春秋繁露云舜形體大上而圓
首長於天文純於孝慈 大戴禮云寬裕溫良敏敦知時
而好學又云畏天愛民恤遠親近睿明通智為天下主
白虎通曰謂之舜者何舜猶舜僻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
之 風俗通云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之緒
也 公孫尼子云舜牧羊於潢陽堯舉之以為天子 公
孫弘云牧羊於潢河 千寶云舜耕歷山獲玉屑於河際
之巖知天命之在己體道不倦 莊子云舜有殯行百姓
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

齊桓公則齊人
有已矣尸子亦
云齊桓公是為
天下法

據此則齊桓公
法非是

之童土之地曰與得其來之澤 越絕書云野觀父假毋
父頑毋器兄狂弟教舜水為愛心易志替腹欲殺舜未嘗
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 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
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 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
之人生姚丘 括地志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
路史注世傳舜腹象象欲殺舜其妹嫁計每為之解
許氏說文云或作畫嫫一音重也嫫又或作擊一作繫列
女傳舜女弟嫫與二嫂諧 尸子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
都三徙成國四方之士歸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
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太
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娥腰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又白舜南面而治天下太平燭於玉燭鳥於水風
食於膏火飯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深滿焉
蟻蟻之穴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也 又曰
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舜受天下於堯亦顏色不變知
天下無損益於已也夫何為哉 又曰務成昭之教舜曰
避天下之道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
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又曰舜之陶也不能利其甚
南面而治天下則繁夷蒙福 荀子堯問於舜曰我欲致
天下為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急忠信無倦而天
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感於內貴於外形
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 韓詩外傳曰

昔者舜龍盆無禮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盤噉乎土型
而農不以力獲罪麋衣而盤頰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
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眾下
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 賈子新書帝舜曰吾盡吾敬
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
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愛焉 呂氏春秋曰舜之
耕漁其賢不肖與焉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
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罟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
之患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舉之丈夫女子
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為詩曰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
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 左傳季文子曰舜臣堯賓於
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
相去四凶也 漢志云虞舜登庸厥功彌劬表提類而分
區宇判山河而攷疆域冀北創幽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
號 後漢李固傳曰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
於牆食則觀堯於葵 貞觀政要魏徵疏曰人君之理莫
大於道德教化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教契
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 皇甫謐云舜以堯
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
即真百歲癸卯崩 墨子舜西教乎七戎道施蔡南已之

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絨之 異苑云衡陽山九疑
山皆有舜祠每一修理祀祭潔敬至則聞弦歌之聲 述
異記云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
葬於九疑民思之立祠曰望陵祠 帝舜都鄒門古宮存
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記古文莫有識者 湘水去岢三
十里許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而葬於蒼梧之野堯
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協哭淚下沾竹竹文上
為之斑斑然 潛夫論曰堯舜之德譬猶偶燭之施明於
幽室也前燭既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而
後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得而致太平之
功也

人物

卷之十

十四

樂紂紂法賊人多殺曰

荀子曰古者樂紂長巨姦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
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僂後世言暴者則必藉
焉 越絕書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
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輦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
虛困其士民以為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
者樂紂是也身死邦亡為天下笑此謂行奢僂而亡也
賈子曰紂自謂天王樂自謂天父 大戴禮曰樂紂妖替
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幼風是御曆失制攝提失方邪
大無紀玉瑞不行不告朔於諸侯 尸子曰樂紂欲長樂
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

海之鯨鰠天下厚矣 經子曰樂為天下酒濁而殺厨人
紂熊蹯不熟而殺庖人 宋張鑑曰樂誅諫而星李紂耽
荒而致彗 夏本紀帝癸崩子帝履癸立是為桀帝桀之
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
姓弗堪廼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
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
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論語陰姬識曰庚子之旦
金板魁書出地庭中曰臣族雲王禽宋均曰謂殺閼龍之
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
見禽也 尚書帝命驗期云桀失王鏡用其豷虎注玉鏡
謂清明之道豷虎謂其暴虐 孝經援神契曰后偷任威

人物

卷之十

十五

折其五斗失其金推注后桀也偷苟且自奉也玉斗者澤
儀金推言國之寶 紀年云后桀命扁伐岷山岷山女於
桀二人曰琬曰瑛桀愛二女無子焉斷其名於若華之玉
若若琬華是琬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嬉氏以與伊尹交
遂以夏亡 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天下顛恐千辛任威
國人太崩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乃自射伊
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湯曰桀迷於末嬉好彼琬瑛不
恤其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不恤夏命其卒湯與伊尹盟
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往視曠夏聽於末嬉之言以告湯湯
良車七十乘冕旒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郊遂禽桀大戮
拈地志云廬州樂縣有巢湖即尚書成湯伐桀放於南巢

者也 淮南子曰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
巢之山而蛇 殷本紀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
之紂帝紂資難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乎格猛獸知足
以距諫言足以餘非於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
已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之言是從於是
使師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
之錢新澤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十丈營曰鹿臺今在朝而
之錢中括地志云鹿臺在衛縣西南二十二里
蓋鉅橋之粟鹿臺也鄭樵云名鉅橋曰鉅橋水之大橋有
大石而蓋狀如狗馬奇物充伋宮室蓋廣沙丘多取野獸
裴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起
酒池在衛州府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
刑有炮烙之法 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
百二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而距朝歌北據邯
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 淮南子曰紂為天子賦歛無
度戮殺無止康梁沉酒宮中成市天下同心而背之 帝
王世紀云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 又云紂宮九市車行
馬喻堅臣奔去也 韓非子曰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
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
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極褐而食於茅
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師其始居五
年紂為肉國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

紂之亡

十

紂之亡
紂之亡
紂之亡

象箸以知天下之禍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
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為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
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
矣辭以醉而不知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
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殺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
費仲曰臣雖穿鼻也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
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且主
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
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論衡曰武王伐紂太公陰
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殺亡殺民見其身赤
以為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
感民惟掩不備周之所諱也 晏子春秋曰夏之衆也其
丑桀作璇室商之哀也其王紂作傾宮 呂氏春秋曰夏
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
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
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
有法之臣自歸於商殷內史向夢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
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
沈於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妲已為政賞罰無方不
用法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 韓非
子曰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得
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

紂之亡

七

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紂得象肆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 法苑珠林云帝幸之時有雀生鳥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幸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 楊升菴云幸甲為商紂太史七十五諫而去其後周人封之著書一篇其事不傳見於漢書藝文志其後代有享有見左傳

師尹

詩傳曰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

舅犯一作

檀弓鄭玄注曰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 晉語里

人勸斷 卷之二

九

克及丕鄭使屏坼與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作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鉢也 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搖落夫長國者唯知喜怒哀樂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小大大喪大亂之制也 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詭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歸之臣死又不敢莊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 檀

檀弓鄭玄注曰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 晉語里 人勸斷 卷之二 九

人勸斷 卷之二

九

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 孺子其國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實仁親以為實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 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患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收有他志以辱君義積額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子重耳夫積額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左傳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口臣負驕橫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 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園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說苑云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君之義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

諫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答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城

諫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答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城

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壼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壼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人物我舍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然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願吾射子也

孟獻子

檀弓鄭玄注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左傳宣公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成公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輕也敵身之甚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襄公三年夏盟於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稱寡君懼矣

襄公三年夏盟於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稱寡君懼矣周禮九拜一曰稽首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冬如晉聘政晉侯卒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顧固事君也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鄆屬晉侯出孟獻子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楚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敢饗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襄公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聘盟見獻子尤其宣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

孟獻子

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劉向新序云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三士曰類曰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三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何著於春秋春秋列傳曰獻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檀弓孟獻子禫而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孔穎達疏此一節論喪不貪利之事孟獻子之喪送終既具購布有餘其家臣司

徒教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聘主人之泉布也謂四方聘者泉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也時人皆貪獻子之家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遜志齊集孟獻子贊云魯號多士繁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侈國貧言利愈密宣成之間苛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鷄豚不畜富盡天下恒惠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為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賁備餘譏云初穆伯娶聲已生文伯又奔莒娶莒女生二子穆伯卒于外二子來歸文伯之子孟獻子甚愛二叔問於國人或諧之曰二叔將殺子獻子以告二叔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人物概 卷之二

人物概卷之三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中庸

顏回

仲尼弟子列傳曰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陋巷志云按孔子年譜周景王一十四年即魯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冬十一月辛巳朔十六日丙寅顏子生少孔子三十歲伯魚十一歲周敬王二十七年即魯哀公二年戊申是年顏子二十九歲髮白又三年辛未年三十二歲秋八月乙未朔二十三日丁巳顏子卒葬魯城東防山南娶宋戴氏生子歆 又云顏氏世為魯國卿大夫孔門選人物概 卷之三

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 家語弟子解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弟子行云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 莊子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

暴人之所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軌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山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思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闢其捷而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

人物概

卷之三

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虐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頽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按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訖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夫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漸乎而人善之漸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聲聽曲奉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不敢為邪

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頽曰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而有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瞿天不宜頽曰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頽曰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

人物概

卷之三

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此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閔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頽曰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莞然曰何謂坐忘

顏回曰墮枝體聰明神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徙
而後也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
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
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
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
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煙人
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
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使御而觴之於廟奏
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腐
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
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壇陸浮之江湖食
之鰕鰒繅由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
以夫說說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
飛然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醉聞之相與還而觀
之魚廢水而生人廢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遠是之謂
條達而福持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觚深之淵津人
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
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
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以无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

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顏淵問於仲尼曰夫
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
蹌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
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
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蹌若乎後者夫子
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
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
之曰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且有趾者待
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
有無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物而動日
夜無隙而不知其所以終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
人物概來之三
丘以是日但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
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焉於
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
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
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
足以給飢餓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
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憮然變容
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
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矣今於
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說苑云顏回將西游問於孔
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

於此也亦志難
然其難忘于吾
無有不忘者其
也二如其如木

散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
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
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
乃謀不亦晚乎後漢即顓傳曰顓子十八天下歸仁
翰林雜事抄云漢武帝謂東方朔曰孔子顏淵之道德可
勝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檀
弓顏淵之喪饋梓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家
語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
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
施不有竿也述異記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縣
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士人云顏回手植晉夏侯湛顏子
人物概卷之三

子路

弟子列傳曰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
好勇力志氣冠雄鷄佩狼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節

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孔子嘗曰自吾
得由惡言不聞於耳弟子解云子路有勇力才藝以政
事著名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為大
夫遇蒯賈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
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弟子行云不畏強禦不侮矜
寡其言循性其都以為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知
之以文與論衡曰子路威肅精而生尚剛好勇世
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聖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
誦讀之聲振鷄豚豚揚唇吻之音聒聖賢之耳惡至甚矣
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開導誘進猛氣消損驕屈折
卒能政事列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矣於
人物概卷之三

子路威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据据何也昔者江出於
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
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威顏色
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
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
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
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
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家語子路戎服見於孔
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而自衛乎孔子曰古
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仞之
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

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衣冕而執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預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政不難矣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死之後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菽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

人物志

卷之三

八

思者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信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信則信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信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違而不犯於義 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為師今魯以五月起眾為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殮之孔子聞之使子貢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殮之子路拂然怒攘袂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殮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

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食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邪孔子駕而去魯說苑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抱朴子曰昔仲由冠雞帶蛇震耳鳴蟬

人物志

卷之三

九

杖劍而見拔白而舞盛稱山之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 論語隱義云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徒有私黷者當師曰子路入耶曰然黷從城上下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為師邪為君邪曰在君為君在師為師黷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黷開城欲捉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黷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須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黷遂殺 家語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榮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蒯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庭中有人哭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師覺授孝子傳云仲子崔

太王

物概

陳集之序

十

民逐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東修奔而從之者二
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 淮南子曰輕天下者身不
累於物故能慶之太王實父履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
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
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 吳越春秋
云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
而民五倍其初

王季

物類

魯主

其功蓋於伊尹之輔商也王季子伯庸云明之使傅焉稱之亦其德也受祿無衰有
 王季子伯庸云明之使傅焉稱之亦其德也受祿無衰
 四方次世世及相傳至于覆有天下維此王季帝度其
 心類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鄭箋云德正
 厥功曰明類猶也勳施無私曰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毛
 類故詩不傳曰長實慶利成曰君云惠和偏勝曰順比於文王其德靡飾既受帝祉施於孫
 子子而從曰比竹書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
 十里五十畝馬十四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
 文丁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之戎敗績四年周公季歷伐余
 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公季歷伐豳徙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
 季歷沈約注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璜鉉咍九命為伯

以金之賜而
有文侯之
有封邑也

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因而死因謂文丁殺歷又曰執王
季於塞庫焉文王於王門鬱凡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
皇甫謐曰王季與郭縣之南山

武王

竹書紀年注周武王名發駢齒盟羊伐紂至於孟津八百
諸侯不期而會咸曰紂可伐矣武王不從及紂殺比干四
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
取魚長三尺目下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
文消鱗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為赤鳥為街穀
馬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告
也遂東伐紂勝於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周德既隆

人物

卷之三

主

草木茂盛諸葛為宮室曰名高室既有天下遂都於鎬
春秋元命苞曰武王駢齒是謂剛強武宿解王赫奮烈
八方咸發高城若地商庶若化言士卒應王之奮烈也
約期於牧野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先於牧野將戰
食無疆王不食言定宗言當教其罪人定尹氏八士太師
三公咸作有續神無不饗言神明其功王克配天舍
於四海惟乃永寧言德合神明其功王克配天舍
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父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
馳商師商師大敗商辛奔內登於臺之上屏遮而自燔
於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遂揖之商庶百
姓咸侯於郊群賢飡造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恭拜

晉孔安國云武王
以不殺為仁
以多封為大
言之

先入遊王所乃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
之以黃鉞縣諸太白適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
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乃出揚于厥軍
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於王前叔振泰拜假又陳常車周
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泰顛闕天皆執輕呂以奏
王王入即位於社大卒之左群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衛
叔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率牲尹逸英曰殷末孫受德
迷光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明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
于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
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
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閼

人物

卷之三

主

三王乃命閼天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有饗禱之外單
乃叩武王遂征四方凡勝國凡十有九國其馘魔億
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億萬有二百三十凡脰
國六百五十有二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
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
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顯頊之
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冊書王欲聞之
則察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道書之言
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
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敬者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為
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

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
不仁守之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
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機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思盤為
銘焉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
焉於觴豆為銘焉於戶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劔為銘焉
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
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
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邇所代機之銘曰皇皇
惟敬口生詒也詒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盛盤
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救也溺於
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

事物紀原卷之三

古

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念壹惡
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
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慎慎則無求醉飽戶之銘曰夫名
難得而易失無慙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慙弗及而曰我
杖之乎援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操楫雖有聖人不能
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
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
銘曰屈伸之義履屨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
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呂氏
春秋武王勝殷入殷未下簞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鐘國封

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畢命封夏后之後於
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懼修息派涕命
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
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
政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
官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
封為諸侯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然後濟河西歸
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服轡
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
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 以守至藏武
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 虜對曰吾國有
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乎一虜對曰此則妖也
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
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
貴其言也 越絕書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
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
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
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
子去之剗姓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與師
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
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樂稽耀嘉曰武王承
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

事物紀原卷之三

古

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饗接勢極說苑武王將伐紂

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

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國不

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

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

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

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墮者為賊攻

義者為殘失其民者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何攻天子乎

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

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

聞之曰武王康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

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康於色矣於

是發粟散財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兵甲而弗

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墨子曰

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卜其祭曰使親者受內

祀疏者受外祀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

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

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

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

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周公至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

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

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又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鹿鹿臺

之珠玉及傾官之女於諸侯庶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

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閭况

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之乎王之於

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况其復徵之乎又云武王見

賜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魏陳王曹植周武王贊曰桓

桓武王繼世滅殷成在尚父且作商臣功加四海救世濟

民天下宗周萬國是賓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萬年

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

周公

史記世家曰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

考篤仁異於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

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

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

把小鉞以夾武王纘杜告紂之罪於天及殷民釋箕子之

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偏封功

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

不說封留佐武王竹書紀年云武王十四年王有疾周

文公植於壇壇作金縢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

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庚午周公誥諸侯於皇門秋周文公

出居于東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邺以叛秋大雷電

以風王逆周文公於郊遂伐殷七年周公復政於王甲子
周文公誥多士於成周遂城東都十年周文公出居於豐
十一年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於周文公二十一年
周文公薨於豐二十二年癸周文公於畢沈約註武王沒
成王少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凰見冀生
乃與成王觀於河洛沈璧禮畢王退俟至於日昃榮光並
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街玄甲之圖坐之而去禮於
洛亦如之玄龜青龍蒼光止於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
公拔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隨甲而去其言自周公
訖於秦漢盛衰之符 作雜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
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畿俾監殷臣王
父物概 卷之三
既歸成歲十二月崩錫葬於岐周 葬也 周公立相天子三
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
九年夏六月癸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
震浩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絰而卒乃囚蔡叔於
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俾維九邑俾殷獻民遷於
九畢俾康叔字於殷俾中旄父字於東及將致政乃作大
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於
洛水地因於荆山以為天下之大漑 郭郭也繫固也
制郊
甸方六百里國西北為方千里分以百縣大縣城方王城
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
事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為乃設丘兆於南郊以

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受命於周乃建大
社於周中其遺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壘以
黃土特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上苞以黃土並以白茅
以為土封故曰受則大於周室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
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玷 說苑云周公攝天子位七年
布衣之士執賢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
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
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怪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
則必貧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周公踐天
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
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
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
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
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
其國大夫告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
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是以近者親之遠
者安之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
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
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
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小事
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
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

乎周公倪念有頃不對王備生籍筆牘書之曰杜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衛子昔嘗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聖王之戒也越絕書曰周公以威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采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說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大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數金縢之機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威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

人物概 卷之三

二十

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威德也 墨子云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 荀子周公之狀身如斲菑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今鳥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及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論於道而能揆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藉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難周

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藉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卿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卿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即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子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客有道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

人物概 卷之三

三

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祀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隴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不可乎遂選馬而進朝食於咸幕宿於百泉旦飲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卿遂乘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踰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四海之內莫不懷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開踰天下而無斬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 後漢紀華嶠曰孔子稱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

哀公

人物概

卷之三

子

木炭糖

大梁之車

一、

木炭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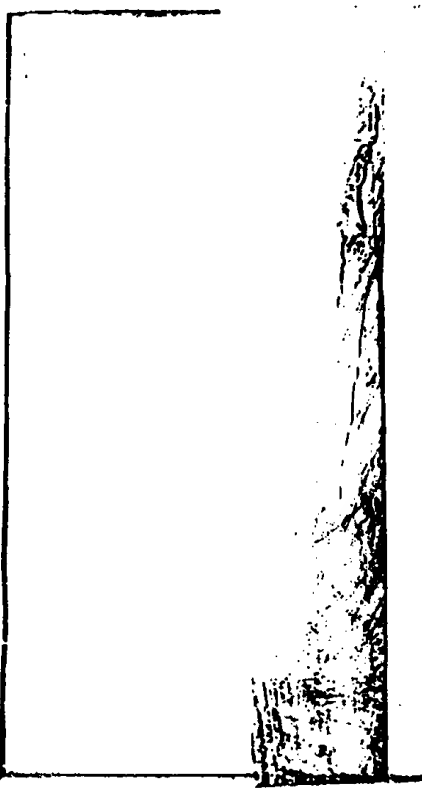
大梁之車

一、

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雖有此五者君猶曰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鰾啄君薪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三朝記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親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為記凡七篇

人物概卷之三

人物概卷之三



人物概卷之四

海虞陳禹謨錫文輯

論語

有子

風俗通云有氏有巢氏之後仲尼弟子有若魯人漢有有祿家語弟子解云有若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彊識好古道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曰是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曰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曰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自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知不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有若少孔子十三歲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者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

偶從家處聞江以凡有省時附

本景文公曰此

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
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
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
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敗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者嘿
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檀弓曰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鄭玄注云譏其早也禮既祥白
屨無絢綳冠素紕 孔頴達疏云此明除喪失禮之事蓋
是疑辭錄記之人傳聞有子既祥而絲屨未知審否意以
為實故云若既祥而絲屨以組為絲也 左傳吳伐魯師
次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師於幕遠卒
三百人有若與焉及覆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
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注微虎魯大夫欲乘夜攻
吳之次舍幕遠謂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於七百人中
終得三百人卒終也有若與在三百人中 荀子云有若
惡卧而焯掌 韓非子寃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
懼也寃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
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
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柰何乎故有術而御之
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虞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
身蹕於牖牆猶未有益 齊竟陵王頌曰有子刺掌修名立
桓範世要論云有若好卧則刺其掌 宋咸淳三年升
徙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為書力詆有若不當

非而升于張
子夏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弟子行云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馬是卜商之行也弟子解云卜商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私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逗衛見讀史志若云晉師伐秦三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辭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諸國政焉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之何為子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如人物權衡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也論語摘輔象曰子夏握正是謂受相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怯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荀子子夏貧水若縣鵜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鵜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鵜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爭利如逐甲而喪其掌說苑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衍得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

猶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
 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
 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
 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
 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尸子子夏曰君子
 漸於饑寒而志不僻銛於五兵而辭不懼臨大事不忘昔
 席之言何休曰孔子至聖却觀無窮如秦將必焚書故
 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轅梁叔叔為絳作傳以授
 孫卿卿授申公括地志云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
 堰城縣北水經注云其山峭壁五岬光有一石室去地五
 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

檀弓注云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 陳子車歿于衛其妻
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
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
當養者既舍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
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

博升云：項門四科，子貢最著。想大史公信然。國史上之能幹者，莫如子貢。一出而魯亂，再出而齊亂，三出而晉亂，四出而秦亂。而伯也，其才蓋不啻其所謂川人。皆得之理生人。公亦成之。爾雖子山作古史等而知其非妄言。傳者謂子貢下斷特公之才。而東山則曰：「六代亦太甚矣。」今之反覆而書子貢者始自若知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原。

晉平 國雖外紀曰我國之時，起如左長官數凡不便安能存焉。此七世有一當其人也。能奮其才而不陷，而於時有能。以爲時所任，休乎彼能強哉。吳乃以此安能。猶十年之中。費齊者未嘗行。而存亡者之。事而少貴族。

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于臨請
出孔子止之子張子后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
之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
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于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
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曾衛家累千金卒終于
齊 貨殖傳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聞財於
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
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
不令進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若子貢先後
之也 弟子解云子貢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誦其辯家富
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歷相曾衛而終於齊 論語摘輔

人物概 卷之四
相曰子夏山遶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
相也故子貢至孝類淵至仁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謂子
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
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
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
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
猶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
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
言尚慮不及耳臣繫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
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
說苑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白仲尼

賢平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美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而不知其美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美若子貢之承或在金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是其名曰舟楫子貢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貢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吉曰望而賢人若仁乎觀而不識若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貢泰偶則載五偶則下 論衡曰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 文解劉定之曰人師範 卷之四 本

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失辭耳

孟懿子 趙法溫柔 左傳孟僖子曰禮人之輕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違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 何忌孟懿子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春秋列傳曰昭公三十二年懿子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定公三年及邾子盟於板六年與季桓子圍郕八年復與桓子使衛十年與叔孫圍郕仲由之議墮三郛也叔孫氏隨師季氏隨費將墮成公飲慶父謂懿子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

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隨故公圍成弗克哀公二年懿子伐邾邾人以邾東并沂西田為賂遂與叔孫武叔盟邾子於句繹十四年懿子卒子洩立是為孟武伯 樊遲

弟子解云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于季氏 仲尼弟子列傳樊遲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左傳哀公十一年春齊師伐我及清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子有曰就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回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

孟武伯 趙法剛強 卷之四 七

馬融注云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謚也 左傳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鄒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甌武伯曰然則彘也遂及齊盟 清之役孟孺子戕帥右師顏羽御邾洩為右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邾洩子羽說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 孔叢子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孔子孔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左傳魯哀公至自越郭重僕

孟武伯惡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也能無肥乎公與大夫始有惡

子游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以受業為武城宰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家蓋吳郡人為是也 弟子解云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嘗從孔子遊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弟子行云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

人物

卷之四

八

論語摘輔象曰子游握文是謂敏士 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楊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楊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服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司士責告於子游曰請罷於牀注云時失之也 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沐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注當言禮然言諾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父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

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

微情謂即哭踊與物謂哀經之制徑行謂哭踊無節

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

斯之謂禮舞踊皆有節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

故制絞衾設奠娶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遠

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

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

訾也 常璩志先賢子游祠在邑治東北一里三十步見

廬氏郡志宋慶元三年令孫應時建子學講堂之東文公

朱子撰祠記 國朝令唐禮重修以范文正公陪祀成化

二十三年巡按御史胡漢改建于學之東市民地以益之

人物

卷之四

九

有為夾室別為二門以出表其坊曰吳公祠 吳地記言偃宅有井邑志云在縣治北一百九十步號墨井井旁有浣衣石故物也輿地志謂蕭梁時失之 李滄溟子游祠堂記云文學於吳自子游始子游既學於中國歸而南北之學立

子張

史記弟子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索隱曰鄭玄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 弟子解

云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貌資質寬中博接

從容自負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弟子行云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做無告是

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矜
百姓則仁也 呂氏春秋曰子張魯之鄰家學於孔子為
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
學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
日其庶幾乎鄭玄注申祥子張子欲使執獲成已志也死
之言漸也事卒為終消盡為漸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
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 子張之喪公
明儀為志焉 志亦謂 諸幕丹質以丹布幕為 蟻結四
隅 蟻結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 殷士也 蟻於孔子
與論終日不決于夏辭氣甚盛顏色甚愛子張曰子亦聞
人物 卷之四
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聞威儀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
雖其平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非意自是言人之
非昨日掩腕疾言噴噴口佛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嗔嗔威
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新序子張見魯哀
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
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
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
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
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
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
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

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季康子
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而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
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 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
在朝南氏生男正當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
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
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 國
語季康子問於公父大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
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頗有聞於主對曰
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于夏開之曰善哉商
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于舅姑者
人物 卷之四
也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於
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
通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
經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
稅禾秉芻並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
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苛而賦又何訪焉 王
藻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注亦借宋王者之後
季氏
馬融注曰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
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邢昺疏曰按經但云季
氏知是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譏之故

知桓子也 家語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見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 魯世家定公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遠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注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 疏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豫部今也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於公萬者唯有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輕公重已故大夫遂怨

三家

邢疏曰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為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為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足庶不敗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始也

林放

博物彙會敘兗州人物云林放問禮識其本也商瞿受易得其傳也

冉有

仲尼弟子傳冉求字子有 鄭玄曰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 弟子解云冉求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為性多謙退 弟子行云恭老邱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邱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免舜雋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 左傳哀公十一年春齊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氏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備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聚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

人物

卷之四

主

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氏使從於朝侯于黨氏之清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無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是役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史記冉有為季氏將帥與齊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族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知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 又康子欲召仲

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

王孫賈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此言衛小將軟涉佗投此投衛侯之手及婉衛侯怒欲叛晉而惠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語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

人物錄

古

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質綫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惠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呂氏春秋衛靈公塞鑿池王孫賈奏曰君衣狐裘而坐熊席四陲有火民衣穿不補履缺不葺君不寒民寒矣公善之

定公

諸法安民
大憲曰定

左傳注曰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穀梁傳曰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

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魯世家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鄆為上卿至於武子文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収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哀公本魯公孫氏

人物錄

卷之四

五

宰我

弟子解云子我有口才以言語著名論語摘輔象曰宰我握牙是謂守道大戴禮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子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宰子字子我利口辯辭問五帝之德子曰子非其人也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而田闕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子相涉因誤云然子由古史云太史公言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

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畔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
平居有晝寢短夢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豈不哀哉且使宰
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
事蓋必不然矣說苑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
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鳴夷子皮
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攻之遂殘
宰我王虞宰我贊云翩翩宰我首名言語志長義章英
辭風舉容辭緒筆云史記循宰我為齊臨淄大夫與田
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為辨之以
為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殺以其字亦曰子
我故職同之書誤以為宰子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非

人物志

卷之四

七

義之誘東坡又引李斯諫書謂曰常陰取齊國殺宰子於
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為所殺也予又考之干路之死孔子
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嬰於中遽使人覆醢其悲之如
是不應宰我遇禍略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於
堯舜等語疑是夫子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
之無復實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
大明一統志云宰我墓在今兗州府曲阜縣

管仲

史記列傳云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少時常與叔牙游鮑
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

公公于糾死管仲因馬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任政相齊
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疆兵與俗同好惡故
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
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
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
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
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
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
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
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
齊人不以為侈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

人物志

卷之四

七

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晉書張輔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
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玷皆鮑不為
呂氏春秋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
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
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
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強相鮑叔固辭桓
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
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轡其拳膠其目盛之以
鷄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袂以燿火
繫以犧瑕馬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

孤之聞良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并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齊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 貨殖傳曰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 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

人物志卷之四

七

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克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括地志云管仲家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 文苑英華李華管敬仲贊曰小白圖霸尊周服楚聿求仁智扶我此舉叔牙知人拔管於魯一言而合爰制師旅布命諸侯咸行凡上束髮右袵遷乎一朝邢歸衛存楚貢苞茅懸車北討山戎遁逃三歸備職不足累德七子仕楚後人露臆 元結管仲論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邪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修卿里畎畝之事如此仲可當馬至於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哀諸侯之國不盛 子由古史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孔子以仁許之然死不旋踵遠庶爭立桓公不得葬幸而不以管仲之智而不免於此蓋物有以蔽之歟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為其道當自是往管仲為齊大夫塞門反玷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為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媮取一時之欲而僥

人物志

卷之四

七

偉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子知將有嫡庶之禍遂與桓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嫡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儀封人

國名紀云儀封人儀之封人也注衛邑今開封府東明西北二十里有儀城通志氏族畧云儀氏衛大夫儀封人之後徐大夫儀楚陳大夫儀行父望出晉陽大明一統志云開封府蘭陽縣有儀城即封人見孔子處

人物志

卷之四

子



ZW 21101000542021